



最佳景色描写辞典

倪文杰 李本刚 汪 澎 主编

学术书刊出版社

特约编辑：张成福

封面设计：张鸿川

书名题字：钱钟书

ISBN 7-80045-516-5/G·137

定 价：11.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辞典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学大师鸿篇巨制中精彩的景色描写片断。如哈代在《还乡》中对美丽的乡村景色的描写；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对顿河黎明的描写；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对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幽会时夜间富有神韵的景色描写等等。这些片断，选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流派作家的作品。从这些精彩的描写片断中，既可摸索出描写景色的一般规律，又能得到知识的熏陶和美的精神享受。

该辞典内容丰富，分类科学精细。全书将景色描写按季节、自然景色、城镇风光、民情风俗、战场工地、植物花卉等分成几十类，共几百种。

辞典既为业余创作者，大、中学校师生教学提供了难得的工具书，又为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专业作家、理论家、文艺评论家等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最佳景色描写辞典

倪文杰 李本刚 汪 澎 主编

责任编辑：张成福

★

学术书刊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2.875 字数：614 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 000册 定价：11.50 元

ISBN 7-80045-516-5/G · 137

《最佳景色描写辞典》编委会

主编：倪文杰 李本刚 汪 澎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正	刘凤辰	汪 澎	李本刚
张 军	周 景	倪文杰	徐 莉
高泽忠	梁志灵	黄永红	曾 亚
撰稿：方 正	风 云	刘 剑	刘凤辰
田卫民	汪 澎	李本刚	李守业
李益峰	张 军	张军立	严 革
杨艳萍	周 景	封玉敏	段红莲
倪文杰	徐 莉	秦纪民	高泽忠
高泽谋	梁志灵	黄永红	黄静芳
商 俐	曹广顺	曾 亚	曾 宁

前 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学巨匠们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著。

在优秀的文学名著中，巨匠们的笔下，不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也留下了许许多多隽秀艳丽、气壮河山的景色描写，给人以激动、难忘的印象和回忆。

《最佳景色描写辞典》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关于景物描写的精彩片断。在选择这些片断时，我们注意到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品，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不同作家、不同流派的不同风格。

《最佳景色描写辞典》为青少年学习写作、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本理想的工具书，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本丰厚的实用手册。

《最佳景色描写辞典》按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江、河、湖、海等分别汇集了38类景物，共400余种。

本书承蒙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题签，学术书刊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编 者

1989年9月

目 录

一、春景

开春	1
早春	2
初春	6
仲春	7
暮春	8
阳春	10
春绿	11
春晖	12
春光	14
春色	16
春意	19
春融	21
春野	24
春寒	27
春旱	28

二、夏景

初夏	30
仲夏	31
夏末	32
盛夏	33
夏日	34
炎夏	35
酷暑	37
干旱	40

三、秋景

初秋	42
深秋	43
暮秋	44
金秋	44
秋野	45
秋色	47
秋收	48

四、冬景

初冬	50
暮冬	52
深冬	53
冬令	53
冬日	54
冬野	55
严冬	57
寒冬	57
寒流	58
冰冻	58
晴冬	59
暖冬	60
残冬	61

五、太阳

曙光	62
日出	64

朝阳	68
红日	69
阳光	69
烈日	73
斜阳	73
残阳	73
夕阳	74
落日	75

六、星月

月色	79
月光	80
皓月	81
皎月	82
明月	83
月牙	84
雪月	85
寒月	86
星辰	86

七、晨光

凌晨	88
破晓	89
黎明	90
清晨	94
早晨	95
晨曦	96
晨晖	99
晨色	101

八、暮色

黄昏	104
傍晚	108

晴暮	109
垂暮	111
薄暮	115
晚暮	115

九、夜景

春夜	119
夏夜	120
秋夜	123
冬夜	125
寒夜	126
月夜	127
星夜	132
夜色	134
夜晚	137
夜幕	139
昏暗	142
黑暗	143
黑夜	145
深夜	149
雨夜	151
宁静的夜	152
幽美的夜	155
沉睡的夜	157
悲伤的夜	158
阴森的夜	159
都市之夜	163
草原之夜	164

十、天空

晨空	168
晴空	170

雨空.....	171
星空.....	173
夜空.....	173
十一、风景	
春风.....	174
夏风.....	175
秋风.....	176
冬风.....	177
微风.....	178
轻风.....	179
清风.....	179
阵风.....	180
大风.....	181
疾风.....	182
狂风.....	183
暴风.....	184
怪风.....	186
海风.....	186
台风.....	187
北风.....	187
冷风.....	188
朔风.....	189
寒风.....	190
热风.....	192
风起云涌.....	193
风雨交夹.....	193
暴风骤雨.....	194
十二、雨景	
春雨.....	197
夏雨.....	198

秋雨.....	199
细雨.....	199
小雨.....	200
大雨.....	200
阵雨.....	201
雷雨.....	203
疾雨.....	204
暴风雨.....	205
久雨.....	207
雨中.....	208
雨后.....	209
山雨.....	211
夜雨.....	212
雾雨.....	212
雪雨.....	212
十三、雪景	
雪花.....	214
瑞雪.....	216
丽雪.....	217
飞雪.....	217
雪野.....	221
大雪.....	224
暴风雪.....	226
雪后.....	229
融雪.....	230
十四、雾景	
晨雾.....	232
昏雾.....	232
夜雾.....	233
云雾.....	233

浓雾·····	234
海雾·····	235
寒雾·····	237
雾色·····	237
雾气·····	239

十五、云霞

云朵·····	241
游云·····	242
云团·····	243
云彩·····	243
云层·····	244
白云·····	244
黄云·····	245
彤云·····	246
灰云·····	246
阴云·····	247
黑云·····	248
早霞·····	248
晚霞·····	249
霞光·····	250

十六、雷电

闪电·····	251
霹雳·····	252
雷声·····	253
惊雷·····	254
劈雷·····	254
暴雷·····	255

十七、晴朗

冬晴·····	256
晴朗·····	257

雨后初晴·····	257
-----------	-----

十八、海洋

海浪·····	260
浪花·····	262
海滨·····	263
海滩·····	264
海岸·····	265
海峡·····	267
海湾·····	268
海水·····	271
海底·····	271
海面·····	272
海色·····	274
海天·····	280
海潮·····	281
海涛·····	282
波涛·····	283
惊涛·····	283
恶浪·····	285
狂涛·····	287
航行·····	289
港湾·····	292
海岛·····	294

十九、江河

小河·····	297
河水·····	298
河滩·····	299
河流·····	300
河浪·····	302
河畔·····	303

河岸.....	304
河堤.....	307
波涛.....	307
冰河.....	308
江水.....	310
江波.....	311
江面.....	314
江滨.....	317
江岸.....	317
江峡.....	320
夜航.....	320
洪水.....	321
二十、湖泊	
湖水.....	324
湖面.....	324
湖滨.....	325
湖光.....	326
湖海.....	327
湖畔.....	327
湖景.....	328
湖岛.....	329
湖心亭.....	330
二十一、瀑布	
清瀑.....	333
银瀑.....	333
飞瀑.....	334
巨瀑.....	335
二十二、溪泉	
小溪.....	336
清溪.....	336

涧溪.....	337
溪流.....	337
清泉.....	338
山泉.....	339
二十三、池塘	
水塘.....	341
池塘.....	341
荷塘.....	342
二十四、原野	
草原.....	344
牧场.....	346
平原.....	348
高原.....	351
原野.....	352
荒原.....	355
二十五、田园	
田野.....	359
场院.....	364
麦地.....	365
棉田.....	367
菜地.....	367
果园.....	368
沟渠.....	369
围场.....	370
墓地.....	371
二十六、山岭	
群山.....	374
山峰.....	375
高山.....	377
山野.....	378

050699

山岭	380
山脉	386
山峡	391
山丘	382
荒山	384
青山	385
山坡	385
山洞	386
山色	386
峰峦	389
山谷	390
深谷	392
丘陵	393

二十七、沙漠

沙漠	394
沙丘	396
戈壁滩	396
驼队	397

二十八、城市

都市	398
城镇	402
市景	406
街巷	411
城堡	416
废墟	418
闹市	419
广场	422
大厅	424
花园	433
庭院	440

公园	448
办公室	451
剧场	451
餐馆	454
车站	458
码头	459
停车场	460
舞厅	461
店铺	462
法庭	463
监狱	464
学校	465
医院	467
茶楼	469
咖啡馆	470
缝纫房	471
银行	471
拍卖行	473
红灯区	473
职业介绍所	474
市场	476

二十九、房屋

平房	478
楼房	480
房屋	490
厅堂	497
公寓	502
洋房	507
宫殿	508
别墅	512

客厅.....	514
居室.....	517
陈设.....	524
书房.....	527
乐室.....	528
厨房.....	528
阳台.....	529
三十、工厂	
工业区.....	530
工厂.....	533
车间.....	534
屠宰厂.....	537
矿区.....	539
三十一、庙宇	
庙.....	542
寺.....	545
庵.....	546
教堂.....	547
三十二、村镇	
小村.....	551
村庄.....	553
村镇.....	555
渔村.....	559
山村.....	560
田庄.....	562
村舍.....	565
村路.....	569
村园.....	572
小酒店.....	576
集市.....	577

三十三、树木

树木.....	579
丛林.....	580
树林.....	581
森林.....	586
柳树.....	588
石榴.....	589
银杉.....	590
桦树.....	590
栎树.....	591
绿竹.....	591
林荫路.....	591

三十四、花草

鲜花.....	593
梅花.....	595
桃花.....	598
杏花.....	598
玉兰.....	599
茶花.....	599
紫薇.....	600
月季.....	600
玫瑰.....	601
樱花.....	601
青草.....	602

三十五、火景

火花.....	606
篝火.....	607
纵火.....	610
火灾.....	611

三十六、战争

激战.....	614
厮杀.....	617
工事.....	620
阵地.....	621
轰炸.....	626
夜战.....	628
肉搏.....	630
冲锋.....	634
溃败.....	634
战地.....	639
战前.....	642
胜利.....	645
舰队.....	646

三十七、民俗

节日.....	653
生日.....	654
筵席.....	655
婚礼.....	657
丧礼.....	668
火葬.....	678
天葬.....	678
烟花.....	680
赛马.....	681
中秋节.....	683
元宵节.....	685

春节.....	690
清明节.....	695
年市.....	696
庙会.....	696
还愿.....	700
法会.....	701
祈祷.....	702
礼拜.....	704

三十八、其它

晨露.....	706
彩虹.....	706
冰雹.....	706
围猎.....	707
旅行.....	708
风筝.....	710
音乐.....	710
搬家.....	711
习武.....	712
赌摊.....	713
哄抢.....	714
斗殴.....	715
游街.....	717
示威.....	718
血泊.....	720

一、春 景

开 春

春天来到了。太阳晒得越来越暖和了。南面的山坡上的雪渐渐融化了，被去年的草遮着的土地变成了红色，中午时候已经笼罩上了一层透明的紫色雾气。土坡上、古代守卫的堡垒上、从粘土里钻出来的天然石头当中，都露出了刚刚长出来的、浅绿色的甘草的尖芽。田地露出来了。乌鸦都从荒废的冬天的道路上飞到场院上去了，飞到浸在融雪水里的冬麦地里去了。洼地里和山沟里的雪都变成了蓝色的，融化的湿气已经浸到顶上来了；从这些地方还不断地送来一阵一阵的冷气，但是土沟里的雪底下，已经有许多眼睛看不见的细水流在轻轻地、歌唱一般地响了。树林子里的杨树枝完全像春天一样温柔地闪耀着刚能看到的绿光。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9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饭后，他驱车到宫廷花园去，把车子停在巴罗克式的入口大门前。

宫廷花园仍然是一片光秃秃的。菩提树把扫帚似的蓬乱的阴影投射在被清扫的道路上。宫廷花园里屋前的草地上，各自分开地站立着蛋黄色和淡紫色的番红花，紧挨着屋子，一丛浅黄色的矮郁金香旁，有一簇簇的雪钟花正在开放。法比安悠然自得地沿着大道走。好些灌木含苞待放，许多的甚至带着细小的叶子，但有些却完全枯萎地站在那儿。要是有人用指甲把树枝刮破一下，那

么它们倒会转绿起来，勃勃有生气。菩提树看来还是死气沉沉，但走近一看，树枝上却布满了新芽。没有可疑，冬天也不是那么顽固不化，现在春天可来了。

〔德国〕伯恩哈德·凯勒曼《死的舞蹈》P.23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三月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我独自坐在我的房间里。整天都是一种暖洋洋的解冻天气，院子里泥糊糊的，从陈旧的雪堆上流出来的黑水的小溪流，快活地潺潺向大街上流去。我的窗户敞开着，带着泥土气息的风从窗口刮进来，使我懒洋洋的。在太阳沉落的草原边缘，天空碧蓝碧蓝，象一汪湖水，金光在里面搏动。再上去，在西边清澈的穹苍，太白星好象由一些银链子悬挂在天空的一盏明灯——好象旧时拉丁文课本里印在扉页上的那盏明灯，那灯总是悬挂在新的天空，在人们心里唤起新的希望。

〔美国〕微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春天渐近，实际上已经来临，冬天的严寒已经消除，雪已融化，刺骨的寒风也暖和了。……褐色的花坛上已长出新绿，它一天比一天新鲜，使人觉得仿佛希望之神曾经在夜里打这儿经过，在早上留下了更加明亮的足迹。花儿从叶簇中探出头来，有雪莲花、藏红花、紫色耳状报春花和长着金眼睛似的三色堇。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9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早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象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象火，粉的象霞，白的象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象眼睛，象星星，还眨呀眨的。

〔中国〕朱自清《春》，选自《朱自清的散文艺术》P.190，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寒流袭击后，报道春天信息的使者——玲珑轻巧的小黄鸟来了。它在中午渐暖的阳光下，登在树枝头，用小嘴梳理金黄色的羽毛哩！向阳地面的积雪又悄悄地开始消融。古玛河，在寒流袭来的时候，被暴风卷来的积雪几乎填平了。现在，雪变薄了，冰变脆了，逐步呈现出弯曲多姿的河床来。那些得春最早的槭树，枝条上已露出绛红色含胶质的叶苞，柳条和杨树条已不再象冬天那样一碰就折成几节，而显出了柔韧的特性。啊！古玛河的春天来了。

〔中国〕沈凯《古玛河春晓》P.2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早春的天空分外美丽。那淡蓝色的无限开阔的空间，全给灿烂明亮的日光占有了。鸟雀们拼命向云天钻飞，去迎接从遥远的地方随同大雁一同来临的春天。

它的气息往往裹在溶雪的气息里。

它第一个脚步，是踏在寒气犹存的人间和大地上的。然而它以宇宙间浑然充沛的生命的元气，使冰封的大河嘎嘎碎裂，使冻结的土壤松解复苏，使僵缩的万物舒展、变柔、生机勃勃，使每一颗美好的心都充满幻想和希望。

春天，不仅带来希冀、新生、美、向上的力、大自然的繁

忙、五彩缤纷的新天地，还要与亲切真诚的吐露、劳动者手上的厚茧、描绘未来的图纸、为真理而斗争的硝烟、柔情的眼波、迷人的夜曲，编织成甜蜜、幸福、诗意、闪闪发光的生活。

它从来不辜负人们。它恪守时节，还慷慨无私地把它的一切财富贡献给人们。

多好的春天啊！

〔中国〕冯骥才《啊！》，选自《冯骥才小说选》P.19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早春吗？就是你放开眼寻不到一点绿意，小河依旧覆盖着亮闪闪的薄冰，阳光还无力驱尽空气中的冷冽。早晨，你坐着马车在村道上，耳朵竟然感到有些冻得发疼；马儿的鼻孔里喷出一股股蒸气似的热气……可是，偶然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挺凉的风，却与冬天扫荡大地的寒飏全然不同了。你分明觉得有一种清新、有力、醉人的气息扑在脸上。这是春天将临的讯息呵！就在这一瞬间，你曾经在这个季节里一些经受过的、久已忘怀的往事，会重新零零碎碎地飞快地从眼前一掠而过。它只是一掠而过，抓也抓不住，连同那风里的春天的味儿忽然出现，忽然消失。你却陡然地被感动了！你全身会象那些伸向天空的修长、纤细、变软的枝条，微微颤抖起来，并感受到一阵子又甜蜜、又伤感，又淡薄、又浓郁的情绪。这便是早春。

〔中国〕冯骥才《在早春的日子里》，选自《冯骥才小说选》P.169，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边远地区尚有坚冰未化，然而隔年积雪则已消融；春水渐渐，原野渐呈绿意，当地人民夜闻冰层坼裂之声，莫不兴奋，现正积极从事彻底铲除冰雪之工作，欢迎春天的到来。

春来了，树木抽芽，池塘铺了新绿，燕子忙着构巢，蜜蜂准备更大的生产。

春来了！陈年的臭水沟却也泛着气泡，蛰伏着一个时期的毒

虫们也在伺候它们的机会。

〔中国〕茅盾《春天》，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选》P. 8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阴郁的季节连同寒冷、雾霭和泥泞一起过去了；这样的季节只适合两栖类，而不适合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太阳开始随心所欲地在空中露出头来。有那么几天，患感冒似的、苍白的圆太阳，象老头儿泪汪汪的眼珠那样出现在雾霭中，一见大地上浓雾沉沉，又哆哆嗦嗦地藏了起来。在伦敦人眼里，这个发黄的、没有血色的光团就是春天的太阳，人们受春天这个抽象概念的驱使，都涌到街上来，而且开始穿上浅色衣服，戴上薄纱帽。不一会儿，天不是下雨就是下冰雹，或者狂风大作；可是人们却因为见到春光而留下甜蜜的印象，尽管春天仍然穿着冬装。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 37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这是第二年的春天。

从车站向北开的列车放出尖尖的汽笛声，吐出浓黑的烟。列车就象发脾气的烈马一样，喷着蒸气，转动着车轮，向前急驰。

严冬，象被打败的军队一样，退却了；村前的小河已经解了冰，远山上的积雪也化完了。前几天的大风，刮恼了元德村的草房屋脊，大路上飞扬起来的灰尘，迷住了行人的眼睛。然而现在却变得平静了，那春天暖洋洋的阳光，象母鸡孵蛋似的，暖暖的围住了大地。那起伏不断的远山，在金色的阳光底下，象是沉睡似的站在天边。一切的东西都向阳光伸着肢体，它们就象孩子在母亲怀里吮着奶头似的，吮吸着太阳的每一道光线。但是，正在打着盹的树枝和草叶，有时却被微风忽然惊醒，他们不断地点头弯腰。

〔朝鲜〕李箕永《故乡》P. 25，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初 春

微风吹得脊背冷飕飕的。后面，顿河的对岸，树林、草地、湖泊和光秃秃的田野，都庄严地和寂静地被粉红色霞光的火堆映照得通红。一带砂丘象黄色的蜜蜂巢的硬皮一样躺在那里，象驼峰一样的、上下翻滚的波浪微微地放射着红铜色。

春天过得很不愉快。树林子的翡翠绿色已经换上了茂密的深绿色盛装，草原开满了野花，春潮已经退下去了，河边的草地上留下了无数的闪闪发光的小水洼，但是在许多陡立的山坡下面的崖缝里的粘土上，还保留着一些残雪，动人地和耀眼地闪着白光。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981—9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地是平坦的——象桌面一般平坦——地上长着去年留下来的日渐衰枯的褐色野草，在早晨的微风中微微地摇动着。野草下面已有新的绿意——这是草木知春的征候。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有一种透明的气圈笼罩着那个城市的远远的模糊的轮廓，使得城市好象是一只埋在琥珀里的苍蝇似的，赋与它一种艺术的微妙意味，这使他感动了。

〔美国〕德莱塞《巨人》P.3，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那是明媚的春天，可是无论狗或者人都没有注意到。太阳一天比一天升得更早和落得更迟。早晨三点钟就露出曙光，夜里九点钟黄昏还未消逝。漫长的一天里阳光璀璨。阴森可怕的冬之沉寂已经让位于复苏了生命的伟大的春之喧闹。这种喧嚣声发自我大地各处，洋溢着生之喜悦。它发自又生意盎然和移动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冰天雪地的漫长岁月里曾经象死了一样，并且一动都不动。松树树干里的汁液升起来了。杨、柳发出了嫩芽。灌木和葛

藤披上了绿色新装。夜里蟋蟀在叫，白天有各种各样爬的，蠕动的东西沙沙地爬进阳光里。鸱鸒和啄木鸟在森林里咕咕地和笃笃地敲。松鼠在嘁嘁喳喳地啁啾，鸟在歌唱，头顶上野雁在盎盎地鸣叫，它们从南方飞来，排成精巧的人字形划破天空。

每一座山坡上都传来潺潺的流水声，这是看不见的一条条泉水发出的音乐。万物解冻，一切都在溶解，在劈劈啪啪地响着。育空河在奋力挣开束缚着它的冰雪。河水从下面侵蚀它；太阳从上面侵蚀它。气孔形成了，裂缝产生了，并且扩散开，同时一块块薄薄的碎冰整个落进了河里。而在苏醒的生命这一切爆发，碎裂，悸动之间，在灿烂的阳光下，穿过一阵阵轻轻叹息着的微风，象走向死亡的旅客那样，蹒跚地走着那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那几只赫斯基狗。

〔美国〕杰克·伦敦《荒野在呼唤》P.6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仲 春

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根须，沐浴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和风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青春的太阳已经转过半边白羊官座，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眠，是自然拨弄着它们的心弦：这时，人们渴想着朝拜四方名坛，游僧们也立愿跋涉异乡。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微风从西边吹来；它吹过小山，带着石楠和灯芯草的香味，芬芳扑鼻；天空碧蓝，没一点云彩；溪水顺着深谷流淌下去；春天的几场雨使溪水上涨，碧波盈盈而清澈，一泻而下，向太阳借来了粼粼金光，从天空吸取了蓝宝石的色泽。我们往前走着，离开了小径，踏上柔软的草地，草细得象苔藓，绿得象翡翠，草地

上细致地点缀一朵小白花，还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黄花；这时候，一座座小山已把我们团团围住；因为幽谷已经接近尽头，蜿蜒到了群山的中心。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52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暮 春

暮春时节，江南的花是落得早些，但又何尝不是许多不知名的花争妍盛开的季节呢？只要你不为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所沉溺，只要你脚下不懒，有些电车汽车的终点站，距离郊外也就不远了。田亩青青，流水潺潺，也许还要多劳步才能享受到；稍近的路旁芳草萋萋，菜圃碧绿油油，也尽够悦目清心了。春总是无处不在的，即便一棵随便生长的小树，在无偿的阳光雨露培育下，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起来，枝干挺拔，浓叶哗哗，也大不似依赖人工侍候的、马路两旁的梧桐那般没生气。在市区里，虽也可以看到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又怎能比得上随处丛生的灌木林呢？那种强烈的生命力，好象谁也没力量把它们刈得尽、砍得完。在春末夏初，太阳是最慷慨无私的，只要它有力量驱走绵绵的春雨，总是放开弥天大翅普照人间。这季节的太阳从不使人汗珠满额，顶多路走多了，颈后背上略感湿润而已，可是它给予人们的享受却远远超过这一点点小不方便。它照晒到人们的衬衫上，恰到好处洋洋为止，照晒到心窝里，却是热辣辣痒乎乎，使人再也无处找到比这更适情的了。

〔中国〕杨绛如《伞》(下)P.6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阳历四月里的一个清早，冰雪都化了。屯子里外，只有沟沟洼洼，背荫洼地里，星星点点的，还有一点白色的点子。道旁的顺水濠里，浑绿的水，哗哗地流淌。一群一群的鹅鸭在濠里游走，寻食和鸣叫。大地解冻了。南风吹刮着，就是在清早，风

刮在脸上，也不刺骨了。柳树和榆木的枝上冒出了红的小疙瘩，长着嫩绿的叶芽，远远一望，好象一片贴在蓝玉的天上的杂色的烟云。

〔中国〕周立波 《暴风骤雨》P.4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微风早经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天空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中国〕鲁迅 《药》，选自《呐喊》P.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四月过去，五月来临；那是个明媚、恬静的五月。整整一个月，每天都是天空碧蓝，阳光和煦，微微吹着西风或南风。如今，植物生机勃勃地成熟了；劳渥德抖开了它的秀发，变成一片绿色，到处都是鲜花；大榆树、桦树和橡树的骷髅都活了过来，显得很威严；在隐蔽的地方，林中植物长得十分茂盛；洼地里覆满了青苔，种类多得数不清，许许多多的野樱草花，看上去就象满地古怪的阳光；我看见它们的淡金色在阴暗处闪闪发亮，仿佛是撒落在地上的最可爱的光辉。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9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五月初旬，傍晚时候，莫塞山头的小公园还没有开放，里面的花坛连土也没有翻松过；只有那一簇簇的雪花从隔年的积叶底下钻出头来，然而这些雪花也正要结束它们短促的生命，准备把地位让给那些娇羞善感、正向那光秃秃的梨树企求庇荫的番红花。紫丁香只等南风一到，就要开花了；而那些菩提树的饱满蓓蕾已经开始绽出可爱的毛茸茸的嫩叶，引得那些在树丫上用地衣做窠的金翅鸟在它们上面飞来飞去。自从冬雪融化以来，园里面的石子路上还没有人的足迹，所以鸟兽和花木都还过着宁静的生

活。成群的麻雀也在园里啄取渣滓，以后又把它们藏在航海学校的屋檐下面。为了争夺去年秋天留下来的一点焰火的碎渣儿，它们不惜打得吱吱喳喳；它们在小树上啄取防冻的稻草，那些小树是去年从玫瑰谷的园艺学校迁来的——麻雀的眼睛真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阳 春

粗犷的北大荒脱去了“银盔银甲”，展露出它的全部妩媚和俏丽。……静静的草原，传来了“咔吧咔吧”的声响——那是冰层在铃铛河融化断裂的声音；随着这春天的讯号，被人们誉为坚贞爱情象征的鸳鸯，和引颈飞鸣的大雁，以及美神天鹅，不知来自天涯何处？也不知来自南国何乡？在冰块相撞的音响中，都到这儿来报到了。

放眼望去：蓝天似海，远山如黛，他和伙伴们曾经在那儿伐木的骑马岭，神话般地由一匹雪白的坐骑变幻成一匹黑褐色战马。北大荒的春天，把一切色彩都召唤回来了：羽白如雪的是天鹅，穿着灰褐色衣衫的是芦花雁，那星星点点，象秋风卷上天空落叶般的小东西，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白的、紫的……是各种鸟类的家族，它们在天空中翻转着灵巧的身子，成群结队地从南国北迁。

〔中国〕丛维熙《北国草》P.429—43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两颗灵魂交融的结果，还是克利斯朵夫得益更多。在爱情中间，往往是性格比较弱的一个给的多，并非性格强的人爱得不够，而是因为他强，所以非多拿一些不可。从前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的得了奥里维不少精神上的财富。但这一次神秘的结合给他

的收获更丰富：因为葛拉齐亚带来的是最难得的、奥里维所没有的珍宝——欢乐，心的欢乐，眼睛的欢乐。无处不在的光明好比拉丁天空的笑容，把最微贱的东西的丑陋都洗净了，在古旧的墙上点缀了鲜花，甚至使悲哀也闪出恬静的光彩。

光明的盟友是苏生的春天。新生命的梦在温暖麻痹的空气中酝酿。银灰的橄榄树有了绿意。古水道的暗红穹窿之下，杏仁树开满了白花。初醒的罗马郊野：春草如绿波，欣欣向荣的罌粟如火焰。赤色的葵花，如茵如褥的紫罗兰，象溪水一般在别庄的草坪上流动。蔓藤绕着伞形的柏树；城上吹过一阵清风，送来巴拉丁古园的蔷薇的幽香。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四) P.22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春 绿

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得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象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象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象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十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又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

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中国〕朱自清《温州的踪迹·绿》，选自《散文选》第一册P.428，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春天来了。

它披着灿烂的阳光。

它踏着欢腾的波涛。

它穿行在挤满渔船、舢板的港湾。

它登临了堆积着鱼货、张晒着鱼网的滩头。

滩头上的树木，不论苍老的还是幼嫩的，都被春风染绿了。

绿树下的花草，不管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让春风吹开了。

西沙的雨量特别丰裕。它把这岛屿上所有植物的叶子都滋润得肥肥的、厚厚的，包含着过多的水分，仿佛稍一挨碰，就要滴下来。

西沙的光特别充足。它把这岛屿上所有草木的花朵都养育得密密的，艳艳的，呈现着过浓的色彩，好似微一接触，就会印记在衣襟上。

〔中国〕浩然《西沙儿女——奇志篇》P.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春 晖

春天来了，浑河清清爽爽，象青春活泼的少女，欢乐地嬉笑，跳跃，歌唱着流过……夏天的时候，浑河象个性情暴躁的汉子，愤怒地咆哮了，奔腾了，挟着暴发的山洪，波涛滚滚，怒浪

滔天，喧嚣而下……到了秋天，它又安静了下来，象个秀丽娴静的少女，伴随着蓝天白云，和飘零的落叶，静悄悄地向前流着……。只有冬天，结了冰的浑河才沉默了，哑了，但是，浑河并没有冻结，没有死寂，在那坚实的厚厚的冰层下面，它在喧哗，在呼啸，在奔流。当有一天，冰消雪化之后，春风吹绿了地面，小草冒了尖，钻出了土，浑河冰解了冻，那坚冰断裂，震天动地的声响，那排山倒海，汹涌澎湃的气势，一发而不可挡，浑河的水流子会泛滥起来，波涛汹涌有如千军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它冲溃一切堤防，挟带滚滚泥沙，枯株朽木，沉滓杂物，直泻而下，汇成一片汪洋。……

〔中国〕蔡天心《浑河风暴》P.262，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春天的脚步姗姗来到了阿拉苍草原。尽管阿拉雪山还戴着大蘑菇似的雪帽，然而山腰和山脚下的漫坡终于改换了颜色，由灰褐色变成了嫩绿色；浮在乌里吉河水边的薄冰完全融化了，河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淙淙的声音，象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在窃窃私语；漫坡上和小河边的草滩上，盛开着黄色的格桑花、白色的银莲花、紫色的乌头花，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各种不知名的小鸟躲藏在草棵丛中，或者贴着草尖追逐、嬉闹，吱吱喳喳，唧唧啾啾，整天不知疲倦；沉默了一个冬天的牧笛，也从小河旁、山脚下、草滩上，发出悠扬的歌声，听了令人精神振奋，心旷神怡。

从吉昂村寨顺着乌里吉河往山沟里走，越走沟越窄，山越险，路越陡，天越小，拐过一个山嘴，又是一座更大的山梁挡在面前，乌里吉河水从怪石嶙峋的悬崖陡壁中夺路而流，它已经不象在草原平滩上那样沉静、温和，它咆哮着、奔腾着，发出扣人心弦的喧嚣；两岸的草甸子里，长满了褐红泛绿的梭玛柴和各种野花，春天的脚步在山沟里静悄悄的似乎迈得更快些。

〔中国〕朱光亚《风雪阿拉苍》P.173，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青岛的春天是来得很晚的。在别处，杨柳树都发了芽抽了叶，桃杏树都开了花绽了果的时候，青岛的风还硬得象十冬腊月一样，落叶树还秃光光的没有透鹅黄嫩绿的意思哩。……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那境界，已经是初夏月份了。近海地方，气候变得这样慢，是很奇怪的。可是一声鸪鹑啼，报道阳春天果真到来的时候，青岛是有的可看的。先是那苍然的山松透的一层新翠就很够使人高兴得嚷起来呢。接着那野火烧不尽的漫坡荒草重新披起一袭绿衣，一眼望去就几乎看不到赭黄的土色了。街里面，住户人家，都从墙头篱畔探出黄的迎春花，红的蔷薇花来；红砖筑就的墙壁上满爬着的爬山虎，叶子也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大，直到将整个的一座楼房完全涂成绿色。姑娘们换上各色各样的衣裳，少奶奶们也用了摇篮车推着娃娃在马路上散步的时候，那就是青岛春天顶热闹的季节了。

〔中国〕吴伯箫《岛上的季节》，选自《吴伯箫散文选》P.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一日，三月佳节，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红馥馥杏桃灿锦。陈敬济在楼上搭伏定绿阑干，看那楼下景致好生热闹。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1538，齐鲁书社1988年版。

春 光

他们缓慢下来，并马信步前行，这才看到真是春天到了，在温暖明亮的阳光下，远远的地平线上蒸发荡漾着透明的气流，看来白汪汪地象滚滚流动的大水。白杨树、柳树舒展着嫩绿的枝条。苍郁的翠柏也换上了新装。喜鹊舒畅地叫着飞起来。麦苗返

青，钻出绿油油的嫩叶。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598。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春天并不回避战争，她冒着战火烽烟又来到了人间。

1938年清明节前，鲁北平原上一派大好春光。在那果树丛生的地带，春意更浓：杏花将谢，桃花盛开，梨花绽蕊，苹果和花红果树的花儿也正含苞欲放，树连树，花叠花，织成了一片绵延不断的锦帐绣幔。独有那负有“乐陵骄子”美称的枣树，却迟迟不愿意把它那繁星般的花朵奉献给这浩瀚的花海，铁干也似的树枝刺向天空，大有不同凡俗之概。远远望去，纵横的枝干点缀在这锦帐绣幔上，仿佛在百花图卷上抹上了几笔苍龙般的松干，富丽堂皇中平添了几分雅致的情韵。蜂蝶飞舞，鸟语啁啾，东风掠过，浓郁的花香熏人欲醉。

〔中国〕郭明伦、张重天《冀鲁春秋》第一部P.1，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又过了几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这个使得。”当下叫了几乘轿子，约姚奶奶做陪客，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子跟着。厨子挑了酒席，借清凉山一个姚园。这姚园是个极大的园子，进去一座篱门，篱门内是鹅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红栏杆，两边绿柳掩映。过去三间厅，便是他卖酒的所在，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过厅便是一路山径，上到山顶，便是一个八角亭子。席摆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内，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

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姚奶奶和这几个妇女采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也跟上去。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388—3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奥尔迦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的望着水淹的草场，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轻的教堂；她流下眼泪，透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经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仆，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谋个差使，做个看门人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俄国〕契诃夫《农民》，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6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春 色

没有风，也没有云。

川边高原上的天空，蓝得出奇；在鲜红的朝阳照射下，它象无边无际的湛蓝的水晶，熠熠耀目，弧括着莽苍巍峨的群山。那

拔地挺立、参差多姿的苍山，象刀斧似地斩碎天空的边沿，显示着大地的气概。山上的松、杉和青桐，为灰色和暗紫色的峰崖所衬托着，新换的淡绿色的嫩叶，抹出一片春意。而半坡上的羊角花、杜鹃花、马铃花，都热热闹闹地开放了。碧绿的安宁河，从河谷里静静流过，灌溉着浸满劳动者血汗的油沙地。麦苗已经抽穗，豆棵也缀满了豆荚。点水雀在绿色的田野上一闪一闪地掠过，好象知道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中国〕高缨《云崖初暖》P.3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春天，春天！当人们称颂你为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当诗人把你与绿色的伊甸园相媲美，当病人们焦灼地期待你那有疗效的温馨空气时，彼得堡的你，一如往常，依然是：潮湿、泥泞、空气浑浊、毫无生气……无怪乎在那遥远的晴空万里的南国，人们如此赞颂你：你美，你给人们带来了健康，带来了裨益；对诗人来说，你也是美的，有益的，因为你的“五月”与他们所欣赏的词儿——“天堂”恰好押韵，诗人常用“天堂”这个词儿来歌颂你。对病人们来说，你，善良的彼得堡春天，大有裨益，尤其对那些肺病病人：他们会永远赞颂你……在那里……可不，就在你把他们带去的地方……但是对我们这些地道的北方人，没有诗意、不为肺病和赋诗狂担忧的人们……请你说一说，你究竟有何迷人之处，为何我们每年都要期待你，每年都受你的欺骗，然而却又始终不渝地相信人们对你的赞颂而一再期待你，也一再受你的欺骗呢？是习惯，习惯，习惯！

〔俄国〕涅克拉索夫《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59—26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天空飘着雪花，雪花在空中就融化了。中午时候，土崖上就有许多雪块发出沙哑的轰隆声崩落下来。顿河对岸的树林子呼呼响。橡树枝都化冻了，发出了黑色。水滴从树枝上落下来，透过积雪一直刺进地面，土地已经被一层腐烂的落叶给焐暖和了。春

天的沉醉的融雪气味已经在引诱人，花园里面散发着樱桃树的气息。顿河的河面上已经有了水沟。岸边的冰都化掉了，冰窟窿的四边已经浸满了绿色的清澈的河水。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166—11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们知道，春天对托尔斯泰有着很大的影响。托尔斯泰每年，直到晚年，都随着春天来临而焕发出对生活的热爱，焕发出创作的活力和朝气。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春天。黄昏。晚霞映照着乱絮似的云彩。寂静，无声，湿润，昏暗，芬芳，淡紫色的情调……毛茸茸的牲畜，林中旷地摆脱了冬季的残雪，重新长出了耀眼的嫩草……”

对于那些了解和喜爱农村的人来说，这些少而不连贯的词句提供了一整幅图画，勾起了一连串的回忆。这种对大自然的简洁而丰满的描绘形式很象日本的短歌（四行诗）。

五月：“白桦树上枝叶茂盛，象一块柔软的手帕。一墩墩天蓝色的琉璃草，一片片黄色的女真芥……灰黑色的蜜蜂嗡嗡叫着，飞舞着，吮吸着。牛蒡，荨麻，黑麦茁壮生长，一小时一个样。黄色的野玫瑰。在尖细的小草上露珠泛着虹一般的色彩。人们在耕种着荞麦地。一片黑色，挺古怪的。妇女们拍打着大麻纤维，给草地铺上了粗麻布。每晚都有夜莺、杜鹃和女人的歌声……”

托尔斯泰敞开面朝花园的石砌的阳台门，让充满花香的春天的新鲜空气随风吹进房间，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作自己的《安娜》的，他一口气写了两个月，然后象开始一样突然地丢下了。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397—39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春 意

春天象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象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中国〕朱自清《春》选自《朱自清散文艺术》P.190，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不觉时光迅速。看看鹅黄着柳，渐渐鸭绿生波。桃腮乱簇红英，杏脸微开绛蕊。山前花，山后树，俱各萌芽；洲上蘋，水中芦，都回生意。谷雨初晴，可是丽人天气；禁烟才过，正当三月韶华。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012—10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春水刚刚开始退落。草地上和菜园子篱笆的附近露出了褐色的泥土地，被潮水冲来的垃圾就像镶了一道花边；干芦苇、枯树枝、莎草、去年的树叶和被波浪冲来的破烂东西。顿河两岸的树林子那浸到水里去的柳树已经微微地发了青，柳树花像穗子一样从枝上垂下来。白杨树的芽苞眼看就要开放了，村子里各家院子附近的、被泛滥的春水围绕着的红柳树嫩枝斜着倒垂在水面上。红柳树的毛茸茸的、好像没有长全羽毛的小鸭子一样的黄色芽苞，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直往波浪里钻。

黎明的时候，野鹅、鸿雁和一群一群的野鸭子都游到菜园子附近来寻觅食物。天亮的时候，声音响亮的黑鸭子就在草地上的水塘里呱呱叫。晌午时候，就可以看见，在被风吹皱的顿河水面上，波浪追逐着白胸脯的小水鸭子。

这一年飞来的候鸟特别多。许多打鱼的哥萨克每天天亮时

候，在葡萄酒一般的霞光把水面染红的时候，坐着小船去检查渔网，就常常看见一些天鹅落在树林子围绕着的河湾里休息。但是由贺里斯托尼亚和马特悦·卡叔林老头子带回来的一件新闻使鞑靼村的人都觉得十分奇怪；他们俩为了家务上的需要，到官树林去挑选两棵小橡树；他们从小树林子里穿过去，从山沟里惊出一只带着小羊崽子的野山羊。黄褐色的瘦山羊从丛生着驴蓟和乌荆子的山沟里跑出来，在土坡上对着砍木头的人看了几秒钟，紧张地捌动着四条光光的细腿，小羊崽子紧紧地贴在它的身旁；野山羊一听见贺里斯托尼亚的惊骇的叹息声，立刻就顺着小橡树林子飞跑起来，只有那几只蓝灰色的、光亮的蹄子壳和骆驼颜色的短尾巴在哥萨克们的眼睛里闪了闪。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85—88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他雇了一辆车子，悠闲地向着他预定的旅馆驶去。这时，春的气息弥漫在天空，几朵白云飘浮在蔚蓝的天上。这种白云，是只在五六月之间才会有的。它们忽隐忽现，象在捉迷藏一般，不时躲到山后去拥抱去追逐，对观望它们的人挥动着白手，然后消散无踪；接着又重出现，最后象睡帽似的罩上那些山头，这才安定下来。

阵阵的清风吹动着雨后瘦削的树枝，使它们发出低吟，撒落着水滴。寒气从积雪的高峰上扑下来，使人觉得这里的空气呼吸起来格外的清洁。总之，这里的天空和地面都象在发酵似的，到处春意盎然。

〔奥地利〕褚威格《抉择》，选自《同情的罪》P.422，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蒂特一天天地成长着，象花朵似的开放着，春天也愈来愈近了。她以前从来不知道春天是这样一个无比可爱的季节。在家乡的时候，她从来就没有好好地注意过它，仅仅因为春天来了，她

的工作可以轻松一些，她才欢迎它。那时候，一到春天，小家伙们就可以一天到晚在外边跑来跑去，而且也用不着为了到哪儿去捡柴而发愁了。这几年以来，她就被局限在这个城市的围墙里，也许这倒使她睁开了眼睛。她好象在和冬天的草原在竞赛，看谁先冰消冻解。她心中潜在的泉水，向上涌着，而且突然喷发出来，一路跳跃地奔流着，用银铃一般的音调向春天歌唱。有那么多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在她的心里活跃着，留给她一些甜蜜的忧郁或是音乐般的欢乐。黄昏加深了这种忧郁，随后夜降临了——那月光照耀的夜，在这个时候，由于它那奇异的银白色的光辉，使整个房间都变了样，使人不能入睡。这时候，一个人可要当心，可别在睡觉的时候，让月光照在脸上。外婆曾经嘱咐过蒂特，她说那会影响一个少女的终生的幸福，蒂特至今还深信着这句话哩。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53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春 融

次早方刷扮了马匹，包裹了行囊出门。众僧远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时节。但见那：

草衬玉骢蹄迹软，柳摇金线露华新。桃杏满林争艳丽，
薜萝绕径放精神。沙堤日暖鸳鸯睡，山涧花香蛱蝶驯。

这般秋去冬残春过半，不知何年行满得真文。

师徒们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将晚，远远的望见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厢有座山庄相近，我们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孙去看看吉凶，再作区处。”那师父挽住丝缰，这行者定睛观看，真个是：

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
道旁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沉西，
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爨，条条道径转牛羊。又见那

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

行者看罢道：师父请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长老催动白马，早到街衢之口。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222，齐鲁书社1980年版。

文王一日与文武闲居无事，见春和景媚，柳舒花放，桃李争妍，韶光正茂。文王曰：“三春景色繁华，万物发舒，襟怀爽畅，弧同诸子、众卿，往南郊寻青踏翠，共乐山水之欢，以效寻芳之乐。”散宜生近前启曰：“主公，昔日造灵台，夜兆飞熊，主西岐得栋梁之才，主君有贤辅之佐。况今春光晴爽，花柳争妍，一则围幸于南郊，二则访遗贤于山泽。臣等随使，南宫适、辛甲保驾，正尧舜与民同乐之意。”文王大悦，随传旨：“次早南郊围幸行乐。”次日，南宫适领五百家将出南郊，步一围场。众武士披执，同文王出城，行至南郊。怎见得好春光景致：

和风飘动，百蕊争荣：桃红似火，柳嫩成金，萌芽初出土，百草已排新，芳草绵绵铺锦绣，娇花袅袅斗春风。林内清奇鸟韵，树外氤氲烟笼。听黄鹂、杜宇唤春回，偏访游人行乐；絮飘花落，溶溶归棹，又添水面文章。见几个牧童短笛骑牛背；见几个田下锄人运手忙；见几个摘桑拎着桑篮走；见几个采茶歌罢入茶筐。一段青，一段红，春光富贵；一园花，一园柳，花柳争妍。无限春光观不尽，溪边春水戏鸳鸯。

人人贪恋春三月，留恋春光却动心。劝君休错三春景，一寸光阴一寸金。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212—2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不知读者们可曾知道，彼得堡除了那众多的名胜古迹（该城即以此著称）之外，尚有一大奇迹，那就是：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可以遇到全然不同的季节。当彼得堡市中心，雪迹已荡然

无存，夏日的轻便马车在涅瓦大街上穿梭飞驰，身着雅致的春装、喜气洋洋的首都男女三三两两在它干燥、平坦的人行道上漫步的时候，彼得堡的另一端——维堡区，残冬还在肆虐。厚厚的积雪依然覆盖在大街上；天空仍是阴云漠漠，雾霭蒙蒙；居民们外出还得以毛皮衣服裹身。建筑物晦暗朦胧，轮廓难辨；篱栅后面露出的阴沉的枯树，霜花满布，半截埋在雪里；在这种天气，十个马车夫中或许能有一个敢冒险驾着低四轮单马车外出。噢，维堡区和涅瓦大街真是天壤之别！

〔俄国〕涅克拉索夫《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6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有什么能比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大自然更加丰富多采呢，那里有寒冷的冬天，厚厚的雪堆和狂暴的风雪，在雪橇轧出的窄道上，插着一些罕见的路标，它们给那些裹着皮袄、坐在套着长毛蓬松的马匹的雪橇里缓慢行进的单身过路人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在那多雪的冬天，幢幢农舍几乎都被积雪掩埋了起来，农民只得不断地铲着积雪，才能把房子挖出来，街上那条踩轧出来的道路，几乎和屋顶相齐了。接着，道路泥泞的季节替代了冬天，那时河水泛滥，因此人们有好几个星期跟村镇、城市失去了联系。一座座木桥被淹没在咆哮的激流下面，有的被汹涌拍岸的河水冲垮了。然而太阳已是暖洋洋地照耀着大地了。笨重的短皮大衣和皮袄已经用不着了，涂上厚厚一层油的，不透水的，适合在沼泽地穿用的长筒靴代替了毡靴，在板棚和篱笆的旁边，荨麻和菊苣的褐红色幼芽怯生生地破土而出；山谷和沟渠里积压得很坚实的醜陋的雪块已在渐渐地融化消失；松软的多间土路上的车辙逐渐干燥而变得平坦起来；村子里传来了母牛欢乐的哞哞声和绵羊的咩咩声，它们在冬天长期圈羊之后，终于解放出来，如今可以自由自在了。在层层叠叠的小山岗上，开出了成片浅蓝色的勿忘我花，树林里散发着铃兰的浓郁馨香，那些大橡树也冒出了

幼芽。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31—3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春 野

平原的春天是美丽的。被冰雪覆盖着过了冬眠的草根，而今已被春风唤醒。它们倔强地抖净了身上的尘沙雪粒，从陈旧的草茬烂叶中，钻出了嫩绿的新芽。随风摇曳的柳枝，由黄变青，由青变绿，那潜藏着的胚芽儿，正在争先恐后地露出头角。开化了的运河，水势越来越大，眼看着又要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了。灵巧的小鸟儿，停落在河岸的柳枝上，面对着满目春光的原野正纵情歌唱。

被冰雪溶化的水分浸泡过的泥土，好象有人搅拌上了香油，正迎着朝阳闪光放亮，正随着春风散发着香味。在这肥沃的泥土里，只要有人播撒上一颗种籽，不几天，就会扎下根去，生出芽来……。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第二卷P.6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是暖流又溶化了岩石上的冰层，滴下第一颗粗大晶莹的水珠，宣告了春的来到。

春天，山野的春天。最先是朝阳的山坡处的雪在溶化，慢慢地露出黄黑色的地皮，雪水滋润着泥土，浸湿了去年的草植，被雪盖着过了冬眠的草根苏醒复活过来，渐渐地倔强有力地推去陈旧的草植烂叶，奋力地生长起来。在同时，往年秋天随风播落下的草木种子，也被湿土裹住，在孳植着根须，争取它们的生命。

山的背阴处虽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冷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朝阳处的温暖雪水顺着斜谷流过来，溶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山涧溪水的冰面。那巨大的冻结在岩层上的瀑布也开始活动了，流水

声一天天越来越大的响起来。最后成为一股汹涌的奔流，冲到山下流进河里，那河间的冰层就哧嚓哧嚓碎裂成块，拥挤着向下流淌去。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 P.135—136，解放军文艺社 1978 年第2版。

焕之四望云物，光明而清鲜，一阵暖风吹来，带着新生、发展、繁荣的消息，几乎传达到每一个细胞。湖那边的远山已从沉睡中醒来，盈盈地凝着春的盼睐。田里的春苗犹如嬉春的女子，恣意舞动她们的嫩绿的衣裳。河岸上的柳丝，刚透出鹅黄色的叶芽。鸟雀飞鸣追逐，好象正在进行伟大的事业。几簇村屋，形式大体一样，屋瓦鳞鳞可数。住在那些屋里的人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看见春天降临，大地将有一番新的事业，新的成功，他们也欢欣鼓舞，不贪懒，不避劳，在那里努力工作着吧。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P.105，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11 月第2版。

平原上，春天风大。往往黄沙漫天，有时候把窗户纸都刮得成了暗红色。村头上刚刚吐芽的柳树，院墙外结着密密红葇荑的杏花，还有刚刚返青的麦田，全笼在黄黄的风色里。

提起春天，人们会立时想起暖暖的风，细细的雨，红红的花，绿绿的草，平静无波的春水与和煦的太阳。多少年来，人们把春天比作软绵绵、懒洋洋的女神，仿佛她刚刚午睡醒来，带着一脸温柔腴腆的微笑。其实，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人们，很难有这种体会。他们觉得，春天，倒更象是一个远途跋涉的风尘仆仆的战士。不错，她有着女性的温柔，但是她却更具有着战士的灵魂。

春天，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这很难讲。可以肯定，并不是柳绿花红的时候，而是比人们的感觉更早。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严冬，她已经在衰草的下面和枯枝的里层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她已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磨好了辉煌的长剑，束好了绿色的战裙。当人们远远望见河岸的柳丛现出一片若有若无的淡淡的绿烟的时候，她已经不知经过多少次搏斗了。至于芳草遍地，繁花似锦，不过是她献给人间战果，却不是她开始来临的时日。

夺取阵地，要经过勇猛的冲击；巩固阵地，更要作顽强不息的战斗。尤其是早春天气，这是春天的暖流同寒冬的余威相互搏战最激烈的季节。因为严冬的余威并不愿退出阵地，而春天却一心要占领人间，这时候，欲暖乍寒，忽晴忽雨，正说明它们的鏖战互有得失，胜负难分。在早春的夜晚，你听那彻夜不停的风声吧，一时高，一时低，一时传出千军万马的呼喊，一时传出鼓角的轰鸣，这就是对垒的双方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反复的搏战。

〔中国〕魏巍《东方》(中)P.5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那一年的春天闪耀着空前美丽的色彩。四月里都是些像玻璃一样透明和晴朗的日子。雁行和叫起来像铜喇叭似的鹤群，在高不可攀的蔚蓝色的天空飞呀，飞呀，往北方飞去。苍绿色的草原上，水池子的旁边，有许多落下来觅食的天鹅，像撒在地上的珍珠一样闪闪发光。顿河附近的草地上发出了一片像哼哼一样的鸟的喧闹和鸣叫声。在河水浸没的草地上，有些还没有被水浸到的田垅和土沟，大雁在这些地方互相应合地鸣叫，准备飞起来；许多充溢着爱情的兴奋情绪的公鸭子在融雪的水里不住气地吱吱叫。柳树上面芽苞发了青，杨树上的粘脂脂、香喷喷的花苞也鼓了起来。略微有点儿发青的草原上充满了难以描述的魅力，洋溢着融化开的黑土地的腐烂气息和永远新鲜的嫩草气味。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303—13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春 寒

这里的春天是寒冷的，河里的冰，山上的雪到了阳历四月份还没化尽。那种杨柳泛青，百花争艳的春天的景象在这里要差不多等到立夏才能见到。其实，这里没有春天。现在是阳历五月份了，人们早早晚晚还要穿棉袄。山林里，阴暗的角落里的残雪还没溶化，只是向阳的山坡地上的积雪已在阳光下溶化了。溶化了的雪水渗入田地里，也被春日的阳光蒸发成水蒸气升上天空。微风拂动着漂浮在地面的水汽，象是银白色的细浪沿着高低不平的地貌在翻腾雀跃，也很象冬天的雪流在疾飞。偶然间，还可看到由于阳光的照射形成的七色虹霓，十分瑰丽，十分壮观，给人一种如临神境的感觉。屯子周围的杨柳，山跟下的杂木，以及半山腰的白桦的枝条上已绽出了嫩绿的新叶。不过那叶还没成形，看来象花的骨朵。其实，那骨朵早在冰僵雪盖的时候就萌生了，只是在冰消雪化的时候才显露出来，说不定在哪个春风浩荡的夜里一下子伸展开一片新绿，把一个充满希望的春色猛然间展现在人们面前。树上的鸟儿，山雀、翠鸟，黄鹂、喜鹊，一下子活跃起来，各自争相抢占可心的树叉开始筑新窠，叽叽喳喳地欢叫，由此及彼地乱跳，看来它们要娶妻生息，繁衍后代了。不过，横贯屯子的河上的冰还没有化，河水在朝不保夕的冰层下喧响奔腾，象是要冲破那冰层的桎梏，获得解放，获得自由，重见天日似的。不过那马拉的大车，狗连的爬犁，以及人，再也不敢从那冰上越过了，因为那冰的结构已发生变化，里边已出现许许多多的空心子，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已不能再容忍人走车压了。

〔中国〕万捷《这里有情爱》P.70，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春 旱

冬天似乎还没有过完，谁也没有作脱下皮袄的准备，天气就热得象盛夏一般。好象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几千万公里。

天空是裸露的，没有一丝云。刺眼的阳光把空气烘烤得象着了火一样。微风挟带着烈日的淫威，在冰雪消融的大地上窜来窜去，尽情地戏弄着刚刚泛青的草原。牧草被折磨得摆着憔悴的身体，甚至委靡不振地趴在火热的土地上，乞求天空赐给它们一滴甘露……

河里的水快干涸了。大地龟裂了。一片旱象。

这样干旱的春天，来得这样早，这样突然，是很可怕的。……人们不会忘记这样的惨剧；严重的旱灾过后，很多人会一贫如洗，甚至家破人亡。特别象今年春天，谁也无法预料灾难的大口要吞噬多少人畜的生命。

〔中国〕姜兆文《王爷的末日》P.401，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雨，压根儿就没下过。几个月过去，天空始终是湛蓝湛蓝的，不见一丝云彩，没有一点水气。整整一个春天没有降过一场大雨。有时，偶尔悠悠地飘来几团淡淡的云朵，却怎么也聚集不起来，只在贫瘠的田野上空高高飘散而去。人们还记得几年前报纸上曾报道过大旱灾的消息。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这场旱灾似乎要严重得多。

空气开始变得罕见的干燥。树叶大概也感到了干燥，如同秋日来临似的枯黄。草丛枯萎了，牲畜无精打采地簇拥在大树下乘凉，咀嚼着所剩无几的青草。

河流开始干涸，眼看着桥下的水位逐渐下降，水流匮乏，相形之下，桥越发显得出奇的高大。支流浅沟渐渐断流，积起滩滩

死水，溪流、泉水渐渐消声匿迹。

枯黄的原野上，人们眼睁睁看着牛羊在明显地掉膘。有时，猛然刮来一阵风，吹得干枯的树叶飒飒作响。听见响声，人们纷纷探身门外，满以为是下雨了呢，却原来是干燥的风，散发着废纸、稻草和尘土的气息。

〔委内瑞拉〕阿·乌·彼特里《强者》《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413，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二、夏 景

初 夏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①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 3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春天已飘然逝去，夏天来了；如果说春天的乡村风光旖旎，那末夏天的乡村展示了它的全部丰姿盛装。早几个月显得枯瘦和光秃秃的大树，如今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地伸出碧油油的臂膀遮盖焦渴的地面，把裸露的空地变成浓荫诱人的幽僻去处，从那里可以眺望沐浴在阳光下、伸展到远方的广阔空间。大地披上了苍翠欲滴的绿色斗篷，散发着令人陶醉的浓郁芳香。现在正值一年的全盛时期，万物欣欣向荣，一派欢快气象。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 28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银装素裹的冬天，意味着春天即将来临；晴朗明丽的夏季，意味着金秋即将到来。明媚的夏天来到了塔米尔河谷。牲畜都吃得膘肥体壮，牧人们开始剪羊毛了。

从无私的夏天得到丰厚的恩赐的各种植物，都披上了美丽的盛装。无论向哪里眺望，仿佛到处弥漫着绿色的雾霭，整个世界似乎都铺上了嫩绿色的地毯。

〔蒙古〕策·洛岱丹巴《清澈的塔米尔河》P.13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仲 夏

他从西北隅的狭门走进书房，先去推开了东窗。远远的天上正涌着一片红霞，太阳是准备着上升的时候了。城里的尖塔参差地耸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阳的第一光箭。城下的凉水碧绿而带黝黑的神情，几只白鹅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楼下的小园中几丛玫瑰寂寞地开着些粉红的鲜花，东南角上的一株无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实安睡在厚肥的碧叶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静，只有康德教授的脑中却好象藏着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开开南窗，劈头看见邻家的一排白杨树；这葱茏青翠的白杨树森森地表示着胜利者的威严，它们堵着窗眼，使远方的景色甚么也不能看见了。

〔中国〕郭沫若《Lohenicht的塔》，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1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是一年中正当夏季转折点的时节，那时节，本年的收获已经确定，人已开始考虑来年的播种，而且马上要着手刈草了；那时节，黑麦通通结了穗，虽然那穗还没有长满，还是轻飘飘的，一片浅绿色的麦浪在风中波动；那时节，绿色的燕麦，和四处散布着的一簇簇的黄色的草一道，参差不齐地伸出在播种迟了的田

野上；那时节，早种的荞麦已经发芽，盖没了地面；那时节，被家畜践踏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休耕地已经翻耕了一半，仅仅残留下没有被翻耕过的小路；那时节，堆积在田里的干粪堆在日落时发散出和绣线菊混合的气味；在低地上河旁的草原像一片大海似地伸展着，等待着镰刀，在那草原上黑魆魆地四处堆积着被割除了的酸模草的茎秆。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354—3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夏 末

风暴一停，黄尘歇在大地上。枯黄的沙冈子，象一条死龙似的，横卧在草原里。夏末的太阳，从一块青石板似的薄云后一露头，就象从空中抛下无数火球，滚落在草原上，几乎将草原上的一切都烧焦了。河边的杨柳，垂着叶子，低着梢头。才盛开的野菊花，也皱卷起花瓣，萎缩在绿草下。热，热得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沙冈子仿佛都要冒起火来。沙坡上，那牧羊的小伙子，孤独地向上爬着。他爬了一会儿，坐起来喘口气，又继续爬。他的赤脚蹬着烫人的沙土，爬上了沙冈顶。被他蹬过的沙土象一道河水的细流，发出低沉的“撒撒”声，流到冈下。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 37，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话说鲁雄择吉日，祭宝纛旗，杀牛，宰马，不日起兵。鲁雄辞过闻太师，放炮起兵。此时夏末秋初，天气酷暑，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马军雨汗长流，步卒人人喘息。好热天气！三军一路，怎见得好热：

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

升空。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只晒得石烈灰飞；大海波中，蒸熬得波翻浪滚。林中飞鸟，晒脱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蒸翻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磬，甲层层盖地兵山。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拨转皂雕弓。正是：喊声震动山川泽，大地乾坤似火笼。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 349—3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盛 夏

盛夏的太阳照在沉雄的函谷关头，屋脊上的鳌鱼和关门洞口上的朝阳双凤都好象在喘息着的一样。

关外有几株白杨，肥厚的大叶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辉。无数的鸣蝉正在力竭声嘶地苦叫。

遍体如焚的大地之上，只在这些白杨树 下 残 留 着 一 段 阴 影 了。

〔中国〕郭沫若《柱下史入关》，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 1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不久他们就出了城。虽然是盛夏季节，可天色阴沉，气候凉爽，看不到一块晴空。穹苍好象不是被云层遮蔽着，而是蒙着一层半明半暗的烟雾。这赋予清晨的景物——郁郁葱葱的田野和地平线上树木森森的暗绿色峰峦——以一种特别柔美与沉思的意味。他不禁有点感伤起来。在他的记忆中，大自然正是这么一幅活生生的图画：那寂静、深沉的夜晚，稍稍混浊的蓝色湖水一般的天空，暗淡的云影以及雾气蒙蒙的远山。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 1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夏 日

黑龙江南岸，放射出金色的耀眼的光彩，国营江畔农场朝阳生产队的小麦成熟了。

那甩手无边的麦海，黄澄澄，金灿灿，腾起千波万浪，从脚下一直涌向江边。这金色的麦海，映照着天空，映照着江水，增添了夏日燥热的气氛。蓝天上飘浮着云团，仿佛凝固不动了。纵横交错的拖拉机道两旁，野玫瑰绽开了火红的小花瓣，一朵朵，一簇簇，夹道而生。阳光下，那矗立在江边的高大的航标塔，象一个个威武的巨人，列队守卫在祖国的东北国境线上。

大地，到处升腾着麦香、花香、泥土香和江水蒸发出来的浓重气息。

〔中国〕郑加真《江畔朝阳》P. 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夏天，那些街道是热气蒸人，尘灰扑面，而阳光又是那么强烈，竟金光闪闪地透过笼罩在焦煤镇上的浓烟。使人不敢正目而视。火夫们从低矮的地下室中走出到工厂的空场上来，坐在台阶上、短柱上和栅栏上，擦着他们黑黝黝的脸孔，盯着看空场上的煤堆。整个市镇象是用油在熬煎着。四处都是冲鼻子的熟油的味道。蒸汽机发着油光，“人手们”的衣服沾上了油渍，工厂各层楼都在渗着油，滴着油。那些童话中的宫殿里的气氛就如同阿拉伯地带的热风一样，使得它们的居民热得消瘦了，没精打采地在沙漠中劳动着。但是任何热度并不会使得那些忧郁的疯狂的大象更疯狂，也不会使它们更清醒一点。它们那使人讨厌的脑袋总是用同样的速度一上一下地动来动去。

在纺织厂墙外走过的行人们，更加感到闷热而昏昏欲睡。遮阳帘子和街道上洒过的水使得大街和店铺有一点清凉之意，但是那许多纺织厂和许多小街小巷还是被灼人的热气烘烤着。在那条给颜料染得又黑又脏的河中，有一些焦煤镇的男孩子自由自在地玩

耍着——这在那儿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他们划着一只破破烂烂的小船，船过之处引起一道泡沫，桨一摇就带来一股臭味。虽然一般说来，太阳对人类是有益的，但是对焦煤镇来说，阳光却比严霜还更有害，阳光不大照到那些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不过只要一照到，它造成死亡的可能就要比造福人类的可能还要大一些。当没用的或肮脏的人手给安插在太阳和它所普照的东西之间的时候，那么这个上天的眼睛就会变成了凶神的毒眼。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 136—13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中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悲哀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时刻，这些声音更加清晰了。一扇半连着门枢的破庙门，在风中缓慢地、一次又一次地时开时闭，发出了极其低沉的悲鸣；栖息在庙上部窗棂上的鸽子，在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在庙外的一棵木棉树上，啄木鸟发出了单调的笃笃的啄木声；一只蜥蜴从一堆堆枯枝败叶上飞快地爬过，发出了嗖嗖的声响。一阵热风忽然从田野吹来，所有的树叶都簌簌地响了起来，河水猛然苏醒了，击打着那断裂的河边台阶，发出了哗哗的响声。在这些突然出现的懒散的声音里，还可以听到牧童在远处的一棵树下吹奏乡间小调的笛声。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莫哈玛娅》，摘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下册P. 452，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炎 夏

时候已经七月中旬，天气依旧很闷热。天上满布破旧棉絮似的云。雷声一阵响，20多天没下的雨，象是喘着气没命飞赶来的，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尘烟。但是已经太迟了：连阡累陌的田禾，有的呈着老绿色，矮矮地拥挤在干裂的土壤上面，象初春的

麦苗；有的虽也结了稻，但只是一些灰白的壳子，干瘪得犹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变成焦枯萎黄的稿草，挺直着头和腰，在微风中轻飘飘地摇摆着了。

〔中国〕吴组缃《一千八百担》，选自《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P.25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炎炎夏日，绿树浓荫覆盖着河坡，护城河里缓慢地流着清水。水流冲击着嫩绿色的荇草，翻上倒下，时沉时浮，荇草上落了一只蜻蜓，身随荇草浮沉，不时展翅起飞，旋即落下。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4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天气真热，巷子里没有一点风。热气象针似地钻进毛孔里，象煮热的胶涂在身上一样，随后就淌出汗来。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不远地方有几道泉水从黑色的湿泥当中咕噜咕噜地冒出来。泉水象冰一样凉；哥萨克们都用制帽舀起泉水拼命地喝下去，然后又高高兴兴地哼哼着把制服帽扣在出汗的脑袋上。正午的太阳在被暑热烤得昏昏沉沉的村庄上空高悬着。被中午的热气笼罩着的大地象熔化了一样。被毒热的阳光照射着的草和柳树叶子都无精打采地下垂着，但是小河边的柳树荫里却是象黑云遮住一样风凉，牛蒡花和另外一些被潮湿的土地浸润着的茂草，都鲜艳地闪着绿光；许多小河湾里的浮萍都象惹人喜爱的姑娘的笑容似的闪动着；一处大河湾后面的水里有几只鸭子正在乱啄和拍打翅膀。马匹都呼哧着往水边挣去，咕唧咕唧地踏着稀烂的泥泞，挣脱人手里的缰绳，跑到小河的中心去，把河水踏浑，用咀唇寻觅着新鲜的泉流。热风从它们的下垂的咀唇上吹下来一粒一粒的晶莹的肥大水滴。被踏起来的河底的污泥发出了硫黄气味，发出了被河

水泡烂的柳树根的苦味和甜味……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 1061--106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天气炎热：平静的海面上没有一丝风儿。达姆运河两岸的树木几乎纹丝不动，牧场上知了欢叫，教会的佃户们在田野里为神甫和教士们收割庄稼。晴空万里，火辣辣的太阳光芒四射，大自然仿佛一位躺在阳光下的裸体美人，在情人的轻轻抚摸下昏昏欲睡。鲤鱼在运河里时时翻个跟斗跃出水面，啄食嗡嗡叫的苍蝇；同时，身体颇长，翅膀宽阔的燕子在和鱼儿争食。田野上升起一股热气，在阳光下蒸腾闪耀。达姆的教堂执事在尘塔上敲响声音如铁锅一样的破钟，告诉人们中午到了，忙于收割草料的农夫们该回家吃饭了。

〔比利时〕夏尔·德·高斯特《乌兰斯匹格传奇》P. 475,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是炎夏的一天，万里无云。那年有许多这样的日子。街上，空气似乎也炽热得闪闪发光，景色奇丽，难以描绘，要是眯缝着眼睛观看，兴许能与一泓湖水相媲美。风却小心翼翼地纹丝不动，一草一木都低头静默，万籁俱寂，只好任凭骄阳的摆布了。如果说人们才为严寒而诉苦，而今他们又在为炎热而呻吟了。

〔联邦德国〕蒂纳·厄斯特尔赖希《迷路的小孩》，选自《玫瑰之歌》P. 126,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酷 暑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40摄氏度。报纸上说，这是20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

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榈、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葱葱，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柳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象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魆魆，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一般。

〔中国〕白先勇《孽子》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话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当日客店里，辰牌时分，慢慢地打火吃了早饭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天气未及晌午，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日十分大热。古人有八句诗道：

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

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红炉中。

五岳翠干云彩灭，阳侯海底愁波竭。

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

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阴树下歇凉，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喝道：“快走！教你早歇。”众军人看那天时，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时那热不可当。但见：

热气蒸人，器尘扑面。万里乾坤如甑，一轮火伞当天。

四野无云，风突突波翻海沸；千山灼焰，剝剥石烈灰飞。空中鸟雀命将休，倒攧入树林深处；水底鱼龙鳞角脱，直钻入泥土窖里。直教石虎喘无休，便是铁人须汗落。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203—2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正是闷热的七月天气。街道上的石头、房屋、铁皮房顶经过闷热的一夜以后，还没有冷却，把它们余热送到炎热而停滞的空气里去。这时候没有风，不过即使起了风，也只能刮来一股又臭又热的空气，饱含着灰尘和恶臭的油漆味。街道上行人稀少，就连那少数的行人也极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走路。只有修路的农民坐在街道当中，被太阳晒得脸色乌黑，脚上穿着树皮鞋，忙着用铁锤把石子砸到滚烫的沙地里去。还有些脸色阴沉的警察，上身穿着没有漂过的白制服，制服上用橘黄色细绳系着手枪，在街心站着，无精打采，不时替换着两只脚。还有些公共马车响着铃铛，在街道上川流不息，朝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戴着白布头罩，⁹上面留出两个缺口让耳朵钻出来。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 4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从早上起，太阳就残酷地蒸烤着大地。笼罩着一层褐色氤气的草原像开了锅一样。霍派尔河沿岸的紫色山峰在后面闪着蓝光，黄砂像一片一片的橙红色的水波一样。汗流遍体的马匹在骑士们的身底下一步一步地摇晃着。哥萨克们的脸都变成了褐色，被太阳晒得变了样。鞍架、马镫、笼头上的金属部分，都烫得连手也不敢去碰。树林子里面也并不凉快，是一片闷人的蒸气，强烈地蒸发着将要下雨的气息。

沉重的苦闷压迫着葛利高里。他整天地骑在马鞍子上摇晃，断断续续地想着未来的事情；彼得罗的话就像玻璃项圈的玻璃球粒一样，在脑子里滚来滚去，这使他很苦恼。苦艾的刺鼻的苦味烧着嘴唇，大道被暑热蒸得好像在冒烟。金褐色的草原像倒竖起来似的躺在太阳下面。早风从草原上面滚过，吹倒沙沙响的青草，卷起了黄砂和尘土。

黄昏以前，一层透明的雾气遮住了太阳。天空变成了灰色。西方出现了一些沉重的云片。这些云片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下垂的云边紧贴在模模糊糊的、好像纺得很细的地平线上。后来，这

些云片被风一吹，就很可怕地飘动起来，许多条褐色的尾巴激怒地往下拖着；许多圆形的云彩顶端甜蜜地闪着白光。

队伍第二次横渡过库梅勒加河，钻进杨树林的圆形绿荫里来。树叶子的背面被风一吹，上下乱滚，闪耀着乳蓝色的光亮，和惜地低低地沙啦沙啦响。霍派尔河对岸的一个地方，从亮白色的云边上往大地上撒下夹杂着雹子的斜形雨点来，虹光像一条五色的带子拦腰束住了雨点。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 1000-10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干 旱

一九七一年夏天，盘古山经历了长达四十天的干旱。

无风，无雨，炎炎烈日，酷暑难熬。座落在谷地中的“五十五公里”小楞场，更是奇热炙人。那赳然耸立的山峦，与那山峦之上的森林，组成了道道屏障，将独立家屋围困其间。空气和太阳一起燃烧。树木软弱无力地垂下长长的手臂；百草枯黄了，匍伏在滚烫的土石之上，等待着这早来的天亡；黄花菜，雏菊，婆婆丁，扫帚梅，白芍，都在蓓蕾的状态下凋敝了，骄阳容不得她们展颜一笑，就将她化做了尘土，凄楚怨艾地离开了这还没睁眼看过的世界；瘦小的稠李、黑天天、都柿，干瘪的山丁子、山里红、山梨，过早地离开了无力承担它们的母体，跌落到生养他的母亲的根须之下……这里的世界暂时停止了它的进程，一切处于静止状态。偶尔一声鹿鸣虎啸，划破了这沉沉的静寂，那长长的尾音滞留不散，里面含着死的恐惧与生的艰辛。

这是一个燃烧的世界。

就连库尔滨河，也顿然瘦弱不堪。那在河床中心，象游丝般纤细的河水，在缓缓地朝前呻吟着，企望延续它那无望的生命之躯。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 113, 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是一个干旱的夏天。村庄对面的顿河的水变浅了，那片从前是急流奔驰的地方，现在变成了浅滩，牛走过对岸去的时候，水连它们的脊背都没不过了。每天夜里，沉闷的暑热就从山岗上吹到村子里来，风把草的香味吹散到空中。牧场上的干蓬蒿都烧起来了，甜藜像一条看不见的帐幕一样遮住了顿河的两 岸。一到夜间，顿河对岸的天空上就布满了黑云，雷声干燥地和隆隆地响着，但是一点雨也没有落到被热气蒸烧着的大地上来，闪电空打个不住，把天空划成许多尖角形的蓝色块子。

猫头鹰每夜在钟楼上号叫。恐怖的叫声在村庄上空传过，猫头鹰从钟楼上飞到被牛犊踏过的公墓里去，在褐色的生满了荒草的坟顶上哼哼。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 30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随着水位降低，田野逐渐干枯。码头孤零零裸露在一面直下湖底的斜坡上。由于田野一片焦黄，再加上接近湖底，湖水显得越发浑浊。人们眼睁睁看着家乡换了模样。林间落叶纷纷，大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杈，象骨嶙峋的黑爪子伸向空中。母鸡越来越少，奶牛频频倒毙。甚至连教堂的钟声都变了调，回荡在干燥、呆滞的空气中，日愈显得沉重、刺耳，令人无法忍受。每天都得往下走才能取到水。看来水位在开始猛降。那是因为空气干燥加快了水份的蒸发。几乎可以听到湖水象一口高压锅冒气似的发出吱吱的响声。渐渐地，村里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城市。道路两旁陈尸狼藉，旁边堆着陈旧的箱子和成捆的衣服。臭气熏天，令人掩鼻，但没有一只老鹰和秃鹫飞来猎食。光秃秃的树枝上不见一只飞鸟的踪影。

〔委内瑞拉〕阿·乌·彼特里《强者》《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 414,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三、秋 景

初 秋

一条弯弯曲曲的村野小道，将黄绿间杂的平原切成两半，朝向那远方的黄家镇伸延着。道路两旁的农田里，呈现着一派初秋的景象。有些早庄稼快要熟了，散发着醉人的香气。有些晚茬庄稼长得茂，绿油油的还正长上劲儿呢！道边的崖坡上，盛开着各种野花，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一簇簇，一片片，陪衬着绿草，喷放着香味。对对双双的花蝴蝶，被这些花朵吸引住，圈圈飞旋，翩翩起舞。三三五五的蚂蚱，或蹦或飞，时而落在人的身上，人想逮它时，它又飞去了。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第三卷 P.1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八月末尾的一个明朗的晴天，天空是清水一般的澄清。风把地面刮干了。风把田野刮成了斑斓的颜色。风把高粱穗子刮黄了。荞麦的红梗上，开着小小的漂白的花朵，象一层小雪，象一片白霜，落在深红色的秆子上。苞米棒子的红缨都干巴了，只有这里，那里，一疙瘩一疙瘩没有成熟的“大瞎”的缨子，还是通红的。稠密的大豆的叶子，老远看去，一片焦黄。

〔中国〕周立波《暴风骤雨》P.1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已是初秋时节。九月的最后几场雨下过，青草长势喜人，透着一股清新；草地获得了新生。宽广的谷地中，洼地里和山坡上，遍布着栗树、橡树和苹果树，它们生长在色调深暗的草地和玉米田中，十分显眼。生长在万绿丛中的为数不多的麦子已经变黄。分散在谷地与山间的农舍和几幢别墅一律呈白色，象一面面镜子似的，反射着日光。泛着金光银彩的绿色渐渐消失在山边，仿佛有一片无形的云彩遮住了山腰和峰巅。那里的植物不如谷地的繁茂，空地上显出一抹淡红。西北是山，从南面放眼望去，天地间笼罩着一片雾气，好似一团团发光的尘埃；雾霁之后便是轮廓模糊的山峦。北面，在完美的穹隆下，大海隐约可见；海上的天空非常晴朗，一朵朵金色的云彩浮游着，宛如船舰在破浪前进。有一片最轻盈的云朵，似一勾残月在飘浮。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深秋

西天泛着殷红色的晚霞，映在碧绿清澈的湖水上，漾着一片玫瑰色的紫光，远远的霞光掩映的微山，象披着一件彩色的盛装，屹立在湖心里。深秋的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湖面，越过含着水珠的淡黄色的豆田吹过来了，带来湖里一阵阵荷花的清香。

〔中国〕知侠《铁道游击队》P.5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新1版。

库尔滨河水在自己宽阔的胸膛上漾起了一片金色的波光。河岸上，在香蒲、青蒿、水葱、芦苇、野木樨之间，杂陈着只有在深秋的霜前才突放异彩的野卉山花。也许是花的灵犀窥破了前程的严酷，便抢在严霜肃杀的先头，向大地母亲一展最后的姿容。这是拼死舍生的怒放，充溢着眷恋尘世那惓惓的媚态。那白色的秋菊，黄色的晚香玉，藕合色的达子花，紫色的野丁香，红色的

芨芨草，黄色的黄花菜……都在草丛中探出了自己的头，朝着滔滔东逝、决无旁顾的河水绽开了那姹紫嫣红的笑颜。一种沤泡的霉烂味夹着阵阵清淡的幽香，在河岸飘散着。这是秋天特有的气息，使人沉迷，使人薰获欲醉。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151，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早上下着云一般的雾，空气中的水分重了，都沉到了地面。这时，天空反而碧净无云。深秋的太阳，照得十分明亮。由亮处向暗处走来，洞里虽挂了两盏昏昏的菜油灯，却是乌黑一片。

〔中国〕张恨水《魑魅世界》P.83，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暮 秋

太阳燥热。柳树有些发黄了。河边的蒲草有的焦黄了，有的还是确青的。苞米的红缨一半干巴了。高粱穗子变成了深红。到老秋了。

〔中国〕周立波《暴风骤雨》P.1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金 秋

虽然杭爱山地区的金秋非常美丽，然而塔米尔河谷的秋天更加漂亮。高高的牧草此起彼伏，在秋风中翻起金色的波浪。芦苇、荆条纷纷飘洒着枯黄的叶子。南归的大雁垂落在河面上休憩。肥壮的牛羊一个个鼓着肚子吃着草，这时候，塔米尔河谷该有多么美丽啊！

家家户户把夏天积攒下来的奶皮子放在锅里熬着，当你从他

们门前走过时，一阵阵焙烤奶油的刺鼻的气味和酿造奶酒的醇香，将会扑鼻而来。

〔蒙古〕策·洛岱丹巴《清澈的塔米尔河》上册P.1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天空蓝得耀眼，照射在闪闪发光的白茫茫的大草原上的阳光简直使人眼睛发花。正如安东妮亚所说，整个世界都因而变了样；我们一直在寻找熟悉的界标。却总是不见。印女溪曲曲弯弯流过的 那条溪谷，现在只是雪堆中的一条裂缝——人们朝下望去，感到那溪水蓝极了。整个秋天都是金黄色的树梢，压矮了，压得歪七扭八了，仿佛永远也不会再有一点生命似的。先前显得那么暗淡发黑的几棵小雪松，如今挺立着，苍绿强劲。风中有一种新雪的灼人味儿，我的喉咙和鼻子眼儿里感到刺痛，好象有人打开了一个氨水瓶。寒冷刺人骨髓，但同时又使人感到高兴。我的马儿喷出的鼻息水蒸气似的向上升腾，我们一停下来它就浑身冒气。玉米田在令人炫目的光下稍稍恢复了它固有的色彩。在阳光和白雪中，显出极淡的金黄色。我们四周的积雪结成薄薄的一层层阶梯，边上象沙上的浪痕，这些曲线的波纹是狂风猛吹留下的确切印记。

〔美国〕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206,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秋 野

我们走出庄外，此时阳光灿烂，在赭黄色的大地上流泻着金光，倾注在紫褐色的一望无际的红荆丛中，那橙黄色的半人高的茅草，喝醉了阳光的美酒，在微风中摇摇晃晃。天边堆积着山峦似的灰云。

脚下，是荒草小径，蒲公英、酢浆草、矢车菊、青青菜、浮

子苗，……到处是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散发着青徐徐的混杂着甜味酸味和苦味的淡淡的芳香气息。

我分不清这苍凉的秋天的荒野，是衰老还是年轻，是颓败还是生气盎然，秋虫鸣叫，蝶蝶翩翩，仿佛子知老之将至，鹁鸪、鹌鹑、蓬雀，在蒿草中乱窜乱跳，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便一轰而起，象地雷的碎片猝然炸开，尖叫几声，抗议我们的无端打扰。一只兀鹰，舒展开博大的双翼，平静地飘逸地俯视着荒野，它和善安详极了，文质彬彬，象一朵泛动的彩云。……。

〔中国〕黎汝清《生与死》P.91—92，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他这窗子外面，正对了起伏两层的小山峦，山外是一道小江，入秋以后，平常总是浓雾把江面隐藏起来的，有时把两层小山也都遮起来。今天这雾黑得象青烟一般，连窗子外一个小山坪也罩得沉沉不见。人在雾中过久了，对晴雨也有点习惯上的测验。雾若是白得象云团一般，便越浓越晴得快，尽管早晨九十点钟，伸手不见掌，而中午一定红日高升。雾若是黑的，便在一二日之内，没有晴的希望，更黑些，便要下雨了。但一阵雨之后，必定天晴，这也是屡试不爽的。

〔中国〕张恨水《魑魅世界》P.20，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小河在两人的脚下流着。秋天，水位低落，河水变浅了。露出水面的石头尖角上，可以停一只鹌鹑。三四郎眼望着水中，见水渐渐地混浊起来。抬眼一看，是庄稼人在河的上游洗萝卜。美祢子的视线落在远处，远处是宽阔的田地，田地的那一边是森林，森林的上方是天空。天空的颜色在慢慢变化着。

在原是单调，清澈的天空中，出现了好几种颜色。透澈见底的蔚蓝色仿佛要销匿似的，渐渐变薄。上面笼罩着渐趋笨重的白云。重叠成一团的白云在空中溶散开后流了出去。一层微微发黄的颜色又轻轻地笼罩着这一切，分不清云天与地平线在何处

衔接。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三四郎》P.10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秋 色

省城的秋天,是迷人的。

瓦蓝瓦蓝的晴空,偶尔有几缕浮云掠过,象大海中溅起的几朵小浪花,给蓝天增添了花絮。

地上是清爽明净的,气温不冷不热;偶尔一阵秋风吹起,象刚从闷热的车厢里走出来,使人心胸无限惬意。

街道两旁的桂树,婀娜多姿,青翠欲滴,那象小米般大小的黄色花粒,一簇簇,一串串地挂满枝头,发出诱人的清香。人在树下走过,忍不住要伫足深吸它几下。

喀斯特地形的特征,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不少光彩。市中心拔地而起的一座石山,雄伟而奇丽,象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全城,顶天立地!城东那座重重叠叠的石山,郁郁葱葱,亭台楼阁,在绿色的树丛中隐约可见,红黄相间,色彩和谐。弯弯曲曲的石径,象一张长长的天梯,直通山巅。远远看去,整座山就象是一匹锦缎,鲜艳无比。全城周围,都给这种秀丽奇特的群峰拥抱住了,俨如一位英雄拥抱着他的美人!

更可贵的是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从省城旁边汨汨流过。河水是蓝悠悠的,河床的鹅卵石、游鱼、历历可数;两岸的山峦倒影在碧波中,象一匹蓝缎子上面的花纹。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451—452,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秋天的托斯卡那是美丽的。你可以在散发着蘑菇和金雀花香味的的小路上散步,倾听微风吹拂山丘上松柏的声音;也可以在溪

沟里钓鳊鱼、观赏溪水拍打着长满了青苔的光滑的石头，还可以在丛林中打野兔和山鸡。正好是葡萄成熟的季节，紫色的大串葡萄与茂盛的叶子竞相比美；无花果实上淌着糖水，燕雀和百灵鸟在树枝上来回穿梭；树林里的叶子染上了黄色或橙色，给夏季的单调的绿色增添了光泽。要是你對自己感到厌倦需要恢复一下，排除忧虑的话，那末没有比秋天的托斯卡那更好的地方了。

〔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著《人》P.274，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到了秋天，山崖也没有什么色彩可言，只有失去了香气的青草恣意地生长着，蓬乱不堪至于象芒草，常春藤之类的漂亮花草，就更加看不到了。不过，在崖腰和坡顶上，尚可以看到两根，三根过去遗留下来的粗毛竹挺然而立。在竹子多少有些泛黄而阳光射到竹竿上的那种时候，若从檐下探首望去，会产生一种望见了秋天的暖意正在土堤上的心情。……竹竿顶端密集着细叶，看上去象一团大绣球。这些竹叶沐浴在阳光下，沉甸甸地寂然下垂着，一动也不动。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门》P.50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秋 收

谷子熟了，高粱熟了，包米熟了。

在平常年头，这是农村里最紧张、最欢乐的季节。

清晨一开始，太阳刚在东方冒红，一夜的沉静中悄悄凝结起来的露水珠儿刚放出晶莹的闪光，田野里就会到处响起一片大镰刀的嚓嚓声。高粱秸带着它那沉重的穗头成排地倒在地上，露珠儿四散飞进，洒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带来一股子初秋的沁心的凉气。

砍高粱是一件爽快利落的活儿，不象割麦子那样腻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挥手就是一棵，一边跑，一边砍，不大霎一块地

就清出来了。妇女们跟在后面用锋快的小刀把穗儿割下来。牛车载着沉甸甸的高粱穗子发出吃力的咿咿呀呀的声音，场里也接着热闹起来了。

每过一天，你再看一看，整个的田野就变成另一个样子，叫你不认识。

天空象是突然开阔了，一片青纱帐笼罩着的原野，顿时又是一望无边，人们心里仿佛也马上空荡了许多。唧唧叫着的蛐蛐和纺织娘，现在都跑到黄了叶的豆地里去，奏着它那迎接秋天的音乐。天气突然凉爽得多了。

这是最重要的收获的季节，是庄户人家一年一度的喜庆的日子。

【中国】王希坚《雨过天晴》P.253，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四、冬 景

初 冬

亚雄的卧室窗户，就对了屋后一片小小山坡，山坡上披着蒙茸冬草，零落的长着一些杂树，倒还有些萧疏的意味。开着前面大门，走出来，前面是一块平地，将细竹子作了疏篱笆来围着，虽已到了初冬，篱笆上的乱蔓和不曾衰败的牵牛花，还是在绿叶子下开着几朵紫花。篱笆里平地上有七八本矮花，尤其是靠窗子一排，左边有十来株芭蕉，右边有二三十竿瘦竹子，绿色满眼，篱笆根下长着尺来深的草，乱蓬蓬的簇拥着，没有僵僵的虫子，还藏在草里吟吟的叫。看篱外，左右有人家，也大半是中西合参式的房子，半数盖瓦顶，半数盖草顶。家家门口，都种些不用本钱的野外植物。居然还有一家院落里，开着若干枝早梅，猩红点点，夹在两株半枯的芭蕉里面。

〔中国〕张恨水《魑魅世界》P.153—159，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一九七〇年的严寒过早地袭击了小兴安岭的盘古山。

当秋风还没有来得及将树木上的枯枝残臂扫落净尽，当枝叶自身的衰老与枯凋还没有完全褪去它生命的残绿，当勤劳的鸟兽在繁忙的劳作中还没有最后筑成过冬的巢穴，第一场大雪带着严冬之神的全部威仪，便在陡然间降临到这里。衰老疲惫的秋神在与凌厉逞凶的冬神搏斗中，显得穷于应付、节节败退。它只来得及将枝叶上的初雪化成水，可还等不到这雪水滴落下来，便被严冬

凝结了，加固了，变成了冰，变成了溜，变成了橙黄色的玛瑙与墨绿色的翡翠……接着，飘飘洒洒的大雪便无情地覆盖了一切，金黄色的秋被银白色的冬彻底征服了。古老的大森林里从早到晚是一片冰凌脆枝断裂的叮咚声——这是秋神的最后一声叹息，是一曲凄楚的挽歌。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73，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连刮了几阵西北风，村里的树枝都变成光胳膊。小河边的衰草也由金黄转成灰黄，有几处焦黑的一大块，那是顽童放的野火。

太阳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只瘦狗躺在稻场上；偶然也有二个村里人，还穿着破夹袄，拱起了肩头，蹲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要是阴天，西北风吹那些树枝叉叉地响，形云象快马似的跑过天空，稻场上就没有活东西的影踪了。整个村庄就同死了的一样。整个村庄，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

【中国】茅盾《残冬》，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3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次早，悟空起来，请师父走路。三藏着衣，教行者收拾铺盖行李。正欲告辞，只见那老儿，早具脸汤，又具斋饭。斋罢，方才起身。三藏上马，行者引路。不觉饥餐渴饮，晚宿晓行，又值初冬时候。但见那：

霜雕红叶千林瘦，岭上几株松柏秀。未开梅蕊散香幽，
暖短昼，小春受。菊残荷尽山茶茂，寒桥古树争枝斗。
曲涧涓涓泉水溜，淡云欲雪满天浮。朔风骤，牵衣袖，
向晚寒威人怎受？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173，齐鲁书社1980年版。

刮了几日大风，秋天的景色已经荡然无存，阴暗的天气终于到来了。树叶落尽，枯枝上空乌云密布。见到这种变化，就连我这个处于绝望和麻木之中的人都感到十分快意。秋末的那几天尽

管色彩缤纷、明朗、纯净。却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

开始下雨了——这真是个解救。雨不停地下着，持续了很久，令人感到沉闷；水弥漫到各处，慢慢渗透了干裂的土地。街战暂时停止了。

当我翻这本日记时，天还在下雨，似乎从那时起就没停过。我费了更长的时间，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在这个到处流水、湿透了的城里转来转去，多方询问，乞求别人帮助打听。敲过不计其数的门，竭尽全力寻找我的妻子。那是昨天，可又象今天。一切都徒劳无益。天色阴沉，雨仍然不住地打在光秃的树上和湿透变黑的房屋上。我看着外面这个云层降低的天空，象先前一样的阴暗的天，雾气弥漫的湿漉漉的街道、消失了的幻影，都在我眼前出现了。当时我心里仍然怀有某种希望，但它又是那样的渺茫，以致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称作希望。我向深渊里投了块石头，听它无止境地下落。我就是那块石头，那纠缠我的希望就是那块永远落不到底的石头。

〔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普《尼玛——她在哪儿啊》，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 125—12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暮 冬

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早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行不到二十余里，只见满地如银。但见：

冬深正清冷，昏晦路行难。长空皎洁，争看莹净，埋没遥山。反复风翻絮粉，缤纷轻点林峦。清沁茶烟湿，平铺濮水船。楼台银压瓦，松壑玉龙蟠。苍松髯发，皓拱星攒，珊瑚圆。轻柯渺漠汀滩，孤艇独钓雪漫漫。村墟情冷落，凄惨少欣欢。

林冲踏着雪只顾走，看看天色冷得紧切，渐渐晚了。远远望见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但见：

银迷草舍，玉映茅檐。数十株老树杈枒，三五处小窗关闭。疏荆篱落，浑如膩粉轻铺；黄土绕墙，却似铅华布就。千团柳絮飘帘幕，万片鹅毛舞酒旗。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深 冬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中国〕鲁迅《故乡》，选自《呐喊》P.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冬 令

屋外，冬天来了。

冬天使人害怕，人们常常聚集在一块儿又喊又叫，议论纷纷，埋怨着冬天的降临。冬天里没有闪电雷鸣的狂风暴雨，难道就指望它带来静谧吗？

屋外，冬天来了。

冬天的来去是大自然的规律，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它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人欢迎，有人怨恨，也有人时刻地提防着它带来的种种灾难。

安迪勒一家就很讨厌冬天。这位冷酷的不速之客一到，就预示了严寒的冬天开始了，呼啸着的寒风毫不留情，横冲直撞，破

们而入，从窗户、从墙壁的孔隙和裂缝钻进屋子，搅得屋内尘土弥漫。

冬去春来，一年年地过去了，千家万户的房子由于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不断地损坏着。安迪勒一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它隐居在古勒伊区一端的小角落里，像一位受了重伤的战士，脱离了集体和战友，孤苦伶仃无人照管而任人践踏一样。

十一月初某天傍晚，房盖被寒风吹得像要落架似地直摇晃；屋里地面像江河封冻似地结了冰，窗户被寒风刮得嘎嘎山响。

安迪勒一家确信寒冬就在今夜降临……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冬天来了》，选自《台木尔短篇小说集》P.1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塔米尔河谷穿上了冬装。皑皑白雪覆盖着的树木，就象披着白色的毡斗篷下夜的老牧人，矗立在人们的眼前。冰雪覆盖了塔米尔河面，河面上有些地方露出了晾子；晾子下面奔流着寒冷刺骨的河水，上面弥漫着蓝色的水雾。

伊特格勒图的浩特，黑魆魆地座落在山嘴上的冬营地上。

当你从远处眺望皑皑白雪覆盖着的草原的时候，虽然会觉得好似没有任何不平坦的地方；然而，当你一走进去，就会发现它既有沟坎，又有壑谷。

〔蒙古〕策·洛岱丹巴《清澈的塔米尔河》上册P.22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冬 日

太阳出来了，一个星期天又开始了。太阳犹如一块烧成了深黄色的金属板，躲在那黑炭似的松树丛的枝干后面，这松林离开这旅店只有数百步远，它向湖面伸展着。一柱深黄色的光线穿过树干，透入林间的缝隙和那树梢黯黑的针叶丛，给大地和天空抹

上了淡红色的光辉。天气十分寒冷，但地上没有雪。

〔德国〕豪普特曼《狂欢节》，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5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冬天再次在“分界线”上安家；这是大自然休养生息的季节，它在硕果累累的秋天和热情奔放的春天之间沉沉睡去。鸟儿已一去无踪影。洋溢在茂密的草丛里的丰富的生命已经熄灭。草原上的野狗都躲进洞里。瑟瑟发抖的兔子从一块冰冻的园地跑到另一块，历尽艰难地寻找霜打的白菜梗。入夜，小狼在冬天的野地里流浪，为求食而嚎叫着。五色缤纷的田野现在只剩下一个颜色；牧场、收割后的庄稼地、大路、天，都是一片铅灰色。一排排篱笆和树很难同光秃秃的地区分开来，因为都是一色青灰。地已经冻得梆梆硬，走在路上或是犁过的地里把人的脚都要硌疼。这是一个铁的村庄，冷峻、阴郁，使人精神压抑。这死气沉沉的景象很容易让人觉得这里一切生命和果实的萌芽都已永远死亡。

〔美国〕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10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冬 野

短促的、寂静得可怕的日子，终于象秋收的时候那样大忙起来了。许多村庄本来象一块偏僻的原始的草原似的躺着。整个顿河沿岸似乎都死了，很象是瘟疫使村镇上的人都死光了。使人觉得就象有一片黑云，用它的阴沉的、漆黑的翅膀遮住了顿河沿岸，悄悄地和恐怖地扩大开去，于是一阵旋风把杨树吹弯，紧贴在地面上，干燥的、爆炸的霹雳啪啦声滚动着，开始把顿河对岸的白色树林子摧毁和拔起来，把白石灰山岩上的天然石块刮下来，暴风雨发出了骇人的怒吼声……

从大清早起，雾气就遮住了鞑靼村的土地。因为严寒来到

了,所以山也在吼叫。中午时候,太阳从雾气里钻了出来,但是因为雾气的缘故,所以并不很光亮。雾气象迷失了路途一样,在顿河沿岸山顶的高空上弥漫着,钻进山崖,钻进石岩,在那里消逝掉,在生满了苔藓的白石灰板上,在覆盖着白雪的山顶上都留下了一层湿气。

每天黄昏时候,黑夜就把一轮巨大的火红色的月亮从光秃秃的树林子的尽头捧了上来。月亮象战争和火灾的血红光亮一样,烟雾朦胧地在村庄的上空照耀着。被月亮的冷酷的和不肯熄灭的光亮一照,使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惊慌感觉,牲口也感到烦闷。马和牛都失眠了,黎明以前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狗群疯狂地吠叫,半夜以前许多公鸡就用各种腔调啼叫很久。黎明时候,严寒使潮湿的树枝子都冻了一层薄冰。风吹动冻冰的树枝,就象许多钢铁的马镫一样叮当乱响。很象有一队眼睛看不见的骑兵,在顿河左岸的黑暗的树林子里,在灰色的黑暗中,把枪械和马镫碰得叮当乱响地往前走。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1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人间进入了严酷的正月,天气本来就冷得会冻死母牛腹中的牛仔,又下了雪,还结了冰。男孩们用粘鸟胶捕捉在坚硬的雪地上寻找食物的麻雀,然后把这些猎获物带回自己的小茅屋。在淡灰色晴朗的天底下,兀立着白雪皑皑的干瘦树枝。白雪覆盖着茅舍和墙脊,上面印下了猫儿的爪印,它们也在雪上捕捉麻雀。远处奇妙的羊毛似的雪衣裹藏着草地,让大地保持温暖,抗御冬季的严寒。万籁俱寂,炊烟从茅舍和砖屋的烟囱冒出来染黑了天空。

〔比利时〕夏尔·德·高斯特《乌兰斯匹格传奇》P.51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严 冬

黑龙江的冬季是严酷的，朔雪落的时候，起初如鹅毛大片，漫空飞舞；随后如扯絮团一般，大团大团地朝下落，再被朔风一吹，如沙、如粉，整个宇宙变成一片白色混沌。等到雪霁，什么都被雪盖住了，什么都笼罩在白色穹窿之下。波流滚滚的黑龙江全冻住了，闪着青白色的冰光。有些在水边啄食芦根而来不及飞走的大雁，两只脚爪凝结在冰上，象戴上了足枷，展翅难飞。它们拿嘴企图啄掉足上的冰枷，使尽了力气，终归徒劳。于是，它们引颈凝望着白色穹窿，而哀鸣不已。

〔中国〕王盛农《猛士》P.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那时候，它被严寒冻僵了，覆着裹尸布般的雪，死一样冰冷的雾在东风的驱赶下沿着紫色的山峰飘荡，滚下低洼草地和河滩，直到和山溪上冰冻的雾气混合在一起！那时候，山溪本身就是一条激流，混浊，没有遮拦，它冲散树林子，发出震撼长空的狂号，往往还因为夹着暴雨和打旋的雨夹雪而声音变得更加沉闷。两岸的森林呢，那看上去只象是一排排骷髅。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9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寒 冬

十一月里面严寒布满了整个宇宙。下了一场早雪。鞑靼村上头顿河对面拐弯的地方已经开始结冰了。稀疏的行人踏着咯吱咯吱响的灰色河冰往对岸走去，但是村子下头只有靠边上的地方遮上了一层有许多鼓泡泡的光光的薄冰，水流在河当中突了出来，绿色的波浪冒着白色的泡沫，上下翻滚着。黑土崖对面的大坑

里，鲢鱼早已在十一沙绳深的水流深处蛰伏起来，鲢鱼上边是生了一层粘液的鲤鱼，只有白鱼还在顿河里面游来游去，还有鲈鱼在冰窟窿里乱钻，追逐着小鲤鱼。鲟鱼都卧在砂泥上。打鱼的人正在等候着更厉害的、更猛烈的严寒，为了可以踏着初结的冰用铁叉子试探着，捕捉红色的鱼。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寒 流

那年的二月底边，一连几个星期下着寒霜。尖锐的东风早把大街小巷打扫干净；可是来了大风，灰尘又象冰屑般卷起在空中，夹着一股冷气向人们的脸上打来，刺得人好痛。房子、天空、人身，不管什么东西都好象让一把大刷子涂上了一层黑墨水。且不说大地是一片焦黄，人们嘴脸的肮脏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因为清水出了钱也买不到；可怜的洗衣妇都在邻近的沟渠和池塘里，用尽方法想敲碎了结得厚厚的灰色冰块取一些儿水，可是完全没有办法。大家都说这寒流也许还要延长下去；春天一定来得很晚，用不到裁制春衣；夏天说不定会待多久，所以夏衣也不必去买。真的，寒凛凛的东风尽这样刮下去，人们的嘴里再也说不出好话来。

〔英国〕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P.55—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冰 冻

他的醉意好像被一棍子打跑了。他跑到冰窟窿前头去。许多刚被轧碎的冰块刺眼地闪着光亮。风和急流在宽阔的、园形的黑

色冰窟窿里追逐着冰块，波浪滚成了绿色的漩涡，沙沙响着。四周是一片死沉沉的寂静。远处的村子里有些火光在黑暗里闪着黄光。在天鹅绒一样的天空上，一粒一粒的星星像新碾出来的粮食粒一样，兴奋地燃烧着和闪烁着。微风吹来一阵一阵的尘土，尘土滋滋叫着，像面粉屑一样，飞进黑色的冰窟窿里去。冰窟窿轻轻地冒着热气，仍旧是那么亲切而又可怕地发着黑色。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37—8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晴 冬

连日来，漫天空里一直是云山云海。就象有谁扯开了一块大灰布，把偌大的天空囫圇个儿地全给遮起来了。无穷无尽的雪花，时而零零落落，时而又飘飘洒洒，一直持续到今天五更头儿里，这才算渐渐地住了溜儿。

满天的白云块块，悠悠东去，宛如那解冻的河水，载着片片浮冰，正向大海漂流。

雪后初晴。

云层退净。

初晴的天空，显得高远而开朗。蓝天雪原一映衬，这清冷的早晨显得更加清冷，这宁静的乡村显得更加宁静，这多娇的江山啊，显得更加多娇了！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P.3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这是冬季里独一无二的晴朗的一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积雪上夜间冻结起来的那一层薄冰还没有融化。茅草屋檐上挂着冰条，象是一串串闪闪烁烁的水晶念珠；道路上沟渠中积水成冰，亮晶晶的，如同许许多多的镜子一般；而缀满霜花的树木，在阳

光中璀璨生辉。在纯蓝色的天空里，浮着许多奶白色小云朵；云朵在阳光里飘来荡去，象是在一大片开满青色麻花的田野里游戏的羊群。空气是纯净的、凛冽的，而且爽利非凡，吸着叫人精神焕发、心情畅快。整个儿乡村景色宜人，池塘里寒辉闪烁；积雪反射出玻璃似的金色光芒；小孩子欢乐地叫着闹着，东蹦西跳，在冰上滑来滑去；老年人也东一个西一个地靠在墙上，浴着温暖灿烂的阳光；乌鸦飞下地来啄食，追逐着乌鸦的狗儿，也都叫出了快乐的吠声。

〔波兰〕莱蒙特《农民》第二卷 P.26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暖 冬

时间把日子一天一天地送过去，就像风吹马鬃一样。圣诞节以前，天气忽然暖和起来；下了几天雨，洪水从顿河沿岸的小山上顺着小溪奔流下来；许多因为雪融化掉而呈露出来的山崖上，去年的小草和生满苔藓的白石板都泛出了青色；顿河的两岸像咀嚼东西一样冒着泡沫，冰块发着深蓝色，胀了起来。光秃秃的黑土地发出了说不出的甜味。雪水沿着将军大道，沿着去年的车辙冒着水泡。村外的粘土崖崩开了许多新的裂口。从旗尔河方面吹来的南风夹杂着烂草的难闻的气味，晌午时候在地平线上已经像春天一样，出现了许多淡蓝色的、温柔的影子。村子里面堆积在篱笆旁边的煤灰渣的附近，出现了一片一片的、荡漾着微波的水洼。场院上的干草垛旁边的土地也融化了，腐烂的干草的非常甜蜜的气味刺进了行人的鼻孔。白天，从结了冰琉璃的草屋顶上，顺着房檐流着松香似的粘水，喜鹊在篱笆顶上凄惨地吱吱喳喳叫唤，蛰伏在米伦·格里郭黎耶维奇院里的公用公牛，被提前到来的春困折磨得哞哞乱叫。它用椅角顶篱笆，在被蛙蚀过的橡木椿子上蹭痒痒，摆动着像缎子似的胸部垂肉，在院子里乱踏着松脆

的、浸着融水的雪。

圣诞节的第二天，顿河开了冻。冰排发出了强烈的咯吱声和咬牙切齿似的声音在河当中流动。冰块像许多睡着的怪鱼一样向岸上爬。顿河对岸的白杨树被激动的南风吹着，在原处拼命地乱摇。

呜呜呜呜呜呜……——从那边吹过来沙哑的、震耳的喧闹声音。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80—5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残 冬

接着正月十五那场夜打灯的鹅毛大雪之后，几年来没有过的严寒冬天气候就逐渐转暖了。白天，在阴暗的湿气浸润之下，村子里背阴地方堆积的冰雪便慢慢开始融化了。风，不时从结冻的浑河东岸的山地里吹过来，铅色的重云经常在村子上空笼罩着。空场、院落、街道……所有冻着的地面都润湿了。无光的水滴儿一颗跟着一颗从秫秸垛、草垛朝外的须根上向下滴落。小河泛出了雁翎水，河沟两旁那略显倾斜的崖岸，裸露着黑土。最初溶解的雪水把车辙沟、牲口的蹄窝装满了。……但在黑夜来临时，一切却又重新凝结起来，人在街道上走过时，不断听见脚底下发出轻微的冰罅破碎的响声……这样经过了几天光景，突然在一个幽暗的晚上，掺和着雪片的细雨象低泣一般从村庄上空洒下来。早晨，下了一场浓雾，村子象被吞没样掩蔽在阴霾里。于是，阴湿的日子又继续下来了。

〔中国〕蔡天心《浑河的风暴》P.27，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五、太 阳

曙 光

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天，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一注阳光象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边峰顶上一片白云象白银片一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嶂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这一团雾，真美极了。就象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倒影如墨；中间曲曲折折，却象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八点二十分，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

〔中国〕刘白羽《长江三日》，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原来，海面上出现了奇妙的变幻：

袅袅隐去的白纱般雾霭下面，现出了碧绿的海水；海水象淘气的孩子一样嬉戏着，竟然摇出了一片火红的桃花。这是东天上的朝霞亲近温柔的海水来了，她仿佛等不及水面上轻柔的白纱散尽，就把自己的全部艳丽倾注进了海中。这时，是北海最绚丽多彩的时刻。水是浓绿的，象碧玉；霞是艳红的，象胭脂。碧玉般

的绿，胭脂般的红，这世间最鲜明、最美妙的色彩竟在海水中相互交融了：绿水温情地拥抱着红霞，胭脂尽情地在碧玉上流丹。当康熙和索额图为这海上的奇观深深陶醉，一时竟闹不清究竟是海水飞入了霞中，还是红霞落进了北海的时候，朝日又把万道金光射向海面了。这时海上微风乍起，细浪跳跃，真似搅起满海碎金。

〔中国〕郭秋良《康熙皇帝》P.154—155，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天开始亮了，洁净的蓝天上，一抹罗纱般的玫瑰色慢慢地伸展开去。青蓝色的曙光静悄悄地透过了各处险峻的山口，好象寻找昨天遗忘在这里什么东西；它穿过树丛，甚至滑到掉下来的树叶下面，走遍各个角落，打扮着大地，让它盛装着去迎接太阳光辉的来临。

〔墨〕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丢失的母驴》《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P.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她这样梦想了很久很久，这时月亮在天空已将走尽它的旅程，正要隐没到大海中去。空气变得愈加清凉了。东方的天色已渐渐发白。右首农庄里的一只公鸡叫了；左首农庄里的公鸡随声当和。它们嘶哑的啼声穿过鸡舍的板壁，象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天空无际的苍穹在不知不觉中发白了，群星一一消失。

鸟儿唧唧地叫响了。起初是怯生生的从树叶丛中传来；逐渐胆大起来，叽叽喳喳闹成一片，枝枝叶叶间都响彻颤动的、喜悦的欢唱。

约娜顿时觉得天已大亮了；她把埋在双手里的头抬起来，然后又闭上眼睛，黎明的光彩使她目眩。

翻腾着的紫红的朝霞半掩在白杨树的大路后面，向着苏醒的大地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

逐渐，拨开耀眼的云彩，太阳象火球一般出现了，把火一样的红光倾泻到树木上、平原上、海洋上和整个大地上。

这时约娜欢喜若狂。在这光辉壮丽的大自然面前，一种醉人的快乐，一种无限的柔情，淹没了她那软弱的心。这是她的日出！她的黎明！她生命的起点！她希望的再现！她用双臂伸向光辉灿烂的空间，想要和太阳拥抱；她要说出、她要大声高呼象这黎明一般神圣的事物；但她只是木然凝固在这股无从表达的热情中。于是，她感觉两股热泪夺眶而出，她用双手抱住额头，如醉如痴地哭了。

她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黎明的灿烂景象已经消散。她觉得自己心境也平静了，感觉有点疲倦，刚才那种兴奋仿佛已经过去了。她没有关上窗子，就倒在床上，又空想了一阵，然后才沉沉入睡。她睡得那么香，到八点时她父亲喊她，她都听不见，直到他走进她的房间里，她才醒来。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漂亮朋友》P.16—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日出

天边渐渐地亮起来，好象谁在淡青色的天畔抹上了一层粉红色，在粉红色下面隐藏着无数道金光。忽然间仿佛起了一阵响声似的，粉红色的云片被冲开了，天空顿时开展起来。一轮朱红色的太阳接着从天际慢慢地爬上来，它一摇动，就好象发出了大的响声。它终于爬上了水面。在它的下面有一片红光承着它。它升高，红光也跟着伸长。它愈往上升，它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时间以后太阳已经离开了水面，而逐渐变小了。同时它的身体也渐渐由朱红色变成金红色。霎时间霞光布满了半个天，维护着这一轮金光灿烂的朝日；水面上也荡漾着无数道金光。天空中好象奏着一曲交响乐，一片响亮的曲调送进人们的耳里。

〔中国〕巴金《雾、雨、电》P.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象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层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光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 随笔选》P.17—1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海上看日出就不同了，光是东边天际色调的变化就够饱眼福的：

先是东方水天极处出现一条半圆形的海平线。由灰变白、变黄、变橙红、变桔红，将灰色的天幕与蓝色的海疆分割开来。那条桔红色的弧线逐渐扩展、深化，并放射出无数道金光来。光芒冉冉地向碧空中升腾，融融地朝海水里渗透，又将天和海“缝合”了起来，变成通红瓦亮的一片。象是盛开出半坡桃花。又象是燃起一片大火。使人不由地想起张羽煮沸过的海。

尽管大伙把两眼睁得大大的，连眼皮都不敢眨动一下。然而，还是无法弄清，那个伟大的发光体是怎么升腾起来的？简直象是从张羽煮沸的大海中抛出的一个大火球，那样的红，那样的

亮，同时，又是那样的柔和。颤巍巍地搁在金波浩荡的海面上。立刻，天空、大地、小船，以及船上的少年，都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中国〕岳长贵、李述宽《贼船》P.104，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8年版。

但是，我却看到了一次最雄伟、最瑰丽的日出景象。不过，那既不是在高山之巅，也不是在大海之滨，而是从国外向祖国飞翔的飞机飞临的万仞高空上。现在想起，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惊异。是在我没有一点准备、一丝预料的时刻，宇宙便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丰彩，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了。当飞机起飞时，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带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飞机不断向上飞翔，愈升愈高，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飞机好象唯恐惊醒人们的安眠，马达声特别轻柔，两翼非常平稳。这时间，那条红带，却慢慢在扩大，象一片红云了，象一片红海了。暗红色的光发亮了，它向天穹上展开，把夜空愈抬愈远，而且把它们映红了。下面呢？却还象苍莽的大陆一样，黑色无边。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你乍看上去，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可是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这线红得透亮，闪着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然后象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开始我很惊奇，不知这是什么？再一看，几个小片冲破云霞，密接起来，溶合起来，飞跃而出，原来是太阳出来了。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一眨眼

工夫，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窗玻璃红了，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宁静极了。整个宇宙就象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安静，充满清新、幸福之感。

〔中国〕刘白羽《日出》，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在猴子林清凉台两次看东方日出，第一次去迟了些，我只能为一片雄浑瑰丽的景色欢呼，内心洋溢着燃烧般的感情。第二次我才虔诚地默察它的出现，先是看到乌云镶边的衣裙，姗姗移动，然后太阳突然上升了，半圆形的，我不知道有多大，它的光辉立即四射开来，随着它的上升，它的颜色倏忽千变，朱红、橙黄、淡紫……，它是如此灿烂、透明，在它的照耀下万物为之增色，大地的一切也都苏醒了，可是它自己却在统体的光亮中逐渐隐着身子，和宇宙溶成一体。如果我不认识太阳，此时此景也会用这个称号去称赞它。

〔中国〕燕子《黄山小记》，选自《前线的颂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其时东方业已发白，德夫人、环翠坐了小轿，披了皮斗篷，——环翠本没有，是慧生不用借给他的。——慧生、老残步行，不远便到了日观峰亭子等日出。

看那东边天脚下已通红，一片朝霞，越过越明，见那地下冒出一个紫红色的太阳牙子出来。逸云指道：“你瞧！那地边上有一条明的，跟一条金丝一样的，相传那就是海水。”只说了两句话，那太阳已半轮出地了。只可恨地皮上面，有条黑云像带子一样横着，那太阳才出地，又钻进黑带子里去；再从黑带子里出来，轮脚已离了地，那一条金线也看不见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2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刹那间，海岛上空跳出一朵火焰般耀眼的云彩，接着，太阳冉冉升起，直至把它的利剑直刺海面，背阴的坡面上沉睡的植物开始苏醒。渔船的桅杆顶象是熔化的黄金，沿着船帆滚入水中，海水也燃烧起来。此时此刻，为欢庆渔船胜利归来而敲响的鼎钟该也是黄金做的吧！清脆响亮的钟声抑扬顿挫，仿佛随着滚滚海浪在回荡。喜庆的钟声就象人声鼎沸的狂欢节上的孩子们，你拥我推、蜂拥而至，盖过了大海的沉闷而沙哑的低语声和渔船刺耳的吱呀声，也盖过了单调的冷嗖嗖的风声。海风就象是盲人在辽阔的天宇吹拂着，找不到去路，最终扑撞在船帆上。

〔委内瑞拉〕罗·加列戈斯《显灵节》《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165，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朝 阳

天已大亮了，东山上已映着一片紫红色的朝霞。不一会，太阳爬出东山，办公处的屋脊上，已镶出淡黄的金边。麻雀在屋前树丛上喳喳叫，树枝已经发着幼芽了。

〔中国〕知侠《铁道游击队》P.3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新1版。

太阳因为有雾气的关系，显得不同寻常，好象一个人，有五官，能感觉；想要把它表现得恰当，总得用男性代名词才成。他现在的面目既是那样，再加上一片大地上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这就立刻叫我们明白了古代崇拜太阳的缘故。……这个光芒四射的物体简直就是一个活东西，有金黄的头发，有和蔼的目光，神采焕发，仿佛上帝，正在年富力强的当儿，看着下面包罗万象的世界，觉得那儿满是有趣味的事物。

〔英国〕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1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红 日

当一连部队顺着十八盘就要登上山顶时，广漠的云洋雾海正稳稳托出一轮红日。那红日好象是从炉火纯青的大熔炉里喷出的一个大火球，红艳艳溅着金花，暖烘烘散着温热；它好象是被软绵绵的白云擦拭过的，被清凌凌的雾水洗浴过的，亮莹莹没一点儿瑕疵，雾绰绰带着几分水汽；它又好象是一个滚动的通红的绵团，颤微微蹈云穿雾，忽悠悠向九天飞起。这喷礴跃升的红日啊，正以自己的万缕朝霞，驱走黑暗，布播着光明。早春的太行山麓，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更是分外的娇翠碧绿，远看去如茫茫的绿海碧波，近看时象绮丽的绒织锦绣。在山洼向阳处，一簇簇盛开的山桃花，红如火炬，点燃在万顷碧波之间。一只只小鸟，在山石上振着翅膀，任由温暖的阳光洗濯着美丽的羽毛。它用娇脆的声音，欢快地唱着歌，唱给这美丽的春天，唱给这光明的朝阳，也唱给这些英勇的征战者。

〔中国〕刘子成《在决战的日子里》P.229,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笼罩着天空的浓雾般的灰色蒸汽散了开来，太阳有如一个耀眼的圣龕终于在地平线上露出了它的脸庞，把地上雨后的积水变成了金色的液体，并将水面上火焰般的红光反射在房子的墙上。

〔西班牙〕伊巴涅斯《五月花》P.1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阳 光

不过，毕竟是十点钟了，太阳的热力已经烤透了这饱和着水分的铅色的大气层，现在人们就跟在炙热的铅板下边差不多。油

汗淫淫，满头满脸腻出来，可又立即塞住了毛孔。

死白色的沙滩也是热腾腾的。一脚下去，就有一股辛辣的气味直扑鼻孔。小摊上的食物全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细沙，手指摸上去总觉得不对劲儿。

〔中国〕茅盾《一个够程度的人》，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
P.767—7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闭上眼睛，是的，那他早已学会了。多少年来，他对付自己的内心生活就是用这个办法。在此秋天将尽的时节，尤其非闭上眼睛不可。淫雨连绵，下了三星期还没停。随后又是弥天的乌云，象一顶灰色帽子一般罩着瑞士的山谷，使它湿漉漉的打着寒噤。人的眼睛已经想不起阳光是怎么回事了。要在自己心中重新找到阳光的热力，你先得使周围变成漆黑，闭着眼睛，往下走到矿穴里，走到梦中的地道里。在那儿，你才能看到往日的太阳。但一个人爬在地底下垦掘过后，回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滚热，脊骨与膝盖都僵了，四肢也变形了，眼睛也花了，象夜晚出现的鸟似的。好几次，克利斯朵夫都从矿穴中取出辛辛苦苦提炼成的阳光，来温暖他冰冻的心。可是北方的梦境有火炉那样的热度。你在里头生活的时候当然不觉得，你爱那个沉闷的暖气，爱那个半明半暗的光，和装满你重甸甸的头脑的梦。一个人只能有什么爱什么，应当知足！……

克利斯朵夫迷迷糊糊坐在车厢的一角，出了阿尔卑斯的关塞，忽然看到明净的天空和流泻在山坡上的光明，觉得象做梦一般。黯淡的天色，半明半暗的日光，都被丢在关塞那一边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在欣喜之前觉得惊奇。直要相当的时间，他麻木的心灵才能慢慢的活动，突破那个把他幽闭的牢笼，从过去的阴影中探出头来。随着太阳的移动，柔和的光似乎伸出手臂把他搂抱了；于是他忘了过去的一切，目迷五色的陶醉了。

那是米兰周围的平原。蔚蓝的运河反映出明晃晃的白日，脉管似的支流在绒毛似的稻田中穿过。秋天的树木，瘦削而苗条，轮

廓分明、体态婀娜的躯干披戴着一簇簇赭红的绒毛。宛然是达·芬奇画上的山水。积雪的阿尔卑斯，光彩变得很柔和，气势雄伟的线条围绕着地平线，挂着橙黄、青黄、淡蓝的坠子。黄昏降在亚平宁山脉上。羊肠小径沿着嵯峨险峻的山峰蜿蜒而下，时而重复、时而交错的节奏，好似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舞蹈。——而突然之间，山坡底下吹来海水杂着橙树的气味。海，拉丁的海，闪烁颤动的光，几条小船落着帆，仿佛在海面上睡着了……

火车停在海边的一个渔村上。车守报告说，热那亚与比萨之间有一条隧道被大雨冲毁了；各班列车都迟到了好几小时。克利斯朵夫原来买着直达罗马的车票，却不象别的旅客那样抱怨这桩意外的事，反倒很高兴。他跳下月台，直向海边奔去。海把他迷住了，过了两小时，火车长啸一声重新开出的时候，他竟坐在一条小船里远远的对火车喊着再会了。在明晃晃的海上，明晃晃的夜里，他听任微波荡漾，把他催眠着，沿着小杉树环绕的海角漂去。他住在村子里，欣喜若狂的直待了五天。好似一个人在长期禁食之后狼吞虎咽一般，他所有的感官都忙着享受光明的盛宴……光明，你是世界的血，生命的河，你从我们的眼里、鼻孔里、嘴唇里，皮肤的所有的毛孔里渗入我们的肉体……啊，光明，对于生命比面包更重要的光明，——凡是看到你卸下了北方的面网而显得这样纯粹这样热烈的人，不禁要自问以前没有你的时候怎么能活的，同时也知道以后是永远少不了你了。

五天之中，克利斯朵夫被太阳灌醉了。五天之中，他生平第一次忘了自己是音乐家。心中的音乐都变了光明。空气，海洋，陆地：这是太阳的交响乐。而意大利是凭它了不起的聪明运用这个乐队的。别的民族只能描绘自然；意大利人却是跟自然合作，跟太阳一同描绘。色彩的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一切都会歌唱。路上的一堵红墙露出金色的隙缝，上面是两株浓荫匝地的杉树，四周是蓝得异样的天。一座大理石的梯子，雪白，陡峭，在粉红的墙中间直达一个蓝色的门面。五色杂陈的房屋；杏子，柠檬，佛手，都在橄榄树中发光……意大利的风景对感官是种强烈的刺

激；眼睛的享受色彩，好似舌头尝到了一颗水汪汪的香甜的果子。克利斯朵夫素来在灰暗的天地中过着禁欲生活，如今可不胜贪馋的吃着这餐筵席，给自己补偿一下了。他的丰富的生机一向受着环境压制，这一下才忽然觉得自己原来是需要享受的，便尽量抓着眼前的一切：色，香，味，人声、钟声、海声所合成的音乐，空气与光明的抚爱……克利斯朵夫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到了极乐的境界：即使偶尔惊醒过来，他也忙着把心中的快乐告诉他所遇到的人：告诉他的舟子，那眼睛锐利，戴着一顶威尼斯参议员式的红帽子的老渔翁；——告诉一个跟他同桌吃饭的米兰人，麻木不仁的家伙，吃着通心粉，骨碌碌的转动着奥赛罗式的眼睛，恶狠狠的射着怒火；——告诉饭店里的侍者，托盘的时候低着头，弯着胳膊，伛着胸部，好似贝尼尼画上的天使；——告诉一个年轻的圣·约翰，对人瞟着极有风情的眼色在路上行乞，拿一个带着绿梗的橙子作为献礼。克利斯朵夫也跟那些低着脑袋，断断续续哼着一支永远没有完的，鼻音极重的歌的车夫打招呼；他骇然发觉自己竟唱起《乡村骑士》来了！他把旅行的目的完全忘了，忘了他急于要到目的地跟葛拉齐亚相会的事……

是的，他把一切都忘了，直到那心爱的倩影重新浮现的那一天。怎么浮现的呢？是路上遇到的一道目光引起来的，还是一种沉着而带着歌唱调子的声音引起的？他根本想不起。可是到了一个时间，他四周所有的景物，在密布橄榄树林的小山上，强烈的阳光与浓厚的阴影交错着的亚平宁山脉的高脊上，在橙树林中，在海风中，都有女朋友那副光彩四射的笑容。空气中无数的眼睛似乎都是葛拉齐亚的眼睛。她在这块土地上含苞欲放，好似蔷薇树上的一朵蔷薇。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四）P.207—2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烈 日

烈日当空。道路两旁，成熟的谷物在炎热下弯着腰，低着头。蚱蜢多得象草叶，在小麦和黑麦地里，在岸边的苇草丛中，四处都发出微弱而嘈杂的鸣声。

在这酷热的天空下，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天色蔚蓝耀眼，带着那种即将变成火红的橙黄，就象金属过于挨近炉火时一样。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 漂亮朋友》P.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斜 阳

西斜的红日，在云隙中移动，它似乎不忍心瞩望这被敌人丢下的血体，又不愿即刻离去，时而出现时而掩进白灰色的积云块里。它那冬天特有的火红柔和的光泽，从云隙中射出来，倾泻在烈士的遗体上，斑斑滴滴的鲜血，放出灿烂的光辉！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455，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残 阳

这是薄暮时候了，天上一团团棉絮似的白云，已渐渐化成了褐色，火一般的太阳，也在半小时前走上了它的末路，只剩四分之一不到的躯体，还逗留在地平线的上面，从西北那边发出一些暗红色的光华来，使空气里的热度，一时无法再降低下去。

〔中国〕秦瘦鸥《秋海棠》P.106，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夕 阳

夕阳的光线，差不多和牧场平行，在一大片大地上散出一层花粉似的光辉。虽然到处都是阳光辉煌，但是在树阴和篱影下面，却能看见轻淡和兰色暮蔼。太阳既是和大地非常接近，一片草原又非常平坦，因此克莱和苔丝的影子，就在他们面前伸出去有四分之一哩地那么远，看来好象两个很长的手指头，遥遥指着前面一片跟谷边坡陀相连的平芜尽处。

〔英国〕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266—2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他们眼前，一切一切，都在绝对的平面上。夕阳正落在地平线上，从平铺在淡碧柔和的天空下面那些一层一层红铜色和紫丁香色的云彩之间散出了光线。所有地上那些背着太阳、露着隐面发暗的东西，全有一种紫色的暮蔼笼罩着，同时一群一群嚶嚶啜泣的蝶虫，衬着暮霭，放出亮光，像火星儿一般，往上飞起，各处翻舞。

〔英国〕哈代《还乡》P.2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天上没有一丝云影，太阳在清澈、镀了金似的天空往下坠落。正当那通红的圆盘底边紧靠着地平线，停歇在高处的田野上时，一个大黑影突然之间显现在太阳的表面。我们忽地站了起来，竭尽全力地引目望去。很快我们就弄清了那是什么。在某个高地的农场上，有人把一把犁留下插在田里。太阳正好在它后面下沉。水平的落日光越过一段距离把它放大了，突现在太阳上，而且恰好在圆盘之内；犁把、犁尖和犁头——在那熔铁似的红色背景上乌黑乌黑的。就在那里，放大了许多倍，成了画在太阳上的一幅图画。

就在我们悄悄地谈论着的时候，奇景消逝了；圆球往下沉，

往下沉，直到通红的圆顶沉入地下。我们下面的田野一片昏暗，天空变得灰白起来，而那把被遗忘的犁，在大草原上某个地方，回复到它原来渺小的形态。

【美国】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32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太阳已经偏西了。它从山的那一边拖曳着长长的、依恋的影子，仿佛不想让这有意义的日子随便过去似地。地面上的沙石、山川，这时似也开始松弛它一整天的重负，阵阵散发出白天的热气来，

.....

天边尽给夕阳的余晖烧红了，红得象火，亮得象金。顷刻间，一层层地加浓，已酿成深红的一片。

【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上) P.297，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

落 日

太阳已落在山背后，余晖染红了耸入云端的山峰及山顶上那些黑郁郁的树林。山下慢慢地变得阴暗了，暮霭弥漫着深邃的山管。

【中国】李乔《破晓的山野》P.2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隔着一丛晃动着的芨芨草望去，地尽头的那盘落日简直就象是一个浓红的木瓣子车轮，这时它下沉得快了起来，象剪了贴在西天上的一块圆圆的红纸。草滩上风儿拂着快要融尽的初雪，扬起来一些依稀的白雾。

.....

红轮子般的残阳已经贴上了大地的地平线，真象个不圆不均匀的勒勒车轮子呢，乔玛想着他觉得自己把太阳比成轮子，这事有些不祥。

落日象一团浓稠的红液，粘着动着，可是滴不下来。它微微悸动着，从草原上收敛着灼烤了一日的暑热。远近的草滩、毡房和四散吃草的马群都开始变得黯淡下来了。

.....

红日颤抖得不再象个圆轮子了；它变成软软塌塌的一块，一下下地粘着地尽头的山影。这时，成束成束的柔柔的黄色霞光朝草原撒过来了，已经快要融尽的初冬的第一层雪上开始微微泛红。

〔中国〕张承志《亮雪》，选自《奔驰的美神》P.230，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还没有闪电。只是那隆隆然像载重汽车驶过似的雷声不时响动。天空张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直西的天角像是破了一个洞，露出小小的一块紫云。夕阳的仓皇的面孔在这紫云后边向下没落。

〔中国〕茅盾《子夜》P.3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海伦轻柔地抚摸着斯丹尼斯诺的手，她引着他穿过花园来到水池子。他们两个都换了浴衣。温度降低了，风开始吹来。空中散发着玫瑰花、夹竹挑和松树的香味。亭子上的石头动物处于阴影之中。

他们手牵着手，无声地站在水池子边，观望落日。喷泉关了，一片寂静。头顶天空鲜红如血，落日象个火球在地平线上燃烧。更下面处，一叶扁舟飘在海湾水面上。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P.44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落日的余辉映在水面上，把这片宽广的河水变成一面五光十色的国旗，旗面上一道道金色的，紫色的，红色的条纹闪闪发光，光剩下仙岛沿岸的树木反映在阴暗而平静的水面上的倒影了。

〔美国〕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2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太阳快要下山了，一大片黄色的光照亮了最后几棵白杨树，照亮了松树的树干。松针黑油油地耸立着，岩石上闪烁着迷幻的光彩。在这片落日余辉里，她马头旁的那个印第安人不知疲倦地快步走着，他的深色毛毯飘动着，他的光腿在那片强大的亮光照射下闪着异样的、红润的光彩。在他飘拂的黑色长发上，那顶古怪地装饰着花朵和羽毛的草帽也闪闪发光。

奇妙的光从山头上消失了，整个世界昏暗下来，一股寒气自天而降。空中，半轮明月正在西天的亮光对照下挣扎出来。从陡峭的石头山坡上落下巨大的黑影，溪水滚滚地流动。

〔英国〕戴·赫·劳伦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P.308—30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落日象血一般地鲜红；一道宽广的耀眼的光波，在水上闪闪跳动，从海洋的边际一直伸展到小艇的周围。

风完全静止了；水浪也平静下去；帆叶在晚霞中染成通红，无声无息地飘着。无际的沉寂笼罩了整个空间，在大自然的交合中，一切都静默了；这时候，大海在天空下袒露出它光润起伏的胸腹，等候那火一般热烈的情郎投入到她的怀中。太阳被爱情的欲望燃烧着，急忙扑下身去。终于他们合并在一起，大海逐渐把太阳吞没了。

这时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黄昏是短促的；夜色展开了，星光满天。拉斯蒂克老爹荡着双桨；他们看见海面发出点点磷火。约娜和子爵并肩凝视着被小

艇抛在身后的荡漾的点点波光。他们几乎什么都不想，茫然默视，在一种舒适甜蜜的境界里欣赏着夜色。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 漂亮朋友》P.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太阳忽然西沉，一片风光绮丽，景色迷人的谷地一直延伸到视线所及的远方。太阳最后一次把它那金色的光网抛撒在谷地的底部，被浓绿的树林覆盖着的远山、稻田、碧波粼粼的河水、小小的木桥、还有那郁郁葱葱的梨树林，统统都罩在了晚霞织成的金色罗网之中。晚风徐徐吹动，好象它那轻缓甜蜜的呼吸也被罩在网下，连夏姆的脸上也感到那彩色网线的轻软柔和，好象这金色的光网正从他的脸上向西边滑落。太阳象网住一片斑斓的鱼群一样，把整个河谷的一片金光和全部美景尽收网中，现在它正把这一切向西边拖去。光网从山峰上向下收缩，从密林的上端向铺缀在秀丽的河谷上的稻田移动，光网后面是不断扩大的沉沉暮色。夏姆心想，一个人哪里有这样大的权利垄断一片谷地内全部美景并在离开时把它们全带走呢？他真想在西边太阳沉没的地方，沿着地平线修筑一条长堤，拦住这向天边流去的美景。让日落前最后一刻的无比艳丽和妩媚的景色永远留住。然而西沉的落日对他那天真幼稚的幻想却付之一笑，过了几分钟，淡淡的暮色便笼罩了整个河谷地带，只有西边的天际留下一抹红霞，那是光网的边沿。夏姆骑的那头骡子颈上的鬃毛刚才还象红火一样在闪动，这时已变成了一条十分难看的干枯的毛织绷带。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失败》P.1，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六、星 月

月 色

天色又开朗了，四周突然亮起来，月亮冲出了云团，把云抛在后面，直往浩大的蓝空走去。湖心亭和弯曲的石桥显明地横在前面，被月光把它们的影子投在水面上，好像在画图里一般。左边是梅林，花已经谢了，枯枝带着余香骄傲地立在冷月下，还投了一些横斜的影子在水面。右边是一片斜坡，稀疏地种了几株柳树，靠外筑了一个小堤，把湖水圈了一段在里面作一个小池，堤身也有一个桥洞似的小孔，以便外面的湖水流进来。

〔中国〕巴金《家》P.1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越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柳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象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象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

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象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中国〕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59，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在她回家路过菲尔赫德的时候，美好的月色招引了她的眼目，使她停下步来。大树和邸宅静穆地屹立在夜空和明澈的满月下面，珍珠似的苍白色镶着那座大厦，四周尽是柔美、暗棕色的百花，深绿色的阴影罩在它那戴着橡树花冠似的屋顶上。屋前那条宽阔的铺道也是苍白色的，它闪闪发光，仿佛有什么魔力把那黝黑的花岗石变成了光闪夺目的大理石。在那片泻着水银的地上，映着两个黑影，轮廓鲜明，分明是两个人。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239—2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月 光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象笼罩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情影，却又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

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中国〕朱自清《荷塘月色》，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65，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他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又把笔放下，无聊地抬起头望着电灯。电灯完全收敛了它的亮光，灯泡里只剩下一圈红丝，连红丝也在逐渐褪色，终于淡到什么也没有了。清油灯在方桌上孤寂地发亮，照不明整个房间。月光趁机爬进屋里。没有灯光的内房里黑地板上全是树影和窗帷影子，外屋里到处都有月光。

〔中国〕巴金《秋》P.7，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皓 月

四围都静寂了。太阳也收敛了它最后的光芒。炎热的空气中开始有了凉意。微风掠过了万顷烟波。船象一只大鱼在这汪洋的海上游泳。突然间，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它给人们的印象，要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P.1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月轮升上来，草梢上立刻铺了一层银粉。仰头看月，月是圆

的，那么晶亮的、饱满的一轮；低头看月，月是散的，把它那清辉洒向漫漫草地，垒垒丘陵。赏月但看天上，只是使你神莹气清，若遍观苍茫大地，则汤汤来潮，缕缕生烟，月华堕地则更气象万千了。

〔中国〕张长弓《漠南魂》P.157，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皎 月

月，凝冻在夜空。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刚用雪擦过，连蟾宫的虚影也擦去了。夜空澄净。澄净得异常，令人感觉到潜伏着某种不祥，仿佛大自然正暗暗汇集威慑无比的破坏力量。偶尔，纱绢一样的薄云从夜空疾迅掠过，云影在苍茫的雪原上匆忙地追随着。稀寥的星怯视着大地。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出畏惧，屏息敛气。没有风。伸出雪面的蒿草的枯叶，树木细弱的秃枝，都是静止的。荒原紧张地沉寂着。驼峰山两峰之间的山沟里，狼嗥声不绝，引起近处村子里阵阵狗吠。狗吠声过后，愈加沉寂。这种凛峻的沉寂，是北大荒暴风雪前虚伪的征兆。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选自《中篇小说选》P.3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我走到门旁，打开了它。天色晴朗如洗，落在公路上的那束月光，一直延伸到我们屋里，仿佛花园就在期待我们打开门扉，——花儿的夜香，紫罗兰、木犀和玫瑰的甜香，猛烈地冲进房间，一刹那就溢满了它。……

月儿越来越皎洁，使我们看清了花园里长长的幽径。低垂的花枝立在幽径的两侧；叶儿映出灰蒙蒙的银光；日里五彩缤纷的花蕾，此时闪烁着淡淡的色彩，是那样缥缈，那样的温柔。月光和夜色夺走了色彩的全部魅力，可是芳香却比日间更浓郁，更

香甜。

〔德〕雷马克《三伙伴》P.275，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明 月

正在开花的苹果树遮盖着她的身子。透过那茂密的树枝，她仰望着清澈的蓝天，天上正悬挂着一轮明月。

月光透过苹果树的花叶，在仰卧着的卡捷琳娜·里沃芙娜的面庞上和她整个身躯上，照射出许多最奇妙的明亮的斑点。空中静悄悄的，只有一缕和煦的清风在拂动睡意朦胧的树叶，把草木花朵的清香送到四面八方。这里洋溢着令人心疲的气氛，促人懒惰、温存，充满模糊的希望。

.....

美妙的夜晚啊！宁静、光亮、清香，适度的、令人振奋的温暖。花园后面，远方山谷的那边不知是谁在引吭高歌；篱笆下面茂密的稠李丛中夜莺在大声地婉转啼鸣；高杆笼中的鹌鹑正睡眼惺忪地唠唠叨叨；疲惫的马儿在马厩墙内叹息，而一群愉快的狗却在花园篱笆外面的牧场上轻轻地奔跑，消失在几家破败不堪的老盐铺的杂乱的黑影之中。

卡捷琳娜·里沃芙娜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望着花园里长得高高的野草。野草和月亮光在嬉戏，花和树叶把月亮光粉碎了，使它变成了一些明亮的、玲珑剔透的斑点。正是这些斑斑点点，给所有的野草涂上了一层金色，在草上闪动、颤抖，好象一群机灵的火红色的蝴蝶，或者好象所有的野草在树下织成了一张月光网，在左右摇晃。

〔俄国〕列斯科夫《麦克白夫人》P.21—22，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带晕的月亮升起来了。白天气候很干燥，到了夜晚，在溶溶

的月光下，空气变得湿润了一些，似乎飘起了一层白雾。大人们暗暗地发愁，说是月亮起了晕，雾又这么大，是持续干旱的征兆，不过眼前的月色倒是挺美的。

月光溶化的灰蒙蒙的雾气中，柔和的月影遍投在山麓的树顶上、虎岩洞峥嵘的峭壁上、阴森幽暗的石底上。

在乳白色的月晕下面，那被贫穷压歪了的屋檐，袅袅飘出一缕阴郁的灯烟的圆木房的小窗口，都显得非常美丽。杏花山沉浸在月光中，整日被晒得汗卤斑斑的地垄，不知隐藏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一片岑寂和微妙的夜的气氛。

〔朝鲜〕《血海》P.165，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月 牙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月牙，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过来穿过去，象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极快的又掉到暗处去。我越可怜妈妈，便越爱这个月牙，因为看着它，使我心中痛快一点。它在夏天更可爱，它老有那么点凉气，象一条冰似的。我爱它给地上那点小影子，一会儿就没了；迷迷忽忽的不甚清楚，及至影子没了，地上就特别的黑，星也特别的亮，花也特别的香——我们的邻居有许多花木，那棵高高的洋槐总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象一层雪似的。

〔中国〕老舍《月牙儿》，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73，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我敢在院中走了，一个春天的月牙在天上挂着。我看出它的美来。天是暗蓝的，没有一点云。那个月牙清亮而温柔，把一些软光儿轻轻送到柳枝上。院中有点小风，带着南边的花香，把柳条的影子吹到墙角有光的地方来，又吹到无光的地方去；光不强，影儿不重，风微微的吹，都是温柔，什么都有点睡意，可

又要轻软的活动着。月牙下边，柳梢上面，有一对星好象微笑的仙女的眼，逗着那歪歪的月牙和那轻摆的柳枝。墙那边有棵什么树，开满了白花，月的微光把这团雪照成一半儿白亮，一半儿略带点灰影，显出难以想到的纯净。

〔中国〕老舍《月牙儿》，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8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一弯昏黄的月牙，悄悄地悬挂在西山顶上墨蓝色的天空里。也许是因为月初，它并没有几分光辉，大地和山影，依然是黑沉沉、暗淡地，只给拥挤在它周围的几块怪物状的黑云，镶抹上了刺眼的黄边。倒象是一个张开大口、露出獠牙、要吞掉这月亮的魔怪的影子。啊，它正蹲在山尖子上，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这无声的山谷。

.....

西天上那块怪影状的黑云，把金黄的月牙全部吞没了。山野更加沉黑、暗淡下来。但是，月亮却从怪云的后面，把它昏黄的光，洒落给遥远的雪山的峰顶，在那里展现了一个金色的世界。

〔中国〕贾非《冰雪摇篮》P.53、P.5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雪 月

前几天的宿雪还没消融，映着月光，白皑皑的照得聚义厅前那片广场如同白昼一般；夜来的朔风又把这满地的残雪吹冻了，踏上去只是簌簌地作响。……半轮冷月在几片稀松的冻云中间浮动，象是大相国寺的鲁智深手下的破落户泼皮涎着半边脸笑人。几点疏星远远地躲在天角，也在对林冲映眼睛。

〔中国〕茅盾《豹子头林冲》，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1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寒 月

……最先就绝了人声，接着是陆续的熄了灯火，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云，仿佛有谁将粉笔洗在笔洗里似的摇曳。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象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

〔中国〕鲁迅《月光》，选自《呐喊》P.1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星 辰

山下面的人家都燃着灯，但大半被树木遮住了，只有星点似的光送到我的眼里来。一层薄雾盖着它们，不，不仅罩着这些灯火，并且还罩着山下面静静的街市。

晴朗的天空中除了半圆月外，还稀疏地点缀了一些星星。在这房屋的正对面，闪烁着猎户星座的七颗明星；挂在四个角下方的猎户甲星，就是那较大的一颗，只有它在这无云的蓝空里放射着红光。远远地在天际是那一片海，白蒙蒙地在冷月下面发光。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P.16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夜色给大海罩上的那层黑纱，渐渐地变淡了，好似被激荡的海水冲洗得褪了颜色。

满天繁星也稀疏了，稀得几乎可以数得过来。那些星星都哪去了呢？哦，大概都钻进海里洗澡去了吧？你看，天空开始变暗，变蓝。海面却变白、变亮，而且泛起一层泡沫，闪烁出一片

银光，象是一匹其长无比的缎带。哟，星星也喜欢大海呀！

只有那颗报晨的启明星还在遥远的天际挂着，灿烂夺目。四周环绕着无边无际的柔软的光辉。

〔中国〕岳长贵、李述宽《贼船》P.98，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市场街寂然无声，还没有醒来呢。煤气灯摇曳闪烁。店家黑黑的百叶窗用铁杆闩上了。凉快的微风不断吹来。菲谢尔森博士抬头望望天。黑沉沉的天穹布满了繁星——有绿星，有红星，有黄星，有蓝星；有大星星，小星星，眨眼的星和一眼不眨的星。有些星星簇拥在一起，成为密密的一大群，有些星星却是孤零零的。……那无数的恒星在无边无际的太空里、在它们预定的轨道上继续运行。彗星、行星、卫星、小行星始终绕着那些发光的中心在打转。在宇宙的急剧的动荡中，有些世界诞生了，有些世界消亡了。在那星云的动乱中，原始的物质形成了。不时有一颗星星挣脱出来，横扫过天空，留下火似的一条痕迹。

〔美〕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P.2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七、晨 光

凌 晨

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得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P.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0月北京第2版。

在一个早晨，天还没有大亮，东方才开始发白，黑色的天空渐渐在褪色，空气里还充满着夜的香气，两个青年的脚步声在润湿的草地上微微响着。

〔中国〕巴金《雾·雨·电》P.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晨光来临了，东方现出了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接着，黎明的玫瑰色彩，天空的种种奇妙的颜色，全显现出来了，野草和菖蒲原先黑森森的，这时也显出了一片油油的绿光。

〔美〕德莱塞《黑人杰夫》《暴风雪》P.5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黄昏，三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在月光下疾驶。路标在苍白的光线下，显得暗淡。绿洲内锥形丘陵向身旁投下长长的阴影，除汽车马达声音之外，四周一片寂静。

车队把绿洲扔在背后，在通向沙海的丘陵上向下开去，在汽车的颠簸震动下，阿里疲惫的身体渐渐松散了。睡神象大氅一般罩盖了他的脑海，种种思虑的漩涡开始向他涌来。直到车子停住，他睁开眼睛一看，才发现东方已经吐白，晨光取代了月光。

汽车出发了，又一次卷起砾石、沙粒，飞驰在开阔、空旷的地面上。晨光慢慢地在扩散，一轮红日带着柔和的霞光从地平线升起，升向天幕中心。汽车越开越快，三位军官将计速表弃置脑后，仿佛没看见似的。

路途老是那么漫长和腻味，终于在天地相连的空疏而平坦的地平线尽头，露出一个暗淡朦胧的阴影，它被晨雾裹着，很难分辨清楚是什么。

地面坎坷不平，汽车爬上翻下，那阴影时隐时现，简直象是海市蜃楼，刚一显现就隐没了。几双眼睛都急切地盯着阴影，几颗心灵都在欢快地跳动。

阴影的轮廓终于清楚了，金字塔巍然矗立在地平线上。那后面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上面罩着一层雾霭，参差散落着房屋和树木的影子，显得很模糊。

〔埃及〕优素福·西巴伊《回来吧，我的心》P.427,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破 晓

天边渐渐地亮起来，好象谁在淡青色的天畔抹上了一层粉红色，在粉红色下面隐藏着无数道金光。忽然间仿佛起了一阵响声

似的，粉红色的云片被冲开了，天空顿时开展起来。一轮朱红色的太阳接着从天际慢慢地爬上来，它一摇动，就好象发出了大的响声。它终于爬上了水面。在它的下面有一片红光承着它。它升高，红光也跟着伸长。它愈往上升，它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时间以后太阳已经离开了水面，而逐渐变小了。同时它的身体也渐渐由朱红色变为金红色。霎时间霞光布满了半个天，维护着这一轮金光灿烂的朝日；水面上也荡漾着无数道金光。天空中好象奏着一曲交响乐，一片响亮的曲调送进人们的耳里。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 第四卷《雾·雨·电》《雾》P.13—14。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太阳出来了。离远远的树丛望去，太阳象一只闪金翅的火鸟，扑闪闪跳跃过来。河岸，田野，村庄，满哪儿罩上了一层橘红色。丁万红觉得，自己也是满脸红光，两只眼睛，也好像两个小太阳，看什么东西都光泽爱人。小河边一棵棵白桦树的暗影，也亮得象溜溜圆的水银柱子。

河湾那溜青草地上，草尖儿挑着露珠点子，密得象韭菜花，一片白汪汪、水玲玲的。一夜工夫，河水更清了浅了，浅得听不见一点声音；只见阳光里波纹粼粼，忽隐忽现。……坡岸那边，一簇矮矮的山楂树那儿，不时传来斑鸠的叫声，咕咕！咕咕！那里雾罩罩的，声音听起来也低低沉沉。远处，不知谁家鸡打鸣了，刹时彼应此和，啼声喔喔，一处比一处叫的更响，更欢。

〔中国〕安危《我爱松花江》P.194。 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黎 明

大江上果真已是霞光万道；黎明来到了长江上。

在轮船的尾柱后边，一轮鲜红的太阳，浮上了江面。太阳好

象刚刚在浩瀚的江水里梳洗过，分外明洁！分外新鲜！

两岸立即显露出夏季浓郁的色彩：金黄的稻谷、碧绿的草野和深一丛、浅一丛的竹林，凡有村庄的地方，便有葱笼的树木掩映着。

空气里有一种夏季特有的香味；稻谷的芳香中，带有各种植物成熟时放散出的异香。

太阳好象舍不得离开江水，在江波上不停地起伏着，最后，仿佛用力向上弹跳了一下，便向一碧如洗的高天升腾上去了……

〔中国〕洪洋《长江的黎明》P.158,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拉斯卡快活地顺着小路奔跑，列文迈着迅速而轻快的步子紧跟在后面，不住地观望天色。他希望在他没有到达沼地之前，太阳不要出来。但是太阳却不迟延。月亮，在他刚出门的时候还放射着光辉，现在却只像一块水银似的闪着光；原先令人非常注目的远处黎明的粉红色的闪光，现在要细细找寻才能发现；原先遥远田野上的模糊不清的斑点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是一捆捆的黑麦。太阳出来以前还看不见的、那已经授了花粉的高大而芳香的苕麻上的露珠，沾湿了列文的腿和大半截外套。在清晨的显著的静寂中连最轻微的声音也听得见。一只蜜蜂打列文的耳边飞过去，呼啸着像一颗子弹。他仔细观看，看见还有第二只、第三只。它们由养蜂场的篱笆后面飞出来，飞过苕麻田，在沼地那边消失了踪影。羊肠小径一直通到沼地。沼地可以从上面升起的雾气辨认出来，有的地方雾浓些，有的地方雾淡些，因此芦苇和柳树树林看起来仿佛是在云雾中摇曳的岛屿。在沼地边上和大路上，躺着夜里收放马群的小伙子和农民们，身上盖着衣服，黎明时全都睡着了，离他们不远，有三匹脚拴在一起的马在走来走去。有一匹把脚镣弄得咣啷作响。拉斯卡在它主人旁边走着，恳求让它跑到前面去观察一番。列文走过睡着的农民们身边，到了头一处苇塘的时候，检查了一下枪上的信管筒，放了猎狗。有一匹饲养得肥壮光滑的三岁口的栗色马，一看见猎狗就惊了，撅着尾巴

喷着鼻子。其余的马也惊了，拴在一起的脚步淌过塘水，蹄子打浓泥浆里拔出来，哗啦哗啦地响着，挣扎着跳出泥塘。拉斯卡站住不动了，带着讥笑的神情盯着马群，讯问似地望望列文。列文拍拍拉斯卡，吹了一声口哨，作为它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的信号。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 P.864—8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黎明时分，雨停了。街上瓦斯灯摇曳不定的光芒映照在石子路的积水中，犹如一道道血红的溪流。瓦屋顶凹凸不平的线条渐渐地在灰色空间的背景上显现出来。……

远处，从巴伦西亚开出的那些早班火车的汽笛声驱走了清晨的宁静，显得格外响亮。钟楼里的钟声呼唤着人们去做早弥撒。那钟声，有的象老妇的嘶哑嗓音，有的象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的结结巴巴的讲话声。屋顶上震颤着雄鸡挑战似的尖厉的晨鸣，此起彼伏，遥相呼应。

潮湿的、冷清的街道上，最初行人的脚步发出奇怪的响声。人们依然沉浸在恬静梦幻的最后欢乐之中，他们的呼吸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透了出来。

天空渐渐泛出了鱼肚白，仿佛无数片薄纱一块块地撕裂开来，在晨光前伸展着。一道灰白的寒光射进了十字路口，甚至照到了最僻静的角落。城市苍白的轮廓从阴影里渐渐显现出来，似乎象幻灯缓慢映出的、浓淡相宜的风景画。被雷阵雨浇湿了的房屋的轮廓也显现出来了，屋顶象镜子般闪闪发亮，屋檐上滴落着最后的几滴水珠，林荫道上单调的、光秃秃的象扫帚一样的树木摇晃着冬日的枝杈，长满藓苔的树杆散发着潮气。

〔西班牙〕伊巴涅斯《五月花》P.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海岛上的黎明来得特别早。林健青起来，推开窗扉，发觉整个海岛为一层棉絮似的薄雾所包围；这层薄雾在慢慢地消散，而灿烂的阳光也慢慢地照射出来。这是一个奇景，他以前从未看

过，所以，他倚着窗栏，津津有味地注视着雾的消散和阳光的照射。十几分钟后，薄雾全消散了，海上一片晴朗，海水是浅蓝色的，清得近于透明，偶有海风吹过，海水便粼粼发光，大海盛的好象不是海水，而是灿烂的阳光了。

〔马来西亚〕黄崖《迷濛的海峡》P.79,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他双肘支在膝头上，似乎是睡了一段时间。当他突然睁开眼睛时，天，不知于何时已经接近黎明，四周呈暗灰色。星辰并没有隐去，只是稀落了一些。天空现出淡淡的蓝色。他把这当作渗透着慈爱的颜色。山麓的雾霭已经散去，可以望得见山麓上村村落落中的稀落的电灯光亮。可以看得见米子的灯光了，遥遥望去也可以看得见位于夜见滨尖端处的境港的灯光。隔了一些时间，那不时地闪烁着强光的地方，无疑是美保关灯塔了。如一池湖水似的中海，因为处于山影之下，仍然是昏暗不清；但外海海面却已显出了灰色。

黎明时分景物的变化异常迅速。片刻过后当他回身仰望时，金黄色的曙光已经从山顶那面生机盎然地升了起来。它渐渐地浓艳起来。忽又淡薄下去。于是四周忽然一下子明亮了。芭茅草比平面上的短些，并且到处有野当归挺立。顶着花顶的野当归，这里一根那里一根，星星点点地从近处伸向远方，此外杂在芭茅草中还开放着败酱、地榆、萱草、山葡萄等等。小鸟儿叫着，象抛起的石子一样画着弧线在上面飞过，忽又潜入茅草里。

由中海的彼岸伸进到海里的群峰峰顶露出颜色时，美保关的白色灯塔也就披上阳光，清晰地浮现出来了。工夫不大，阳光照射到中海的大根岛上。它象红色扇蛭鱼爬伏在那里一样，大而平坦。各村庄的电灯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到处开始升起了缕缕炊烟。然而山麓处的村庄依然处于山影之下，反而比远处更暗更阴沉。谦作此时突然发现，在方才自己观赏的景色里，就有自己如今所在大山的清晰投影。这阴影的轮廓从中海登上了陆地，于是米子街一下子明亮起来了。这才使他察觉到那影儿恰象双手倒拽

拖网一般，不停止地移了过来。这也颇似云影舔过地面一般。能够在平地上直接观赏到中国地方第一高山的具有鲜明轮廓、有力线条的山影，这确是罕见之事。谦作从这里得到了某种感受。

〔日本〕志贺直哉《暗夜行路》P.39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清 晨

早春的清晨，汤河上的庄稼人还没睡醒以前，因为终南山里普遍开始解冻，可以听见汤河涨水的呜呜声。在河的两岸，在下堡村、黄堡镇和北原边上的马家堡、葛家堡，在苍苍茫茫的稻地野滩的草棚院里，雄鸡的啼声互相呼应着。在大平原的道路上听起来，河水声和鸡啼声是那么幽雅，更加渲染出这黎明的宁静。

空气是这样的清香，使人胸脯里感到分外凉爽、舒畅。

繁星一批接着一批，从浮着云片的蓝天上消失了，独独留下农历正月底残余的下弦月。在太阳从黄堡镇那边的东原上升起来以前，东方首先发出了鱼肚白。接着，霞光辉映着朵朵的云片，辉映着终南山还没消雪的奇形怪状的巅峰。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在刚锄过草的麦苗上，在稻地里复种的青稞绿叶上，在河边、路旁和渠岸刚刚发着嫩芽尖的春草上，露珠摇摇欲坠地闪着光了。

〔中国〕柳 青《创业史》（第一部）P.27，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年版。

时光在战火中匆匆溜走。

秋天，又一个秋天——庄户人家的黄金季节来到了。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早。一只红尾巴公鸡，站在村边的一个高高的土堆上，伸着长长的脖子喔喔地啼叫着。东方，天地相连的地方，一幅金黄的云幕，正在徐徐拉开，万道曙光好象一把巨大的透明的金扫帚，把天地间的黑暗、昏沉一扫而光，使大地反射出又新又美又悦人的色泽。

挂在西天的半轮明月，在完成了它那照明引路的使命以后，带着子弟兵们的征尘下山去了，只把其笑眼的余辉留在天边上。就在这时一轮光耀大地热洒人间的旭日，驱散了夜间的寒凉，带着历史的重任，带着人民的希望，正从那万紫千红的东方冉冉升起……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第三卷P.13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清晨：风急雨骤，黑云压城。夜里下了不少雨，路上出现一个个很大的积水潭，阴沟都告泛滥。即将来临的白天在空中隐约透出的微明，非但不能缓和、反而加剧阴郁的气氛；昏暗的曙色适足以把路灯提供的亮光也衬得朦朦胧胧，而没有给潮湿的屋顶和凄凉的街道抹上任何较为温暖或明朗的色彩。在伦敦的这一地区似乎还没有人起床，因为房屋的窗户都紧闭着，他们经过的街巷无不是静悄悄、空荡荡的。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18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早 晨

街上清静，没有别的行人。全是石板铺的窄路。青草在路边石板缝里生长。阳光染黄了半段墙头。几株龙眼树从旧院子里伸出头来。空气中充满了早晨的香气。

〔中国〕巴金《雾·雨·电》P.3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早晨多么好，这六月的清新的早晨！昨夜的一场狂风暴雨，消尽了喀尔嘎上空的积云冷雾，天空晴朗朗的，万里无云，象莹莹碧玉那么润洁，象静静湖水那么蔚蓝，象无边的明镜被雨水

洗过，“纤尘不染”这四个字，用到这儿是再准确、再恰当不过的了！放眼望北坡，还带着雨珠的青草一片翠绿、一片鲜绿，简直绿得耀眼，使人望着它，眼睛就不愿离开。青草不光是绿遍了天涯，还绿透了牧人的心啊！往东边杨树林那里看，葱葱郁郁，满眼葱茏，钻天杨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繁茂起来，挺拔的枝叶映衬在天幕上，给澄碧的长空增加了无限色彩，而它自己也愈发风姿绰约，秀丽、清幽。杨树林那一边的小河是看不见的，由于市声的喧哗，当然也听不见那淙淙淅淅的流水，但牧人们在心里看得见它，也听得见它，它那清澈可爱的溪流，溪流中迅速游动的小鱼，是那样地有着吸引力……

〔中国〕张长弓《漠南魂》P.401，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当初升的太阳把它那平直的线投射到水面上来的时候，薄薄的一层雾气，要不就是一层瘴气，也随着太阳一块儿升起来，跟着又散开了。无论怎么样，这点光亮既不能给暗淡的河水增添一点生气，也不能把河水象是无底的深度映照出来。许许多多道貌岸然的乌龟从水里爬出来，栖息在河里漂着的老木桩上，它们的脊背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在全城的居民里，它们是头一拨开始工作的。

不过，工夫不大，城里的烟囱就开始冒出烟来。在那几位工程师还没吃完早点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七八个孩子跟大人仔细观察的对象，这七八个孩子跟大人踮踮地走进了帐篷，懒懒散散地东张西望，每个人都把手插在口袋里。

〔美国〕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16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晨 曦

这会儿是二月中旬，因此，到了六点钟，黎明才开始悄悄地

赶上黑夜，一道灰蒙蒙的光线穿过棕褐色的朦胧天空，给那片晦暗的阴影抹上层半透明的东西。这天早晨，那道光线真够灰蒙蒙的；东边一点也没有什么色彩，没有使它温暖的红霞。看到白天象个多么沉重的锅盖慢慢地揭开来，看到它对群山投下了多么苍白的一瞥，简直叫人以为太阳的烈火已让昨儿晚上的洪水给淬息了。这天早晨的空气也象它的外表一样使人感到冷飕飕的；一阵刺骨寒风搅动了一团夜云，随着这团夜云慢慢腾升——留下了一个毫无色泽、银光微闪的圈圈，把地平线全都包围起来——显现出来的并不是蓝天，而是一层更为灰蒙蒙的烟霭，缭绕在远处。雨已经停了，但是，地上湿漉漉的，池塘和小溪都涨满了水。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6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夜来垒积在天空的一些灰色云块，到早晨便又溶化了。远远望去，江面上象笼着一片半透明的稀薄的烟雾。

早就该是阳光普照的时候了，然而，除了江左一带山峰的上空，那本来应当是挂着日轮的地方，稍微见得明亮，此外整个天宇可以说是铅色。似乎太阳的热力虽然足以溶化隔夜的云块，而对于那从“块”化成“幕”的饱和在大气中的水分，却还无可奈何。

〔中国〕茅盾《一个够程度的人》，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7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晨曦给全城带来了欢乐；在夜间表现得丑恶和可疑的地方现在也泛起了笑容；闪烁的阳光在卧室的窗子上跳舞，透过夜幕和帐幔直射到睡眠人的眼睛上，甚至射入他们的梦里，把夜的黑影驱散。暖房里的小鸟，虽然给盖得紧紧的黑黑的，也感觉到了早晨，在它们的小小的房子里发了脾气，不肯安定下来；眼睛亮晶晶的老鼠爬回它们的洞窟，怯生生地蜷伏在一起；全身油光光的猫儿，早把它的猎物丢在脑后，蹲在地下，眯着眼睛，望着从钥匙洞和门缝里渗进来的阳光，急于想溜到外面去取暖。圈在马

厩里面那些高贵一点的动物，静静地立在木栏后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摇动着的枝叶，凝视着从小窗户里透进来的阳光，眼里闪出老树林来；然后不耐烦地践踏着它们自己踩出来的蹄窝——于是又停下来，又凝视。在监牢里面的人们伸展他们那被桎梏着的冰冷四肢，咒骂着晴天不能温暖过来的石地，夜间睡眠的花睁开了温柔的眼睛，抬起头来望着白昼。到处都是成为造物之心的光辉，万物都承认了它的伟大力量。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14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时间单调地流逝着，在外界广大空旷的天地间，亮光慢慢在起变化；它现在似乎逼真一些了，本来是灰白的暮色，象极北地带夏季的黄昏，现在却越过居中的黑夜，变成类似曙光的景象，被大海所有的棱镜映照出一条条玫瑰色的波纹。

.....

早晨的光，真正的光，终于到来了；象混沌初开时一样，这光与黑暗分离，在天际聚集起来，形成极其厚重的团块；他们现在看东西那么清楚，这才发现已经脱离了黑夜，发现原先的亮光竟是象梦一般模糊而奇异。

那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着的天空，这儿那儿到处绽开裂缝，就象在圆圆的屋顶上开了一些天窗，从裂缝里透出一道道泛着玫瑰红的银光。

底下的云层组成一条深色的带子，环绕着全部海水，使远方笼罩着一片昏黑、晦暗。这云使人感到空间已被封锁，划定了界限；这云象在太空拉上了帘幕，象是张开了一幅帷幔，以掩盖那些扰乱人心的重大秘密。

这天早晨，在这条载着扬恩和西尔维斯特的小木船周围，变化无穷的外部世界呈现出一派无限肃穆的气象，部署成圣殿的情景，从大殿拱顶透入的光束，长长地映在静止不动的水面，就象照射在教堂前面带栏杆的庭院里。随后，远方又逐渐出现了另一种奇景：一片玫瑰红的齿形崖高高耸立，这就是阴郁的冰岛

海岬。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7—9,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晨 晖

一阵清风从我脸上拂过。我睁开眼睛：天色已经破晓。还没有一个地方泛出朝霞的红晕，但是东方已经发白了。四周一切都看得见了，虽然很模糊。灰白色的天空亮起来，蓝起来，寒气也加重了；星星有时闪着微光，有时消失了；地上潮湿起来，树叶出汗了，有的地方传来活动的声音，微弱的晨风已经在地面上游移。我的身体用轻微而愉快的颤抖来响应它。我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孩子们那边。他们都象死一样地睡在微熏的火堆周围，只有巴夫路霞抬起身子，向我凝神注视一下。

我向他点点头，沿着烟雾茫茫的河边回家去了。我还没有走得两俄里，在我的周围，在广阔而濡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绿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漫长的尘埃道上，在闪闪发亮的染红的灌木丛上，在薄雾底下隐隐地发蓝的河面上——都流注了清新如燃的晨光，起初是鲜红的，后来是大红的、金黄色的……一切都蠢动了，觉醒了，歌唱了，喧哗了，说话了。到处都有大滴的露珠象辉煌的金刚石一般发出红光；清澄而明朗的、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冲洗过的钟声迎面传来，忽然一群休息过的马由那些熟悉的孩子们赶着，从我旁边疾驰过去……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
P.131—132，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太阳刚从苍苍的山巅后面露出来，它那最初几道光芒的温柔跟即将消逝的黑夜的清凉交流在一起，使人感到一种甜美的倦意。欢乐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峡谷里，但它已经把我们头上两边峭壁的顶端染上黄澄澄的颜色；长在岩壁深罅里的叶子稠密的灌

木，只要微风吹过，就把一阵银雨撒在我们身上。我记得，这一次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大自然。我是多么好奇地观赏着那在宽阔的葡萄叶上抖动并且反映出千万道虹彩的每一滴露珠啊！我的视线多么贪婪地想刺透那烟雾迷蒙的远方啊！那边，路越来越窄，峭壁越来越青，越来越险，终于连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1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列文又上好子弹，动身往远处去的时候，太阳虽然还被乌云遮着，但是已经升起来了。月亮失去了光辉，宛如一片云朵在天空中闪着微光；一颗星星也看不见了。以前在露珠里发出银白色的光辉的水草，现在闪着金黄色。烂泥塘象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现在变成黄绿色。沼泽的鸟在那露珠闪烁、长长的影子投在溪边的树丛里骚动起来。一只鹞鹰醒了，停在干草堆上，它的头一会扭到这边一会扭到那边，不满地望着沼泽。乌鸦在飞向原野，一个赤脚的男孩把马群赶到老头身边，这个老头撩开了大衣坐起来搔着痒。火药的烟雾像牛奶一样，散布在葱绿的青草上。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P.8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光芒徐徐照遍整个天空，也愈来愈逼近地面，跟纠缠不清的雾霭搏斗。有些地方，沿着高原，可以看到从暗夜中崭露出来的、浸透露水的淡褐色原野，水面微微发亮而又缺乏光彩的水坑，以及在逐渐消散的雾霭与逐渐辉煌的曙色之间流动倾泻的溪水。

天光逐渐明朗起来，东方的晨曦由青紫色变成熊熊大火的血红色。物象也逐渐分明可见了。跳到人们视野中来的，有天边上黑苍苍的一圈森林，有上坡大道中一长列的白杨（枝叶低垂，仿佛由于四肢沉重，十分疲倦），而零零落落散布在田野里的村

庄，刚才还埋藏在阴影里的，如今这儿那儿地在晨光里崭露头角了，好比黑色岩石在打旋起泡的激流中冒出来一样；还有附近的一些树木，满沾朝露，银光纷披。

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是显而易见，太阳就要在周围一片红光中跳将出来，跟大地相会了；大地刚睁开朦胧的眼睛，稍稍动弹了一下，却依旧安息养神，懒洋洋地玩味着养神的情趣。如今寂静似乎更加大声地叩着人们的耳膜，因为大地仿佛在屏息静气呢：只有微微的轻风，轻微如婴儿的鼻息，从森林里吹来，从树木上拂下一滴滴的露水……

太阳在升起来了，快要露脸了。

太阳终于在遥远的森林之上探出头来了，好象是从深渊中升起来似的。仿佛有什么神圣的看不见的手，把这闪闪生光的巨大圆盘，高举在睡意朦胧的大地之上，以其幸福的光芒，祝福着大地上的万物，不论是活的和死的，方生的和垂死的；白昼神圣的奉献就这样开始了，而万物则泥首膜拜，在这神圣庄严的光景之前，默默地闭上了卑微的眼睛。

天色大明了。

〔波兰〕莱蒙特《农民》第三卷P.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晨 色

村里传来阵阵鸡啼。晓星隐去。天色迅速变化着，由鱼白色，变成暗蓝色，又变成明朗透蓝的颜色。太阳从树梢头斜射出温暖明亮的光。不多一时太阳升高了。于是灼热刺目的光线罩住了整个大地。蝥蝥爬上叶子晒着叫起来。人们冷了一夜，乍一晒从心里欢喜，满身痒痒的怪舒服。可是，不一会儿，凉风扫过，天空中却涌起了浓黑的阴云。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405—406，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42月新3版。

他来到江边，恰值白昼与黑夜交替的时刻。曙色正在张开，夜影尚未消尽。看得见悠悠流水，听得见淙淙水声，却看不清远处的景色。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 7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在多尔与蓬塔利哀之间，红光满天的曙色一照到苍白的田里，原野就仿佛醒过来了。高高兴兴的太阳——象他们一样从巴黎的街道、尘埃堆积的房屋、油腻的烟雾中间逃出来的太阳——照着大地，草原打着寒噤，被薄雾吐出来的一层乳白色的气雾包裹着。路上有的是小景致：村子里的小钟楼，眼梢里瞥见的一泓清水，在远处飘浮的蓝色的岗峦。火车停在静寂的乡间，阵阵的远风送来清脆动人的早祷的钟声；铁路高头，一群神气俨然的母牛站在土堆上出神。这种种都显得那么新鲜，引起安多纳德姊弟的注意。他们好似两株枯萎的树，饮着天上的甘露愉快极了。

然后是清晨，到了应当换车的瑞士关卡。平坦的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车站。大家因为一夜没睡，觉得有点儿恶心，清晨潮湿的空气又使人微微颤抖。四下里静悄悄的，天色清明，周围那些草原的气息冲进你的嘴巴，沾着你的舌头，沿着你的喉咙，象一条小溪似的流到你胸中。露天摆着一张桌子，大家站在那儿喝一杯提神的热咖啡，嚼着带酪的牛乳，还有一股野花野草的香味。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三)P. 77—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夜来的露水，把地面润得湿漉漉的。这几天割过草的地方，仿佛理发推子剪过了一样，在一面斜坡上划出了一条条的粗纹。

太阳刚刚露出地面，血红色的朝霞和浓密欲滴的紫色云朵，掩映着东方的曙光。这些鲜艳绚丽的色彩，瞬息不停地正在变幻着。另一大半天空，还没从茫茫的夜色中苏醒过来，海洋般地展现着一片暗蓝。

耸立在背后的岩木山，仍然半含着余睡未足的惺忪倦态。几处深谷涌出了白色的晨雾，不住向山脚下滚动回荡。

高原处处漂起白色的朝雾，犹如有生命的物体，以它奇特的流动方式，贴着地面在扩展开去。

〔日本〕石坂洋次郎《割草姑娘》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P. 180,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八、暮 色

黄 昏

杨晓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到西南角二百米外，靠近城墙边，有块小小盆地。那里地势低凹，住宅毗连，从广场望去，可以看见一家家的朴素小屋，一道道的洁白粉墙，和一排排带格的木窗户。白灰抹顶的两出水的屋脊，纵横合拢排队，活象水浪波纹，从浪波中腾挺起几株苍绿的伞形的柏树。这般景色出现在严寒的冬天，出现在暮烟霭霭的黄昏时刻，真有说不尽的诗意。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 3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黄昏的降临总是阴沉沉的。太阳已下去一半，散雾弥漫大地，昏暗的日光在黑暗让位。晚风一阵紧似一阵，卷刮着枯草和雪片。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 113, 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的黄昏。

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象是云海之中的礁石。

南方是遥远的；南方的黄昏是美丽的。

有一轮红日沐浴着在大海之彼岸，有欢笑着的海水送着夕归的渔船。

南方，遥远而美丽的！

南方是有着榕树的地方，榕树永远是垂着长须，如同一个老人安静地站立，在夕暮之中作着冗长的低语，而将千百年的过去都埋在幻想里了。

晚天是赤红的。公园如同一个废墟。鹰在赤红的天空之中盘旋，作出短促而悠远的歌唱，嘹唳地，清脆地。

〔中国〕丽尼《鹰之歌》，选自《散文选》第二册P.527，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特别诱人的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象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中国〕碧野《天山景物记》，选自《碧野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凄凉的情景，岛村看着倒也不觉酸楚，宛如在迷雾中看西洋镜似的。这或许因为所看到的景象，是从奇妙的玻璃上反映出来的缘故。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就是说，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恰象电影上的叠印一般，不断地变换。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连。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日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尤其是姑娘的脸庞上，叠现出寒山灯火的一刹那间，真是美得无可形容，岛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

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隔窗眺望，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只是色调已经消失殆尽。车过之处，原是一些平淡无趣的寒山，越发显得平淡无趣了。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寓目的东西，反倒激起一股莫明的惆怅。无疑是因为姑娘的面庞浮现

在玻璃上的缘故。映出她身姿的那方镜面，虽然挡住了窗外的景物，可是在她轮廓周围，接连不断地闪过黄昏的景色。所以姑娘的面影好似透明一般。那果真是透明的么？其实是一种错觉，在她脸背后疾逝的垂暮景色，仿佛是从前面飞掠过去，快得令人无从辨认。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选自《雪国·千鹤·古都》P.6—7，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黄昏是美丽的，静谧的。田野上新耕出来的垄沟，显得紫盈盈的；隐约发光的地边，棕色里透着金丝。云彩仿佛是一只只巨大的火烈鸟，在苹果绿的天际上，绕着纤细的新月漂浮而过。暮色和那岑寂的理想，都沉没在榛树林的怀抱里。榛树林裸露着，令人心旷神怡。它那苞蕾里蕴藏着的希望，弥漫了树丛。小酒馆里散发出炸肝和元葱的香味。

〔德〕雷马克《三伙伴》P.13，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黄昏已经来到岛上，天堂岛成为光暗两体，朝着落日的一面是金黄色的，背着落日的一面是灰暗色的。这大概是天堂岛最美丽的时辰，朝着夕阳的，不管是一草一石，都是灿灿的，连粗陋不堪的东西，这时也发出金光。空中有数只海鸥在低空盘旋，它们白色的翅膀好象明亮的镜子，一上一下，一转一侧，都反射着夕阳的余辉，那光芒照射的岛上，在海岛的空中交织着无数的七彩光线，煞是好看。林健青和余克强就行走在这美丽的景色中。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岛上的美丽景色只保持了短时间便转变了。天堂岛不是金色的了，它已变成血红色了，那红色红得相当可怕，在空中飞舞的原先纯洁的海鸥，此刻竟如妖异似地狂舞着。黄昏的世界可说是千变万化，当林健青他们走近了余克强住的屋子，岛上的血红色也消失了，只是在远远的天边有几条又长又细的红霞，这时，岛上似有瞬间的寂静，之后，夜的黑

色翅膀开始低压下来。

〔马来西亚〕黄崖《迷濛的海峡》P.260,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白天无风, 黄昏必然一片澄明。大地一抹北极色调——尽是北极的光和色, 就象是一种“折光”, 其中有白色, 紫罗兰色, 或者淡绿色的宝石光。山峰披上一层紫丁香的蓝色; 落日红得发紫; 天空如冰, 一片镀银的蔚蓝色; 星星出来时, 都好象不是金光灿烂, 而是雪白的水晶体。整个景色都抹上了灰的, 天蓝色的, 或者是淡淡的翡翠色的色泽——凉爽, 纯净而透明。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59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从东方吹来了微风。天空晴朗。显然是冻了冰。雪在脚底下沙沙地响。月亮像一个顺楼梯走的残废人一样, 缓缓地 and 歪斜地升上来了。屋外的草原遮上了一层黄昏的紫青色。这正是黑夜即将来临的时候, 轮廓、线条、色彩和距离都在渐渐地消逝着; 这时候白昼的光亮还在和黑夜进行着搏斗, 紧紧地混杂成一片, 这样就使一切东西都显得不真实, 像童话里的东西一样, 飘忽不定; 就连香味在这当儿也逐渐丧失掉刺激性, 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将要消逝掉的残余气味。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798,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黄昏以前的阴沉的天空在纳尔窪的上空显得黯淡无光。路上落满了像红色金属块子一样的桦树的落叶——八月正在慌慌张张地往月末走去。许多乌鸦从教堂的绿色园顶上飞过去。车站外面, 昏暗的田野的后头, 黑夜已经喷散着凉气, 降临到大地上了, 但是像涂着一层黄昏的白铅粉似的破碎云片, 还一直顺着荒凉的天堂从纳尔窪向普斯可夫, 向卢加方面飘去; 黑夜穿过一道

看不见的界限，渐渐把黄昏排挤掉了。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6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傍晚

已经快落太阳了，一片一片的红云彩把绿绒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儿的。工人的红旗慢慢的变成一块定住了的紫血似的……

西边的红云彩慢慢的把太阳的余光散尽了。先是一层一层的蒙上浅葡萄灰色，借着太阳最后的那点反照，好象野鸽子脖子上的那层灰里透蓝的霜儿。这个灰色越来越深，无形的和地上的雾圈儿联成一片，把地上一切的颜色，全吞进黑暗里去了。工人的红旗也跟着变成一个黑点儿。远处的大树悄悄的把这层黑影儿抱住，一同往夜里走了去。

人们一来二去的差不多散净了。四面的煤气灯全点着了。围着玉石牌楼红的绿的大汽车，一闪一闪的绕着圈儿跑，远远的从雾中看过去，好象一条活动的长虹。

草地上没有人了，只是铁栏杆的旁边还有个黑影儿。

〔中国〕老舍《二马》P.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每年到夏天这时分，傍晚的时候，一群群的母牛从小山上下下来，嘤嘤地叫唤着，脖子上的小铃儿叮叮当当地响，都回到这古城里面来。那儿有古色古香的城河、城门、尖塔和栗树，日落时分，长长的深蓝的影子落在草地上。天上河里都是一片亮晃晃的金红色。月亮已经升起了，淡淡的庞儿恰好和落日相对。太阳在山顶上的古堡后面沉下去。黑夜忽然降临，河水的颜色越变越深。年深日久的壁垒里从窗口放出灯光，射在河水上闪闪抖动。对岸山脚下的村庄里也有灯光在静静的闪烁。

〔英国〕萨克雷《名利场》P.7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虽然天气很好也很温暖，却并不明亮，也不灿烂，沿途尽是些翻晒干草的人在干活。天空虽然远远不能说是无云，可是却预示出明天是晴朗的。它的蓝色——在看得见蓝色的地方——是柔和而清澈的，它的云层又高又薄。西边也是温暖的，没有饱含雨意的闪光使它变得寒冷——那儿好象生着一个火，正有一个圣坛在大理石般的云雾屏风后面燃烧，金红色的光辉从云层缝隙中照射出来。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31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晴 暮

那时候是傍晚六点多钟，正是白洋槐和紫丁香的香气非常浓郁，而且空气和树木本身好像因为那浓香而变凉了的时候。城中公园里的乐队已经在弹奏。马儿在大街上踩出一片清脆的蹄声，四面八方传来谈笑声和关门声。在路上遇到的兵士都向军官敬礼，男学生向尼基丁鞠躬；所有从容走着或者匆忙地赶到公园去听音乐的人，看见这一伙人马，显然都很愉快。天气多么暖和啊！散布在天空东一朵西一朵的白云，那样子多么轻柔！白杨和洋槐的影子伸过整个宽阔的大街，笼罩在街对面的房屋的阳台和二层楼上，看上去多么温柔而舒畅！

他们骑马出城，在大道上快步奔跑起来。这儿已经没有洋槐和紫丁香的香气，也听不见音乐声，可是田野透出清香，嫩黑麦和小麦碧绿，金花鼠吱吱地叫，白嘴鸦呱呱地噪。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只不过这儿那儿现出几块瓜地，颜色发黑，左边远处在墓园那儿有一片正在凋谢的白色苹果花罢了。

〔俄国〕契诃夫《文学教师》，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4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佩特拉指着下面洼地上的一行白杨树让女主人看。此刻，夕阳的余晖映照得那行白杨象金涂银镀过一般。路面很窄，但平整坚实；从道路两旁绵延展开的是青草又高又密的牧场和菜地。这些菜地和牧场有城里的水灌溉着，比别的农田都肥沃。绿茸茸的牧场上点缀着蓝黑色的向日葵，象一块又厚又密的天鹅绒。夕阳反照，耀眼夺目。此时就是这般光华闪烁。土地散发出的清凉使阳光变得柔和宜人，安娜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惬意地眯起了眼睛。

小路两旁镶嵌着忍冬和黑莓树篱，隔不远便有一棵树干矮粗的榆树挺立其间；那些榆树树冠庞大，活象一个个梅花A，光秃秃的顶端抽出几根新枝，小风一吹，细枝端头那些单生叶片就摇动起来，声如响板。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2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横着爬过公路的那条蛇，如今躺在沥青上不动了。医生已经钻出汽车，想把这个捕获物弄到手，可就在这当口，他又怕再出现第二条。蛇的颜色是黑的，有六英尺那么长。这是一条有毒的莽巴蛇。它还在痉挛中挣扎。不多一会儿，出现了一大群铁石心肠的蚂蚁，排成几个严整的横列，再过一两天路上就只会剩下一堆干骨头架子，如果热带的暴雨不把它冲走的话。勃莱德苏医生不由浑身颤栗了一下，车子慢慢地启动了。

这条路他非常熟悉。左边的峭壁通向云端高处，右侧灿烂的晚霞把天空烧成一片通红。真可惜，他不是一个画家，不能把这大自然的奇景用绘画形式永远固定下来。太阳若有所思地沉向西方地平线了。一层玫瑰色的晕环护在太阳周围，越靠近它，颜色越浓，把附近天空中的朵朵白云涂抹成五光十色。接着黑暗迈着轻盈的步伐降临了，天空变成了一个倒置过来的高脚茶晶酒杯。那变得模糊不清的玫瑰色、灰白色的光斑仍然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之

中，象行将没人忘斑的旋律。

〔塞拉勒窝内〕阿·尼柯尔《猎豹》，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91—9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垂 暮

季节在秋分和寒露之间，在塞上，下午七点钟左右天色还很亮。

太阳已经沉到西山背后去了，它的余辉给连绵的群山镶上了一道金光闪闪的边饰；由于这道镶边的反衬，逶迤西去的山脉，变得更加幽暗、更加遥远了。山脚下，稀稀落落的灯火闪烁着，更给山色增加了一种深邃莫测的感觉。

天空一片深蓝色，随着夜的来临，蓝色的浓度越来越重。一群群归鸟掠过上空，翅膀敲击着空气，发出“飕飕”的声音。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着浓烟；浓烟顺着轻风，横飘过去好几里路，象一条黑带子，把天宇划开。

〔中国〕焦祖尧《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P.1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她打了个寒噤，重新回到了现实中。一切都变得昏起来。阴云密布，遮天蔽日，杨树形成的帷幕后太阳留下最后一抹余辉，宛若一小段紫红色的带子。天突然阴暗寒冷起来。邻近草地上的一个水洼里，刺耳的蛙鸣在为太阳送行。那蛙声象野蛮的异教徒为东边漫卷而来的黑暗唱的颂歌。当那神秘的一角光亮消失，震耳欲聋的孩子般狂热的叫喊声铺天盖地聚然响起时，庭长夫人想起了圣周里的木铃声。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2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傍晚，皎洁的月光把山谷映得一片苍白，暗影越来越浓的仙人掌林令人感到神秘莫测。池塘中的青蛙和草丛中的蟋蟀鸣奏着

应时的交响曲。一个白色的身影穿过山岗上的茂密树丛，在深水潭旁停了下来。潭水静静地睡去了，群星在潭水的深处沐浴嬉戏。

突然，扑通一声，水面上掀起了一股钻石般的亮晶晶的水柱；阵阵水波向外扩延而去，波纹互相追逐着，交叉着，混合着，揉皱了静静的水面。白色的身影象条大鱼似地翻到水面，漂浮了一会。

他仅仅漂浮了一会。一切又都消失在那个无底深渊的茫茫黑暗之中。水波逝去了，潭水又在迷人的林木怀抱中睡去了。森林，肃穆而镇定，继续演奏着庄严的圣歌。

在那儿，时常可以听见狗的尖叫声。叫得缠绵、凄切，痛苦得象是人们的哭泣。白狗悲戚地呜咽着，亮晶的眼睛盯着河底。

〔墨西哥〕马·阿苏埃拉《毁灭》《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
P.236，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一天我在回家去的路上，偶然走到一座我没见过的庄园。太阳已经在落下去，傍晚的阴影张开来，盖住了正在开花的裸麦。两排栽得很密、长得很高的老枞树站在那儿，跟两堵连绵不断的墙一样，中间夹出一条美丽幽暗的林荫路。我轻巧地翻过篱墙，顺着这条林荫路走着，地上盖着枞针，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黑暗，只有高高的在树梢上的一些地方，有明晃晃的金光颤抖，在蜘蛛网里化成了虹。空中有一股树脂气味，浓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两旁栽着菩提树的长林荫路。这儿一切也是荒凉和古老，去年的树叶在我脚底下悲伤地沙沙响；在暮色里，阴影藏在树木和树木中间。右边的老果树园里，金莺用微弱的声音勉强唱着，它大概也老了。可是末后，菩提树林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带阁楼的白房子，门前有一块露台；我的眼前出乎意外地展开一个大院子、一个宽阔的池塘，池塘边上有一个浴棚、一片绿色的柳树，池塘对岸有一个村子，村子上有一个高高的、窄小的钟楼，钟楼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烧。一刹那间，这景致使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很熟悉的东西的

魅力，仿佛我小时候有一阵子见过这个风景似的。

从院子通到外面田野去的是一道白石头门，那是一种旧式的、坚固的、雕着狮子的门；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纪大些，身材苗条、面色苍白、很俊俏，生着一头厚密的栗色头发和一张固执的小嘴，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气，看也不看我；另外一个还很年轻，年纪不过十七八岁，也长得苗条而苍白，生着大嘴和大眼睛，看见我走过，就惊奇地瞧我，还说了句英语，害臊了。我觉得就连那两张娇美的脸我也仿佛早已见过似的。我走回家去，一路上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好梦。

〔俄国〕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5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黄昏以前，雷雨交加。褐色的乌云笼罩在村庄的上空。被风吹皱了的顿河，把起伏不定的、连续不断的波浪送到岸边。在围绕着场院的树林子的外面，一道干燥的闪光划破天空，稀疏的雷鸣声压迫着大地。一只鹰大张着翅膀，在云彩下面盘旋着，一群乌鸦呱呱叫着追逐它。从西面涌上来的黑云喷散着冷气，顺着顿河飘动。河边草地后面的天空黑得使人害怕，草原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沉默着。村子里的关闭着的百叶窗乒乓响着，有一些老太太做过晚祷回来，一面画着十字，一面匆匆忙忙地走着；灰色尘土的柱子在操场上飞舞，被春天的闷热蒸得很痛苦的大地上已经洒下来第一批雨点。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31—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约一个月以后，——六月。

在冰岛一带，出现了被水手们称作“白色宁静”的那种稀有的天气；也就是说，空气纹丝不动，好象所有的风都吹尽了，终止了。

天空蒙着一幅巨大的白幕，接近水平线的部位，渐渐发暗，变成了铅灰色，象锡一样毫无光彩。水平线之下，死气沉沉的海水射出刺眼的、苍白的寒光。

这一次，是波纹，是变幻不定的波纹在海面嬉戏；一些轻飘飘的圆环，象对着镜子呵气呵出来的。整个闪光的水面好象笼罩了一张构图模糊的大网，上面的图案自行组合，又自行毁坏；转瞬即逝，霎时无影无踪。

是无尽的黄昏还是无尽的清晨，谁也说不清。太阳已经不再表示时刻，它总是呆在那儿，主宰着这些停滞不动的事物的光辉，它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圆环，几乎没有边沿，随着模糊不清的光晕，一直扩大到无限。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并排坐着，一面钓鱼，一面唱着“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那支永远也唱不完的歌，——他们因这歌的单调觉得有趣，便以孩子气的滑稽模样互相睨视而笑，同时没完没了地唱着这歌的叠句，而且每次都要增添一点新的劲头。在含着盐分的新鲜空气中，他们的脸蛋红扑扑的；他们所呼吸的空气，纯净而且给人以活力，他们竭尽全部气力和生命，深深地把这空气吸进胸膛。

然而，在他们周围，却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是一个死去的或压根不曾创造出来的世界的景象；光，没有丝毫热力，一切事物都凝然不动，好似在这幽灵的巨眼般的太阳注视下永远僵冷了一样。

玛丽号在辽阔的海面投下了一条暮色般的长长的阴影，在这反射着天空的平滑的白色水面上，显得象是绿色；阴影覆盖住的这部分海面没有反光，清澈得可以看见水下的事物：无数的鱼群，数也数不清，全都一样，静静地朝同一方向滑去，仿佛它们无止无休的旅行有它的既定目标。这是鲟鱼的集体行动，它们列队顺着同一方向行进，好象是一道道灰色的影线，不断地、迅速地颤动着，给这一片沉寂的生命带来了流动的感觉。有时候，尾巴突然一摆，全体都同时翻身，露出银光闪闪的肚腹；尾巴再一

浪，同样的翻身，借助缓缓的波浪遍及整个鱼群，好象成千上万个刀片在水的两边各投出一道小小的闪光。

太阳已经很低，还在继续下沉，这显然是傍晚了。太阳愈是向与海衔接的铅灰色层降落，就愈是发黄，它的圆环就愈清楚，愈实在。人们可以用眼睛盯着它，就象盯着月亮一样。

但它依旧照耀着，好象就在相去不远的空间，仿佛只要乘船到水平线的尽头，就能与这浮游在离水面不过数米的空气中的哀伤的巨球相遇。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 38—4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薄 暮

天空里乌云堆积，只不过是薄暮时分，四下里已是一个漆黑，辨不出哪里是村庄、房屋，哪里是田野、河流和道路。只有树林，那无数流萤飞舞其间的树林，象镶满钻石的梦幻中的树木一般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只有隐隐的雷声过后，霹雳穿破乌云闪出的电光在逐渐减弱，象女人的怒火不易一下子完全熄灭似地，只有青蛙为迎接及时雨的到来在欢快的鼓噪着。如果仔细谛听，身边会传来好象罗婆那永不熄灭的葬火似的；不知疲倦的蟋蟀鸣叫，树上积雨落在树叶上的滴答声，树叶落在树根雨水中激起的水花飞溅声；胡狼在泥水中寻找道路的脚步声。栖息在树上的鸟儿抖落打湿了它的羽毛的雨水的振翅声……有时一阵微风掠过，树叶的飘落，雨点的滴答都在风声里化作一片，模糊莫辨了。

【印度】般吉姆《毒树》P. 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晚 暮

暮色象一层层灰蓝色的薄纱从天上落下来，把被晚霞镀亮的

群山慢慢罩起来，把小小的县城也罩起来。黄昏正在黯然退去。空气中荡漾着夏日山区被蒸热一天后散发的气息，有山的气息，田野的气息，正在收割着的黄熟的麦子的香味。

〔中国〕柯云路 《新星》 P.6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暮色苍茫中的深山老林，景色是壮美的。

天空暗蓝，不见游云。当西面高山顶上，那深紫色的晚霞渐渐熄灭，群峰由苍翠变为墨黑；又抹上一层薄薄的粉灰色的雾霭。多姿的悬崖峭壁，有如睡卧的猛狮，有如挺立的武士，或如搁置的刀斧。树林在静穆中轻轻喧响，象微微的叹息，或者说是大地的歌吟……

这景色，对于奋发的勇者，慷慨的猛士，是壮观的，能增添眉间的豪气；可是对于卑污的凶手，怯懦的逃贼，却是使之失色的可怖境地。

〔中国〕高缨《云崖初暖》 P.5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一片辽阔的田野，沐浴在金光闪闪的晚霞中。梅瑛依然无意转回村庄，她继续靠着这棵木棉树，盼呀，盼呀……

一群村姑娘，将纱笼缠到胸前，头上顶着一个小小的水缸，严肃、静默地走向宋砌河边。在太平的、丰收的日子里，这些来自彭水村的俊俏的姑娘们，总是歌声缭绕，笑语不绝；然而，在今天，她们的喉咙都象是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再也不象以往那样嚷叫、欢快畅谈，只是偶尔地交谈几句。

一群牧童赶着牛群走回村庄，这些愚昧无知的牲畜，笨拙地相互碰撞着。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吹奏起短笛，笛声使人无限伤感：“我很想念你，因为你是我童年的挚友。想念啊，想念！想起你我就心酸……”这一首小曲调，也许是牧童随意编出来吹奏取乐的。然而它却深深地打动了梅瑛的心，引起她对鄂奥

的无限怀念。

牛群进了村庄，笛声逐渐消失了，一群鹭鸶排着整齐的队形，从南向北飞过宋砌河。夜幕降临，鹭鸶只好飞回窝去。闪闪的霞光，把这一群白鹭鸶镀上了金色的盛装。当它们排着整齐的队形飞过这一棵木棉树的时候，梅瑛突然又听到杜鹃的啼鸣。

〔缅甸〕八莫丁昂《鄂奥》P. 10. 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

太阳刚刚落下去。

白头海鸥和黑头海鸥都飞回来，海留在外边。

空中充满着黑夜到来以前的那种纷扰和骚动；青蛙阁阁地叫着，鹈尖叫着从水泽里飞掠出来，海鸥，白嘴鸦，小乌，乌鸦，它们在黄昏时喜欢发出的噪声；海岸上的鸟也在此呼彼应；可是听不见一点人声。周围异常荒凉。海湾上看不见一片帆影，田野里找不到一个庄稼人。一望无际都是一片荒凉的平原。高大的沙蒿微微地颤动。黄昏时候的白色的天空把一大片苍白的亮光映射到海滩上。在远处的昏暗的原野上的池塘，看起来好像一片片锡箔平放在地面上一样。风从海洋上吹过来。

〔法国〕雨果《九三年》P. 8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那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白天已将它炽热的火耗尽，”露水清凉地降落在喘息的平原和烤焦的山顶上。在太阳没披上华丽的云彩就朴素地沉落的地方，铺展着一片庄严的紫色，在一个小山峰上方的一点上，红宝石和炉火般的光辉正燃烧着，高高地远远地扩散开去，变得柔和再柔和，覆盖了半个天空。东方有它自己的悦目的湛兰的美，还有它自己的谦逊的宝石，一颗徐徐升起的孤独的星；它不久就要以月亮自豪，可是现在月亮还在地平线下面。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322—323,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黄昏的最后一点余光消失了，美丽的夜幕降临了。山峦上空，大熊星和星座中的群星光辉闪耀，亮晶晶的薄雾宛如轻纱飘带勾勒出山峦的轮廓；科尔芬山那边，金牛星出现在黧黑的群山顶峰，那片空旷的夜空中只有它熠熠闪光。微风停息了，蛤蟆的叫声有如一个逆来顺受的有教养的宿命论者唱的感恩歌，使田野显得倦怠而凄凉。高处市区的喧嚣传到这里已经十分微弱，有时还出现深沉的静寂。离此最近的移民区早已是一片寂静。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4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九、夜 景

春 夜

我们站在一座光秃秃、阴森森的大山顶上，欣赏着日落的景色。金黄色的阳光在峻峭的岩石上跳动。白天是在狩猎瞪羚中度过的。但是它们看见我们都逃跑了；有的躲在这座山的幽暗的深处，有的躲在这座山的黑暗的陷坑里，有的则躲在弯弯曲曲的零乱的峡谷中。春风温柔地抚摸着我们发烫的脸，驱走了我们身上的倦意。周围万籁俱寂，只是从山上那个大裂口中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才打破了这种寂静。一块巨大的岩石恰好在中间裂开来了，形成了一条峡缝，缝底消失在望不穿的烟雾中。迷信的人可能把这声巨响当做妖魔的声音。正象人民中间所传说的那样，这些妖魔自古以来就躲在这些山洞中。其实，这不过是风在那陡峭的峡谷中呼啸罢了。

.....

我们刚刚到达山麓，就仿佛置身在一片长满了茂密的树木，并且被沟谷和干河床切割得零乱不堪的辽阔的平原上，黑夜的暗影已吞噬了白昼的余光。听到了夜鸟的叫声和饿狼的嗥叫。在寂静中，远方突然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

当查比尔老大爷说完故事的时候，夜间的露珠已经降落在地面上，星星也结束了自己在天空中的旅程。远方的山岗上露出一钩淡白色的月亮，似乎在同我的最后一批从沙丘上下来、回到自

已住处去的对话人告别。我独自一人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

〔突尼斯〕穆罕默德·阿里—马尔基佐《山洞中的人》，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12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夏 夜

夜来了，这是海滨的一个静寂的夏夜。

海水静静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声打破了夜的单调。灯塔里的微光在黑暗的水面上轻轻地颤抖，显得太没有力量了。

离海有里多路远，便是荒凉的街市。在夜晚街上更静了。虽然是在夏天，但这里的夜晚从来就很凉爽：海风微微吹着，把日间的热气都驱散了，让那些白日里忙碌奔波的人安静地睡下来。也有人不忍辜负这凉爽的夜，便把椅子摆在门前，和邻居们闲谈他们生活里的种种事情，而最引起他们注意的便是那所新式建筑的海滨旅馆。

这四层的洋楼孤零零地高耸在那些邻近的简陋的矮屋上面，显然是位置在不适宜的地方。它骄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它的富丽的装饰、阔绰的住客和屋前的花园向它们夸耀。

〔中国〕巴金《雾·雨·电》P.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天空一片暗黑，只有东边的地平线上有增涨着的光潮，预告着月亮在准备出土。

丝毫风息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声音，四围的林木和稻粱在整天的炎热之下刚好渡过了来，依然还不敢喘气，炎热的余威明明潜伏在近处，说不定那月光的前驱怕还是太阳的残辉啦。

〔中国〕郭沫若《月光下》，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夜，扶着凉爽的微风，吹过滴着露珠的高粱叶，吹过哗哗作响的白杨树，吹过闪着光亮的河水，也吹过浑身发热的林道静俊美的面颊……。多么美丽的夏夜呵，晶莹的星星在无际的灰蒙蒙的天宇上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蝈蝈、蟋蟀和没有睡觉的青蛙、知了，在草丛中、池塘边、树隙上轻轻唱出抒情的歌曲。而辽阔的田野在静穆的沉睡中，那碧绿的庄稼，那潺潺流动的小河，那弯曲的伸展在黑夜中的土道，那发散着馨香气味的野花和树叶，那浓郁而又清新醉人的空气，再加上这传奇式的革命斗争的生活，都在这不寻常的夜里显得分外迷人，分外给人一种美的感受。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34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对于他巴格莱说，这儿是生活的中心。当周围世界以它那睿智的月夜的宁静和披着银色月光的矿渣墙上那盘根错节的藤蔓植物的千姿万态与你倾心交谈时，这儿比任何地方都听得更加真切。扎切普梁卡那由蓬勃生长的白色洋槐和枝繁叶茂的葡萄交织而成的奇异的月夜景色，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一切都变得那么奇异，那么欣欣向荣，而又相互交结在一起。在这一切之中，在一切的统一之中，存在着一种和谐。存在本身的意义，不就在于体验这种仲夏之夜的美景、生活在与大自然的明智的和谐之中、领略那劳动的享受和人际关系的诗篇吗？最崇高的学问，不就在学会珍视这一切、培育爱惜这一切的迫切感吗？经过繁忙的、喧闹的一天，驱走对那令人生腻的乏味操劳的担忧之后，维肖拉雅大街休息了，在一直垂落到窗口的洋槐树那银白色花絮所散发的令人陶醉的花香之中，它沉入了梦香。凉台、篱笆、厕所，统统都看不见了，一切都笼罩在洋槐树那月夜的幻想之中、那奇异的阴影之中。宁静、美梦和盛开的花蕊，在这植物世界的夏夜生活中，在这皎洁的月色中以及洋溢着洋槐花香的明月之夜的宁静中，有着某种魔幻般神秘的东西。一切都统统入睡了，只有炼钢炉上方的

天空还在深深地呼吸着。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4,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他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

〔中国〕钱钟书《围城》P.3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夜，静悄悄。夜空晴朗，繁星闪烁，月亮冉冉升起，在蔚蓝的天空中遨游，就象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泛起的一叶轻舟。

万籁俱寂。没有一片树叶舞动，没有一只鸟儿扑扇翅膀，甚至连猫头鹰都沉默了，蝉也不叫了。地面不再散发热气。一切都寂静下来，闭上疲倦的眼睛。大地沉睡了。

〔南斯拉夫〕维塞林诺维奇《海杜克复仇记》P.79,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天夜里我让她的叫喊惊醒了——（在医生宣布她发了疯以后，她自然就给关了起来）——那是一个象火在燃烧似的西印度之夜；在那里的气候中，飓风来临之前，常常有这类情况。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便起来打开窗子。空气简直象硫磺的蒸汽——我到处找不到令人神清气爽的东西。蚊子营营地飞进来，在屋里四周凄惨地嗡嗡叫着；我听到远处的海发出象地震似的沉闷的轰鸣——乌云正在布满海的上空；月亮正在波涛中下沉，又大又红，象一颗滚烫的炮弹——她把她血红的最后一瞥投向那让暴风

雨震撼得发抖的世界。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40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秋 夜

秋夜，天高露浓，一弯月牙在西南天边静静地挂着。清冷的月光洒下大地，是那么幽黯，银河的繁星却越发灿烂起来。茂密无边的高粱、玉米、谷子地里，此唱彼应地响着秋虫的唧令声，啾啾也偶然加上几声伴奏，吹地翁象断断续续地吹着寒茄。柳树在路边静静地垂着枝条，荫影罩着蜿蜒的野草丛丛的小路。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 334,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算来已经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这秋季的淋雨还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风。呼呼地吹得帐幕象要倒坍下来似的震撼。偶而风势稍杀，呜呜地象远处的悲笳；那时候，那时候，被盖住了的猖獗的雨声便又突然抬头，腾腾地宛然是军鼓催人上战场。

中间还夹着一些异样的声浪：是尖锐的，凄厉的，有曲折抑扬，是几个音符组成的人们说话似的声浪。这也是两三天前和大风大雨一同来的，据说是狐狸的哀嚎。

【中国】茅盾《大泽乡》，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 16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此时正是深秋下浣的时候，东方月钩一痕，北天黑云三缕。村头破寺，几杵钟声惊梦鸟；道路新坟，一团剪纸吊孤魂。绍闻见此光景，不觉动了恻心。若是出门久惯的，误行早路，何妨仍

回街中，坐待天明。争乃绍闻少经事体，以胆怯为羞，昧心西行。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699，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湛蓝色的天空中，星光开始闪烁，风夹着寒意吹来，空气中充满了山野的气息。清风过处，枝头摇曳，草儿象波浪一样起伏。他们沿着夹在两排白杨树中间的小路，来到圣母院跟前。一只脑袋象是长错位置的小猫头鹰，停在松树的枝头上，一动不动地、腆着脸好奇地看着他们。当见到那些不速之客越走越近时，便迅速振翅飞走了。夜幕四合，晚风愈加凉爽，空气中的香味愈加浓郁，原野陷入了凄迷的梦乡。过了一会儿，响起一阵清脆的钟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1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从公共汽车的小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一角天空，还有那单调而又贫瘠的草原。这草原象是一个巨大的坟墓，从这里年复一年地生长出忧愁痛苦，然后把它们埋葬了，过后又重新生长出来。……生活也就是这样的。

我们忽然猛地震了一下，一个车轮陷进坑里去了。大家都下车，徒步向前走去，因为村子已经不远了。

夜色越来越浓了，仿佛一个阿拉伯巨人在这儿铺下了他那黑色的地毯，又象一个现代主义的画家，手里握的不是水彩笔，而是抹布，他蘸上用烟囱里的黑灰和屠宰场的污血混合起来的颜料，给这有气无力的可怜的世界抹上了一个面具。远处天边呈现出一片紫红色，象着了火一般，在这一片紫红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群向南飞去的乌鸦和野鸭。

当我们走到村庄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漆黑了。

不知哪儿传来一声驴叫。寺院的塔尖上飞起一群受惊的乌鸦。从扩音器里传出了高声念经的声音，可是一个字也听不清。原来这种在大城市里受人咒骂的无线电的声音，现在在乡村也到

处可以听到了。

〔叙利亚〕法齐赫·阿里·穆达利斯《水车》，摘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下册P.634，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冬 夜

严冬的夜晚，几颗赤裸的星星可怜巴巴地挨着冻，瑟瑟发抖着，几乎听得见它们的牙齿冷得捉对儿厮杀的声响。而且它们的眼神也在表示，为了发出这些光，它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与在这寒冷的高空中做一颗星星，无遮无蔽地闪着光，倒不如当个雇农或收人什么的，可以裹着暖和的大衣熬过这寒夜。

晚祷的钟声已经响过，整条路上除了那个敲钟的老人从钟楼匆匆赶回家以外，再也没有一个人影儿。冻结起来的雪在他的脚下吱吱地响着，狗却没有叫，也许是因为熟悉他的脚步声，也许是因为在这凛冽的严寒中懒得张口。

〔匈牙利〕裴多菲《爷爷》，选自《裴多菲小说散文选》P.13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这天晚上酷寒难当。地面的雪已冻结成一层坚厚的冰壳，只剩下积聚在冷清小径和偏僻角落的雪堆承受如刀朔风的冲击和咆哮。风发现了这样的对象，仿佛变本加厉地把怒气都发泄在它们身上，凶猛地把它们刮上云端，卷成千万团白茫茫的旋涡在空中飘散。在这样凄凉、黑暗、寒冷彻骨的夜晚，吃饱穿暖、身居安乐窝的人们围在熊熊的炉火旁，为他们此刻身在家中而感谢上帝；而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们只得倒毙路旁。逢到这种时候，不知有多少见弃于社会的可怜虫饿扁了，在我们的冷街空巷里闭上眼睛，而不管他们是否罪孽深重，反正不会再睁开眼睛看到一个更加悲惨的世界。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19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寒 夜

夜里，天稍晴些了，冷清清的明月挂在天空，湖面泛着一片青烟似的薄雾，远望微山，只隐约辨出灰色的山影。寒风任意的扫着满湖的枯草梗，发出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湖水在枯草丛里微微低语，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只水鸭的扑翅声，使月夜的湖面更显得寂静和冷清。

〔中国〕知侠《铁道游击队》P 2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新1版。

夜来了。

天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象塌下来的破墙。迎面的寒风，呼呼地吹着，掀起密集的碎雪，扯着行人衣服，扫打着冻紫的脸面。雪野上最显眼的是孤的坟墓和各种高丛的枯草及蓬蒿。狂风把枯草大把大把地拔来，夹着碎雪，无情地摔向空中。蓬蒿的苦味也跟着传布开来。古老的落叶树，树枝冻得酥脆，被风吹打得嘎吱嘎吱响，时而枝干折落下地。而新植上出现的绿汁，立刻又冻成了冰。

黑夜，是多末无情而寒冷！走路是多末艰难啊！

山来了。

山，冰雪的山峰，一个比一个高地叠立在夜空中。一片片松林，虽是在黑夜，但在雪光下，还是非常醒目地显出黑森森影子。山上的风更大，松林里发出巨大的怒吼声，宛如海洋里惊涛在翻腾不行。上山的路本来就很陡，现在全被积雪封住，滑更难上了。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401，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一个冻冰的严寒的夜里，当远方的反光特别耀眼地在天空交织着的时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从土室里走出来，顺着交通壕

走进战壕后面那个树林子里去，这个树林子就座落在一个矮矮的土岗的黑顶上，很像是生满了灰白色的絮毛。他躺在空旷的香喷喷的土地上面。土室里面是一片烟雾、恶臭，叶子烟的褐色雾气像带穗子的桌布一样高挂在小桌子上，桌子旁边围着八个哥萨克，正在打牌。但是树林子里的土岗顶上，却吹着轻轻的微风，这种微风好象是一只看不见的飞鸟的翅膀鼓动出来的；被霜打死的草发出了说不出的忧郁气味。黑暗笼罩在被炮弹打得很丑陋的树林子的顶上，小北斗星的朦胧光亮正在天空黯淡下去，北斗星躺在天河的旁边，很像是一辆翻掉的、斜翘着车辕的大板车，只有北极星在北方闪动着平匀的光亮。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32年版。

那是一派严寒的夜景，冰封雪冻，簌簌如有声，仿佛来自地底。没有月亮。抬头望去，繁星多得出奇，灿然悬在天际，好似正以一种虚幻的快速纷纷地坠落。群星渐渐逼近，天空愈显悠远，夜色也更见深沉。县境上的山峦已分不出层次，只是黑黝黝的一片，沉沉地低垂在星空下，显出无比的坚强。……

尽管山色如墨，不知怎的，却分明映出莹白的雪色。这不免让人感到远山寂寂，一片空灵。天容与山色之间有些不大调合。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选自《雪国·千鹤·古都》P.28，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月 夜

沙滩通故宫的马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行行翠绿的洋槐树。夜晚，盛开的洋槐花在行人的头上发散着清爽的迷人的香气。穿过这些沁人心脾的洋槐树，道静和晓燕就时常悄悄地出现在故宫河沿的栏杆旁。有时在朦胧的月光下，她们一同眺望着那

庄严美丽的故宫景色。——那高大的黄色的玻璃瓦屋脊多么富于东方的艺术色彩；那奇伟庞大的角楼，更仿佛一尊尊古老的神像，庄严而又神秘地矗立在护城河上的夜空中，又是多么令人神往呵。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3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水缓缓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就象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山啦，树啦，河啦，田啦，房屋啦，都罩在它的网下面。月光是柔软的，透不过网眼。

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船停在水莲丛中，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月夜》P.21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黛玉湘云见息了灯，湘云笑道：“倒是他们睡了好。咱们就在这卷棚底下近水赏月如何？”二人遂在两个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湘云笑道：“怎得这会子坐上船吃酒倒好。这要是我家里这样，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说的好，‘事若求全何所乐’。据我说，这也罢了，偏要坐船起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有一天晚上，月白天清，浪涛象银轴般的滚滚而过；一方面

由于浪涛象在徐徐地 沸腾而 显得弥漫着一种不是凄寂，而是银白色的静寂；在这样静寂的夜空里，在泡沫四溅的船头的远前方，出现了一股银白色的喷水。它给月色一照耀，样子赛似一股灵光；似乎突然从海里冒出了一个光耀夺目的神明。

〔美国〕麦尔维尔·哈利《白鲸》P.341，三联书店1979年版。

钟声响了十一下。男爵抱吻过女儿，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时约娜还未尽兴，但也不得上床了。

她向卧室最后环视了一遍，才把蜡烛吹灭。她那张床只有床头靠着墙，左首临窗，月光从窗口射进来，倾泻在地上，晶莹清澈，恍如水泉。

月色反照到墙上，悄悄地抚弄着皮拉姆和蒂丝佩永生的爱情。

从床脚那端的另外一个窗口，约娜望得见一棵大树，这时也整个浸在柔和的月光里。她转过身去，闭上眼睛侧卧着，但不到一会儿，眼睛又睁开了。

她仿佛还在马车上受着颠簸，脑子里老听到车轮在那里转动。最初她仍然躺着不动，希望静卧一阵就可以睡熟了；然而不久，焦躁的情绪又侵占了她的全身。

她觉得两条腿有些发麻，浑身愈来愈热。于是她起来了，光着脚，裸着胳膊，穿着一身长睡衣，看去犹如一个幽灵，踏着地板上的月光，走去推开窗子，眺望夜色。

月光是那样皎洁，看去象在白天；少女约娜对自己儿时所喜爱的景物，一草一木都还记得很清楚。

在她面前，首先是那一大片草地，这时在月光下，涂上了一层奶油般的黄色。邸宅正面，挺立着那两棵大树，靠北的一棵是梧桐树，靠南的一棵是菩提树。

在这一大片草地的尽头，有一座小小的灌木林，这是庄园的一道分界线。为了防御海面暴风的侵袭，这里还种着五排古榆，

它们受海风不断的折磨，都已枝柯拳曲，树梢削平而倾斜成象一个屋顶了。

园景的左右两面，各有一条林荫路，把正中主人住的邸宅和毗邻的两个农庄分隔开来。长长的林荫路旁都种了长成高大无比的白杨树；左右两个农庄，一个归库亚尔一家人看管，另一个归马丁家看管。

白杨山庄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些白杨树而来的。在这围圈之外，伸展着一大片未经开垦的荒地，长满了金雀花。不分昼夜，海风都在那里呼啸。然后海岸突然倾下，形成一道陡直的高达百公尺的白色悬崖，崖脚浸没在海波里。

约娜眺望着远处微波荡漾的海面，它仿佛正在星光下酣睡。

在这不见阳光的岑寂的时刻里，大地上散发出各种气息。攀缘在楼下窗口四周的一株素馨花不断吐出浓郁的香味，和嫩叶的清香搅和在一起。海风阵阵袭来，带着强烈的盐味和海藻粘液的气息。

约娜起初放开胸怀，痛痛快快地呼吸着，乡间宁静的气氛，象一次凉水澡似的，使她的心境平静下去。

暮色降临时才苏醒的夜行动物，在黑夜的静寂中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这时在月色薄明中悄悄地活动起来。大鸟象斑点，象黑影，无声地掠过天空；看不见的飞虫，嗡嗡地在耳边擦过；轻轻脚掌窜过浴着露水的草地或是杳无人迹的沙径。

只有几只发愁的癞蛤蟆对着月光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叫声。

约娜仿佛觉得自己的心扩展了。象这明净的夜晚一样，在她心中也充满了细声密语；象在她周围活跃的夜行动物一样，无数彷徨的欲望都突然在她心中蠕动起来。象有一种吸引力把她和这充满生命的诗境融合在一起了。在这柔和的月夜里，她感到神秘的东西在颤栗，不可捉摸的希望悸动，她感到了一种象幸福的气息似的东西。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 漂亮朋友》P. 13—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现出了轮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围墙露出来，大门也看得见了……借了月光可以认出大门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小门走进，头一眼看见的是宽阔的林荫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们和白杨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枫树的树叶印在林荫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轮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初一进来，斯达尔采夫对着这情景看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见：这是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摇篮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生命，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没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许了宁静、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残花、连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倾吐着宽恕、忧郁、安宁。

四周一片肃静。星星从天空俯视这深奥的温顺。斯达尔采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礼拜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像自己死了，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间，他想到这不是什么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空无所有而产生的不出声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杰美契墓碑的形状像一个小礼拜堂，顶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C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就葬在这儿，造了这墓碑。本城的人谁也不记得她了，不过墓门上的灯反映着月光，仿佛灯里点着火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谁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达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点燃他的热情似的，他热情地等着，暗自想像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小径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女郎，她们原先一定美丽妩媚，满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

母亲多么歹毒地要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斯达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见树荫里有些人影怕难为情地躲来躲去，感到她们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

仿佛垂下来一道幕似的，月亮走到云里面去，忽然间四周全黑了。斯达尔采夫好容易才找到门口（这时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车的巷子。

〔俄国〕契诃夫《姚尼奇》，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710—7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星 夜

……全街的灯火都在眯着眼睛做梦。天星是很灿烂的，北冠星现在头上，南斗星横在东方，熊熊的火星正如一粒红火从天际上升，好象在追逐那清皎的少女星的光景。微微的西风从海上吹来，卷着街心的纸屑，在我面前就好象有几只玳瑁鼠在驰骋。凄凄凉凉地走了怕有两个钟头。N公园的松树掩映在电灯光中，好象一朵朵透明的云霞。我结局走到了她的店门了。门是紧闭着的，街上已经全无人迹，只有些酒食店里还有些饶有睡意的三弦和妓女的歌声。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P.2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我站在舱外，身子靠着栏杆，望着渐渐退去的香港。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上有些星星，但大半都不明亮。只有对面的香港成了万颗星点的聚合。

山上有灯，街上有灯，建筑物上有灯。每一盏灯就象一颗星，在我的肉眼里它比星星更亮。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象是一座星的山，放射万丈光芒的星的山。

夜是静寂的，柔和的。从对面我听不见一点声音。香港似乎闭上了它的大口。但是当我注意到那座光芒万丈的星的山的时候，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无数的灯光的私语。船在移动，灯光也跟着在移动。而且电车、汽车上的灯也在飞跑。我看见它们时明时暗，就象人在眨眼，或者它们在追逐，在说话。我的视觉和听觉混合起来。我仿佛在用眼睛听了。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那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P.27—2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白兰树照样轻轻摆动着。叶影儿照样轻轻地在抚慰她。嘎嘎的细碎声照样在回答她。天空上的星星也站在树梢上向她点头。

〔中国〕欧阳山《苦斗》P.4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正商议间，众僧摆上晚斋，请他师徒们吃了。三藏教掌灯，仍去前面禅堂安歇。众僧都挨墙倚壁，苫搭窝棚，各各睡下，只把后方丈让与那上下院主安身。此时夜静，但见：

银河现影，玉宇无尘。满天星灿烂，一水浪收痕。万籁声宁，千山鸟绝。溪边渔火息，塔上佛灯昏。昨夜闍黎钟鼓响，今宵一遍哭声闻。

是夜在禅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里得稳睡？忽翻身见窗外透白，急起来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寻袈裟去。”行者一骨鲁跳将起来。一见众僧侍立，供奉汤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师父，老孙去也。”三藏下床，扯住道：“你往那里去？”行者道：“我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他有这个禅院，在此受了这里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邻住。我去南海寻他，与他讲一讲，

教他亲来问妖精讨袈裟还我。”三藏道：“你这去，几时回来？”行者道：“时少只在饭罢，时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孙去也。”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215—216，齐鲁书社1980年版。

她连灯也不打开，就走到窗前。大学宿舍楼一排排矗立在市郊。这里的天空象草原上一样明朗。大颗大颗的星辰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象是有人把每颗星星都擦亮了似的。整个大学城四周围都有白色日光灯闪耀，窗下的花坛弥漫着喷泉的银白色水珠，一辆辆汽车无声无息地向远处滑行而去，车灯射出一道道长长的光柱——在这静谧的、淡紫色的夜晚，这一切都显得异乎寻常，神秘莫测。从远处，看来是从宿舍后面的咖啡馆里，飘来阵阵无忧无虑的轻音乐。整个世界仿佛都被幸福欢乐的波浪激荡着。唯有她拉托法特感到兴味索然。怪不得同年级的小伙子们因为她总是郁郁寡欢，给她起了个“冬阳”的绰号。莫非她真的是“冬天的太阳”，只发光，不暖人……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62—63，北京出版社1932年版。

夜 色

水面平静得连一点波纹也看不见，桥亭的影子已经模糊了。箫声像被咽住的哀泣轻轻地掠过水面，缓缓地跟着水转了弯流到远处去了。夜色愈过愈浓，亭子里显得阴暗起来。水上淡淡地现出一点月光。

〔中国〕巴金《春》P.15，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夜色庄重而威严；深黄昏的潮湿的凉气变换了午夜的干燥的温暖，夜还要长时间象柔软的帐幕一般挂在沉睡的原野上；离开清晨最初的喋喋声、沙沙声和簌簌声，离开黎明的最初的露水，

还有许多时间。天上没有月亮。这些日子月亮是升得很迟的。无数金色的星星似乎都在竞相闪烁着流向银河方面去。的确，你望着它们，仿佛隐约地感觉到地球在飞速不断地运行……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26，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多姆拉将这位意外的来客送至大门外。天快亮了。林丛中，草地上，墙缝里，到处都和草原上一样，已经有蝈蝈儿在发出唧唧的欢歌。灌渠里传来青蛙的鸣叫，从远处传来磨坊斜槽里的潺潺水声。四周围沉浸在一片悒郁、闪烁不定的轻易被惊扰的寂静之中。还没有听到人的声音，只觉得整个大自然，从树的枝叶到密布在苍穹的白得发亮的星辰，都在珍惜地保护着这黎明的静谧……这种静谧能医治心灵的创伤，乃至驴的嘶叫，都不能破坏，撩扰这个安宁。就是诺尔穆拉特老人的心跳也平静多了。大自然象一只纤细的手，在小心翼翼地爱抚着他。

多姆拉缓慢地回到院子里，本想到苹果树下的宿栋上躺下，可突兀地，宁静被破坏了。墙外面响起急促、杂沓的脚步声，一个树杈咔嚓一声折断了，苹果象冰雹砸到地上。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234—235，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红日渐渐西沉了，渐渐接近了那个决定性的时刻，这叫于连的心古怪地急跳着。美丽的夜色已经来到了。他仔细察看，怀着一种欢乐，好象从他胸口移开了一个重大的巨压。今宵没有星光月亮光，将是最黝黑的一夜。天空中笼罩着大块大块浓厚的黑云，随着十分闷热的风飘荡不定，好像预示暴风雨将要降临。两个女友散步了很久，她们今晚上的一举一动，于连都觉得稀奇古怪，和往常不同。她们很欢迎这种天气，因为有不少的细腻敏感的心灵，喜欢以这种天气来增强爱情的欢乐。

〔法国〕司汤达《红与黑》P.73—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夜色是出奇的美妙，镇上的灯光本来觉得很近，现在隔着湖水望去，竟又象非常遥远了。那幽静的湖面，就象一块周围镶着钻石的黑玉，石阶最底一层伸入湖心的地方，浪光不停地起落着，仿佛一些白手在挥动。缀满繁星的天幕无边际地伸展着。不时有流星掠过，好象那紧嵌在天上的星星中，忽然有的松落了，横过天空，落到黑暗里，山谷间，或是远处的水面上，一如我们的生活被看不见的力量驱逐到不可知的命运深渊的。

〔奥〕褚威格《情网》，选自《同情的罪》P.315，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月亮高悬在窗前，照亮了屋里淡蓝色的尘土，同时把柔和的清辉洒在沉睡的小镇，空寂的小巷和广阔的田野上。田野里盖满了微波起伏的麦浪，它的上方静静地弥漫着透明的薄雾。草地和沼泽上冉冉升起灰白色的水气，象香炉里冒出的青烟，一团团飞向碧空里。在淡雾中，在洒满露珠象梦幻一样沙沙作响的庄稼中，蟋蟀越来越清晰地唧唧叫着；成千上万的鸣叫声时断时续，以颤抖的节奏一刻不停地在空中传播；应和它们的是青蛙的大合唱，它们的尖厉的鸣叫发自沼泽地上：呱，呱，呱，呱！

近处的蛙声沉寂了片刻，伏在远处的沼泽、水塘、溪流岸边和沟渠上的青蛙便接着唱了起来。水塘里密布着水草，中间的一泓清水象千百面镜子一样闪闪发亮，月光在上面游荡，活象一把黄金的刀子。溪边长满了由于挂着露珠而沉甸甸地弯下腰的鹅鸛草；一些坑坑洼洼里，也长满了黄色的驴蹄草和蓝色的勿忘我花。在它们的头上，兀立着空心的柳树，柳树上长着一个个人脑袋，那许多嫩树枝儿就象它们浓密的头发。

四面八方不断响起了欢歌，唱者已经陶醉在这个充满了无法形容的魅力、深沉的呼唤、歌声、爱情和几乎感觉不到的颤抖的春夜之中。

夜莺在一束丁香花丛中欢唱，成千种鸟雀和它们呼应，其中有兀立在庭院里的大落叶松上的鹤鸟不时发出的咯咯声，窗里

乳燕甜美的喃喃声，沼泽地上田鳧的咕咕声，树上互相追逐的五月金龟子的嗡嗡声，牛栏里母牛的哞哞声，远方牧场上的马嘶声，等等。

过了一会儿，整个世界沉寂了，甚至从一片叶子落到另一片叶子上的那嘀哒的露珠，门外潺潺的小河，大地深沉的呼吸也都可以听到。

然而，在顷刻的寂静之后，千万个声音重又响了起来，汇成一个更加雄壮的大合唱。所有的树木、草丛都唱着引人入胜的爱情欢歌，好象要把枝叶、花朵、臂膀都吸引过来，互相拥抱，尽情欢乐。

整个大地都沉醉在歌声、鸣响和沙沙声中，沉醉在草木和动物的喧闹声中，沉醉在闪烁不停的光亮之中，沉醉在充满了空气的芳香之中。整个大地都被卷进一股强大的爱情的旋风里；这股风是在春夜的激情和那永远不能满足的渴望的激发下产生的，随后它便盲目地投入了那从四面八方张开巨口的宇宙深渊之中；这是一个充满冰冷的露珠般的繁星和亿万个太阳、行星的深渊，深不可测，神秘可怕。

〔波兰〕莱蒙特《福地》P.452，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夜 晚

黄昏的暗影，森严的，在浑河村街道的上空浮动。白昼的光线，象被赶走了一般的，从天和地当中的一切空间里消逝了。所有的物体，从高大的山峦、树林、房屋，到河沟边的几株枯草和院落里的砖、瓦、石块……都完全陷入朦胧的黑暗中，木然的，象等待着什么似的慢慢地消失了原有的颜色、形状和轮廓。影子逐渐有些模糊，较远一点的，首先失掉了存在……这样，又经过了一会儿，最后，那越来越浓的黑暗，终于把附近所有的一切都吞食了。

于是，夜来了。

.....

没有旁的声音，除了唢呐。讨厌的吹鼓手，好象有意地奏着那种悲哀而又怕人的调子，把村庄的夜弄得非常恐怖。莫名的伤痛，在黑暗的街道上游走，在每个人的神经纤维中游走着。小钹钹也在敲响着……一阵比一阵强烈的冷风把它们带过来，又带向远处，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于这种无告的恐怖的痛楚之中了。一只狗突然被惊觉了，在村边什么地方向着天空，呜呜的吠叫着……

夜了……凉寒的青色的夜啊！……

〔中国〕蔡天心《浑河的风暴》第一部 P.19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湘云方欲联时，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云看道：“你看那河里怎么象个人在黑影里去了，敢是个鬼罢？”湘云笑道：“可是又见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一三）打他一下。”因弯腰拾了一块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复聚者几次。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拐向右面，穿过灌木丛去。这时候夜色象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我发现了一条崎岖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去，一面用心地向前探望。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只有鹌鹑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鸟展着柔嫩的翅膀，悄然无声地低低飞翔着，几乎碰撞了我，连忙惊慌地潜向一旁去了。我走出了灌木丛，沿着田塍走去。现在我分辨起远处的事物来很困难了；四周的田野朦胧地发白；田野的那面，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来，越来越迫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

的空气中发出钝重的回声。苍白的天空又发出蓝色——但这回是夜天的蓝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闪动着。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10，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咖啡店前面街道各店铺，处此局势，多提前关门了；而午后的那阵豪雨，更增加了街面上的冷落，因而，除了偶尔有一两个行人或脚踏车匆匆经过，街面上一片空荡荡的。唯有那孤独地撑在夜空里的街灯，象是一只只在黑暗中睁大着的、戒备的眼睛，教夜行人不免借着它的亮光，张惶四顾，并且加快脚步，闪进咖啡店来。而这异乎寻常的清冷，也教店里的咖啡客们心头涌上微微孤寂和紧张之感；加上那不知名的热带昆虫，不断地绕着店前的灯火飞旋腾扑，更教人心头的感绪撩也撩不开。

〔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下)P.414，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

夜 幕

没有风。淡青色的天幕上停着几朵白云，月亮的笑脸从云罅中探视下界的秘密。黄浦江像一条发光的灰黄色带子，很和平，很快乐。一条小火轮缓缓地冲破那光滑的水面，威风凛凛地叫了一声。船面甲板上装着红绿小电灯的灯彩，在那清凉的夜色中和天空的繁星争艳。

〔中国〕茅盾《子夜》P.4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即使在没有月色，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工厂附近那第聂伯河的水面也不会暗淡无光。河湾也好，土丘之间那个长满芦苇的拉都达大湖也好，都不会因此而黯然失色。褐色的天空，给它们增添了一种特殊的色彩，赋予它们一种火焰一般的黄色回光，就

仿佛是那朝霞在彻夜地以工笔重彩描绘那一汪娴静的流水。夜幕覆盖着一个个土丘，泼墨似的夜色笼罩在草原上空，而第聂伯河沿岸那一个个湖泊，犹如一面面泛着红光的镜子，为飞行员们、为夜翔的鸟儿和晚归的渔翁们照明，在它们那玫瑰色的水面上，清晰地映出了芦苇丛的倒影。若是那一对迟归的恋人伫立在它们湖畔的话，那么，在它们那一平如镜的浅红色水面上，也会映出他们的身影……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23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们走到了草坪上，月光直射着他们的脸。一条小径通过院子；院子里声息全无，只有一只夜蛾子，在蜜蜂们沉睡的王国里嗡嗡地飞着。在他们前面千来步的地方，就是那个黑魆魆的、神秘的树林。当他们走到潮湿的、一直铺洒到草地上的阴影边的时候，加布列尔看见了一架用松树干做的短梯子，从矮树丛中通到一片林地上。他们拨开树枝，爬上梯子，进入树林里面。他们沿着一条朦胧中几乎看不见的小路，紧挨着树林的边缘斜行着；因此，透过稀疏的小树和灌木丛，他们能看见树林外月色中的草地。蕾齐娜在前面开路。月影穿过树杈，洒在黑色的叶片上，宛如一滴滴明亮晶莹的水珠；不时有一线亮光射着姑娘的头，使它一下子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但很快，就又在黑暗里消失了。加布列尔一声不响地跟着她，听到她的脚踩着隔年落叶的沙沙声和甲虫们钻着树皮的声音。没有一丝风；只有树叶与树叶摩擦，发出一些轻微到几乎听不见的爆裂声。走了一程，忽然从树林的黑暗处窜出一个什么东西；在他们旁边跑着。

〔德〕施笃姆《一片绿叶》，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个晴朗的夜晚，海伦和里格尔站在甲板上游玩。岸上的万家灯火犹如夜中闪烁的繁星，晶莹透亮，调皮地眨着眼，缓缓地

在浩渺的天穹里游曳。一轮明月就象一只玉盘，把融融的月光倾泻在甲板上。她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突然，他把她拥在怀里，紧紧贴在一起。他搜寻到了她的嘴唇，她也抬头热烈亲吻他，两人的吻是那么深挚强烈，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然后他把她的脸贴在自己胸前，“海伦……”他的声音犹如耳语一般，被微风拂荡开去。

她抬头看见他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热切的光芒，“里格尔……”她满怀深情地说，“噢，里格尔……”

“我爱你，”他说。

她闭上眼睛对他笑道，“我也爱你，”她低声说。

“亲爱的！”他紧紧拥抱她，她在他怀里一动不动，她多么想永远就这么样呆在他怀里。他的胸膛是那么坚实，温暖，她需要他的保护，需要他的爱。她呼吸到了他那男子的阳刚气概，触摸到了他身体的力量。他需要她，她也一样。她渴求他的力量。

他用热辣辣的嘴唇吻着她裸露着的胸膛和脖子，喃喃的情语汇成了月光下的爱河，销魂夺魄，如痴如迷，“到我房间去好吗？”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P.59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他仰首凝望天空。冷清清的星星在深邃的太空中闪烁跳跃，迎面扑来大河的气息：湿润的泥土，冰凉的沙子、芦苇、河水——焦渴的感觉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幻觉——这混合的气息飘入他的鼻孔，静悄悄而又毫不容情地将炎热尘土留下的干燥感觉一扫而尽。闻到这种气息，夏拉巴感觉到：夜幕降临了。它像一支悲伤的歌，很快便将形象支离破碎的黑夜引进来，而已逝去的白昼便成了一个充满未完事情的似明似暗的迷宫。

〔津巴布韦〕蒙戈希《待雨》P.13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柔软的、亲热的、夜的寂静笼罩在草原的上空。露水压倒了

青草。微风把小水湾、腐烂的芦苇、池沼的泥土、被露水打湿的青草的混合气味送到哥萨克的宿营地来。偶尔听到几声拴马索的哗啦声、卧倒的马匹打响鼻和哼哼的声音。后来又是昏昏沉沉的寂静，又传来辽远辽远的、几乎是刚刚能听出的野雁的沙哑叫声和稍近一点地方的鸭子的回答声。一阵在黑暗里看不见的翅膀的猛烈震动声。夜。寂静。雾蒙蒙的草原的潮气。西方靠天边的地方——升上来一片深紫色的云层。中间，在古老的普斯可夫的土地的上空，银河像一条宽宽的、闪闪发光的、令人难以忘记的大路似的横断过去。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663—6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昏 暗

窗外更加昏暗下去，一片云彩遮住了月亮。笼罩在院子里的黄色月光也逐渐暗淡下去，整齐平正的阴影也逐渐消失着，已经看不见篱笆外面的黑影子了：也不知道是去年砍下来的树枝呢，还是靠在篱笆上的老蓬蒿。

内室里也越来越暗了，挂在窗边的司契潘的哥萨克军服上的下士阶级的银线也失去了光亮，葛利高里在一片灰色黑暗中也看不见，婀克西妮亚的肩膀正在轻轻哆嗦着，用手巴掌捧着的脑袋在枕头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地跳动着。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午夜早已过去，院士依旧在工作。夜间的空气掺和着河渠里那股碱水的气味，不时从敞开的窗户中涌了进来：而渠水则在那石砌的河床里缓缓地流动着。此刻，周围已是万籁俱寂，很象外省乡镇的夜晚，简直听得到垃圾箱里田鼠的窸窣声和村狗睡梦中

的呵欠声。只是间或有那么一辆迟归的轿车，闪亮着龙眼般的红色车灯，拖着污浊的油烟尾巴，在街道上呼啸而过，随后便把汽油味久久地留在树丛的枝叶里。约摸两点钟，洒水车驶过大街。洒水的声音如同春天的夜雨沙沙作响，坑坑洼洼的花岗石路面顿时水光闪闪。不一会儿，这里的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黑 暗

然而他也害怕许许多多的东西；虽然为了骄傲而不说，但他最痛苦的莫过于童年时代那些连续不断的恐怖。尤其有两三年之久，它们象病一般的把他折磨着。

他怕藏在暗处的神秘的东西，怕那些要害人性命的恶鬼，蠢动的妖魔，那是每个孩子的头脑里都有而且到处看得见的。一方面这是原始动物的遗传；一方面因为初生的时期，生命与虚无还很接近，在母胎中昏睡的记忆，从冥顽的物体一变而为幼虫的感觉，都还没有消失：这种种的幻觉便是儿童恐怖的根源。

他怕那扇阁楼的门：它正对着楼梯，老是半开着。他要走过的时候，心就跳了，便鼓足勇气窜过去，连望也不敢望一下。他觉得门背后总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逢到阁楼门关上的日子，他从半开的猫洞里清清楚楚听到门后的响动。这原不足为奇，因为里边有的是大耗子；但他的幻想认为那是一个鬼怪：身上是七零八落的骨头，百孔千疮的皮肉，上面是一个马头，一双吓得死人的眼睛，总之是奇奇怪怪的形状。他不愿意想它，但不由自主的要想。他手指颤危危的去摸摸门键是否拴牢，摸过之后，走到半楼梯还要再三回去瞧瞧。

他怕屋外的黑夜。有时他在祖父那边待久了，或是晚上被派去有什么差使。老克拉夫脱住的地方差不多已经在城外，一过他

的屋子便是上科隆去的大路。在这座屋子与市梢上有灯火的窗子中间，大约隔着二三百步，克利斯朵夫却觉得有三倍的远。有一段路拐了弯，什么都看不见了。黄昏时的田野是荒凉的；地下都黑了，天上灰灰的好不可怕。走完环绕大路的丛树而爬上土丘的时候，还能看到天边有些昏黄的微光；但这种光并不发亮，反比黑夜更教人难受，黑的地方显得更黑：那是一种垂死的光。云差不多落到地面上。小树林变得很大很大，在那儿摇晃。瘦削的树好似奇形怪状的老人。路旁界石上的反光，象青灰色的衣服。阴影似乎在蠕动。土沟里有侏儒坐着，草里闪着亮光，空中有东西飞来飞去，可怕得很，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虫，叫得那么尖厉刺耳。克利斯朵夫老是提心吊胆，预备自然界中出点儿什么凶恶的怪事。他飞奔着，心在胸中乱跳。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P.54—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夜来临了，黑沉沉的，象所有的夜一样，用黑暗覆盖了遍地积雪的辽阔原野。那些最先迎接朝阳的、孤零零的树枝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人们用灯盏的微光与黑暗搏斗着，但是强大而凶狠的黑夜却把一盏盏单独的火光围得严严实实，并且把黑暗塞进人们的心灵，扑灭了許多人心灵中隐隐燃烧着的微光。

〔俄国〕安德列耶夫《在地下室里》，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56，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掠过松树林的阴森的黑影，象河水一样向村里涌进来。但是，披着月光的田野，明亮的如同另外一个世界。好象把地球劈成了两半，黑暗和光明的色调分外鲜明。

黑暗向着光明突进！这黑色的恶魔就象要把地球上的一切都要吞掉似的，元德村眼看就要被它吞进黑色的嘴里去了。光明避开黑暗的袭击，向后退去。但是，在田野的那一边，拥有着巨大希望的月亮的世界，用它自己辉煌的光采占有着广阔的田野，充

洋溢着伟大的理想和生命的喜悦。……在铁道的那一边，电灯光在这巨大的憧憬中就象什么精灵的眼睛一样，向着黑暗闪烁。……但是，河边的柳树，却沉睡在和平的梦境里。

〔朝鲜〕李箕永《故乡》P.162，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黑 夜

夜色很浓，没有月亮；空中虽缀满了金豆似的星星，丛林里却很少见到星光；枝连枝叶覆叶的树冠，象是把如漆似墨的夜空低低地拉下来，紧紧地扣在人的头上。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园子里摇曳不定的灯光熄灭了。一切都熄灭了。……

黑夜有如深渊……没有光明，没有意识……只有生命。暧昧的，凶狠的，生命的力。强烈的欢乐。痛快淋漓的欢乐。象空隙吸引石子一般吸引生命的欢乐。情欲的巨潮把思想卷走了。那些在黑夜中打转的陶醉的世界，一切都是荒唐的，狂乱的……

夜里……有的是他们混和在一起的呼吸，有的是交融为一的两个身体的暖气，有的是他们一齐陷了进去的麻痹的深渊……一夜有如几十百夜，几小时有如几世纪，几秒钟的光阴象死一样的长久……他们做着同一个梦，闭着眼睛说话，朦胧中互相探索的脚碰到了又分开了，他们哭着，笑着；世界消灭了，他们相爱着，共同体验着睡眠那个虚无的境界，体验那些在脑海中骚乱的形象，黑夜的幻觉……莱茵河在屋下小湾中唧唧作响；水波在远处撞着暗礁，仿佛细雨打在沙上。泊船的浮埠受着水流激荡，发出呻吟声。系着浮埠的铁索一松一紧，发出钉铛声。水声一直传到卧室里。睡的床好比一条小船。他们偎倚着在眩目的波浪中浮沉，——又象盘旋的飞鸟一般悬在空中。黑夜变得更黑了，空虚

变得更空虚了。他们彼此挤得更紧，阿达哭着，克利斯朵夫失去了知觉，两人一齐在黑夜的波涛中消失了……

黑夜有如死……——为何还要再生？……

潮湿的窗上透出熹微的晨光。两个软瘫的肉体中重新燃起生命的微光。他醒了。阿达的眼睛对他望着。他们的头睡在一个枕上。手臂相连。嘴唇胶在一起。整整的一生在几分钟内过去了：阳光灿烂的岁月，庄严恬静的时间……

“我在哪儿呢？我变了两个人吗？我还是我吗？我再也感觉不到我的本体。周围只有无穷。我好比一座石像，睁着巨大的安静的眼睛，心里是一片平和……”

他们又堕入天长地久的睡梦中去了。清澈的远钟，轻轻掠过的一叶扁舟，桨上溜滑下来的水珠，行人的脚步，一切黎明时分例有的声音并没有打扰他们，只使他们知道自己活在那里，抚摸着他们迷迷忽忽的幸福，使他们加意吟味……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P.340—3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突然间，黑夜变得异常可怕。

再也分不出海和天；天空一片漆黑，向着单桅船围拢来。雪开始缓慢地落着。几片雪花出现了，飘飘忽忽简直像是幽灵。在风控制着的海面上，什么都看不见。人们产生被出卖的感觉。这是陷阱，一切都可能发生。

就是在这种洞穴似的黑暗中，北极龙卷风在我们的气候里出现了。

一大片混浊的云，像水蛇的肚子一样，压在海面上，有几处地方这个灰白色的肚子更和波浪连接起来。好几处接连的地方像破袋子一样，插进海里吸水，倒出来的是雾气，深深地吸满的是海水。这种吸水不时在这里那里鼓起圆锥形的浪头。

北极的暴风向着单桅船冲过来，单桅船也投入到暴风里去。暴风和船像斗殴似的互相面对面冲过来。

在风暴第一次的激烈入侵中，船上的人们没有把帆卷起来，没有把三角帆落下来，没有把任何帆篷收起来，因为逃亡本身就是热狂的。桅樯叽叽嘎嘎地响，向后倾斜，仿佛吓坏了。

在我们的北半球，飓风是从左到右旋转的，同时钟方向一样，速度有时达到每小时六十里。单桅船虽然处在这个猛烈的漩涡中，却仍然像在良好天气中行驶一样，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只是把船头向着大浪冲去，迎着风行驶，使风吹向右舷，以避免大浪打击船尾和从舷旁袭击。这种并不完善的预防措施，在风转变方向从后面吹来时，是丝毫没有用处。

在没法进入的区域中，正吹来一种深沉的喧闹之声

这是深渊的吼声，没有别的声音可以和它比拟。这是世界发出的兽性怒吼。我们称为物质的东西，这个不可窥测的有机体，这个无限能力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有时可以流露出一种能够使我们战栗的微小的意识），这个盲目和黑暗的宇宙，这个无法理解的自然界的精灵，它有一种喊声，这种喊声是特殊的，漫长的，顽固的，连续的，不及语言，却甚于雷鸣。这种喊声就是暴风雨的声音。别的声音，像歌声，旋律，喧哗，语言，是从窠里，巢里，匹配中，婚姻中，家庭里，发出来的；这一个声音，龙卷风，却是从“虚无”中产生出来的，这个“虚无”就是“一切”。别的声音表达宇宙的灵魂，这一个声音表达怪物。这是怪物在吼叫。这是“无限”所说的含糊不清的说话。这是病态的可怕的东西。这种喧闹声在人类以上和超越人类而进行对话，有时高起来，有时低下去，有时高低起伏；它决定浪涛声，它给人的心灵制造种种剧烈的恐怖：有时在人的耳朵边爆发出讨厌的喇叭声，有时却在远处发出沙哑的轰隆声，它是令人晕眩的喧闹声，很像一种语言，事实上也的确是一种语言；它是宇宙想说话所发出的声音，是奇迹的牙牙学语声。这种哭泣声，模糊地表达了冥冥中一颗悸动的心所忍受的，所遭遇的，所吃的苦头，所接受的和拒绝的一切。最经常的，是它说出一些毫无意义的话，好像慢性病又发作；应该说它是在发癫痫病，而不是在使用力量；我们相信

我们是在目睹最大的灾祸下降到“无限”里来。有时，我们仿佛听见元素要复原，浑沌想从创造中回复它本来面目。有时，它又像是诉苦声，天空在悲叹，在诉说自己有理由，这好像是为世界的利益而辩护。我们猜想宇宙在打官司，我们尽力倾听两造的理由，尽力听出两造的可怕的攻击和防御方法；暗影的一种呻吟声就具有三段论法的坚定性。这是对思想的巨大扰乱。神话和多神教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在这里。随同这些可怖的、巨大的骚闹声同时出现的，是一些一瞥即逝的超人形象：颇为清晰的复仇女神的容貌，出现在云里的女神的胸膛，几乎清楚明确的冥府妖魔幻象。没有什么恐怖比得上这些呜咽，这些笑声，这种闹声，这些不可解的问和答，这些对不认识的助手的呼吁了。人在这种可怕的咒语面前，不知道要变成什么。他在这些谜似的严酷声调下面，只能够弯下腰来。这种声调隐藏着什么意义呢？它们表达些什么呢？它们恐吓谁呢？它们恳求谁呢？这里似乎有一种放纵的东西。深渊大声呼喊深渊，空气大声呼喊水，风对浪，雨对岩石，天顶对天脚，星星对浪花，都在大声呼喊，地底的嘴套除掉了，所以发出了这些呼喊，这种声音还和坏良心神秘地纠缠在一起。

嘈杂的黑夜，其阴惨的程度，并不比静寂的黑夜更差。人们在这种夜里感觉到被忽视者的愤怒。

夜是一种表现。是什么东西的表现呢？

在黑夜和黑暗之间，必须加以区别。黑夜是绝对的，黑暗却是复杂的。语法就是逻辑，在法文里，语法不容许黑暗一词属单数。黑夜是单一的，黑暗却是众多的。

这种黑夜的神秘的雾是分散的，易逝的，崩坏的，致命的。人再也感觉不到有人间，却仿佛到达了另一世界。

在无限而且不确定的黑暗中，存在着有生命的东西或者个人；可是那里的有生命的东西或个人只是我们的死亡的一部分。等到我们在人世间的日子过完以后，等到坟墓的黑暗变成我们的光明以后，人世以外另一世界的生命就会逮住我们。在眼前这时

刻，那个生命只是抚摸我们一下。黑暗就是压力。黑夜有点像是压在我们灵魂上的手。在某些可恶而庄严的时刻里，我们觉得在坟墓的围墙内的东西正侵入到我们身上。

我们和不可知世界的接近，再也没有比在海洋上遇着风暴的时候更为明显的了。在这种时刻，恐怖和疯狂同时增长。常有可能妨碍人类行动的古代的云神，正在掌握着不固定，不连贯和经常变化这几种力量来随心所欲地改变事件的面貌。暴风雨这种神秘现象仿佛每分钟都在接受和执行不断改变的一种意志力，这种改变也许是真正的改变，也许是表面的改变。

诗人经常把这种改变称为波浪的狂想。

可是狂想是不存在的。

对于出人意料的事物，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狂想，或者命运的偶然现象，可是，它们其实是被我们窥见的法则的片段。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110--1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深 夜

夜深了。

墨蓝墨蓝的天，象经澈清澈清的水洗涤过，水灵灵，洁净净，既柔和，又庄严；没有月亮，没有游云，万里一碧的苍穹，只有闪闪烁烁的星星，宛若无边的蓝缎上洒印着数不清的碎玉小花儿。

江边的沼泽里，青蛙偃息了鼓噪声，迷在水草根下打盹儿，三盹两盹睡熟了。静得出奇的校园内，朦胧，迷茫，¹¹¹怪神秘的，象一个死去的梦。不知什么时候，花枝草茎下，不甘寂寞的蟋蟀，抖擞精神、亮开嗓门唱起来，然而，蟋蟀的歌声太弱小了，小得象一绺纤细的茅草，摇摇晃晃，可怜巴巴地支撑着偌大个夜的世界。

夜凉，轻轻地飘洒着；露水，悄悄地凝聚着。在迟欣丽被常杰甩掉的那个地方，那株小白杨树繁茂阔大的桃形叶子上，这时全挂上了露珠珠儿。露珠儿渐渐大，渐渐圆，蓦地，一滴，滚落下去，又一滴，扑嗒，扑嗒……

〔中国〕刘亚舟 《幸运儿》P.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这时，大年夜已经深了。淅淅沥沥的雨点疏一阵、密一阵地下着。远远近近不时响起一阵鞭炮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偶尔还有一两株烟火叭地一声划破夜空，泻下了几穗青澄澄的光。这期间，也不时传来阵阵锣鼓声……啊！今晚这夜色饱和着平和和欢乐！在它底下，呵埠的华侨，吃过年夜饭，一家家正团聚在明亮的灯光下守岁，度过这祝福的大年夜。

〔印度尼西亚〕黄东平《七洲洋外》P.31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又是一片沉寂。树叶纹丝不动，小鸟儿沉默无声，一切都哑然无语，只有树林里传来一种声音。它既不是人声也不是动物的声音。这是阴郁的深夜之声：这声音是深沉的，既阴郁又含混，既有力，又神秘；这声音既使你高兴，又使你头昏脑胀，连血液也停止了流动；这声音既可以把你杀死，又会使你充满力量，这要看你的心情如何……

〔南斯拉夫〕维塞林诺维奇《海杜克复仇记》P.4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深夜的寂静中，她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发着回声。天上无数的星辰在无限的寂静中闪耀着。院子里一所所房屋的坚硬的方形轮廓，背着寒冷皎洁的天空，清楚地显现出来。户外的景象丝毫不怜悯她心里的烦恼。一切都是那么沉寂、静止、冷酷！这和我现在在写作的这一个乡间的可爱的夜景完全不同；这里远远可以

望见地平线在月光下变得柔和而曲折，近处的树木在晚风中前后摇曳，几乎象是人的动作一样；微风在树枝间抚弄，奏起音乐来，仿佛对怀着满腔心事不能入眠的困倦的人们说着抚慰的话。象这一种夜间的景色和声音，才能催眠着痛苦和烦恼，叫它们好好地安睡。

〔英国〕盖斯凯尔夫人《玛丽·巴顿》P. 33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雨 夜

……今晚窗外是细雨迷蒙的暮春的凄清的夜，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经过了天花板，漏下断续的雨滴，它们给我带来更多的寒意。从窗洞望出去，整个正街仿佛都落在酣睡中，黑夜抚慰着那些疲劳的灵魂。隔壁房内没有灯光，先前还在床上呜呜地抽泣的利莎的声音也寂然了。我的房间里则是一片鼾声，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和黄子文两人的鼾声今晚上显得特别重浊……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上卷——《还魂草》P. 355—3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黑沉沉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月亮要到半夜前后才会露面，可现在还差两个多小时。卡拉伊曼城堡花园四周的林荫道上空无一人。虽然刚到九月，连绵不断的淫雨却为秋夜带来丝丝凉意。象往常一样。随着夜幕的降临，宁静之神又开始主宰这个世界了。实际上，即使在白天，这里的一切也是冷清清的，只有那条蜿蜒如带，流经城堡花园的小溪，始终在潺潺地流向山谷，日夜不停地冲刷着岸边绿色的鹅卵石。

〔罗马尼亚〕特·康斯坦丁《追踪》P. 8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远方和右边地平线中间，现出一道闪电，亮得很，照亮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天云的天空和黑暗相连的地方。可怕的乌云堆得密密层层，不慌不忙地推过来；又大又黑的破布片从那团云的边上挂下来；左右两面的地平线上也有这样的碎片互相压挤着，堆得高高的。雨云的破碎而蓬松的外观，使得它带着喝醉的、胡闹的样子。传来了清晰的、一点也不含混的隆隆雷声。叶果鲁希卡在胸前画着十字，连忙披上他的大衣。

“我好闷哟！”迪莫夫的嚷叫声从顶前面的一辆货车那边飘来，从他的声调听得出来他又生气了，“我好闷哟！”

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来势这么凶猛，差点刮跑了叶果鲁希卡的包袱和篷布；篷布被风吹动，向四面八方飞舞，拍着货包和叶果鲁希卡的脸。风呼啸着，在草原上奔跑，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闹得雷声和车辆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了。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过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多了似的；星星越发黯淡；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跟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忙跑到后面甚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野菊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多么害怕呀！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光以外甚么也看不见。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239—2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宁 静 的 夜

起初他们在湖滨，后来便转过一座假山，进了一带栏杆，然后走过一道架在小溪上的树干做的小桥，经过另一座假山旁边的芍药花圃，就转入一片临湖的矮树林。那里间隔地种着桃树和柳树，中间有一段全是桑树。桃花已经开放，白红两色掩映在绿树

丛中，虽在夜晚也显得分明。

这时月亮已经从云围中钻了出来。树林中有一条小路。这里树种得稀疏一点，淡淡的月光从缝隙射下来，被枝叶遮去了一部分，只剩下一些大的白点子。

〔中国〕巴金《春》P.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就是林道静等他、而他回来得很晚的这个夜晚，月亮迷蒙地照在小唐河上，河水沿着高低不平的曲折的河堤缓缓流着。紧挨河堤的一片低凹的洼地里，泥泞的发着水亮的湿地上，有一片芦苇在随风摇动。春末夏初的夜晚，微寒的风刮着苇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多么静寂的夜晚呵。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2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五月的晚上，又暖和又幽静，江风带着茉莉花的清香，吹得人懒懒地打瞌睡。天空又柔软，又安宁，闪着光，好象一幅黑缎子一样。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歌特依旧呆在窗口。随着夜的降临，几乎被古老的房屋从四面八方封闭起来的班保尔广场显得愈来愈凄凉，到处听不到一点声响。房屋的上空，仍然透着微明，似乎愈来愈深邃，升高，渐渐远离了地面的景物。——此刻，在这黄昏时分，这些景物全都连成了一片，成为一幅山墙和古老屋顶的黑色剪影。不时地，一扇门或一扇窗关上了；某个老水手跌跌撞撞地从小酒店出来，朝阴暗的小巷走去；或者几个溜达得晚了的女孩子，捧着五月的鲜花回来，其中一个认识歌特，便向她道着晚安，把一束山楂花朝她高高举起，仿佛要让她嗅嗅花的香气；在这半透明的夜色中，

她还可以依稀看见这白色小花的细巧花束。此外，有一种温馨的香味从花园和院落升上来，这是爬在花岗岩墙壁上的忍冬开花的香气，——还有从港口飘来的淡淡的海藻的气味。一些晚归的蝙蝠在空中掠过，无声地飞翔着，象是梦中的动物。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31—3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礼拜房、无果树、水车、小河、田野……宇宙的一切，都笼罩在暗蓝色的夜幕里。

万籁俱寂，没有一丝声息。

只有鱼儿不时跃起，细细的尾鳍拍击着水面，伴着田野里响起的单调的蛙鸣。除此之外，旷野里一片寂静，郁热闷人。只听见村里微弱的犬吠远远传来，再就是我自己心脏的跳动和呼吸以及蜗赛发安静的喘息声。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土地》P.35，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月亮终于升起来了；我没有立刻注意到它，因为它只是细细的一弯。这没有月光的夜晚似乎仍旧象以前一样壮丽……但是不久以前还高高地挂在天心的许多星，已经倾斜到大地的黑沉沉的一边去了；四周的一切全都肃静无声了，正象将近黎明的时候一切都肃静的样子；一切都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静的酣睡中。空气中已经没有强烈的气味，其中似乎重又散布着湿气……多么短促的夏夜！……孩子们的谈话和火同时停息了……连狗也打起瞌睡来了；在微弱而幽暗的星光下，我看得出马也在低着头休息了……轻微的倦意支配了我；倦意又转变为瞌睡。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31，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九点半钟时，罗亭已经在花亭里了。小小的星星从遥远的、苍白的天空深处刚刚闪现；在西方，还留着残霞——在那里，地

平线显得更清楚更明晰了；半圆的月亮从一株如泣如诉的白杨树的黑网里露出了金黄色的脸。其它的树木好似狰狞的巨人站着，枝叶上的罅隙好象几千百双小眼睛，或者错叠成一堆堆浓密的黑影。没有一片树叶颤动；紫丁香和刺槐树的最高枝在温暖的空气中向上伸展着，好象在谛听什么。附近的房屋成了一团黑影；从点着灯火的长窗里露出来一条条的红光。这是温柔而寂静的夜，但在这寂静里却微微感到有一种压抑的热情的叹息。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巴贺慕特金村的最后的灯火已经熄灭了。微寒使水洼结上了一层薄冰。村外牧场的后面，许多迟到的仙鹤落在去年的庄稼楂子当中过夜。从东北吹来的微风把它们沉沉的、疲倦的叫声送到村子里。叫声很温柔地加强了四月的夜的和平寂静的色彩。果园里面堆集着浓厚的阴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条牛在哞哞叫；后来一切都沉静了。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寂静继续了有半个钟头，只有在夜间飞过的山鹑的苦闷的呼叫声和无数野鸭子的翅膀的飕飕煽动声偶尔划破这种寂静；一大群野鸭子急急忙忙地飞着，飞到顿河泛滥时候所留下的水塘地方去……后来在尽头上的街道上出现了人声，烟卷的火光红红地闪烁着，传来马的哼哧声和被马蹄踏陷下去的结了冰的泥泞的咯吱声。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3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幽 美 的 夜

空气忽然在微微颤动，笛声从湖滨飘扬起来，吹着《梅花三弄》的调子，还有人用胡琴和着，但是胡琴声很低，被笛声压过了。清脆的、婉转的笛声，好像在叙说一段奇异的神话国土里的美妙而渺茫的故事。它从空中传到楼房里来，而且送到众人的心

里，使他们忘记了繁琐的现实。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梦景，这时候都被笛声唤起了，于是全沉默着，沉醉在回忆中，让笛声软软地在他们的耳边飘荡。

〔中国〕巴金《家》P.1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

他就又在门廊上坐下，吸着温暖的空气里弥漫着的桦树嫩叶的浓烈香气，久久地瞧着漆黑的花园，谛听磨坊的流水声和夜莺的鸣叫声，另外还有一只什么鸟在门廊附近的灌木丛中发出单调的呼哨声。管家的窗子里，灯光熄了。东边，在谷仓的后面，初升的月亮射出万道银光。天空的闪电越来越亮，照着百花盛开、郁郁葱葱的花园和破败的正房。远处响起了雷声，天空有三分之一布满了乌黑的雨云。夜莺和别的鸟停止了歌唱。磨坊哗哗的流水声中，夹杂着鹅的嘎嘎叫声，然后村子里和管家的院子里，醒得早的公鸡纷纷啼起来，遇到天气炎热而有雷雨的夜晚公鸡照例是啼得早的。常言道，每到快活的夜晚，公鸡就啼得早。这个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还不止是快活而已。这在他是一个欢乐而幸福的夜晚。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3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黄昏笼罩着山谷。暮色中，斯蒂费尔那一簇簇泥房、木房、破铁皮顶房子，不再显得粗劣、破陋，变得柔和、亲切起来，黄褐色的棚屋似乎也得到了安慰，挤在一起。一条窄狭的小巷将小村分成两半。雨季，巷子里到处是泥泞、水坑；旱季，到处尘土飞扬……夜幕降临在整个乡野，空气中有一种清爽的凉意……这时，一团火焰在山下升起，金黄明亮的火舌伸向空中，越烧越旺，要把黑夜驱散。然而，夜太黑了，火光又太弱，像是黑色海洋里一颗晶莹的水珠……脚下，草儿松软繁茂；头上，银星晶亮闪烁……另一面山下也有许多小火光，约十几处，比斯蒂费尔那

一团孤独的火光小多了……妙啊，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斯蒂费尔，又可以看到山的另一面。斯蒂费尔的火光比起山那边的任何一团都大得多，也许比它们所有的加在一起还大，然而那些小小的火光，散布的面儿很广，好像比斯蒂费尔的那团大火更能驱散黑暗似的。

〔南非〕彼德·亚伯拉罕《叛逆者的爱情》P.33、38、3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沉 睡 的

夜深了，声音渐渐地听不见了。风也停息下来，古洋河边劫后的旷野里显得异常寂静，一弯淡白的月牙斜挂在天边，满天星斗默默地眯着眼。微风送来阵阵木炭烟味，小宋村还在燃烧，微弱的火苗一闪一闪的，一缕缕白烟从废墟上缭绕地升起来，月光照着那刚刚血战敌寇的英雄的尸体。微风轻轻地拂过尸身。掠过麦穗，发出悲哀的簌簌声。一只兔子还惊魂不定地沿着麦陇跑过来，突然发现自己正跳在这个尸体身上，吓的它一纵身逃向麦田深处去了。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39—40，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船上只有轻微的鼾声，挂在船篷里的小方灯，突然灭了。我坐起来，推开旁边的小窗，看见一线灰白色的光。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船停在什么地方。我似乎还在梦中，那噩梦重重地压住我的头。一片红色在我的眼前。我把头伸到窗外，窗外静静地横着一江淡青色的水，远远地耸起一座一座墨汁绘就似的山影。我呆呆地望着水面。我的头在水中浮现了。起初是个黑影，后来又是一片亮红色掩盖了它。我擦了擦眼睛，我的头黑黑地映在水上。没有亮，似乎一切都睡熟了。天空显得很低。有几颗星

特别明亮。水轻轻地 在船底下流过去。我伸了一只手进水里，水是相当地凉。我把这周围望了许久。这些时候，眼前的景物仿佛连动也没有动过一次；只有空气逐渐变凉，只有偶尔亮起一股红光，但是等我定睛去捕捉红光时，我却只看到一堆沉睡的山影。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下卷）《火》P.534，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悲 伤 的 夜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送来一丝一丝的哭泣，声音很低，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却弥漫在空气里，到处都是，甚至渗透了整个月夜。这不是人的声音，也不是虫鸟的哀鸣，它们比较那些都更轻得多，清得多。有时候几声比较高亢一点，似乎是直接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婉转的哀诉，接着又慢慢地低下去，差不多低到没有了，就好像一阵微风吹过一样，但是人确实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震荡，把空气也搅动了，使得空气里也充满了悲哀。

“什么声音？”觉慧惊疑地问。

“大哥在吹箫，他这几天晚上都是这样晏地吹着，这几晚上我都听见的。”觉民解释说。

〔中国〕巴金《家》P.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夜死了，电灯光也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

〔中国〕巴金《家》P.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阴 森 的 夜

月亮上来了。星渐渐的稀少，天空阔起来。和微风匀到一起的光，象冰凉的刀刃似的，把宽静的大街切成两半，一半儿黑，一半儿亮。那黑的一半，使人感到阴森，亮的一半使人感到凄凉。李四爷，很想继续听着大夫的话，可是身上觉得分外的疲倦。他打了个很长的哈欠，凉风儿与凉的月光好像一齐进入他的口中；凉的，疲倦的，泪，顺着鼻子往下滚。揉了揉鼻子，他稍微精神了一点。他看见了护国寺街口立着的两个敌兵。他轻颤了一下，全身都起了极细碎的小白鸡皮疙瘩。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231—232,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德纳第客店在那村子里的地点既是在礼拜堂附近，珂赛特就得向奢耳方面那片树林中的泉边去取水。

她不再看任何商贩陈列的物品了。只要她还走在面包师巷和礼拜堂左近一带地方，总还有店铺里的烛光替她照着路，可是最后一个摊子的最后一点微光也终于消逝了。那可怜的孩子便到了黑暗中。她还得走向黑暗更深处。她向着黑暗更深处走。不过，由于她的心情已经有些紧张，于是她一面走，一面竭力摇荡那水桶的提梁。那样她可以得到一种声音和她作伴。

她愈往前走，四周也愈黑暗。街上行人已经绝迹。可是她还遇到一个妇人，那妇人停下来，转身望着她走过去，嘴里含糊糊地说：“这孩子究竟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呢？难道她是个小狼精吗？”随后，那妇人认出了是珂赛特，又说：“嘿，原来是百灵鸟！”

珂赛特便那样穿过了孟费郛村靠奢耳一面的那些弯曲、荒凉、迷宫似的街道。只要她还看见有人家，只要她走的路两旁还有墙，她走起来总还相当大胆。有时，她从一个人家的窗板缝里望见一线烛光，那也就是光明，也就是生命，说明那里面还有

人，她的心也就安了。可是她愈往前走，她的脚步好象会自然而然地慢下来。珂赛特，当她过了最后那所房子的墙角，忽然站住不动了。越过最后那家店铺，已经不容易；要越过最后那所房子再往前去，那是不可能的了。她把水桶搁在地上，把只手伸进头发，慢慢地搔着头，那是孩子们在惊慌到失去了主张的时候所专有的姿态。那已经不是孟费郇，而是田野了。在她面前的是黑暗荒凉的旷地。她心惊胆颤地望着那漆黑一片、无人类、有野兽、也许还有鬼怪的地方。她仔细看，她听到了在草丛里行走的野兽，也清清楚楚看见了在树林里移动的鬼影。于是她又提起水桶，恐怖给了她勇气：“管她！”她说，“我回她说没有水就完了！”她坚决翻身转回孟费郇。

她刚走上百来步，又停下来，搔着自己的头。现在显在她眼前的是德纳第大娘；是那怒目狞恶，青面獠牙，眼睛里怒火直冒的德纳第大娘。孩子眼泪汪汪地望望前面，又望望后面。怎么办？怎么下场？往哪里走？在她前面有德纳第大娘的魔影，在她的后面有黑夜里在树林中出没的妖怪。结果她在德纳第大娘的面前退缩了。她再走上往泉边去的那条路，并且拔步跑起来。她跑出了村子，跑进了树林，什么也不再望，什么也不再听。她直到气喘不过来才不跑，但也不停步。她只顾往前走，什么全不知道了。

她一面赶路，一面想哭出来。

森林在夜间瑟缩的声音把她整个包围起来了。她不再想，也不再看。无边的黑夜竟敌视那小小的生命。一方面是整个黑暗的天地，一方面是一粒原子。

从树林边走到泉边，只须七八分钟。珂赛特认识那条路，因为是她白天经常走过的。说也奇怪，她当时并没有迷路。多少有些残存的本能力量在引导她。她的眼睛既不向右望，也不向左望，唯恐看到树枝和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她便那样到达了泉边。

那是泉水在粘土里流出的一条狭窄的天然水潭，二尺来深，周围生着青苔和一种有焦黄斑痕、叫做“亨利四世的批领”的草本

植物，还铺了几块大石头。水从潭口潺潺流出，形成一条溪流。

珂赛特不想歇下来喘气。当时四周漆黑，但是她有来这泉边的习惯。她伸出左手，在黑暗中摸索一株斜在水面上的小榭树，那是她平日用作扶手的，她摸到了一根树枝，攀在上面，弯下腰，把水桶伸入水中。她心情异常紧张，以致气力登时增加了三倍。当她那样俯身取水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围裙袋里的东西全落在潭里了。那枚值十五个铜子的钱也落下去了。珂赛特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它落下去。她提起那水桶，搁在草地上，几乎是满满一桶水。

在这以后，她才觉得浑身疲乏，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她很想立刻回去；但是她灌那桶水，气力已经用尽了，她一步也走不动了。她不得不坐下来。她让自己落在草地上，蹲在那儿动不了。

她闭上眼睛，继又睁开，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却又非那样做不可。

桶里的水，在她旁边荡出一圈圈的波纹，好象是些白火舌。

天空中乌云滚滚，有如煤烟，罩在她头上。黑夜的那副悲惨面孔好象在对着那孩子眈眈垂视。

木星正卧在天边深处。

那孩子不认识那颗巨星，她神色仓皇地注视着它，感到害怕。那颗行星当时隔地平线确是很近，透过一层浓雾，映出一种骇目的红光。雾作惨黯的紫色，扩大了那个星的形象。仿佛是个发光的伤口。

原野上吹来一阵冷风。树林里一片漆黑，绝无树叶触擦的声音，也绝无夏夜的那种半明半昧的清光。高大的杈杈狰狞张舞。枯萎丛杂的矮树在林边隙地上瑟瑟作声。长大的野草在寒风中鳗鲡似地蠕蠕游动。蓼荇屈曲招展，有如伸出了长臂，张爪攫人。一团团的干草在风中急走，好象有大祸将至，仓皇逃窜。四面八方全是凄凉寥廓的旷地。

黑暗教人见了心悸。人非有光不可。任何人进入到无光的地方，都会感到心焦。眼睛见了黑暗，心灵也就失了安宁。当日蚀月蚀

的时候，在夜里，在漆乌墨黑的地方，即使是最顽强的人也会感到不安。黑影和树林，是两重深不可测的东西。我们的幻想常以为在阴暗的深处有现实的东西。有种无可捉摸的事物会在你眼前几步之外显得清晰如真。我们时常见到一种若隐若现、可望而不可及、缥缈如卧花之梦的景象在空间或我们自己的脑海中浮动。天边常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形影。我们常会嗅到黑暗的太空的气息。我们会感到恐惧，会想朝自己的后面看。黑夜的空旷，凶恶的物形，悄立无声、走近去看却又化为乌有的侧影，错杂交横的黑影，摇曳的树丛，色如死灰的污池，鬼域似的阴惨，坟墓般的寂静，可能有的幽灵，神秘的树枝的垂拂，古怪骇人的秃树身，临风瑟缩的丛丛野草，对于那一切，人们是无法抗拒的。胆壮的人也会战栗，也会有祸在眉睫之感。人们会惴惴不安，仿佛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和那黑暗凝固在一起。黑暗的那种侵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会达到无可言喻的可怕地步。

森林就是鬼宫；在它那幽寂阴森的穹窿下面，一只小鸟的振翅声也会令人毛骨悚然。

珂赛特并不了解她所感受的是什麼，她只觉得自己被宇宙的那种无边的黑暗所控制。她当时感受的不止是恐怖，而是一种比恐怖更可怕的东西。她打着寒噤。寒噤使她一直冷到心头，没有语言可以表达那种奇怪的滋味。她愕然睁着一双眼睛。她仿佛觉得明日晚上，此时此刻，还必须再来此地。

于是，由于一种本能作用，为了自拔于那种她所不了解而又使她害怕的境地，她高声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数完以后，重又开始。她那样做，可以对于四周的事物得到真实的感觉。她开始感到手冷，那是先头在取水的时候弄湿了的。她站起来。她又恐惧起来了，那是一种自然的、无法克制的恐惧。她只有一个念头：逃走；舍命地逃走，逃过树林，逃过田野，逃到有人家、有窗子、有烛光的地方。她低头望见了水桶。她不敢不带着那桶水逃，德纳第大娘的威风太可怕了。她双手把住桶上的提梁。她费尽了气力才提起那桶水。

她那样大致走了十多步，但是那桶水太满、太重，她只得把它重行搁下来。她喘了口气，再提起水桶往前走，这回比较走得久一些。可是她又非再停下不可。休息了几秒钟过后，她再走。她走的时候，俯着身子、低着头，象个老太婆；水桶的重量把她那两条瘦胳膊拉得又直又僵，桶上的铁提梁也把她那双湿手冻木了。她不得不走走停停，而每次停下来的时候，桶里的水总有些泼在她的光腿上。那些事情是在树林的深处，夜间，冬季，人的眼睛见不到的地方发生的；并且是个八岁的孩子。当时只有上帝看见了那种悲惨的经过。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二) P. 465—470,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

都 市 之 夜

伦敦城弥漫着一重蓝雾，是轻柔的、富有诗意的那种蓝雾，灯光在这种雾霭里显得更加明亮，使一切事物看上去都有一种模糊不清的神密色彩。泰晤士河边的码头连同码头上的一行电灯，倒映在河上形成一条亮闪闪的弧线，看去确是一幅奇景。塞尔西饭店和大都会饭店从窗口和阳台倾泻出一道道强烈的光。在码头上，人们在等候有轨电车开来；几个流浪汉睡在长凳上。远处议院的大钟钟盘象月亮似的亮着蓝幽幽的光，钟楼顶上有一盏白色大灯光芒四射。

河上路灯照不到的区域，是茫茫一大片蓝色；一艘亮着两盏白灯和一盏红灯的小汽艇在水面上驶过，烟囱里喷出的浓烟闪着一团团火星。

一些霓虹灯广告牌在右岸的几处屋顶上闪耀。

一群黑乎乎的驳船一动不动地停在河心。

一列列长长的列车从焦十字架铁桥上开过；在列车开过整个桥身的一段时刻里，它那明亮的窗子里的灯光使它象一只巨大的

萤火虫。列车的响声引起低沉的回响，它留下的发红的浓烟在空中飘荡。

在繁忙的河岸上，在飘忽不定的雾霭中，看得见高耸的烟囱、黑乎乎的建筑。在暗淡的路灯照耀下的模糊不清的低矮房屋群之间，隐约看得见吊车的巨大臂膀；一盏电灯照着一个棚子，一盏绿色航标灯在泰晤士河颤动的水上投下倒影。几艘驳船有如几尾大鱼，在黑魑魑的河上随着潮水滑行，驶过威斯敏斯特桥的有轨电车上灯火通明……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27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温顿广场的夜格外宁静。就在白天，这里也显得文雅宁静，超脱凡尘、幽谧神秘。就着灯光，人们可以领略到此处的真正气氛——一种建于1700年、幻秘无穷的气氛。它没有因为四周富丽堂皇的壁柱建筑而与世隔绝，它其实是豪华的商店。通往这最时髦的广场的街道有两条——帕伊克斯街和卡斯蒂格林街。它的宁静来自金钱。透过雄伟的班克·洛斯奇尔德银行的门窗，到处弥漫着金钱的气味；这种气味还想方设法钻出了堆满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大商场，象一块纯银云团笼罩着瑞菲街十五号。情况就是这样。只有享有全权的国际富商才越过边境来到这里。地图上没有标明边境线的确切位置；这些商人经过仔细测量，用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边境线的微小走向线路——那令人目眩的峡谷和雄伟俊逸的山峰。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 P.45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草原之夜

草原的夜景是迷人的。天空蓝得发黑。月亮还没有出来，无数璀璨的明星，同牧民们夜明珠般的灯火相映，显得那样繁密，

那样低矮，仿佛就挂在鄂博山的腰际，又象是散落在泽曲河两岸连绵起伏的山头上。

月亮升起来了，它象一个巨大的玉盘，柔和的清辉，普照群山原野。天空变白了，星星隐退了，草原披上了一层透明的轻纱。那世世代代被人顶礼膜拜，至今仍香火不断的鄂博山和恰雅扎尔峰，显得那样神秘，神秘得令人觉得它们不是人间的两座普通雪山，而是传说中的仙山琼阁。月亮还挂在东边的时候，仁青次卓到了定居点南面的犏牛山上。

这犏牛山上，原来有一片十分可观的原始森林，许多罕见的珍禽异兽，时常到这里结伴搭窝，繁衍子孙。但几年来几经砍伐，又遭两次大火，枝叶层层横伸的苍松不见了，树杆疙里疙瘩的古柏消失了。只有那些永远长不高的灌木丛，可怜巴巴地这里一片，那里一堆，仿佛老人头上残存的几撮稀发。

〔中国〕多杰才旦《又一个早晨》P.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瞿瞿声、吹哨声、搔爬声，总之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混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调的闹声，在那种闹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单调的唧唧声跟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车，觉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甚么地方传来一只没有睡着的鸟的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像是谁在惊奇地喊叫：“啊呀！啊呀！”然后睡意就又合上了你的眼皮。或者，你坐车走过一个峡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见一种被草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鸟”的鸟，对甚么人叫道：“我睡啦！我

睡啦！我睡啦！”又听见另一种鸟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鹰。它们究竟是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不过它们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浓重，甜腻，温柔。

透过暗影，样样东西都看得见，只是各种东西的颜色和轮廓却很难辨清。样样东西都变得跟它本来的面目不同了。你坐车走着，忽然看见前面大路旁边站着一个黑影，像一个修士；它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着，手里不知拿着甚么东西……别是土匪吧？那黑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时候它跟马车平齐了，你这才看见原来这不是人，却是一丛孤另另的灌木或者一块大石头。这类稳稳不动、有所等待的人影，站在矮山上，藏在坟墓背后，从杂草里探出头来；它们全都象人，引人起疑。

月亮升上来了，夜色变得苍白而发黑。暗影好像散了。空气透明，新鲜，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了，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的草茎。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见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像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的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像更忧郁了。在单调的鸣叫声中，越来越常常夹着那种搅扰静止的空气中的不知甚么东西发出来的“啊呀！啊呀！”惊叫声，还可以听见没有睡着的或者在梦呓的鸟的叫声。宽阔的阴影游过平原，就像云朵游过天空一样；在不可思议的远方，要是你长久地眺望它，就会看见模模糊糊、奇形怪状的形象升上来，彼此堆砌在一块儿……那是有点阴森可怕的。人只要瞧一眼淡绿的、布满繁星的天空，看见天空既没有云朵，也没有污斑，就会明白温暖的空气为甚么静止，大自然为甚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兢，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间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没法测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懒洋洋的，诱惑着人们，它那缠绵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

你坐车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在路上碰见一个沉默

的坟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什么时候，由谁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鸟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渐渐的，你回想起来草原的传说，旅客们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话，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像、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可爱而庄严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歌手啊！歌手啊！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90—19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十、天 空

晨 空

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如此晴朗，使你几乎不能相信英格兰的夏季的那几个月份已经刚刚过去。篱笆、田野、树木、山和原野，呈现出它们的永远变换着的浓绿的色调；几乎没有一片落叶，几乎没有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色泽之间，告诉你秋天已经来临。天上明净无云；太阳照得明亮而温暖；鸟的歌声和万千只昆虫的营营声，充满在空中；茅屋旁边的园子里挤满了一切颜色又丰富又美丽的花，在浓露之中闪耀着，像是铺满了灿烂的珠宝的花床。一切都带着夏季的特性，它的美丽的色彩还一点儿没有褪色。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上P.29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我摸着黑上了甲板，上面空荡荡的。当我越过轻烟腾绕的塔式烟囱和神出鬼没一般倏忽闪现的桅尖仰视上空时，一片神奇的亮光直射我的眼睛。天光璀璨。星辉宛若回旋的涡流，布满了苍穹，使天空泛出浑然一体的白色，唯在近星处略显幽黯。然而天空很亮，仿佛那儿有一幅天鹅绒屏幕遮蒙着无量的光芒，而晶莹的星星只不过是那无法描绘的亮光借以透射过来的孔隙。我从未见过象那天晚上那样的夜空，天空那么明亮，像蓝色的钢焰般冷峻，而又熠熠生辉，月华和星辉滔滔汨汨，奔涌流泻，像泡沫般翻腾，天空似乎在一个隐秘的深处燃烧，在暗天鹅绒般的海面衬

托下，轮船的线条显得格外分明，白漆船身、缆绳、横桁、船上各种狭长的以及呈现出各式各样图案的东西，都在这如流似泻的银光中融化了。桅杆上的点点灯火好象悬空挂着，再上面是了望台上的圆眼灯，人世间的黄澄澄的星星，夹杂在天上光灿灿的星星之间。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热带癫狂症患者》，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191，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大自然是无情的；她不同意在人类的丑恶行为面前收回她的花朵，她的音乐，她的芳香和她的阳光；她用仙境的美丽和人间的丑恶的对比来折磨人类；她不肯开恩拿掉蝴蝶的翅膀，拿掉鸟儿的歌唱；人类不得不在残杀，复仇和野蛮行为进行着的时候忍受那些神圣的美好东西的注视；人类无法逃避温和的宇宙的无限谴责，也无法逃避蓝天的深怀敌意的宁静。丑恶的人类法律不得不在永恒的美丽前面赤裸裸地露出原形。人类尽管破坏，毁灭，尽管戕害生殖机能，尽管杀人；夏天仍然是夏天，百合花仍然是百合花，星星仍然是星星。

那天早上，满布曙光的清新的天空那么可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阵温暖的风吹动矮树丛，雾气懒洋洋地在桤枝间爬行，被泉水里喷出来的气息浸透的富耶尔森林，正在曙光中冒着气，好像是一个装满了香料的大香炉；天空的蔚蓝，云层的洁白，泉水的清澈，从海蓝到翠绿和谐地配合着的一片葱绿，一丛丛友爱的树木，一片片青草，无边的平原，这一切都流露出无比的纯洁，这种纯洁正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永远的忠告。在这一切当中，出现了人类的丑恶的无耻面目；在这一切当中，出现了堡垒和断头台，战争和刑罚，流血的时代和流血的片刻的两个代表，过去时代的夜间的枭鸟和将来时代的黄昏的蝙蝠。在这开遍花朵，散发芬芳，可爱而迷人的宇宙中，灿烂的天空把曙光洒满拉·杜尔格和断头台，而且仿佛向人们说：“请看我的所作所为，再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

太阳就是这样拿它的光线来进行这种巨大的工作。

〔法国〕雨果《九三年》P.446—4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晴 空

天气晴朗，呈铜青色。在那普遍的蔚蓝色中，海空简直交融在一起；只是凄怆的天际明朗得又清又滑，像个女人的脸，而那个粗犷、男人似的海洋，却不住地起伏，有力而迟缓，像是熟睡着的参孙的胸脯。

〔美国〕麦尔维尔·哈利《白鲸》P.788，三联书店1979年版。

明媚的仲夏照耀着英格兰；天空如此明净，太阳如此灿烂，在我们这波涛围绕的地方，难得有一个这样好的天气，现在却接连很多天都这样。仿佛有一群意大利天气，像欢快的过路鸟从南方飞来，栖息在阿尔比恩的悬崖上。干草已经收了进来，桑菲尔德周围的田地一片青翠，已经收割过了；大路让太阳晒得又白又硬；树木郁郁葱葱，十分茂盛；树篱和树林枝繁叶密，色泽浓重，和它们之间满地阳光的明亮的牧草地形成很好的对比。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32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七月里的清明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像火一样燃烧，而散布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暗红色的，却显得明净清澈，灿烂可爱——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细边，发出像小蛇一般的闪光，这光彩好像炼过的银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摇不定的光线来——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地升起那雄伟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

候，往往出现许多有柔软的白边的、金灰色的、圆而高的云块。这些云块好像许多岛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滥的河流中，周围环绕着纯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们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块互相移近，紧挨在一起，它们中间的青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本身也像天空一样是蔚蓝色的，因为它们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颜色是朦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围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没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浅蓝色的带子：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细雨。傍晚，这些云块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像烟气一样游移不定而略带黑色的云块，映着落日形成了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像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红色的光辉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太白星像有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闪烁着出现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斜坡上甚至闷热；但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若艾、割了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

P. 108—109，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雨 空

傍晚时分，天空密布着浓云，闪电象毒蛇吐舌似的时时划破了长空阴霾。林白霜呆坐在外滩公园靠浦边的一株榆树下。在他眼前，展布着黄浦的浊浪；在他头上，树叶索索地作声像是鬼爬；在他心里，沸腾着一种不知是什么味儿的感想。

.....

蓦地一片随风吹出了悲壮的笳声，闪电就像个大天幕似的往下一落，照得四处通明；跟着就是豁刺刺地一个响雷。粗大的雨点打在树叶子上，错落地可以数得清。林白霜并没动，他只睁大了眼睛向四面扫视。无名的怅惘逃走了，新精神在他的血管里蠢动。

〔中国〕茅盾《色盲》，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选集》P.98—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天色渐渐阴沉，天幕也低垂下来，只有落日的余辉堆成黄金和火红的云簇，那将熄的余焰星罗棋布地穿过了黑幕，鲜妍地射到大地上面。太阳一落，晚风飒飒地哀鸣，把欢欣的白昼吹到乌何有之乡；一团乌云集结天空，闪电准备发作。大雨点不久就要落下，携有暴风雨的浓云向前飞驶着，它们所遗留的空隙也立即由另外的浓云补上，一下子遮住了整个的天空。远处的雷声低沉地响起，电光闪动，一霎时就变得天昏地暗了。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267—2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这天晚上，黑咕隆咚的。星星和月亮都被灰蒙蒙的乌云盖住了——这些雨云，白天灰蒙蒙的，到得夜晚，就显得黑黝黝了。马龙生就不是个善于仔细观察大自然的人；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他大多是不注意的。他可以在极其变幻莫测的四月天走好几英里路，而从来不看天地在嬉戏的美景；从来不注意阳光吻着山尖，山尖在青光里眉开眼笑；也从来不注意到阵雨压着山尖，把峰峦掩藏在低挂如蓬乱束发的云层里。因此，他决不会注意到这会儿的天空——一个覆盖的、水汽蒙蒙的天穹，除了东面，斯蒂布罗铁厂的熔炉在天边投出一片震颤的青白色闪光，尽是一片漆黑——跟晴朗、寒冷的夜空有什么不同。他并没有劳神问一问星座和行星都到哪儿去了，也没有为浩渺的太空那透着“青紫”的宁静气氛感到惆怅，这会儿，浩渺的太空满布着白色的小岛，而浩

渺的大地全是更为浓密的雾露，滚滚不息，把一切都遮住了。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1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星 空

天空突然显得更大了，就像天涯的大海，就像一张覆盖着一切的天幕，那么平静，没有一点皱纹，全是一样深的蓝色，许多星子挂在上边，好像是无数的眼睛。忽然一线光亮往西边移动，是一颗星往西边落，很快地便落下天边不见了。

〔中国〕巴金《雾·雨·电》P.3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夜 空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

〔中国〕鲁迅《秋夜》，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野草》P.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展现在我面前的天空——一片没一丝云彩的蓝海；月亮正以庄严的步伐登上天空，它从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经过小山后面，抬头仰望着离开山顶，渴望来到深不可测、远不可量的午夜般漆黑的天顶；而尾随着它的熠熠繁星，我望着它们就心儿颤抖，热血沸腾。一些小事就可以把我们召回大地；大厅里的钟响了，这就够了。我从月亮和星星那儿转过头来，打开边门，走了进去。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14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十一、风 景

春 风

春风带来一股余寒，日夜不停地在山岗上呼啸，吹绿了树林，吹绿了大地，吹醒了各种藏在洞穴里冬眠的小动物。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寒冬留在山顶上和背阴地方的那些顽固不化的积雪，已经开始消融。雪水遍山坡流着，浸透了掺杂着腐植质的土地。那些野生植物长得很茁壮，各色各样的花朵竞赛似的争相开放，林中的百鸟也喳喳地连声叫个不停，真是一派鸟语花香的好风光。

〔中国〕李乔《破晓的山野》P.1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春风像醉了，吹破了春云，露出月牙与一两对儿春星。河岸上的柳枝轻摆，春蛙唱着恋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气里。我听着水流，像给嫩蒲一些生力，我想象着蒲梗轻快的往高里长。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似乎正往叶尖花瓣上灌着白浆。什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后放出一些香味，像花蕊顶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像四外的花草似的，承受着春的透入；我没了自己，像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

〔中国〕老舍《月牙儿》，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83，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从南方吹来温暖的亲热的风，春天的、浓厚的白云在西方结

成一团一团的。云彩的像砂糖一样的浅蓝色的顶峰盘旋着，改变着样子，飘动着，在顿河沿岸的已经发青的山峰的上空堆积起来。第一次的雷声响了，村子里很亲切地和爽快地散发着已经开放的树木的芽苞气味和解冻后的土地的新鲜黑土气味。白色头顶的波浪在顿河的蓝色水面上奔腾，下游的风吹来湿润的、使人兴奋的潮气，吹来腐烂的树叶子和潮湿树木的刺鼻气味。山坡上的一条长长的耕过的田地很像是一块光亮的黑补钉，散发出一股一股的蒸气，变成了流动的蜃气，在顿河沿岸的山峰上飘动，云雀在大道上空愉快地歌唱，跑过大道的金花鼠轻轻地吱吱叫。但是在这整个的、充满了伟大的生命创造力量的世界的上空，却是高高的、骄傲的太阳。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P.13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夏 风

盛夏的傍晚。一阵阵轻柔的和缓的小北风，飘出完达山谷，掠过牡丹江面，把果园里的香味，把大江上的波浪的清涼，一丝丝，一股股地吹送进江南岸的龙泉镇，渐渐地，镇子里的暴热和喧闹消歇了。马路旁的白杨、垂柳，庭院中的丁香，海棠，也全从酷暑的困倦中醒了来。清风在绿叶间簌簌流动，花香在屋檐下悄悄飘荡。一切都是惬意的，宁静的。整个沿江排开的小城，如同一个仰面静卧的巨人，正用它全部身心去感受晚风的恩泽，去尽享风中那淡淡的幽香和湿润的爽意。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风来了。

先是一阵阵飘飘的微风，从西北的海滩那边沙沙地掠过来，

轻轻地翻起了夜行人的衣襟，戏弄着路上的枯叶。旷野里响着一片轻微的簌簌声。一会儿，风大了，路旁的高粱狂乱地摇摆着，树上的枯枝克喳克喳地断落下来。一阵可怕的啸声，从远远的旷野上响了过来，阴云更低沉了。沉雷似乎已经冲出了乌云的重重包围，克啦啦啦像爆炸似的响着，从西北方向滚动过来。

〔中国〕峻青《黎明的河边》P.1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秋 风

秋风像一支神奇的笔，给兴安岭的群山密林，涂抹上了金黄色、殷红色、淡粉色、间杂着斑斑驳驳的墨绿色。一年一度的五花山季节来到了。在这个月份里，河水格外清亮，闪烁着细微微的波浪。天空也格外明朗，只有几丝淡淡的云花。你瞧吧，那挤在山崖上的高高的青柏树，金灿灿的华冠，像一团团黄澄澄的烟雾；那散缀在坡梁上的柞树棵子，活像一堆堆燃烧得通红透亮的篝火。而那遮满沟川峡谷的白桦树呢，则像是飘浮的云、洁白的雪。

秋天的山林里，一切都充满着神秘而深沉的调子。

〔中国〕贾非《冰雪摇篮》P.140，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秋天的太阳在荡漾着白云波纹的天空上徘徊。微风在空中轻轻地吹动云片，把它们向西方吹去，但是风在鞑靼村的上空，在顿河的深绿色的河面上，在光秃秃的树林子上，形成了强大的气流，吹弯了河柳和白杨的树顶，吹皱了顿河的河水，沿街追逐着大群的红叶。贺里斯托尼亚家的场院上，堆得很不整齐的麦秸垛像乱头发一样，风吹进麦秸垛，吹透了麦秸垛的顶子，吹掉了细木杆，于是忽然抓住一小堆金色的麦秸，就像用耙子端着一样，

把它们吹到院子顶上，卷到大街上去，而且毫不吝惜地撒在空旷的街道上，又把一堆毛烘烘的麦秸抛到司契潘·阿司塔霍夫家的屋顶上。贺里斯托尼亚的妻子光着脑袋，跑到院子里来，用膝盖夹着裙子，看了看风在场院上逞威风的样子，又走进小门洞里去了。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 P.56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冬 风

十二月四日是圣巴巴拉节，守护灵魂往生天国的圣女巴巴拉的节日。紧接着圣巴巴拉节之后，就刮起了第一阵急骤凌乱的咻咻冬风。风在地面上飞掠而过，发出像猎狗顺着臭迹穷追猛赶时狂吠的声音。风啃啮耕耘过的田野，在丛林周围吠叫，刨开积雪，扯断果园的树枝，沿着大路狂跑，在溪流上东闻西嗅；风不费多少力气，到处把一切简陋的茅草屋顶和篱笆都摧毁了。这之后，风依旧狂吠着，却向森林逃奔而去了。继这阵狂风之后，就在当天晚上，又从昏暗中冒出了几阵巨风：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的嘴巴里，伸出了长长的锐利的风舌。

巨风刮了整夜，在田野里嚎叫而过，像是一群群饿狼。巨风也大显了神通。天还没有亮，僵硬的大地上的褴褛残破的雪衣，已经完全给剥光了；只有在某些地方，在洼地和沟渠里，才可以看到残留下來的白雪布片挂在篱笆上面。田地上也留下一些发光的白斑；道路可彻底冻住了，——仿佛变成化石了——严霜用它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啃进了泥土，因此，泥土受到掙击时，便发出钢铁般的金属声。可是，随着早晨的到来，巨风便逃到树林里去躲起来了；巨风潜伏在树林里颤栗发抖。

〔波兰〕莱蒙特《农民》第二卷P.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微 风

风像涓涓细流，轻快地流来，又轻快地流去。他静静地听着这微风的柔和的响声，像病榻上的重患者谛听点滴瓶里药水的流动，茫然的心境渐渐地得到了同样茫然的安慰。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2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微风轻轻地吹拂——看来，只是为了使那些在鸟巢里微睡着的小鸟凉爽，使那些赶去参加结婚舞会的甲虫便于飞翔。树上的叶子微微摆动，倒像不是微风在吹动他们，而是轻轻掠过的光线抚摸着他们。到处，在潮湿的丛林里，露珠闪闪发光，发出各种虹彩的颜色。好像天上的虹掉到了地面。

最后，一切仿佛都保留在原来位子上；太阳和树木、光线和影子、池塘上的天鹅、天鹅头顶上的密集的蚊群，甚至那天蓝色池水上闪烁着的水波。在伏库尔斯基看来，那疾驰的时间似乎在转瞬间离开了人间，只在天空中留下了几条白色的云带，似乎从那时候起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一切保持原状，保持到永恒。他可以跟依莎贝拉小姐永远在阳光普照的草地上漫游，两个人被如云的绿树包围着，偶尔从树丛中露出飞禽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像黑钻石那样。他心里将永远有那无限的安静，而她像在梦中那样，腮帮上发着娇慵的红光。在他们前面，始终会有两只亲昵的蝴蝶翩跹着，就像现在那样。

〔波兰〕普鲁斯《傀儡》P.43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活泼而又新鲜的微风，像波浪一样从海滨吹来，但是一吹到陡立的巨大建筑身上，就碎成了不平均的细小气流。黑云在钢铁一样的、略带些紫色阴影的昏暗的天空上向南方飘去。云彩的乳白色顶峰清清楚楚地耸立着，像尖利的牙齿一样。城市的上空笼

罩着将要下雨的热腾腾的闷气。到处可以闻到晒化的沥青气味和汽油气味，可以闻到近处的海水气味，模模糊糊的、令人激动的女人的香水气味，还有一切人烟稠密的大城市所特有的各种混合的气味。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6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轻 风

太阳光透过了那一排竹帘子，把厢房的前半间染上了黑白的条纹。稍微有点风，竹帘轻轻地摆动，那条纹似的光影也像水浪一般在室内的家具上动荡，幻成了新奇的黑白图案。

〔中国〕茅盾《子夜》P.215，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轻风吹过苹果树丛时，抖落了残存的凋谢得变红了的的花瓣，那浅红的小花片随风飞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草地上。这风还摇曳着他们头上的树枝，在树丛中发出神秘的低语，然后轻轻地逝去，只留下极度的寂静和空荡；那树梢在阳光中也随风摇晃了几下，尔后静止了。

〔波兰〕莱蒙特《福地》P.541，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清 风

从地那边山洼中的柿树林里传来悉悉的风声，接着温柔的东南风徐徐吹来，地堰上的一溜细高笔直的楸树上的嫩叶儿，簌簌地响起来。青草芽散布出来的潮气，和着浓郁的花粉馨香扑来。母亲不由地深吸一口气，顿时觉得嗓子不再干燥，心眼里爽快，

浑身舒服。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138, 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阵 风

这时窗外一阵风突然卷起了那竹帘子，拍的一声，直撩上了房檐去了。接着就是呼呼的更猛烈的风叫，窗子都琅琅地震响。

〔中国〕茅盾《子夜》P.337,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要是说那个女人正在那儿听风的声音，倒不算不合理的推想；因为那时夜色渐渐深起来，风也稍稍大起来，很惹人注意了。实在说起来，那样的风，好像正为那样的景物而设，也同那样的景物，正为那样的时光而设一样。风的音调，有一部分，十分特别，只能在这儿听到，不能在任何别的地方上听到。连串无数的狂飚，一阵一阵从西北方一个跟着一个吹来，它们之中的每一阵在飞奔而过的时候，都在进行的过程中把声音分化成了三种。低音、中音和最高音都能在里面听出来。全体的风势，掠过坑谷，扑过冈峦，就是和鸣的众钟里那个最沉浊的声音。第二种能听出来的，是冬青树飒飒作响的半低音。还有一种，比这两种力量小而调门高，听起来像是老年人变细变弱了的嗓子而却强作粗音哑音的情形；刚才说过的那种本地特殊的声音，就是这一种。它比起前面那两种来，虽然更细弱，虽然更难以立刻就找到它的来源，但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更强烈。我们可以说，荒原上由声表意那一方面的特色，就含在这种声音里。既是这种声音，除了在荒原上，在别的地方上就一概难以听到，那么那个女人所以聚精会神的，也许就为的是它了；因为她仍旧和先前一样地聚精会神。

那种声音，在十一月里整个的凄凉风里听起来，很像九十岁的老人的嗓子里留下来的残歌剩曲。它是一种声嘶力竭的低语，

给人一种干枯的印象，好像揉搓纸片的声音。它从耳边拂过，听来非常清晰，听惯了它的人，对于发音的细微来源，都能够亲切觉出，好像用手摸到的一样。它是细小纤微的植物共同作出来的结果。

〔英国〕哈代《还乡》P.71—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大 风

向前一望，只见大风在前面卷着飞沙，象浊浪般滚滚地流过去。近处几块庄稼苗被风沙摔打的摇晃着，黄煎煎地卷着嫩叶。她弯腰在庄稼地里挖了一把土，看了一下，立起来使劲攥着，干土从手指缝里漏出来，像一股轻烟随风刮跑了。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6，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西门庆与何千户回到家中，又过了一夕。到次日，衙门中领了劄付，又挂了号，又拜辞了翟管家，打点残装，收拾行李，与何千户一同起身。何太监晚夕置酒饯行，嘱咐何千户：“凡事请教西门大人，休要自专，差了礼教。”从十一月二十日东京起身，两家也有二十人跟随，竟往山东大道而来。已是数九严寒之际，点水滴冻之时，一路上见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鸦，疏林淡日影斜晖，暮雪冻云迷晚渡，一山未尽一山来，后村已过前村望。此及刚过黄河，到水关八角镇，骤然撞遇天起一阵大风。但见：

非干虎啸，岂是龙吟？卒律律寒飈扑面，急飈飈冷气侵人。初时节无踪无影，次后来卷雾收云。吹花摆柳白茫茫，走石扬砂昏惨惨。刮得那大树连声吼，惊得那孤雁落深濠。须臾，砂石打地，尘土遮天。砂石打地，犹如满天骤雨即时来；尘土遮天，好似百万貔貅卷土至。这风大不大？真个是吹折地狱门前树，刮起酆都顶上尘，嫦娥急把蟾宫闭，列子空中叫

救人，险些儿玉皇住不得昆仑顶，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摇。西门庆与何千户坐着两顶毡帔暖轿，被风刮得寸步难行。又见天色渐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来，西门庆分付手下：“快寻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风住再行罢。”找寻了半日，远远望见路旁一座古刹，数株疏柳，半堵横墙。但见：

石砌碑横梦草遮，回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无灯火，月落安禅更可嗟。

西门庆与何千户忙入寺中投宿，上题着“黄龙寺”。见方丈内几个僧人在那里坐禅，又无灯火，房舍都毁坏，半用篱遮。长老出来问讯，旋炊火煮茶，伐草根喂马。煮出茶来，西门庆行囊中带得干鸡腊肉果饼之类，晚夕与何千户胡乱食得一顿。长志爨一锅豆粥吃了。过得一宿，次日风止天晴，与了和尚一两银子相谢作辞，起身往山东来。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1096—1097，齐鲁书社1988年版。

疾 风

好厉害的风啊！

它活像个失去了理智的疯子，在这宽阔的庭院中颠颠扑扑，乱碰乱撞。它时而把地上的柴草碎叶旋卷起来，忽地扔到东边，忽地抛到西边，忽地卷上高空飞舞，又忽地推到一个墙旮旯里不动了。

窗前的老榆树，被风一刮，摇摇晃晃，枝丫扫着屋檐，发出唰啦啦唰啦啦的响声。

肿胀的云朵，正乘着风势拥上来，严严地罩住天空，低低地垂悬着。由于压顶的浓云越铺越厚，再加黄尘弥空，天，提前黑下来了。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第二卷P.10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在这短短的一会儿功夫，乌云聚拢来了，完全遮住了太阳，使得天色黯然无光，好像日蚀一样。风，好像坚持着要随心所欲似地，顽强地把列文朝后面刮去，吹走了菩提树的树枝和花朵，把白桦树枝剥成奇形怪状、不像样子的裸体，使刺槐、花朵、牛蒡、青草和树梢全都朝一个方向弯下去。在花园里干活的农家少女们尖叫着跑到下房里去。白茫茫水帘似的倾盆大雨已经在遥远的树林上和附近一半的大地上倾注下来，而且迅速地朝着柯洛克树林涌来。雨珠的水分，破碎成小小的水点，充满在空气里。

列文头向前低着，和想要抢走他手里的披肩的狂风斗争着，已经快跑到柯洛克树林了，而且已经看见一棵橡树后面有什么白东西在闪烁着，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大地似乎都燃烧起来，他的头顶上的穹苍似乎裂开了。睁开他的眩晕的眼睛，列文透过把他和柯洛克树林隔开的浓密的雨帘，心惊胆战地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林中间那棵熟悉的橡树的葱绿的树顶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姿势。“难道是被雷劈了？”列文还没有来得及想，那棵橡树就愈来愈快地消失在他的树木后面去了，他听见一棵大树倒在别的树木上的轰隆声。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 P. 1186—11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狂 风

中午就开始阴天了，渐渐地黑云滚滚。到了下午，狂风大作，香蕉树被刮得不停地来回摇晃，尘土、垃圾四处飞扬，弥漫着整个羊村；丢弃的罐头盒咕噜噜乱滚，窗户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羊群畏惧地乱叫，鸡鸭惶恐地扑扇着翅膀。那些简陋的破房屋被大风摇撼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有时还夹带着烂油毡被

吹跑的声音。不一会儿，稀疏的雨点打在地上，声音清晰可辨。

〔马来西亚〕A·莎马德·赛义德《莎丽娜》P.97，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暴 风

一场暴风突然从天而降。第聂伯河畔的傍晚时分，经常这样突如其来地遇到这种暴风的。西方天际，乌云突然卷起了冲天的尘柱，褐色的旋风席卷了半个天空，工厂、第聂伯河和一座座大桥，顷刻间笼罩在一种隐隐的不安之中，一种飞沙走石的昏暗之中……白天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现在遮上了一层黑沉沉的、狂风劲吹的不安的帷幕。小艇像一块木片，在波浪中颠簸前进，岸边的白皮黑杨，似怒发冲冠地从远处露出一副黑乎乎、的狰狞面孔。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叶莉卡觉察到洛博达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类似恐怖的神色。乌云继续滚滚而来，整个城市一片飞沙走石，第聂伯河咆哮起来了。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127，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过了一分钟，马车在大道上走动起来。马车仿佛在往回走，不是往前走似的，旅客们看见的景致跟中午以前看见的一模一样。群山仍旧深藏在紫色的远方，看不见它的尽头。偶尔看见一丛杂草，一堆石头；一片残梗断株的田地从眼前掠过去，然后仍旧是那些白嘴鸦，仍旧是那只尊严地拍着翅膀，在草原上空盘旋的鸢鹰。由于炎热和沉静，空气比先前更加停滞；驯顺的大自然麻木得沉静下来……没有风，没有欢畅新鲜的声音，没有云。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挣脱身上的枷锁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我准备好啦，”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

的空气里不知什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起了一阵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啸。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沙沙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像是一根旋转的黑柱子，腾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那些野麻踉踉跄跄，跳跳蹦蹦，其中有一株给旋风裹住，跟小鸟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小小的黑斑点，不见了。这以后，又有一株飞上去，随后第三株飞上去，叶果鲁希卡看见其中两株在蓝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决斗似的。

大道旁边有一只野雁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像是钓鱼用的那种小鱼形的金属鱼钩，或者像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它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须分不清楚，好像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须似的……野雁在空中颤抖着，好像一只昆虫，现出花花绿绿的颜色，直线样的飞上高空，然后大概给尘雾吓住了，往斜刺里飞去，很久还看得见它一闪一闪地发亮……

这当儿，一只秧鸡受了旋风的惊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从草地里飞起来。它不跟所有的鸟一样逆着风飞，而是顺着风飞，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胀得像母鸡那么大，样子很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衰老、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静静地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什么也不放在心上，用它们的粗嘴啄着坚硬的土地。

山后来了沉闷的隆隆雷声，起了一阵清风。简尼斯卡欢喜地打了个呼啸，拿鞭子抽马。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库兹米巧夫拉紧帽子，定睛瞧着远山……要是痛痛快快地下一阵雨，那多好啊！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见的压迫力量渐渐锁住风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没出什么事似的，沉寂又回去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田凫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 170—1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怪 风

黑夜，忽然刮起了怪风，呼呼山响，哗哗狂吼，听着怪惨人的。直刮得黄沙弥天，伸手不见五指。房上的瓦片被揭下去了，篱笆被拔上了天。田地里拔过麦子种上的晚庄稼苗刚长出一尺来高，都被捺倒了，河堤上的老柳树也被捩得低了头，树枝抽打着河坡子，扬起迷眼的尘沙，河水卷起巨浪，拍打着堤岸。刮着刮着海发云就阴了天。天空黑云翻滚，雷闪交加，一阵阵冷风吹得人直打寒战。“喇啦”一个耀眼的利闪，跟着“呱啦”一个大炸雷，就哗哗地下起滂沱大雨来，天昏地暗，迷茫一片。

【中国】张孟良《血溅津门》P.61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海 风

海完全变了模样。

我认不清楚平日见惯的海了。潮暴涨起来，淹没了整个海滩。愤怒般的波涛还不住地往岸边打来。风在海上面吼叫地飞舞。海在风下面挣扎地跳动。眼睛望过去，就只看见一片黑暗。黑暗中幻象般地闪烁着白光，好像海在眨眼睛，海在张口吐白沫。

浴场已经消失在黑暗里，成了一堆阴影，躲在前面。每一阵风冲过来，就使它发出怪叫。我去找那些岩石，就是这傍晚我在那上面站过的，现在连痕迹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岸边，望着前面海跟风搏斗的壮剧。一座一座的山向着我压过来，脚下的石级忽然摇晃似地在往后面退。风乘着这机会震撼我的身子。我的脸和手都象着了利刀似地发痛。一个浪打来，那白沫几乎打湿了我的脚背。

我连忙往后退了两步，定了神，站稳了脚跟，想起方才几乎要把我卷下去的巨浪，还止不住心的跳动。

黑暗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海疯狂地拚命撞击岸。风带着一长列的怪声迎面飞过来。这一切都像在寻找它们的牺牲品一般。

对着这可怖的景象我也感到惊奇了。平日是那么恬静的海遇着大风的时候也会这样奋激地怒吼起来！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鬼》P.33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台 风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阴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象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29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北 风

凛冽的北风，卷着黄砂，赶着浑浊的云，铺天盖地的刮来。只刮得星辰暗、月色黄，天地间昏昏沉沉。在大风中，一群恶生生的狼，拖着大尾巴，闪着鬼火似的绿眼睛，伸着通红的舌头，在野地里疯跑着，狂噪着，这里嗅嗅，那里舔舔，觅寻着猎物。

北风使劲地摇着树木，好象要把它们连根拔起似的，它凶猛地撕掠着树上的残叶，刮得乱叶满地飞跑。大地强劲地扶撑着千

树万木，使它们在大风中倔强地耸立着。那密密麻麻的枝条，似条条怒鞭，在风中摇曳抽打。

〔中国〕 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59，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草原上的天气，真是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静谧、撒满月光的草原，骤然起了风。开始，牧草只是随风摇摆，没一阵儿，风大了起来。呜呜的北风，像是巨大的石碾压上草原，使牧草抬不起身。到后来，狂风如同成千上万的野牛，提着嗓子在一起吼叫，搅得静谧的草原翻滚着草浪，发出惊人的呼啸声。

笼罩在草原上的雾气，被狂风卷散了，浓云接踵而来，低得伸手都能够下来。滚滚的乌云，张牙舞爪，铺天盖地地涌上来。刹那间，草原象是被一口大锅扣住，一片漆黑了。

〔中国〕 照日格巴图《铁骑》P.19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风渐渐大起来，天上的云层像黄河的波涛样在飞走，西北风呼呼的拧着铁路边的电线杆，使电线在吱吱的响。夜的远处，风卷着煤灰，扇着焦池的滚滚白烟，煤矿公司和车站的电灯，星星点点的好像没有往日亮了。

〔中国〕 知侠《铁道游击队》P.13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新1版。

冷 风

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

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他们斗不过风雪，显出了畏缩

的样子。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向四处落下，落在伞上，落在轿顶上，落在轿夫的笠上，落在行人的脸上。

风玩弄着伞，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风在空中怒吼，声音凄厉，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好像在警告他们：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

已经到了傍晚，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路上尽是水 and 泥。空气寒冷。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那就是温暖、明亮的家。

〔中国〕巴金《家》P 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朔 风

朔北的劲风，像一把巨大而锋利的天铲，从西北天际开始，掠过横亘的腾格里大沙漠，把莽苍苍蜿蜒起伏的瀚海戈壁，铲得只剩些漫布在大漠古荒里的垒垒秃坟似的沙丘。孤月伴着稀疏的寒星，惨淡的光辉，犹如飘忽蒙胧的轻纱，覆盖着错落起伏、变化莫测的丘顶的丘脊；微风像亿万把小刀，给沙原刻下如波似鳞的细痕，仿佛老人的肌肤，一面是突起的粗筋，一面又是深陷的皱纹。漠风不时透出悠曳的呜咽。一旦暴怒而起，刹那间又似万马奔腾，铺天盖地而来，忽而摩天而立，忽而椎石击沙，把沙山深谷夷为平地。

〔中国〕潘竞万《丝路风云》P.1，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寒 风

街灯已经燃起来了，方形的玻璃罩子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就默默地消失了。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里，动也不想动一动，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

〔中国〕巴金《家》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这时候，寒风比以前更加刺骨，远远地听到时隐时显的鸡声，大地漂浮着一层水雾，村庄被烟霭弥蒙着，好像沉浸在水里。月亮从雾帐后面升起，红晕晕的，活像谁从东方地平线上挑起个大红灯笼。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4，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尖锐的风吹刮着，猛烈地向他们进袭——把硬土变白了，震动着挂在树枝和篱笆墙上的霜雪，像卷尘似地把它卷走。但是吉特对于天气并不在意。风在怒号，这里面却有一股自由和新鲜气息，尽管刺人肌肤，还是受欢迎的。它把霜雪卷去，把枯枝败叶压下去，乱七八糟地一齐把它们带去，好像普遍的同情四面八方地散播，每一件东西都是急急忙忙的，正和他们一样：挣扎着战斗着向前冲，把一阵一阵的风逐一征服；

注视着它们又吹向前来，在吹过来的时候又纠集了力量和愤激；在它们呼啸过去的时候，一切都为之披靡；然后回头望着它们疾驶而去，嘶哑的声音在远处消失，便是强壮的大树也在它们面前瑟缩着。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6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沿河街空荡荡的，刺骨的寒风沿街恣意驰骋，卷起灰茫茫的雪粉烟尘，把半路遇到的一切，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都裹上一层白霜。那些金属栏杆好象有人打磨过似的泛着白光，显得格外孤单寒冷，看着都使人难过。姑娘自己也是那样孤单寒冷，因为她割断了与生活 and 人们的联系。她只穿着一件通常溜冰时才穿的短棉袄，那天从家里出来时就开始感到临产的阵痛，于是连忙把它披在身上。寒风朝她卷过来，薄薄的连衣裙裹着双腿，头冻得发疼，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她怕快要冻死了。这时她人群的恐怖早已消失，展现在她眼前的整个世界是冰天雪地的荒原，既没有人影，又没有灯火和温暖。两眶热泪盈盈欲滴，寒风吹过变得冰冷。她俯下头，在怀里抱着的那个不成样式的包裹上抹去眼泪，脚下走得更快了。现在她既不怜爱自己，也不怜爱婴儿，二者的生命对她来说都是多余的了，然而却有一句话固执地推着她朝前走去，那声音仿佛并非出自她的内心，而是走在她前面，召唤着她：

“涅姆琴诺夫大街，从拐角数第二栋房子。涅姆琴诺夫大街，从拐角数第二栋房子。”

.....

她走着，一路上寒风总是恶意地纠缠着她。当她走上河桥的时候，寒风凶猛地扑上她的前胸，像铁爪似地猛抓她冰冷的脸。接着，获胜的寒风呼啸着翻身从桥上跳下去，在落满积雪的河面上盘旋飞舞，然后又跃身而上，抖动着冷气逼人的翅膀，阻挡住前面的道路。娜达丽亚·弗拉季米洛夫娜停下脚步，胳膊肘无力

地撑在栏杆上。桥下很深的地方有一只混浊的黑眼——河面上——一处没有结冰的地方——呆呆地瞪着她，那目光显得神秘而恐怖。这时那句话还在前面固执地召唤着。

“涅姆琴诺夫大街，从拐角数第二栋房子。涅姆琴诺夫大街，从拐角数第二栋房子。”

〔俄国〕安德列耶夫《在地下室里》，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
P.150—151，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热 风

英雄的城市正在午休。天上，热烘烘、懒洋洋的南风推动灰白色的云朵，撕扯着向北奔去。街头，尘土、破布、碎草和纸屑混杂在一起，宛如被无形的气流逼得四下乱飞的蝴蝶，打着旋儿地沿着一条条马路、一条条便道和一个个拐角，逃遁着。到处是刺耳的声音。这些垃圾的残渣有如一群顽童，聚成一堆，仿佛睡着了似的，停了片刻，又突然跳起，四散开去。有些顺着墙根爬上颤抖的街灯；有些跳到拐角处胡乱张贴的广告上。还有飞到四层楼上的羽毛和钻入橱窗附在窗框上经久不落的砂粒。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团一团的白云的顶峰，保持着暴风雨以前的高度寂静，从山后升了上来。中午的太阳灼热地烤着大地。金花鼠在牧场上吱吱叫，它们的轻轻的、伤感的叫声，很奇怪地和云雀的愉快活泼的歌唱声混合在一起。大炮轰隆声过去以后的寂静，使娜塔莉亚的心里觉得非常愉快，所以她就一动不动地拼命听着云雀的天真的歌声、井辘轳的吱扭声和充满了苦艾气味的簌簌的风声。

风又苦又香，这是草原上的流动的东风。风呼吸着被晒得滚烫的黑土的热气，呼吸着被太阳晒得躺下去的各种青草的醉人的气息，但是已经感觉到快要下雨了：从顿河上吹来一阵一阵的淡

薄的潮气，许多小燕子用像刀刃一样分开的翅膀差不多要接触到地面了，在空中穿来穿去，一只草原上的小鹰在远方的蓝色天空上飞翔，渐渐地往远处飞去，躲避着即将到来的雷雨。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 P. 15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风 起 云 涌

我到果园里去，让风给赶到那儿的隐蔽处。风一整天都从南方猛烈地刮来，然而，并没有带来一滴雨。随着夜晚的来临，风非但没减弱，反而刮得更猛，咆哮得更厉害；树一个劲儿地给往一边吹倒，根本不扭过来，一个小时里几乎一次也没把树枝转回过来；这股猛劲儿持续不断，把它们多枝的头按向北方——云被从这一极吹向那一极，一大块迅速地紧接着一大块；在那七月的一天，连一点蓝色的天空都看不见。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36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风 雨 交 夹

她一会儿就从布露恩山谷里往上面走，在起伏的山坡上横着穿行了。吹过荒原的狂风，声音那样尖锐，好像它碰到这样一种同气和德的昏夜，乐得呼啸起来了一般。有的时候，路径把她引到的地方，会是雨水淋漓的高大凤尾草从中间的一块洼地，因为那些凤尾草，虽然已经死了，却还没倒下，所以那时就会像一个野塘一般地把她围住。遇到凤尾草特别高的时候，她就把小婴孩举到头顶上，好别叫滴嗒的凤尾草的叶子触到她身上。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上，风势猛烈，呼呼不停，所以雨点儿都横空飞

奔，看不出往下落的样子来，因此想要捉摸出来雨点儿究竟是从哪一块云彩那儿降下来的，那块云彩究竟远到什么程度，简直出乎想像力以外。在那种地方上，自卫是可以能的；一个一个打到她身上的雨点，都像射到圣遂巴提身上的箭一般。遇到泥塘，她倒还可能躲开，因为泥塘有一种暧昧的灰色，表示它的所在。其实那种灰色要不是有荒原那种昏黑比着，那它本身就可以说是黑色的了。

〔英国〕哈代《还乡》P.461—4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风呢——不是在路上迎面吹过来，或者从背后吹过来——固然这已经够坏的了——却是一直横着吹过马路，把雨吹成斜的，就像人们在学校里用尺画在抄本上让孩子们照着写字的斜线似的。有的时候它会停一阵子，旅行的人不免自骗自地以为它是因为被早先的猛劲儿弄得累了，所以是安安静静地躺着去休息了，谁知道，“呼！”的一声，远远地咆哮着，唿哨着，冲过山岗的顶上，在平原上扫过来了；越近，劲儿和声音就越大，然后一股脑儿扑在马和人身上，把刺人的雨吹进他们的耳朵，把冷冰冰的湿气吹进他们的骨头；它由他们身边刮过去老老远了，还发着使人发昏的吼叫，像是讥笑他们的软弱，得意自己的威力。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上P.215—21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暴风骤雨

天已现出微明，在狂泻急下的大雨中，湖边寨外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睁眼望去，几十步外啥也看不清，只觉得灰暗惨淡。雨点象无数的大蓉豆敲击着柯碧舟头上的斗笠，邵大山送给他的草蓑衣，只裹住了他的上半身，飞溅激冲的水流和雨珠，只一忽儿便打湿了他的两条腿。柯碧舟眨巴着一双眼睛，飞快地冲

出寨子，顺着溜滑的不断淌着水沫的泥泞道冲到了门前坝松杉坡上。

松杉坡上长着几十颗气势挺拔的松树杉枝，暴风骤雨中，那翡翠色的松杉枝叶，更显出巍然不动的壮伟雄姿。柯碧舟哪里顾得上观看雨雾中的松杉，一跑上坡地，他就朝地洼地旁的粉坊那方向望去。……

低洼地已成了水汪汪的一个大塘，粉坊早已不见了踪影。只见一片灰绿色的大水上，漂浮着枯枝，木块，草束和露出水面的树巅巅。疾风阵阵，雨帘斜斜，水面上荡出无数个逐渐化开的水圈。

〔中国〕叶辛《蹉跎岁月》P.3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这时天气很不好，街上狂风怒号，刺人肌骨，几位因事外出的妇女裙子吹得鼓涨，整个人就象暴风雨中的渔船歪歪斜斜。骤风卷着冷雨，天空本来在夏日这个安谧的乡村上空显得非常广漠舒适，现在满布的愁云，笼罩着大地，一片阴惨惨，险恶万分。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8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星期日早上，刮着大风——这不是只能吹动树梢的风，而是从南部，从海上吹来的强劲的风，它们竭尽全力拖来了整整一块阴暗的天空。一只山雀在叫，更衬托出万鸟齐喑的沉静，……她独自吃饭的时候，听着近在咫尺的风暴。巨风的飞马完成了使命以后在疯狂地奔驰，并且在树枝间喷着鼻息。它们大概从被撕裂的大西洋远方将谨慎小心的海鸥和不歇脚的鸥鸟带回到河面上；甚至在这个郊区的上空，飞马的气息似乎使云层泛出一种海岸漂流物般的青灰色，而且给树叶溅上一层苦涩的泡沫。

……

在那里，暴雨来临时，有九天人们透不过气来。在青灰色的天空中，一头野兽昏昏欲睡，它在游荡，低声嗥叫，蜷缩起

来。……

在风暴中，最奇异的不是嘈闹声，而是它强加给世界的寂静和麻木。玛丽娅贴着玻璃窗看见仿佛是画上的、一动不动的树叶。树木的疲惫具有人性，它们也似乎感到麻痹、惊愕和困倦。……所有这些天里，西风和南风拖来了大团大团的乌云，好比隆隆作响的军队，它们正要猛扑过去，却突然犹豫起来，围着被吓呆的树梢转了转，接着便消失了，身后留下别处下过雨的清凉气息。

〔法国〕莫里亚克《爱的荒漠》P.90—97，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十二、雨 景

春 雨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象牛毛，象花针，象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中国〕朱自清《春》，选自《朱自清散文艺术》P.190，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春雨季节到来了。古老的森林里到处充满了原始般的恐怖。森林的梢头，终日被绵密的如毡毯般的积云严严实实地包裹着、遮蔽着。凌厉的雨水，从苍苍莽莽的天际泼洒下来。森林向高天伸出了千万只抗争的巨手，喧嚣着。虎豹狼虫有预感地、令人心胆俱裂地吼叫着，伴着那执拗的，好似永远不肯停歇的雨声。雷霆先是伸出宛如恶魔巨爪似的闪电，在空中撕扯着，接着是沉沉滚动而来的闷雷。继而，一声天怒般的巨响，在森林上空炸裂开来，树干被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鸟兽奔突着，发出了一片魂飞魄散的惊叫。过不了许久，这天火便在雨水的泼洒下，自消自灭了，只留下枯焦的黑树干，和大火焚烧后的残痕与灰烬……这，就是伟大的宇宙赐给大森林的威严而磅礴的交响乐。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188，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夏 雨

七月底的傍晚，天气异常闷热，没有一丝儿风，树枝一动不动，只有那不知疲倦的知了发出聒耳的噪音。泥路上，蚯蚓打着滚；成群结队的蚂蚁，急匆匆地往窝里钻；不计其数的蜻蜓，在低低地盘旋。西天，渐渐涌上了乌云，接着传来了沉闷的雷声。

.....

风驰云涌，一霎时黑云盖过了头顶。狂风吹得路边的树木呼呼作响。闪电，像弯弯曲曲的赤练在空中窜动。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飘泼大雨从天上倒了下来。

〔中国〕丛敏《新桥》P.6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赤道的雨季降临了。

一个多月以来，珂埠几乎每天都得下一两阵雨；尤其是午后，乌云一下子便把天空罩笼，大雨就哗哗啦啦地落下来了。那气势，有似千军万马横扫而至，直下得马路上水流横溢、盈沟充壑，地面上万物也随之合奏起交响乐来，尤其是锌片的屋顶，轰轰隆隆震耳欲聋，对面高声说话都听不清。大雨停后，天空还是冷云凝冻，棉絮般堆积在头上，擦也擦不开；地面上则到处湿漉漉地，屋角板壁都发霉了。在这时候，再也看不到热带高旷的万里碧空，和晒得热气蒸腾的地面。

这几天来，雨更是整天连夜地下着。一阵滂沱大雨到来了，真是“泼瓢倾盆”；不知多久才缓和下来，于是转化为雨的垂帘，淅淅沥沥地下个不休。终于，雨帘也渐渐稀薄了，可还留着雨脚，雨丝，雨雾。那飘在天空像粉末似的雨雾沾在行人脸上、臂上，凉丝丝地，整天受酷热煎熬的人们，顿觉另有一番情趣。然而随即又是乌云滚涌，雷电交加，大雨又哗啦啦地滚落下来了，

街上行人都走避不及……

〔印度尼西亚〕黄东平《七洲洋外》P.276,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6年版。

秋 雨

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其词曰：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飏飏，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26—627,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

细 雨

“秋老虎”走了，到了潮湿多雨的深秋。季米特里节也已近在

眼前。喜洋洋的蓝天隐藏到苍云的背后，那一朵朵的苍云，无边无际地飘浮着，互相追逐着。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所感到的，犹如一个士兵呆在湿透的帐篷下。细雨濛濛，从早到晚下个不停，一整夜单调地、淅淅沥沥敲打着窗户；而第二天又是阴天，又是雨水和泥泞；只看见门口的落汤鸡和枝头的寒鸦，只听见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细雨纷纷，下个不停，既淋透穷人的上衣，也淋透富人的长袖外套，下得路上稀泥没过脚脖子。大车陷到轮轂，穿靴子的农夫陷到膝盖。人要有一种所谓“特制的”靴子和厚厚的法兰绒包脚布，才敢在这样难以通行的泥泞中穿过街道。

〔南斯拉夫〕斯·斯列马茨《二神夫》P.217，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小 雨

雨势渐渐地小了。荷荷的雨声中现在剩下的只是寂寞的檐前滴水声。蛛丝似的雨脚断折了，无力地在空中飘舞。山石上的青苔和虎耳草沾了雨显得碧绿，肥大的蕉叶也被清洁的雨水洗净了。从山石和蕉叶上不断地滴下来翡翠的明珠。

〔中国〕巴金《秋》P.4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大 雨

西伯那一日上路，走七十余里，过了岐山。一路行来，夜住晓行，也非一日。那一日行至燕山，姬伯在马上曰：“叫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咫尺间必有大雨来了。”跟随人正议论曰：“青天朗朗，云翳俱无，赤日流光，雨从何来？……”说话未了，只见云雾齐生，姬昌打马，叫速进茂林避雨。众人方

逆得林来，但见好雨：

云长东南，雾起西北。霎时间风狂生冷气，须臾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滋禾润稼，花枝上斜挂玉玲珑；壮地肥田，草稍尖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浇鸭顶绿，满山石洗佛头青。

推塌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倾。

话说姬昌在茂林避雨，只见滂沱大雨，一似瓢泼盆倾，下有半个时辰。姬伯分付众人：“仔细些，雷来了！”跟随众人大家说：“老爷分付，雷来了，仔细些！”话犹未了，一声响亮，霹雳交加，震动山河大地，崩倒华岳高山。众人大惊失色，都挤紧在一处。须臾云散雨收，日色当空，众人方得出林子来。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 90—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大雨倾盆而下。从天空挂下来的无数条密得象竹帘般的雨柱中，升起一片白蒙蒙的水雾，在桦树的枝条间缭绕着，冉冉地向四周散去。地上的水流裹着肮脏的乱草，泛起混浊的水沫，那水沫就像是咆哮了一通的老天爷嘴角边泛出的白沫一样。泛着水沫的流水舔着树根，顺着地沟蜿蜒而下，在水沫下面，雨水犹如泻出的山洪一般，哗哗地奔腾流去。

透过树叶掉下来的不是雨点，而是拳头大的水珠。这些水珠啪达啪达地掉下来，连连落到头顶和脖颈里，使人人都来不及打战。

〔朝鲜〕《血海》P. 1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阵 雨

太阳已经被向前推进的低垂的碎云遮住，一大片厚实的浅灰色雨云从西方地平线上涌过来。远处什么地方，一场斜飘的大雨

已经倾注在田野和树林上。从雨云那边吹过来湿润含雨的空气。雨云偶尔被电光切开，隆隆的雷声也越来越常常同火车的隆隆声混在一起。雨云越来越近了，斜飘的雨点被风吹过来，开始拍打车尾的小平台和聂赫留朵夫的大衣。他就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去，吸着湿润的新鲜空气和麦子的清香，那些种着麦子的土地早就在盼望雨水了。他瞧着从他面前闪过去的果园、树林、正在发黄的黑麦地、仍然碧绿的燕麦田、开着深绿色番薯花的乌黑的田畦。一切都好像涂了一层油，绿的越发绿，黄的越发黄，黑的越发黑了。

“多下一点雨，多下一点雨吧！”聂赫留朵夫说，看到田野、果园、菜园在天降甘霖以后又复苏过来，不由得心里高兴。

这场大雨下得不久。雨云有一部分随着雨落下来，有一部分飘走了。最后一阵直落下来的、密集的小雨点，洒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又出来了，一切东西都亮闪闪的。东方地平线上架起一道不高的长虹，颜色鲜艳，紫色特别显著，只是长虹的一端残缺不全。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478—47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风把白色的尘雾吹得顺着将军大道滚动。南面的天空上一直笼罩着一层大火的深紫色的烟雾。被风吹散的黑云又集合在一处了。像翅膀一样的黑云影子遮住了山岗。因为是在白昼，所以闪烁不止的电光也变成了白色。闪光有一会儿工夫给蓝色的云片镶上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银边，闪光的尖头向下冲去，落在一个守卫堡垒的凸出的头顶上了。一声霹雳好像冲破了高悬在空中的黑云：从黑云里面撒下雨点来。风斜吹着雨丝，像白色的上下翻动的波浪一样，把雨点吹到顿河沿岸山岗的白灰斜坡上，吹到被炎热晒枯萎了的向日葵上，吹到搭拉着的庄稼上。

雨水使那些娇嫩的、但是因为落满尘土却好像变得灰色衰老的树叶子又恢复了生气，春苗水零零地闪闪放光，黄脸盘的、已

经开始结籽的圆圆的向日葵的脑袋都抬起来了，从菜园子里散发出来倭瓜花的蜜味。干渴渐渐减轻的土地好久还在冒热气……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4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雷 雨

夏天的雷阵雨说来就来。须臾，乌云密布，雷雨交加，落开了葡萄粒般的大雨点，叭叭带响。风又一阵阵加紧，最后几只小船刚逃回码头，雨就开始倾盆而下。风更大了，雨更猛了，扫荡着湖面，天地顿时一片白茫茫。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 818-8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一九六九年初秋的一个早晨，大片大片的云块，向鄂西北石龙山飞驰。刹那间，越积越厚，乌黑乌黑，在半空中不停地翻滚、聚集，又渐渐向低处压去！山峰，罩住了；山谷，像夜幕降临……突然，一股狂风卷着尘土，猛地刮了过来！沟沟洼洼，响起一片呼天喊地的吼叫声。石龙山，立刻地动山摇，天昏地暗。

这当儿，空中一忽闪，一道耀眼的银光，劈开了那铅块般的云层，紧跟着炸雷“咔嚓嚓”地一阵爆响，天就象被戳通似的，“哗哗啦啦”地下起暴雨来。连绵起伏的山峦，淹没在灰蒙蒙的雨雾里。

〔中国〕李德复、卫士洪《地下长龙》P. 1，湖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太阳忽然被云彩遮住了。远远的天边轰隆隆地响着雷声，云头从东边涌上来。……果然，南面的山峰已经被雨雾笼罩了，就像从天空挂下一匹灰白的帐幕似的，鸟雀都往树林飞来。

……

外面的大风大雨正在摇撼着大地。树木、芦苇、庄稼，都在风里摇摆、颤慄、麻雀躲到屋檐下唧喳叫唤，天空一道闪电过后，一声霹雳，立时在附近打下来，仿佛要把天地劈开来似的。随即前面不远的一棵高大的橄榄树被雷殛了，巨大的树枝倒挂下来，半边的树身露出一大块裂口。

.....

一声霹雳过后，不久，风停了，接着就是紧下了一阵瓢泼的密雨，随后雷声走远了，雨慢慢的收敛，变小变稀了。小河却顿时喧嚷起来：山洪从上游奔流而下，混浊的黄浪卷着草根、树枝、沙石，犹如一群突奔、咆哮着的猛兽。原来窄小的河滩猛然成了一片宽阔的汪洋，声势越来越猛烈。人们和牲口都暂时被阻在对岸了，燕子们掠过水面，欢乐地在细雨中飞翔。

〔中国〕陆地《美丽的南方》P. 254，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

疾 雨

这时候天空中轰隆响起了一声大雷，连屋里的电灯都眨了几下眼睛。紧跟着，那秋风扫着落叶，从白云山顶上咆哮而下。风到之处，雨点象冰雹似地打下来，屋顶树上，全打得乒令邦郎地响。一阵疾雨过后，又是打闪，又是鸣雷，又是横风，又是斜雨，不到一顿饭工夫，把一座灯光灿烂的广州大城，淋得变成湿漉漉、静悄悄，白蒙蒙的荒凉一片。

〔中国〕欧阳山《苦斗》P. 5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
新1版。

暴 风 雨

暴风雨来了。

大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从西北的海滨横扫着昌潍平原，遮天盖地的卷了过来。雷在低低的云层中间轰响着，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闪电，时而用它那耀眼的蓝光，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着的田禾，一条条金钱似的鞭打着大地的雨点和那在大雨中吃力地迈动着脚步的人影。一刹那间，电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体，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了。对面不见人影，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嘈音。……

〔中国〕峻青《黎明的河边》P. 1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这天夜里，牧场上空刮过了一阵暴风雨。半夜时候，狂风像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人一样，呼呼地夹杂着啸叫的声音滚过去，浓重的冷气和呛人的尘土，像看不见的衣襟似的，跟在风的后头飘过。

天空布满了阴云。一道闪光斜着划破了像山峰一样的黑云，沉默了半天，后来雷声就在远处很小心地响起来了。粗大的雨点开始落到青草上来。在第二次打闪的时候。珂晒沃依在电光照耀之下，看见满布在半天空的褐色的、边上像煤炭一样黑的可怕的云堆，在黑云笼罩下的大地上，是许多挤成堆的小马。一个霹雳非常猛烈地爆炸了，一道闪光迅速地往大地上奔来。在一次新的雷声以后，雨点像水流一样从黑云当中冲下来，草原模模糊糊地嘟囔着，旋风吹掉了珂晒沃依脑袋上的潮湿的制帽，使劲把他吹得趴在马鞍头上。

又有一会儿工夫是黑暗的寂静，后来天空上又是一道曲曲折折的闪光，显得更加黑暗了。紧跟着来的雷声非常猛烈，干燥而又尖厉，使珂晒沃依的马蹲了下去，往上一耸，就用两条腿站立

起来。马匹都乱踏起来。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作为夏天,那倒真是一个非常黑的晚上。阴云密布,很象要有雷雨,我说我们最好还是坐下来吧:即将到来的大雨一定会把他带回家的,用不着再费事。但是没法把凯瑟琳劝得平静下来。她一直从大门到屋门来回徘徊,激动得一刻也不肯休息,终于在靠近路上一面墙边站住不动。在那儿,不顾我的忠告,不顾那隆隆的雷声和开始在她四周哗啦哗啦落下的大雨点,她就待在那儿,时不时喊叫一下,又听听,跟着放声大哭。这一场放声嚎啕大哭是哈里顿,或任何孩子都比不过的。

大约午夜时分,我们都还坐着,暴风雨来势汹汹地在山庄顶上隆隆作响。起了一阵狂风,打了一阵劈雷,不知是风还是雷把屋角的一棵树劈倒了。一根粗大的树干掉下来压到房顶上,把东边烟囱也打下来一块,给厨房的炉火里送来一大堆石头和煤灰。我们还以为闪电落在我们中间了呢,约瑟夫跪下来,祈求主不要忘记诺亚和罗得^①。而且,更像从前一样,虽然他要打击不敬神的人,却要赦免无辜的人。我也有些感到这一定也是对我们的裁判。在我的心里,约拿^②就是恩萧先生。我就摇摇他小屋的门柄,想弄明白他是不是还活着。他回答得有气无力,使我的同伴比刚才喊得更热闹,好像要把像他自己这样的圣人和像他主人这样的罪人划清界限似的。但是二十分钟后这场骚扰过去了,留下我们全都安全无恙。只是凯蒂,由于她固执地拒绝避雨而淋得浑身湿透,不戴帽子,不披肩巾地站在那儿,任凭她的头发和衣服

① 诺亚——Noah, 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六、七、八、九章。上帝忿怒 降洪水于世, 诺亚受神示, 造方舟将其家与各种家禽置于舟中, 得免灾祸。

罗得——Lot, 为亚伯拉罕之侄, 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在今死海边曾有一城名索顿Sodom(《圣经》上名所多玛), 圣经中谓该城居民罪恶深重, 故天降大火焚之, 罗得于该城灭亡时幸免于难。

② 约拿——Jonah, 见《圣经》旧约约拿书第一章。约拿因违抗上帝, 乘船逃遁, 上帝施以巨风, 遂致吹入海中, 为巨鱼所吞, 而困于鱼腹中三昼夜。

渗透了雨水。她进来了，躺在高背椅上，浑身水淋淋的，把脸对着椅背，手放在脸前。

〔英国〕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P.82—83,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块块乌云，宽得像石碑似的，从西边铺天盖地而来，撞碎在科尔芬山巅上，化作雨水，降落在贝图斯塔的大地上。那雨有时风驰电掣，斜冲下来，犹如狂怒的鞭子、圣经的惩罚；有时慢慢悠悠，稳稳当当，宛如天上垂落的细丝。这堆云过去，那堆云又来，接着又是一堆，仿佛就是先前那堆，它环球一周，又来与科尔芬山相撞。蕈状的大地贫瘠的如约伯的骨头；山头那没精打采、状如灰色禽鸟顶饰的雾霭，任凭懒散的微风吹来吹去；光秃、麻木的原野一直向远方延伸开去，那静止不动的状态，活像一具被浪头抛上岸边的遇难者的尸体。石头忍受着的注定要被无休止的雨水穿透的哀愁就是谷地与山峦无声的表白；僵死的大自然似乎在等待着雨水毁灭它那无用的躯体。远处，大教堂的塔楼立在阴沉的雨帘中，仿佛被淹没的桅杆。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 53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久 雨

麦克法尔医生注视着连绵的雨水，这简直使他六神不安。这里的雨水不像我们英国的那样轻轻落在地上，而是毫不留情使人害怕；使你感到大自然原始力量的邪恶。雨水不是倾盆而下倒像是决了堤似的。这好似洪水自天而降，打在那个瓦楞铁皮屋顶上一无间隙，使人达到疯狂的程度。看来雨水也会狂怒。有时使你感到如果它不停息，你会尖声叫喊起来，然后，你又突然觉

得无能为力，好像你全身的骨头都酥软了，只有苦恼和绝望。

〔英国〕毛姆《雨》，选自《毛姆短篇小说集》P.2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雨 中

到了那一天早晨。直到最近一两天一直都非常清澈的天空，罩上了阴云，天气很险恶，风里明显地预示着要有雨来了。十二点钟，开始落雨，虽然很小，可是持续不断；雨从开始到慢慢大起来，简直令人都不觉得，真难说出干燥天气什么时间结束的，雨天又是什么时间开头的。在一小时以内，濛濛的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上天一个劲儿地击打着地面，真没法预测这场暴风雨什么时候才能收场。

有几个人无畏地聚集在这片草地上，但到了三点钟的时候，亨察尔看出他的计划定要失败了。杆子头上的火腿，往下滴着像黄酒般的烟水，猪在风里打哆嗦，没有上过色的木桌子，因为桌布湿透了，露出木纹来，布篷已经挡不住雨，雨水就任意滴下来，而在这个时候再把四边遮起来，似乎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了。河上的景色不见了；风大发神威吹着帐篷的绳索；最后一阵狂风把整个篷子掀倒在地上，原来在里面躲雨的一些人，只好用四条腿爬出来。

〔英国〕哈代《卡斯特桥市长》P.123—12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微风静止了。一会儿，森林仿佛屏住了呼吸。然后从黑暗中闪出一道宽阔而无声的电光；跟着就是一声响雷，雨也马上倾盆而下，仿佛电光把天空劈开了似的。

“赶快来吧？”寇恩嚷道。他们向着旋转木马跑去，在夜里，这东西黑魆魆地矗立在他们面前，遮着灰色的帆布，如同绿林头目的一座矮蹲蹲的堡寨。寇恩撩起一角遮布，两个人钻了进去，

气喘吁吁地站着，好像突然在一个被急雨打着的巨大的黑糊糊的鼓里找到了庇护。

寇恩挽住了露丝的手，拉着她。他们的眼睛很快就习惯于那黑暗了。马的影子如同一个个幽灵，提起了前脚直立着；牡鹿变成了石头，用黑影显出了永远想逃跑的模样；天鹅展开了翅膀，留下了神秘的暗影；巨像那宁静而伟硕的脊背看去比黑暗本身还要黑暗。……

外面传来了曳长的雷声。闪电把微弱的、褪了色的光芒投进帐幕的温暖的黑暗里——随着每一闪电光，仿佛迷人的天国那柔和而缥缈的幻境，那些走兽便带着漆过的叉角和挽具显现出来，在一个永无止境的圆圈里宁静地巡行着。……

暴风雨迅疾地越卷越近了。一阵阵的雷鸣，掩盖了那雨点打在绷紧的棚布上的哗哗声，雨水又从篷顶上急流似地涌下来；随着猛烈的雷声，地板震颤起来了，而在一个特别厉害的霹雳过后那回荡着的沉寂中间，旋转木马就自个儿松开了，开始慢慢地转动着。比白天更缓慢，差不多很勉强，仿佛着了什么神秘的魔道——那乐声也比白天更缓慢，而且被零零碎碎地间隔开了。只转动了一半，好像从睡梦中醒来了片刻——随后它就停止了，琴声也沉寂了，宛如一曲未终就疲乏地中断了的样子，于是只有那阵雨，那阵雨，那世界上最古老的催眠曲的喃喃低语。

〔德〕德马克《流亡曲》P. 1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雨 后

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太阳从东方厚重的云层下刚一露头，西方的云朵立刻染上红色，显出了一道新鲜美丽的彩虹。这时候，草原上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气息，微风带着雨后的清气，爱抚地拂动着绿草梢头。

阳光越来越强烈，像千万枝金箭，穿过云缝，射向草原。

风，偷偷地掀起了草浪，平静的小树丛的枝叶摆动起来了，河边的芦苇也摇动着穗头。草浪，一浪赶上一浪，漫进一片黑树林里去了。

一条曲折漫长的大道，将黑树林后边的草原切成两片，直向一个枯黄色的沙冈子伸进。大道两旁的草原里，黄色的猫爪花，淡青色的五月蓝，紫红色的喇叭花……一丛丛，一片片，陪着绿草，散出芳香。五颜六色的蝴蝶，被这些花朵的芳香吸引而来，悄悄地飞旋。蛱蝶藏在草间叶下，小心地鸣叫。蝗虫却三五成群，飞上来，落下去，发出“达达”的声音，贪婪地啃着嫩叶。

大道上充满着雨水和泥泞。雨水已淹过大车轱辘的印迹，像是一条小溪，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细碎的银光。

〔中国〕 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3，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米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草原，洒下阵雨，牧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云意，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而当阵雨过去，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像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

〔中国〕 碧野《天山景物记》，选自《碧野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

〔中国〕 吴敬梓《儒林外史》P.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被一阵暴风雨洗过的草原显得非常翠绿。一道明亮的弯弯的彩虹，从远处的水池子地方起，一直横跨到顿河边。西方的雷声还低沉地轰隆响着。混浊的山水发出淙淙的声音往沟里奔腾。许多条冒着泡的小河顺着山坡，顺着瓜地，往顿河下面流去。小河夹杂着被雨打掉的树叶子，从田地里冲出来的草根和许多折断的黑麦穗。冲积起来的软软的砂堆顺着瓜地往四面乱爬，埋没了西瓜和甜瓜的秧蔓；闪闪发光的雨水把车辙冲得很深，顺着夏天的道路奔流。远处的山沟底下，有一堆被雷电燃烧起来的干草已经快烧完了。一道紫色的烟柱子高高地往上升去，差不多快接触到在天空跨过的彩虹顶了。

〔俄国〕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660—16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山 雨

雨点、乌云从海林格高地过来。但在村庄里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有一场灾害；在这个位置由哈尔兹山和图林根间气候容易突变的“气流罅隙”地方是不断有雷雨的。这时来了第一阵大雨。接着就落冰雹，非常大而硬的冰块在屋顶上和窗上拍啦拍啦地打着。五月里下雹吗？这在翁斯特罗河谷里的农民看来也是惯常的事，并不使他们特别感到惊惶。可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大量的水流从一个位置较高的山谷里倾泻下来。这股水飞速地壮大起来，变成了一条奔腾的洪流，冲倒了树木、篱笆，冲进了村庄，停积在最先遇到的那些屋子里，把院子、仓廩、厩舍、小屋都泛滥了，然后灌注到位置较低的低村里去，把旧的泥屋和厩舍连其中一切不能够及时安顿到安全地方去的人畜全都带了去。

冰块和洪水穿过人声呼号和牧畜悲鸣的村庄，向山谷里流去，一直到半夜时分。人和兽被冲死了淹死了挂在崩塌的房屋栋梁上面。从那厚厚的、被水冲积而遗留下来的淤泥里矗起着牲

畜尸体的僵硬四肢。在保留下来的屋子的屋顶上和屋顶下面蹲着在寒冷和黑暗中发抖的村民们。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五十天》，选自《布莱德尔小说选集》P. 258，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夜 雨

天色渐昏，大雨欲来，车夫加劲赶路，说天要变了。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半空里轰隆隆一声回答，像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从早晨起，空气闷塞得像障碍着呼吸，忽然这时候天不知哪里漏了个洞，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进来，半黄落的草木也自昏沉里一时清醒，普遍地微微叹息，瑟瑟颤动，大地像蒸笼揭去了盖。雨跟着来了，清凉畅快，不比上午的雨只仿佛天空郁热出来的汗。雨愈下愈大，宛如水点要抢着下地，等不及排行分列，我挤了你，你拼上我，合成整块的冷水，没头没脑浇下来。……这雨浓染着夜，水里带了昏黑下来，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一行人众像在一个机械画所用的墨水瓶里赶路。夜黑得太周密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夜里，鬼都得要碰鼻子拐弯，猫会自恨它的一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

〔中国〕钱钟书《围城》P. 1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雾 雨

到了次日，是个雾雨天，在重庆，这种日子，最苦闷而又凄惨。天像乌罩子似的，罩在屋顶上，地面是满街稀泥，汽车在马路上滚得泥浆纷飞。雨是有一阵子没一阵子的下着，街上走路的人，全打着雨伞，雨伞像耍的龙灯，沿了人家屋檐走。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114，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雪 雨

三月的小雨混杂着雪花下个不停，在罗兹的上空布满了一层重甸甸、粘糊糊的大雾。雨点把白铁皮屋顶敲得当当直响，然后往下流到人行道上，流到黑黝黝的、满是泥泞的街道上，流到紧靠着长长的围墙、被寒风吹得直打哆嗦的光秃秃的大树上。风是从野外松软的田地上吹来的，它使劲地在泥泞的街道上翻滚，吹得篱笆不停地摇晃，还企图把屋顶全都掀开，最后却在地面上消失了。可是过一会儿，它又把树枝吹得飒飒地响起来，还不断冲撞着一间矮墩墩的平房的玻璃窗。在这间房里，突然闪出了一线灯光。

〔波兰〕 莱蒙特《福地》P.3，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十三、雪 景

雪 花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

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中国〕鲁迅《雪》，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P.180、1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到了次日，老残起来，见那天色阴的很重，西北风虽不甚大，觉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飘飘欲仙之致。洗过脸，买了几根油条当了点心，没精打采的到街上徘徊些时。正想上城墙上去眺望远景，见那空中一片一片的飘下许多雪花来。顷刻之间，那雪便纷纷乱下，回旋穿插，越下越紧。赶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笼子一盆火来。那窗户上的纸，只有一张大些的，悬空了半截，经了雪的潮气，迎着风霍铎霍铎价响。旁边零碎小纸，虽没有声音，却不不住的乱摇。房里便觉得阴风森森，异常惨淡。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暮色晦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白色，像个幽灵。他坐在车座上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佝着，佝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佝到的最大限度。哪怕有一大堆雪落在他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用不着抖掉似的……他的小母马也一身白，也一动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势、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一样笔直的四条腿，使得它活像拿一个小钱就可以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它大概在想心事吧。不管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哗、熙攘的行人的漩涡里，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俄国〕契诃夫《苦恼》，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瑞 雪

这天，大雪纷飞，我记得桔如在时，她最喜欢雪，她说雨能清洗世界，雪能纯洁世界。的确，农村的瑞雪是美丽的！当大雪纷纷扬扬，从铅灰色的天空，悄然无声向下洒流的时候，我和桔如就并肩站在门前，心境也像落雪一样静谧。我们几乎同时想到谢道韞的“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名句。尽管它已经成了万人称道的千古绝唱，我仍然感到比譬的牵强，柳絮怎么能跟鹅毛大雪相比？还不如用梨花喻雪来得确切。也许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白银如雪是提高，雪花如银却是贬低，……。

我倒觉得桔如说的雪能纯洁世界，很有见地：大雪过后，我们走到村外，一片洁白，晶光闪耀，眼花目眩，茫茫无际：那黄褐色的屋顶，那破败倾颓的墙垣，那零乱不堪高低不平的田野，那干枯赤裸的树枝，那乱蓬蓬的草垛，……在一尺厚的大雪覆盖之下，干净极了，纯洁极了，漂亮极了，幽静极了，太阳照耀，银光闪烁，奇美异常！

【中国】黎汝清《生与死》P.271—272，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过了一个月有余，看看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只见四下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瑞雪来。好大雪！怎见得，但见：

万里彤云密布，空中祥瑞飘帘。琼花片片舞前檐，剡溪当此际，濡滞子犹船。顷刻楼台都压倒，江山银色相连。飞盐撒粉漫连天。当时吕蒙正，窑内叹无钱。

当日这雪下到一更时分，却早银妆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去县里画卯，直到日中未归。武大被妇人早叫出去做买卖，央及间壁王婆买了些酒肉。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心里自想到：“我今日着实撩逗他一逗，不怕他不动情。”那妇人独自冷冷。

清清立在帘儿下，望见武松正在雪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44，齐鲁书社1988年版。

丽 雪

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

……田野空阔，雪好似扫尽了地面上的一切多余的东西。丘垄、渠坝、沟沿、高耸的树枝……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P.1489，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飞 雪

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将近天晓，师徒们衾寒枕冷。八戒咳歌打战睡不得，叫道：“师兄，冷啊！”行者道：“你这呆子，忒不长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么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无暖气，袖手似揣冰。此时败叶垂霜蕊，苍松挂冻铃。地裂因寒甚，池平为水凝。渔舟不见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孙喜炭增。征人须似铁，诗客笔如菱。皮袄犹嫌薄，貂裘尚恨轻。蒲团僵老衲，纸帐旅魂惊。绣被重裊褥，浑身战抖铃。”

师徒们都睡不得，爬起来穿了衣服。开门看处，呀！外面白茫茫的，原来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们害冷哩。却是这般大雪！”四人眼同观看，好雪！但见那：

彤云密布，惨雾重浸。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惨雾重浸，大雪纷纷盖地。真个是：六出花，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那里得东郭履，袁安卧，孙康映读；更不见子猷舟，王恭币，苏武餐毡。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砌，万里江山似玉团。好雪，柳絮漫桥，梨花盖舍。柳絮漫桥，桥边渔叟挂蓑衣；梨花盖舍，舍下野翁煨骨樵。客子难沽酒，苍头苦觅梅。洒洒潇潇裁蝶翅，飘飘荡荡剪鹅衣。团团滚滚随风势，迭迭层层道路迷。阵阵寒威穿小幕，飕飕冷气透幽帏。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那场雪，纷纷洒洒，果如剪玉飞绵。师徒们叹玩多时，只见陈家老者，着两个僮仆，扫开道路，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须臾，又送滚茶乳饼，又抬出炭火，俱到厢房，师徒们叙坐。长老问道：“老施主，贵处时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陈老笑道：“此间虽是僻地，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至于诸凡谷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岂有不分四时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时，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这般寒冷？”陈老道：“此时虽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节了。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东土不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606—607，齐鲁书社1980年版。

到了次日一早，宝玉因心里记挂着这事，一夜没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来。掀开帐子一看，虽门窗尚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踴躍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大

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宝玉此时欢喜非常，忙唤人起来，盥漱已毕，只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束了腰，披了玉针蓑，戴上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芦雪庵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细细的赏玩一回方走。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去的人。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8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然而，午祷的钟声响过之后，寒气又立刻稍稍增加，白雪便大片大片地落下来了。

于是，黄昏来的更早了，雪虽然更干更象粉末，却依旧愈下愈密，一直下到夜色四合。

到早晨的时候，积雪已经足足有三拃深了，它像羊毛似的覆盖在整个大地上，把大地蒙在它那漾着淡蓝光彩的茫茫白色里；而大雪还是在毫无间断地继续落下来。

一片那末深沉的寂寥笼罩着大地，没有声息和音响刺破这如今飘向地面的成群成团的茸毛。万籁沉默，暗哑，仿佛由于什么奇迹，万物都敬畏地停顿了，谛听着那几乎听不见的雪片飒飒纷飞之声。雪片悄悄地悄悄地向地面飘落而下——好一片不断地下降着的、朦胧而又闪烁生光的白色啊！

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浑沌，是闪闪烁烁的珍珠般的一片洁净的曙色，宛如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这种亮光闪烁来自无垠的天宇——倒像是繁星的闪闪寒光，从天空下射之际，凝聚在一起，磨成了粉末——如今纷纷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松林不久就

把白色尸衣披上了，牧场消失了，大路隐没了，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银色雾霭和眩目的粉末里了。除掉川流不息地筛下来的雪花，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雪花寂静地滑溜地轻柔地飘洒而下，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樱花！

三步之外，不论是茅屋也好，树木也好，篱笆也好，或是任何人的面孔也好，都分辨不清了；只有人的语声，象翅膀慵倦的蝴蝶，在星云状态的白茫茫之中飞过来掠过去。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结果茅屋都被白雪盖住了，每一间都像戴雪的小山似的隆起着，屋顶上摇曳着长长的一缕炊烟。道路和田野融成一片辽阔的平原；果园里都积满白雪，甚至篱笆也给淹没了；池塘在雪块崩落之下完全看不见了，四周的土地也没有了，但见一片白皑皑的、不能通过的、神奇的绒毛似的平畴。

虽然更加干燥更加零落了，雪可依旧在下着。夜间，星星透过雪幕闪烁生辉；白昼，蓝天有时也会从涡卷纷飞的点点雪花后面显露出来。人语声比较响亮了，不再像蒙着面纱说话似的低沉含糊了。乡村似乎稍稍有点活气了，人们开始动弹了。有人甚至想驾起雪橇驰行，但发现道路不通，不久就折了回来。到处有人铲雪，在茅屋与茅屋之间掘出通路来；人人心里挺高兴的。特别是孩子们，快乐得简直发狂了。狗也在东奔西跑，吠着叫着，舐着白雪，跟着顽皮孩子们乱窜。顽皮孩子们涌到大路上，起哄在篱笆里，大声叫喊，用雪球互相投掷，用积雪堆成可怕的怪物，你坐雪橇我拖，我坐雪橇你拖；他们的愉快的叫喊和欢乐的游戏，使所有的地方都充满了喧闹的声音。那一天，罗赫不得不停止教课了，因为把孩子们关在屋子里念初级读本是不可能的。

大约到了第三天，暮色降临的时候，雪便停止了；虽然还有很少的几片雪花，却跟抖动一只空空的面粉袋一样——根本不算什么了。但天空仍旧是阴霾密布的，乌鸦在房子附近扑动翅膀，栖息在大路上。夜来了，没有星星，阴沉沉的；夜色晦暗无光，只是被冻雪的白色冲淡了一些黑暗而已；夜簌寂静无声，好比簌

疲力尽的人一样。

〔波兰〕莱蒙特《农民》第二卷P.6,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雪 野

漫天飞雪，白刷刷，雾濛濛，天地不分。大雪堆积，山增高了，地加厚了。路边山坡上那密密麻麻的荆棘枝头，凝结着洁白的雪絮，毛茸茸的形同鹿角，交错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玉树银花，美丽如画。在路旁的陡崖上，有几株高大的塔松，傲然挺立。雪积枝头，白色的锦团华盖下透出几丝绿意，在一望无际的银色世界里，看上去显得分外俏丽。这一株株劲松，曾经历过多少冰雪严寒？曾尝受过多少风刀霜剑？可是它却惯于在严峻的环境中成长，经一阵严寒，长一分斗风寒的本事，经一次霜雪，添一次斗霜雪的乐趣。你看，它在风雪中显得多么高大威武！俨然像满身披挂着白色铠甲的武士，挺立在万顷雪涛中。

〔中国〕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612,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她感到天色耀眼的发亮；再往窗外一看，只见窗棂上塞满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原来昨夜下雪了。……

出了宿舍大楼，顿时被雪照得眼花缭乱。她揉了揉眼，然后又慢慢睁开眼，这才看清楚面前是多么美丽的一幅雪景：洁白无暇的雪覆盖着整个大地像琉璃世界，万物都着上银装；花木的枝桠上，挂满朵朵银花；幢幢建筑物变成琼楼玉宇。最美的还是办公大楼前那蓬松的针叶树。就连楼上塔尖顶耸入云际的五角星，今天也镶上银边银棱。多么洁白的雪啊！用它无与伦比的天工，改变了冬天萧条景象。

〔中国〕程树榛《大学时代》，P.29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所有的山上，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

铺填得均匀普遍，那一片片洁白的光彩，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了。常绿树的枝叶上所堆着的雪，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前者因为有叶子衬托着之故，雪片特别堆积得大块点，远远望去，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后者，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粘着不墮落下去，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对相似。实在，我初头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野上半黄或全赤了的枯草，多压在两三寸厚的雪褥下面；有些枝条软弱的树，也被压抑得欹欹倒倒的。

【中国】钟敬文《西湖的雪景》，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191，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什么来了。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1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东风在亲爱的草原上怒吼。大雪遮掩住了草地。低地和土坑都填平了。看不见大路，也看不见小路。周围是一片被风吹得光光的、赤裸裸的白色平原。草原好像死去了。偶尔有一只老乌鸦在高空中飞过，这只乌鸦的年龄就像这片草原，就像那个座落在空旷地方、戴着一顶用雪做成的白帽子（帽子上还镶着一道好象

用水獭做成的贵族式的苦艾边缘)的古坟一样老。乌鸦飞了过去，用翅膀把空气搦动得飕飕响，发出了像哼哼一样的鸣叫声。风把乌鸦的叫声送到远方去，将要伤感地在草原上响半天，就像在寂静的黑夜里无意碰响了一根低音的琴弦似的。

但是大雪埋没着的草原仍旧在呼吸。被雪掩盖着的银色的上下起伏的田垅，就像冻结住的波浪一样，从秋天里就耕过的土地像僵死的水波一样躺在雪底下。被严霜打倒的冬小麦，把富有生命力的麦根拼命往田地里钻进去。像缎子一样光滑的、绿油油的冬小麦，全身凝结着眼泪一样的露珠，像怕冷一样紧紧地贴在松脆的黑土地上，吸着黑土地的黑色鲜血，等待着春天和太阳，以便冲破已经融解的、象蜘蛛网一样光亮的薄冰站起身来，在五个月里发出茂盛的青颜色，时间一到，冬小麦就站起来啦！鹌鹑将要在冬小麦中间斗争，四月里的云雀将要在冬小麦地的上空鸣叫。太阳仍旧这样照耀着它，风也仍旧那样吹拂着它。在成熟而饱满的、被暴雨和狂风蹂躏过的麦穗还没有垂下生着长芒的脑袋，还没有落在主人的镰刀底下以前，就有肥大的沉重的麦粒被风吹到群鸟飞集的场院上来了。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 P.1146—11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冬天，在顿河沿岸的陡立的岸坡上，有一块突出的、大家都叫作“偷儿崖”的山坡，冬天的寒风在这个山坡上旋舞，吼叫。风从山顶光秃的山岗上吹来一阵一阵的雪雾，把雪雾堆积起来，一层一层地堆上去。雪堆高悬在断崖上，被太阳一照，像砂糖似的闪闪发光，黄昏时候雪堆变成了浅蓝色，早晨却是苍紫色，太阳上升的时候就变成了粉红色。在融化的暖气还没有从下面的雪渐渐融化掉，或者是在一阵阵猛烈的侧面风还没有把沉重的雪层吹动以前，雪堆就一直沉默而又可怕地高悬在那里。这时候雪堆就总是往下沉，发出低沉、柔和的轰隆声直往下冲，把道路上的低矮的荆棘丛压倒，把羞羞惭惭地直往山坡上躲的小山楂树撞折，

迅速地在身后拖着一片声势浩大的、向天空升去的银色雪雾……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3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大 雪

雪下得正紧，积雪没过脚面，她左右看看，便向东边走去。因为每天早上他俩散步就先向东走，绕一圈儿，再从西边慢慢走回家。

夜色并不太暗，雪是夜的对比色，好象有人用一支大笔蘸足了白颜色把所有树枝都复勾一遍，使婆娑的树影从夜幕远远近近、重重叠叠地显现出来。雪还使路面变厚了，变软了，变美了；在路灯的辉映下，繁密的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而落，晶晶莹莹地闪着光，悄无声息地加浓它对世间万物的渲染。它还有种潮湿而又清冽的气息，有种踏上去清晰悦耳的咯吱咯吱声；特别是当湿雪蹭过脸颊时，别有一种又痒、又凉、又舒服的感觉。于是这普普通通、早已看惯了的世界，顷刻变得雄浑、静穆、高洁，充满活鲜鲜的生气了。

〔中国〕冯骥才《老夫老妻》，选自《冯骥才小说选》P.4，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饭后，那雪越发下得大了，站在房门口朝外一看，只见大小树枝，仿佛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树上有几个老鸦，缩着颈项避寒，不住的抖擞翎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见许多麻雀儿，躲在屋檐底下，也把头缩着怕冷，其饥寒之状殊觉可悯。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话不絮烦，两个相别了。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两个取路投草料场。

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见得好雪？有《临江仙》词为证：

作阵成团空里下，这回忒杀堪怜。剡溪冻住子猷船。玉龙鳞甲舞，江海尽平填。宇宙楼台都压倒，长空飘絮飞绵。三千世界玉相连。冰交河北岸，冻了十余年。

大雪下的正紧，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房做着仓廩，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仓廩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35-1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话说子牙在岐山布斗，刮三日大风，凛凛似朔风一样。三军叹曰：“天时不正，国家不祥，故有此异事。”过了一两个时辰，半空中飘飘荡荡落下雪花来。紂兵怨言：“吾等单衣铁甲，怎耐凛冽严威！”正在那里埋怨，不一时，鹅毛片片，乱舞梨花，好大雪！怎见得：

潇潇洒洒，密密层层。潇潇洒洒，一似豆粘灰；密密层层，犹如柳絮舞。初起时，一片，两片，似鹅毛风卷在空中；次后来，千团，万团，如梨花雨打落地下。高山堆叠，獐狐失穴怎能行，沟涧无踪，苦杀行人难进步。霎时间银妆世界，一会家粉砌乾坤。客子难沽酒，苍翁苦觅梅。飘飘荡荡裁蝶翅，叠叠层层道路迷。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鲁雄在中军对费、尤曰：“七月秋天，降此大雪，世之罕见。”鲁雄年迈，怎禁得这等寒冷。费、尤二人亦无计可施。三军都冻坏了。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3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雪花落得又急又密，不久地上积上几寸厚，遍野笼罩上一层严肃的沉寂。车轮没有音响了，尖锐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也变成一种又模糊又沉郁的践踏。他们前进的生命好像慢慢窒息了似的，一种死了一般的東西篡夺了它的地位。

吉特用手遮住眼睛，不让雪冻结了睫毛和遮住他的视线，他常常希望尽早看到闪烁的灯光，指明他们又将走近了什么城市。在这些时候，他也能够察见一些事物，但是都不够清楚。现在一个高高的教堂出现了，但是经过他们的灯光一照，立即又在地上变成一棵树、一个谷仓的影子。现在，又有骑马的人、步行的人、车辆，在前面行走着，或者在狭路上向他们迎面走来；但是他们一经来到身边，也就全变成了黑影。一堵墙、一片废墟、一个坚固的三角屋顶也常在路心竖起；但是当它们迎头冲上去的时候，也只有一条空路。还有奇怪的转折、桥梁和大片的积水，好像这里那里都涌现出来，使道路变得可疑而不确定；但是他们还是在光溜溜的大道上，这些事物也和其他事物一样，等他们一走过去便又成了模糊的幻象了。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6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暴风雪

象台风在海洋上掀起狂涛巨浪一般，荒原上的暴风雪的来势是惊心动魄的。人们最先只能听到它可怕的喘息，从荒原黑暗的遥远处传来。那不是吼声，是尖利的呼啸，类似疯女人发出的嘶喊。在惨淡的月光下，潮头般的雪的高墙，从荒原上疾速地推移过来，碾压过来。狂风像一双无形的巨手，将厚厚的雪被粗暴地

从荒原上掀了起来，搓成雪粉，扬撒到空中。仿佛有千万把扫帚，在天地间狂挥乱舞。大地上的树木，在暴风雪迫近之前，就都预先妥协地尽量弯下腰。不甘妥协的，便被暴风雪的无形巨手折断。暴风雪无情地嘲弄着人们对大地母亲的崇拜，而大地，则在暴风雪的淫威之下，变得那么乖驯，那么怯懦……

〔中国〕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选自《中篇小说选》P.48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弗拉基米尔刚刚出了村子，来到田野上，就刮起了大风，接着起了暴风雪，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刹那间道路就被雪埋住，周围的一切消失在黑暗、昏黄的一片混沌世界中。在这混沌之中，飞舞着一簇簇白色的雪团，天和地已经溶成一体。弗拉基米尔闯到了野地里，拼命地挣扎，再也回不到大路上。马在到处瞎闯，一会儿撞到雪堆上，一会儿陷进深坑里；雪橇有时来个底朝天。弗拉基米尔只希望不要迷失方向。但是他觉得好像大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到扎得林树前的树林子。又走了十来分钟，还是看不到树林。弗拉基米尔又闯到了沟壑纵横的一个去处。暴风雪不见休歇，空中还是模糊一团。马已经走累了，弗拉基米尔也已汗流如注，尽管他常常陷进齐腰深的雪里。

〔俄国〕普希金《暴风雪》，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5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暴风雪的特征是：它是黑色的。通常自然界在风暴中的景象是：大地或大海昏暗，天空微明；在暴风雪中这种现象颠倒过来：天空是黑暗的，海洋是白色的。下面是浪花，上面是乌云。地平线上筑起了一道烟墙，天空披上了一块黑纱。风暴和挂满黑布的大教堂内部相像，可是这所大教堂内部没有任何灯火。浪头上没有电光；周围没有火花，没有磷光，只有无边的黑暗。南北极的飓风和赤道线的飓风的不同，在于后者把一切火光都燃点起来，而前者却把一切火光都熄灭。整个天空突然变成了地下室的

拱形屋顶。从这个黑暗的天空中落下来一阵阵白点，这些白点在天空和大海之间 缓缓移动。这些白点就是雪片，它们滑着，荡着，飘着，好像从一件尸衣流出的眼泪，这件尸衣正在开始有生命，而且动作起来了。猛烈的暴风 and 雪片混在一起。暴风雪就是一片黑暗被粉碎成为一点点白点，就是在黑暗中的愤怒 就是坟墓所能有的一切闹声，就是在葬龛下的一场暴风。

下面，海洋在颤动，海洋覆盖着巨大的、人所不知的深渊。

南北极的风是含电的，雪片在这种风中立刻变成了冰雹，天空中充满了子弹。海水被子弹扫射得噼噼啪啪地响。

暴风雪中没有雷鸣。北极旋风的闪电是没有声音的。人们可以说，它有点像猫，“猫在咒诅”，它把嘴半张开表示出一种威吓人的样子，态度好像是不可理喻。暴风雪是哑子和瞎子。暴风雪过后，船只往往也变成瞎子，水手则变成哑巴。

要逃出这样一个深渊是不容易的。

如果认为沉船绝对不可避免，也是一种错误。丹麦的狄斯可和巴勒辛两地的渔民，搜寻黑鲸的人们，到白令海峡发现铜矿河入海口的海纳，赫德逊，麦坎西，温哥华，洛斯，杜蒙·丢维勒等人，都在北极遇到过最无情的暴风雪，可是他们都逃脱了。

单桅船扯着满帆，胜利地冲进去的，就是这样一种暴风雪。这真是疯狂对疯狂。蒙甘茂利从鲁恩逃走的时候，拼命摇着桨，使他所乘的苦役船飞似的向着在布耶封锁塞纳河口的铁链冲去，大概也是这样大胆。

“晓星号”飞似的向前驶。有时它的帆倾斜下来，和海面构成可怕的十五度角，可是它的质地良好而且粗大的龙骨紧贴着水面，像和波浪胶着在一起一样。龙骨能够抵抗暴风的破坏。船头灯始终照亮着前方。充满着风的那片云带着它的瘤肿来到海面上，逐渐侵吞单桅船四周的海面，使海面愈缩愈小。没有海鸥。没有海燕。只有雪。海面上有波浪的地区变得狭小而极可怕：只有三、四块非常广阔的波浪是看得清楚的。

不时有一道广大的红铜色闪电在地平线和天顶的双层黑暗后

面出现。这下红色的亮光照出了云层的恐怖面貌。这是深渊发生了火灾，这个火灾在一刹那间照亮了在前面的云层和后面天空混沌地区的遥远边界，使整个深渊显出了远近配合的全景。在这个红光的背景上面，一片片雪花变成了黑色，简直可以说是黑色的小蝴蝶在火炉里飞舞。然后一切复归黑暗。

开始的狂暴时期过去以后，暴风雪转入连续不断的低音咆哮，可是始终追逐着单桅船。这是暴风雪的叹息时期，爆炸声已大大地减弱了，可是这更可怕；再也没有比暴风雪的这种独白更令人忧虑的了。这种阴郁的念经声好像两个神秘的战士暂时停战，而且在暗中互相窥伺着。

单桅船疯狂地继续向前驶。它的两张主帆尤其起了惊人的作用。天空和海都是墨黑色，浪花喷射得比桅杆还高。每一分钟都有洪水一样的浪头浸过甲板，船只每向左右摇晃，船上的锚链孔，有时是左舷的锚链孔，有时是右舷的锚链孔，都变成了许多张着的嘴，把浪沫呕吐到海里去。两个女的躲进房舱，可是男人们继续留在甲板上。盲目的雪花团团旋转，巨浪的泡沫和它们混在一起。一切都在愤怒中。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114—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雪 后

雪后的蛤蟆滩变成了茫茫世界。早晨，厚雪封锁着所有的庄稼院。庄稼人都忙着清扫自家院里和门前的积雪。从外面看起来，稻地的住户好像被这场厚雪压得死气沉沉了。只有各处庄稼院的狗跑了出来，在茫野里奔跑，互相追逐，咬仗，在雪地上打滚儿。官渠、翻身渠、团结渠、皂龙渠，和汤河一样冒着热气，在白雪里湍流着黑色的水。

早饭后，经过了扫雪归田的一场热闹，庄稼院和庄稼院之间

很快恢复了交通，庄稼人和庄稼人的交往也跟着恢复了。人们变得异乎寻常地好动，生活变得异乎寻常地活跃。每个人都感觉到内心中有一件快活的事情，使自己不能在雪后安安静静待在温暖的屋里头。“大寒一场雪，来年好吃麦”，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中国〕柳青《创业史》第二部P. 11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大雪初晴，白雪覆盖了村庄、树林和整个大地。阳光一照，分外白得耀眼，真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喜鹊叫着往村头树枝上一落，扑拉拉洒下一片雪来。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 532，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停雪后的晚上，房屋披上洁白素装，柳树变成臃肿银条，城墙像条白脊背的巨蛇，伸向远远的灰蒙蒙的暮色烟霭里。~~远望红~~关帝庙一带，是一片看也看不清的青悠悠的建筑；近处，~~西下洼~~坎坎坷不平的地面，被雪填平补齐，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平地。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 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风完全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夜来了，它却没有带来黑暗。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变成白色，像玉树一样地美丽。

〔中国〕巴金《家》P. 8，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融 雪

蓝晶晶的天空像海洋，绚烂的阳光普照在盖着雪的各种物件上，万物像银子般地闪烁着光芒，耀得人眼睛发花。一会儿工

夫，那屋顶上的雪开始溶化了，雪水顺着茅草屋檐上的冰柱往下滴，一滴滴乒答乒答打到屋檐底下的地上。冻硬的泥土渐渐地被冲开一个个小坑，并越来越大地扩展着。对对的麻雀，瞪着圆圆的小眼睛，瞅着青凌凌的冰柱的空隙，嗖嗖地从屋檐底下的窠里飞出来，踏在屋顶两头的砖瓦上，高叫几声，看人们几眼，就撒开翅膀，用嘴去啄肚底下的羽毛，不一会儿，就又呼唤着飞去。于是，几颗白净的小羽毛就飘落下来。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134，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在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人们在草原上走就有这样的感觉。太阳在天空上照耀着。四周围是一片原始的紫色的雪。但是在雪底下，却正在进行着一种眼睛看不见的，从来就是非常壮丽的工作——解放大地的工作。太阳渐渐地把雪化掉，从下面渗出潮气，浸润着地上的雪。一个雾气弥漫的黑夜——第二天早晨薄冰就会咯吱咯吱地和轰隆轰隆地响着往下沉去，道路上和车辙里面都冒出了绿色的山水，融雪的块子从马蹄下面向四面八方乱溅。天气温暖了。砂土的山丘正在融解着露出来，粘土的田野和腐烂的草都发出了最初的气味。半夜里，许多山沟猛烈地吼叫着，被崩雪覆盖着的山崖呼呼响着，光秃秃的、像天鹅绒一样黑颜色的田地冒出了甜蜜蜜的热气。黄昏时候，草原上的小河哼哼着，冲碎了河上的冰，像母亲的膨胀的乳房一样的满潮的小河迅速地把冰块冲走了；冬天的突然结束使一个人大吃一惊，这个人站在砂岸上，用眼睛寻觅着较浅的地方，用鞭子抽着出了一身汗的、耳朵直颤动的马。然而四周的雪却在阴险而又不负责任地闪着蓝光，依然是昏沉的和白色的冬天……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十四、雾 景

晨 雾

在那个雾气弥漫的早晨，孩子，我想到了这么一大堆的问题。你冷得直哆嗦，我们沿着安查街一直往前，走到了公园的门口。粗大的树上不紧不慢地往下掉落着叶子，好像是被雾气挤压下来似的。片片树叶，有的掉在石子路上，有的落在栅栏旁或长椅子上。除了叶子，从树上还掉下豆大的水珠，水珠滴落在草地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我们在花园小径上走着，灰白色的晨曦给树干和树枝蒙上了一层潮湿而柔软的薄纱。没有音乐，但我好像突然听到了某个乐队在星期日上午演奏的和谐的乐曲。

〔西班牙〕罗德里戈·鲁维奥《尸骨还乡》P.15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昏 雾

各处山谷里全弥漫着悠悠的昏雾，雾悄然独步上山，好像一个恶灵，寻找安息之处而不可得似的。粘湿而冷酷底寒雾缓缓飘来，显然可见，浪潮起伏，互相追逐，好像险恶的海面上的波涛。雾的密度封闭了车上的灯光，除了几码之内的雾自己底搖动而外，什么也看不见；疲劳的马们所呼出的浊气混进雾里，好像这一切都是由它们造成的。

〔英国〕狄更斯《双城记》P.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夜 雾

河上夜雾弥漫，停泊在各处码头附近的小船上灯火的红光因而显得更红，河滨暗沉沉的建筑物也显得更暗、更加朦胧。两岸给煤烟熏黑的货栈笨重而阴郁地矗立在密密麻麻的屋顶和山墙丛中，愠怒地俯视着黑得连它们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映不出来的水面。幽暗中隐约可辨古老的救世主教堂钟塔和圣马格努斯教堂尖顶的轮廓，它们像两个巨灵神守卫着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桥已不知多少年代。然而，林立于桥下的船桅和密集在岸上的其他教堂的尖顶几乎完全看不出来。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41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云 雾

一场风暴刚刚过去，寒潮又相继袭来，接着便是弥天大雾。阴森、湿冷和浓雾特有的那种郁闷，把这辽东半岛上的绿色明珠整个儿吞噬了。

大雾一连翻滚了七天，到农历十月底才开始消散。那浓得能够摸出水来的乳白色云雾，奔腾、涌动，凶猛地朝下伸出千万只手，紧紧地攫住山岳和海洋。而它的上面，却渐显稀薄，由铅色变成银灰，由银灰变成暗蓝，慢慢地便露出一线淡淡的天色。渐渐地，那些屏障般从陆路护卫着旅顺口的层峦叠嶂，先后露出了它们险峻的峰顶。西南巍峨的老铁山、东南陡峭的白银山、北面连绵起伏的盘龙山、椅子山，如同群猴争雄的猴石山……这些险恶而又萧瑟的山峦象一艘艘奇特的船只漂浮在茫茫的雾海中。这时，在狭长的半岛和广阔的海洋间，由于气象锋面所形成的气旋像激流一样翻腾、飞溅，它们不时变幻出各种怪诞的形状和阴森

森的暗影，一会儿将那山巅的“船只”吞没，一会儿又将它们抛起。而那些“船”仿佛正在和变幻无常的恶魔厮拼，它们一次又一次劈开汹涌的云雾，斩断飞溅的气浪。

雾，终于用尽了魔法。它在山巅猛烈砍杀后龟缩一团，收敛了恶相。同时变作一堵颓圯的残墙，朝海外倾斜、倒塌下去。

.....

潮湿的大雾继续向港外散去，它退出旧金山和老虎尾外的時候，变得更加脆弱和苍白无力，已经经受不住一阵轻风的吹拂。在正对着海湾的地方，它终于像薄纱那样被撕裂。接着，这整整主宰旅顺口七天七夜的阴暗的巨怪便一蹶不振，从这条裂缝朝两边溃散而去。

〔中国〕闵国庠《旅顺口人》P.3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在那个低下的、近似沼地的地方，浓雾象密云一般充塞了每一个角落。在一两码之外的东西，全变得模糊不清……

雾虽然懒洋洋地移动得很慢，倒是一种无孔不入的东西。便是裹上皮裘和厚呢的人也不能把它阻挡住。它好像要渗入到瑟缩的旅人骨髓里面，刺得他们又冷又痛。每一种东西摸上去都是又湿又冷。独有温暖的火焰敢和它对抗，快活地跳跃着射出火星来。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62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浓 雾

变成了浓雾的细雨将五十尺以外的景物都包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有几处耸立云霄的高楼在雾气中只显现了最高的几层，巨眼似的成排的窗洞内闪闪烁烁射出惨黄的灯光，——远远地看去，就像是浮在半空中的蜃楼，没有一点威武的气概。而这浓雾是无边无际的，汽车冲破了窒息的潮气向前，车窗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就是近在咫尺的人物也都成了晕状的怪异的了；一切

都失了鲜明的轮廓，一切都在模糊变形中了。

〔中国〕茅盾《子夜》P.191，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 4 月北京第3版。

寒冷而粘湿的浓雾从河面上升起来，它用了它那种令人麻痹的力量使码头上的一切活动停顿。人们都蜷伏在家里。仓库和巨轮在灰色的迷雾中犹如受了咒禁一般，在这个迷雾里，船上和街上的灯都模糊得仅像一些光的斑点，在迷雾的深处不断有一种浓雾警报的均匀的、沉着的吼声在响着。好像是，这雾——这一个活的、吞没一切的巨怪——在发出一种悲哀而同时是威吓的怒鸣。从码头上传来许多船只上面敲钟的警报声，从易北河下游则传来一种隔一回响一响的尖锐的轮船汽笛声。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父亲们》P. 343，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海 雾

太阳上升了，象是要从更高的地方，来窥探仰卧在它下面的大海；海却像一个调情的女郎，用一层薄雾裹着身子，挡住了阳光。这是一重透明的金黄色的雾幕，贴近水面，但遮隐不了什么，只是使远方的景色更形柔和罢了。太阳射出它的光芒，把闪亮的雾幕溶化开了，当它发挥了威力的时候，雾气便蒸发和消失了；这时候，大海光滑如镜，在阳光下闪闪跳动起来。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 漂亮朋友》P.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外面，太空已慢慢发白，虽则此刻不过两点钟；同时，空间似乎在扩展，扩展，变得更加辽阔，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凹陷下去。随着这种黎明的出现，眼睛愈益睁大，头脑也更加清

醒，可以更好地想像到远方的广阔无垠；于是肉眼可见的空间的界限便愈退愈远，愈见消逝。

一种苍白的亮光，逐渐增大，似乎是一些极小的光束，轻轻摇曳着投射过来；永恒的外界事物渐渐变得发亮、透明，好像一些燃着白焰的灯，在不定形的灰色云层后面逐渐升起；——它们怀着神秘的戒心审慎地上升，唯恐打扰了海的郁闷的休息。

在天际之下，那巨大的白光灯便是太阳，它有气无力地爬行着，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它缓慢而沉着的爬出水面的行程……

这一天，哪儿都看不见朝霞的色彩，一切都是灰白的、阴暗的。在玛丽号上，有一个人在哭泣，是那大个子扬恩……

这蛮兄弟的眼泪，这外部世界分外深重的忧伤，便是为那默默无闻的可怜的年轻英雄志哀的表示，他曾在这冰岛海面度过了他的半生……

天大亮的时候，扬恩突然用蓝毛衣的袖子拭干眼睛，不再哭泣。这事便告结束了。他似乎又完全为捕鱼的工作所占据，一心关注眼前现实事物单调的进程，不再想什么了。

再说，钓鱼的工作十分紧张，两只手臂都忙不过来。

在渔夫们周围，那辽阔无边的背景上，眼看又出现一种新的变化。那无穷无尽的扩展，那早晨的开阔景象终止了，相反，现在远景似乎在收缩，在自我封闭，人们怎能相信刚才还看见海是那么辽阔呢？水平线现在显得很近，甚至使人感到缺乏空间，空中充满薄薄的飘动着的帷幕，有的比雾气还朦胧，有的却可以看出似乎带穗的轮廓。它们在一片寂静中缓缓落下，好像一些毫无分量的白纱；然而这纱在到处同时降落，很快就把下面罩得严严实实，看到供呼吸的空气都被堵塞，不禁使人感到气也透不过来。

这是八月的初雾上来了。几分钟之内，这尸布般的雾气就到处一样浓厚，简直无法穿透；在玛丽号周围，人们除了一片发亮的湿润的苍白，已什么也看不出了，连船桅也似乎隐没在这一片苍白之中。

“得啦，瞧这可恶的雾又来了。”渔夫们说。

他们早就熟悉了这渔季第二阶段无法回避的伙伴，但这同时说明冰岛的渔季即将结束，启程返回布列塔尼的时候快到了。

那雾气化作品莹的小水珠，挂在他们的胡须上面，还使他们晒黑的皮肤湿润发亮。那些在船的两端相望的人们，都觉得对方如幽灵般模糊；相反，那些离得很近的东西，则在这发白的、暗淡的光线下显得分外清晰。人们得当心不要张嘴呼吸，否则一种冰凉、潮湿的感觉会一直透入肺腑。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112—11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寒 雾

一片白茫茫的寒雾，笼罩着兵工厂的高红砖墙和砖墙外面的大马路，笼罩着兵工厂对面航空处的广阔的飞机场；包围了市街尽头处古塔的身影。……这浓重的寒雾，从早晨厂子高烟囱旁放送出催促工人上班的汽笛声，脚踏车流，人流，车铃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涌进兵工厂大门口时，便开始像一道浓烟似的铺天盖地降落下来，现在已经快到小傍晚了，它还没有一点消散的意思。太阳从混沌的、冷冻的云罅里，刚刚显露一下带着光晕的圆脸，很快便隐没了。天空飘着碎玉般的晴雪，尖利的寒气砭人肌肤，裸露在外面的耳朵、面颊、手指头和穿着破旧棉鞋的脚趾尖，都冻得像猫咬一样的疼痛。“好冷的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数九寒天哪！”……

〔中国〕蔡天心《浑河的风暴》第一部 P.47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雾 色

如果你没有到过西双版纳，那你就没有见过世界上最美好的

雾。重庆的雾，让人迷离；黄山的雾，叫人空虚；伦敦的雾，使人沉闷；莫斯科的雾，令人寒栗。可是，西双版纳的雾，是细雨、甘露、和风、花香的化合物。它洁白，轻柔，湿润，迷漫在山谷，笼罩着森林，滋养着花草。对热恋中的小伙子，它似乎像妙龄女郎胸前多情的纱巾；对漂零异乡的游子，它仿佛是慈祥母亲甜美的乳汁。西双版纳的雾啊，再怎么形容，都不会显得过分。……

是的，雾，对于西双版纳，就像那宽阔的平坝，巍峨的高山，青葱的森林，奔腾的河流，是必不可少的整体的一部分。此时，正是这西双版纳特有的多情而甜美的雾的季节。那雾，从天鹅湖上一团团地升起，向青苔寨一阵阵地涌来，把一幢幢傣家竹楼淹没了。月亮和星星被云遮雾障，渐渐失去了光彩，夜色显得幽深而暗淡。只有那奇特的木本夜来香和缅桂花的香味越来越浓烈，真是香得沁人肺腑，还有那缠绵的情歌和悠扬的竹笛声，在雾气中轻轻地飘荡，飘荡……

〔中国〕张昆华《天鹅》P. 139—140，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伦敦的天气也忙起来了。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不是刮风下雨，便是下雾；有时候一高兴，又下雨，又下雾。伦敦的雾真有意思，光说颜色吧，就能同时有几种。有的地方是浅灰的，在几丈之内还能看见东西。有的地方是深灰的，白天和夜里半点分别也没有。有的地方是灰黄的，好像是伦敦全城全烧着冒黄烟的湿木头。有的地方是红黄的，雾要到了红黄的程度，人们是不用打算看见东西了。这种红黄色是站在屋里，隔着玻璃看，才能看出来。若是在雾里走，你的面前是深灰的，抬起头来，找有灯光的地方看，才能看出微微的黄色。这种雾不是一片一片的，是整个的，除了你自己的身体，其余的全是雾。你走，雾也随着走。什么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你，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那儿呢。只有极强的汽灯在空中飘着一点亮儿，只有你自己觉着嘴前面呼着点热气儿，其余的全在一种猜测疑惑的状态里。大汽车慢慢的一步

一步的爬，只叫你听见喇叭的声儿；若是连喇叭也听不见了，你要害怕了：世界已经叫雾给闷死了吧！你觉出来你的左右前后似乎全有东西，只是你不敢放胆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动一动。你前面的东西也许是个马，也许是个车，也许是棵树；除非你的手摸着它，你是不会知道的。……

窗外的大雾是由灰而深灰，而黄，而红。对面的房子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处处点着灯，可是处处的灯光，是似明似灭的，叫人的心里惊疑不定。街上卖煤的，干苦的吆唤，他的声音好像是在窗外呢，他的身子和煤车可好像在另一世界呢。

〔中国〕老舍《二马》P.169—170—17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雾 气

温暖的南风已经刮了两昼夜。田野上的最后的雪已经消逝了。冒着泡沫的、春天的小水沟都淙淙响着流过去了，草原上的洼地和河沟也都涨满了水。第三天的早晨，风势渐渐平静下去，浓雾笼罩住了草原，湿润的、去年的羽茅草从闪着银光，古代的守卫堡垒、山沟、市镇、钟楼的尖顶和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形的杨树顶，都被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雾气中了。蔚蓝色的春天来到广阔的顿河草原上了。

在这个雾蒙蒙的早晨，婀克西妮亚病后第一次走出屋子，来到台阶上，被春天的醉人的新鲜空气的甜蜜气味吹得有些迷迷糊糊的样子，站了半天。她压制着呕吐和头晕，走到果园里的井边，放下水桶，坐在井栏杆上。她觉得眼前的世界变得陌生了，变得出奇的新鲜和迷人了。她激动地用闪闪发光的眼睛打量着四周，像小孩子一样玩弄着衣服的折子。被雾气笼罩着的远景，花园里的沉浸在融雪的水里的苹果树，潮湿的围墙和围墙外面的、留着被水冲得很深的去年的车辙的道路，——她觉得这一切都是

空前少见的美丽，一切东西都好像在阳光的照耀之下，放射着鲜艳而又温柔的色彩。

从云雾里透出来一小片蓝天，用一种凉飕飕的蓝光刺得她的眼睛直发花；腐烂的干草和融化了的黑土地的气味非常熟悉和愉快，使婀克西妮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嘴唇角上露出了笑容；从雾蒙蒙的草原上传过来的云雀的朴素的歌声，使她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忧郁心情。这种在异乡听到的歌声压迫得婀克西妮亚的心连续不断地跳动，从眼睛里挤出了两滴吝啬的小泪珠……

婀克西妮亚心情恬静地体味着又回到她身上来的生命，感到非常地想要用手去抚摸一切东西，用眼睛看遍一切东西。她很想去摸一摸因为潮湿变得发黑的醋栗丛，想把脸蛋贴到长了一层天鹅绒似的灰色茸毛的苹果树枝上去，想跨过破坏了的篱笆，踏着看不出道路的泥泞，往那块冬小麦田地走去，这块田地在一块广阔的洼地后面奇异地放着绿光，和雾气笼罩的远景交织成了一片……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 P.1827—18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十五、云 霞

云 朵

一团团像搅出凝固钟乳液般的积云，凝聚在海面上空。深沉的阳光一直照射到这些积云云囊的深处。这阳光雕出了含阴影的部分，越发显出一种倔强的气氛。但是云谷之间的光线在沉闷而停滞的部分，仿佛在假寐，这个世界的时间远比别的世界的时间走得更缓慢。厚厚的云层染上了阳光的部分，反而像是一种悲剧性的时间，一直在迅速地飞逝。这两个世界都是无人的境界。所以在这境界里，不论是假寐也罢、悲剧也罢，简直是同一性质的嬉戏。

清显凝眸观望时，云朵毫无变形，目光稍一移动，云朵却已经在变形。原先是壮丽的云彩，不知什么时候竟乱得恍如初醒的乱发。清显凝神望着望着，云朵紊乱，却是纹丝不动，他不禁呆然了。

是什么东西松开了呢？清显感到精神松弛了，那个充满阳光的、绷得紧紧的、白色坚固的形态，瞬息之间竟完全沉溺在最糊涂的柔弱的感情中。而且解放了似的。不久浮云又凝聚起来，给庭园投下了不可思议的阴影，恍如千军万马向庭园冲了过来。这时候，沙滩和田园首先笼罩上阴影，阴影从庭园的南端一直向这边铺展过来。模仿修学院离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枫树、杨桐、茶树、丝柏、丁香花、满天星、厚皮香树、松树、黄杨树、罗汉松密密麻麻地屹立在庭园的斜坡上，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犹如镶嵌的工艺似的树叶尖的色彩。可是，顷刻之间也被阴影所

笼罩，连蝉声也像发丧似的阴郁。

斜阳的夕照格外的美。一到黄昏，从这里极目远眺，所有的云朵仿佛都预感到自己不久将在黄昏夕照中被染得绚丽多彩，呈现出红色、紫色、橙色、淡绿色。云朵着色之前，一定由于紧张而变得苍白……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192—19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年版。

到了阁子中间，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东北青烟数点，最近的是长山岛，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谲诡。过了些时，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游 云

爱丽丝面对着一个凸出的大窗子坐着，因为别无消遣，便仰望天空游云、聊以自娱——上次魏尔德雷就是从这个窗子向里窥视陶姆金和玖西林开怀畅饮的。阵阵和风有时从中秋的圆月把游云吹开，有时又任其聚集，遮蔽月亮的光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这位夜之皇后“跋涉”（如人们所说的）于无力驱散的蒸汽中，而蒸汽又不能完全止息她的光辉时，人们谛视这种景象，格外觉得有趣。月亮正是一个突出的“忍让”美德的征象，不计毁誉褒贬、稳步循程前进；其卓越优秀理应赢人敬佩，可是在世人看来，她的光辉却为苦痛、不幸和毁谤遮暗了。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官》P.29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云 团

黑夜在风雨声中过去了。日出，雨过天晴。向东望去，金红色的朝霞渐渐淡白，突然出现了五光十色的长虹。这长虹恰似这一代青年们吐出一口凌云壮气。霎时，南风鼓荡，水气全消，天空清澈明朗起来，可还浮动许多巨大的云团，白的像棉絮，黑的像浓烟，汹涌起伏地变幻着，像连绵不断的群山，像拥挤拥挤的羊群，像奔腾竖立的战马，滚滚地向北飞去。一会儿遮上太阳，一会儿突然闪开，于是露出净净的蓝天，一派灼人的日光洒下大地。云影一片接一片地在大地上掠过。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412，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云 彩

云彩在这山区也是天然的景色，住在山上，清晨白云常来做客，它在窗外徘徊，伸手可取，出外散步，就踏着云朵走来走去。有时它们迷漫一片使整个山区形成茫茫的海面，只留最高的峰尖，像大海中的点点岛屿，这就是黄山著名的云海奇景。我爱在傍晚看五彩的游云，它们扮成侠士仕女，骑龙跨凤，有盛装的车舆，随行的乐队，当他们列队缓缓行进时，隔山望去，有时像海面行舟一般。在我脑子里许多美丽的童话，都是由这些游云想起来的。

〔中国〕菡子《黄山小记》，选自《前线的颂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司机将汽车开到柏油路旁的沙地上。他们在这里下了车。天上那层薄薄的烟幕早已被撕得粉碎。此刻，原野上空低低地飘荡

着一缕缕半透明的、毛茸茸的云彩，像巨人头上的绉绉发丝，从远处垂落到地面。疾风强劲地吹拂着，一阵紧似一阵地刮得更猛烈了。在它奔驰飞掠的路途中，没有什么东西阻挡与遏制它的前进——既没有高地，也没有树木，甚至灌木丛也没有，只有一片绿色的汪洋大海与远处的天际紧相连接。它们两人就这样被云雾、绿茵包围着，被风吹拂着，好像两个不易被发现的小人儿，消失在那云彩构成的灰色巨人面前。院士穿着灰色的上衣，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他仰面迎风伫立，被一种濒临深渊似的恐惧所攫住了，仿佛骤然置身在另一个世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要用另一种非现实的、硕大无朋的尺度来衡量。在这里，疾风仿佛会把 he 像蚊蚋似的卷到漫无边际的空中。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1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云 层

他登上飞机的时候，机场上空布满了乌云，天气显得阴沉沉的，并向人们头上肆意地甩着灰色的大雨点，而现在，阳光已在飞机的金属躯体内耀眼地照射着。云层低低地停留在机舱的下方，好像无数石灰小丘组成了一片白茫茫的荒原。高空则是另一番景象——它是那样的明净而清澈，仿佛使人觉得蓝色苍穹之上只有无边无际的空虚。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7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白 云

玩得疲乏了，我们便在地上坐下来，卧下来，观着那青空里

的白云。白云确有使人欣赏的价值，一团一团地如棉花，一卷一卷地如波涛，连山一般地拥在那儿，野兽一般地站在这边：万千状态，无奇不有。这一幅最神秘最美丽最复杂的画片，只有睁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来，才能看出其间的意义和幽妙。

太阳落山了，它的分外红的强光从树梢头喷射出来，将白云染成血色，将青山也染成血色。在这血色中，它渐渐向山后落下，忽而变成一个红球，浮在山腰里。这时它的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淡了，云也暗淡了，树也暗淡了，——这红球原来是太阳的影子。

〔中国〕徐蔚南《山阴道上》，选自《散文选》第一册 P. 676，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白云正从天空中飘过。天空无比晴朗，光白如棉的浓云不断地从一片蓝澄澄的太空里飞过去。风力好像很猛，云脚一被吹散，白云薄得简直透出了蓝底的青空。或则一边被吹散，一边又形成一团，仿佛在集聚着无数又白又柔软的细针，周边都是发毛的。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三四郎》P. 8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黄 云

许多淡黄色的、像舢板一样的挺胸凸肚的云片，从诺沃柴尔喀司克的上空静静地飘过。在淡黄云片以外的蓝色高空上，正对闪闪发光的教堂的圆顶，一动不动地高悬着一片灰色的、像乱蓬蓬的卷毛羊皮一般的乌云。乌云的长尾巴像波浪一样低低地垂下来，在克里原斯克镇的上空放射着粉红色的光亮。

暗淡的太阳升到空中来了，将军府的许多窗户被太阳一照，放射出刺目的光亮。许多房子的铁屋顶的斜坡也闪闪放光，叶尔玛克的铜像上，还保留着昨天下的雨的潮湿，铜像的一只伸出去

的手里，高擎着西伯利亚的王冠。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7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彤 云

如今天空也布满了愈来愈黑的彤云。云霾从每一个洞窟里爬出来，抬起怪大的脑袋，伸展细长的身体，迎风投出灰色的鬃毛，露出又大又脏的牙齿；云霾成群结队地汹涌过来了。从北方来的云：黝黑而巨大，可又凌乱而褴褛，彼此层层重叠，枝节横生，如无数吹倒的树林，中有深邃的罅隙间隔，上面又仿佛散布着浅绿寒冰似的巨大条纹。这些彤云以狂野的力量奔涌前进，发出沉闷的呼啸。从西方来的那些是缓缓推进的云：铅一般的颜色，巨大浮肿的形体，有的地方像火焰一样发出明晃晃的光亮；那些云朵一个挨一个地依次滚动，在长途跋涉中愈来愈坚决了，跟成群的大鸟不无相似之处。从东方驶来的是扁平的铁锈色的蒸汽团块，千篇一律，十分单调，就象伤口斑斓滴血的一具具腐尸一样，叫人不敢正视。从南方也飘来古气盎然的云朵，颜色黑中带红，叫人想起一块块的泥炭，外表上有条纹和斑点，虽然暗淡而没有生气，里边儿却好像躲藏着恶虫。也有云朵在高处浮游，仿佛是从熄灭了的苍白日球里降落下来似的，它们或是形成朦胧暗淡的鬼火，或是杂呈着缤纷的色彩，好比行将熄灭的余烬一样。所有这些云霾都蜂拥前来，堆成崇山峻岭，把整个天空都淹没在翻腾着的浑浊的黑色洪流里了。

〔波兰〕莱蒙特《农民》第二卷P.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灰 云

从早上起，就没有一点风。天空挤满了灰色的云块，呆滞滞

地不动。淡黄色的太阳光偶然露一下脸，就又赶快躲过了。成群的蜻蜓在树梢飞舞，有时竟扑到绿色的铁纱窗上，那就惊动了爬在那里的苍蝇，嗡的一声，都飞起来，没有去路似的在窗前飞绕了一会儿，仍复爬在那铁纱上，伸出两只后脚，慢慢的搓着，好像心事很重。

〔中国〕茅盾《子夜》P.1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被风吹裂的白云片在蓝色的天空上飘动和散开。太阳光烤着滚烫的土地。从东方飘来了一阵小雨。当奔腾的乌云遮住太阳的时候，娜塔莉亚并没有抬头，只是脊背上已经感觉到了；有一刹那觉得很凉快，灰色的云影迅速地遮住了冒着热气的褐色土地，遮住了枝叶蔓延的西瓜秧，遮住了向日葵的高茎。云彩影子遮住了山坡上的瓜地，遮住了被暑热晒枯萎的和倒下去的青草，遮住了山楂树丛和生着下垂的、沾满鸟粪的叶子的荆棘丛。瓜园上空的鹌鹑叫声嘹唳地响着，云雀的可爱的歌声听得越来越清楚了，甚至连吹得温暖的草簌簌直动的风也好像减轻了热度。后来太阳又倾斜着，耀眼地穿透了向西方飘去的黑云的白色边缘，从黑云里钻出来，又把闪闪的金光投射在大地上。在很远的地方，顿河沿岸的蓝色山坡上，还有追随着黑云的影子遮住了大地，但是瓜地上已经是琥珀黄色的中午了，流动的蜃气抖动着，在地平线上翻滚，土地的气味和被土地养育出来的草的气味很呛人。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656—16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阴 云

八月的一天，太阳正毒，母子俩在望不见屯落的大道上走着，西南天上起了乌云，密雨下黑了天地，老远望去，雨脚织成

的帘子从天到地，悬在西南，真有些像传说里的龙须。带着湿气的大风猛刮着，把那夹着雷轰电闪的雨云飞快地刮了过来。

〔中国〕周立波《暴风骤雨》P.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黑 云

太阳早已被逐渐堆积起来的灰黑色云片埋葬了。光线不停地淡下去。好像谁用墨汁在天幕上涂了一层黑色。不，不仅一层，在这淡淡的墨色上面又抹上了较浓的黑色。墨汁一定抹得太多了，似乎就有一滴一滴的水要从天幕上落下来一样。

〔中国〕巴金《秋》P.2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早 霞

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为桔红，以后又变成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溶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得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一个弧形的金边儿，但是，这金边儿很快地在扩大着，扩大着涌了上来。到后来，就已经不是冉冉升起了，而是猛地一跳，蹦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 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伸展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那太阳

里去。

〔中国〕峻青《沧海日出》，选自《中国当代游记选》，中国旅游出版社1982年版。

晚 霞

太阳快要下山了，晚霞似火，燃烧着半个天空。那如火如荼的红云，初看起来红彤彤的，浑然一片。待到定睛看时，深浅不一，浓淡各异，真是千变万化，光芒四射。

落日中的望天岭是红艳艳的。只觉得片片彩色的祥云轻托起群山峻岭，在飘荡，在飞翔。好像整个山峰就要在这样的晚霞中消失。这时间，人站在高山上，只见秀丽的望天岭在彤云霞光中别是一番景致。那绿油油的松柏变成透明的红色了。那一座一座的房屋，好像覆盖了一片红毡，就连那从屋顶上升起的袅袅婷婷的炊烟，也好似变成了玫瑰色。天上飞的鸟儿，山上跑的牛羊，都在红霞中变亮了。

〔中国〕谌容《光明与黑暗》P.4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血红的太阳落在西山的后面去了，它的余辉却把西山顶上那原来黑色的、绛色的、灰色的云，突然变成了五光十色的晚霞。从鳌公府望去，那霞光十分绚丽，像灿烂的灯笼锦。细细瞅去，却又有分别：上面那一层绛紫色的，像一群昂首飞驰的骏马；中间细长条儿艳红的，恰如神女裙裾上的飘带；而稍远处那深蓝色镶金边儿的，则像定窑烧制出来的名贵瓷盘……，它们在不断地变换着、幻化着、忽似漫步密林中的大象，忽如古刹坐禅的罗汉，忽而像海上滔天的浪涛……但是，这美妙动人、引人遐想的晚霞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太阳余辉的消失，它们被渐渐降临的夜色涂成了浅黑、深黑、墨黑的团块，变得奇形怪状……

〔中国〕郭秋良《康熙皇帝》P.213，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霞 光

每天黄昏时候，西方天空上就要出现一片樱桃红色的霞光。月亮从高高的杨树顶后头升了上来。月光像白色的不发热的火焰似的照在顿河的上空，微风把水面吹出微波的地方，就闪烁着月亮的反光和奇异的黑光。每天夜里，往北方飞去的无数雁群的叫声在岛子上空不住地叫着，和水的喧闹声交织成一片。没有被人惊吓过的鸟群时常落在岛子的东边。许多公鸭子在静水的地方、在被水淹没的树林子里像唤人似的叫着，有些母鸭子呱呱地叫，各种大雁轻轻地咕咕叫着，互相应和着。有一天，葛利高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地走到河岸上，看见离岛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群天鹅。太阳还没有出来。远方的丛林后面耀眼地放射着霞光。河水被霞光一照，变成了粉红色，许多威风凛凛的大鸟落在水面上，很自豪地把脑袋朝着日出的方向，也变成了粉红色。它们一听见岸上有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就响亮地叫着飞起来，等到它们飞得比树林还高的时候，葛利高里就看见了它们的耀眼雪白的羽毛的光亮。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 P.1998—199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十六、雷 电

闪 电

夜晚，电光不断地闪着，使整个天空显得一片雪白。他准是又往前走了。有时，周围的世界浮现出一片青灰色，田野现出了一片一般平的灰绿色光芒，树林是黑糊糊的一大丛，绵延不断的乌云越过白漫漫的天空。随后，黑暗像一扇百叶窗似的落了下来，黑夜覆盖了一切。一个半隐半现的世界微微地一闪，并不能整个儿跃出那片黑暗！——随后，地上又变得一片苍白，黑魆魆的形体朦朦胧胧，头上是绵延不断的乌云。世界是一个朦胧的鬼影儿，有一会儿它被投在那片铺天盖地的黑暗之上。

〔英国〕戴·赫·劳伦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P.3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少顷，我发现房间里连连映入一些微弱的反光。我欠起身子，朝窗外望去。窗棂和神秘的白蒙蒙的玻璃清晰可辨。“雷雨，”我心中想道。果然是雷雨，不过离得十分遥远，连雷声都听不见。夜空中只有一道道长长的、蓝幽幽的闪电，仿佛分成许多枝杈，不断地闪烁着——与其说是闪烁，不如说是垂死的鸟儿的翅膀在颤动和抽搐。我走下床来，踱到窗前，一直站到黎明……闪电片刻也没有停息；那是一个俗语所说的“麻雀夜”。我遥望着寂然无声的沙土地，遥望着黑森森的知乐公园，遥望着远方楼宇的昏黄的前壁，那些楼宇似乎也是一有微弱的闪电便要颤动一下……我遥望着这些景物，不忍离去；这些无声的闪电、短促的

光芒，仿佛正同我心中频频迸发的隐秘无声的激情相呼应。天将破晓；空中斑斑点点地现出鲜红的朝霞。旭日的光辉徐徐四溢，闪电也跟着慢慢地黯淡下来，变得越来越短，抖动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最后终于完全消逝，淹没在令人觉醒的一片明朗的晨曦之中……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小说集之一》
P. 381—38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霹 雳

刚才还是湛蓝的晴天，忽然给层层乌云遮盖住了。狂风肆意地猖獗，把山间的一株株小树压弯了腰，把地上的泥沙石块卷了起来，扔进了山谷。

乌云像千万匹黑色的野马，从空中向大地猛扑而来，声势吓人！刹时间，只见山河色变，大地无光，天上人间，一片黯淡！

猛地，不知从哪里闪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像把宝剑似的把密密麻麻的云层劈开了，直向大地杀来！紧接着，哗啦！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在空中炸开。这是电闪雷鸣！

沙沙沙，哗啦啦，大小雨点像亿万颗子弹扫射着大地。你看，那群山、丛林、田园、村舍，全被这雨弹击中了！转眼间，只见庄稼低垂着脑袋，树木不断摇头叹息，青草流着泪珠，整个大地一片湿漉漉！

雷声盖过雨声，雨声又把雷声挡了回去，雷声、雨声，杀得难解难分！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 215，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走至内丘县地方，天色将午，定然到南关打尖。谁知天气炎热的很，骤疲人汗，大家觉得难耐，急切歇处，还有十里竟不能

到。忽听雷声殷殷，只见东 北上黑云 遮了一角。那云势自远而近，雷声由小而大。田间力农人道：“东北抬的海来了！”少顷，日驭已遮，风阵直横，排了一座黄山。众人加鞭前奔。说时迟，那时快，风吹的沙土满天，电光如闪红绫，雷声无物可状。众人看内丘县是万不能赶到的，那农人荷着锄，行人挑了担，这五人加上鞭子，望道旁二里远一所古庙赶来。将及两箭远近，大闪一亮，通天彻地俱红，闪过去即是雷，震天动地一声，雨点有茶杯大。风刮的骡子强曳前行，挑担的竹篓斜飘。唯有荷锄的浑身流水，已先进庙。这五人到山门下的鞍来。原来此庙已古，墙垣俱无，只有后边五间大阁，瓦退椽折露着天，前边三间山门东倒西歪，几根杉木大柱撑着。牵进五头骡子，这两搭毡穗子已是淅淅的流水。又怕牲口惊惧碰着柱子，五人不敢在此避雨，只得钻着水帘子上阁里来。阁内已无神像，两边露雨如注，东边略完好些，已有十七八个人先到了。这一半干衣人，一半湿衣人，少不得同挤在一处。猛然一声霹雳，也不知是降之于天，也不知是起之于地，论那九节虹霓大炮，只像一个爆竹而已。况虹霓炮之响，一点一响，再点再响，这个雷连声大震，如塌天一般。阁以上龙吟直如马鸣，阁以内硫磺气扑面而来。只见那个在褙褙店不看额血龙王的人，只是就地匍匐，急往人腿下爬，嘶嘶喘喘喊道：“我改！我改！再不敢怎样就是！再不敢怎样就是！”钻到王象荃腿下，抱住膝下足上之腓不放，汗流如注，浑身抖颤。这大雷又打五六個，渐渐向西南而去。余声殷殷不散，正是唐句所云“楼外残雷怒未平”也。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961—962，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雷 声

下午四点钟光景，天空的乌云愈来愈浓。隔十多分钟，就有雷声，隆隆地，好像顽皮的孩子在楼板上拖凳子。

可是没有风。狗都吐长了紫黑的舌头，躺在没苍蝇的地方喘气。苍蝇全是红头金身的，懒懒的都钉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远看就像一堆乌金色的牛粪。

有些红翼蜻蜓满空乱飞，团团地打圈子。

〔中国〕茅盾《赛会》，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3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惊 雷

话说二位圣人战在陷仙门里，人人各自施威。方至半个时辰，只见陷仙门里八卦台下，有许多截教门人，一个个睁睛竖目，那阵内四面八方雷鸣风吼，电光闪烁，雾气昏迷。怎见得，有赞为证：

风气呼啸，乾坤荡漾；雷声激烈，震动山川。电掣红绡，钻云飞火；雾迷日月，大地遮漫。风刮得沙尘掩面，雷惊得虎豹藏形，电闪得飞禽乱舞，雾迷得树木无踪。那风只搅得通天河波翻浪滚；那雷只震得界牌关地裂山崩；那电只闪得诛仙阵众仙迷眼；那雾只迷得芦篷下失了门人。这风真是推山转石松篁倒；这雷真是威风凛冽震人惊；这电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这雾真是济济漫漫蔽九重。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7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劈 雷

铅灰色的天际到处闪烁着曲曲折折的电光，它们像条条火蛇一般钻进水里去熄灭自己内脏的烈火。在咆哮的海涛之上，雷声隆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劈雷，像万炮齐发，回声一直延伸到天

涯海角；轰鸣不停的长雷，好象要把无边无际的天空撕裂开来。暴雨瓢泼似地下着，像是为了使愤怒的大海变得更为汹涌、泛滥，并给它增加新的巨大的力量。

〔西班牙〕伊巴涅斯《五月花》P.17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暴 雷

轰隆的暴雷一声紧似一声，在每个霹雳之前，都先来一道眩目的、锯齿形的闪电。看那样子，简直可以说天主正在用烈火写下他的名字，天上那永恒的苍穹也害怕得发抖了。倾盆大雨给悲鸣哀啸的狂风刮向四面八方。这时候教堂的钟声也响起了它们的哀祷，一声声充满了恐惧。在大自然暂时停息它那任性的怒吼时，只听见钟声连连发出哀鸣，如泣如诉，像是在呻吟。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不许犯我》P.1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十七、晴 朗

冬 晴

太阳照耀着铺雪的大地。阳光把雪光拉上天去。天光和地光交融在一起。眼目所及的空间，就像一个透明的琉璃体。

炊烟在升起。千家万户的屋顶，竖立起千万根乳白色的细柱。像一片玉的森林。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2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被太阳的彩虹和无云的白昼的蓝光映照的积雪的山岗顶闪烁着耀眼的白光，像砂糖似的闪着金星。赤杨角村像一条破烂的花毯子似的座落在山坡下面。司维纽哈河在左面闪着蓝光，右面散布着许多小村庄和德国人的移民区，就像是雾蒙蒙的黑点子，河湾后面就是闪着天蓝色光亮的杰尔诺甫斯克镇。镇子的东方，有一条掘了许多深沟的、面积较小的斜土坡蜿蜒着往上游伸展出去。土坡上头栽着许多通往卡沙尔去的电线杆子，很像是一道栅栏。

是一个很少有的晴朗而又严寒的日子。太阳的周围噙噙眈眈地笼罩着许多彩虹一般的光条。刮着北风。草原上的小风雪发着蓝光。但是被地平线包围住的雪原却很明亮，只有东面地平线尽头的地方，草原上像冒烟一样，笼罩着一片紫色的蜃气。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13—8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晴 朗

响晴响晴的天。

暴热暴热的天。

晴朗与暴热，把大地与天空的距离拉近了，把太阳与人的距离拉近了。天幕像绝对透明的塑料薄膜，严严实实地罩在人们头顶上。阳光炽热得像粘在人们身上的火炭，甩不掉、躲不开。天上没有云丝，地上没有风丝，闷死了，热死了！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2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雨 后 初 晴

雨住了，这是一阵过云雨。满天的愁云都被雨点洗净了，洗出一个晴朗的蓝天来。闷热的空气也给雨洗得新鲜，清爽。是一个美丽的夜晚。

〔中国〕巴金《雾·雨·电》P.1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暴雨过后，天空瞬息万变。一层灰白色浮云，像轻轻的烟雾，打江沿漫过村头；云随飘随化，从飘散的云影里，又现出团团青色的云朵和一抹裂开的蓝天。太阳穿过裂缝，那亮晶晶的光柱，好像攥上天的几把利剑，戳破了云团。河南岸的坡地上，开始露出一片阳光，花花达达地照得格外醒目。不一会儿，多变的云，转眼又化作层层叠叠的鱼鳞片，一环扣一环地，闪着金红镶边，罩的满坡满岗像开遍了野玫瑰一般。这时刻，东南角上，天豁然开朗，就在那看去像靛青一般深湛的高空，飞出了半道彩虹，人不知鬼不觉地炫耀天边……

〔中国〕安危《我爱松花江》P.52，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滂沱大雨渐渐过去了；后来只不过剩下烟雾中飘着的极细的雨丝了。天空的乌云拨开了，天色晴朗起来；而突然，一抹斜阳仿佛从看不见的洞口照射到牧野上。

先是云散开了，从隙缝中露出蓝色的天幕；然后云层的裂口，像被撕碎了的面纱，越来越扩大；明净碧蓝的天空终于整个展开在大地上了。

吹过一阵凉爽的和风，仿佛大地满意地透了一口气来；而当马车驰过田园和树林时，人们偶尔可以听到一只晾着羽毛的鸟儿欢快的歌唱。

夜色降临了。现在车子里除了约娜，人人都瞌睡了。马车两次在小旅店前停下来，为让牲口歇一歇，喂它们点水和饲料。

太阳早已落山；远方响着教堂的钟声。他们在一个小村庄里点上了车灯；这时天空已布满了繁星。一路上，从疏疏落落的村舍中，在黑夜里透露出点点灯火。猛然，在一座小山背后，透过杉林的枝叶，升起一轮圆月，又红又大，仿佛还带着浓重的睡意。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 漂亮朋友》P.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晨间，她匆匆穿好衣服，跑下楼来，向母亲问安以后，找一个机会就独自到花园里去了。……这是炎热、晴朗、阳光灿烂的一天，虽则时有阵雨。低矮的、如烟的浮云流过晴空，并没有遮住太阳；偶有一阵倾盆急雨，落向田间。大而耀眼的雨点，以一种干燥的响声，如珠落玉盘一般，倾注而下；阳光就从这闪耀的雨网中，透射出来；草不再在风中摇曳了，静了下来，渴饮着水分；在雨淋的树上，所有细小的叶子全都懒洋洋地颤动着；鸟不住地唱着，这欢愉的啁啾应和着新过的阵雨的潺湲，听来是悦耳的。多尘的路上冒出烟来，急骤的雨点将尘土打得点点斑斑。于是云收雾散，微风吹拂，草上开始显出了翠绿和金黄的颜色……潮湿的树叶子粘在一起，变得更为透明……四周各处，全都发出

一股浓厚的香味。

当娜达丽亚走进花园里来的时候，天空几无片云。花园里散发着清鲜和宁静的气息——那种柔和的、幸福的宁静，在人的心里引起秘密的同情和模糊的欲望，使人感到一种甜蜜的慵懒。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 83—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十八、海 洋

海 浪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中国】杨朔《雪浪花》，选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这时候，一阵浓雾包围着这些在海上漂流的可怜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对船只周围一锚链以外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冰雹像石头似的打下来，迫使他们每个人都缩着脑袋，即使如此，两个女的仍然执意不肯回到船舱里去。任何一个绝望的人都愿意在露天遇难。在十分接近死亡的时候，头顶上有了天花板，就好像开始有了棺材盖了。

波浪愈来愈汹涌，也愈来愈短。波浪的高起表示它们是在狭隘的海面上；在雾中，只要看见水面有隆起的样子，就表明船只走进了海峡。事实上，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奥里尼岛的附近。在西面的奥塔赫和头盔礁岩与东面的奥里尼礁岩之间，海面是狭窄的，受到阻碍的；海面的这种不舒服状态局部地决定了暴风雨的情况。海也和别的东西一样，会难过的；它难过的时

候就发脾气。在这种时候通过这个海面就可怕了。

“晓星号”正在这个海面上。

我们试想像一下，在海水下面有一块像海德公园或者香榭里榭那么大的龟壳，龟壳的每一条纹就是一个浅滩，每一块甲就是一块暗礁。这就是奥里尼西边入口的形状。海水盖没了而且隐藏着这个沉船设备。在这个甲壳状的海底暗礁的水面上，被切碎的波浪在跳动和喷着白沫。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波涛汹涌；在暴风雨中，就变成一片混乱。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132—1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眼前就是大海的尽头。如此一片茫茫的大海，如此充满活力的大海，就将在眼前结束了。对时间也罢，对空间也罢，再没有什么比站在这种境界中更感到神秘的了。一想到置身于大海和陆地如此壮丽的境界里，心也就像站在巨大的历史的瞬间上，这是一个时代变迁到另一个时代的历史瞬间。难道不是这样吗？本多和清显生活着的现代，无非也就是一个浪潮退去，成了一个岸边、一种境界，仅此罢了。

……大海就将在眼前结束。

极目远望波涛的尽头，这才明白那是经历了不知多么漫长岁月的努力之后，现在才在那里悲惨地结束了。于是环绕着世界的整个海洋规模、一种雄伟的企图，也即将会徒劳地结束的。

……尽管如此，那是一种多么恬静而优雅的挫折啊。海浪最后那小小余波的边缘，顿时失去了紊乱的感情同平滑如镜面的濡湿了的沙滩浑然一体，水面上只留下一层浅浅的泡沫，浪身大致已经潜迹海底了。

数数海面上无数将要溅开的白浪，掀起足有四五级台阶高的浪头，总是同时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不断地在重演昂扬、顶峰、崩溃、融和、退去的角色。

快要粉碎的波浪，露出了黄绿色的平滑的浪腹，它是一种扰

乱、是一种怒吼。这种怒吼，渐渐地只成了一种呼唤。这种呼唤最后又变成了喃喃细语。一匹强壮的白色牵马，变成一匹奔腾的小白马，不久马身便从强悍的横队中消失，最后只见踢起腿的白色马蹄子留在海岸边。

从左右粗暴地展开的扇形上，互相侵犯的两座浪头的余波，不知不觉地融入了镜面般的沙滩里。这时候，镜中的映像在活泼地跃动着。那里腾起的白浪，像沸开的水，映现在锐利的纵长形上，看起来像是闪闪发光的霜柱一样。

退下去的波浪的彼方，作为千重浪中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涌去的一个波浪，它没有朝向白色平滑的背面退下去。无数的浪涛都咬牙切齿地向着这边汹涌过来。然而，只要把视线移向遥远的海面，就会感到刚才那些看起来是强有力的海岸边的波浪，实际上只不过是实力衰微的扩展开来的浪沫罢了。海渐渐由近及远伸向海面，变得浓重了，汀线的海的衰微部分被浓缩了，渐渐被压榨，以致压成浓绿色的水平线，受到无限煎熬的碧绿，形成一种坚硬的结晶。尽管装饰着距离和宽阔，然而这种结晶才真正是大海的本质。这种稀薄而匆忙的波涛，几经重复运动到最后，就凝结成那种碧绿的结晶，这就是海……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198—19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年版。

浪 花

第二只传说把他带到海边，在那儿，急猛的潮水滚滚而来，在叫人看得眼花缭乱的峭壁下边沸沸腾腾，潮水如狂风暴雨。一片又黑又粗的礁石，远伸入海，雪白的浪花在这些巉崖旁边、中间、上面泼呀，晃呀，冲呀，跳呀，推波助澜，一会儿像只只花环，一会儿又像个个雪堆。有个孤单的浪游者出现在这些礁石上，步履谨慎地踩着那湿淋淋的野海草，眼睛直往许多洼洼洞洞

看去，在那儿，就是深不可测的海，像翡翠一般澄明。他看到那儿长着比陆地所能看到的更为千奇百怪，更为庞大的野生植物，还有珍贵的贝壳——绿的，紫的，珍珠色的——都密密满满地集结在盘曲得像蛇一样的植物身上。他听到一声叫嚷，他连忙抬起头，向前看去，看到在那光秃秃的礁石上边，有样高大、灰白的东西，样子像人，却是由浪花激起来的，透明，震颤，煞是可怕。站在那儿的不光是一样东西，它们全都是人形，在礁石间跳来跳去——一群泡沫似的女人——一群虚幻无常的白衣女海神。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595—59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海 滨

……天是深蓝，海是珍珠贝般的璀璨，白色的海鸥在浪头翻飞。崖上青青的古松夹着几株粉红的樱树，可怜的花瓣被海风吹飞，飞落下深沉的海里。我看见这些落花，禁不住哀怜到她的命运。险恶的海潮把落花飘荡，谁能知道又会把她飘流到何处的海岸呢？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最后一天，是个真正的春日；突然看见这一贯动荡不宁的天空竟然清澄无云，异常宁静，实在是一件特殊的、奇怪的事情。风已完全住了，海面十分平稳；到处是一模一样的淡蓝色，静止不动。太阳发出强烈的白光，布列塔尼这一带荒凉的地方受到这阳光的浸染，犹如受到一种珍贵稀罕的东西浸染一般，甚至最偏远的区域也快乐和活跃起来。空气中有一种宜人的温暖，散发出夏季的气息；而且看上去天气好像从此不会再变，不会再有阴暗的日子和暴风雨。海岬和海湾之上，不再掠过变化多端的云

块的暗影，于是在阳光下显现出它们巨大的不动的轮廓；它们，它们也像是在这无穷尽的静谧中休息了……所有这一切，都仿佛是要使他俩的爱情佳节更加甜蜜、更加恒久；——人们已经看见一些早开的花，一些沿着沟渠生长的报春花，或是一些柔弱且没有香味的蝴蝶花。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169—17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太阳还没有升起。维苏威山上弥漫着一片灰色的浓雾；雾朝着那不勒斯方向延伸，沿岸一带的城镇都被笼罩住了。海静静躺着。但在索伦多镇陡峭的岩岸下，在狭窄的海湾的沙滩上，渔夫和他们的妻子已经开始活动。他们挽着粗大的缆绳，把在海上打了一夜鱼的船和网拖回岸边来。还有一些人在收拾小船，整理风帆，或者把桨和桅杆从巨大的洞窟里搬出来；这些洞深挖在岩壁里，装着栅门，是渔民们夜间存放船具的地方。看不见一个闲人，就连那些不能再出海的老头儿，也加入了拖网的长长的行列；这儿那儿的平屋顶上，站着一些个老婆婆，要么纺线，要么照看孙儿，好让女儿去帮助丈夫干活儿。

〔德〕海泽《翠妹子》，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4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海 滩

意大利初日瞳瞳，万物苏醒，我的心情也随着火车向可爱的南方奔驰变得越来越兴奋。列车在杰努阿站停了很长时间，我坐在卧铺车厢最后一节，正好停在隧道里面，两边黑糊糊的墙壁往外渗着水。列车好不容易又开动了，列车员来收拾了卧具。我坐在窗边，喝着意大利式的浓咖啡。列车缓缓驶出了杰努阿站，我看到灰色的船坞里停着几艘很大的船，这里的码头和铁路挨得

很近。列车开不多久就见到了海。火车沿着意大利一边的里维埃拉行驶，一路上临窗远眺，海上船帆点点，海水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沙滩上到处是休憩的人群，一排排棕榈树、大叶桉和桔树又出现在眼前，周围鲜花盛开，姹紫嫣红。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3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这儿，海水不再侵蚀了，海水已经吃饱了曼族土地的精华，接着它就到另外的地方去寻找贵重的食物去了，可是在这儿，海的确也送回来一些东西，并把海沙抛到陆地上，这些海沙在山坡前面形成了一条宽阔的沙滩，在刮风的日子，海沙就流动着，盖满了其余的田野。在那稀薄的流动的沙丘下面，人们仍然能够寻出从前田埂和车辙的遗迹，那些田埂在山坡那儿自然而然地中断了，而那些车辙向外边伸展着，终于消失在海上蓝色的天边。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海 岸

转过山径的一个拐弯，安娜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只见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景象。洛雷托已经消失，面前便是刚才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大海。在这里见到的大海要比在港口看到的大得多，也更加平静，更加庄严。海浪也不像笼中之兽那样狂暴，倒宛如一支优美歌曲的旋律，就像唱片那种有节奏的声音震颤着由东向西流去。向西极目望去，但见天边一座座高山依稀可辨，状如半圆形的阶梯剧场，又像是巨人的登天云梯。云彩与山峰交织一体，色彩斑斓，相映成趣。在那座蓝色的石山的顶峰，安娜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小点，她知道那是神殿，圣母马利亚就在那里。在

那一瞬间，西边所有的云彩撕扯开去，从深处爆发出光亮，为那峰巅上的圣母织成一道光环。夕阳西下时，那场面就更加壮观。洛雷托木船的船帆隐身在山的倒影中，宛如一只只翱翔水面的鸽子。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 P.100,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南中国海，在骚动，翻腾……

这汪洋一片，早失掉了热带海洋那素常的湛蓝色素，变成一片广漠的黑流，深邃得可怕。

沉甸甸的暗云，试探地触一下水面，又急速地掠过黑色的波涛，滚向那在雨雾中隐隐约约的一线灰暗的海岸线那边。

这黑流，教季候风戏弄得哗啦哗啦的，掀起小山丘样的怒涛，喷出了雪白的泡沫，随后又低了下去，但紧接着就把前头那一个波涛挤得更高。

海上，是空旷的，在这封港期，就连那些大胆的海鸥都不晓得躲到哪里去了，连一只也没瞧见。风涛，发了疯似的，拼命摇撼海上那些“牙笼”（渔棚）。渔人们早在这封港期到来之前，拆掉这些“牙笼”上面的阿答棚，光留下那一排排柠檬木做的渔棚，教勇猛的波涛冲击，变得愈来愈黑，愈来愈坚实了。

哗啦，哗啦……

波涛一个紧接着一个，发气地扑向这东海岸特有的柔和美丽的滩岸，像要马上把整个海滩吞掉似的。可是尽管它使劲扑击着，临末还是喷发一些白沫，倒退回去；把沙滩上一些颤动的垃圾，枯叶，没拾取的椰子，卷往汹涌的海上。

这儿东海岸，跟面对着印度洋的海岸线两样；这儿没有那些热带的短促的河流，带来终年打广场流出来的淤积的泥土，繁殖了那番人们采去当燃料的丛密的曼格罗低矮树丛。沿这淡黄的沙岸，长着疏朗朗的椰林，棕榈，跟那些婆娑的东海岸特有的常盘怪柳，在萋迷的烟雨中显得那么沉郁的。

这封港期，是个教人感到快要发霉的季节。

淤黄的沙滩上，浪潮一排追赶着一排，扑向岸上来，风暴给它们助长着威势，呜咽，咆哮，在斑斑剥剥的砾石周围，溅起了白沫。这些黑色的，淤红的石头，长年长日给咸腥的海水侵蚀，开始一层一层地剥落下来。

〔新加坡〕苗秀《旅愁》，选自《新加坡屋顶下》P.165—166，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穿过松林来到海滩，耀眼的阳光使他怔住了。从银白色沙滩反射过来的光线，实在过于晃眼，他一时不敢挪步了。过了一忽儿，才看见那洁白的沙滩尽头，大海在熠熠闪光。他眯缝两眼，脚踏柔软的细沙，向大海走去。那沙子极软，虽然也有踩着沙子的感觉，但却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

和田埂一样高的一排白浪迎面扑来，又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退了回去。浪花后面，又是浪花的田埂。浪花的田埂延伸着，与其说是田埂，还不如说是堰堤，似乎把大海和陆地给隔开了。浪花的堰堤笼罩一片阴影，摇曳不定。这是四周景色中的唯一阴影。然而这阴影也在闪烁着，使人眼花缭乱。

浪花的堰堤后面是一望无垠的大海，它是那样明亮耀眼，使人无法看清它究竟有多大。他想用一种颜色来形容这光辉灿烂的大海，却找不出恰当的颜色来。不过，伸向他的一条含黄色的道路却具有鲜明色彩。他顺着这条路望去，看到悬在天空闪烁金光的太阳，又匆匆垂下了眼睑。

〔日本〕新田次郎《向日葵》，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P.393，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海 峡

门司市北有座尖锐的高峰，名叫笔立山，一轮明月，正高高

现在山头，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个惊叹的符号(!)一样。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门司全市，鱼鳞般的屋瓦，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辉。赤间关海峡与昼间繁凑的景象迥然改观，几只无烟的船舶，如像梦中的鸥鹭一般，浮在水上。灯火明迷的彦岛与下关海市也隐隐可见。山东北露出一片明镜般的海面来，那便是濑户内海的西端了。山头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树立的一道木牌，横写着“天下奇观在此”数字。有茶亭酒店供游人休息之所。

〔中国〕郭沫若《牧羊哀话》，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海 湾

灯塔的红色倒影像一些火鱼在渔船周围摇来摆去。这光束被荡漾不息的流水折断着和弯曲着。

在圣安东尼奥角，笔直地耸立着被暴风雨冲刷成的巨大的奇岩怪峰。海角的后边，地势越来越高，屹立在那里的阴郁的蒙戈山像是广阔无垠的蓝色海洋上的一块墨迹。

灯塔像窥视着航行者的独眼巨人的火红眼睛，在黑漆漆的大海上闪烁着。

〔西班牙〕伊巴涅斯《五月花》P.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为了排遣痛苦的思绪，我极目远眺，饱览展现于脚下的瑰丽风光。那覆盖着枞树与松树的无计其数的岛屿，在辽阔的波罗的海海湾浮游，渐渐缩小，成了小岛、岩石岛和平坦的岩岛群，直到剩下群岛的边缘，被海水衬托。海涛拍打在最后一组岩石群陡峭的防波堤上。

沉郁的天空中，云层压下海面，横亘苍穹，划出一道道彩色相间的纹路，从褐色到瓶绿色，从普鲁士蓝到浪峰的雪白色。但是，一道陡峭、倾斜、杂草丛生的岩石后，一个视线不可及的地

方升起一柱黑烟，而后又飘落在海涛上。那条抛下我不久的轮船，拖着灰暗的身躯，在海面上隐约闪现。我不由得一阵心悸，因为它是我耻辱的物证。我像一匹受惊脱缰的烈马奔跑起来，消失在树林丛中。

轻柔的海风在针叶树枝中唱着赞美歌，当我来到这些枞树顶梢的底部，一种不断加剧的恐慌侵袭着我。就是这个地方，当阳光沐浴着春色的绿茵时，我们在此漫步。这里，枞树绽开了紫红色的花，野草莓传来阵阵的芳馨；杜松播散着黄色的花粉；榛树下，白头翁花从陈年枯叶中探出头。就在这一片棕红色的毛毡鲜苔上，她曾踏着碎步跑来，一边用清脆的嗓音唱着芬兰民歌。

【瑞典】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狂人辩词》P.8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对岸S市的背后，耸立着骏河的群山，峰峦间还可以望见甲州或是信州一带远山的淡影。在群峦背后高高地悬挂着夏季的云堆。那云的白色随着太阳西倾，变成蔷薇色，逐渐增强着红色的成分，最后终于展现出一片鲜红的彩霞。静静的海湾时时刻刻都在反映着这天空的变化。美代喜欢这地方的景致，特别是喜欢这海湾的黄昏。

在一百多米的海面上，一个船夫划着小船航过去。哗哗……在静静的空气中传来摇橹的声音。小船用相当快的速度左右摇晃着划开去。在小船划向远方时候，起伏的波浪涌到码头跟前来，轻缓地摇动着平滑如镜的水面。随着微波荡漾，印映在那里的晚霞的姿影也散乱起来，蓝色和绿色交杂闪映，然后又聚集在一起，恢复了原形。

【日本】广津和郎《港湾小镇》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P.78，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孩子转过身来望着海。

大海像大地一样白濛濛的，大地是因为覆盖着雪，大海是因为浪涛喷着泡沫。这两种白色所反映出来的亮光是最悲怆不过的。晚上有些亮光具有非常清楚的坚硬性质；大海就像钢铁一样，悬岩就像黑檀木一样。从孩子所在的高地上看下来，波特兰海岬仿佛一幅地图，整个海湾颜色苍白，作半圆形，被小山包围着；在这幅夜景里有梦一般的朦胧；苍白的圆圈被黑色的半月形包围着，月亮有时也有这种景象。沿着海岸，从一个海岬到另一个海岬，看不见那里有足以表明有生了火的火炉、有灯光的窗户，或者是有人居住的房屋的那种闪耀的亮光。地上没有亮光，天上也没有亮光；下面没有灯火，上面没有星星。海湾内宽阔平坦的海面上这里那里不时突然掀起波涛。风在扰乱和吹皱平坦的水面。那条船还看得见在海湾内逃走着。

那条船像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在苍白色的海面上滑走。

远处，模糊地，海水在凶险的半明半暗的天空底下骚动。

“晓星号”在飞似地向前驶。每一分钟都显得缩小了一点。船在远远的海面上消失是最迅速不过的了。

忽然间，船头点着了灯；大概是包围着船身的黑暗使船上的人们感觉不安，所以舵手认为有必要点起灯来照亮海里的波浪。这一点亮光，远远地看来只是闪耀不定的火光，阴惨地粘著在这个又高又长的黑色形体上，仿佛一块垂直的尸布正在海中间行走，尸布下面有人手里拿着一颗星星在那里徘徊。

天空中有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景象。孩子一无所知，可是一个水手就会因此而哆嗦起来。现在正是事前的不安时刻，在这个时刻中，风、水、火、土四大元素似乎都会变成人，人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风变为朔风的神秘变化。海要变成海洋，强有力的元素要把它们的意志表现出来，我们认为没有灵魂的东西其实是有灵魂的，我们马上就得到证明，这就是最可怕的事。人的灵魂害怕同大自然的灵魂见面。

混乱马上就要到来。风把雾揉成一团，把云堆砌在后面，正在为波浪和冬天合演的可怕悲剧搭起布景，这出悲剧就是所谓海

上暴风雪。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60—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海 水

……海水的颜色常常在变换，有时是白色，有时深蓝得和黑夜的天空差不多。在晴朗的月夜里，海横在天边就像一根光亮的白带，或者像一片发亮的浅色云彩。初看，绝不会想到是海。然而这时的海却是最美丽的。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一《散文随笔选》P.13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海 底

啊，海底世界竟是那样瑰丽壮观！参差不齐的礁丛，从海底深渊突兀而起，经过海浪——这个神奇雕塑大师千万年的精雕细塑，铸成了巧夺天工的“水下园林”：有的圆滑黝黑，像是一只海龟在孵卵；有的色彩斑斓，好似一群石斑鱼在追逐游玩；有的高高的伸出海面，犹如一棵棵被砍掉枝杈的大树；有的仅将它那被磨去了棱角的礁顶探出来，如同一只斑斓猛虎，在虎视眈眈地窥伺着过往的船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鱼，在“水下园林”间漫游嬉戏。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往来翕忽，悠然自得。简直就是一群穿林的鸟儿！

〔中国〕岳长贵、李述宽《贼船》P.110，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海 面

风从海面斜掠过来，夹着微有咸湿的气味，并不坏，因为一点也不干燥。

空中呢，在这海边的天空是最可爱的，尤其是春秋的时候，晴天的日子那么多，高高的空中，明丽的蔚蓝色，像一片彩色的蓝宝石将这个海边的都市全罩住，云是常有的，然而轻松的，片段的，流动的彩云在空中时时作翩翩的摆舞，似乎是微笑，又似乎是微醉的神态。绝少有板起青铅色的面孔要向任何人示威的样儿。而且色彩的变化朝晚不同。如有点稍稍闲暇的工夫，在海边看云，能够平添一个人的许多思感，与难于捉摸的幻想。映着初出海面的太阳淡褐色的微绛色的云片轻轻点缀于太空中。午间，有云，晴天时便如一团团白絮随意流荡。午后到黄昏，如果你是一个风景画家，便可以随时捉到新鲜、奇丽的印象。从云彩，从落日的渲染，从海对面的山色上，使你的画笔可以有无穷的变化。

〔中国〕王统照《青岛素描》，选自《散文选》第一册P.522，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与此同时，一阵寒气逼人的微风，开始在静止的水面的某些地方吹起波纹，在它光亮的镜面上绘出蓝绿色的图案，或拖长成条状，或张开如扇形，或枝枝桠桠化作珊瑚的模样；这些变化都带着轻微的响声极快地完成，似乎是一种觉醒的信号，预示这无边的麻木状态即将结束。天空揭开了它的帷幕，变得明朗起来；云雾重新降落在水平线上，聚集成一堆堆灰色的棉状物，像是环绕着海的柔软的围墙。将渔夫们夹在当中的两面无边无际的镜子——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重又显得深邃清澈，好象拭去了那使它黯淡的水气。天色变了，但是以一种不妙的迅速的方式在变着。

所有在这片海域转悠的法国渔船，布列塔尼的，诺曼底的，布洛涅的，敦刻尔克的，都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它们像鸟雀一般闻声而至，集合在巡洋舰的后面，其中甚至还有从水平线的某些空隙中钻出来的，到处都出现了它们发灰的小小翅翼，遍布在这苍白荒凉的海面上。

它们不再慢慢漂流，而是趁着新起的清风，张满船帆，箭一般地行驶过来。

冰岛还相当远，却已看得见了，它好像也和那些渔船一样，想向巡洋舰靠拢。它愈来愈清晰地暴露出它那光秃秃的石头高山，——这些山岩从来只有一侧的下部在明处，似乎躲藏着不愿露面似的。它甚至延伸出去和另一个颜色相仿，却又逐渐加深的冰岛相连接；——但这是一种幻象，这山岭更加巍峨的另一个冰岛，其实只是水气的凝聚。总是低低的、懒洋洋的太阳，无力升到景物的上空，便透过这幻岛显现出来，它透现得那么清晰，竟像是处在幻岛前面似的。这对肉眼说来简直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现象。太阳已经没有光晕，它那圆盘又有了鲜明的轮廓，它仿佛更像一个可怜的、垂死的黄色星球，犹疑不定地停在那儿，在一片混沌之中……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42—4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房子外面，椰树林顺着陡峭的山坡迤邐而下，一直延伸到海滨，海水在夕阳余辉映照下呈现出鸽子胸脯一样变幻莫测的柔和的色彩。稍远一点是一个小港湾，两旁伫立着一簇簇土著居民的茅屋；靠近一块礁石的地方有一只独木舟，轮廓鲜明，几个土人正在船上捕鱼。再远一些，可以看到太平洋巨大、平静的水面。二十英里以外，则是那个名叫莫里亚的仙境般的岛屿，虚无缥缈，宛如诗人驰骋的幻想编织的一块锦缎。太美了，贝特曼看得简直出神了。

〔英国〕毛姆《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选自《毛姆短篇小说集》P.87，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面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前面不远处就是黑海。在望得见广阔的黑海海面边建造了个海滨浴场。供游客用的餐馆林立，几乎将沙滩团团围住。为避暑建造的餐馆，面海筑出了凉台，游客能在凉台上一边吃喝，一边眺望大海。……

海面很平静，海峡伸入处的右面被防波堤遮去视线，往左面眺望，沿着曲折的海岸线，山丘蜿蜒起伏，旖旎的风光尽收眼底。层层波浪涌来，不停地冲洗着凉台的底脚，海水规律地冲来，又驯服地退了回去。

〔日本〕井上靖《爱的奏鸣曲》P.4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海 色

空气已经很凉爽了。黄昏的香味和它的模糊的色彩，还有那海水的低微的击岸声混合在一起，成了一幅色、声、味三者交织着的图画。海面上有两三只渔船飘动着向岸边驶来。时而有一阵渔人的响亮的歌声撞破了这一幅图画，在空中荡漾了许久。

〔中国〕巴金《雾·雨·电》P.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海，神秘的伟大的海洋呵！道静站到潮湿的沙滩上，心头充满了喜悦的激情，目不转睛地望着大海。早晨，天气晴朗，天边淡淡地飘着几朵白云，海水就像天色一样蔚蓝、明净，锦缎般闪着银色的光辉。远远的，就在这样平静的沉睡般的海面上，许多只挂着白帆的渔船随风荡漾。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冰岛的太阳从颜色到状貌都变了，它以一个不祥的早晨开始

了这新的一天。它完全卸去面幕，射出了光柱般的穿透天空的强烈光线，预示坏天气即将来临。

近来天气实在太好，是该结束了。微风吹动密集的船只，仿佛感到需要将它们吹散，将它们逐出海面；这些船于是像溃败的军队一样开始四散奔逃，——单凭这天空表明的威胁（这却是绝不会弄错的），就足以使它们逃散了。

风越来越大，人和船都颤动起来。

浪还不大，但已开始一浪逐一浪，推涌堆叠，起初白色的泡沫像大理石花纹般在水面铺展，随后，伴着轻微的噼啪声，冒出一阵阵水气，好像在火上煎炒一样，所有这些刺耳的声音都与时俱增着。

大家再也顾不上钓鱼，只是忙着驾驶。钓丝早就收起来了。他们全都急于把船驶开，——有的想到海湾找避风港，便力图及时起去；另一些却宁愿绕过冰岛南端，到达广阔的洋面，认为面对自由的空间，顺风行船更为安全。他们彼此还能依稀看见，在浪涛凹处，这儿那儿，到处冒出一些船帆，一些湿漉漉的、疲惫的、正在逃窜的可怜的小东西——然而它们依然挺立着，活像孩子们玩的吹倒了又立起来的木髓不倒翁。

巨大的带状云层聚集在西方地平线上，看上去颇象岛屿，现在云层从上面崩裂，散乱的云块便在空中奔腾。这云仿佛无穷无尽，风将它展开、拉长、延伸，从中抽出无数阴暗的幕布，将它们铺展在本来是黄色的、晴朗的、而今已变成寒冷而深沉的铅色天空。

风势越来越猛，大风摇撼着一切。

巡洋舰已经开往冰岛的避风港；只有渔夫们留在这状貌凶恶、色泽可怕的动荡的海面。他们急急忙忙准备着应付暴风雨的袭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快就要彼此看不见了。

卷成涡螺形的浪在继续追逐着，聚集、叠合，一浪更比一浪高，浪与浪间的空凹也更深了。

几小时之内，这前一天还如此宁静的海域，全都翻腾捣动起来。

来，震耳欲聋的响声代替了先前的沉寂。转眼之间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眼前这全部无意识的、无益的骚动，进展得多么迅速，这一切的目的何在？……这盲目的破坏又是何等的神秘！……

从西方源源而至的云块，已经在空中铺开，又匆忙地、迅速地堆叠、增厚，遮黑了一切。只剩下几道黄色的裂缝，太阳便从那儿投下最后几个光束。现在变得发绿的海水，愈来愈多地涌出一道道白色泡沫。

中午，玛丽号已完全是一副对付坏天气的姿态；舱口已经关闭，风帆已经落下，它灵巧轻捷地跳跃着；——在业已开始的动乱中，它具有有一种乐于与风暴嬉戏的大海豚的神情。这只卸去风帆、剩下前桅的船，此刻的姿态，按水手们的说法，叫做“逃在时间前面”。

天上，已是一片昏黑，变成一个密封的、窒人的穹窿——还有一些更加浓黑的东西，以变幻不定的形态在它上面弥漫开来；天空几乎像一个静止不动的圆屋顶，必须仔细观察才能看出它实际上正在飞速地运动；巨大的灰色幕布匆匆滑过，又不断被另一些来自水平线尽头的幕布替代；黑暗的帷幔仿佛从一个滚筒上源源不绝地散脱出来。

玛丽号在时间前面奔逃，越跑越快；——时间也在奔逃——在某种神秘而可怕的东西前面奔逃。风、海、玛丽号、云，所有的一切都发疯似地朝同一方向飞奔，奔得最快的是风；其次是随着风跑的较重较缓的大浪；再其次是玛丽号，被风和浪卷带着朝前奔去。波涛追逐着渔船。灰白的浪峰在无穷尽的瀑布中滚动。船呢，老是被赶上，被超越，然而凭着它尾部造成的奇妙航迹，凭那粉碎狂涛巨浪的涡流，它总能从巨浪中逃脱。

在这奔逃的姿态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是一种轻快的幻觉；无需任何辛苦和努力，只觉得自己在跳跃。当玛丽号随波涛上升时，它像被风举起一样，毫不摇晃，随之而来的下降则好似滑行，使人感到腹部微颤，就像在“俄国车”的模拟降落或梦中假想的坠落中感受到的那样。它像倒退般下滑着，逃遁而去的浪山钻

到船下好继续朝前奔。于是它又落入一个同样在奔跑的巨大波谷里；它一直沉到那水花四溅的谷底，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甚至没有被浇湿，它和其它一切一样奔逃，像烟一样，在前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波谷底，比上面更加黑暗，每个浪头过去，可以看见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另一个更高的、由于透明而显得碧绿的高耸的浪头，它匆匆而来，画着凶猛的弧圈、带着随时准备闭合的旋涡，似乎在说：“且慢，待我来抓住你，吞掉你……”

……可是不然，浪只是将你举起，好像耸耸肩膀举起一根羽毛；而且，它挟着喧闹的泡沫和瀑布般的轰鸣，你却感到它几乎是悄然从你身下通过。

就这样，连续不断，愈来愈汹涌，一浪接一浪，一浪比一浪高，连接成长长的山脉，山间的深谷已开始令人恐惧了。在愈来愈阴沉的天空下，所有这一切运动都愈益猛烈，响声也愈来愈大。

这确是极坏的天气，绝不可掉以轻心。但只要前面有广阔自由的空间，有地方可逃就行了。而且，今年玛丽号正好在冰岛渔区的最西部度过了渔季，因此向东奔逃完全是回家的路程。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在掌舵，他们用腰带把自己缚在舵杆上，仍旧在唱“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那支歌；他们为这样的运动和速度所陶醉，便尽情地唱着，也为在这一片喧腾中彼此一点听不见而感到好笑，他们为着好玩把头转过去迎着风唱，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喂！孩子们，上面有闷味吗？”盖尔默从半开的舱口探出他满是胡须的面孔，问道，活像一个魔鬼正要从魔盒里钻出来。

啊！不，当然，上面是没有闷味的。

他们毫不恐惧，因为他们有扎实的航海知识，对船的坚固程度和自己的臂力有足够的信心，而且他们还相信那陶制的圣母会保护他们，四十年来她在冰岛的旅途中，已经跳了无数次这种危险的舞蹈，而始终是微笑着呆在她的两束假花之间……

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一般地说，他们对自己周围看不多远，几米之外，全都是惊涛骇浪，全都是高高耸起的灰白色的浪峰，封锁着他们的视线。他们总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虽然场景在不断变换；而且，这些景物都浸没在一种以非凡的速度，像云一般在整个海面流逝的水烟之中。

但是西北方向有时却露出一角青天，从那儿可能会突然改变风向：这时一线微光从天际斜投下来，一道长长的反光洒落在翻腾着的白色浪尖上，使天空的圆顶显得更加阴暗。这一角青天看去十分惨淡；这隐约可见的远方，这偶尔露出的远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到处都是同样的混乱，同样的狂暴，从而使人们心中更加难受起来。这混乱和狂暴一直扩展到空旷无垠的广漠的水平线的那一边，四周是一片无止境的恐怖景象，人们却孤零零地悬于其间。

一切都发出巨大的喧嚣，好似世界末日的前兆一样，散播出世界要毁灭的恐怖。人们可以从中分辨出千万种声响：从上面，传来种种尖锐或深沉的声音，由于广阔而几乎显得十分遥远：这是风，是这场混乱的伟大灵魂，是支配一切的无形的力量。风声令人恐惧，但还有别的声音，那更靠近、更物质、更具有破坏性威胁的，则是仿佛在火上烧煮而呼呼作响的、巨浪翻滚的水声……

风浪愈来愈大。

但是，尽管他们顺风而逃，海浪仍然开始盖过渔船，就象他们所说的，要“吞掉”他们：起初，浪花冲击着船尾，随后，大股的海水以粉碎一切的力量猛扑过来。浪愈来愈高，愈来愈发狂似地升高，然而它们又渐渐碎裂，人们看见大团大团发绿的海水，从掀起的浪涛中落下，被风刮得遍地皆是。它们带着砰砰的响声，沉甸甸地一摊摊落在甲板上，这时玛丽号便像感到疼痛般地全身颤抖起来。现在因有这些散乱的白沫，什么都分辨不出来

了；当狂风哀号得更响时，滚滚的白沫便飞奔着，像夏天路上的尘土一般越滚越厚。大雨已经来了，却斜着横扫过去，它们一起呼啸着、抽打着，如同皮鞭一样打得人很痛。

他们两个仍然掌着舵，身子缚在舵杆上，稳稳地站着；他们身上的油布衣，像鲨鱼皮一样又硬又亮；他们用涂了柏油的小线把油布衣的领口、袖口和裤口紧紧捆住，不让水灌进去。水便在他们身上哗哗地淌着。风急浪高时，他们便弓起背伏在舵杆上，免得被风浪掀倒。他们感到脸颊的皮肤灼痛，呼吸也不时中断。每次大浪过后，因为胡须上挂满盐粒，他们便相视微笑着。

然而时间一长，这事毕竟令人十分疲乏，这不肯平息的狂涛巨浪，一直保持着它极度的狂热。而人和兽类的暴怒却很快就会衰竭和平伏下去；——必须长时间长时间地忍受，忍受这没有理由、也没有目的、如同生和死一样神秘的无生命物的暴怒。

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这古老歌曲的叠句，仍从他们变得发白的唇间传出，但已变成一种无声的、不时无意识地反复念叨的东西。过度的动荡和喧嚣使他们昏昏沉沉，尽管年轻，他们的微笑由于牙齿冷得发颤也变得难看了；他们的眼睛，在发疼的眨巴着的眼皮下半闭着，呆呆地凝然不动。他们紧伏在舵杆上，像两根大理石的拱形支柱，他们几乎不再思索，单单凭着肌肉的习惯，以抽搐的、发青的双手做着必要的努力。他们的头发淌着水，嘴巴痉挛着，样子变得很古怪，浑身都显出原始的野性。

他们彼此看不见了！仅仅意识到自己还在原地，两人紧挨着。在更危险的时刻，每当一个新的、陡直的、呼啸着的、山一般的、可怕的巨浪在他们身后高高耸起，带着沉闷的巨响撞击他们的船只，他们便下意识地用一只手画着十字。他们什么也不再想，既不想歌特，也不想任何女人、任何婚姻。风浪继续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已不再能思考，噪音、疲乏和寒冷把他们弄得迷迷

糊糊，使他们头脑中的一切都变成模糊一片。他们只是两根固定住舵杆的僵硬的肉柱，只是两只凭着本能攀在那儿以免死去的强壮的野兽。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46—5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海 天

这天夜里，无垠的大海呈现出令人惊讶的最单纯的状态，它并无色彩，只是给人一种深邃之感。

那看不出丝毫陆地的明确分界，也看不出地质年代的水平线，自远古以来想必已多次呈现这种状态，你瞧着它时，真像是一无所见，——除了那现存的、而且永远不会消逝的永恒之外。

天空甚至并没有全黑，被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余光微微照亮着。这里好像习惯性地微微作响，发出无目的的悲叹。到处是灰色，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模糊的灰色，——大海处于睡眠和神秘的静止状态，隐藏在无以名之的保护色之下。

上空浮云散乱，由于所有的东西都不会无状貌可言，这云也都显得有模有样，在黑暗中，几乎全混成一片，形成一幅巨大的帷幕。

但是，在天空的某一点，低低的、靠近水面的地方，虽则非常遥远，却较清晰地露出一种大理石花纹，好像是由一只漫不经心的手勾出的一幅缺乏表现力的画，一种不是为了给人看的瞬息即逝的、偶然组合的图形，——在这一总体中，唯有这一点似乎还表示了某种涵义，好像整个虚无的、难以把握的忧郁思想都在这上面体现出来；——人们的眼睛终于不由自主地盯住那儿。

他，扬恩，随着他灵活的眼珠逐渐习惯外面的黑暗，便愈加注意观察天空中这唯一的花纹；这花纹颇像一个伸着双臂往下沉的人形。现在他已开始看见那形象，仿佛觉得那真是一个人影，由于来自远处，便愈来愈长大，变得庞大无比。

随后，在他同时飘浮着模糊梦境和原始信仰的想象中，这哀伤的人影从黑暗的天边坍下，渐渐和对他那死去的兄弟的回忆混在一起，好像是死者最后的显形。

〔法国〕 洛蒂《冰岛渔夫》P.109—11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海 潮

紧挨着小径有一条潮水线，那里有马尾藻、枯萎的慈菇和乱石，与这条线相平行的，还有许多过去留下的潮水线，因为每一次大潮水下落以后，总要留下一条长长的痕迹，一条让人留念的印记，它体现了大海在冬天所显示的力量，或者说，大海在冬天的盛怒。每次潮水卷上来的东西都不同，这一次可能把冲洗成白色的海底植物连根卷到岸上，另一次则把软木和一个砸碎了的兔子窝推了上来。那里有一团一团的海藻、贝壳、撕碎了的鱼网和像古怪的女人长裙似的暗褐色植物。我的姐姐和手风琴手走过这些东西向半岛而去。他们并不上坝到“浅滩一瞥”酒店去，而是在海边走着，现在手牵着手，他们的脸颊灼热，飞溅的浪花不断落在他们身上。半岛平坦地伸向北海的地方，可看到泛泡沫的浪峰，就像一层羊毛；海浪从黑色的远方滚滚而来，在浅滩上撞得粉碎，它像野火一般，泛着泡沫，忽上忽下，不断发出哗哗的声响。

〔联邦德国〕 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P.4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天，潮水很大，海边白浪翻滚。巴哈蒂和姆瓦朱马并肩漫步在松软的海滩上，海浪在她俩的脚下跳跃、追逐，一层接一层舐着沙岸，然后轻盈地向四处飞溅。

她俩不知不觉来到了海湾。海滩从这儿拐弯一直通向大约三英里外的大礁石。那块陡峭的礁石延伸到海里，低处常为那些寻

找僻静的人们所喜欢。礁石尾部是人们视力能够达到的最后的一块陆地。站在那里，纵目眺望：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滚滚的波涛在烈日的照射下炯炯发光……汹涌的波涛拍击着礁石，发出震耳的轰鸣巨响，像是要把整个大地吞噬掉。海风强劲，但在太阳光的沐浴下，她们感到热烘烘的。四周是飞溅的雪白的浪花，她们坐在礁顶上，仿佛乘着远洋轮在海上旅行，十分惬意。

〔坦桑尼亚〕穆·苏·穆罕默德《渴——坦桑尼亚小说选·渴》
P.73—7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海 涛

午后半晌，越来越黑的海平线上出现了一排白帆，它们宛如不安宁的浪花，忽而高高隆起，忽而隐没。

渔船像是跑散了的受惊的羊群，渐渐地驶近了。它们被青紫色的浪涛冲击着，被猛兽般吼叫的狂风追赶着。大海好像是在寻欢作乐，每一次风浪，如果不扯下一张白帆，不折断一节桅杆或拔除一个舵轮，就仿佛不罢休似的；有时甚至隆起一座浅绿色的波峰，把船打翻，一口吞噬。

〔西班牙〕伊巴涅斯《五月花》P.2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大海在他脚下掀起阵阵波浪，灯上的透光镜把一道巨大的三角形亮光投射在漆黑的茫茫海面上。除此之外，老人的眼睛还投向那完全黑暗的神秘而又令人畏怯的远方，但那远处的黑暗仿佛在朝着光亮奔近前来。长长的浪头接二连三地从黑暗中滚滚而来，咆哮着，一直扑向岛脚。这时候，可以看见泡沫四溅的浪脊，在灯光中闪烁出玫瑰色的光彩，上下起伏。潮水越涨越高，把沙滩都淹没了。海洋的神秘的话语声清晰可闻，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有时像大炮的轰鸣，有时又像森林在呼啸，有时又像远处的人声鼎沸，有时又是一片寂静。随后老人的耳朵里又

听到了几声叹息，几声抽泣，接着便是一片令人胆颤心惊的咆哮声。海风终于把浓雾吹散了，但却带来了许多破碎的乌云，又把月亮遮住了。西风越刮越烈，巨浪汹涌，冲击着灯塔下的石基，浪花直达灯塔的墙基。暴风雨正在远方大逞威风。在那黑暗的波涛翻滚的海面上，有几点绿色的灯光正在船桅杆上闪耀，这些绿色的光点忽上忽下地飘动着，忽左忽右地摆晃着。

〔波兰〕显克微支《灯塔看守》选自《第三个女人》P.138，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波 涛

沉重的波涛拍打着海岸。潮湿的大雪片儿扑向树丛和野草，那些没有被峻峭的悬崖挡住的雪花在空中凝成冰珠，在风暴的前面追逐着。

海水澎湃着。整个天空形成了一个深灰色的大旋涡，巨大的海浪在天空下面咆哮着。那情形就好像一个深渊正在倾倒入它那永不涸竭的寒冷和罪恶的洪流似的。它从那深不可测的大洋里无尽无休地向上涌着，密密层层地向前冲击，而且像地狱里的烈火那样地向前喷卷。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4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惊 涛

一个人落在海里了！

有什么要紧！船是不会停的。风刮着，这条阴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过去了。

那个人灭了顶，随后又出现，忽沉忽浮，漂在水面，他叫

喊，扬手，却没有人听见他的喊声。船呢，在飓风里飘荡不定，人们正忙于操作，海员们和旅客们，对于那个落水的人，甚至连一眼也不再望了；他那个可怜的头只是苍海中的一粟而已。

他在深处发出了悲惨的呼号。那条驶去的帆船，简直是一个鬼影！他望着它，发狂似地望着它。它愈去愈远，船影渐淡，船身也渐小了。刚才他还在那船上，是船员中的一员，和其余的人一道在甲板上忽来忽往，他有他的一份空气和阳光，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出了什么事情呢？他滑了一跤，掉了下去，这就完了。

他被困在惊涛骇浪当中。他的脚只能踏着虚空，只能往下沉。迎风崩裂的波涛狠狠地包围着他，波峰波谷带着他辗转上下，一缕缕的白练飞腾在他的头上，一阵阵的狂澜向他喷唾，巨浪的口吞没了他殆半；他每次下沉，都隐约看见那黑暗的深渊，一些未曾见过的奇怪植物捉住他，缠着他的脚，把他拉向它们那里去；他觉得自己也成了旋涡，也成了泡沫的一部分，波涛把他往复抛掷；他喝着苦汁；无情的海水前赴后继，定要把他淹没，浩瀚的泽国拿着他的垂死挣扎来取乐。好像这里的水对他全怀着仇恨。

但是他仍旧挣扎，尽力保卫自己，他振奋精神，努力泅泳。他微弱的气力立刻告竭了，仍旧和无边无际的波涛奋斗。

船到哪里去了？在前面。在水天相接，惨淡无光的地方，仿佛还隐约可辨。

狂风在吼，无穷的浪花在向他猛扑。他抬起眼睛，只见行云的灰暗色。他气息奄奄地目击浩海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已经把他置于绝地了。他听见一片从未听过的怪声，仿佛是从世外、从不知何处恐怖的国度里飞来的。

在云里有许多飞鸟，如同在人生祸患的上面有许多天使。但是它们和他有什么相干呢？它们飞、鸣、翱翔；至于他，他呼号待毙。

他觉得自己同时被两种广大无边的东西所掩没：海和天，一

一个是墓穴，一个是殓衣。

黑夜来了，他已经泅泳了几个钟头，气力使尽了；那条船，那条载着一些人的远远的船，已经不见了。他孤伶伶陷在那可怕的，笼罩在暮色中的深渊里，他往下沉，他挣扎，他扭动身体，在他的底下他觉得有些目不能见的渺茫的怪物。他号着。

人全不在了。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他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不停地喊着。

水边也没有一点东西，天空也没有一点东西。

他哀求空际，波涛，海藻，礁石；它们都充耳不闻。他央求暴风；坚强的暴风只服从太空的号令。

在他四周的是夜色，暮霭，寂寥，奔腾放逐的骚乱，起伏不停的怒涛。他的身体中只有恐怖和疲惫。他的脚下只有一片虚空。没有立足的地方。他想到他的尸体漂泊在那无限凄凉的幽冥里。无底的寒泉使他僵直。他的手拘挛，握着的是虚空。风，云，旋流，狂飙，无用的群星！怎样办呵？那失望的人只得听从命运摆布了，穷于应付的人往往坐以待毙，他只得听其自然，任其飘荡不再抵抗了；看呵，他从此滚在灭亡的阴惨深渊里了。

呵，人类社会的历久不变的行程！途中多少人和灵魂要丧失！人类社会是那些被法律抛弃了的一切人的海洋！那里最惨的是没有援助！呵，这是精神的死亡！

海，就是冷酷无情的法律抛掷它的牺牲品的总渊薮。海，就是无边的苦难。

漂在那深渊里的心灵可以变成尸体，将来谁使它复活呢？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一），P.117~1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恶浪

风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它不但可怕，而且可憎可怖。大海

的翻腾一直达到了天穹。密云到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它似乎为所欲为，它施加压力，使波涛暴怒，它自身却保持不祥的镇静。下面是发狂，上面是发怒。满天都在吹气，整个大海成了泡沫，这就是风的权力。飓风是司命的神，他被自己的凶恶弄沉醉了、糊涂了，它变成了旋风。这是盲目的在制造黑夜。有的风暴发了狂，疯疯癫癫爬上了天穹的脑顶。天穹也张皇失措，只好暗暗的用雷鸣来回答。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这真是最凶恶的时刻。对礁石的蹂躏已经无以复加。一切风暴都有它神秘的去向，可是在这时候却迷失了方向。这是风暴的恶劣地带。在这种时刻，多马·弗列尔说，“风就是一个疯子”。也说正是在这些时刻，风暴里发出大量的闪电，皮丁顿把它叫做“瀑布式的闪电”。也正是在这些时候，在最黑的密云里，出现了一圈的蓝光，古代西班牙的航海人把它叫做“飓风眼（el ojo de la tempestad）”，除了假想它是来窥探宇宙恐怖的情形之外，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这可怕的眼睛正向下界觑着吉利亚特。

吉利亚特，在他那一方面，现在也抬起头来望着密云。他每次用斧头砍一下，总威严屹立。他似乎太失望了，因而更加自豪。他会绝望吗？不会的。在海洋登峰造极的冲动面前，他又谨慎，又勇敢。他只把脚站在破船上坚实的地方。他拿性命来冒险，却又在拯救自己；因为他的决心也达到了最高点。他的精力增加了十倍。他被他的大胆燃烧着。他一斧一斧地劈下去，响亮得好像在挑战一般，好像他已经赢得了风暴所丧失的明智。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交锋！一方面是不可屈服的意志，一方面是消耗不尽的能力。这是一场争夺式的搏斗。可怕的黑云在无涯的天上塑造出哥尔拱的面具，把一切可能的最恐怖的形象一齐显现出来。雨从海里来，浪在云中滚，风的幽灵在打旋，形形色色的天象时隐时现；在这光怪陆离的变幻之后，黑暗更加可怕了；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洪流——一片沸腾的大海——之外，什么全看不见了；挟带着冰雹的，灰暗的，褴褛的云堆，像害了旋转、蜷曲的癫狂病；空中有一种奇怪的响声，像干豌豆在筛子里被摇簸

的响声。弗打二观察过的反复电流，在云与云之间爆炸，可怕的雷霆连续不断，闪电在吉利亚特的身边闪烁。海洋面对着他就像是惊呆了，他在那摇摆不定的破船上走来走去，甲板在他的脚下震动，他一手执大斧，又砍，又劈，又削，又捶，在电光照耀下，他面色苍白，长发飘扬，赤着脚，衣服褴褛，满脸泡沫，在大雷雨的渣滓中，显得威严伟大。

对着疯狂的暴力，只有机智才能抵抗。吉利亚特胜利的原因全在于机智。他的目的是要使破船的脱节部分整个落下去。因此，他削弱那些破裂的部分，却不完全把它们砍断，还留下一些细小的联系支持悬空的一部分，他忽然住手，高举斧头，因为手术已经结束。整个的一块，哗啦一声跌下去了。

〔法国〕雨果《海上劳工》P. 328—329，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狂 涛

一声霹雳发出了信号，天顶上苍白的窗口忽然闭合；一阵倾盆豪雨倾泻下来；跟着，除了在闪电进射的地点外，一切都成了黑暗。袭击已经到来了。

在一个接一个闪电照耀下，可以看见一阵凶猛的狂涛，从东方人岩那边涌起来。那像是一个庞大的玻璃滚筒，没有泡沫，青绿色，横扫整个的海面，向防浪堤滚来。越来得近，越变得大，像一个奇特的极大的圆柱在海里滚动。同时雷声把他的耳朵震得快要聋了。

大波打击着人岩，碰碎成了两部，然后超越过去。这些被打碎的浪，又汇成一座水山，不再像以前那成横队前进，而是垂直地向防浪堤冲来。这波涛的形式真像一根大梁。

这只带头羊扑到防浪堤上，冲突发出怒吼声。一切都淹没在翻腾的泡沫里。

凡是没有亲身看见过的人，绝不能够想像海水演成的“雪崩”现象，在茫茫的雪花般的泡沫下，海水吞没了许多高达一百多英尺的岩石。例如格尔伦斯的大安德乐和吉尔斯的高峰。在马达加斯加岛的圣玛丽，海浪竟跳过坦坦格海角。

在一段时间里，海水淹没了一切。除了愤怒的如山的恶浪，一望无涯的泡沫，像从坟墓里吹出来的一片白色的裹尸布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怒吼的风声水声中，蹂躏的工作正在进行。

泡沫散开了，吉利亚特还站立在那里。

栅栏坚固得很，没有一根链子折断，没有一颗钉子打脱。这栅栏在这样的考验下，表现出防浪堤的两个重要的性质：它柔弱得像篱笆，坚实得像墙壁。波涛冲击在那上面，被分散成为骤雨点子。

一条带泡沫的洪流滑进弯弯曲曲的岩峡，到了单桅船，力量消散，已经安静了。

把锁链套在疯狂的海洋身上的人，没有休息。

幸而风暴犹豫了一会儿。波涛重新凶猛攻击着礁石的侧面。这是重演以前的情节。吉利亚特利用了这个机会，完成了他的第二道堤防。

一整天就在这样的辛苦中过完。风暴对礁石的侧面接连的攻击，发出悲惨的响声。云雾中的火和水的尸骨，不断地、没完没了地倾泻下来，高低起伏，像一条龙的扭曲一样。

黑夜来了，它并不比白天更黑，因为人早已看不清楚什么了。

可是，并不是完全漆黑。被闪电断续照耀着的风暴若隐若现。一片雪白，随即又是一片漆黑。忽然间出现鬼魂的形影，忽然间又回复了黑暗。

一条发磷光的带，染着北极光的红晕，像鬼火般出现在黑云的背景上，由此一切都染上了病人的苍白脸，并使得雨丝发出了银光。

这些微弱的光，帮助了吉利亚特，指引着他做工。他有一次转身对闪电说：“给我掌好灯吧。”

借着这不停的微光，他加高了后面的堤防，比前一道更高，这防浪堤差不多快要完成了。当他正要系一只坚固的铁缆到那最后的一根梁上去的时候，一阵大风直向他的脸刮来，逼得他抬起了头。风涌进了峡谷。风向忽然转向东北。朝着峡谷的东面进口的突击又开始了。吉利亚特举眼向天边张望。防浪堤将再接受打击。另外一座水山又快要涌向前来了。

这一群波浪被猛烈地震碎，第二群又跟着涌来，跟着一群、一群、又一群，第五第六群差不多同时间并进，最后是一阵特别可怕的浪头。

这最后一座浪山，聚集了全部的力量，像一个说不出是什么的活着的生物。在那透明的臃肿里，不难想象得出一些有鳍有鳃没有听觉的精怪。它扑在两座栅栏上，被击成粉碎。真像在岩石上和木栅上压碎了一条庞大的九头蛇。波涛在粉碎的时候还在蹂躏，它紧附在它的牺牲品的身上，还死死地咬着不放，使礁石的基脚都受了震撼。波涛在怒吼里混有野兽的嚎叫。水沫象是列费亚桑吐出的唾液，如喷泉一般。

浪潮退去，立刻现出一片破坏的凄惨的景象。最后一次攻击不是没有作用的。防浪堤这次受了损失。一条又长又重的梁从第一道堤防上被打下来，从第二道栅栏上飞过，凶猛地摔在突出的岩石上，吉利亚特前一会儿还站立在那里。侥幸他不曾再上去，否则，一定立刻被打死了。

〔法国〕雨果《海上劳工》P. 319—321，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航 行

这真是一个茫茫大海，无岸无边。海是深蓝色的，天空是灰白色的。风浪很大，那远处的浪花好像在天空上翻滚着。船身在沙沙的水声中颠簸得很厉害，仿佛它每前进一步，都要花很大的

气力。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 410,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5月
北京新1版。

我在轮船甲板上静候黎明的到来。我父亲因为长时间晕船，现在睡下了。

轮船在海面留下一条巨大的白色航迹；汽轮机在机舱里隆隆作响，烟囱不断喷出一团团火星。

黎明时海面上升起的雾霭，形成数米高的一重灰幕。岸上长长的一排灯光闪烁，不时倒映在铁青色的海面上。海鸥和海燕在雾霭间发出凄厉的叫声，在泛着泡沫的浪尖上嬉戏，然后振翅飞翔得无影无踪。

我呼吸了一小时清新空气，然后到下面的客舱去看看父亲的情况如何。

.....

我又到了甲板上。雾散了。海岸伸进海中，形成一个岬角，上面还有个村子。村子黑糊糊的，村上有座高塔，矗立在淡淡的晨雾里。这段海岸过去之后，接着是光溜溜的灰色峭壁，峭壁脚下，乱石像浅黑色的怪物，一动不动地堆在水里，海浪打上去碎成了泡沫；大海是无色的，与同样无色的天空融成了一体。

轮船转变航向，开始靠岸航行；船左右摇摆，船上的电灯剧烈晃动。没过多久，海水变平静了，轮船平稳地往前航行，一点儿也不摇摆了。

现在轮船经过的地方是平坦的沙岸，沙岸尽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灯塔。前方有条河流过一处沙滩，其河口隐约可辨。

后来，泰晤士河口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是一个海湾，但只能看到像是一条细线的河岸。

天已破晓时，我们开始溯泰晤士河而上了。在灰暗的天幕底下，铅灰色的泰晤士河渐渐展现出那宽阔的河面。远处的河岸上晨雾迷漫，还分辨不清哪里是树，哪里是房舍。黑糊糊的巨轮一

艘跟着一艘，低沉的汽笛声起伏彼起。

我们的轮船越往前开，河上的一行行轮船就显得越密集，两岸也越来越窄。开始看得出来房舍、高楼、布满大树的公园；灰色的小村庄、用简便栅栏分隔开的长方形草地、运动场的指示牌也隐约可辨。在绿油油的田野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紫色道路向前延伸，消失在远方。

我们的轮船驶过几个滨河的村镇。河道弯弯曲曲，造成一种奇景：一长列轮船看来像是在房舍与树木之间冒着烟向前航行。

泰晤士河更窄了，天色渐明，两岸的景物显得更清晰了，仍然有许多轮船在行驶。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19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他们又回到了浩淼的大洋。

他们一直以全速行驶；这边的海水比较暖，而且表面有红色的斑纹，有时候，行船带起的浪沫竟有血一般的颜色。他几乎整天呆在他的桅楼上，自个儿低声唱着“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以便忆起他的老大哥扬恩、冰岛和逝去的美好日子。

有时候，在那布满海市蜃楼的远景上，会出现一种色调奇异的山峦。尽管遥远而且模糊，但所有驾船者无疑都认识这是些突出在陆地上的岬角，是世界大通道上永恒的路标。但他是个桅樯兵，像一件东西似地被运载着航行，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那无垠的海面的距离与广度。

他只知道那可怕的远距离一直在增加；他从高处瞧着那隆隆作响的、迅速在船后逝去的航迹，计算着这日夜不曾减缓的速度已继续了多久，便对这一点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下面，在甲板上，大群的人挤在天篷下的阴凉处，困难地喘着气。水、空气、光线，都具有一种沉闷的、难以忍受的光辉；这些东西的永恒欢乐，似乎是对人类，对这些生命短促的有机体的嘲讽。

……有一次，在他的桅楼上，一群从未见过的小鸟引起了他的

的兴趣，它们像一大团被风卷起的黑色尘土，落到了船上，它们任凭人们抓住，抚弄，再也飞不动了。所有的桅樯兵肩上都有这样的小鸟。

不多一会儿，最疲乏的鸟儿开始死去。

……这些小小的鸟儿，在红海可怕的阳光照射下，在桅樯上，舷窗上，成千地死亡。

它们是从沙漠的那一边，被暴风驱赶着飞到这儿来的。因为害怕落入这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大海，它们在最后这段筋疲力尽的飞行中，便扑向这只经过的航船。在利比亚某个遥远的地方，它们这个种族由于感情丰富而大量繁殖。它们繁殖无度，以致多得在当地容纳不下；于是那盲目的无灵魂的大自然母亲，便一阵风将这些过剩的小鸟赶走，犹如过去对待一代人类那样无情。

它们全部死在船上灼热的铁板上，甲板上撒满它们小小的尸体，而昨天这些肉体里还跳动着生命、歌唱和爱情。……西尔维斯特和其他桅樯兵把它们拾起来，拾起这些羽毛被溅湿的、黑色的小东西；他们带着怜悯的神情把它们发蓝的小翅膀摊在手掌上，——然后用扫帚将它们扫进浩瀚无边的大海……

接着又飞过一些蝗群，摩西的蝗虫的子孙，船都被它们盖满了。

然后，他们又在看不见任何生物的——除了偶尔有些鱼儿掠过水面——恒久不变的碧蓝的大海中航行了几天……

〔法国〕洛蒂《冰岛渔夫》P.73—75，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港 湾

“海湾上空阳光普照，海面上浮动着停泊的船舶和向前慢移的帆船和划子，闪烁着令人愉快的暖洋洋的光焰。微风使电报局附近一片橡树林的逐渐枯萎的树叶发出飒飒的声响，徐徐鼓起林立的船帆，拂起层层微波。塞瓦斯托波尔依然如故，那里有未完

工的教堂、圆柱、堤岸、蜿蜒在山上的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以及图书馆幽雅的大楼，那里还有布满桅杆的浅蓝色小海湾，美丽如画、高低起伏的输水管道，”托尔斯泰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就是这样描写这个风景独特的城市的，这个城市是俄国濒临黑海的最好的一个港口，它有一个很大的天然海湾。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1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巴希尔拉开了窗帘。窗外是阿尔及尔的港湾，那里每天晚上都出现同一幕情景。自艾尔-比亚尔高地，可以鸟瞰阿尔及尔全貌；极目远望，是水天相接的马提夫角，天晴时甚至能够瞥见蓝色的朱尔朱拉山峰。春天里，一般是晚上七点拉上窗帘。在远山帷幕的衬托下，灯火星星点点地闪耀，先是在松林、橄榄林里，在摩天大楼和红瓦房上；接着，灯火变得密集了，闪闪烁烁，彼此相接，有的地方如鲜花绽放，然后又向别处扩展；终于，四面八方都迸出了灯火，映照在远山的帷幕上面。一簇簇灯光将山景溶成了茫茫一片；灯火镶嵌在宝石匣一般的夜色里，就格外显出了景物的珠光宝气。

在稍近处的下方，一串串微光不断眨着眼睛，消失在分外昏黑的海岸线上。从马提夫角射出的探照灯光，始终围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中心；那白色的光束，跳着节奏单调、缓慢的舞，不一会儿就疲倦了。每次照射之后，余下的黑夜透出一股彻骨的寒意，向那暂时还醒着的小小孤岛袭来。

沿海岸线，浮动着一串秩序井然的橘黄色灯光，时行时止地接近阿尔及尔市区。灯光连绵不绝，每到星期日，可以延续二小时之久。那是周末的游人从森林区兴尽归来。

〔阿尔及利亚〕穆鲁德·玛梅利《鸦片与大棒》P.3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海 岛

霞岛是一座奇特的宝岛。岛的东、西两端，袒露着一层层乳白色、米黄色、浅褐色的花岗岩和云母片岩。在朝霞的辉映下，远望，天上飞霞，岛上生霞，浑为一体，富于浓厚的神秘色彩；近看，一层层外露的云母矿苗，晶莹剔透，银光闪烁，十分绚丽动人。岛上满山满岗，密布热带灌木丛，盛产白藤、红豆、仙人桃和中草药，一年四季，郁郁苍苍。岛北壑下，一弯天然渔港，是渔汛期渔船、渔轮聚集的地方。清澈的海水，托衬着水产收购站和供销合作社的高大库房，衬托着层层叠叠社员们新建的花岗石渔楼，真是一派富饶景象。解放前，由于它靠近深海的鲨鱼口海域，风大，涌高，浪险，曾得名“浪飞山”。解放后，军民一起建岛、守岛，斗争如火如荼，胜似殷红的朝霞，所以大家便豪情满怀地把它改名为“霞岛”。

〔中国〕周肖《霞岛》P.5，解放军文艺社1974年版。

啊，看见了！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小岛竟是由从海底深渊突起的礁群构成的，怪石林立，杂树丛生，果真如同一条巨蟒，盘踞在海里。船越前行，它就越显得高大、狰狞！高昂的岛尖极像露出水面的蟒头，呈半圆形的岛身好似蜷曲着的蟒体；层层相迭着的裸岩，披着由褐色的牡蛎和藤壶织成的“大氅”，多像蟒身上的鳞片？稠密的灌木从海边沿山崖攀附而上，直至岛的最顶端，它们将犬牙交错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山缝里或嵯峨奇丽的怪石中，以此抵御着海风的侵袭。无数海岛，在树丛间飞舞、盘旋，乍看像是一股股涡流，在岛上流淌。岛的四周，遍布着礁石群，有的露出水面，有的隐在水下，附生在上面的牡蛎，使这些礁石变成了一个难看的棘状物，使人不由地联想起那些受龙王派遣前来截杀大蟒的“虾兵”们！

〔中国〕岳长贵、李述宽《贼船》P.140，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我们的轮船一直在行驶，昨晚停泊过的海湾已经消失了。我们沿着悬崖绝壁慢慢地行进着。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岸岩层，由于受到翻腾着白沫的海浪的侵蚀，变得十分峻峭，耸入云霄。悬崖呈现出一层层的红棕色、黄中带灰等各种颜色，像一块切开的蛋糕。悬崖顶上可以看到绿油油的芳草，还有像要倒塌下来的古老墙垣。悬崖一连伸展好几英里后，海岛的表面形状开始变了。从海岛内地圆圆的、青草丛生的岗峦和小丘处，布满石块的田野绵延不断，直到海边。但是，浪花拍击的海岸附近长不出绿茵茵的青草，因为海岛四周一片乱七八糟的黑色熔岩，像围墙般地将海岛团团围住。唯有一个地方，展现出阳光普照的广阔海滩，冲着我们笑逐颜开。整个海岛的景色真是千娇百媚，令人神往。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复活节岛的秘密》P.36，地质出版社1983年版。

克莱德港湾里的小岛星罗棋布，如今有无数冒着浓烟的轮船每天往来行驶，要去岛上极其便利，可是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里却是人迹不到之处。岛上的风景非常秀丽多姿。阿戎岛或阿尔派因岛山形巍峨葳蕤，镡特岛树木葱茏，肯姆白瑞司群岛则和两者不同，是一片平坦，碧草如茵，没有树木。这些小岛环列在港湾的外口形成一条锁链，岛与岛之间隔着大片的海水。罗森尼兹是个较小的岛屿，它的位置处于港湾的上游，面对陆地的西岸，靠近盖厄湖的出口，离长湖和圣湖也不远，这两个湖从西部高地的山区环绕过来，和克莱德的河口连成一片，倾泻入海。

苏格兰春季的凛冽寒风吹得草木难以生长，但吹不到这些岛上来；除了阿戎岛高耸的地形以外，这些岛都受不到大西洋上风暴的侵袭，因为有陆地环抱着它们，爱厄郡的海岸从西面予以保障。因此，在这个福地洞天里，垂杨柳、白桦树以及其他早发嫩芽的、枝叶下垂的的树木，比我们东部地区长得茂盛得多。这里的气候温和，据说也适合于患肺病的人在此休养。

罗森尼兹岛的风景是如此美丽动人，所以亚盖尔家族上代的

伯爵们、公爵们看中这个地方选它为休憩之地。起初他们建造了便于渔猎的临时住外，随后逐渐改善扩大，最后成为一座堂皇的别墅。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495—49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轮火红的太阳从海面冉冉升起，金光四射，光束中映照道道阴影，恰似一把巨大的扇面。在愈益明亮的阳光照耀下，堆堆礁石——仿佛就是朦胧中依稀可见的黑色斑斑点点——逐渐显露出各种光怪陆离的形影。水面上，有的礁石看上去温顺而柔和，像是悠闲自得睡至天明的鲸鱼；有些礁石又像刀削斧劈鲜红一片，宛似岩石的内脏在滴血；还有的礁石、阶梯分明，直入海中，犹如一座宽大的石阶，那汹涌澎湃的海浪欲冲刷其顶端而不达，便绝望地退却，化为阵阵泡沫；另有些礁石像被黑而油亮的海水舐得油光铮亮，微微泛红，好似刚出炉的一堆紫铜；更有些礁石，其斜坡宛如堞形，好像一堵已拆毁了瞭望塔的断墙残垣，又像是一座哥特式尖顶的钟楼，使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这些是在遥远的年代被遗弃在海上的寺庙。

〔委内瑞拉〕罗·加列戈斯《显灵节》《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155，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走过田野和堤坝，他们看到一个个郁郁葱葱的小岛，海水在小岛之间流过。绿茵茵的草皮覆盖的小山一直延伸到海边沙丘，大群的风头麦鸡、海鸥和海燕，有的一动不动，它们的身体使小岛全变白了；有的成千上万，在空中飞来飞去。地上到处是鸟窝，乌兰斯匹格弯身去拾鸟蛋，看见一只海鸥朝他飞过来，还叫了一声。这声叫唤引来了一百多只海鸥，它们不安地叫唤，在他头上和附近鸟巢上空盘旋，但是不敢靠近他。

〔比利时〕夏尔·德·高斯特《乌兰斯匹格传奇》P.635，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十九、江 河

小 河

桥下小河阔可五丈，也就是赖家桥下的那条小河——这河同乡下人一样是没有名字的。河水并不清洁，有时完全是泥水，但奇异的是，小河经过高滩桥后，河床纯是一片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顿然显得清洁了起来。

更奇异的是，岩石的河床过桥可有千步左右突然斩切地断折，上层的河床和下层相差至四五丈。河水由四五丈高的上层，形成抛物线倾泻而下，飞沫四溅，惊雷远震，在水大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壮观，这便是所谓飞雪崖了。

到了高滩桥，大抵是沿着河的左岸再走到这飞雪崖。岸侧有曲折的小径走下水边，几条飞奔的瀑布，一个沸腾着的深潭，两岸及溪中巨石磊磊，嶙峋历落，可供人伫立眺望。唯伫立过久，水沫湿衣，虽烈日当空，亦犹霪雨其蒙也。

河床断面并不整齐，靠近左岸处有岩石突出，颇类龙头，水量遍汇于此，为岩头析裂，分崩而下，譬之龙涎，特过猛烈。断床之下及左侧岩岸均洼入成一大岩穴，俨如整个河流乃一宏大爬虫，张其巨口。口中乱石如齿，沿绕齿床，可潜过水帘渡至彼岸，苔多石滑，真如在活物口中潜行，稍一不慎，便至失足。

〔中国〕郭沫若《飞雪崖》，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11—3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多伦村南面的小河，对多伦村的阿拉特有如生命一样重要。

人喝它的水，牲口饮它的水，女人洗衣服也用它的水。那些开始和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少女们，常常偷偷跑到一丛柳树里，坐在河边的石板上，浣洗自己美丽的长发，并对着河水里的倩影含羞地微笑，……这条可爱的小河，从来没有辜负多伦村的阿拉特对它的钟爱。每到春天，它就开始欢快地唱起歌来，招引大群的人和大群的牲畜。但今年却像和谁赌气一样，从开化那天开始，它的水就一天天减少，现在早已没有了原来的婀娜的丰姿。河床里，大部分河水干掉了，河底的淤泥龟裂成一片一片的，每一片的不规则的边都朝上翘着。只有几处原来较深的地方还残存一汪死水，在强烈的阳光烘烤下，懒洋洋地趴着，不断地萎缩着身体。

〔中国〕姜兆文《王爷的末日》P.410，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河 水

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晃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

〔中国〕茅盾《春蚕》，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2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桥下的河水，尤清洁可鉴。它那喃喃的流动声，似在低诉那宇宙的永久秘密。

下午，一片斜晖，映照河面，有如将河水镀了一层黄金。一群白鸭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头做向导，最后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镀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鸭子分成二

路，无数软弱的波纹向左右展开，展开，展开，展到河边的小草里，展到河边的石子上，展到河边的泥里。

〔中国〕徐蔚南《山阴道上》，选自《散文选》第一册P.675，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在距离村子半里路的地方，顿河的左面有一处深潭；春天的河水退落的时候，春水就汹涌地注满这个深潭。这个深潭附近的河岸上还有几股泉水往外喷射——因此这里整个冬天都不结冰，形成了一个温暖的绿色的、宽大的、半圆形的冰窟窿，所以穿过顿河的道路就要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个深潭，往旁边绕一个很大的弯子。春天里，退落的河水的奔腾的水流经过深潭又退回顿河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漩涡旋转着，河水怒吼着，形成了上下翻滚的水流，冲刷着河底；整个的夏天，鲤鱼就藏在许多沙绳深的水底，有时候往离深潭很近的、从河岸上倒在水里的枯树丛里钻去。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河 滩

顿河从风平浪静的深潭慢慢地变成了浅滩。水流像乱头发一样在浅滩上盘旋。顿河摇摇晃晃地往前流去，河水静静地、不慌不忙地往外泛滥着。黑鱼成群结队地蛰伏在坚硬的泥沙河底上；鲟鱼夜间就跑到浅滩上来打食，鲤鱼在沿岸的绿色污泥里翻腾；小白鱼和鲈鱼追逐着大白鱼，鲢鱼在贝壳堆里面乱钻；有时候鲢鱼搅起绿色的浪花，在月亮升到当空的时候浮出水面来，划动着金光闪闪的尾鳍，可是刚一露面就又把长着胡子的大脑袋扎进贝壳堆里去乱翻，想在黎明以前，在光秃秃的黑色树根里昏昏沉沉地睡上一会儿。

但是在河床狭窄、河水不能自由奔腾的地方，顿河就把河底冲成深沟，发出喘不过气来的吼叫声，像万马奔腾一样，追逐着冒着白色泡沫的波浪。在突出的山崖后面，水流在深坑地方变成了旋涡。那里的水转着可怕的、使人晕眩的圈子：叫人看也不敢看。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182—11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河 流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

〔中国〕鲁迅《社戏》，选自《呐喊》P.1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我们三个人依然凝望着几乎没有色彩的雾气弥漫的景色。近看呈黄色的河流，远远望去像是灰色的。天色正在放晴；空气里可以闻到一股潮湿和刺鼻的煤烟味道。我们走过滑铁卢桥。想继续到右岸去走走，然而我们终于看见那边没有码头；仓库就建在河岸边，那里有斜坡状的卸货场，伸着长臂和外观奇幻的吊车。

这些高高的吊车显得很神秘，有些带有可以旋转的机工操纵室；这些装卸码头都安装在打在河底的大桩上；大包货物从卸货场的斜坡，一直滑到半陷在泰晤士河淤泥里的黑色大驳船上去；大车由一些动作迟缓的马匹拉着。在烟雾和潮气里，这一切都显得威严、壮观，用伊图里奥斯的话说，令人赞叹之至。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2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可是不久他们看惯了这些东西，恐惧自然消除，这时他们立即觉得这趟旅行简直是个光荣的冒险，是到神奇的世界里面去游历了一番，是实现了他们顶美妙的梦想。他们坐在舵楼投到上层甲板的阴影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眺望着那一片在日光下闪闪发光的、曲曲弯弯的河水。有时这只船跟湍急的中流搏斗，河水两旁是一片草木青葱的世界，看上去仿佛就在目前，实际上却离得很远。有时，它驶入狭窄的岬角，在那里只有一滩死水和推波助澜的涡流，于是它紧贴着河岸前进，使岸上密密丛丛的垂柳不住地扫拂着甲板，弄得树叶落了一船。离开这些狭窄的“岬角”，它每走五英里就驶过大河，避开太曲折的“河湾”，躲过汹涌的急流，有时它驶入中流，沿着一片高高的“悬崖绝壁”似的沙洲前进，有时它顺着沙洲往前走的太远，往往就碰到沙洲尽头的浅滩。——再到这种时候，这艘聪明机警的轮船怎样也不肯在这儿搁浅，反而像是“辨明”了沙洲的位置，看看到了危急的时候，船头飞溅的浪花顿时就不见了，跟着就有一个巨大的没有泡沫的浪头滚了过来，随后又从船身底下滚了过去，这时它拼命歪到一边去，然后猛的一闪，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野马似的，闪过了沙洲，离开了危险地带——要是舵手不等船头冲入对岸就将“船位整好”，他的运气就算不错了。有时它朝着面前铜墙铁壁一般的树林照直开过去，眼看到了跟前，仿佛要一冲而入，突然间面前露出一个小小的裂口来，刚好容它过去，于是它安然离开这里，然后十分吃力地穿过一条“斜沟”，“斜沟”的两旁，一面是岛，一面

是大陆，在它那狭窄的水面上刚刚容得一只船。行驶在这样一条徐缓的溪流中，这艘轮船就像是跑马场上的一匹飞奔急驰的马。

〔美国〕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29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尼罗河由南方流向北方，然后，几乎以九十度的急转弯突然折向，由东向西流去。这里河宽水深，河中央有许多小岛，成群的白色水鸟在上空盘旋滑翔，河两岸耸立着茂密的枣椰树林，沟渠纵横交错，随处都可以发现抽水机，男人们光着膀子、穿着长裤，砍柴或耕耘，当轮船像一座浮在水面上的碉堡驶过他们的面前时，他们便抬起身子张望片刻，然后又继续干他们的活计。轮船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到达这里，每周一次，它从映在水中的枣椰树的倒影中穿过，泛起的波浪破坏了水中婀娜的美景……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P.5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河 浪

……从窗子往外看，正看泰晤士河。河岸上还没有什么走道儿的，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动开了。岸上的小树刚吐出浅绿的叶子，树梢儿上绕着一层轻雾。太阳光从雾薄的地方射到嫩树叶儿上，一星星的闪着，像刚由水里捞出的小淡绿珠子。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没挂着帆，只有几只小划子挂着白帆，在大船中间忽悠悠的摇动，好像几只要往花儿上落的大白蝴蝶儿。

早潮正往上涨，一滚一滚的浪头都被阳光镶上了一层金鳞：高起来的地方，一拥一拥的把这层金光挤破；这挤碎了的金星儿，往下落的时候，又被后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儿，真白，恰像刚由蒲公英梗子上挤出来的嫩白浆儿。

最远的那只小帆船慢慢的忽悠着走，河浪还是一滚一滚的往

前追，好像这条金龙要把那个小蝴蝶儿赶跑似的。这样赶来赶去，小帆船拐过河湾去了。

〔中国〕老舍《二马》P.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河 畔

北门外，太阳从西边斜照在黄泥河子水面上，水波映出晃眼的光芒。河的两边，长着确青的蒲草。菱角花开了。燕子从水面掠过。长脖老等从河沿飞起，向高空翔去，转一个圈又转回来，停在河沿。河的北面是宽广的田野。一穗二穗早熟的苞米冒出红缨了。向日葵黄烂烂的大花朵，都向着东方。

〔中国〕周立波《暴风骤雨》P.1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一会儿，从北边的挠力河畔，升起四、五柱乳白色的浓烟；转瞬间，冲天的火舌像几支彩色画笔在瓦蓝的天空挥舞着，又宛如疾驰中的红鬃烈马；稍顷，半个天空被烟幕遮住了。干草、榛树燃着了，噼噼啪啪，像是一场万枪齐发的攻坚战斗。乌鸦、野鸡吓得嘎嘎直叫，满天乱飞。熊、狼、狍子四下逃窜。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致呀！

〔中国〕《雁燕岛》P.31，解放军文艺社出版1962年版。

眼望窗外，易北河在我模糊的映像中流过；我闭上双眼，她仍在不停地流；河上铺满了闪着蓝光的浮冰。我不得不目随那条拖船，它用漆皮已经剥落、加挡板的船头把灰色的冰块剪裁成各种样式；我不得不注视那条河流，看它如何洋溢着把冰块冲向岸边，向上挤，哗啦哗啦地向上推，一直推到干枯的芦根丛中，并把它们遗弃在那里。我厌恶地看着一群乌鸦，它们似乎在施塔德有约会一般，一只一只地从韦德尔、从芬肯韦尔德和汉内弗-山特

飞来这里，在我们岛上聚集成群，随后飞上天去，在空中盘旋，直到一阵顺风吹来，把它们送往施塔德。多节的柳树，裹着一层闪亮的薄冰，还蒙上一层干白霜，也使我分心；白色的铁丝网、车间、沙滩边的警告牌、菜地里冻硬的土块——春天，我们在管理员监督下，自己在这里种菜——，所有这一切，甚至太阳，那隔着乳白色窗玻璃而变得灰蒙蒙、投下许多长长的斜影的太阳，都分散我的注意力。

〔联邦德国〕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P.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河 岸

……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中国〕鲁迅《社戏》，选自《呐喊》P.1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天上星星眯着眼睛，大地黑洞洞的只能看出个模糊的轮廓。芦苇河河堤两岸，长满了苦蓬和青草，流萤在芦苇中划着发亮的弧光，闪来闪去。堤坡下面是一洼漫腿高的大豆，咽咽喝足了夜来的露水，爬在大豆茎上振翅争鸣。憩息在河边上的青蛙，不甘寂寞，参加了咽咽队的合唱。突然从堤坡根处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敏感的青蛙感到不祥，个挨个的，带着响声窜入水里。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4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汽车沿着大街奔驰。我们从运河旁开过去。路灯的昏黄光亮，映射在黑乎乎的水面上。水轻轻地拍击着混凝土堤岸。一艘黑色的平底驳船迎面缓缓漂来。它是由一艘小小的轮船拖带的，轮船上装着红绿两色信号灯。拖船甲板上有一只小狗汪汪吠起，接着，一个人举着灯走过去，钻进舱里。船舱闪烁了一下金色的光辉。对岸是西区一排排灯火辉煌的大楼。一座配有大拱门的桥通向这些大楼。汽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顺着这座大楼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这座架在懒洋洋、黑乎乎的水面上的桥梁，宛如一条迸发着火星的彩蛇。

〔德〕雷马克《三伙伴》P.465，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们出门时，还能模糊地看清人脸，而走到出萤火虫的小河边时，天色一下子暗起来了。说是条小河，不过是比田野中的沟渠稍宽的普通一条支流，两岸全都是狗尾巴草类的杂草，又高又密，生长茂盛，把小河的水面都遮盖得几乎看不见了，只是最初走出百多米处有座土桥，才知道这里还有条小河……萤火虫这玩艺儿既怕人声又怕见灯光，打老远他们就捻灭了手电，不出声儿悄悄向河边走去。……大家一直钻进河边的草丛里看时，正是周围残留的最后一点光辉不断地溶入墨一般浓的暗夜的微妙的时刻，只见从小河两岸的草丛中，渐渐地，三三两两的萤火虫描着同样的低低的光弧向河中舞去……纵眼望去，沿着这条河的两岸

到处都是萤火虫，无边无际，在两岸间飞来飞去……之所以没见着它们，是因为那草丛都高高耸立着，在那之间翻飞着的萤火虫，不肯飞往上方来，依恋地贴着水面低回摇曳……在坠入完全的黑暗前的那顷刻间，浓重的黑暗从凹陷下去的河面缓缓地扩散着，人们还朦胧地看得见近处的草在夜风中摇动，远远地，远远地，只在这小河的延续处，曳着几道没有尽头的弧线，从河两岸浑然飞舞，忽明忽灭。那幽灵一样的萤火，至今也看见它们曳着尾巴似的，哪怕闭上眼睛也历历可见……确实，这是整个一晚印象最深的一刻。哪怕只体味到这一点，这次捕萤也就不虚此行了。

〔日本〕谷崎润一郎《细雪》P.41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春天里，顿河涨了水、满潮淹没了河边的全部草地的时候，鲁别仁村对面的左岸还剩下一片小小的没有被淹没的高地。

春天里，从顿河沿岸的山上，可以远远地看到河水泛滥地区的岛子，上面稠密地生着些小柳树、小橡树和枝叶茂密的灰色杨柳树。

夏天里，那儿的树上被野蛇麻草一直缠绕到树顶，下面的地上长满了难以通过的刺玫，乱蓬蓬的深蓝色的牛蒡花在树丛里爬着，被肥沃的土地养育得很粗壮的、高大的茂草，在一些空地上长得比人身体还要高。

夏天里，就是在中午时候，树林里也很安静，很阴暗，很凉爽。只有夜莺的叫声破坏掉寂静，还有布谷鸟好像是争先恐后地对什么人诉说着自己的凄凉岁月。冬天里，整个树林子都是空旷的、光秃秃的，像坟墓里一样寂静。树枝在冬天的白茫茫的天空上阴暗地闪着黑光。只有狼崽子才每年在这个小树林子里找寻到可靠的过冬的洞穴，整天地躺在被雪掩盖着的艾蒿里面。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 P.1996—19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河 堤

堤面不算宽，被堤两坡的白杨树夹在中间，恍如翠谷中的一条羊肠小道。

这些护堤杨经受艳阳甘霖哺育了十年，经受雨雪风霜磨炼了十年，已是树干笔挺，枝叶繁茂。在这青枝绿叶的大堤上，可以透过树冠下的林隙，看到绿茵茵的护坡草，看到江边光滑的鹅卵石、松软的沙滩，以及沙滩上堆堆簇簇的柳树丛，看到浩荡的江水旁着北岸绵亘的群山迤邐东去，看到密封山坡的大片大片的果木树。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波 涛

壮美，神奇而凶悍的大渡河呵！

来自与天相接的康巴高原，汇合急湍飞奔的大小金川，接来大雪山上的融冰，纳入水草地上的细涓，自北而南，直下群峰倾压的横断山脉，向东一指，又千回万转，劈山裂岸，向西蜀呼啸而去……急流瞬息即过，有如箭的速度，水色暗蓝，恰似溶解的蓝靛，把流沙渣草沉入水底，把飞溅的白浪跃在水面，怒浪声震十里，像群山呐喊，如大地狂拨刚劲的琴弦。

〔中国〕高缨《云崖初暖》P.6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

尼罗河像个性子暴躁的男人似地，一发脾气，就会把胸脯涨得鼓鼓的。滚滚而下的河水会溢出两岸，漫过耕地，伸展到脚下位于沙漠边沿的村舍。夜间青蛙咯咯、咯咯地叫个不停。从北方

吹来的饱含水气的夜风会送来各种各样的气息：羊角胶的花香，湿柴禾的潮气，大地久旱之后饮足水分的土腥，以及被激浪冲上河滩的死鱼发出的恶臭味……月亮会探出圆圆的脸蛋，河水在它的映照下就像一面巨大的明镜，颤颤悠悠地反射着枣椰和杂树从的倒影。在这样的时节，河水能把声音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要是方圆两英里内有谁家举行婚礼，那快乐的“扎咯莱特”声，咚咚不息的击鼓声，悠扬的冬不拉琴声和笛声，听起来就像在你家旁边一样。

而尼罗河一旦舒气，早上你一起身就会突然发现它那舒张的胸脯已经收缩，河水已经从两岸退回原来的水道，自东而西，奔流不息。早晨，太阳从它的水面升起，傍晚再向它的水底沉降。这样的时节，你纵目驰骋，看到的是一片平展展、湿漉漉的沃野以及河水退回河床时，在上面留下的道道沟纹。在这样的时节，你闻到的是一片土地的芬芳——一种会使人想起枣椰授粉时节的芬芳。在这样的时节，土地表面虽然安祥而湿润，但是你却能觉察得出它的肚皮里头正在孕育一种巨大的秘密。它就同一个情欲强烈的女人正在准备会见她的男人一样，表面虽然平静安祥，然而她却有一股热流——一股生命与丰饶之水，在它的腹中蠢动。就在这土地湿漉漉地、急不可耐地准备领受恩赐的时候，有一件尖尖的东西戳进它的肚皮。这是一阵兴奋、疼痛和享受时刻。接着种子便在戳洞的地方一拥而下。于是大地从此便会孕育起小麦、玉米、菜豆……就同母亲温情地在她的腹腔里怀胎儿一样。

〔苏丹〕喀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228~229，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冰 河

老残洗完了脸，把行李铺好，把房门锁上，也出来步到河堤上，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个湾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

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拦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小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1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才出村庄，见面前一条沙河，有一里多宽，却都是沙，惟有中间一线河身，土人架了一个板桥，不过丈数长的光景。桥下河里虽结满了冰，还有水声，从那冰下潺潺的流，听着像似环佩摇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带着小冰，与那大冰相撞击的声音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船只在冬天的河流中向这里驶来，开始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远处低微的机器声宣告它们的到来，接着是一阵冲撞，一阵轰隆声，撞碎了的冰块，顺着铁的舷壁向后翻滚，这种捣碎的力量越来越厉害，同时，船只从地平线的铅灰色中向前滑去，颜色完全是苍白的，湿漉漉的，颤动着的，这与其说是水中的现象，不如说是空中的现象。我用目光迎接它们，伴随它们从我眼前驶过。它们带着被冰块划得遍体鳞伤的舱柱、栏杆、通风管道、油漆得锃亮的上层结构、结满白霜的肋材穿过冻冰的河。留在浮冰中的不过是一条宽宽的、不整齐的刀痕，像一条水沟，弯弯曲曲地向地平线流去，越来越细，最后被冰块淹没。寒冬易北河上的

光是不可信以为真的：灰色变为雪白，紫色不再是紫色，红色也不是原来那样红，汉堡方向的天空斑斑点点，就像满是伤痕似的。

〔联邦德国〕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P.1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复活节的夜里，天空笼罩上了一层黑云，一滴一滴地落下雨来。阴湿的黑暗笼罩着村庄。已经是黄昏时候了，顿河上的冰，发着拉长的轰隆隆的声音爆裂了，被大量的碎冰块挤出来的第一块浮冰哗啦哗啦响着从水里漂上来。河上的冰一下子就裂开了有四英里长，一直裂到村庄外的第一个转弯地方。流冰开始了。顿河上的冰原在敲着“十二福音”的有节奏的教堂钟声伴奏之下，震撼着堤岸，互相冲撞着，碎裂开了。顿河曲曲折折地向左弯去，流冰阻塞住了。一层一层向上翻滚着的冰块喧闹声和咯吱声一直送到村庄上来。教堂的院子里到处是融雪的水窟，聚集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响亮的祈祷声从教堂里穿过敞开的门爬到门洞里，又从门洞里爬到院子里；节日的愉快的灯光在窗格子里闪来闪去，院子里的年轻小伙子摸索着轻轻尖叫的姑娘，接吻，小声地讲猥亵的故事。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243--2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江 水

牡丹江的水，澈澈清。向鱼群在江底翻花，银色的鳞光射出水面，在碧波上一闪又一闪，像静谧的夏夜里遥远的闪电。秋风把几片柳叶轻轻撒向水间，淘气的鲤鱼崽子们抢那柳叶嬉戏，有小船划过来，它们都不躲闪。……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1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这条河流，水色明净，清碧翠绿，很像是一根弯曲的大青竹子，被谁搁倒在山脚底下躺着。它的名字，也就叫做青竹江。

青竹江所经之处，由于地形的复杂，山势的崎岖，河床的险阻，江面上，时而狭窄湍急、汹涌咆哮；时而平缓如镜、徐徐漫流；时而跌宕而下、凌空飞落，形成一股浪雾弥漫、翻卷澎湃、瀑布般的激流，十分险骇壮观。

青竹江，就这么时急时缓，一直往东流去。

当它来到长云山脉中段的时候，就好像有谁在这里使了一个猛劲儿，把这根大青竹咯崩一折，迫使它来了将近九十度的急转弯，扭头一摆，突然由东往南拐去。

江水还才刚刚拐过头来，迎面 只见一座笔陡 笔陡 的巍峨山峰；拔地而起，把青竹江的去路，堵塞得严严实实。

青竹江走投无路，仿佛恼怒了，急眼了，刷地一下，一头钻进地心底下不知什么地方去躲了起来。山脚下，只听得如同万马狂奔、群兽争斗般的江水咆哮嘶鸣声；地面上，竟是沙尘滚滚，滴水不见！

老远奔来的一条莽莽苍苍的偌大的江河，流到这座山的跟前，就这么无影无踪的消失了，不见了。

〔中国〕李北桂《贼狼滩》(上)P.1, 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江 波

牡丹江横在他的面前了！

晚霞映照下的江流，仿佛是一条宽阔的火红的长带，在微风中轻轻地、慢慢地起伏着，飘舞着，抖动着；双双对对的紫燕，轮番接次地从高空向下俯冲，剑似的翼锋击割着红浪，带起串串水花来，像漫江抛撒着玛瑙色的珠玑；贴着水面奋飞的白头鸥，舞蹈般地煽动着柔软而修长的双翅，倩影婀娜，体态轻盈，似在与秀丽的牡丹江竞比姿容；大江上下，这里那里，叶叶渔舟飘飘荡

荡，片片云影忽忽悠悠……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夕阳照在川上江上，浩浩的清泉在皑皑的白石间扬着欢迎的声浪奔腾而来。戴着青翠的寒林、鲜红的石蒜、金黄的柿子的两岸高山，也一进一退在向人点头微笑。

一部汽车沿着江的北岸徐徐而上。仅能容得两部汽车并肩而过的山路，一面临江，一面依着崖壁。崖头处处有清泉迸出，在细涧中潺湲；涧里的茛苕开着一片鲜润的红花，便是遭人忌厌的紫色的蓊团也表现着一种渊深的净美。白色的或粉红色的荻花，樱桃实般的茨子，红得惊人的山楂，时而从崖上低垂下来，在汽车头上爱抚。

这是山中人回山的时候了。有的牵着空马车，有的肩着囊袋，静悠悠地好像在梦中行走着。

〔中国〕郭沫若《行路难》，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3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莱茵河在屋下奔流。人在楼梯的窗口临河眺望，好似悬在动荡的天空。克利斯朵夫平常一拐一拐下楼的时候总是对河瞧上一眼的，但从来没见到今天这样的景色。悲伤使感觉格外锐敏；眼睛经过泪水的洗涤，往事的遗迹给一扫而空，一切在眼膜上刻划得更清楚了。在孩子心目中，河仿佛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个不可思议的生物，但比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强得多！克利斯朵夫把身子望前探着，想看个仔细；嘴巴鼻子都贴着玻璃。它上哪儿去呢？它想怎么办呢？它好似对前途很有把握……什么也拦不住它，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也不问屋里的人是悲是喜，它总是那么流着；一切都跟它不相干；它从来没有痛苦，只凭着它那股气魄恬然自得。要能像它一样的穿过草原，拂着柳枝，在细小晶莹的石子与砂块上面流过，无愁无虑，无挂无碍，自由自在，那才快活

咧！……

孩子全神贯注的瞧着，听着，仿佛自己随波逐流的跟着河一起去了……他闭上眼睛，便看到光怪陆离的颜色：蓝的，绿的，黄的，红的；还有巨大的影子在飞驰，水流似的阳光在倾泻……种种的景象渐渐分明了。一片辽阔的平原，微风挟着野草与薄荷的香味，把芦苇与庄稼吹得有如涟波荡漾。矢车菊，罌粟，紫罗兰，到处都是花。啊，多美！空气多甜蜜！躺在那些又软又厚的草上多舒服啊！克利斯朵夫觉得又快活又有些迷糊，好像过节的日子父亲在他的大玻璃杯中倒了一点儿莱茵美酒……河流又往前去……景色变了……一些垂在水面上的树：齿形的叶子像小手般在水底下打回旋。林间有所村落倒映在河里。微波轻拍的白墙上面，可以看到杉木与公墓上的十字架……随后是峰岩，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坡上有葡萄藤，有小松林，有城堡的遗迹。过后又是平原，庄稼，禽鸟，阳光……

浩荡的绿波继续奔流，好像一整片的思想，没有波浪，没有皱纹，只闪出绿油油的光彩。克利斯朵夫简直看不见那片水了；他闭上眼睛想听个清楚。连续不断的澎湃的水声包围着他，使他头晕眼花。他受着这永久的，控制一切的梦境吸引。波涛汹涌，急促的节奏又快又热烈的往前冲刺。而多少音乐又跟着那些节奏冒上来，象葡萄藤沿着树干扶摇直上：其中有钢琴上清脆的琶音，有凄凉哀怨的提琴，也有缠绵婉转的长笛……那些风景隐灭了。河流也隐灭了。只有一片柔和的，暮霭苍茫的气氛在那里浮动。克利斯朵夫感动得心都颤抖了。那时又看到些什么呢？哦，全是些可爱的脸！……——一个黄发垂髻的小姑娘在叫他，带着慵懒与嘲弄的神气……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子，碧蓝的眼睛不胜怅惘的望着他。……还有别的笑容别的眼睛，——有的是好奇而乱人心意的眼睛，简直把你瞧得脸红，——有的是亲切而痛苦的眼睛，象狗那么和善的目光，——有傲慢的眼睛，也有苦恼的眼睛……还有那张惨白的妇人的脸，乌黑的头发，紧锁的嘴巴，眼睛似乎占据了半个脸庞，恶狠狠的瞪着他……而最可爱的却是那

张对他微笑的脸，淡灰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嘴巴，小小的牙齿多么光亮……啊！慈悲的温柔的笑容！把他的心都融化了！他觉得多舒畅，多爱它！啊，再来一次罢！再对我笑一下罢！你别走呀！——哎哟！它隐掉了！可是他心中已经留下一股无法形容的温柔的感觉。凡是可怕可悲的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场轻飘的梦，一阕清明的音乐，在阳光中浮动，好似室女座中的众星在夏季的天空闪烁……——可是刚才那些是怎么回事呢？使孩子神摇魄荡的好多景象又是什么呢？他从来没看到过，可是明明认识它们。它们从哪儿来的？从生命的哪一个神秘的深渊中来的？是过去的呢还是将来的呢？……

然后，什么都隐灭了，一切形象都化掉了……然后，好像一个人在高空，隔着云雾，最后一次又看到那洋溢的河在田野中泛滥，那么威严那么迟缓的流着，简直像是静止的。而远远的仿佛有道灰白的微光，一片汪洋，一线水波在天边颤动，——那是大海。河向着海流去，海也向着河奔来。海吸引河，河也需要海。终于河流入海，不见了……音乐在那里回旋打转，舞曲的美妙的节奏疯狂似的来回摆动；一切都卷入它们所向无敌的旋涡中去了……自由的心灵神游太空，有如为空气陶醉的飞燕，尖声呼叫着翱翔天际……欢乐啊！欢乐啊！什么都没有了！……哦！那才是无穷的幸福！……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P.74—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江 面

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绣幕。近岸陡壁上，背纤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呈乳白色

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靄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

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光，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在甲板上，这时江风猎猎，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雾，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

【中国】刘白羽《长江三日》，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旭日的金光，射散了笼罩在江面的轻烟样的晓雾；两岸的山峰，现在也露出本来的青绿色。东风奏着柔媚的调子。黄浊的江水在山峡的紧束中潺潺地奔流而下，时时出现一个一个的小漩涡。

隐约地有呜呜的声音，像是巨兽的怒吼，从上游的山壁后传来。几分钟后，这模糊的音响突然扩展为雄赳赳的长鸣，在两岸的峭壁间折成了轰隆隆的回声。一条浅绿色的轮船很威严地冲开了残存的雾气，轻快地驶下来，立刻江面上饱涨着重浊的轮机的闹音。

……船上的汽笛又轰然叫了。前面远远地一座峭壁拦江拔立，高耸空中；左右是张开两翼似的连峰夹江对峙着，成为两道很高的堤岸。似乎前面没有路了！太阳光像一抹黄金，很吝啬地只涂染了那些高峰的尖端，此下就是一例的暗绿色。船还是坚定

地向前进，汽笛声却更频繁。拦江的峭壁冉冉地迎面而来，更加高，更加大，并且隐约可以看见丛生在半腰的树木了。

……扑面而来的危崖现在更加近了，已经看不见它的顶；一丛翠绿的柏树略斜地亘布在半山，像一根壁带，再下去便是直插入水中的深赭色的石壁，有些茑萝之类的藤蔓斑驳地粘附着。这一切，这山崖的屏风，正在慢慢地放大，慢慢地移近来，然后，忽而晃了几晃，很伶俐地旋转过来，似乎要夸示它的另一面的胜景。

蒲——轰！汽笛愉快地叫一声，船转弯了。冲天的峭壁闪开在右边，前面又是无尽的江水在山崖的夹峙中滚滚地流。

〔中国〕茅盾《虹》，P.1—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两只桨划破小河平静的水面。木船沿着河流荡到一条僻静的小汉里。河边的红树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树胶。这是个不通风的地方。他们划到了一处，有一门生锈的大炮露在水面上。沿岸有几条朽坏的木船船壳，构成一幅旧时的褪了色的图画。但是木船和大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从那倾斜的炮身旁边，爬出一只好奇的螃蟹。看样子，它想在太阳底下伸伸腿。它从大炮边滑下去，微微漾起一个水波。同水色一样的大弹涂鱼，一条接一条排在船骸旁边，它们都是这几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舰上的房客。头顶上，红树的枝丫纵横交错，遮天蔽日……水上竖着一些泥黑色的柱子，柱子上面是平滑的、有灰白点子的墙垣。墙垣上面又盖着成百堆茅草。柱子顶上铺着木板，许多弃置不用的木船泊在木板下的水面，很显眼。它们是旧时代的遗迹。当年为了争夺捕鱼权，人们经常打仗。这里的鱼正是靠战死者掉到河里的尸首为生的。现在，这些船只正在等着一年一度的船赛，等着再比个高低。周围是浓重的荫影和太阳下熏蒸的水汽。白光闪烁，时而耀眼，时而静止不动。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痴心与油水》P.4、5、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江 滨

连日的大雪把乌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皑白。对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带，也含着矜骄的意气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阳。

四处都没有人迹，连飞鸟也不见一只。

周围的村落因近来的战事人都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内看不出一缕炊烟，听不出一句鸡鸣。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那毫无倦意的长江和天上的太阳了。

〔中国〕郭沫若《楚霸王自杀》，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着河里，上下明亮。自文德桥至利涉桥、东水关，夜夜笙歌不绝。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在河内放。那水花直站在河里，放出来就和一树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江 岸

这水路营生，不过是早开晚泊，阻雨候风。也不止一日，早到了德州地面。这德州地方，是个南北通衢，人烟辐辏的地方。

这日靠船甚早，那一轮红日，尚未衔山，一片斜阳，照得水面上乱流明灭，那船上桅杆影儿，一根根横在岸上，趁着几株疏柳参差，正是渔家晚饭，分明一幅画图；恰好三只船，头尾相连，都顺靠在岸边。那运河沿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提个篮儿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35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穆斯塔法坐在咖啡馆外面，回忆过去在这里的往事，学校生活、朋友、在曼耶勒街上玩球。明月当空的夏日里，他们带上吃食、西瓜、香瓜，泛舟尼罗河上，又吃又喝又唱，小船把他们送到阿伊尼宫后面的阿巴斯桥下。他们丢开双桨，任船儿在桥下静谧的河水里飘荡，月亮在水面上投下了无数明天的幻影。周围一片恬静，偶有一声夜鸟啼鸣或鱼儿跃出水面的啪啦声，挑逗着岸边的苇丛嫩草。他们闹一阵笑一阵，又安静一阵。仿佛身边的诗情画意激起了他们心中潜藏的美好的感触，对崇高的美的深厚情意……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灵魂归来》P. 29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泰晤士河上开始变得异乎寻常的繁忙。我们越驶近伦敦。烟雾也越浓起来，在这样昏暗浓浊的空气里，两岸的大楼几乎无法辨认。细雨蒙蒙。工厂的大烟囱喷吐着浓烟；黄黄的河面上漂着一层黑色污物，潮水带着木板、软木、废纸、一捆捆草流去。河两岸对称地立着大仓库、大堆大堆的煤炭和一垛垛五颜六色的木桶。看来，轮船正在河畔的一些村镇前面经过。

在房舍之间，林立的桅樯有如拔地而起，桅樯上缆索纵横，退了色的长长的三角旗在缆索间迎风飘扬。这是一些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

驶过的轮船，有的已卸完货，它那布满青苔的绿色船底几乎露出水面；有的因为沉重的货载而深深没在水里。一艘荷兰双桅船扬着满是补丁的肮脏的船帆，在微风吹送下缓缓前进，它的旗帜在迎风招展。一只狗在甲板上狂吠。

“克莱德号”轮船仍在缓缓前进。两岸耸立着高塔般的方形烟囱，堆着一垛垛足够建造一个村子的木材，还能看到锯木厂的大机器，刷了柏油的黑色栅栏，仓库，棚子和一群群有屋顶平台的、窗子朝泰晤士河的、给烟熏得乌黑的矮小房屋；泥泞的码头上，有一棵粗壮的树，像是支撑着那堵黑墙。起重机在操作，它的铁抓斗伸进轮船肚子里去，过一会儿带着猎获物出来了，抓斗里装满了煤炭；各种箱子和木桶给吊到三四层楼的窗口上去，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卸货。

一座高架桥把岸边的一座巨塔和坐落在离岸较远的地面上的一个圆形仓库联接起来，一些工人正在桥上干活。打桩机像钟一样轰鸣，它的噪音与工场里铆接巨型锅炉，与铆接中间粗大的浮标发出的喧闹的锤击声，混成一片。

在河面展宽的一些地方，几台巨大的起重机耸立在水中的钢铁基座上，这些巨型机器在弥漫的雾气中有如神话里聚会策划阴谋的巨人。

我们的轮船渐渐驶进伦敦城，这时房屋更高了，雾气也更浓、更浑浊了。各个码头上船只进进出出，地平线上出现的是移动着的船桅，河里驳船和小舟混杂在一起；空中飘过一股股水气，机器的锅炉发出咝咝的响声；在雾气和浓烟中，起重机随着起重机手操作室转动着，把五颜六色的小木桶、袋子和大包缓缓地吊了起来。

黑洞洞的狭窄的小胡同，在岸边低矮的房舍之间穿过，有些小胡同灌进了河水，形成一个小小的港口。在这些裂缝似的小胡同里，东西看上去都模模糊糊，无法确定；只能隐约辨认出走廊，窗口，滑车，塔楼，铁链，高耸天际的起重机，房屋整面墙上布满的招牌，给雨水淋得发暗的巨幅广告，一切都显得惊人的

壮观，但又杂乱无章。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19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江 峡

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它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绿茸茸草坂，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岩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急江陡，江面布满大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丛山峻岭之间慢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使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

〔中国〕刘白羽《长江三日》，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夜 航

玛丽亚来到甲板上，呼吸夜晚的凉爽空气。

茫茫黑夜中，“克莱德号”在全速前进。

天空阴沉沉的，不见星光；黑乎乎的海浪犹如千军万马，在那神秘的大海中奔腾翻滚。在这片水和夜混成的黑洞洞的深渊之上，玛丽亚深深地呼吸着，反而有一种安全、平静的感觉。一阵一阵带咸味的海风猛烈地抽打在她的脸上；风在呼啸，泛着泡沫的

海浪撞击在船舷上，好像在歌唱，又像在呻吟。

螺旋桨在海水里转动，轮机震动，发出沉闷的、像是欢呼胜利的轰鸣；这种响声是创造并保护文明的上帝发出的吼声，它的力量足以战胜狂风和怒涛。

在茫茫的黑夜中，“克莱德号”的汽笛不时发出吓人的尖叫声；从远处的海面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其他船只的汽笛声。

间或有夹着雨水的阵风吹来，然后又猛然转换方向，故作驯顺地呜咽着一掠而过。

有时候，船只好似已经精疲力竭，螺旋桨似乎也失去了击水的力量；可是，轮船很快又会像横下心一般振奋起来，全船的板壁都会随之震动。轮机轰鸣，随着一声尖叫，烟囱喷出一股浓烟，船又在黑魆魆的大海上急速地破浪前进了。

一些在惊涛骇浪之上盘旋的勇猛海鸟尖叫一声之后，振翅腾空，消失在浓雾之中。“克莱德号”就像这些海鸟，在奔腾咆哮的海涛中奋勇向前。

玛丽亚觉得自己如同一支飞向夜空和浪涛的箭，不由得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像摄取力量和勇气一般。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19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洪 水

水仍然在猛烈地流，哗啦哗啦的响声比以前更为响亮。大江上面，雾更浓了，黑夜垂下了它的厚而重的幕幔，压了下来，几乎使人晕眩。几亩田地般大的旋涡拖着上游被大水所拆毁的屋子的碎片，猛烈地撞向了船头，发出一阵愤怒的咒诅，又从船底溜了过去，而接着，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就被遗弃在船后了。

〔中国〕丽尼《江之歌》，选自《散文选》第二册P.518，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到了黄昏时候，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天忽然黄了！它既不像晚霞夕照，也不像落日余晖，却像是一层几十丈高的黄尘和水雾迷漫在天空。接着狂风呼叫起来，这风也怪，它是从地面溜过来的，不见树梢有大的摆动，却把地里的麦子，路旁的野草吹得像捺住头一样直不起腰来。这时，大家在街上站着，忽然感到两条腿上直发凉！紧接着一阵呜—呜—呜的嚎叫声隐隐地传了过来。

大家急忙跑到村头去看，只见东北边天空，黄雾茫茫，乱云飞滚，呜—呜—呜的凄厉响声，把脚底下的地都震得直晃动。它像是几千只老虎在咆哮，几万只野狼在嚎叫，又像是一个大战场上两军在呐喊厮杀。

……话音还没落地，只见从东北方向，齐陡陡，一丈多高的黄河水头，像墙一样压了过来。

……人们看到浑浊的黄河水，像几万头凶猛野兽一样冲了过来。只一转眼工夫，一个三十来户人家的小马庄，只剩下几颗杨树梢，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李准《黄河东流去》P.79，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直到黎明以前，顿河沿岸才寂静下来。被淹没的树林里的河水沙哑地哗哗响着，冲刷着苍绿色的杨树枝，有规律地摇动着沉没到水里去的橡树丛和小白杨树林子的树顶；满潮的小湖里的被水流冲倒的芦苇穗子沙沙响着；在河水泛滥出去的偏僻的河湾上，星空的昏暗光亮照射着满潮的水，河水就像被妖法禁住了似的一动也不动，——河湾上可以听到野雁的轻轻呼叫声、小公鸭子的模模糊糊的吱吱叫声和在河湾里宿营的过路的天鹅偶尔发出的银角一样的叫声。有时候在黑暗的水面上有追猎食物的鱼把河水溅得哗哗响；轻轻起伏的波浪顺着金光闪闪的水面往远方滚去，还听到了许多惊慌的鸟的警惕的咕咕声。寂静又控制了顿河沿岸。但是黎明时候，白灰色的山坡上刚刚闪耀着粉红色的时候，下游的风就刮起来了。郁闷的和强烈的风逆着水流刮。顿河

里面激起了一丈多高的波浪，河水疯狂地往树林子里奔腾，树木摇晃晃地哼哼着。风怒吼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停止。这样的天气延续了好几天。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837—18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二十、湖 泊

湖 水

两只船从柳树下划出去，像一把利剪剪开了水中的天幕。桨打下去，水面立刻出现波纹，水在流动，同时发出单调的、低微的笑声。桨不住地在水面划纹路，笑声一个一个地浮起来，又接连地落下去碎了。

〔中国〕巴金《秋》P.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在群山环抱之中，湖水以大自然惯有的虚伪姿态，宁静地酣睡着，看见它那风平浪静的样子，谁也看不出前天夜晚风雨交加时，它是怎样地波涛汹涌，和暴风雨的愤怒互相呼应。天刚发亮，第一道曙光从湖面上反射过来，惊醒了粼粼的湖水，我们就看见在远处，差不多是在地平线上，一些大大小小的渔船的灰色影子。独木小舟上的渔民们正在拉网，大一点的船只正在扬帆。

〔菲律宾〕何赛·黎萨尔《不许犯我》P.1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湖 面

让自己在思想的湖上飘浮，多甜蜜，多快乐！……躺在一条小船里头，浴着阳光，水面上清新的微风在脸上轻轻拂过，他悬在空中，睡着了。在他躺着的身子底下，在摇摆的小船底下，他

感觉到深沉的水波；他懒懒的把手浸在水里。他抬起身子把下巴搁在船边上，象童时那样望着湖水流过。他看见水中映出多少奇怪的生灵象闪电般飞逝……一批过了又是一批，从来没有相同的。他对着眼前这种奇幻的景象笑了，对着自己的思想笑了；他不需要固定他的思想。挑选吗？干吗要在这千千万万的梦境中挑选呢？有的是时间！……将来再说罢！等到他要的时候，只消撒下网去就能把在水里发光的怪物捞起……现在先让它们过去，等将来再说罢！

小船随着温暖的微风与迟缓的水波飘浮。天气温和，阳光明媚，四下里静悄悄的。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二)P.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湖 滨

一张小小的石头方桌生根似地立在地上，四面放了四个圆圆的石凳。临湖的和靠着听雨轩的两面都装得有铁栏杆。另外的两面，泥土往里伸进去。那不是三合土筑成的地。那里有葡萄架，有假山，有凉亭，有花圃。人从这里望过去，仿佛有一个老师用秃笔在月光的背景上绘了些花卉和山石。

〔中国〕巴金《秋》P.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马二先生起身出来，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

庙门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1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湖 光

出庄向南走出半里路，就到湖边，前边有一个土丘，上边有几户渔家。登上土丘，朝南一望，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光景色。只见满湖都是乍出水面被刈过的黄色枯草根和残荷梗，在枯草荷梗之间，有着许多交叉的小河道，象荒芜的陆地上的道路一样四通八达，靠近岸边有几只渔船停泊在那里。

〔中国〕知侠《铁路游击队》P.209—2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新1版。

在天山峰峦的高处，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就象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湖面平静，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在这幽静的湖中，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如果你站立高处了望湖面，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象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远处平展如镜，没有一点纤尘或者没有一根游丝的侵扰。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蓝、深青、墨绿，界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

〔中国〕碧野《天山景物记》，选自《碧野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湖 海

且说李俊带了童威、童猛，驾起一叶扁舟，两个水手摇橹，五个人径奔宜兴小港里去，盘旋直入太湖中来。看那太湖时，果然水天空阔，万顷一碧。但见：

天连远水，水接遥天。高低水影无尘，上下天光一色。
双双野鹭飞来，点破碧琉璃；两两轻鸥惊起，冲开青翡翠。
春光淡荡，溶溶波皱鱼鳞；夏雨滂沱，滚滚浪翻银屋。
秋蟾皎洁，金蛇游走波澜；冬雪纷飞，玉蝶弥漫天地。
混沌凿开元气窟，冯夷独占水晶宫。仙子时时飞宝剑，圣僧夜夜伏骊龙。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2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湖 畔

空气是很清新的，在冷冷的感触中已经含有几分温意。走向太湖的路上沿途多栽桑木，农人已在锯伐枝条，预备替绿女红男养织出游春的资料。迎面成群的学子欣欣归来，梅影湖光虽还保留在他们健康的颊上，但在他们匆匆的步武声中已在预告着明朝的课堂铃响了。只有幽闲拓大的水牛，间或有一二只放在空芜的草地上，带着个形而上学家的面孔，好象在嘲笑人生忙碌的光景。路虽宽广，但因小石面就，毕竟崎岖不平。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忽又见执拂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乃下舆。只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花雪

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于枝上的，每一株悬灯数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的。诸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诸灯，珠帘绣幙，桂楫兰桡，自不必说。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蓼汀花溆”四字。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于是我们就沿着奇妙的湖滨道漫步，古老的柏树和杂乱的栗树把它们的阴影投在小路上，树木的枝丫侧映在湖里，湖水不安地闪烁着。湖那边贝拉焦一片雪白，象飘浮的白云，已经下山的太阳给它染上了柔和的艳丽色彩，在那高高的、黝暗的山岗上，塞贝尼别墅的围墙顶盖上抹着金刚石般的落日余辉，熠熠闪光。天气有点闷热，但并不使人感到憋气；温暖的空气象女人温柔的胳膊，温存地偎依在树影身上，她的呼吸里充满看不见的鲜花的芳香。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夏天的故事》，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84，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湖 景

话说浙江钱塘西湖这个去处，果然天生佳丽，水秀山明。正是帝王建都之所，名实相符，繁华第一。自古道：江浙昔时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休言城内风光，且说西湖景物：

有一万顷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参差翡翠。春风湖上，艳桃秊李如描；夏日池中，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涵茹，看南园嫩菊堆金；冬雪纷飞，观北岭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烟细细，六桥水碧响泠泠。晓霞连映三天竺，暮云深锁二高峰。风生在猿呼洞口，雨飞来龙井山头。三贤堂畔，一条鳌背侵天；四圣观前，百丈祥云缭绕。苏公堤，东坡古迹；孤山路，和靖旧居。访友客投

灵隐去，簪花人逐净慈来。平昔只闻三岛远，岂知湖上胜蓬莱。

有古词名《浣溪沙》为证：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
当路游丝迎醉客，隔花黄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299—13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湖 岛

这勺湖不过城内西北角一个湖，风景倒十分可爱。湖中有个大悲阁，四面皆水；南面一道板桥有数十丈长，红栏围护；湖西便是城墙。城外帆樯林立，往来不断，到了薄暮时候，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挂着通红的夕阳，煞是入画。这高摩诃在这勺湖东面，又买了一块地，不过一亩有余，圈了一个槿篱，盖了几间茅屋，名叫小辋川园。把那湖水引到园中，种些荷花，其余隙地，种些梅花桂花之类，却用无数的小盆子，栽月季花。这淮安月季本来有名，种数极多，大约有七八十个名头，其中以蓝田碧玉为最。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2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湖是极宽阔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边台城望见鸡鸣寺。那湖中菱、藕、莲、芡，每年出几千石。湖内七十二只打鱼船，南京满城每早卖的都是这湖鱼。湖中间五座大洲：四座洲贮了图籍；中间洲上一所大花园，赐与庄征君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启，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那边，在湖里渡了过去。若把这船收过，那边飞也飞不过来。庄征君就住在花园。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就在这里附近索思沃克镇的道克黑德后面，有一个雅各岛，该岛周围的浑水沟涨潮时有六至八英尺深，十五至二十英尺宽——它从前名叫磨坊池，但当时大家都管它叫荒唐沟。这是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或水湾，随时可以把水放满，只要打开李德磨坊那边的闸门，它的老名字即由北而来。开闸的时候，你站在磨坊巷口一条跨越水沟的木桥上，可以看到两岸的居民开了后门和后窗，把吊桶、提桶等形形色色的家用器具放下来打水。当你把视线从这幅汲水图移到房屋本身时，呈现在你眼前的景象会使你大吃一惊。五六所房子屋后合用一条摇摇晃晃的木板走廊，透过木板上的窟窿看得见下面的淤泥；从被打破和补过的窗子里伸出的晾竿上几乎从来看不见衣服；房间又小又脏，通风极差，所以空气充满恶臭，即使用于藏垢纳污也未免太不卫生；用木料搭建的棚楼悬在浑水沟上方，随时有掉进沟里去的危险，事实上也确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墙壁污秽不堪，屋基腐朽下沉；怵目惊心的贫困，令人作呕的污垢、腐物和垃圾，装点着荒唐沟的浑水两岸。

雅各岛的堆栈已没有屋顶，里面空空如也；墙壁东倾西圯；窗户已不成其为窗户；门倒在街上；烟囱熏得漆黑，可是不冒烟。三四十年前，这里还没有受到不景气和法官厅诉讼拉锯战的影响，市面相当繁荣；现在它已是一个十足的荒岛。房屋没有主人，有胆量的人便破门而入，据为己有；他们住在那里，死在那里。他们必定有重大的理由需要找个秘密的住处，或者真是穷得走投无路，否则不会到雅各岛来栖身。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458—45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湖 心 亭

果然有一个湖，湖水是混浊得无言可喻的了。湖周一望，都

是商店和地摊，湖的正中一座二十八鳌头的亭子——这二十八个的数目有几个缺了，是我想象出来的。亭子的结构是一列三间的二层建筑，正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个较低的八角圆亭。各层的屋顶在屋角上都有险峻的鳌头，倒画着抛物线形的无穷曲线向空中飞跃。正中方亭上下共有八个鳌头，左右圆角亭各有八个鳌头。基底部在各亭相接的地方共有四个补阁，也各飞着一个险峻的鳌头——但这几个已经是不全的了。亭的下层四方八面都是方角纸窗，窗外更有凭栏。上层的下半是记字花栏，上半是玻璃窗，（这玻璃窗怕是后来安上去的罢？）亭的后部上下两层各添出一部分长方形的寻常建筑，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后来添补上去的。啊，你这佛头的烂污，续貂的狗尾哟！惯会杀风景的中国人，惯会利用废物的中国人，已经把亭子变成了茶楼了。原亭的面积容不下多少参茶的神仙，所以在上下两层又添出了这两台奇丑的新构——虽然说是新构，但照颜色上看来已经和原亭一样朽废了。

〔中国〕郭沫若《湖心亭》，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 P.4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雇了一只小船，荡起双桨。朝北不远，便到历下亭前。下船进去，入了大门，便是一个亭子，油漆已大半剥蚀。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上写着“杜工部句”，下写着“道州何绍基书”。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也没有什么意思。复行下船，向西荡去，不甚远，又到了铁公祠畔。你道铁公是谁？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铁铉。后人敬他的忠义，所以至今春秋时节，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

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

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实在奇绝。

老残心里想道：“如此佳景，为何没有什么游人？”看了一会儿，回转身来，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写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点头道：“真正不错！”进了大门，正面便是铁公享堂，朝东便是一个荷池。绕着曲折的回廊，到了荷池东面，就是个圆门。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四个字。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过了水仙祠，仍旧上了船，荡到历下亭的后面。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那荷叶初枯，擦的船嗤嗤价响；那水鸟被人惊起，格格价飞；那已老的莲蓬，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12—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二十一、瀑布

清 瀑

登上猪背梁，看见对面漫山腰几块大岩石相衔接的罅隙里，喷出冒着白烟的瀑布，瀑布带着清新雪白的泡沫，灌入一洼天然的蓄水池里，桃花沟的流水就是从蓄水池中溢出的。池水澄清，可望见底层的沙石和水草。各种颜色的鸭子漂在水面上游着，有只白鸭潜入水底，像装在玻璃里面一样。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240，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银 瀑

从黄山发出的最高音的是瀑布流泉。有名的“人字瀑”，“九龙瀑”，“百丈瀑”并非常常可以看到，但是急雨过后，水自天上来，白龙骤下，风声瀑声，响彻天地之间，“带得风声入浙川”，正是它一路豪爽之气。平时从密林里观流泉，如丝如带，缭绕林间，往往和飘泊的烟云结伴同行。路边的溪流淙淙作响，有人随口念道：“人在泉上过，水在脚边流”，悠闲自得可以想见。可是它绝非静物，有时如一斛珍珠迸发，有时如两丈白缎飘舞，声貌动人，乐于与行人对歌。温泉出自朱砂，有时可以从水中捧出它的本色，但它汇聚成潭，特别是在游泳池里，却好象是翠玉色的，

蓝得发亮，像晴朗的天空。

〔中国〕菡子《黄山小记》，选自《前线的颂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版。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风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中国〕朱自清《温州的踪迹·绿》选自《散文选》第一册P.427，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

飞 瀑

不久到了柏树洞，两边都是古柏交柯，不见天日。这柏树洞有五里长，再前是水流云在桥了。桥上是一条大瀑布冲下来，从桥下下山去。逸云对众人说：“若在夏天大雨之后，这水却不从桥下过，水从山上下来力量过大，径射到桥外去。人从桥上走，

就是从瀑布底下钻过去，这也是一有趣的奇景。”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2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巨 瀑

有一次出游，小茹本另外有事没有参加，由小大卫一人领路，他说要领她去山里看一个大瀑布，这处的瀑布比他们已经见过的更高更雄壮。有一大股水量很大的溪流，在一座黑色的悬崖上，汹涌奔腾，一泻而下，黑色的石头和白色的泡沫相映成趣。从瀑布顶端到下面约有两丈之处另有一堆岩石将瀑布截住，急湍绕过岩石直往下冲，溅起大量的水花。探幽揽胜的人总爱寻根究底，因此斯唐顿夫人问小大卫有没有法子可以看一看瀑布下端的深渊。小大卫说他知道在那截断瀑布的岩石的稍远一端有一个断层，站在断层上可以看到瀑布的全身，不过通往那里的路又陡又滑，危险很大。斯唐顿夫人一心要观看奇景就叫他带路。于是他领着她从一块石笋到另一块石笋，每一步都小心地告诉她在何处下脚，他们向前移动时已经不是用脚走而是攀爬了。

他们攀着爬着，像海鸟一样紧紧贴在石面上，终于绕到岩石的那一头，可以全面看到瀑布。从这里望去，那瀑布雄伟无比，轰轰隆隆，像狮吼雷鸣一般，震耳欲聋，一直倾泻到至少百尺以下的一个乌黑的深潭里，这深潭很像一座火山的喷口。那瀑布的鸣声，那俯冲的水势，使周围的地面好像全都摇撼起来，他们站在上面的巨大岩石也似乎在抖动，他们的立脚之处非常不稳，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才来到的这个断层并没有多少容身的地方，这一切使得唐顿夫人惊慌失措，她叫唤大卫说她要跌倒了，事实上若不亏小大卫用手抓住她，她果真是要从岩石上滚下去的。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581-5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十二、溪 泉

小 溪

天近中午，马车离开大道，往右拐弯，缓缓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果鲁希卡听到柔和的、很好听的哗哗声，觉得脸上碰到一股不同的空气，像是一块凉凉的天鹅绒。从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里流出水来，那水通过不知哪位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芹做成的小管子流出来，成为一股细流。水落到地面上，清澈，欢畅，在太阳下面发亮，发出轻轻的哗哗声，很快地流到左面甚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潮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小溪变宽，化成一个小水池；燃烧的阳光和干焦的土地贪馋地喝池里的水，吸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跟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开外，沿着那条小溪生出稠密茂盛的香蒲，一片苍翠；马车走过来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三只鹬来，啾啾地叫。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清 溪

的确，这里一切都远离人烟，一切都神秘莫测：不论是那高悬在山涧之上的菩提树小径的浓荫（山涧从一块石板落到另一块石板上，闹声震天，白沫飞溅，在青山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

不论是那雾气弥漫的幽静峡谷（峡谷的分枝从这里通向四处），不论是那充溢着南方茂草和刺槐的芳香的清新空气，也不论是那冰凉的溪流日夜不停催人入眠的淙淙水声（这些溪流汇合于谷地的末端，争先恐后地奔流着，最后注入波德库莫克河）。从这边望去，峡谷更宽，变成一个苍翠的凹地，上面蜿蜒着一条灰砂飞扬的道路。我每次向它眺望，仿佛总看见有辆马车在路上奔驰，车窗里还露出一张粉红色的脸儿。在这条路上行驶的马车很多，却始终不见那一辆。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19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涧 溪

一群猴子耍了一会，却去那山涧中洗澡。见那股涧水奔流，真个似滚瓜涌溅。古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众猴都道：“这股水不知是那里的水。我们今日赶闲无事，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声，都拖男挈女，呼弟呼兄，一齐跑来，顺涧爬山，直至源流之处，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但见那：

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

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

冷气分青嶂，余流润翠微。

潺湲名瀑布，真似挂帘帷。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3—4，齐鲁书社1980年版。

溪 流

沿着右岸再往下走，有时路径中断，向草间或番薯地踱踏去，路随溪转，飞泉于瞬息之间已不可见。前面果然展开出一片

极平静的水面，清洁可鉴，略泛涟漪，淡淡秋阳，爱抚其上。水中岩床有一尺见方的孔穴二十有八个，整齐排列，间隔尺余，直达对岸，盖旧时堰砌之废墟。农人三五，点缀岸头，毫无惊扰地手把锄犁，从事耘植。……溪面复将曲折处，左右各控水碾一座，作业有声。水被堰截，河床裸出。践石而过，不湿步履。

〔中国〕郭沫若《飞雪崖》，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14--3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卡斯特桥的东面，是一些沼泽地和草地，上面流着多量的水。到这个地方来游荡的人，在寂静的夜里若是静立上几分钟，便可以听到流水的绝妙的交响乐，仿佛有一队没有灯光的乐队，从沼地的远近各处，一起奏起形形色色的音响。在一个朽烂的堰坝的洞穴里，水流发出吟诵声；小溪的支流冲过一面石建的胸墙向下倾泄的地方，水流发出欢乐的颤音；在拱门下方，水流奏出金属的铙钹声；而在德尔诺弗洞里，水流啾啾响着。水流的乐器奏得最响亮的地方，名叫十闸门，到了仲春季节，这块地方发出的音响简直就是最疾速的对位音的演奏。

〔英国〕哈代《卡斯特桥市长》P.36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清 泉

这趵突泉乃济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个泉，在大池之中，有四五亩地宽阔，两头均通谿河。池中流水，汨汨有声。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泉，从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据土人云：当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后来修池，不知怎样就矮下去了。这三股水，均比吊桶还粗。池子北面是个吕祖殿，殿前搭着凉棚，摆设着四五张桌子、十几条板凳卖茶，以便游人歇息。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21--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座完整的、半野生的天然林区有一边延伸到草原，另一边直达山里。山脚下是一大片四季常青的小树林，山腰上是一圈苦柏和叶榆。白杨、桑树和胡颓子一直长到多得无法计数的、明澈如镜的山泉边。山泉——有千眼泉水——从地底下冒出来，汇合成一个个水池，再一个个串起来。里面的水都是罕见的清冽、纯净。在酷暑难熬的盛夏，一个人如能到水池里去浸泡一会儿，保管能年轻十岁！泉间的林中草地上，青草长得密密匝匝，芳香多汁，就是最热时候也不枯萎发黄。农庄整个夏天都在这里草地上割草，但就这么割也割不尽……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159，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山 泉

从山顶上的大岩石底下，冒出细细的可是很有劲力的泉水，这样几个几个汇集起来，成为自上而下的涓涓小溪。小溪被土堆挡住，它就在土堆后面旋转起来。积水越来越多，以集体的力量冲破障碍，向前奔涌。水流穿过荆棘，转过大树，扑过岩层，结果在山沟中与其它同伴合并在一起，变为溪涧，滚滚地湍流着。溪涧又汇合其它同伴，于是，一股凶涌澎湃的瀑布出现了。它咆哮着猛扑下山，发出惊人的轰响，摇撼着山峦，宛如万马奔腾，一倾千里地划过平原，冲进海洋。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155--156，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老残坐定，问茶房道：“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黑虎泉，可知道在什么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这窗台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吗？”老残果然望外一看，原来就在自己脚下有一个石头雕的老虎头，约有二尺余长，倒有尺五六的宽径。从那老虎口中喷出一股泉来，力量很大，从池子这边直冲到池子那面，然

后转到两边，流入城河去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她们来到了玛里-佩帕泉。泉水隐身在粗壮的栗子树荫下。树身上被刻得斑痕累累，大都是缩写名字，也有的是全名。远远望去，那行白杨树有如一道防护墙，使这个地方更加隐蔽，太阳下山时，还投下一片阴凉。东边的一道高岗则成了泉水周围这个天造地设的世外桃源的屏障。这里虽是一片洼地，却可以看见美不胜收的景色。西边那片高低起伏的土地上，蔬菜宛如碧波绿浪，从那里可以一直望到雾霭茫茫的远方。远处的丘陵后面是一片谷地，科尔芬山兀立其间，山峰耸入云端。夕阳中仿佛有一层闪闪发光的尘埃在浮动，透过这层尘埃，看到的便是呈青紫色的科尔芬山。

安娜在一棵栗树拱出地面的树根上坐下，这棵树的树荫投在泉水上。她望着明亮得如同焰火照耀下的山坡，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泉水和浸润牧场的涓涓清流的小声细语。麻雀和苍头雀在栗树枝上东张西望，跳来跳去，一刻也不安生，总是煞有介事地叽叽喳喳乱叫一气。干枯的树叶不时从树枝上飘落到泉水里，打着旋儿，随着泉水缓缓向小渠漂去，过了小渠，便顺流急下，消失在河水中，平静的水面随即泛起银色的细波。一只白鹌鹑（在贝图斯塔叫“洗衣妇”）啄着地面，在安娜脚前蹦跳，一点也不怕人。十分相信自己那对灵巧的翅膀。它跳着转来转去，尾巴扫着尘土，一会儿跳到水边喝水，一会儿又一跳上了树篱，躲进黑莓那低矮的枝条间，片刻之后，它纯粹是出于好奇又飞了出来。它总是那么快乐活泼。有时，它一动不动地停一小会儿，好像在思考什么；蓦地，心中生疑，好像有点害怕，竟无缘无故地张开翅膀飞走了，开始飞得又直又快，后来便放慢速度，飞得时高时低，最后消逝在斜阳染红的大气层中。安娜目送着飞去的鹌鹑，一直到它消失。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2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二十三、池 塘

水 塘

只见面前一带高坡环绕着一个碧绿明净的大水塘，水势随着地势迂回曲折，苇岸掩映，一眼望不到头。水塘岸边是一带很密的果木林，杏花、桃花、梨花错综参差，红白相映，夹着几行绿柳，真是美得叫人没法形容。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598，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池 塘

池塘，在龙潭村头，关帝庙旁。

这个池塘面积很大。它的周遭儿，草芽丛丛，树木行行，绿柳垂地，白杨钻天。那千万条倒垂在水面的长长的柳丝，正在随风摇曳，扫起层层波纹。懒洋洋的波纹，朝着正走在塘边的黄二愣爬过来，亲切地舔着他脚下那草茸茸的池畔。

.....

深深的塘水，是秀丽的，宁静的；是平滑如镜的；是清澈见底的。彩色的霞光，闪烁在水面，愈使这春塘增加了诱人的力量。

突然，有个鱼儿跃出水面，跌了个脊，活象是掉猴儿的孩子那样，又撒娇地扎进水去，溜走了。水面上，留下层层浪花。

从浪花中飞溅出的小水珠儿，跳到下垂着的柳叶儿上，眨着得意的眼睛呆了一会儿，又一个跟头跌落塘中，不见了！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第二卷P.908，人民文学出版1975年版。

那池塘面积宽广，塘水十分清澈，永远泛着蓝莹莹的光辉。……那池塘紧靠着后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筑的凉亭。凉亭前面是一道通向池塘的石阶。白色的石阶又宽又清洁。石阶的两旁长着两棵古老、高大的博句罗树。琨德南迪妮坐在博句罗树荫下的石阶上，在黄昏的黑暗中独自凝视着映在塘水里星光灿烂的夜空倒影和水面上依稀可辨的几株红花。池塘对岸对芒果、菠萝蜜、紫酱果、木苹果、柠檬、荔枝、椰子、软枣等果树三面环绕着，枝叶茂密的果树，在黑暗里看来仿佛一带参差不齐的短围墙。偶尔，栖在树枝上的苍鹭一声可怕的凄厉哀鸣，打破了池畔的寂静。清凉的微风，掠过池面，轻轻抚摩着池里的青莲花，吹皱了池面天空的画卷，沙沙地穿过琨德南迪妮头上博句罗叶丛，将夏季盛开的博句罗花的芬芳散播到四方。博句罗花悄悄地跌落在琨德南迪妮的身上和地上。空气里弥漫着茉莉、素馨和醉花的芳香。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成群流萤在清澈的池面上飞舞——时起时落，时明时灭。一只蝙蝠吱地叫了一声飞去了；一只胡狼长嚎着追赶小动物去了。天空里飘着一、两片白云，象迷了路似地，一颗流星伤心地殒落了。

【印度】殷吉姆《毒树》P.7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荷 塘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

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中国〕朱自清《荷塘月色》，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65，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如今没有人声，没有灯光，马路在月光中伸长出去，两旁的树木也连接无尽，看不见路和树的尽头。眼所触，都是清冷，新鲜。密密的桑树遮住了两边的景物，偶尔从枝叶间漏出来一线的明亮的蓝天——这是水里的天……左边的水面是荷叶，是浮萍，是断梗，密层层的一片；可惜荷花刚刚开过了。右边是明亮的、缎子似的水，没有波浪，没有污泥，水底还有一个蓝天和几片白云。虽然月亮的面影不曾留在水底，但是月光却在水面上流动。远远的，在湖水的边际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者暗淡的灯光，还有湖中的几丛柳树，和三潭印月的灯光。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苏堤》P.107，180.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象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中国〕朱自清《荷塘月色》，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65，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二十四、原 野

草 原

这里仿佛就是天涯，草原极限处和蔚蓝色的苍穹接连在一起，那边可还有草地还有天吗？没有了，没有了！草坡、草洼、沙丘、沙窝，一座座柳林，一泓泓泊子，芨芨草丛丛叠叠，象只游艇浮荡在湖面上。这里比喀尔嘎一带气候暖，每到春季，没膝深的羊胡子草伴着顶着严寒开放的冬青花，草的劲挺和花的娇艳，都好像向这冰雪的世界示威。冬青花俗称“冻不死”，叶子紫不留丢，上面像涂了一层釉，花的形状很像那南国的杜鹃；由于它是在初春的雪地里盛开的，就觉得格外鲜丽，格外耀眼，似乎比杜鹃花还红还艳呢。

回头看，在草原的一头，巍峨群山曲折连绵，山套山，岭套岭，万峰峥嵘，千姿百态。有奔腾如烈马的，有虎踞似怪兽的，有像狮子那样长鬃飘蓬，有像云雾那样曲绕盘环，在山腰处还特别显眼地凸出一条蛟龙般的石脊来。

〔中国〕张长弓《漠南魂》P.70，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太阳象是一个又红又大的火球，从远方的、隐隐约约的阿拉坦乌拉山脊上冉冉升起，把金色的光辉，撒向了大草原。这时，笼罩在草原上的白茫茫的大雾，失去了刚才的威力，慌忙地消散开去。眼前，呈现出一幅秀丽的草原图景：

无边无际的草原，一片翠绿，被阳光一照，像是刷了一层金粉，随着阵阵的晨风，掀起了碧波金浪。盛开着的各色各样的野

花，这里一堆，那里一片，沐浴着阳光，在广阔的草原上争奇斗艳，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放眼望去，野花如同五色缤纷的云锦，飘落在绿色的草滩上。

草滩里一群群骏马正在安详地吃着牧草。远方的丘陵上，一峰峰的骆驼，扬着头迈着缓慢的步伐，凝望着这如花似锦的草原和银色的河川。

孟根河像一条闪光的银色长带，穿过草丛，向着东南流去，一群群的野鸭，在平静的江面上游来荡去。河的两岸，洁白的羊群，一群连着一群，像是万点白帆，随着牧草的起伏，在碧绿的、海洋般的草原上时隐时现。……

〔中国〕照日格巴图《铁骑》P.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的初秋时节，莽莽荒原上空奔跑着灰色的游云。云层重重叠叠，前呼后拥，像是谁把千万座高山峡谷，一块儿抛上了九霄云天。

高空的风，恣意地追逐着，戏弄着，撕扯着云朵。那千奇百怪的云彩，一会儿像温顺的猫儿，一会儿又变成昂首抖鬃的吼狮；一会儿变成甩着长袖起舞的仕女，一会儿又变成面目狞恶的罗汉金刚。风，卷着云；云，驾着风，在广漠的铅色天空中，展示着北大荒粗犷、豪放、暴戾而美丽的性格。

茫茫天穹下的草原，浩瀚如海，疾风推着草浪；起伏迭宕，一直涌向云天相连的远方。草，到处都是枯黄的草；只有在无限远的北方，还保留着夏天的绿意，那儿是小兴安岭森林的脉——四季常青的骑马岭。浓绿的古松，火红的枫树，穿着白衣白裙的白桦，头戴金冠的柞树，……把北国边陲，织成一道彩色的围屏。

〔中国〕丛维熙《北国草》P.1—2，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草原是一片像死一样的沉默，好像是被妖法禁制住了。太阳的热气也不很大。微风无声地吹动被晒成红色的野草。四周连一

点儿鸟声、一只金花鼠的叫声也听不到。冰冷的深蓝色天空上也没有鹰在盘旋。仅仅有一次，有一道灰色的影子从道路上滑过去，葛利高里还没有抬起头来，已经听见了巨大翅膀的沉重的抖动声：一只翅膀的腋部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灰色大雁飞过去了，落在—座远处的古代守卫堡垒的旁边，那里有一片没有被太阳晒着的洼地和深紫色的远景溶合成了一片。从前，只有在深秋的时候，葛利高里才会在草原上看到这种使人伤感的高度寂静，那时候他觉得好像听见，有被风卷起的“随风飘”远远地前面横过草原，在干枯的草上滚过，发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

好像这条道路是没有头的。这条道路蜿蜒曲折地下到山谷里去，又伸到高岗的顶上来。极目一望——四周围到处是这样沉默的、大片的草原。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899—19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前面是被温柔的蓝色烟雾笼罩着的草原，草原很庄严地沉默着。太阳躲在天空的蛋白色云片后头，显得很疲倦的样子。草被暑热晒得发出一阵一阵的浓香。右面希洛夫水池的水光在一片模模糊糊的草地后面喜笑颜开地闪着白光。四周围——凡是眼睛能看到的方，——都是一片无边际的绿色大海、颤动着的蜃气和被中午的暑热笼罩着的原始草原，地平线上有一座灰色的胸部突出的古代堡垒，显得很是不可捉摸，很是神奇。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牧 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

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

〔中国〕碧野《天山景物记》，选自《碧野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雪已经融化和冬天里被压倒的草开始干枯的早春时候，草原上就开始发生了春天的野火。被风追逐着的火焰像流水似的，拼命地吞掉干枯的牧草，越过驴蒿的高茎，顺着褐色的艾蒿头顶上滑过，向下面卷去……野火熄灭以后，草原上就长时期散发着被野火烧焦的和干裂的土地的刺鼻的焦臭味。四周的嫩草都很愉快地发出了青色，无数的云雀在草地上空的蔚蓝色天空上上下下飞舞，跟着季节飞来的雁群在青草地上跑来跑去，来过夏天的野雁筑上了窠巢。但是在那些野火烧过的地方，焦黑的死土地闪耀着不祥的黑光。鸟不能在这片地方搭窝，野兽也要躲着从旁边绕过去，只有迅速的、急骤的风从这片焦土的上面对刮过，把灰色的灰烬和刺鼻子的黑尘屑吹到远方去。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2055—20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苔丝现在站的地方原来是园子的边界，有几年没耕种过，现在一片潮湿，并且长满了多汁的牧草和开着花儿、长得很高的杂草。牧草碰一下就飞起一片象雾气的花粉，杂草都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它们的红色、黄色和紫色构成了一幅彩画，灿烂得晃眼，和人工培养出来的花所构成的一样。她从这一片茂密丛杂的花草中间，像一只猫似的，轻轻悄悄地走了过去，裙子上沾上了杜鹃涎，脚底下踩碎了蜗牛壳，两只手染上了薊乳和蛞蝓的粘液，露着的两只胳膊也抹上了象胶似的树霉，这种东西，在苹果树干上是雪白的，但是到了皮肤上就变了像茜草染料的颜色。

〔英国〕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1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平 原

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溶合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辽阔的平原上，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地滚动着，好象被那密密层层浓云紧紧地围住挣脱不出来似的，声音沉闷而又迟钝。闪电，在辽远的西北天空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呼啦呼啦地燃烧着。闷热，热得旷野里柳树上的蝉，竟然在半夜里叫了起来，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泥土气味；大雨眼看就要来了。

〔中国〕峻青《黎明的河边》P. 1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轮巨大的落日正渐渐西沉。妙子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欣赏过这一壮观景象后，方走上列车。窗外一直是宽广而单调的平原景色。田里的麦子已收割成垛，草原上的牧草仿佛干枯了似地变成了黄色。也许是遭受过战祸之故吧，这一带纵然有个小镇，也显得十分贫穷，房舍屋宇也显得寒碜不堪，如果不刷油漆，无论哪房子可能都是不值一睹的陋屋小棚。然而，每个小镇的民宅之间，都高高地耸立着寺院的圆屋顶。这，便是有史以来一直作为各种战争舞台的伦巴地平原。

夜幕降临了，窗外一片黑暗。不知不觉，早晨从巴黎出发后的劳顿已使她酣然入睡。当她被什么声音惊醒时，只见完全被夜色笼罩的窗外电光闪闪，雷声震天。天上大雨如注，雨水像瀑布般冲洗着玻璃窗。这是一场特大暴雨，遥远的天空升腾着蓝色的火柱，蔚为壮观。难道在意大利的这一带干燥地区，雷雨总是这样凶猛吗？

雷雨已跨过伦巴地平原，而火车似乎正按着方向行驶。即使在夜里，也能看见窗外那干得发白的土地。但顷刻间，一阵瓢泼大雨淋倒了青草，蓝色的闪电从青草上一掠而过，雷声震耳欲

聾。乘客们都把脸贴到玻璃上往外瞧，但说话声却被雷雨盖住了。滂沱的大雨从窗户上流下来，仿佛往玻璃窗上泼水一般。只要天空没有闪电，外面便是一团漆黑。

〔日本〕大佛次郎《丑角》P.128—129，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连绵不断的岗峦切断。那些小山挨挤着，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车子往前走了又走，却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经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了。起初在他们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那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摇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风车的地方，有一道宽阔而耀眼的黄色光带沿了地面爬着；过一忽儿，这道光带亮闪闪的来得近了一点，向右边爬去，搂住了群山。不知甚么温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果鲁希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带悄悄从后面拢过来，掠过车子和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带；忽然，整个广阔的平原抖掉清晨的朦胧，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给晒得枯黄，有的发红，半死不活，现在受到露水的浸润，受到阳光的爱抚，活转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燕在大道上面的天空飞翔，快活地叫唤；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甚么地方，田凫在哀叫。一群鸬鹚，被马车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在草地里，蚱蜢啦、蟋蟀啦、蝉啦、螻蛄啦，发出一派噼噼喳喳的单调乐声。

可是过了一忽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骗的草原现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搭拉下来，生命停止了。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紫微微的，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调；平原，朦朦胧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在没有树林没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澈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闷得麻木了……

多么气闷，多么扫兴啊！马车往前跑着，叶果鲁希卡看见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平原、矮山……草地里的乐声静止了。小海燕飞走了，鹁鸪不见了。白嘴鸦闲着没事干，在雕萎的青草上空盘旋；它们彼此都差不多，使得草原越发单调了。

一只鹞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煽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空洞无聊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地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甚么飞，它需要甚么。远处，一个风车摇着风帆……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出现一块白的头盖骨或者鹅卵石；时不时的现出一块灰色的人形石头，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蓝色的乌鸦；一只金花鼠横窜过大道。随后，在眼睛前面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鸦……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55—1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我绕过丘陵，来到了一片不很深的、周围耕种过的凹地里。一种奇怪的感觉立刻支配了我。这凹地形状很象一只边缘倾斜的正确的锅子；凹地底上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它们仿佛是爬到这地方来开秘密会议的——这里面那么沉寂、荒凉，天空那么平坦地、凄凉地挂在它上面，竟使得我的心郁结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微弱地、悲哀地尖叫了一声。我连忙回身跑上丘陵去。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失去找寻归路的希望；但是到了这时候，我终于确信我已经完全迷路，就绝不再想去辨认几乎完全沉浸在朦胧中的附近的地方，只管靠着星辰的帮助，一直信步走去……我困难地拖着两条腿，这样走了约半小时。我觉得有生以来没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看得见一点火光，听得见一点声响。一个平坦的山坡更换了另一个，原野无穷尽地连接着原野，灌木丛仿佛突然从地下升起在我的鼻子前面。我一直走着，已经打算在什么地方野宿到早晨了，突然走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上。

我连忙缩回了跨出去脚，通过黑夜的微微透明的朦胧之色，看见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宽阔的河流作半圆形向前流去，围绕着这平原；河水的钢铁一般的反光有时模糊地闪烁着，指示着河流的经行。我所站着的小山冈突然低落，几乎形成垂直的峭壁；它的庞大的轮廓黑沉沉地突出在苍茫的虚空中，就在我的下面，在这峭壁和平原所作成的角里，在静止的象黑镜一般的一段河流旁边，在小山冈的陡坡下面，有两堆火相并地发出红焰，冒着烟气。火堆周围有几个人蠢动着，影子摇晃着，有时清楚地映出一个小小的、鬃发的头的前半面来……

我终于认清楚了我所来的地方。这草原就是我们附近一带有名的所谓白净草原……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11—112，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高 原

从那山脚下，卡斯蒂利亚高原向那有如大海一样平坦的、呈弧形的地平线伸展开去。东边的大地上显现出一抹淡蓝色山丘的轮廓，就像贝拉斯克斯画幅中的远景。一行白杨树穿过这片广阔的原野。有一条小河陪伴着这行白杨树，杨树掩映着曲曲弯弯的小河。田野一片翠绿，小麦和大麦都还没开始变黄。田野中部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象是一所巨大的修道院或神学院。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上帝的笔误》P.1，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我在科尔多瓦[●]雇了一个向导和两匹马，就出发了。我的全部行李，只有一本恺撒的《回忆录》和几件衬衫。有一天，我在加

● 科尔多瓦，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城市。

塞那平原的高地上东奔西跑，渴得要命，累得要死，烈日当空，烤人肌肤，真想把恺撒和庞贝的两个儿子一齐送去见鬼，这时候，突然我发现离我走着的那条小径相当远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绿色草地，上面疏疏落落地长着些灯心草和芦苇。这就告诉我附近有泉水。果然，当我走近去一看，原来我以为是草地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片沼泽。一条小溪，看样子是从卡布拉山脉的两座极高的支脉中间一个窄小的峡道里流出来的，流到沼泽里就消失了。我因此得出结论，如果沿着小溪追本溯源，肯定会找到更清凉的水，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水蛭和青蛙，或者在岩石间还可以找到阴凉的休息处所。一进峡道，我的马就嘶鸣一声，另一匹我所看不见的马，立即随声应和。我走了不到一百步，峡道豁然开朗，在我面前呈现出片天然的圆形剧场似的空地，四周环绕着险峻的山岭，把空地完全荫蔽起来。对于旅客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舒适的休憩地方了。在笔直的岩石脚下，泉水汹涌而出，直泻入一个小水池里，水池底铺着一片象雪那么白的沙子。五六棵挺拔的绿橡树，终年不受风吹，又有泉水滋润，亭亭直立在池边，用它们浓密的荫影遮蔽着水池。水池周围长着一片细密而油绿的草，可以给人睡觉，方圆四十公里以内任何旅店的床铺都没这么好。

〔法国〕梅里美《卡门》，选自《梅里美小说选》P.352—3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原 野

静极了，这朝来水溶溶的大道，只远处牛奶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村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枝的榆荫，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尽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三两个馒头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

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晓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象是海里的轻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和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戴着几处娉婷的尖阁。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浅。村舍与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荫，有佳荫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霁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翳入了天庭。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添深了颜色，一层轻纱似的金粉糝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分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中国〕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217，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穿过一条隧洞后，贝图斯塔及其周围的景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到了山后，那里全然是另一番景象。铁道左边，微微泛红的山岭和匀称的波浪般的清一色丘陵绵延展开，遮住了视野；山后，天暗云低，阴云就像一大口袋一大口袋的脏衣服，被拆成线缕，在远处山丘上铺散开来。铁路右边是玉米地，此时地里空空如也，露着潮湿的黑土；在一片片无遮无盖的田地中间，隔不远便出现一些山岗、苹果园；果树光秃秃的，叶已落尽，细细的树枝活象是骨瘦如柴的人的手指，呈现出一派肃杀凄凉的景象。右边的天际可望放晴，隔着雾气看去，高处的薄云泛出白色，开始流散。地平线上，一条粗细一致，深浅相同的乳白色带子向海的方向延伸着。栗子园里满目荒凉，夏日里枝繁叶

茂、奥妙无穷的栗树如今却赤身露体，暴露无遗；不时有一群乌鸦排成马其顿三角形掠过栗子林、橡树林、赤裸的田野和凄凉的苹果园的上空，向海边飞去，它们像雾海里的遇难者，时而声息全无，时而发出声声哀鸣，凄哀的叫声传到地面时已十分微弱，象是来自地底下的呻吟。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9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她一点也不偷懒，将近中午，当她把牛赶到公地的时候，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太阳一出来，她就起床，帮着挤牛奶，给农庄上的雇工准备早饭，刷锅洗桶，一样事接着一样事都来了。他们永远不停地呼唤着她，喊着“小丫头”；她听了他们的呼唤，就得给每个人跑腿。

但是在公地上，她干起活来倒很轻松，这样倒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只是她得小心别睡着了。公地是海岸高处后边的一片辽阔而低洼的地带；流不到海里去的地下水都汇集在这儿。它原先是一个湖，年月久了，由于湖水淤积，结果就长满了野草；当牛群蹒跚走过这片牧场时，它就掀起了一阵微波，常常向两边一直荡漾到远远的地方。青草和芦苇杂生在沼泽间，一片桦树、白杨和赤杨的矮树丛，在地面上长起来了；每一小丛树的周围都环绕着一圈常青的石楠丛。小丛林的中央又高又干爽，在这儿，蒂特把干枯的芦苇放在折断的树枝上，搭成了一座舒舒服服的小窝棚，她在里面舒适地休息着。她也采来了野花和去年的蒿草——还有在漆黑的鼯鼠洞里闪闪发光的千年的贝壳。她只要踮着脚尖站着，就可以透过簇叶的梢头向前眺望，望着牛群——这儿地方虽然狭小，她却能使自己舒舒服服。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28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在陆地进入视野之前，飞机前面，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中闪烁着银色的、胀鼓鼓的阻塞气球，这使英伦三岛凭添了节日的气

氛。在八月的艳阳天气，这块大地显得分外平静。汽车和卡车沿着狭窄的道路穿过用黑色篱笆隔成小块的波浪起伏的黄色和绿色田地缓缓蠕动。小小的羊群在吃草，农民们一个个象活动的木偶那样在收割玉米。飞机飞过麋集在灰色尖顶大教堂周围的城镇，飞过河流、树林、沼泽和围着篱笆的绿油油的田野，飞过那画册中、油画上和诗歌中所描绘的愉快的英格兰。

〔美国〕 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P.5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阴历正月的一个凉爽、令人惬意而振奋的黄昏。恒河岸边被紫罗兰覆盖的原野上，榕树荫下拴着几头耕牛和奶牛，几间茅草房旁边南瓜和丝瓜藤一直爬至屋顶，给人以整洁、清新之感。这里没有城市里的嘈杂和喧嚣。也许没有比这里更为舒适和宁静的所在了。恒河的水面上，时而闪着红色、黑色和蓝色的光泽。它时而奔腾、咆哮，时而缓流、低吟，时而轻快又时而严峻地向没有尽头的黑暗流去，正象五光十色的童年的回忆，经历了嬉戏和欢乐之后，走向令人忧虑的和充满坎坷的漆黑的未来。

〔印度〕 普列姆昌德《一串项练》P.35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荒 原

的确，天气是冷多了。高原上一片荒凉景象。春天，嫩绿给高原披上快乐的衣衫；夏天，庄稼的金黄色把卡斯蒂亚变成大画家的描绘对象，或者变成大作家笔下的美景，因为这些外来的艺术家难得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所以能够敏感地揭出内中的奥妙。但是，在这秋冬之交的季节里，这里毫无美景可言。绵绵秋雨无力使植物返青，却足以冲淡那可喜的金黄。

眺望大地，顿觉凄凉。中央高原的大部分犹如骨骼暴露的枯

尸。微微突出于农田之上的块块岩石仿佛是腐肉中的骨架。秋末初冬的气候使得高原暗淡无光。

〔西班牙〕 卢卡·德代纳《上帝的笔误》P.482,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我还没有走到花园的尽头，我的房东就喊住了我，他要陪我走过旷野。幸亏他陪我，因为整个山背仿佛一片波涛滚滚的白色海洋。它的起伏并不指示出地面的凸凹不平；至少，许多坑是被填平了；而且整个蜿蜒的丘陵——石矿的残迹——都从我昨天走过时在我心上所留下的地图中抹掉了。我曾注意到在路的一边，每隔六七码就有一排直立的石头，一直延续到荒原的尽头。这些石头都竖立着，涂上石灰，是为了在黑暗中标志方向的；也是为了碰上象现在这样的一场大雪把两边的深沿和较坚实的小路弄得混淆不清时而设的。但是，除了零零落落看得见这儿那儿有个泥点以外，这些石头存在的痕迹全消失了。当我以为我是正确地沿着蜿蜒的道路向前走时，我的同伴却时不时地需要警告我向左或向右转。

我们很少谈话，他在画眉园林门口站住，说我到这儿就不会走错了。我们的告别仅限于匆忙一鞠躬，然后我就径向前去。相信我自己有本事，因为守门人的住处还没赁出去。从大门到田庄是两英里，我相信我给走成四英里了。由于在树林里迷了路，又陷在雪坑里被雪埋到齐脖子：那种困难景况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领会。总之，不论我怎么样的乱荡，在我进家时，钟正敲十二下。这指出从呼啸山庄循着通常的道路回来，每一英里都花了整整一个钟头。

〔英国〕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P.28—29,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块地方实在和夜是近亲属；只要夜一露面，就显然能看出在夜色的苍冥里和荒原的景物上有一种互相凑合的趋势；那一片

郁苍连绵的园阜和空谷，好象以十二分的同情，起身迎接昏暗的暮色似的；因为荒原一把黑暗吐出，天空就把黑暗倾下，两种动作都同样迅速。这样一来，大气里的嗅味和大地上的嗅味，就各走一半路程，凑到了一起，仿佛同枝连理，结成一气氤氲。

……苍苍的暮色和爱敦的景物，共同联合起来造成一种风光，堂皇而不严峻，感人而无粉饰，有深远的警戒性，有浑厚的淳朴性。我们都知道，牢狱的壁垒上往往有一种气概，能使它显得比它大两倍的宫殿都要威严得多；现在荒原上也就是因为有这种气概，所以才能一种世俗称为美丽的地点上所绝对难以看到的高超卓越。……能受莽荡荒凉的爱敦的感动的，是那种比较细腻和比较稀少的本能，是那种比较晚近才发生的情绪，不是那种只认柔媚艳丽为美的性情。

〔英国〕哈代《还乡》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是罕见的风和日暖的天气。老天爷好像对人间发生的可怕的惨剧无动于衷，依然那样高洁而晴朗，有时还吹来一股清新的春风。那些不大容易被人发现的青草的嫩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了出来，使大地换上了浓绿的新装。

然而，这并不能消除那种荒凉的印象。被撂在一边的无主的草原上，荒草异常茂盛，而高粱地和包米地里却没有萌发新芽，唯有灰菜和长命菜这些杂草，密密层层地缠住了去年的庄稼茬子，远方的田野上，那转眼之间已经长得很高的紫芒和蒿草随风起伏。不知怎的，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晚秋的感觉。

山，是古铜色的，寂寞沉沉。在光秃秃的小山脚下，有着一片金色的草坪。但耸立在草地边缘的榛树和橡树，却像从来没有抽过芽似地干枯和憔悴，坼裂的树干上还缀有三两片被人摧残过剩下的树叶，一遇风吹，便发出沙拉沙拉的好似金属摩擦的声响。

荒凉的草原，还有比草原更荒凉的田野，都是那么绵延不断、广阔无垠。在地平线尽头，偶然兀立着两三棵孤零零的柳树，

树下还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土地祠。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到有什么人家了。然而，当几只猪崽子或一群家鸭闹嚷嚷地跨过路面的时候，如果举目向四周眺望，也会在薄雾迷蒙中发现远方草原的尽头，有一两座黑呼呼的土房，不过，不会想到那里有人居住。

〔朝鲜〕《血海》P.108，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二十五、田 园

田 野

八月初头，小麦黄了。看不到边的绿色的庄稼地，有了好些黄灿灿的小块，这是麦地。屯落东边的泡子里，菱角开着小小的金黄的花朵，星星点点的，漂在水面上，夹在确青的蒲草的中间，老远看去，这些小小的花朵，连成了黄乎乎的一片。远远的南岭，象云烟似的，贴在蓝色的天边。燕子啾啾地叫着，在天空里飞来飞去，寻找吃的东西，完了又停在房檐下，用嘴壳刷洗他们的毛羽。雨水挺多，园子里种下的瓜菜，从来不浇水。天空没有完全干净的时候，总有一片或两片雪白的或是乌黑的浮云。

〔中国〕周立波《暴风骤雨》P.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窗下是校里的园地，种着菘菜。园墙之外，迤斜地躺着一条明亮的小河，轻风吹动，皱起鳞鳞的波纹。一条没篷船正要出发，竖起桅杆，拉上白布帆，就轻快地前去了。河两岸是连接的麦田。麦苗还沉睡着似的，但承受着朝阳，已有欢欣的意思。田亩尽头，白茫茫一片，那是一个湖。几抹远山，更在湖的那边，若有若无，几乎与天色混合了。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P.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1月北京第2版。

冬末春初的田野，早晨七八点钟的时候格外好。满天的红

霞，照着刚刚苏醒的大地，五颜六色，光辉灿烂。群山上的白雪放射着银光，三湾平原平坦坦的，象一块褐黄色的大地毯，铺展在翠屏山下。在那纵横交错的土路上，大拖拉机、小拖拉机、卡车、马车、牛车、小平车，东往西来，轰轰作响。在那块块的田地里，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修渠的、平地的、送肥的社员们矫健的身影，闪烁在田间，这里那里，男男女女，点点斑斑，好一幅动人的备耕景象。

〔中国〕谌容《光明与黑暗》P.1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满畦开了穗的早庄稼，长着穗的晚庄稼，被雨水洗过真是黄的金黄，绿的碧绿，叶子上滚动着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灿烂晶莹的光彩。远处村头还笼罩着一层气。雨水顺着田陇沟和大道流着。洼地积满了明晃晃的一片水，只露出豆叶和草尖。青蛙哼哼哈哈地得意地叫着。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412，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七天之后，那泛滥的洪水倒也渐渐地自己退去了。……农场的地界和佃户的地界当中，横着一条大路，路上长着一丛一丛的竹树，随风摆动，沙沙作响。胡柳、胡杏两人到田边一看，不由得伸出了舌头。偌大一片田地，黄霜霜的，竟连一根青草也没有，更不要说什么禾苗了。一层三四寸厚的油泥，严严地盖住了整个大地，油泥的表层有一片姜黄色的泡沫，小蟛蜞在泡沫当中横行游逛，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大路的路基也叫洪水冲刷得这里坍一块、那里坍一块的，浑不成个样子。

〔中国〕欧阳山《苦斗》P.6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就布满了雨云；那天没风，不热，可是使人烦闷，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乌云挂在乡野的上空，久久

不动，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雨，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依他们看来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果耶村的风车，右边是一排高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俩都知道这排高岗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绿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岗的顶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看见电线，看见远处一列像是毛毛虫在爬的火车，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见城市。如今，遇到这没风的天气，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凡·伊凡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旷野生出满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国家多么广大、多么美丽啊。

〔俄国〕契诃夫《醋栗》，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6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是静静的夏天的朝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田野里仍然闪着晓露。初醒的山谷散发着芬芳的气息，而宿鸟则在朝露未霁、悄无声息的森林中欢乐地歌唱。在一带山坡上，自顶至麓都满布着刚刚放花的裸麦，山脊上远远望见有一个小小的村落。一个少妇正沿着通往村落去的小径走着。她穿着白麻纱的长袍，头戴圆草帽，手里拿着遮阳伞。在她后面不远，尾随着一个小厮。

她缓缓走着，好象在欣赏这步行的乐趣。前前后后，修长的裸麦临风摆动，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麦浪起伏，时而涌出一片淡绿，时而又皱起一道红波；高空上，百灵鸟正啭着歌喉。少妇适间从自己的田庄出来，这田庄离开她正要前去的小村不过一俄里。她的名字叫作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宾娜。她是一个寡妇，没有孩子，颇有些财产。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抹平川的田亩，象穷人身上的补丁似的，一块接一块地缀

在大地身上，一直伸到天边。它衬托着那耸立在地平线上，随风摇曳的椰树，那一丛丛浓绿的果林，那藏在香蕉、芒果树丛里的褐色村庄，那绕着田亩潺湲流淌的溪流，一齐构成这热带田野的基调。再配上那青碧透明的远山，这火山所喷吐出来的烟雾使它经常绕着朵朵白云，映衬在那空旷万里的蓝天底下，这就是南洋典型的田园图了。只是这儿得天独厚，使它到处青苍翠绿，包孕着无穷尽的生机和力量……

〔印度尼西亚〕黄东平《大海洋外》P.390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第二天黎明，太阳还躲在东边地平线后面，它的光芒却照亮了大地的上空。

清真寺的尖塔上传来舍纳维长老颤悠悠的、凄凉的、睡意浓浓的唤礼声。

田野里，嫩绿的幼苗被露珠压得弯弯的，潮润的微风，满载着田地的香息，柔和地轻轻地拂动着。

原野的景色美丽而静寂。天空、树木、河流，一切都显得好像是眼睛第一次接触到的新东西。

在这新的一天，太阳还没有投射出初升的霞光，阿卜杜勒·哈迪已经赤着脚站在堤下的小水沟里，举着锄头在挖沟底。他挖了一阵，用两手把河泥推向两旁，让水流进玉米地里。他的牛在岸上拉着水车，旁边站着一个小孩，揉搓着眼睛。

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农民挥舞着锄头在挖沟，迪亚卜也在用两手挖泥，让水流进田里。

河滩的田地里，到处是半裸着身子的农民，哈着腰争着把水引进干旱的田里。

只有熬过了一夜，在堤旁看瓜地的欧洛瓦尼，躲在田里睡觉。

哈迪突然发现沟里的水愈流愈慢，愈流愈少，根本不够浇足自己的这块田。他仍旧弯着腰，抬起头来望了望岸上的水车。

水车转得很正常……

他直起身子，把沾满污泥的两手往腰里一插，凝视着天空。

夜的暗影已经完全消失，树上的麻雀喳喳地叫着，飞离鸟巢，美丽的长喙白鸟也成群结队的飞出来，落在河滩上戏水、啄食，然后安详地飞开……

阿卜杜勒·哈迪继续走，一直来到河堤上。太阳拂去了树叶上银色的露珠，河水静静地流着，瑰丽的霞光倒映在水面上，小舟在河面上轻轻荡漾。河岸两旁，外乡的渔夫们的渔网敲打着河面。

晨雾消失在新的一天的炽热里。各种的声音频频响起，夹杂着单调的水车声，打破了寂静的空气。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土地》P. 180—18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弯弯曲曲的道路在大片大片肥沃碧绿的田地和茂密的榆树林之间穿过；这些树木结实浑厚、庄严雄伟，就像肯特郡人中老农的妻子那样，脸色红润，体格健壮，一个个丰满魁梧，看得出是优质黄油、自家烤制的面包、奶油和新鲜鸡蛋营养的结果。有时道路狭窄得只有一条小径，长满着山楂树篱，两边是榆树覆荫，你抬头仰望，只能看见一线蓝天。当你在这暖热强烈的空气中骑车前进时，你会觉得世界是在静止中，生命是永恒的。虽然你使劲踏着脚蹬，你会得到一种悠闲自在的甜美感觉。这时没人讲话，倒会感到十分惬意，如果同伙中有人突然非常兴奋，加大速度，冲向前去，大家就都会高兴地嘻哈大笑起来，不消一会儿，你也会尽力蹬上几脚跟上去。我们天真烂漫地说说笑笑，互相逗趣逗乐。有时有人经过一些有小花园的农家房子（花园里栽有蜀葵和卷丹），离大路不远是一些农场的房舍，农场巨大的谷仓和啤酒花烘炉房，有人打从成熟的、繁花成串的蛇麻草地穿过。酒吧间就和农家房子一样充满亲切气氛。自由自在不必拘于礼节，走廊上往往栽有忍冬花。酒吧招牌很普通，都是人们熟悉的：什么

“快乐的水手”呀，“快乐的农夫”呀，“锚冠和锚”呀，“红狮”呀。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 12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场 院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柏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柏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

〔中国〕鲁迅《风波》，选自《呐喊》P. 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面前稻场上一片太阳光，金黄黄地耀得人们眼花。横在稻场前的那条小河象一条银带；可是河水也浅了许多了，岸边的几枝水柳叶子有点发黄。河岸两旁静悄悄地没个人影，连黄狗和小鸡也不见一只。往常在这正午时分，河岸上总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盂的女人和孩子，稻场上总有些刚吃过饭的男子衔着旱烟袋，蹲在树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檐口总也有些人像老通宝似的坐在门槛上吃喝着谈着，但现在，太阳光暖和地照着，小河的水静悄悄地流着，这村庄却象座空山了！老通宝才只一个半月没到廊檐口来，可是这村庄已经变化，他几乎认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宝变瘦到几乎认不得一样！

〔中国〕茅盾《秋收》，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284—2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农民们开始把小麦运到打麦场上，竖成一堆一堆。那一堆堆不是什么别的，简直就是村子本身，因为这时候，整个儿村子就像是一捆捆小麦建造起来的。

打麦的时候，农民们全家都破例地在那儿消磨上好几天，那几天跟一年中其他的日子全不一样，一捆捆小麦由那一家人单独搬到那地方后，这会儿全交到了陌生人手里，交到了一小队人的手里，没有他们，麦子根本就打不成。一辆陌生的大车停到了麦堆旁；一柄别人的草耙戳进小麦里去。打谷机旁边，捆住小麦的绳子，很特别地捆扎着，使全家都想起父亲那只坚强的、晒焦了的手捆的那根绳子，这会儿竟然由别人来解开。话虽如此，个个人的心里却都感到一种说不出、忘不掉的快乐。

两个农民待在斗旁边，打谷机两边一边一个；还有两个农民驾着两辆大车；麦堆左近，另有两辆大车正在装谷子，两三个人拖着麦秸朝前走去；紧挨着谷仓，有几个人在把小麦搬回家去。在一个或是一个半钟点里，他们为家里流下了血汗。他们一面装着一捆捆小麦，一面说着笑话，他们把家里的麦秸搬开，再把脸上的灰尘揩掉，等他们走进院子，在廊台的台阶旁停住卸下小麦的时候，他们全欢天喜地……这样，小麦在变成面包之前，也还经过了一下别人的手，而挣到小麦所花的血汗总从人们的记忆里比较快地便给抹掉了。

〔罗马尼亚〕玛林·普利达《莫罗米特一家》P.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麦 地

天空由深灰变成了浅蓝，东方升起一片淡红色，太阳快要出来了，又是一个晴朗的天。广阔的田野在晨光里显得特别清新，眼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绿油油的麦苗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好像无数珍珠，远处是深黄色的耕地、笔直的渠道；再远

处是一簇簇的村庄，村庄背后衬着淡淡的山的影子。

〔中国〕马烽《青春的光彩》，选自《我的第一个上级》P.1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时候山上现出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装，却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吗？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风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见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风以外甚么也听不见；顶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杨树，一条条麦田如同耀眼的黄地毯那样从大道直伸到山顶。山坡上的麦子已经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刚在收割……六个割麦子的人站成一排，挥动镰刀，镰刀明晃晃的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脸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来溽暑在烤他们，使他们透不出气来。一条吐出舌头的黑狗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马车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阵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简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酸痛背上，用眼睛盯紧叶果鲁希卡的红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红颜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可不知道，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56—1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前面是辽阔的田野，左边是村庄的小土房。太阳已升起很高，热烘烘的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田野。庄稼已收割了，可以看到一些绿茸茸的草地。麦地里到处是麦茬和干硬的麦根。新收割的地里，成群的鸽子和其他鸟类在啄食。只有村子周围和水塘边有树木，大多是榭星树和芒果树，树荫里拴着牲口，小床上几个农民在睡觉。西面远处有一行茂密的树木，某些地里成熟的庄稼尚

未收割。

〔巴基斯坦〕阿卜杜拉·侯赛因《悲哀时代》P.56,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棉 田

当驴子尖声嘶鸣的时候,这一行人已经离开麦地,走进了棉田。田野,无边无际。当你知道这广袤的土地全归一个人所有的时候,你一定会震惊得发呆!你会立刻想到,要是我就是这个人该有多好!长满作物的田野会使你联想到天堂的乐园。在田埂上漫步徜徉,你会看到沟渠纵横,茁壮的棉株茎叶鲜嫩,枝头挂着胀鼓鼓的棉桃,当你一步步远去,会感到棉株渐渐地融合、融合在一起,你的眼前只是长方形的绿油油的一片。土地被划成许多方块田。近处的方块田整齐划一,田与田之间都有一条小小的排水沟。从远处望去,那些沟渠、阡陌,全不见了,惟有一片辽阔无垠的绿色的平原,黄黄的花蕾像无数盏小灯笼,在暗绿中闪耀发光。

〔埃及〕尤素福·伊德里斯《罪孽》P.37—38,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菜 地

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拼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255--25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篱笆。菜园。一片黄色的、面对着太阳的向日葵花朵。开着苍白色花朵的绿油油的土豆。这是沙米里家的女人们，因为从前耽误了，现在正锄土豆地里的杂草；许多弯下去的、穿着粉红色上衣的脊背，锄头迅速地上下舞动着，落在灰色的垅沟上。阿克西妮亚一口气也没喘，一直跑到麦列霍夫家的菜园子。她四面看了看；她把插着篱笆门的小树枝拔下来以后，推开园门。她顺着一条踏出的小路走到绿油油的向日葵丛里去，她弯下身子，钻进顶密的地方，脸上落满了金色花粉；撩起裙子，坐在生满了菟丝子的土地上。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果 园

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丁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江西腊，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路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这种花开得稠，有绛紫的，有银白的，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异香；也开得时间长，能装点整个秋天。这一点很像野生的千头菊。这种花称作“菊”，看来是有道理的。

〔中国〕吴伯箫《菜园小记》，选自《吴伯箫散文选》，P.2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沟 渠

现在，那所房子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道路的右边是一条缘道而流的小渠。道路大拐弯的时候，小渠也随之拐了一个大弯。渠水在其间流淌——它从长着杂树林的山丘脚下流过。它流过柿子树旁，淌过马棚边，穿过竹丛，它流经泡桐树地，从墙边开着大朵百合花和葵花的农家庭园前通过。

这条宽约六尺的小渠实质上虽然是一条引水灌田的小渠，但它能直接引灌来自远处山间的上游河水，所以它的美感不啻是一条山涧。而透过绿叶洒下来的阳光，使它更增强了山涧的色彩。

渠水把泥泞的红土刷洗得干干净净，自己却一点浑浊不起，浅浅地朝前流去。它不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便会闪烁着异常强烈的亮光，但随即变化成纤细的皱纱波纹，或者像发生轻微的痉挛似的，抖动着发亮。有的时候，这种小的闪光会像鱼鳞似地交替重合。当凉风习习、低拂过水面的时候，水上顿时会出现一条瞬间即逝的狭长型的银色薄箔。水渠的两侧长有茂密的芒草，长有一丛丛的野蔷薇——枝上的那些可以用来向情人一诉衷情的小白花早已荡然无存，还长有一些不知其名却各自开着花儿、结着果实的野草和灌木，当它们枝叶相接、密盖在水渠上方时，水流就仿佛在这些草木形成的隧道里通过似的。接着水流又浮现出它那又黑又凉的身影，徐徐向前流去。

有的时候，渠水会悠闲地驻足休憩，仿佛旅人在回视自己所经由的路途而伫立不动。在这种场合，水色呈现着土耳其宝石的色彩——因为夏日午前的天空就是这种土耳其宝石的颜色。这水色又象由玻璃板的侧面透视出来的色彩。

快活的蜻蜓逆着水流和微风飞行，身子轻捷地擦着水面滑行，并不时把尾巴在水里浸一下地产卵。这只蜻蜓乘着微风，朝着他们前进的方向、用着几乎与他们相同的速度、跟着他们飞一

阵子，突然一闪身，又向天空高飞去了。

〔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选自《更生记》P.195，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把汽车停在院门旁边的车库里，摇摇晃晃地——宴席太丰盛了！——向果园远端的灌渠走去。太阳升起来了，仿佛挂在杨树梢上。灌渠里注满了从明格——布拉克流出来的纯净的泉水，河水冲刷着石头，湍湍向前，水中时而映出蓝天，时而映出水下的绿草。泉水的清冽和凉爽令人神往。海达尔边走路边脱去外衣，赤着脚，穿条花里呼哨的游泳裤，蹦了两蹦，一眯眼便跳进清冽的泉水里。他在水里使劲地刨了两下，像匹有恶习的马打了几个响鼻，但也就那么一小会儿，他就老实了下来，抓住一条柳枝，躺在水面上，合上眼睛。现在他觉得，好像不是流水，而是什么人的一只柔软的手在抚弄他那被酷热弄得疲惫不堪的身子，每条神经都舒展开来，每个细胞……他从灌渠里出来，在一株老桑树下躺下。庭院里，果园里，空寂无人。他的头隐没在深及膝盖的浓密的三叶草丛里，蜜蜂在耳边，在毛茸茸的紫色花间懒洋洋地飞鸣。一些白花花的、淡蓝色的蝴蝶在海达尔的头上飘舞，而在上端的树叶丛间，有无数麻雀在啁啾……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198，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围 场

话说文王同众文武出郊外行乐，共享三春之景。行至一山，见有围场，步成罗网。文王一见许多家将披坚执锐，手持扫杆铜叉，黄鹰猎犬，雄威万状。怎见得：

烈烈旌旗似火，辉辉造盖遮天。锦衣绣袄驾黄鹰，花帽征衣牵猎犬。粉青毡笠，打洒朱缨。粉青毡笠，一池荷叶舞清风；打洒朱缨，开放桃花浮水面。只见：赶獐猎犬，钻天鹅。

子带红缨；捉兔黄鹰，拖帽金彪双凤翅。黄鹰起去，空中咬坠玉天鹅；恶犬来时，就地拖番梅花鹿。青锦白吉，锦豹花彪。青锦白吉，遇长杆血溅满身红；锦豹花彪，逢利刃血淋山土赤。野鸡着箭，穿住二翅怎能飞；鹁鸪遭叉，扑地翎毛难展挣。大弓射去，青妆白鹿怎逃生；药箭来时，练雀斑鸠难回避。旌旗招展乱纵横，鼓响锣鸣声呐喊。打围人个个心猛，与猎将各各欢欣。登崖赛过搜山虎，跳涧犹如出海龙。火炮钢叉连地滚，窝弓伏弩傍空行。长天听有天鹅叫，开笼又放海东青。

话说文王见这样个光景，忙问：“上大夫，此是一个围场，为何设于此山？”宜生马上欠身答曰：“今日千岁游春行乐，共幸春光，南将军已设此围场，俟主公打猎行幸，以畅心情，亦不枉行乐一番，君臣共乐。”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2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墓 地

轻风不时吹过，鼻端扑来一阵浓郁的甜香，我无法找到它的来源；因为我身旁的灌木挡住了我的视线。骤然，围堤向右拐弯了，我面前伸展着一小片隆起的坟地。到处都有黑莓藤和覆盆子爬在地上；坟地中央，傍着一弯黑色的溪流，孤零零地站着一株小树，正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它长得枝繁叶茂，从青翠欲滴的树叶间，披露出那些娇嫩的白色花朵，却开得正盛。蜂群仿佛抚弄竖琴似的，在树巅上嗡嗡嚶嚶地唱个不停。

〔德国〕台奥多尔·史托姆《大学时代》，选自《白马骑士》P.23，江西人民出版社1932年版。

我望着秋雨浇湿的公墓，望着褐色的脏叶覆盖着的墓石。迷雾，这个苍白的怪物。一夕之间吮干了树叶的绿汁。如今叶儿从

枝桠上低垂下来，苍白无力；每阵风都要扫落一批又一批树叶，把它们向前赶去，犹如一阵锥心的巨痛，我第一次感到离别在即，它不久即将变成现实，就像秋天一样的现实；秋色悄悄穿过树木华盖而降，在华盖上抹上一层黄色。

〔德〕雷马克《三伙伴》P. 376，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古丽萨拉老人忌日四十天到来了，这是葬礼的最后一天。

那是一个寂静的月夜。干枯的千金榆、桑树和山毛榉环绕着宽阔的墓地，清辉洒在这些树上，显得白惨惨的，整个墓地一片阴森可怖。

这里一切都仿佛死去了。成材的大树，连从老根吐出的新芽，都完全是干枯的，没有一条绿枝，没有一片叶子。掩埋死者的一个个坟丘覆盖着一层黄色的枯草。只有骆驼刺长得很茂盛，它不需要人去照料，既不怕干旱，也不怕酷暑。人们好像已经把这片墓地忘却了。或许是阿塔库兹的紧张工作步调已使他们四下分心，无暇照料死人的事？多姆拉诺尔穆拉特忧愁地环顾一座座凄凉、荒芜的坟墓。哪怕周围有一片绿茵也好，哪怕有一棵活着的树也好，坟堆前应该安放一块石碑，也算是对故去的人奉献的礼物和缅怀之情。但是，他可是个哲学家，在严酷无情的死神面前，几块石碑和绿茵又算得了什么？普普通通的石碑也好，一切富丽堂皇的棺槨也罢，在无限浩渺的宇宙面前，这又算得上什么？

作为饱经沧桑、学识渊博的人，诺尔穆拉特不惧怕死。那是生命自然的、合乎规律的终结。可无论怎么说……他深深感到，古丽萨拉之死给他带来无情的打击。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 111—112，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过了半个月，小坟堆上长出了车前草和嫩苦艾，野燕麦在坟上结了穗，山芥菜在旁边开着灿烂的黄花，草木樨像绒线头一样垂着，散发着百里香、大戟和珠果的香气。不久从附近的村子里

来了一个老头子，在坟头上挖了一个小坑，插上了一根新刨光的橡木柱子，柱子上安着一个小神龛。圣母的悲哀的面容在神龛的三角形木檐底下的黑影里露出了温暖的神情。木檐下面的小门框上用黑色的斯拉夫文写着这样两行字：

在混乱和腐化的时代，

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弟兄。

老头子走了，但是这个神龛留在草原上了，它用永远伤感的形状刺痛那些徒步或骑马走过的人的眼睛，在他们心里引起一种模模糊糊的悲愁。

还有——五月里，野雁群集在小神龛的旁边，在浅蓝色的苦艾当中交尾，把附近的成熟了的速生草踏成一片绿色的毯子；它们为了母雁，为了生活、爱情和繁殖的权利而斗争。过了不久，仍旧是在这儿的小神龛附近，在一个小土丘的下面，在乱蓬蓬的老苦艾的覆盖之下，母雁生了九个蓝灰色的花蛋，它扑在这些蛋上用自已的身体的温暖孵着它们，用灿烂发光的翅膀保护着它们。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972—9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二十六、山 岭

群 山

门外是漫上坡，时间早已吹过熄灯号，更深夜静，沉寂无声。天空，月亮率领着群星在广阔的晴空里各就各位。杨晓冬他们漫步走到山顶。面向西望，西面群山列队，嶂叠峦层，连绵起伏，一眼看不到边。山头上积着白雪，白雪外面笼罩了一层雾沼沼的灰云。烟云流动着掠过山巅，在星月交映下看去，活像无数条露着雪白脊背的潜水游龙，它们时隐时显地在烟青色的浪涛里游泳。

东南面的山岭，因靠近平原，地势较为低矮。有些小的峰岭好像站在他们的脚下，似乎跨过它们就可以踏到平原了。天空在这里颜色更加清淡，月光更加洁净，空气流动的更加畅快。从那里流来的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平原土壤的气息和花草芬芳的味道。嗅到这股味道，两人怀着眷恋乡土的感情，不由地作起深呼吸来。山脚下面两里远的河川里，有一道已经化冻的冰河，月光下，浮光耀金的河水，还在轻轻流动。仔细静听，可以听到流水漫过石沙的冷冷响声。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 25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他顺着这片平坦的、已经黑沉沉的小树林望去的时候，看见群山光彩熠熠，给不远地方的一片神奇的亮光笼罩着。在离他最近的那道轮廓柔和的、灰白的山脊背后，耸立着另外一些金黄和

淡灰的山岭，山巅的积雪像纯净、柔软的黄金那样灿烂。寂静的群山在空际闪闪烁烁，默默地放着光彩，完全是天空中的矿石所炼成的。他站在那儿，瞧着那些山岭，脸也被照亮了。像积雪放出璀璨夺目的金光那样，他感到自己的口渴也在他身内闪闪发光。

【英国】戴·赫·劳伦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P.29—3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飞机在空中飞翔，达笛坐在机舱里，凭窗远眺，祖国的锦绣河山，尽收眼底。

他乘坐的是一架巨型客机，不太颠簸，他没有恶心的感觉，可以舒舒服服地观赏祖国大好河山。遥遥望去，只见鲁夫平原上潘果尼河蜿蜒曲折地流入潘果尼省域。一望无际的剑麻田从坦噶到考洛戈威沿着铁路线，伸向姆吐姆布拉。左侧的莫罗戈罗市，座落在乌鲁古鲁山的山脚下。乌鲁古鲁山脉巍峨壮丽，放眼远望，景色宜人。展现在眼前的姆伏曼洛草原勾起了达笛的回忆，仿佛看到草原上居住着成群的羚羊、格兰特羊、斑马、长颈鹿，还有号称森林之王的狮子及其邻居，统统沐浴在晨曦之中……转瞬之间，飞机驶近群山，山峦仿佛一只被老虎抓破的面庞，然而山景异常秀丽动人。尽管达笛过去一直教授地理课，但亲眼看见这座美丽的山脉还是平生第一次。

奇妙的景色使达笛兴奋起来。只见山峰高耸入云，山下林海绵延。莫希市附近的深谷有一片片香蕉树林、小树丛，千姿百态。达笛认为这座小树丛是咖啡树——当地盛产的主要经济作物。

【坦桑尼亚】赫·凯·姆贝尔瓦《渴——坦桑尼亚小说选·心灵的创伤》P.102，10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山 峰

初升的太阳，把玫瑰色的光线抹到巍峨的山顶上的时候，眺山

真好比穿着凤冠霞帔一样。把她比拟作一位漂亮的美人，可并不算夸张。你看！挂在山腰里那淡青色和乳白色的晨雾，像飘在美人胸前的薄纱，满山玲珑透明的石块像嵌在衣冠上的宝石，遥遥看到那成行成列的密密麻麻的发着绿色的树林，颇像霞帔上的纓络。一条灰白色的通向山腰的慢坡路，是美人围腰垂下来的长长丝带……

〔中国〕李英儒 《野火 春风斗古城》P.238，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话说大兵离了青龙关，一路崎岖窄小，止容一二骑而行，人马甚是难走，跋涉更觉险峻。闻太师见如是艰难，悔之不及。早知如此，不若还走五关，方便许多；如今反耽误了程途。一日，来到黄花山，只见一座大山。怎见得，有赞为证：

远观山，山青叠翠；近观山，翠叠青山。山青叠翠，参天松婆婆弄影；翠叠青山，靠峻岭逼陡悬崖。逼陡涧，绿松影摇玄豹尾；峻悬崖，青松折齿老龙腰。望上看，似梯似磴；望下看，如穴如坑。青山万丈接云霄，斗涧鹰愁侵地户。此山：到春来如火如荼，到夏来如蓝如翠，到秋来如金如锦，到冬来如玉如银。到春来，怎见得如火如荼：红灼灼天桃喷火，绿依依弱柳含烟。到夏来，怎见得如蓝如翠：雨来苍烟欲滴，月过岚气氤氲。到秋来，怎见得如金如锦：一攒攒，一簇簇，俱是黄花吐瑞；一层层，一片片，尽是红叶摇风。到冬来，怎见得如玉如银：水晃晃冻成千块玉，雪濛濛堆叠一银山。山径崎岖，难进难出；水回曲折，流去流来。树梢上生生不已，鸟啼时韵致悠扬。正是：观之不舍，乐坐忘归，有诗为证：

一山未过一山迎，千里全无半里平，莫道牧童遥指处，
只看图画不堪行。

话说闻太师看此山险恶，传令安下人马，催开墨麒麟，自上山来观看。见有一程平坦之地，好似一个战场。太师叹曰：“好一座山！若是朝歌宁静，老夫来黄花山避静消闲，多少快乐！”又

现依依翠竹，古木乔松，赏玩不尽。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373—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这是一座十分陡峭的山峰，高耸入云，覆盖着阴森森的树林，四周怪石林立，巉岩突兀，环绕着隐没在一片荆棘丛中的万丈深壑，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从高山之巅，哗哗地冒出一股旺盛的泉水，随着山势如银河般地飞泻而下，散成上千条溪流，潺潺淌入山涧，直至形成一圈环抱山麓的死水湖，宛然挤进狭缝间的大海，或犹如淤寒成泽的河流。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金驴记》P.8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高山

师徒们离了乌鸡国，夜住晓行，将半月有余。忽又见一座高山，真个是摩天碍日。三藏马上心惊，忽兜缰忙呼行者。行者道：“师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岭。须要仔细提防，恐一时又有邪物来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孙自有防护。”那长老只得宽怀，加鞭策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险峻。但见得：

高不高，顶上接青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前常见骨都都白云，挖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当当滴水泉，泉下有弯弯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棚地献果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晓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唵喇的响，惊得飞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

伏禽和兽，吓得人心挖瞪瞪惊。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当
当倒洞当仙。青石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师徒们正当悚惧，又只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
空内，结聚了一团火气。行者大惊，走近前，把唐僧挡着脚，推
下马来，叫：“兄弟们，不要走了，妖怪来矣。”慌得个八戒急掣
钉钯，沙僧忙轮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500—501，齐鲁书社1980年版。

堂卡洛斯允许安娜离开花园，独自攀登那座长满百里香的山。
在那儿谁也发现不了她，因为人们只有打柴时才会上山。那天，
安娜散步的时间比哪天都长。山坡难行，小径窄似羊肠。右侧，
悬崖峭壁，触目惊心。下面，浪花飞溅，海在咆哮，震耳欲
聋，宛如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左边，百里香夹径而上，直至布满
松树的山顶。松枝间，风像是回答海浪的怒吼，也学着它的样子
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安娜迈着重步爬山。她感到吃力又感到兴
奋，觉得浑身发热，一向冰凉的面颊也象在遥远的过去一样热乎
乎的。她怀着一种热切的渴望向上爬着，好象脚下的路直通天
国。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1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版。

山 野

浓雾正在消散，熹微的晨光已经使春姐儿看见，她和她的小
莫斯正在伏牛山深山区的“牛群”里行驶。她索性不理睬那辆卡
车，而在好奇地观望“牛群”。这是一群或横卧、或翘首，或踟蹰
河边、或遥望天涯的黄色的巨牛，悄没声儿地深思或期待着什
么。它们不像太行山那样瘦骨嶙峋、峭拔险峻；也不象大别山西麓
那样肌肤丰阔、绿树葱茏。春姐儿曾在太行山的东麓和大别山的

西麓行车，当然这都是最近数月以内的事情。太行山使她想起威严的老祖父，大别山却使她感到那是一群娇好的、风华正茂的女性。伏牛山就是伏牛山，他是一群不乏青草和泉水的滋养、却又负载过重的老牛。“二类膘！”春妞儿心里正在作出一个使她自己 also 感到大刹风景的评论。

〔中国〕张一弓《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1629，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起初见到怪石嶙峋，灰色的树林在他的脚下摆动，雾忽而吞没了树林的身影，忽而露出它们粗壮的枝干，他心头产生一种紧迫感，催逼着他去寻找什么，好像在寻找失去的梦，但又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感到周围的一切都那么渺小，那么贴近他的身边，那么潮湿，他恨不得能把地球放到炉子后面去。他不明白爬下一个山坡到远处一个地方去怎么需要那么多时间；他本以为自己用不多几步就必定能够测出一切东西的大小和长短。有时候，狂风把云团抛进山谷，好象云团把树林飘浮了上来似的，岩石上的声音清晰可闻，一会儿像渐渐消失在远方的雷鸣，一会儿又震天动地轰然而至，好像要用它们的声响在疯狂的欢呼声中歌颂大地似的。云朵象嘶叫着的烈马奔腾而来，阳光在其中穿来穿去，把它的耀眼的宝剑在雪原上划动，于是一道明亮眩目的光越过山头，切进山谷；有时候，狂风把云团卷进下面一片湛蓝的湖水中，然后风渐渐停息，从幽深的峡谷中，从枞树的梢头，似乎传来一首摇篮曲的曲调和嗡嗡的钟声，忽然，深蓝的天边出现一抹淡红，小块小块的云朵展开银色的翅膀布满了天空，远处的山头，泰然自若地在原野上鲜明地显示出来，闪着亮光——这时候，他的心头产生一种撕裂的感觉，他站住，气喘嘘嘘地向前微俯着身子，睁开眼睛，张大嘴巴。他觉得好像必须把狂风吸进自己胸中、非把宇宙万物都吞下去不可似的……

〔德国〕格奥尔格·毕希纳《棱茨》，选自《赌徒》P.141，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山 岭

雾气朦胧中，凤凰岭隐隐地迎面出现了。一个突兀而起的笔直细长的小孤峰在云雾的环绕中像是转头顾盼的凤头，接连三个弧形岭，一个比一个低，一个比一个平缓舒展，柔和迤邐地描画出凤凰肩、背、尾的美丽飘曳的曲线。

〔中国〕柯云路《新星》P.5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山路旁的崖壑好象怪物的巨口一样吐出无尽藏的黑气来，渐渐地渐渐地把眼前的一切都吞食了。

路上的行人渐渐绝迹，随着我走的只有山溪的流水和天上的群星。

天上的群星渐次都出齐了。右岸山头的那颗鲜红的火星，时而被山影遮去，时而又显现出来。

王良星低低现在前面的山巅，北斗星只现了一只斗柄。

〔中国〕郭沫若《红瓜》，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山 脉

狮头山高达五千多米，纵横百十里，被认为是扎青宗的“神山”。这里山高谷深，两边的高山峻岭沿着江水，蜿蜒伸展，重峦叠嶂。山上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远方是绵延起伏的大雪山，山顶积雪终年不化。一座座冰峰雪岭，如同银墙玉壁，高耸天外。遥望东方，隐约可见狮头山的主峰，高出群山，巍然挺立在云雾之中。远远看去，好像是与蓝天相连的水晶宝塔，成为横断山脉的万山丛中一个独具神姿的奇峰。每当云雾消散，灿烂的阳光照

到水晶宝塔般的主峰时，闪射出万道金光，就象“护法神”头戴五彩缤纷的冠冕，身穿翠绿的战袍，巍然屹立，保卫着扎青宗的僧俗百姓。所以当地的群众，对这神山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不到这山上去打猎，不动这山上的土，有人甚至不去砍伐这森林里的树木，而宁愿多跑几十里，到别的山上去。

〔中国〕降边嘉措《格桑梅朵》P.220—2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八十里”。到处是耸峙的峰峦，险峻的崖壁。满山松、杉、毛竹和知名不知名的杂树，一片接一片，一丛连一丛，葱茏、苍翠，盖地遮天，从山麓一直拥上山顶。站在高处眺望，林海波涛，汹涌起伏，一浪高过一浪，一层叠上一层，那气势壮阔极了。在漫天云雾，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深厚、迷濛，天地成为浑然的一体，会使人感到像翱翔在云里，潜游在海里。歌谣说：“千山竹，万山木，走路不见天，烧火不见烟。”那还只是描绘了井冈山山高林密的一个方面。

〔中国〕吴伯箫《天下第一山》，选自《吴伯箫散文选》P.307—30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山 峡

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启碇续引，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岸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狭狭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为三峡最险处，杜甫《夔州歌》云：“白帝高为三峡镇，夔州险过百牢关。”

古时歌谣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滟滪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礁石。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巨礁而来。你可想像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厘，便撞得个粉碎。现在，这巨礁，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旋涡，船从旋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

【中国】刘白羽《长江三日》，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山坡后面是高低不平的峡谷。远处的山巅衬托在淡绿色的天幕上，显得非常突出，非常清晰。山巅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金色的斑点，犹如烟尘，覆盖了山巅近处的雪坡。红白色的山坡，随着每一瞬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壮丽，青色的阴影越来越浓重。夕阳挂在两座闪闪发亮的山巅之间，于是整个宽阔的峡谷，峡谷的斜坡与岗峦，仿佛列队举行阵容强大但无声无息的阅兵式，供正在离去的主宰阅。一条雪青色的道路，蜿蜒伸曲在岗峦之间，时而消失，时而出现，在转弯处黑沉下来，越过一座座村庄，然后变成一条直路，直奔地平线上的山口。

【德国】雷马克《三伙伴》P.513.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山 丘

这里有一座山丘。

从他家中的走廊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松树枝和樱树枝由两边向中间交错，搭成一个洞穴形状的空间，树枝和树叶在上方形成一弯曲线，象个拱门；拱门的下方承以围篱的尖顶划出的轨迹——呈直线型。也就是说，这些枝叶和围篱组成了一个绿色的框子——一个画框。而从这画框的底边空间望出去，可以瞭

兢地看到那座山丘矗立在远处。

也不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那座山丘的，反正这座山丘引起了他的注目。他也非常喜欢这座山丘。在最近这一段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的瞳仁——人的心灵之窗——天天显得很悒郁。每当他把视角避离人生的忧郁而向外侧望去时，这座山丘就进入了他的眼帘。

他觉得，从树的枝叶组成的拱洞形的画框里望出去，那座山丘尤其有趣，真是别有洞天——山丘远得恰到好处，与现实相比，它是梦幻的；与梦幻相比，它又是现实的。由于雨色的浓淡所致，山丘有时好象靠得近一些了，有时又退离得远远的，还有一些时候显得朦胧不清，仿佛隔着磨沙玻璃望出去似的。

这座山丘宛如女人的侧腹，数不清的曲线带着悠然自得的风情，典雅地在各种走向上蜿蜒。这些曲线不断伸展，形成弧形而构成了一个立体。于是，它完整地嵌入那只绿色的“画框”中，仿佛一篇尽情展开、首尾却紧相呼应的故事一样，它的景色美丽悦目，舒展自然，而且布局严谨，毫不松散。它悠然自如，洋溢着古希腊雕刻品所具有的娴静而生动的美，颇似含着华贵雍容的微笑的女人的嘴角。

山丘的顶上有一片杂木树林，这些树木都伸展着枝叶，像张开手指头向空中招展似的。从他所站的地方望过去，这些树木有一寸或五寸高——有时是一寸高，而有的时候好象有五寸高。树林象短头发似地排列着，裸体的山丘仿佛前额，只是在顶上的部份，沿着发际长着这一片树林。在树林与天空的交接处，有着极为纤细的起伏，蕴涵着其味无穷的韵律。

在这幅布局中的一处好象令人感到略嫌不足的地方，填上了山林的主人家的茅屋屋顶，它正好弥补了布局的单调。

在丰满地隆起着有如绿色天鹅绒似的山腹部位，几百条纵行的襞纹隔开着一一定的距离，沿着山丘的斜面，有规则地、自上向下呈弧形地平行下滑，描出了轮廓分明的大各编，就像是一条条绿色玛瑙的断面。看来，那一带可能是杉树、扁柏等树木的苗床

吧？这种事当然可以不必去理会。但是，大自然的精雕细琢，却不期然而然地使山丘无处不呈现出绘画特点和装饰风格，并且发挥出了极显著的效果，犹如茅屋屋顶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树木中一样。

〔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选自《更生记》P.243—245，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荒 山

塞内加尔仅有的至高点就是阿尔马地山上那个被人称为“奶头山”的峰巅。眼前的山岗是那样一副怪模样儿：有些地方覆盖着藓苔，有些地方却是连藓苔也不长的不毛之地。热带原野上东一簇、西一团地寄生着仙人掌，还长着被造物遗忘的猴子面包树。树上只有枯枝、并无绿叶，像把干扫帚似地矗立在那里。是的，造物在非洲这块土地上没花什么本钱，根本不想把它搞得更阔气些。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黑色码头工人》P.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我们一走近岩石群边上零零落落的岩石，他就说。这一大堆岩石守卫着一个隘口似的地方；在隘口的那一边，山溪哗哗地奔腾而下，形成一个瀑布；再过去一点，山已经抖掉了草地和花朵，只剩下石楠作衣服，巉岩作宝石——那儿，山把荒芜渲染成了蛮荒，把娇艳换成了严峻——那儿，山守护着孤独的残余希望和寂静的最后藏身处。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52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青 山

他静静地坐着，看见巍然耸立在二十公里以外的那片青山，绵延起伏的山岭间有一个苍翠的山谷，谷外山脚边，宽阔、灰白的河床里，一片片绿里泛白的河水在黑松林中许多灰白泛淡红色的浅滩间流过，就这样一直流到很远的地方。看来那条河是往山脚下流去的。有只木筏在一英里外前进。这真是一片陌生的乡野。稍近一点，有一所红屋顶、白屋基、方格窗的宽敞农舍，座落在树林边上山毛榉枝叶形成的那道围墙旁。那儿还有一片片狭长的黑麦、三叶草和淡绿色的小麦地。而在他的脚边的土丘下，则是一片黑糊糊的沼泽，金莲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竖立在细长的花梗上。一些淡淡的金黄色气泡破裂了；一块碎片悬挂在空中。他想自己大概快要睡觉了。

〔英国〕戴·赫·劳伦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P.1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山 坡

山坡上铺满了羽毛草，仿佛一块碧绿色的大毛毯。矢车菊的蓝紫色花朵，沾着晶莹的露水珠儿，在晓风中轻轻地摇曳着，好象织在毛毯上面的精巧的图案。白纱一般轻柔的晨雾，从远方的山谷中缓缓升起。清新的空气，带着山间特有的一种凉味，使人宛如服了清凉剂。四周静谧，只有山雀子一边啁啾着，一边象箭似地穿来穿去。

〔中国〕孙景瑞《难忘的战斗》P.9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新1版。

山 洞

走不多远，他们来到一个洞口。只见洞口之上，怪石高耸，藤萝密布，翠柏横卧，青松倒垂，几乎把洞口的上半部都遮没了。一只黄雀从洞口飞了出来，接着几十只黄雀跟踪飞离，满山都响起了它们好听的叫声。

.....

这洞口平淡无奇，很像一般的隧道，地势比洞外还平坦，可容三人挽臂同行。刚进洞时，外边的阳光还照得进来，那明子并不显亮。越往里走，洞子越黑，那明子就变得象个大吊灯，又红又亮。在这一串红光照耀之下，可以看见两厢光怪陆离的石壁上，有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在无声地滚动。洞里更显得寂静、深远，而又神秘。

〔中国〕谌容《光明与黑暗》P.4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山 色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像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山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越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

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这时，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是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巴掌大。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为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中国〕碧野《天山景物记》，选自《碧野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峨眉天下秀”。金顶是峨眉山的最高峰，海拔三千多公尺。崇岩柱天，气势磅礴。登上金顶，据说可以看红光耀眼的日出，看汹涌起伏的云海，看浑然成环的七色彩虹——“佛光”。……

……我登上了金顶下边离金顶还很远的万年寺。到万年寺，景色已经是蔚然壮观了：绵亘的峰峦、葱茏的树木、一眼弥望的苍翠蓊郁，人像被漂浮在绿色的海上。而“巍峨宝殿”黑底红字的匾额，又给人一种铜浇铁铸、雄伟不拔的印象。墙壁、斗拱、窗棂全部用砖砌成的砖殿，里边正好有铜铁佛像。那是一千多年前精湛珍贵的艺术品，重约六十二吨。佛像盘坐在象背的莲座上，

形象生动，结构匀称谐和，栩栩如生。……

清音阁是峨眉山的一处胜景。那里有双飞桥，两桥之间耸立着双飞亭，凤凰嘴上还新建了一座玲珑雅致的牛心亭。站在牛心亭俯视，可以看到两股湍急的溪水从两座拱形桥下奔腾而来。直向一块形如牛心的大石汇流猛冲，巨响轰隆，浪花飞溅，激起滚滚波涛，空濛散漫的薄雾，呈现缤纷虹彩。“双飞两彩影”，令人悦目赏心。

〔中国〕吴伯箫《攀金顶》，选自《吴伯箫散文选》，P.343—3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她们爱她们那与世隔绝的家。那所古老的灰色小房子，有着低矮的房顶，格子窗户，破败的墙壁，在山风压力下长得朝一边倾斜的古枫树形成的林荫道，紫杉冬青长得郁郁苍苍的花园，那儿只有生命力最强的花木才会开花，在这一切中间，我也发现了一种强烈而永恒的魅力。她们依恋他们家后面和周围的紫色沼泽——依恋他们大门口鹅卵石马道通向的深谷。马道蜿蜒曲折，先是从羊齿丛生的路堤间穿过，然后再穿过几块牧草地。在荒原边上的牧草地中，或者在给沼地灰羊和它们那些脸像长满青苔的小羊羔提供食料的牧草地中，这几块牧草地是最荒芜的了。噫，她们真是怀着纯粹的眷恋之情依恋着这一片景象啊。我可以理解这种感情，而且分享它的力量和真诚。我看到这地方的魅力。我感觉到它孤寂的神圣；我的眼睛饱览着连绵起伏的轮廓——饱览着苔藓、石楠花、撒满鲜花的草皮、鲜艳的欧洲蕨和柔和的花岗岩给山脊和山谷染上的天然色彩。这些细小的地方对于我，正如对于她们一样，是那么多纯洁甜蜜的欢乐之泉。狂飙跟和风，恶劣天气跟平静天气，日出时刻和日落时刻，月明之夜跟阴云之夜，在这个地区，对于我，有着同对于她们一样的吸引力——把她们迷住的那种迷惑力，同样迷住了我。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453—45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峰 峦

这一带山势峥嵘，巨石纵横，极其险峻。有些山石奇形怪状，千姿百态，有的象高耸的宝塔，有的像凌空的巨斧，有的象削天的利剑；有的如蹲狮，有的如飞虎，有的如庞然的卧龟，有的如大群的奔象。那一株株挂在峭壁上的古松，则似奇丽的华盖。山坡上荆棘横生，山涧里流水声声。这深秋季节，已是遍山绿透。万树丛中有几株火树红花般的大枫树、红艳艳显得分外壮丽。绿草如茵的山坡上，盛开着一枝枝挺拔娇翠的黄菊花、野黄菊，更显得蓬蓬勃勃富有生机。

〔中国〕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33，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在托尔斯泰的旅游笔记中，对这次旅游以及他们居高临下饱览的种种景色所作的出色描写，都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了。托尔斯泰写道：“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太阳，可是阳光从我们身旁穿过，越过重重悬崖和天际的松林，把缕缕光线洒遍了对面的高山之巅，但闻山下溪流潺潺，身旁雪水淙淙，在山路拐弯处，我们又见到一片湖水，以及位于我们脚下令人胆颤心惊的深谷处的瓦雷。萨伏依群山脚下一派蓝色，犹如一片湖水，不过比湖水的颜色更深；山顶在阳光照耀下呈现出一片浅淡的玫瑰色。重重雪山，显得更加高峻，更加瑰丽多姿。湖面上白帆点点，几叶扁舟依稀可见。”旅行者在这里常常流连忘返，他们故意做作地深深吸着“妙不可言的”空气，同时大声地、千遍一律地赞美着。但是，即使在这种环境中，托尔斯泰依然神态自若。他通过自己的想像把您带到瑞士的崇山峻岭之巅，几乎是迫使您去体验一下山岭的雄伟，看看一望无际的远方和苍穹，可是他自己却处之漠然。

就在这一天（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

道：“真是件怪事，不知是由于我的矛盾性格，抑或是我的爱好常常与大多数人的爱好相反，在我一生之中，可说没有一样享有盛名的美好的东西是使我感到喜欢的……我喜欢炎热的空气包围着我，也喜欢这种热空气离开我而升向那无垠的远方；我喜欢被我坐着压坏了的多汁的青草，滋蔓成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地；我喜欢被风吹拂、在我脸上投下阴影的树叶，构成一片森林，伸向远方；我喜欢你们所呼吸的空气变成蔚蓝色的、深远莫测的天幕；我喜欢不光是你们，还是别人在一起心旷神怡地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我喜欢无数昆虫在我们身旁营营作响，盘旋飞舞，牛犊爬在地上打架；我喜欢四周到处鸟语啁啾。”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174—175，上海译文出版社1935年版。

山 谷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远近一个个灰蒙沉睡的山头。下边，那被山岭相夹的几十里长的川谷，被乳白的浓雾海一样淹没着。看不见山脚下的铁路，只听见下面凤凰岭火车站的机车在雾海中哧哧冒气的声音。

〔中国〕柯云路《新星》P.5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从乌牧格山脉的北方，刮过来一场遮天盖地的风雪。一直朝东方吹向这遥远的无名山谷里。

天亮的时候，暴风雪平息下来。山谷里的一切又变得寂静无声了。此刻，明灿灿的太阳，把它的光茫投射在绵亘的雪山里，照耀在针叶大森林的雪帽子上。悬崖畔冻结了的瀑布，那奔流状、浪花形的冰凌，闪现着淡蓝色的银光，杰林里樟子松的红色树干，像是缠绕着紫色的轻雾。映满寒光的天宇，活像一块透

明、瓦蓝的冰体，罩住了这无边无际的山野。为这寂静的冰雪世界，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在这片不见人烟的雪山密谷里，随处可以听到树鸡和飞龙鸟的啼叫声、奔跑的獐狍跌撞树枝的雪声、马鹿寻找伙伴的呼唤声。还有，就是这些山林的“主人”们，来来去去踏得雪地发出“吱吱吱”的脆响声。这一切，构成了森林里奇妙的音乐，在四周的冰山雪谷中一阵阵回响着。

〔中国〕贾非《冰雪摇篮》P.19，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安娜终于来到松树林中的洼地。那是一个小小的山谷，两边是低矮的土丘，长满了灌木丛，还有几种名贵的树木。谷中有一条干涸的水渠，发白的石底一目了然。一只鸟儿藏在石边小丘的灌木丛中正在歌唱。安娜认为那是一只夜莺。她坐在干涸的水渠边的一块石头上，确信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简直没有任何人的声息。那已经看不见的大海又怒吼起来；松树也像大海似的在咆哮。小鸟则如夜莺一样在歌唱。安娜相信周围只有自己一个人，便翻开一本记事本，放在膝头，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献给圣母》。……

她站起身，想说话。她叫了起来。她的声音终于在山谷中引起了回响。那只她自以为是夜莺的鸟儿停止了歌声。安娜朗诵的诗句，有如伴着泪花的祷词，随风而去，在山中回荡。她用火一般的语言呼唤着天国之母。她被自己的声音振奋了。她感到浑身打战，不能言语，就跪下以额触地。刹那间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笼罩了她的整个心灵。她不敢抬起眼睛，害怕自己置身于神奇的东西之中。一束比太阳光还要强烈的光亮射透了她紧闭的眼睑。她觉得附近有声响，就叫起来。等她抬起吓坏了的脑袋……对面山上显然有一个黑莓果在滚动……她睁大眼睛望着那个神奇的现象时，就看见一只黑色的鸟儿从灌木丛中飞出，飞过她的额头。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1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瑞士有许多美丽的山谷；可谁数清过它们究竟有多少呢？——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没有把它们全写上。海密瑞尔村所在的那道山谷，从右岸通入伯尔尼的埃门河，在布格道夫镇的上游，虽说还不能算在瑞士最美丽的山谷之列，却也是那些最富庶的山谷中的一个。把它夹在中间的两面的山峰并不高峻，形状看上去也不雄奇。这只是埃门河谷的一些巨大的山丘；山脚环绕着草地田畴，翠绿一片，山顶长满高高的枫树，颜色墨绿。谷中视野狭小，因为它是一道西北走向的横谷，谷口正好给主谷封住；只有站在两面的山梁上，才能看见南方天空下阿尔卑斯山蜿蜒起伏，蔚为壮观。谷中处处涌出清泉水，饱受灌溉的草地得天独厚，土壤肥沃得可以种植任何农作物。山谷是富庶的，点缀其中的房舍也精巧美丽。谁要想欣赏著名的埃门河谷的住房，他会发现这个山谷里既好且多。

〔瑞士〕高特赫尔夫《怪女仆艾尔齐》，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18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深 谷

一个晴天的早晨，阿汉·贝亚拄着棍子走出了帐篷。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他所熟悉的乌牧格山谷。铺展在他眼前的，是乌牧格那宽坦而开阔的胸怀谷地。清亮亮的比拉尔河横贯着谷地，从西山口向东山口穿流而去。两岸的石滩上，各种杂木的枝条，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微微的春风里，婀娜多姿地摇曳着。山腰里的一片片白桦林，像是轻云，又像是雪雾。南山顶上的松林，像碧绿的翡翠。河边上的红柳，像一片片红溜溜的宝石，在闪着湿润的光泽。近处的柳丛，也绽开了一堆堆毛烘烘的银灰色“树狗”。最显眼的还是那南山阴坡的石崖上，正怒放着一片片紫微微、红火火的达紫香花，真像一片紫色的云霞，弥漫着山谷和崖头。

喔，春天真的来到了乌牧格山脉。

〔中国〕贾非《冰雪摇篮》P.321，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地势是崎岖不平的，到处都是断层，形成一道道深谷，深谷深得望不见底。卢维纳人说，深谷里常有梦幻升起来；可是我看见从深谷里升起来的只是风，风势很猛，仿佛有人在谷底上用芦苇管往上吹似的。这种风，吹得连白莢草也长不起来：这种植物十分可怜，它用所有的藤蔓抓住山崖，靠着仅有的一点点土生长。只是偶而在有点阴影的地方，生在石头间的薊罌粟才开出美丽的白花，但是很快就枯萎了。风吹来的时候，你会听到它那带刺的枝条发出的沙沙声，仿佛在石头上磨刀发出的声音。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卢维纳》《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P.435，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丘 陵

红土贩子眼前的景物，是一片重重叠叠的丘陵，一个比一个高起，从大路上平坦的地方开始，一直往后伸到荒原的腹地。只见丘阜、溪谷、坡陀、冈峦，一层跟着一层，一直簇起一座高山，在依然明亮的天空中耸立。那位旅人的目光，在这些景物上看了一时，最后落到山上一件堪以注目的东西上。那是一座古冢。这一个由它原有的地平上膨起来的圆形土丘，就占据在这片荒原上那座最荒僻的高山上的最高地点。虽然现在从山谷里看来，这个古冢，不过像爱特拉的额上长的一个小瘤子那样，但是它本身的体积，却的确不小。在这一片灌莽丛杂的世界上，它就是一个中心枢纽。

〔英国〕哈代《还乡》P.14—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二十七、沙 漠

沙 漠

茫茫无际的松布尔大沙漠上。

火红的太阳 越升越高，直射着这死海上无声的波浪。刹那间，大沙漠上腾起一片灰蒙蒙的沙雾。

灼热的气流，将这弥漫的沙雾裹着、卷着，带上了高空，布成了大漠里特有的沙云。

这涌动着的猩红色沙云，遮住了蓝天，隐没了骄阳。整个浩瀚的沙海，仿佛被这巨大而酷热的沙罩密封了，变成了青铜浇铸而尚未冷却的大海波涛的塑型。

低空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显得那么浓重，那么沉闷。松布尔大沙漠啊，满怀着将要沸腾的热情，却矜持地保持着沉默。

突然，从一个巨大的沙丘后面传来了丁冬、丁冬的驼铃声。一声，两声……叩响了这死域的心房。是谁闯进了这大自然划定的禁区？

〔中国〕冯苓植《神秘的松布尔》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时值中午，天高云淡，风沙线上，风物宜人。火炬般的红柳仿佛在喷光吐焰，摇曳在沙峦叠嶂之间，又象亿万朵鲜花，一堆堆、一排排地分布 远近各处；微风吹来，那柔软而细嫩的身影，飘然舞动，袅娜多姿，犹如沙乡美人，令人倾羡不已。白杨，披着满身黄鳞金甲，飒飒作响，高大的身躯，傲然屹立在沙

生植物中间，俨然有长者之仪。胡杨，宛如盖伞，或朵朵绿云，在白杨和轻盈的红柳之间，填补了空白。红、绿、黄色相间，十分醉人。沙丘沟壑之间，又有梭梭、沙拐枣、花棒等沙生植物，色泽相殊，形状各异，疏疏密密，分布各处。远处，一群群羊只，在牧童高扬而悠远的喊声中，奔驰逐突。白如云团，草黄羊肥，衬在蔚蓝色天空的底色上，犹如一幅翠屏玻璃大画，挂在腾格里大沙漠中。不时有几只飞鸟划过天空，使这幅画儿像要飞腾起来。

〔中国〕潘竞万《丝路风云》P.206，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东方吐出鱼肚白时我们就上路了。汽车先沿着尼罗河朝东开了两个小时，接着向南拐了个直角，开进了沙漠。太阳冉冉升起，似乎它和人们有着旧仇宿怨，狠命地照晒着大地。这里方圆百里之内没有一块遮蔽纳凉之处，我们只好一直呆在蒸人的车体里，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前进，一路上连一点悦目的景致也没有。

沙漠里零零星星地也会见到几棵矮树，光秃秃的，一片树叶也没有，只是全身长满了刺，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令人感到厌倦。汽车一连开了好几个小时也没遇到一个人，甚至连飞禽走兽都没见到。过了好半天才见到一群骆驼，一个个都是瘦骨嶙峋的样子。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可以给人们带来一丁点儿凉爽的希望，蔚蓝的天空犹如地狱之盖倒扣在大地之上。白天在大沙漠里行车是索然无味的，只是让人活受罪，只有待到夜幕降临，气氛才会有所变化。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122—12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沙 丘

西克拉是克沃克梅特城外的荒野。那里是沙土的海洋。很久以来，那里是连半棵树木也无法生长的不毛之地，沙土自由奔跑、迁移，像无法无天的海涛，随着自己的性子吞噬着无边的大地。

西克拉周围无穷无尽的沙丘上既没有水，也不生长植物。太阳光把百合花般美丽的颜色直接撒在千千万万颗沙粒上，这些沙粒在迅速移动，像是有千万把笤帚在不停地打扫着它们；其实，只是阳光在它们上面活动和跳跃。在这里，连田鼠也无法造窝。因为这片土地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在一片没有固定下来的土地上，任凭你是谁都无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家园。只有出远门回来后还能找到洞口的地方，田鼠才喜欢打洞。可是，在这里，谁能在那片松软的沙丘上作出标记，表明那是他昨天找到的那个沙丘呢？沙土像个不知疲倦的旅客，来去匆匆；他们分散开来，奔跑着，在别的什么地方又形成新的沙丘。

这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偶尔才听到燕子在天空发出一、两声呢喃。当然，它们是不会飞到这里来逗留的。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传来阵阵的野鸭叫声。可能在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一片长着芦苇的沼泽地。接着又传来鹭鸶粗声粗气的呼喊。

太阳升起的时候，总是从一个沙丘那儿慢慢爬出来，黄昏时分，又从另一个沙丘那儿沉落下去。太阳也象一团闪闪发光的流动沙丘，从高高的天空把它单调的褐色光芒洒向大地。

〔匈牙利〕米克沙特《笼中鸽》P. 104 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戈 壁 滩

位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千里大戈壁，炎热异常，沉寂异

常。在起伏光秃的山腰上，凝聚着一种半透明的热雾。它黄不黄，红不红，灰不灰；既不像云，又不像尘土。当地哈萨克族人说：“黄云朵朵，热死骆驼。”而唐代的边塞诗人却描写为：“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

借春天化雪的一点水分生长起来的蓬蒿、绣球草和灰灰菜，早被酷暑吸干了水分，呈现出红褐色的死象；就是生命力很强的骆驼刺、梭梭柴和沙枣树，也都耐不住烈日的蒸晒，变得叶焦皮枯，毫无生气；红柳虽然不甘屈服，顽强地吐出了绿叶，开出了红花，但是叶面上同样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显得蔫头耷脑，缺乏活力。

戈壁滩上没有人迹，没有兽迹、鸟迹，也没有一丝风，真是死一般的沉寂！

〔中国〕沈凯《古玛河春晓》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驼 队

我随着长长的驼队爬山入谷，晓行夜宿。驼队的生活并非全无乐趣，你们肯定对此有所了解，那浩瀚的沙漠犹如辽阔的海洋，无边无际。在这样的环境中赶路是十分艰难的，我们汗流浹背，干渴难耐。经过一天的跋涉之后，精疲力竭，我们便停下来歇息。夕阳西下，空气渐渐冷却了下来，无数颗星星在夜空中闪动，在饱餐畅饮之后，在宁静的夜幕下，歌手们引吭高歌，有的人在长者的带领下做祈祷，还有的人围成一个个的圆圈，随着有节奏的掌声边歌边舞。但是，有时也在那恬静的夜晚，人们兼程前进，当东方现出鱼肚白时，我们都说：“拂晓了，多美的夜行啊！”在夜行中，我们时而被蜃景所迷惑，时而由于渴、热、昏沉而引起了漫无边际的遐想。沉沉黑夜的阴影随着黎明的到来而渐渐消失，白昼的暑热被黑夜的清风所驱散……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P.5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二十八、城 市

都 市

北京的灯海，很美。

夜间，不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来越远，隐约出现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以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给了。

.....

北京的街灯，有的是圆球状的，像是一颗颗珍珠放大了几万倍；它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又很象一串葡萄。有的是玉兰花瓣状的，这些花瓣，又有的像含苞待放，有的则已微微绽开；北京饭店那头，灯光又很像一朵朵梅花了。车过天安门广场或者北海公园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灯景迷住，从心里赞叹道：“真美！”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爱到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守候万灯齐亮时刻的来临。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迅速流动的车辆洪流，望着辽阔的广场周围庄严的建筑，追溯这个广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次群众的怒吼，常常感想如潮。时间一到，远远近近的灯顷刻间一齐亮了。仿佛华灯也在递着眼色，诉说往事，或者鼓掌呐喊，喝退了黑暗一样。觉得看这

种千万灯盏，倏忽间一齐亮了起来的情景，真像看杰出的艺术品似的，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美的享受。

〔中国〕秦牧《长街灯语》，选自《北京漫笔》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整条马路空荡荡地，行人很少。两旁的店铺平时灯火辉煌，非常热闹的，如今都紧闭着大门，死气沉沉。……路灯像平常一样开着，但是昏黄黯淡。时不时听到放冷枪的声音，东边一响，西边一响。广州不像平时那样活泼、热情、傲慢、自负的样子，却显出一种蒙羞受辱的神态，全身缩成一团，躺在寒冷荒凉的珠江边上。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40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

元宵！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293—2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靄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

〔中国〕茅盾《子夜》P.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繁闹的京都。满眼的喧嚣，满耳的喧嚣，周围左磕右碰、前拥后挤的喧嚣。各种各样的噪音，粗的、细的、高的、低的、脆的、哑的；各种各样的气息，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孩子的、汗臭的、粉香的；各种各样的灯光，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都在这里高浓度、高密度地杂烩着，搅和着。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有声的无声的——都在争夺着空间，相互撞碰着，都在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争挤、撞碰中，界定着自己存在的范围。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2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黄昏时候，皇后大道中段开始排演着每个星期日晚上照例的繁华节目。血一样鲜艳的霓虹灯管，配着苍白色的日光管，还有

磷火似的绿光管，不但不觉得有一些不大调和，而且好像非此便不足以显示都市之夜的美丽。各色各样娱乐的机构，已经开足了马力。各路巴士和电车一批一批载来各色人等；娱乐戏院和皇后戏院门前挤得满满的，似乎那钢筋水泥的大建筑也饱胀得气喘了。大裤管，紧腰身短袄的姑娘们，挽着个男友，在骑楼下拍拖，当巴士和电车闹声偶然有几秒钟的宁静时，他们那些木屐打着水泥地，便构成清脆的节拍。时时从半空掉下酒楼里的一片哄笑，也许还夹着弦索的繁响。

〔中国〕茅盾《劫后拾遗》，选自《茅盾全集》第五卷 P.3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京城耸立在他们的前面——在早晨的雾霭里显得有些神秘，宛如一座充满了尖塔、圆屋顶和工厂烟囱的大森林一样。所有的街道上都是去工作的人群，——采购食品的车子流动着：有肉车、牛奶车、蔬菜车和面包车。看了这一切，拉斯·彼得叹口气说：“好啊，人们在这里，吃的东西可有的是。如果一个人要想享受他生产出来的那些好东西中间他那一份额，他就应该住在这儿。”

现在他们在一长串无尽无休的车马中间形成了一个环节，这条大路突然变成了平整的大街，而且有了车辆来往的隆隆的声音。蒂特看了这一切，有些害怕，她抓住了拉斯·彼得的胳膊，紧紧地挨着他。叮叮当当的电车，呼喊着的司机，骑自行车的人川流不息地跑着，人们冲进了各种交通工具的旋涡里，然后又平安地在街对面走出来。全部的人群和车马都在旋转着，用一种震耳欲聋的轰鸣一起旋转着。那些高昂的大厦俯瞰着人群，仿佛他们已经晕眩了一样，不，蒂特还是闭着眼睛不要看了，她周身都在发着抖。她并不是真的害怕，只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奇特的事物使她头昏眼花罢了；她相信他们永远也不会平安地走出这个旋涡。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46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城 镇

雁门关外，有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

说它古老，是因为据史书记载，远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拓跋氏就在这里建都，役使数万劳动人民，开凿了艺术精湛、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的石窟群。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横亘在这个城市西北逶迤起伏的山头上，至今还留存着一垛垛烽火台；夕阳残照中，耸立的烽火台就像一个个持戈执戟的武士，威武地挺立在高山之巅。说它年轻，是因为解放以后，这个城市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旧的面貌。石窟群的对面，一对对现代化的矿井建设起来了；在城郊，一座座大型工厂从平地矗起；昔日狐兔出没的地方，铁路公路象蛛网般交织；钢铁的轰鸣声，代替了过去的马嘶狼嚎。在市区，高大建筑的红墙灰瓦，和古老寺院的飞檐琉璃相辉映；林立的烟囱使坚实的城堞一下子变矮而失去了威仪；古色古香的鼓楼上，筑巢而息的各种鸟儿，因为受不了宽阔水泥马路上汽车喇叭声的刺激，离开了故居；惯于在那些古建筑的斗拱门庭中栖身的蝙蝠，夜晚在一片白亮的灯光中也捕捉不到什么食物而流徙他方；……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隅，都可以看到古老的陈迹和现代的建设，和谐地并存着，鲜明地对衬着。这种并存和对衬，使人感到一种源远流长的蓬勃生机，显示出这个城市无限茁壮的生命力。

〔中国〕焦祖尧《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P.1，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座落在鲢鱼湖彼岸的县城，是个美丽如画的地方。

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山峰，全被嫩青色的金丝草，碧绿色的丝茅草、鞭筴杆，翡翠色的杉木林覆盖着。这些挨邻相挤的山，每座都各具特色，别具一格。他们有的指天戳云，象利剑似的直插九霄；有的巍峨雄峻，活象力大千钧的武士；有的耸峙挺立，活

似忠于职守的哨兵；有的亭亭玉立，如同古代一位娇美的小姐。所有这些山峰，团团转转，把平顺的县城坝子，牢牢地环绕在里面。

.....

每当下着毛毛细雨的日子，是县城团转的景色最为动人的时候。轻纱薄绡般的雾气，飘飘悠悠地升腾起来，缭绕着一座座峰巅岭腰，活像一条条彩绸。风儿搅着雨丝，和淡雾弥合在一起，如雾似烟，虚幻飘渺。雨雾之中，青山、绿水，鲜花、乔木时隐时现，更增添了特殊的情趣。

〔中国〕叶辛《蹉跎岁月》P 334—33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代，各个城市里始终弥漫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像的臭气。街道散发出粪便的臭气，屋子后院散发着尿臭，楼梯间散发出腐朽的木材和老鼠的臭气，厨房弥漫着烂菜和羊油的臭味；不通风的房间散发着霉臭的尘土气味，卧室发出沾满油脂的床单，潮湿的羽绒被的臭味和夜壶的刺鼻的甜滋滋的似香非臭的气味。壁炉里散发出硫磺的臭气，制革厂里散发出苛性碱的气味，屠宰场里飘出血腥臭味。人散发出汗酸臭气和未洗的衣服的臭味；他们的嘴里呵出腐臭的牙齿的气味，他们的胃里隔出洋葱汁的臭味；倘若这些人已不年轻，那么他们身上就散发出陈年干酪、酸牛奶和肿瘤病的臭味。河水、广场和教堂臭气熏天，桥下和宫殿里臭不可闻。农民臭味像教士，手工作坊伙计臭味象师傅的老婆，整个贵族阶级都臭，甚至国王也散发出臭气，他臭得像猛兽，而王后臭得像一只老母山羊，夏天和冬天都是如此。因为在18世纪，细菌的破坏性活动尚未受到限制，人的任何活动，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生命的萌生和衰亡的表现，没有哪一样是不同臭味联系在一起的。

〔联邦德国〕帕特里克·聚斯金德《香水》P.1，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这是个一色红砖房的市镇，那就是说，要是烟和灰能够允许这些砖保持红色的话；但是，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镇却是一片不自然的红色与黑色，像生番所涂抹的花脸一般。

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气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

焦煤镇除了单纯的、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而外，是没有其他的东西的。如果每一个教派的信徒们要在那儿建筑一个教堂——已有十八个教派的教徒在那儿建筑了教堂——他们就会同样地把它造成一个以敬神为名的红砖堆栈，只是有些时候（只有特别讲究的教堂才有这种情形）在教堂顶上装一个鸟笼式的东西，把钟挂在里面。唯一例外的就是新教堂；这是一所涂着灰泥的大厦，门头上有一个方形的钟阁，四周有四个小尖角，就像雕着花的桌子腿一般。镇上所有的匾额和招牌都一律漆上黑白分明的字。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可能就是监狱，而镇公所说不定就是那二者中的一个，或者既是监狱又是医院，或者是其他，虽然在他们的建筑上各有一些装饰品以示区别。这个镇，在物质方面，四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事实、事实、事实；在精神方面，四处所表现出来的，也都是事实、事实、事实。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 28—29，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窗户突然敞开，窗外的景色立刻展现在他的眼前。城市显得阴冷、惶悚，海面漂浮着杂物，天空却一片蔚蓝。从高处鸟

瞰，阿尔及尔城富于一种纤细的美、对称的美。正面是浩瀚的波涛，水天连成一片。城市左右两侧是起伏的山峦，陡峭的山坡一直伸到海边。山与海之间，由海岸往上，一座座白色小屋鳞次栉比；偶尔有两三座大厦峥嵘突起，倒也无碍于整体的协调美观。山坡上一层层小屋色彩绚丽、造型各异。越往高处走，绿色的松树和橄榄树就越显得葱葱郁郁，鲜艳的奇花异卉也就越引人注目；它们终于突破了建筑群的布局，环绕着屋宇的墙垣蔓延生长，甚至把这些墙垣完全淹没了。

无论你住在阿尔及尔的哪一部分，看到的天空都只是有限的一角。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体现人间的情趣，因此大海就更有吸引力，使人产生一种浩淼的感觉。周围的山峦和海洋为阿尔及尔划出了有限的空间；城市上面的天空就变成一种无法摆脱的诱惑。阿尔及尔的居民懂得：只有奋发努力才能享受这片天空带来的乐趣；在这里，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就得不停地往高处攀登。

〔阿尔及利亚〕穆鲁德·玛梅利《鸦片与大棒》P.5，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两小时后，他站立在圆圆的山顶上，在他面前展现出方圆数里的大盆地，盆地四周是缓缓升起的小山和陡峭的山岭，盆地广阔的凹地上有新耕作过的田地、园圃和橄榄树林。盆地的气候独特而又宜人。虽然大海离此很近，从小山顶上一眼就可以望见，但这里丝毫没有海洋的特点，没有盐、沙，一点也不开化，而是偏僻、闭塞，人们到了这里，仿佛到了离海滨许多天行程的地方。虽然北面是白雪皑皑的大山，可这里却感觉不到阴冷或贫瘠的迹象，这儿没有凛冽的寒风。这儿的春天远比蒙彼埃来得早。温和的雾气象一个无形的罩子罩在田野上。杏树和巴旦杏树的花朵盛开，温暖的空气中充满水仙花的香气。

在大盆地的另一端，或许有两里距离，座落着一个城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个城市贴在屹立的山边。这个城市从远处给

人的印象并不特别壮观。那里没有耸立在房屋之上的大教堂，只有一座小教堂钟楼，没有占主体地位的城堡，没有特别豪华的建筑物。城墙的作用似乎不是为了防卫，到处都有房屋突出在城墙之外，尤其向下面平地的一侧更是如此，因而市区的外观显得有些破损。似乎这地方过去经常是兵家争夺之地，似乎它如今已经厌倦对即将到来的入侵者再作认真的抵抗——但是这并非由于软弱，而是出于懒散，或者甚至是由于感到强大。它看上去仿佛无须显示出豪华。它的脚下有散发芳香的巨大盆地，它觉得这就足够了。

〔联邦德国〕帕特里克·聚斯金德《香水》P.157，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市 景

……这个新城是战后才建设的。城中各处全按着花园的布置修的，夏天的时候，哪一条街都闻得见花香。城中只有一个大铺子，什么东西都卖。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是保持空气的清洁。只有几条街道可以走车马，如是，人们日夜可以享受一点清静的生活……

两个人坐车到邦内地，由那里步行到新城去。顺着铁路走，处处有些景致。绿草地忽高忽低，树林子忽稀忽密。人家儿四散着有藏在树后的，有孤立在路旁的。小园里有的有几只小白鸡，有的挂着几件白汗衫，看着特别的有乡家风味。路上，树林里，都有行人：老太婆戴着非常复杂的帽子，拄着汗伞，上教堂去作礼拜。青年男女有的挨着肩在树林里散逛，有的骑着车到更远的乡间去。中年的男人穿着新衣裳，带着小孩子，在草地上看牛，鸡，白猪，鸟儿，等等。小学生们有的成群打仗的踢足球，有的在草地上滚。

工人们多是叼着小泥烟袋，拿着张小报，在家门口儿念。有

时候也到草地上去和牛羊们说回笑话。

英国的乡间真是好看：第一样处处是绿的，第二样处处是自然的，第三样处处是平安的。

〔中国〕老舍《二马》P.252—25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冻云，朔风……浓重的阴霾和苍黄的暮霭低沉地压在沈阳城上空。这座明代用大块方砖修筑，清代改建为高120米的灰色的城墙，虽然仍旧巍巍屹立着，但大东门和大西门峨冠般的三滴水城楼却已被日本关东军以妨碍交通为口实拆除了。这样，军用卡车、坦克、大炮，就可以直接从日本站，经过马路湾商埠地大街，畅通无阻地通过市中心清故宫两座牌坊，开到大东边门外的兵工厂和航空站的飞机场了。城墙垛口上生长着白色的荻草，在暮色苍茫的朔风里，飘飘地摇荡着，宛如竖起无数面白色的降旗和幡影。成群的乌鸦呱呱地啼叫着从城东面的平原和山地里飞回来，飞过城郊，飞过城市上空，落在故宫前的两排电线杆上，远远看去，犹如挂满枝头的累累黑枣和桑椹之类的果实，不管冬夜的寒风多么凛冽，它们总是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一整夜都栖息在那里……可白天，沈阳城照样充溢着城市的喧闹。中街吉顺昌、吉顺隆、吉顺丝房的几幢五层高的大楼照样经营百货和布匹绸缎。鼓楼北日商经营的天德信洋行已确定无疑地把多年老字牌号的李湛章和老胡魁章小笔厂逐渐挤得开不了业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为不能买以前的书籍和中小学课本，差不多已象涸泽之鱼一样，马上就要停止营业了。原来督军署街的衙门口，交叉地悬挂着红膏药旗和左角上占四分之一的红蓝白黑的满洲国的杏黄旗，每天早晨七点有许多穿长袍马褂的大小官员低头弯腰从旗子下面钻进去，到衙门里去办公，每天晚上六点又照例从那下面钻出来……县公署门前的告示牌上，仍旧天天向外挂批案卷的告示。大南门里省教育厅和财政厅也照旧有人上班，穿黑军衣打白裹腿、戴白箍黑帽的警察在门口外面站岗。南门脸的南菜行和东门脸的东菜行仍旧照常开业。灵箴半街一家挨一家的卦摊也仍旧

生意兴隆。仍有许多善男信女在讨签，摇卦盒子。蓄着花白胡须的算卦先生和戴黑道冠、着灰布道袍的老道，有的在喋喋不休地给他的信奉者讲经说法，有的则玄天玄地胡诌八扯，讲些不伦不类的鬼话、咒语……直到暮霭低垂，人们隐隐听到从远处城边上的什么地方，吹起了军号声，或从街角上传来了日本军队打野操归来的跑步声……这才意识到夜已经来临了。又过了一会，街灯忽然一下子亮了，城市便像一只下沉的大船，慢慢地沉没到夜海之中。

〔中国〕蔡天心《浑河的风暴》第一部 P.457，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周围是拥挤不堪的人流，是喊声、笑声，是色彩缤纷、款式新颖的服装，是飘动着眩目的长裙，是匆匆忙忙的脚步，是年轻男女并肩谈笑时兴奋的脸和眼睛；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大轿车、小轿车、面包车，黄亮的车前灯，红色的车尾灯，川流般的自行车，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川流不息地进出着顾客的一个个饭馆、商店，人群竞相围挤的冷饮出售窗……头顶是被灯火映得有些灰亮的夏夜暗蓝的天空，周围是被尘土、烟灰、汗味、各种喧闹噪音污染得更显炎热的空气。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他在市里各处贴上粉红色的长招贴，宣扬此地将举办各样的游戏；并且还雇用了一大批人，亲自指挥。他们树立了一些光滑的杆子，供人向上爬，顶上放着熏火腿和本地做的干酪。他们设置了一排排木栏，供人跳跃；他们在河面上放了一根光溜溜的杆子，杆子的另一端拴着从附近买来的一口活猪，谁要能从上面走过去捉到它，它就归谁所有。那里还有比赛的手推车，赛跑的驴子，一座打拳、摔跤和各式比武的台子，还有蹦蹦袋。此

外，亨察尔没忘记他的原则，准备了大碗茶，凡是住在市镇上的人，都可以不出钱来参加。在堡垒斜坡里头平行地摆上几张桌子，上方有伸出来的篷檐。

苏格兰人的中间，跳来跳去，随着拍子旋转。起初亨察尔不禁要笑起来，随后他注意到女人们脸上对这个苏格兰人自然地流露出无限的钦慕；这个表演完了以后，新的跳舞开始了，唐纳不见了一会儿，又换上他平常穿的衣服转回来；他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舞伴，对于象他这样一个充分了解舞蹈节奏的人，每一个女孩子都表现出跃跃欲试的神情。

〔英国〕哈代《卡斯特桥市长》P.122—12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你刚走上便道，就会看见一长列兜揽生意的车夫，在你面前挥舞马鞭，向你进攻。你坐上一辆他们在首都这里所谓的“马车”，上车之后你就会纳闷为什么他们不停止它的服役，把它送进博物馆：我们的古物本就不多，而又不肯设法把仅有的几样古物保存起来，这对我们可实在没什么光彩。不大一会工夫，你就来到旅馆——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揭开仁慈的帐幕——因为，甭说，你去的地方准是一家蹩脚的旅馆。你既然是个生人可怎么能不上当呢？坏旅馆有一百一十八家，好旅馆只有一处。这里面顶有名而又顶受欢迎的一家说不定就是有史以来顶坏顶坏的一家。

这是冬天，又是夜里。你下站的时候，飞着雪。你到旅馆的时候，又下起雨来。在夜里，冰冻得很结实，风刮倒了一些烟囱。你清早起来的时候，雾气茫茫。你在十点钟吃过早点，走出门去的时候，阳光灿烂，气候温和，到处都是挺深的湿泥和雪水。你会喜欢这种气候的——要是你习惯了的话。

你自然要看看这座城；那么你拿着雨伞、外衣、扇子出发。显眼的景物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来，而且不久就可以熟悉；你首先看见一座长形，雪白的宫殿的华丽的上层建筑，露出一丛小树林。

的上方，还有一个优美的白色高顶，顶上立着一座雕像，这座雕像屹立在宫殿的顶端，给背后的蓝天一衬托，显得格外美观。这个建筑就是国会大厦……

你站在国会大厦的背后，要看看风景，瞧吧，那风景确是很壮丽，你知道，国会大厦座落在—块高地的边缘，这块高地原是一个俯览风景的好地方，要是把它建在这个崇高的位置上，它的正面就可以俯览全城——如今却办不到。原因是：扩建大厦的决议作出来之后，地产主人立刻把价钱抬到那么不尽人情的高度，人们只好走到下面去，把这座城在自由堂背后的一片低洼、泥泞的沼泽里。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建筑的辉煌的正面，宏伟的柱廊，突出的，优美的两翼，栩栩如生的雕像，长长的一蹬一蹬跟波浪一般流下地面的白色大理石的台阶——在它面前任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片可怜的小沙漠，上面满是粗陋的栈房。

……

国会大厦是一所非常辉煌而壮丽的建筑，不论它的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如此，可是你现在用不着去考查它。不过假使你不到园顶去一趟心里就不舒服的话，那么就去吧。到那儿之后，你放眼一看，在左边，可以看见一片光灿灿的河水，这儿那儿有一只船，岸上有一所疯人院，在河水那边，远远的一块高地上，你可以看见一座低矮的、黄橙橙的庙宇，虽然隔着一层迷茫的、阴柔的水蒸气，你也要用恋恋不舍的眼光盯着看它，因为它使你想起逝去的童年，和糖浆制成的“巴特农”，因而越叫你觉得它圣洁、美观。再往远看，可还在河水的这一边，紧靠着河沿，祖国之父的纪念碑耸立在泥圪之上——泥圪的俗名儿就叫圣地。从外表看，它好象工厂里一根塌了顶的烟囱。在它的顶端周围残存着一座倾颓的建筑骨架的残骸，据传说，华盛顿的鬼魂时常降临尘凡，坐在这几根椽上，欣赏国人为了表示他们永世不忘的感激而建立起来的这座纪念碑。有一天纪念碑总会完成，到那时，我们的华盛顿还要受到国人更高的崇敬，而且说不定还会被人称为祖国的高祖父呢。这根当着纪念碑的烟囱座落在一个安静的，富有田

野风味的地方。这个地方充满了恬静的气氛。用望远镜你可以看到基石跟前的牛棚，心满意足的绵羊在周围跟沙漠一样荒凉寂静的原野上啃着石头子儿，还有许多疲倦的猪在它那神圣的、静穆的、庇护生灵的阴影里打盹儿。

〔美国〕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22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街 巷

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中国〕鲁迅《示众》，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我走到花坛巷了，巷口东侧有一家饮食店，一株垂柳幂在门前，叶芽还带着鹅黄的颜色。西侧是H村的破烂的公会堂，我留心向两侧注视，公会堂的南邻有一带贫民窟，临巷道的一家小人家在窗外摆着两个粗旧的木匣，四周和上方是嵌着玻璃的。匣内像浮石一样的糖饼从玻璃后面透露了出来。匣后的纸窗严严实闭着。这儿就是她的住所了。对面人家的小园中有一株粉红的茶花，正开得十分烂缦。巷里没有行人，一条白犬蜷伏在面前的路中，听见人的脚步声只悠悠地站了起来，往对面走去了。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08—2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里面是一条僻静的巷子，路上堆着好些砖块，石板缝里生着茂盛的青草，破旧的墙头上长着仙人鞭一类的植物，这条巷子似乎很久就没人走了。在靠里的一边也有几家破旧的院子，但都是没有人住的著名的凶宅。

【中国】巴金《雾·雨·电》P.4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到了牛津街，街上的汽车东往的西来的，一串一串，你顶着我，我挤着你。大汽车中间夹着小汽车，小汽车后面紧钉着摩托自行车，好像走欢了的驼鸟带着一群小驼鸟。好像都要挤在一块儿碰个粉碎，也不是怎股劲儿没挤上；都像要把前面的车顶出多远去，打个毛跟头，也不怎么没顶上。车后面突突的冒着蓝烟，车轮磁拉磁拉的响，喇叭也有仆仆的，有的吧吧的乱叫。远处也是车，近处也是车，前后左右也全是车；全冒着烟，全磁拉磁拉的响，全仆仆吧吧的叫，把这条大街整个儿的作成一条“车海”。两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像丢了点东西似的，扯着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见一把儿一把儿的腿，往上看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动；正像“车海”的波浪把两岸的沙石冲得一动一动的。

【中国】老舍《二马》P.52—5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祁家的房子座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时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象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更向前进那样，放胆往里走，像哥仑布看到海上有漂浮的东西才敢更向前进那样。走了几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长的圆圈，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围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

地空地，比“胸”大着两三倍，这便是葫芦肚儿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这还待历史家去查一番，而后才能断定。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0，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年3月 第一版。

这是上海法租界的一条马路，但并不是热闹的一段。马路中间一条电车轨道伸长出去，消失在远处的绿荫里。树丛中现出来一长串的电灯，一个连着一个，没有间断，也没有尽头。两三部黄包车在马路上慢慢地移动。几个行人很快地走过去了，并不说一句话，好像心中守着一秘密。两旁人行道上立着的茂盛的法国梧桐。一簇簇肥大的树叶在晚风里微微颤动，时时撒下来一些雨点。

〔中国〕巴金《雾·雨·电》P.1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 北京第1版。

……这是新辟的马路，并非要道，行人不多。路相当宽阔，整洁。对面似乎从前有过房屋，现在却只剩下两三堵废墙，和四五间玩具似的木屋。这些木屋中有的刚刚造好，没有油漆，颜色很新，还是用了木板做屋顶；有的屋顶上盖了瓦，并且有用石灰和泥土糊的墙壁。它们的窗和门是联在一起的，有时人把门紧紧关上；这些木屋就真像是些木箱了。

木屋后面横着一个小小的斜坡。这个斜坡的一头，堆着从附近各处搬运来的瓦砾，堆得高高的，竟然成了一个小丘；另一头沿着一条人的脚踩出来的小路下去，我看见一片平地，这片地上曾经有过相当整齐的房屋，却被炸毁或者烧掉了，只留下几堵断墙来表示房屋的界限，其中有一堵墙较高，还开着门，不过已是不能关闭的门了。然而我常常看见人从这道门进出。通过这道门，依傍着另一条更大的马路的高壁，人们搭了几间木屋，是用圆圆的木条搭成的，一排三四间，相当大，据说这是一部分建筑工人临时居住的地方，属于某营造厂的。这个营造厂正在修建附

近某新厦，大约最近就可以完成了。

街上仍然有安静的气象。一辆黄包车拖过去。三五个行人缓步走来。三角球静静地吊在杆上，仿佛死了似的，动都不动一下。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上卷——《兄与弟》P.383—3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北京第一版。

早晨，赛义德·阿尔卫路市场，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顾客。虽然雨刚刚停，马路还很泥泞肮脏，但是因为天已不早，于是人们纷纷涌向市场。

宽阔的街道上，到处是污泥浊水。路两侧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小摊，路中间是摩肩接踵的人流，你推我揉，挤挤撞撞，涌过来涌过去。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出租汽车、卡车、三轮车和自行车，从这里通过时，不得不鸣喇叭，按铃铛或大声呼喊，整个街道人声鼎沸，喧闹异常。

【马来西亚】A·莎马德·赛义德《莎丽娜》P.83，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街上很热闹，在被高大的百货店挡住阳光的道路上，并排停着很多卖氢气球的、卖花的车子。有色彩浓艳的红、黄、蓝三原色的人造花，也有真正的百日草、矢车菊、金仙花、紫菀、延命菊等，菊花最多。穿着条纹布衣服的老婆婆，带着孩子的中年妇女，穿着破旧西装的老人，每个人都买了一点花，从百货店前的汽车站乘上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进站的汽车车身都写着去处。……有一辆写着：“临时开往墓地。”

我终于想起来了，今天是秋分。……

今天好像是祭奠死者的日子，不过也可能不是，没准儿只是庆祝秋季到来的日子。因为街上很热闹，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成群结队。

我眼睛盯着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们。姑娘们身穿连衣裙

和适合秋季穿的浅色裙子，脚登红色、绿色、蓝色的皮鞋，头戴贝雷帽或前面有宽帽沿的帽子。我戴的是蓝色的登山帽，身上穿的是黑裤子和大方格图案的罩衫，脚上穿的是帆布鞋。没有一个姑娘像我这样打扮，而且我是一个人，没有伙伴。

可是，我对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而且穿着和街上的节日气氛很不协调的服装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相反，我心里很高兴。我把一只手随便地插在裤兜里，轻松地走着。当然，一般我穿裤子都是配罩衫或毛衣。我连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街上都是人。我眯缝着眼睛，抬头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一个黄色的小气球正在天空中飘荡，也许是从热闹的街市上飞出来的吧。气球的周围是与喧闹的街市相隔绝的寂静而明朗的天空。气球慢慢地从街市的上空飘过。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慢慢飘去的气球，好像怕谁碰着它似的。

〔日本〕原田康子《挽歌》P.5—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们面前的人行道边上，耸立着路灯。路灯四周闪烁着摇曳的橘红色光晕。在渐渐浓重起来的雾气中，灯光开始神话般地闪耀着。被芬芳陶醉了的五月金龟虫，笨重地从菩提树叶上飞下来，围着路灯盘旋，不时沉重地撞着湿漉漉的路灯玻璃。迷雾使一切物体变了样，把它们从大地上移开，举在大地之上。对面的旅店沿着光滑发亮的黑色柏油路漂浮，犹如一艘远洋巨轮，上面的船舱灯火辉煌；旅店后面那座教堂的灰影，化作一只虚幻的帆船，它高高的桅杆，消失在灰红色的蜃气之中。接着，一队队的楼房，离开原地，向前漂去。

〔德国〕雷马克《三伙伴》P.147，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太阳西沉了，暮色笼罩着梅达格胡同，胡同显得更加幽深莫测。这条死胡同活像一只由三道墙壁组成的口袋，袋口直通萨那迪格胡同。沿着胡同，一边有一片铺子，一家咖啡馆和一个面包铺；另一边有一片铺子和一个公司代办处。再往上，就像它过去

的光荣很快消逝一样，立即到了胡同的尽头，那里是两幢毗连的三层楼房。……

整个胡同隐没在夜幕中，只有咖啡馆的灯还亮着，灯光在门前地面上照出一个四方形的亮框，并且映照到对面代办处的墙上。两幢楼房窗户后的亮光接连着熄灭。咖啡馆里，散心的人们在玩着多米诺骨牌和库米牌，大家围坐在炉火旁，开始那新的夜生活，直到东方发白。

清晨，梅达格胡同的空气阴凉潮湿，因为只有在正午，只有在太阳爬过四周的房顶升到当空时，胡同里才充满阳光。尽管这样，从一大早起，胡同的各个角落就开始活动。

晨光照亮了胡同的各个角落，代办处和理发铺的墙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咖啡馆小伙计桑格尔提着满满一桶水在喷洒地面，梅达格胡同又翻开了它有规律的生活的一页。早上，人们照例相互致以传统的问候……

代办处传出嘈杂声，在胡同里一直响个不停。除去午餐的一小会儿时间外，工人不停地干活，货物进进出出，像潮水般川流不息；好几辆大卡车同时发出声响，连左近的萨那迪格胡同、奥里叶胡同和爱资哈尔街都听得一清二楚；成群的顾客和经纪商蜂拥而至……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3—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

城 堡

伯爵夫人把她们召唤到刺绣房。一个装束与她们不同的男仆，带她们穿过整幢房子，走下大理石楼梯。这架楼梯与仆人们走的大不相同。楼梯上精细地雕刻着各样水果和花草。海伦发现城堡的内部装饰，确实不同凡响。复杂的建筑结构受到保护，看上去几乎还是新的，到处都挂着17世纪或18世纪的风景画，法兰德斯

挂毯，中国式漆器，铺着欧布桑地毯。家具十分精致，全是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杜浦勒夫人耳语了一句，“都是真品！”

男仆打开刺绣房那两扇沉重的门时，海伦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四壁上挂满了黄红相间的丝带，下端连接着构思奇特的刺绣板，这间房因此而得名，这屋里的摆设也是路易十五时期的椅子或18世纪的太师椅。不同的是整个房间没有一幅画，但摆满了中国和日本的磁器；日本白色的小陶器带盖的花瓶，中国瓷娃娃等，一张精巧的桌上铺满了花朵。它后面的刺绣椅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布雷萨克即德·莱格尔伯爵夫人，手里抱着一只马耳它长毛狗。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2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不到半小时，他们已驶近了劳特诺、德·莱格尔城堡。从远处看城堡象夜空下游移不去的幽灵。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把惨白的光亮洒在城垛上，中世纪那低短的塔楼上和文艺复兴时期补充的更有气派的附加建筑上（围壕象是一条如镜的银带），使这古老的城堡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充满悲剧色彩的景象使得海伦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地方够浪漫了吧？”他问。

“是啊！”她动情地说：“很漂亮。”

休伯特开着车在葡萄园里蛛网一样的小路上穿行，有好几次小山坡挡住了视线或是道路拐了一个弯，“幽灵”仿佛消失了，可过一会又露出头来，在黑暗中越来越近，越来越大。

汽车终于在围壕边停下了，这里看不见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附加建筑，只有中世纪那高大的石墙横在前面，月光把这些城垛和塔楼衬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4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废 墟

……天上还有几颗懒得下去的大星，云色在灰白中稍微带出些蓝，清凉，暗淡。到处是焦糊的气味，空中游动着一些白烟。铺户全敞着门，没有一个整窗子，大人和小徒弟都在门口，或坐或立，谁也不出声，也不动手收拾什么，像一群没有主儿的傻羊。火已经停止住延烧，可是已被烧残的地方还静静的冒着白烟，吐着细小而明亮的火苗。微风一吹，那烧焦的房柱忽然又亮起来，顺着风摆开一些小火旗。最初起火的几家已成了几个巨大的焦土堆，山墙没有倒，空空的围抱着几座冒烟的坟头。最后燃烧的地方还都立着，墙与前脸全没塌倒，可是门窗一律烧掉，成了些黑洞。有一只猫还在这样的一家门口坐着，被烟熏的连连打喷嚏，可是还不肯离开那里。

平日最热闹体面的街口变成了一片焦木头破瓦，成群的焦柱静静的立着，东西南北都是这样，懒懒的，无聊的，欲罢不能的冒着些烟。地狱什么样？我不知道。大概这就差不多吧！……

太阳出来，街上显着更破了，像阳光下的叫化子那么丑陋。地上的每一个小物件都露出颜色与形状来，花哨的奇怪，杂乱得使人憋气。没有一个卖菜的，赶早市的，卖早点心的，没有一辆洋车，一匹马，整个的街上就是那么破破烂烂，冷冷清清，连刚出来的太阳都仿佛垂头丧气不大起劲，空空洞洞的悬在天上。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
P. 31、32、33，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直到战后第三个年头的夏天，长崎的市街仍然被遗弃在荒凉颓败之中。但是，由于包括市中心在内，城市的三分之二幸存下来了，所以生活还能够继续，人们好容易又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奔了。那一条条大街，有的马路两旁装着格子门的旧式住宅鳞次栉比，有的环山蜿蜒着狭窄的石阶，有的沿着河，有的顺着缓坡

铺着石板，还有那石墙跟前的集市和木造的洋房林立的海滨街，保留着陈年老店的商业区，以及那排列着红砖砌的货栈的街道……这一切，都还显露出长崎特有的古老风貌。尽管看起来一如既往，却到处象蒙上了白糊糊的尘埃。港口里只有小船在进出，从海湾那边的造船厂传来断断续续的机器操作声。当年在白色闪光中燃烧、被热风卷走、化为焦土的市街，如今依旧是荒地一片，显得冷冷清清。医科大学校舍只剩下了一些断墙残壁，被一人高的杂草包围着，活象一座被埋没多年的古代废墟。然而仅仅三年前的创伤，不论在哪条街上，都表现得一目了然。但是，人们不得不从这里迈开脚步，默默地背负着阴影走向未来。现在，长崎的大多数人都还是死气沉沉。在那用孟加拉漆涂刷的黄赤色格子门里面，躺着下半身瘫痪了的少女。在那铺着石板的斜坡旁的人家里，还住着因为脸被烧伤而面带愁容的年轻人。这种痛苦和怨恨广泛地潜伏在医院里和街头巷尾。它是那么深重，人们自然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战后重整家园的新风气，在这个城市里也传播开来。即便到了这一时刻，人们对自己的城市和自己本身的悲惨遭遇，也还是讳莫如深的。

〔日本〕佐多稻子《树影》P.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闹 市

市府官员们已将属员们召集到来，也来了一些志愿维持治安的市民，于是官员们就率领这些人从刚才开会的旅店赶往闹事的现场。属员们举着灯笼火把走在前面，其中有一个传令官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宣读“暴乱取缔”法令。他们没有费力就把外围守卫的暴民们赶开，但当他们走近卢肯布兹前面街上暴动者们或者不如说谋叛者们部署的防线时，他们就遭遇到一阵阵的石子迎面砸来；再向前进，又碰上手持长矛、刺刀、钺斧（这些都是他们不久前夺到手的）等等的暴徒们迎头攻击。有一个低级官吏颇有勇

力，他冲上前去，抓住一个暴徒，从他手里夺到一支毛瑟枪；但他孤掌难鸣，旋即被对方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枪支又被夺走。这个小官总算幸运，没有挨揍，他连忙爬起，一溜烟跑开了。这件事又可证明，暴动者们对待别人是有克制的，只对主要的仇人才心狠手辣。市府官员们晓谕和恫吓的话都无人肯听，他们束手无策，不能行使职权，只得退出阵地，在一阵阵飞来的石子呼啸声中，狼狈逃跑。

那牢固的狱门所体现的消极抵抗，倒比官员们的积极干涉更能起到抵御暴力的作用。那沉重的大锤连续不断地撞击狱门，发出阵阵的轰鸣，引起周围高屋的回响，其声浪之高，足可引起要塞里驻军的注意。这时群众中间就有流言说如果不能迅速把监狱冲破，军队就将开过来冲散他们了。要不然，驻军不须离开要塞，只要向街上射一两发炮弹，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群众有了这一层顾虑，就更加使劲地轮番攻打狱门，但狱门如此牢固，仍然攻不下来。末后，忽然有人叫道，“何不用火攻啊！”暴徒们齐声呐喊，叫快拿火种来。他们似乎要什么就有什么，马上有人拿来两三只空的柏油桶。挨紧在监狱门前，一大堆通红的烈火迅速燃起，从火堆里升起一股浓浓的烟火柱冲向古老的狱墙塔楼和装有铁棧的窗眼，也照亮了周围的暴徒们的凶猛姿态以及从附近屋子窗口窥望暴动的人们的苍白而焦急的面容。群众把凡是能燃烧的东西都扔到火堆上。火头越烧越旺，在新添的燃料中发出呼呼轧轧的响声。俄顷间，群众呼叫道，狱门起火了，快要烧毁了。这时就不再增添燃料，让那火势渐渐小了下去。可是等不及它熄灭，最前头的暴动者们已经急不可耐地一个个从还在燃烧的灰烬上冲过去。他们一个一个跳过去时脚底下蹿动了余烬，掀起大量火星飞向天空。此时白特勒以及任何在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暴动者们马上可以抓到仇人，爱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他了。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69—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天上午正值集市。地上的污泥浊水深可齐踝，不断从牛身上腾起的白茫茫的汗蒸气，同仿佛停在烟囱顶上休息的迷雾合成低垂的浓云。广场中央所有的牲畜栏以及占去全部空地的临时围栏里，都挤满了羊群；沿水沟一边的界桩上拴着长长的三四排菜牛和牯牛。乡下人、屠户、牲口贩子、叫卖小贩、顽童、扒手、看热闹的和各色游民杂凑成密密麻麻的人群。牲口贩子的唿哨声、狗的吠声、牛的吼声和撒野声、羊的咩咩声、猪的咕噜声和尖叫声；小贩的叫卖声；四面八方的嚷嚷声、诅咒声和吵闹声；从每一家酒店里传来的铃声和嘈杂的话声；挤挤压压、推推搡搡、驱赶、打架、呐喊、号叫；来自市场每个角落的震耳欲聋的噪声；老是跑来跑去、奔出奔进于人群之间的那些不洗脸、不刮胡子、寒伧而邋遢的人们——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幅令人头晕目眩、手足无措的纷扰景象。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183—18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移动的东西侵占了人行道和马路，达到混乱的程度。首先是运货车在卡斯特桥出出进进，车夫们都是来自麦尔斯托克……和附近的一些乡镇。车主多得足可认为他们自成一个部落，而且特征鲜明几乎可以把他们看作一个种族。他们的车子一到，就赶在街道两边，密密地列成一长排，以致有些地方，就在人行道和马路中间形成一堵墙。此外，每一家商店都把一半货色用架台和盒子摆在外边的边石上，不管那两个软弱无力的警察怎样劝告，这些摊子却每个星期都一点一点地向马路里侵占，直到街心只剩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狭道留给车辆通行，这就造成了表演驾驶技术的好机会。在朝阳的一面，人行道上张着商店遮太阳的布篷，只要行人一不当心，头上的帽子就会干净俐落地飞出去，仿佛是浪漫派小说里驰名的克兰斯敦鬼仆人用那双看不见的手干出来的。

出卖的马拴成一排一排的，前腿踏着人行道，后腿站在马路上，就以这种姿势时时要咬那些到学校去的男孩子们的肩膀。特意与一般房屋盖得靠后一些的房子，房前任何一块供人停伫的地方，都被猪贩子辟成了猪圈。

乡民、农民、卖牛奶的和城里人，他们在这古老的街道里，不用谈话，而用另外的方式来做买卖。你若是在市中心区没有听到过一问一答的谈话，那你就会完全不懂得他话里的意思。在这里，面孔、手臂、帽子、手杖和身体，全跟舌头一样地在说话。卡斯特桥市场里的买卖人，要表现称心满意，除了说话以外，还要把下巴往下一放，眼睛一眯缝，肩膀往后一挺，就在街道另一头，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了。如果他表示惊奇，即使亨察尔所有的大小货车辘辘地正从他身边走过，你从他鲜红的口腔和箭垛子似的圆眼睛，也可以明白了。倘使在考虑，便要用他的手杖头对旁边墙上的青苔作出各式各样的突击，帽子从平处拉得歪一些；至于厌烦的感觉，就把身子往下一蹲，膝盖弯成菱角形的一个圈子，两膀一架，也自然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似乎诚实到底的市镇的街道上，奸狡欺诈可以说是无处存身；据说有些律师在附近法院里正替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辩护的时候，有时纯粹出于宽大（不过显然是说溜了嘴），却替对方热烈地辩护起来。

〔英国〕哈代《卡斯特桥市长》P.68—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广 场

狂风把纸屑和尘土卷得漫天飞扬，霓虹灯时时闪现出十分俗气的广告。卖唱片和鞋帽的商店，还没有开门营业。演色情戏的剧院门前一片静寂，按摩院门口也无人进出。好象太早了点儿。泰晤士广场上也毫无生气，象个穷困潦倒的老妇人。这种情形还不算太坏，张米龙想。上午九点半的泰晤士广场只能算是一般情况。到晚上九点半来看看吧，那完全是另一世界。昨晚上这里象

是在过狂欢节，一排排帐幔里挂满了妖冶的裸体人像。西洋镜放映室为各位游客展示长达十五分钟的所多玛城一瞥。穿兔羊毛大衣的妓女们，光着冻僵的大腿东游西荡。男扮女装的男性同性恋者，穿着摇摇晃晃的高跟鞋，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故意敞开外衣向人们炫耀他们那山一样坚硬的假乳房。欲火中烧的男孩子们穿着利未牌牛仔裤，故意把屁股绷得浑圆坚实。只要肯出钱，随手就可抓到一个。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1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中央商场的圆形大厅就像一个沸腾着的巨型锅炉，人声鼎沸，人群熙攘。喊叫声、咒骂声、祈祷声和脚步声，伴随着商业活动，从商场的中央到四周，螺旋形地向外延伸，有时弄得人们头晕目眩。

从广场中央就像辐射线一样传出了面颊丰润的女商贩欢快的笑声。用土豆和黄瓜搭起金字塔，用西红柿、生菜和剥了皮儿的葱头堆成堆，这些女商贩就坐在自己这些货摊儿的后面。水果摊的周围，发出了年轻姑娘宛如小溪潺潺流水那样活泼的喊叫声。这些姑娘动作敏捷，亲昵地呼喊站在她们金黄色香蕉、新鲜白薯、桔子以及绿色四季豆周围的顾客。

零售鸡蛋、家禽和羊腿的男子的喊声更高。他们的叫卖声压倒了肥胖女商贩清脆的喊声，也压倒了那些脸上涂着脂粉、一笑就出现两个迷人酒窝儿的娼秀少女的笑声。这些男商贩正和顾客进行热烈而讲究艺术的讨价还价，极力说服顾客，使他们满意而去。广场五颜六色，拥挤不堪，犹如一颗健壮的心脏在剧烈跳动。但它又表现得十分协调，这充分显露出中央商场的个性。它像我们不无自豪地在代表着我们的道德价值和自然财富的彩色明信片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样……

〔马里〕加乌苏·迪阿瓦拉《巴马科—同心圆》，选自《马里短篇小说集》P.1—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个热闹的去处，过去是市中心的一座大公园，到处都有美丽的花朵……而现在呢？一排排高楼大厦单调地矗立在那里。贝尔迩斯河的北岸是商会，彼岸有数不清的酒店、小商贩和小摊贩。于是这里成了一个地道的交易中心。每年春秋雨季，还在这个开阔的地方举行两次游艺会。

这个星期天，这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非常热闹。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你推我，我挤你，那种嘈杂喧闹的场面，真难以形容。马戏班摇着大风琴，已经开场。喜欢热闹的人驾驶着机动游艺车，互相碰撞地玩着撞车游戏。这边射击场上，有人正在瞄准射击。那边甜食摊上冒出一股熬糖的香味，但是尘土飞扬，这香味里夹杂着一股土腥气。再远点，有个卖果馅煎饼的女人，用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叫卖着：“趁热尝尝我这小乖乖吧”。过路的人无不回首张望，好像想弄清此话的意思……

玩“大8字形游艺车”的人，随着流行乐曲忽上忽下地转来转去。这里，不时发出一声惊叫，那边是一片喧闹。而扒手们刚好趁乱大行其道。

马戏团里的声浪震耳欲聋。那些脸蛋风流、“唐璜”般的浮浪子弟们正在人群中跟女人们勾勾搭搭的。而无法无天的同性恋者伺机在猎取对象；穿着紧身衣裙的烟花女郎们却在招徕嫖客。

〔塞内加尔〕桑贝纳·乌斯曼《黑色码头工人》P.73—7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大 厅

“我要求发言。”

太阳光从一根高高的圆柱子与红色窗帘之间的缝隙中钻进来，一直射到半圆形会议厅的深处，照到麦克风上，反射出一种雕琢精细的银器的耀眼光芒，晃得正要准备讲话的高贵的塔德奥·

纳赫拉先生不住地眨眼睛。

空气被这束光的粒子照亮，给会场染上一副大教堂的格调。只是大教堂里不准吸烟，而这里，烟雾成螺旋形上升，与太阳的光线缠绕在一起。

阳光照到因腾索的脸上，把这位议员先生给弄醒了。他坐在前排较低的位子上，正在纳赫拉的前边。是下午五点钟了，在这倒霉的时刻，总是有一股昏昏沉沉的困意向他袭来；可也总是在这个时候，那束讨厌的光线会闯进来把他搅醒，把他推上第一线。

在他眨动的眼前是第二共和国式样的高高的墙壁。巨大的红色帷幔遮住了台前两侧，遮住了那些国家创始人的紫铜色的圆形雕像。往后一点，在哥林多式的圆柱之间，是装饰着漂亮的绣花台布的演讲坛。再往上看，两厢楼上挤满了普通老百姓。会场上人很多，因为这是第一次在议会中给反对派安排了席位。

【玻利维亚】奥·塞斯佩德斯《哑巴议员》《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239，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一大早，住家和店铺就关上了大门，市民们男男女女，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指定的三个地点。人人都自有决定：有的去看放焰火，有的去看种五月树，有的去看圣迹剧。不过，可得赞扬巴黎闲汉们古已有之的见识：群众的绝大多数还是去看放焰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看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里演出，既有屋顶遮避雨雪，又有紧闭的门窗遮挡寒风。于是，看热闹的人，全体一致撇弃了那棵可怜的花朵零零落落的五月树，随它独自在勃腊格小教堂里，在一月的严寒天空下战栗。

民众主要是涌入通向司法宫的各条大街，因为他们知道，前两天到达的弗兰德尔使臣们打算前来观看演出圣迹剧，观看也将在大厅里举行的选举丑人王。

这天要挤进司法宫大厅，还真不容易，虽然当时它号称世界

上最大的大厅。（确实，索伐耳^①那时还没有丈量过孟塔吉城堡^②的大厅。）在千家万户窗口看热闹的人看来，下面的司法宫广场好似汹涌的大海一般，通往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时涌出一股股人流。广场好比是形状不规则的大喷水池，其中到处伸突出来的一个个海岬就是那些房屋的墙角，而人群的洪流不断壮阔扩展，澎湃冲击着这些岬角。司法宫高大的峨特式^③正面的中央有一道大台阶，人流分成方向相反的两股，不断上上下下。在中央台阶底下，人的波涛被劈成两股以后，又以波浪翻滚之势，顺着两侧的斜坡扩散。这样，这道大台阶上简直是淌水一般，向广场上倾注不绝，好似瀑布向湖泊不断直泻而下。喊声，笑声，无数脚步杂沓声，构成巨大声响、巨大轰鸣。不时，这阵轰鸣、这阵巨响更加汹汹然：那是涌向大台阶的宏大人流在回旋，在掀动，在旋转；因为，有个府尹衙门的弓手在推搡，或者是这个衙门的一名什长在策马冲刺，狠命维持秩序。这个值得赞赏的传统，由府尹衙门传至提督衙门，由提督衙门传至都统府，再传至我们巴黎今天的警察队^④。

大门口，窗户上，窗洞里，屋顶上，家家户户，万头攒动，一个个市民善良的面孔，安静，老实，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即使现在，巴黎还是有许多人满足于观看热闹的人。在一堵人墙的后面正在发生着什么，这对于我们不是已经足够有趣的了吗？

假如我们——一八三〇年的人们能够发挥想象力，夹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被人拉拽，被人挤撞，磕磕

① 亨利·索伐耳(1623—1676)，历史学家，有关于巴黎古史的专著。

② 孟塔吉城堡：十二世纪建成的古堡，现为博物馆。

③ 一般用法的“峨特式”，是完全不恰当的，但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也使用之，象一般人一样，用它来表示中世纪后半叶的建筑艺术，其主要特点是尖拱式样，直接继承中世纪前半叶那种以开阔穹窿为特征的建筑艺术。

——雨果原注

关于这两种建筑式样，请参阅《译者后记》。——译注

④ 原文作gendarmérie，但法国的gendarmes跟我们解放前所知的“宪兵”不大一样。他们除维持秩序外，还有某些执行司法权，有点象武装警察。

绊绊，涌入司法宫大厅，原本极为宽敞、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却显得十分窄小的大厅，我们所见景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不能不使我们神魂颠倒；我们将看到周围全是一个个古老的事物，由于过于古老而使我们感到无比新鲜。

如果读者同意，我们就来想象，看看读者要是跟我们一道，夹杂在身穿短罩衫、半截衫、短袄^①的嘈杂人群中间，跨进大厅，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首先，我们的耳朵会嗡嗡直响，我们还会眼花缭乱。我们的头顶上是尖弓双圆拱屋顶，木雕贴面，漆成天蓝色，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的脚下是大理石地面，黑白相间。几步开外有一根大柱子，又一根，又一根，纵向一共有七根，竖立在大厅横剖面正中，支撑着那双圆拱屋顶的七个落拱点。头四根柱子周围有几片货摊，玻璃片儿和金属饰片闪闪发光。里面三根柱子周围放着几条橡木凳子，已被诉讼人的裤子和代诉人的袍子磨损了，磨光了。大厅四周，顺着高高的墙壁过去，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一列塑像不见尽头，塑造的是自法腊蒙^②以下的法国列代君王：游手好闲的国王双臂下垂，目光下视；英武好斗的国王脑袋高昂，双手高举，傲然指向天空。还有，一扇扇尖拱拱窗都是五光十色的彩色玻璃；大厅的宽阔入口都是一座座精工细雕的绚丽门扉。而这一切：拱顶、柱子、墙壁、窗子、墙面板、门扇、塑像，上上下下，一片湛蓝、金黄，亮晶晶，光灿灿。我们看见的时候已经略显晦暗，到了我主纪元一五四九年，纵然杜·勃勒耳还根据传统赞美过它，其实已遭尘封，蛛网掩埋，几乎全然不见当年颜色了。

这座长方形宽阔大厅，在一月的某一日，为昏暗的天光所照射，被衣著颜色斑驳、汹涌喧嚷的群众涌入；他们顺着墙根游荡，绕着那七根柱子转悠。要是我们这样想象一下，也就大致可以对整个图景有个模糊的印象了。

① 这里说的都是中世纪的一定式样的上衣，大体上均为“贱民”的服装。

② 法腊蒙是传说中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君主。

演出预定要到司法宫的大时钟敲响正午十二点才开始。对于演戏来说，固然晚了点，可是得迁就御使们的时间呀！

于是，这么许多观众从早晨起就在等着。这些老实巴交的爱看热闹的人中间，有许多，天刚蒙蒙亮就在司法宫前大台阶上等候，冻得直哆嗦；还有些人甚至于自称已经在门前歪斜着身子靠了一夜，为的是等着抢在头一批进去。人越挤越多，像水流满溢一般，开始沿着墙壁上涨，向柱子周围膨胀，漫上了柱顶、檐板、窗沿：建筑物的、雕塑物的一切突出部位上尽都是人。因此，群众早已厌烦，急不可耐，加之，今天一整天都可以恣意玩世不恭，随便发疯耍赖，谁的胳膊肘撞了一下，谁的钉了铁掌的鞋踩了一下，随时都吵起架来，况且，久久等待早已疲乏不堪，而群众本来就关在屋子里禁闭着，拥挤着，挤伤了，窒息了，这样，在御使们预定莅临以前很久，群众的吵闹声早已更加尖锐，更加痛苦。只听见埋怨声、咒骂声，诸如弗兰德尔人、府尹、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宫典吏、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棒什长、冷了、热了、坏天气、巴黎主教、丑人王、柱子、塑像、那扇关着的门、这扇关着的窗——一切的一切都骂了个遍。散布在人群中三、五成堆的学生和仆役听了大为开心；他们便不断恶作剧，不断捉弄人，在不满的人们中间瞎搅和，简直是火上加油，更增添了普遍的乖戾情绪。

【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P.6—8，P.12—1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会议大厅的样子到底怎样，让我们继续说完吧，这个可怕的地方一切都是饶有兴趣的。

一走进去，第一件触目的东西是座落在两个宽大窗户之间的一个高大的自由神像。

四十二公尺长，十公尺宽，十一公尺高，就是这屋子的大小，这里曾经是国王的舞台，现在变成了革命的舞台。威加兰尼为侍臣们建造的那所富丽堂皇的大厅，由于新添了一个粗糙的平

台，已经变得不能辨认了。这个平台在九三年要用来支持人民的重压，因为那些公众旁听席就是设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就是这个平台只有一根柱子支持着。这柱子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有十公尺高直贯屋顶。即使那些雕像石柱，也很难像这根柱子一样支持这么大的重量的。多少年以来它一直支持着革命的巨大的压力。它支持过喝采、热狂、咒骂、吵闹、骚动、愤怒的无比混乱、暴动，等等。它并没有倒坍下来。国民公会以后，它又为元老院服务过。雾月十八日以后才把它掉换了。

后来伯尔西叶^①用许多大理石柱子代替了这根木支柱，可是大理石柱子还不及它经久。

建筑师的设计观念有时是很古怪的；建筑李伏里街的建筑师采用的是弹道式，建筑卡尔斯卢的建筑师采用的是扇子式；国民公会在1793年五月十日开始用来做会场的那座大厅的建筑师却仿佛是根据一只庞大无比的抽屉来设计的；这座大厅又长，又高，又平。长方形的一条长边上筑有一个半圆形的看台，那就是代表们的座席，那里并没有桌子和写字台；开会时写过许多纪录的加朗—古隆是在膝头上写的；代表座位的对面是主席台；主席台的前端放着勒倍勒蒂叶—圣法若^②的半身像；主席台的后面是主席的交椅。

半身像的头比主席台的边缘稍微高出一点；因此后来这像就被人移开了。

半圆形的看台一共有十九排半圆地排列着的座位，后面的一排总比前面的一排高。座位的尾端一直伸展到会议大厅的两边壁角。

下面，在主席台脚下的半圆形里，是传达员的位子。

在主席台的一边，在一只黑色的木框里，贴了一张九尺高的

① 伯尔西叶(Percier, 1764—1838)，法国建筑家。

② 勒倍勒蒂叶—圣法若(Lepelletier-Saint-Fargeau, 1760—1793)，国民公会议员，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第二天被自己的卫兵巴里斯刺死。

公告，公告分为上下两页，中缝绘的是一条类似王杖的东西，上面写着的就是“人权宣言”；主席台的另一边是空着的，后来也用同样的黑木框装着共和国二年的宪法，宪法也分为上下两页，两页中间，则绘的是一柄利剑。主席台的上面，在演讲者的头上有三面微微地颤动着的巨大三色旗，这三面大旗是从一个分成两间、经常挤满了群众的深大厢座里伸出来的，三面旗子几乎平放着，搁在一个台座上面，台座上写着两个大字：法律。台座后面矗立着一只高大的罗马仪仗钺，仿佛是言论自由的守卫者。靠墙竖立着许多庞大的雕像，面向着议员们。主席的右边是李古格^①，左边是梭隆^②；山岳党座位的上面是柏拉图。

这些雕像的座子是些朴素的方形木块，搁在一条巨大的长栏上，这条长栏围绕着整个大厅，把群众和会场隔开。群众就把肘肱靠在这条长栏上。

装着“人权宣言”的那个黑木框，一直抵到长栏上，损害了雕像的排列，这就是破坏了那条直线，因此使得夏波咕噜着对瓦狄叶说：“真难看。”

雕像的头上交错戴着橡叶冠和桂冠。一块绿色的帷幔，上面用更深的绿色绘着许多同样的桂冠，从围绕着会场的长栏上垂下来，完全遮掩住会场所占据的底层的墙壁，帷幔上有许多笔直的大褶皱。这块帷幔上面的墙壁是白色的、冰冷冷的。墙壁上开辟出两层公众旁听席，既没有曲线，也没有雕饰，仿佛一刀削成似的。这两层旁听席下面一层是方形的，上面一层是圆形的。因为维特鲁夫的影响还存在，依照规律，曲额缘是应该放在角额缘上面的。大厅的两条长边上各有十个旁听席，两端各有两个庞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人旁听席，里面挤满了群众。

下面一层的旁听者们常常越过界线，挤拥在这建筑物的一切突出的地方。上面一层的旁听席里很牢固地装着一铁条，高度和普通栏干相同，用来做栏干，保护上面一层的旁听者，使他们

① 李古格(Lycurgue)，纪元前九世纪时斯巴达的立法者。

② 梭隆(Solon)，纪元前七世纪时雅典的立法者。

不致于被那些从楼梯上上来的群众挤跌下去。可是有一次终于有一个人被挤跌到会场里去了，他偏斜地跌落在波维主教马西尔身上，因而没有跌死，他说：“嘿！原来主教也还有点用处哩！”

国民公会的大厅可以容纳二千人，在动乱的日子里，可以容纳三千人。

国民公会有两种会议，一种在白天，一种在晚上。

主席坐椅的靠背是半圆形的，有镀金的钉子。他的桌子是被四个有翅膀的怪物承托着的，这四个怪物一共只有一只脚，简直可以说它们是从“启示录”里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它们仿佛是从埃西基尔^①的车子上解下来给桑松^②拉囚车的。

议长的桌子上有一只巨大的手铃，几乎大得像一口钟一样，还有一只很大的铜墨水瓶，和一本用羊皮纸包装的对开簿子，那就是会议记录簿。

常常有新斩下来的人头挂在长矛的尖端上，把血滴到这张桌子上。

主席台是由一个九级的阶梯上下的。每一级都很高，很陡，很难上去。有一天冉桑尼上去的时候几乎跌了一交。“这是断头台的梯子！”他说。——“你得学会走上去呀！”加利叶向他喊道。

在大厅的角落里，或者墙壁上显得太空虚的地方，建筑师安置了一些罗马仪仗钺作为装饰品，斧头露在外面。

主席台的左右两边，有些台座载着两付十二尺高的灯柱，柱的顶端有四对灯。每一个旁听厢都有这样的一付灯柱。这些灯柱的座子上雕刻着被人民称为“断头台的项圈”的环。

会场的座位几乎高到旁听席的围栏上；议员们可以跟旁听席里的群众谈话。

旁听席的出入口通向错综复杂的走廊，有时这里充满了粗野

① 埃西基尔(Ezéchiél)，纪元前六世纪时希伯来的先知，他的预言书里充满了幻想。

② 桑松(Sanson，1740—1793)，执行路易十六死刑的刽子手。

的闹声。

这所宫殿往往容纳不下国民公会的人群，他们涌到邻近的龙格威大楼和康尼大楼里去。如果白拉福爵士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可靠的话，那么八月十日以后皇室的家具就是搬到康尼大楼里来了。当时竟要两个月时间才能搬空推勒里宫。

各种委员会都在会议厅附近；平等楼里有立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自由楼里有航海，殖民，财政，纸币，公共福利等委员会；统一楼里有军事委员会。

治安委员会和公共福利委员会之间有一条昏暗的走廊直接相通，走廊里在白天和晚上都要开着一盏路灯来照明，各党各派的密探都在这里进进出出。人们在这里说话声音很低。

国民公会的法庭换过好几次地方。通常总是在主席的右边。

在大厅的两端，在封闭住半圆形剧场的左右两边的垂直板壁和墙壁之间，剩下两条又深又窄的甬道，甬道上开了两扇昏暗的方形的门。人们就从这里进出。

议员们直接从一扇门进入大厅，这扇门面对着费扬修道院的露台。

这所大厅白天只有暗淡的光线从灰白的窗户里射进来，黄昏时候惨淡的灯光一点也不明亮，使得大厅里经常带着一种夜色。这种半明半暗增加了晚上的昏暗；因此灯光下的会议非常阴森。大家互相看不见；从大厅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从右边到左边，一堆堆辨认不清的面孔在互相辱骂。人们遇见的时候也认不出对方的面孔。有一天，来纳罗向主席台奔过去的时候，在下台的通路里撞在一个人身上。——“对不起，罗伯斯比尔，”他说。——“你当我是谁？”一个粗暴的声音问。——“对不起，马拉，”来纳罗回答。

在下面，主席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保留的厢座；说来也怪，在国民公会里也有享受特权的旁听者。这两个厢座是唯一的有帷幔的厢座。在轩缘的中央有两股金流苏吊起帷幔。公众旁听席上

是没有装饰的。

整个会场的布置是威严的，朴素的，整齐的。在粗犷中包含着正确；也可以说这是整个革命的缩影。后来艺术家们称为“收获月式建筑物”，国民公会的大厅就是一个最完善的标本。这种建筑是庞大的，也是脆弱的。当时的建筑师以为对称就是美。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到了路易十五朝代已经登峰造极，过此以后，便逐渐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人们往往使高贵沦为平庸，使纯洁变成讨厌。矫揉造作的作风在建筑学中也存在着。在十八世纪初年，艺术曾经采用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颜色，但这时期又转入谨严的境界，只限于采用直线。这一类的进步结果使艺术丑化了。艺术成为一付骷髅，就是这种现象所造成的。这就是理智和约束产生出来的缺点；建筑的风格受到过分的拘束而变得瘦削了。

即使撇开一切政治情绪，只看这里的建筑，这所大厅就能使人发抖。人们依稀地想起旧时的剧院，想起那些有花环装饰的厢座，天蓝色和红色的天花板，有许多小片玻璃的烛灯，发着钻石光彩的大烛台，五色缤纷的彩布，戏幕和帷幔上无数的爱神和仙女，整整一首画出来的，雕刻出来的，镀金的，帝王式的，优雅的恋歌，这首恋歌用它的微笑来照耀着这个严肃的地方，可是现在人们在这个大厅里到处只看见生硬的直线角度，像钢铁一样冷酷和锋利；这真有点像是布歇尔^①被大卫^②送上断头台处死了。

【法国】雨果《九三年》P. 177—1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花 园

他们三人转进一座假山。假山上盖满了青苔和虎耳草，远远

① 布歇尔(F. Boucher, 1703—1770)，法国画家及雕刻家，擅长艺术装饰，风格有点放浪。

② 大卫(L. David, 1748—1825)，拿破仑的画师，大革命时期在共和政府中负责艺术事业，是当时艺术界的独裁者，风格严酷。

地望去，仿佛覆盖着一张碧毡。旁边有一带矮矮的朱红栏杆。他们走进栏杆，便听见清脆的水声。后来他们走到溪边，溪水非常清亮，水中砂石、树叶，水面纹路历历可见。一道小桥把他们引过对岸。眼前又是深绿的假山，花圃里那些含苞待放的芍药花点缀在繁茂的绿叶中间。他们再往前走，一座较大的灰色假山拦住了他们。他们穿过这座假山，走进一片临湖的树丛。

〔中国〕巴金《秋》P.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花园里，从右边进去，迴廊上的电灯都扭燃了。没有电灯的地方，如竹林、松林之类，树枝间挂了不少的小灯笼，红的，绿的，黄的，差不多各种颜色都有。石桥两旁的栏杆上，装得有电灯，影子映在水面，好像圆圆的明月。众人最后到了晚香楼，楼房檐下原来挂得有几盏绿穗红罩的宫灯，现在里面都插上点燃了蜡烛，射出暗淡的红光，给周围添上朦胧而奇幻的色彩，使人疑惑是进入了梦中的境界。

〔中国〕巴金《家》P.1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

石亭拥立在假山石上。底层前为空阁，后为石窟。上层前为平台，后为亭屋。平台三面均有石栏，正中有圆形石案，有石凳环绕。登台一望，全池景色尽在眼中。风声鸟声，松声涧声，凝静之中，时流天籁。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6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沈琼枝心里想着：“坐在这里也不是事，不如且随他进去。”便跟着丫头走到厅背后左边，一个小圭门里进去，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

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到廊尽头处，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走将进去，便是三间屋，一间做房，铺设的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妈子送了茶来。沈琼枝吃着，心里暗说道：“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武后自从上林苑回宫，睡到黎明，宿酒已消。猛然想起昨日写诏之事，连忙起来，心内着实懊悔：酒后举动，过于孟浪，倘群花竟不开放，将来传扬出去，这场羞愧，如何遮掩？正在寻思，早有上林苑、群芳圃司花太监来报，各处群花大放。武后这一喜非同小可！登时把公主宣来，用过早膳，齐到上林苑。只见满园青翠紫目，红紫迎人，真是锦绣乾坤，花花世界。天时甚觉和暖，池沼都已解冻，陡然变成初春光景。

〔中国〕李汝珍《镜花缘》P.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纣王心甚欢悦。又见闻太师远征，放心恣乐，一无忌惮。时当三春天气，景物韶华，御园牡丹盛开。传旨：“同百官往御花园赏牡丹，以继君臣同乐，效虞廷赓歌喜起之盛事。”百官领旨，随驾进园。正是：天上四时春作首，人间最富帝王家。怎见得御花园的好处，但见：

仿佛蓬莱仙境，依希天上仙圃：诸般花木结成攒，叠石琳琅妆就景。桃红李白芬芳，绿柳青萝摇曳。金门外几株君子竹，玉户下两行大夫松。紫巍巍锦堂画栋，碧沉沉彩阁雕檐。蹴球场斜通桂院，秋千架远离花篷。牡丹亭嫔妃来往，芍药院彩女闲游。金桥流绿水，海棠醉轻风。磨砖砌就萧墙，白石铺成路径。紫街两道，现出二龙戏珠；阑干左右，雕成朝阳丹凤。翡翠亭万道金光，御书阁十层瑞彩。祥云映日，显帝王之荣华；瑞气迎眸，见皇家之极贵。凤尾竹百鸟

来朝，龙爪花五云相罩。千红万紫映楼台，走兽飞禽鸣内院。八哥说话，绉王喜笑欲狂；鹦鹉高歌，天子欢容鼓掌。碧池内金鱼跃水，粉墙内鹤鹿同春。芭蕉影动逞风威，逼射香为百花主。珊瑚树高高下下，神仙洞曲曲湾湾，玩月台层层叠叠，惜花径绕绕迢迢。水阁下鸥鸣和畅，凉亭上琴韵清幽。夜合花开，深院奇香不散；木兰花放，满园清味难消。名花万色，丹青难画难描；楼阁重重，妙手能工焉仿。御园中果然异景，皇宫内真是繁华。花间翻蝶翅，禁院隐蜂衙。亭檐飞紫燕，池阁听鸣蛙。春鸟啼百舌，反哺是慈乌。正是：御园如锦绣，何用说仙家。蓝靛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霞。

诗曰：

瑞气腾腾锁太华，祥光霭霭照云霞。龙楼凤阁侵霄汉，
玉户金门映翠纱。四时不绝稀奇景，八节常开罕见花。
几番雨过春风至，香满城中百万家。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248—2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棂，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自是欢喜。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花园三面环墙，一面傍着府邸，幽深的环境使花园看上去像个公墓，几座平行的山丘限制了灌溉小渠的范围。它们特别引人注目，好象一些由大块冰雹堆成的坟头。草木杂乱无章地丛生在红色粘土上，到处是盛开的鲜花。香桃木的篱笆与其说是拦出了路，毋宁说是挡住了道。花园尽头有一座布满黄黑色地衣的花神雕像，无可奈何地施展着古老的魅力。花园的每边都有两条长椅，上面有一些卷曲的刻花靠垫，都是灰色大理石所雕成。花园一角有一棵金合欢树，黄色花朵洋溢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欢快情调。从每块泥土里似乎都抒发发出一种美的渴望，但怠惰很快又使它缩了回去。

虽说花园受到这些屏障的限制而显得窄小，但它到处散发出浓郁而肉感的、并略带霉味的芳香，就像某些女圣徒的尸骨分泌出来的液香味一样。康乃馨辛辣的香味压倒了玫瑰高雅的芬芳和各个角落里开满枝头的玉兰花的幽香。再深深地闻一下，就会嗅出薄荷的清香，夹杂着金合欢花无邪的香味以及香桃木甜蜜的芳香。初绽的桔花从墙外的桔园散发出新婚洞房特有的香气。

〔意大利〕托·迪·兰佩杜萨《豹》P.7，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的房间，那儿铺着镶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红木的大幅木刻，此外就甚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罌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苞。花园幽径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经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场，这儿不再是树木丛生，也没有蜘蛛

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风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惊鸟。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渐渐变成一片草场，顺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满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愤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一个劲儿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镜子，偶尔出现一圈圈细纹，原来莲花被快乐的鱼惊扰得索索地发抖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庄。安静的、深深的河水引诱着人们，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现在这一切，河水啦，磨坊啦，畅快的河岸啦，却都属于工程师了。

〔俄国〕契诃夫《我的一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551--5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像这样小舒适的光秃秃的小花园，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胡同里有很多，坐在这种小花园里面，眼睛还是要看到城市那种像石头一般沉闷的寂寞样子，你一看到这些小花园就会想到荒凉辽阔的森林，这时候你的眼睛也会觉得更加难受、更加疼痛了。医院的小花园里已经布满了秋意：小路上落满了红铜色的树叶子，晨霜把花都打枯了，剪得短短的草上罩了一层水汪汪的青色。晴明的日子，病人在小路上散步，听着莫斯科教堂的虔诚的钟声。阴天的日子（那年这样的天气特别多），对自言自语或互相谈论感到厌烦的病人就在各个病房里串来串去，或者一声不响地躺在病床上。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4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她打开了窗户，走进阳台，凭栏远眺，情不自禁地发出轻轻的赞叹声，尽管她已经看惯了这天天都能享受到的壮观全景：昨晚下过一场透雨，现在，沐浴在蓝色薄雾中的罗马全城，正从秋日晨曦中苏醒，仿佛一个仙女从云雾缭绕的仙境中飘逸而出。

极目远望：半圆的天穹里掠过淡紫色飘云，纵横阡陌的绿色原野，朦胧的树林，地平线上几朵粉红色的云彩被朝霞镶上了金边，这一切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景象。卡丽娜伫足的窗下又是另一番景色：巴勃里尼花园葱葱郁郁，展现出一片秋天的图画。黄澄澄的树林连成一片，有几棵红色和红棕色叶子的大树镶嵌其间。它们受到昨晚雨水的洗礼，清新悦目，与树林中肉色的小径相互辉映。群雀在剥落得面目全非的塑像上跳跃嬉戏。既无一丝微风掠过，也无一个人影打破那儿的寂静。亭台的石阶上水渍斑斑，枯叶悄悄飘落在淡色的幽径上。这里简直是一座隐蔽在市区里无人知晓的迷人的花园——一颗被人遗忘在蚌壳里的金光闪闪的明珠。

〔意大利〕黛莱塔《人生游戏》，选自《人生游戏》P.72，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不过那里还有一块狭长的花园，生长着我母亲栽种的花木，长得兴旺而又茂盛，每个星期天她都要从那里采集一大把花束。那儿有一种植物，小小的花朵里长着朱红色的花蕊，它的名字叫“热恋”，还有一种纤秀的灌木，细弱的枝条上挂满了红白两色的心形花朵，人们把它叫做“妇女的心”，另外还有一种灌木叫做“臭架子”。附近还有细长的翠菊，不过尚没有开花，菊花下面的地上长满了带有小刺儿的肥胖的仙人掌和好玩的马齿苋。这个狭长的花床是我们的宠爱物，是我们梦中的花园，因为那里长着形形色色的奇妙鲜花，它们比旁边两个圆花坛里的各种玫瑰花更受到我们的重视和喜爱。当阳光照亮这里和那一面爬满常春藤的墙头时，每种花木便都呈现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美丽：唐菖蒲炫耀

自己鲜艳的颜色；向日葵面色苍白地挺立着，似乎沉迷于自己沁入肺腑的香气之中；狐尾草萎靡地低垂着头，耧斗菜踮起了脚趾，把身上各种颜色的铃铛摇得直响。蜜蜂嗡嗡地在一枝黄花和蓝色的夹竹桃之间飞舞，棕色的小蜘蛛在浓密的常春藤上来回忙碌；蝴蝶则在紫罗兰上翩跹起舞，它们肥厚的身躯和透明的翅膀在空气中扇起一阵阵急促而烦躁的声响，它们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夜蛾”或“鸽尾蝶”的蝴蝶。

〔德国〕赫尔曼·黑塞《童年轶事》，选自《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P.2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花园里绿树成荫，古藤青苔缠满树干。树荫下是不砌的美丽的人行小路，树梢开满白色的、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繁花。一群群贪吃清晨花蕊的蜜蜂在花丛里嗡嗡地飞舞着，一会儿停在花心里，一会儿又高高飞起。蜜蜂似乎也学会了人类的癖性，一群群专向特别美丽的、蜜汁充盈的花朵扑去。五颜六色的极小极小的鸟在盛开的花枝上吸饮花蜜，看来就象果树上结的果实，一只小鸟叫了一声，所有的鸟儿便齐声合唱起来。在晨风轻轻地推送下，繁花压顶的树枝微微摇曳着；无花的树枝却纹丝不动，因为它没被压弯，还不那么柔顺。杜鹃躲在博句罗树丛里，藏起它黑色的身体，放声歌唱，惊醒人们的好梦。

〔印度〕般吉姆《毒树》P.11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庭 院

他们出了迴廊，下了石阶，便走进一个天井。天井里堆了一些怪石，高的，低的，做成各种形状，有的像躬腰的老人，有的像咆哮的狮子，有的像长颈的白鹤。他们绕着怪石向前走去，上了石阶，前面却是一带竹篱，中间留了一道小门，刚好一个人出入。他们在门前只看见一片竹林，似乎并没有路，进了这道门，

却发现竹林中间有一条羊肠小径。快走完竹林，他们便听见淙淙的水声，原来竹林尽处有一道小溪，水从假山上流下来，很清澈，人可以看清水下面的石子和落叶。一道木桥把他们引到对岸。他们过了桥又走入一个天井。天井中间有一座茅草搭的凉亭。亭前有几株桂树和茶花。穿过这凉亭又是一堵粉白墙壁，左角有一道小门，他们刚转弯，一阵波涛的声音突然送入耳里。

他们被引入一带曲折的迷阵似的栏杆，他们弯来弯去走了许久才走出了这个迷阵。前面是一个大坝子，种了许多株高大的松树。松林里就只有风声。他们走到中途，看见左边一处松树比较稀疏，一角红漆的楼窗隐约地现出来。他们走出了松林。前面是一片白亮亮的湖水，湖水好像一弯新月，围抱着对岸，人立在这里望得见湖心亭和弯曲的桥。

〔中国〕巴金《家》P.1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这座庄园，当地人都称它作“将军府”，它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物。

一条柏油马路从村口直铺到大门，马路边是两排葱茏的桉树，高耸入云，把马路都遮盖住了。

门楼古色古香，远看象座牌坊。上盖琉璃瓦，青砖到顶，飞檐斗拱，画栋雕梁。最别致的是四角各挂着一只小铜钟，阵风吹来，小铜钟丁当作响，清脆极了。门楼两侧有两座小平房，是看门老头和马伕住的。

整座将军府，由一道干打垒的围墙环抱着。进了门楼，是一块三合土的宽阔场地，当中一座金鱼池，池里有假山。池后是座两层的西式主楼，米黄色的楼体，天蓝色的窗框，镶上明亮的玻璃，洋气十足。可洋气中又杂有古老的东西，门是月亮形，窗边砌了一道弧形的框框，每个门窗的顶端刻有“清风”、“明月”之类的词汇，还有“精诚团结”、“浩气长存”等等匾额。洋楼里有天井，天井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景，还栽有桂树、白玉兰和米石

榴。大厅上既有西式的沙发、藤椅、餐柜，也有古式的圆凳，躺椅、茶几，还有镂花屏风，以及镶有大理石的太师椅。整座建筑 and 摆设，亦中亦西，亦古亦今，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 3，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众人凭着栏杆眺着前面对景物，平静明亮的湖水像半根玉带把对岸环抱着。一眼望过去对岸全是浓密的树木。在水阁旁边有一处种了几十株桃杏，红白色的花朵掩映在一簇簇的绿叶丛中，愈显得艳丽夺目。花树中间再隐约地露出来几间房屋、庭院和假山。

起了一阵微风，水面上现出一层一层的皱纹。同时下面松林中却起了一阵波动，于是远远地波涛击岸般的声音就送上了钓台。周围静无人声，完全不像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中国〕巴金《春》P. 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他(贤)见了那个院子，一株龙眼树从里面伸出头来，恰恰遮了门前的阳光，对面是一堵破墙，墙头长着龙舌兰和仙人鞭。街心的石板大半碎了，路显得很是不平坦，草从缝隙里长出来。是一条荒凉的陋巷，是一个修建了多年的旧院子。

〔中国〕巴金《雾·雨·电》P. 3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于是凤姐儿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但只见：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喧，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 1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烟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蕉坞，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潺，泻出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众人都

道：“好景，好景！”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紫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忽又见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来，贾政笑道：“到此可要进去歇息歇息了。”说着，一径引人绕着碧桃花，穿过一层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俄见粉墙环护，绿柳周垂。贾政与众人进去，一入门，两边都是游廊相接。

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众人赞道：“好花，好花！从来也见过许多海棠，那里有这样妙的。”贾政道：“这叫作‘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云彼国此种最盛，亦荒唐不经之说罢了。”众人笑道：“然虽不经，如何此名传久了？”宝玉道：“大约骚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大近乎闺阁风度，所以以‘女儿’命名。想因被世间俗恶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为证，以俗传俗，以讹传讹，都认真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37—2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里贾芸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芸进去。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一溜回廊上吊着各

色笼子，各色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隔扇，上面悬着一个匾额，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贾芸想道：“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怎样四个字。”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6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在铺道上散了一会儿步，可是一阵淡淡的、熟悉的香味——雪茄烟味——从一扇窗子里飘了出来。我看见图书室的窗打开了有一手宽光景；我知道可能有人从那儿窥视，所以我就走开，到果园去。庭园里再没有哪个角落比这儿更隐蔽，更像伊甸园。这儿树木葱茏，鲜花盛开，一边由一堵高墙把它和院子隔开，另一边由毛榉林荫道象屏障似的把它和草坪分开。尽头是一道坍塌的篱笆，这是唯一把它和孤寂的田野分开的东西；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向篱笆，路两边是月桂树，路的那一头是一棵大七叶树，树的根部有一圈座位。在这儿，可以漫步而不让人看见。在这样蜜露降落、这样万籁俱寂、这样暮色渐浓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可以永远在这树荫下徘徊下去；但是初升的月亮把月光倾泻在比较开阔的地方，我受了引诱，正穿过园里较高的花丛和果林的时候，我的脚步却被阻止了——不是被声音，不是被景象，而是再一次被一阵警告性的香味阻止了。

香蔷薇，青蒿，茉莉，石竹，玫瑰都早已把芳香作为晚间祭品奉献出来了；这股新的香味既不是灌木香又不是花香，而是——我很熟悉——罗切斯特先生的雪茄的香味。我回过头来听听。我看见果实正在成熟的树木。我听见夜莺在半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歌唱。看不见什么走动的人影，也听不见任何走近的脚步；可是那香味却越来越浓；我得赶紧逃走。我从通灌木丛的小门走去，却看见罗切斯特先生正在走进来。我往旁边一闪，躲在常青藤的隐蔽处，他不会待久，他会很快就回去，只要我坐着不动，他绝不会看见我。

可是不——黄昏对他来说跟对我来说一样可爱，而这个古老

的花园也是一样迷人。他信步往前走去，一忽儿拉起醋栗树枝，看看大得像梅子似的累累果实；一忽儿从墙上摘下一颗熟了的樱桃；一忽儿又朝花簇弯下身去，不是去闻闻它的香味，就是去欣赏花瓣上的露珠。一只大飞蛾嗡嗡地从我身边飞过，停在罗切斯特先生脚边的植物上，他看见了它，弯下腰去仔细看看。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323—32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庭院相当壮观。四根石柱分布在四个角落里，每根上面伫立着一尊女神雕像，他们拿着象征胜利的棕榈枝。女神张着翅膀。脚未移动，用沾着露珠的树枝拂动着—个可旋转球体的不稳定的表面。他们站在球体上，但并非静止不动，而是给人一种随时都会腾空而起的感觉。

院子正中央矗立着一尊狄安娜雕像，用帕罗斯大理石凿琢而成。这件作品完美无瑕：女神面对正门，看去神圣庄严，令人肃然起敬。她在翩然奔跑，衣衫随风飘扬，身侧紧跟着两只狗。狗也是大理石做的，目光咄咄逼人，耳朵竖得笔直，鼻孔张开在寻嗅着什么，龇牙咧嘴地在咆哮；如果人们在附近听到一声犬吠的话，准会认定声音出自大理石狗之口。此外，从一个局部也可以看出艺术家卓尔不群，显露了非凡的才智；两只狗在狂奔疾驰中昂首挺胸，前腿探向前方，后脚着地。

女神肩后耸立着一块岩石，被开凿成石窟式样，上面覆盖着苔藓，野草，树叶，灌木，葡萄藤以及小树；全部植物皆生长在石头上。洞穴内，女神那洁白的大理石身影，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石窟沿上，悬挂着一串串葡萄和果实，其艺术造型竟如此逼真，可谓巧夺天工，栩栩如生。甚至可以联想到，只要秋风一起，酿酒的季节来临，那些果实便会透出熟色，任你摘取和品尝。若是接着再看一眼女神脚下淌过的泉水，水波涟漪，那么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那些本身就能以假乱真的一串串葡萄，

在其它自然景物的烘托中也微微摆动着。

从树丛间，隐约可见一座石雕。那是阿泰翁的形象，不过已经被变成一只鹿，正在好奇地探头窥神女神。等待着她去洗澡；从石窟和泉水中，也能同时发现他。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金驴记》P. 2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松枝侯爵的宅邸占涩谷郊外广大的面积，在十四万坪的土地上，屋宇鳞次栉比。

正房是日本式建筑，在庭院的一角上却兴建了一栋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壮观的洋房，这栋能穿着鞋子进去的宅邸，据说是包括大山元帅宅邸在内的四大屋宇之一，这就是松枝私邸。

庭院的中心，是一泓宽阔的大湖，以红叶山为背景，湖里可以划船，湖中还有个中之岛，湖面漂浮着开花的萍蓬草，湖里还可以采摘莼菜。正房的大客厅面向这个湖，洋房的宴会厅也是濒临这个湖。

湖岸边和中之岛到处都配置了灯笼，达二百座之多。岛上立着三只铁铸的仙鹤，一只俯首，两只仰天。

红叶山顶上流泻着瀑布。瀑布顺着数重岩石倾泻而下，绕着山腹，钻过石桥下面，注入佐渡的赤石后面的瀑布潭，然后汇入湖中。湖里还泡浸着菖蒲的根，每逢开花季节，它便绽开许多美丽的花朵。湖还可以垂钓，有鲤鱼，也有鲫鱼。

.....

院内有几间茶室，也有大台球室。

正房后面，由祖父亲手种植了丝柏林，这一带还经常挖到许多山药。林间小径，一条通往后门，一条则爬向平缓的山岗。家里人称之为“神宫”的神殿，就落座在宽阔草坪的一角上。那里是用来祭祀祖父和两个叔叔的。照例置有石阶、石灯笼和石牌坊。石阶下方的左右两侧，在一般安放石雕狮子狗的地方，安放了一对日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大炮炮弹，全涂上了白漆。

在神殿稍低的地方，还供奉了五谷神，它的前方有一排美观

的藤罗架。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3—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公 园

瑞贞公园的花池子满开着花，深红的绣球，浅蓝的倒挂金钟，还有多少叫不上名儿来的小矮花，都像向着阳光发笑。土坡上全是蜀菊，细高的梗子，大圆叶子，单片的，一团肉的，傻白的，鹅黄的花，都像抿着嘴说：“我们是‘天然’的代表！我们是夏天的灵魂！”两旁的大树轻俏的动着绿叶，在细沙路上印上变化不定的花纹。树下大椅子上坐着的姑娘，都露着胳膊，树影儿也给她们的白胳膊上印上些一块绿，一块黄的花纹。温都太太找了个空椅子坐下，把拿破仑放在地下。她闻着花草的香味，看着从树叶间透过的几条日光，心里觉得舒展了好些。……小桥下两只天鹅领着一群小的，往一棵垂柳底下浮，把小桥的影子用水浪打破了。小桥那边站着一个巡警，心满气足的站在那里好像个铜像。

〔中国〕老舍《二马》P.129—13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东湖公园，……它占地不大，但园林布局，颇具匠心。亭台楼阁，水榭画廊，假山鱼池，水光倒影，有起有伏，疏密相间，给人一种明洁、雅逸和心旷神怡之感！

一条曲曲弯弯的冬青小径贯穿全园，小径的两边，一忽儿是古榕婆娑，潇洒动人；一会儿又是万紫千红，芳香四溢。远处，亭台迷离；近处，假山突起。刚拐一个弯，一座松树皮盖顶的竹亭笑脸相迎。过了竹亭，一条幽深的碎石路在吸引着你，路旁古树参天，路面阳光不透，长年阴凉，有点寒意袭人！走着走着，一座画廊把你挡住了。走进画廊，上面挂满曲水八大景的影照，还有历代名画家的作品。你要是走累了的话，在旁边的长竹椅上

一靠，这时，一幅美妙的山水画会出人意外地映入你的眼帘！不，那不是山水画，那是一帧天然美景。瞧，长竹椅刚好靠在一个长方形的窗框上，这窗框就像一幅画的绫边，而画呢，就是窗外的那一小块空地。这块空地上，有着两块有棱有角的岩石，还有几株翠竹，一丛红花，两竹芭蕉。这岩石、翠竹、红花、芭蕉，透过长方形的窗子，就构成了一幅生气勃勃的画面。至此，你不能不慨叹园林工人的匠心独具。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利的将军》P.26—27，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除了几个园丁，园内看不见什么人，马威挺着胸，吸了几口气，园中新鲜的空气好象是给他一个人预备的。老树，小树，高树，矮树，全光着枝干，安闲的休息着；没有花儿给人们看，没有果子给鸟儿吃，只有弯曲的瘦枝在空中画上些自然的花纹。小矮常青树在大树后面蹲着，虽然有绿叶儿，可是没有光着臂的老树那么骄傲尊严。缠着枯柳的藤蔓象些睡了的大蛇，只在树梢上挂着几个磁青的豆荚。园中间的玻璃温室挂着一层薄霜，隔着玻璃还看得见里边的绿叶，可是马威没进去看。路旁的花池子连一枝小花也没有，池中的土全翻起来，形成许多三角块儿。

河上的白鸥和小野鸭，唧唧鸭鸭的叫，叫得非常悲苦。野鸭差不多都缩着脖蹲着，有时候用扁嘴在翅上抹一抹，看着总多少有点傻气。白鸥可不象鸭子那么安稳了，飞起来，飞下来，在灰色的空中扯上几条不连续的银线。小黑鸭子老在水上飘着，小尾巴后面扯着条三角形的水线；也不往起飞，也不上岸去蹲着，老是飘着，眼睛极留神的看，有时候看见河内的倒影，也探下头去捞一捞。……

地上的绿草比夏天还绿上几倍，只是不那么光美。靠着河岸的绿草，在潮气里发出一股香味，非常的清淡，非常的好闻……河上几只大白鹅，看见马威，全伸着头上的黄包儿，跟他要吃食。马威手里什么也没有，傻鹅们斜楞着眼彼此看了看，有点失

望似的。走到河的尽处，看见了松梢上的塔尖，马威看见老松与中国宝塔，心中不由高兴起来……

地上的潮气把他的脚冰得很凉，他出了竹园，进了杜鹃山，——两个小土山，种满杜鹃，夹着一条小山沟。山沟里比别处都暖一点，地上的干叶闻着有股药味。

〔中国〕老舍《二马》P.206,207,208.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一座既宏伟又秀丽的园林。

在通往各景区的曲径两边是半人高的青篱，上面爬满了牵牛花和野蔷薇，一簇簇，一丛丛，红紫相间，随意开放。旁若无人。沿曲径向右，那是一片丛林：苍松、翠柏、梧桐、红枫，相间而生；古木老藤，显示出一派荒野之气；在树林环抱之中，有一片草地，中间已经枯黄，但在大树的荫庇部分，仍然留有绿意，犹如一方黄色的地毯的绿边，而散布的落叶，正是点缀在地毯上的红花。

沿曲径向左，有石条铺的甬道，可通古色古香的楼房；甬道两旁有几颗银杏树，圆桌一般粗的树身，少说也有三百岁了。

再往前走，便是一排曲廊，各种盆景依次排列在两边特制的长凳上，千姿百态，无奇不有：石竹、美女樱、金鱼草、金鸡菊、石蜡红，蟹爪兰、酢浆草，……五彩纷呈，暗香浮动。这些盆景，展千里于咫尺，缩巨龙于方寸，纳百里山色于一盆之中。长廊旁的悬铃木和枫香树上，鸟雀啁啾，微风拂煦，枝影招摇，欢迎贵客的莅临。两天秋雨的冲洗，微尘不起，使人倍感空气的清新。

〔中国〕黎汝清《雨雪霏霏》P.122--12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

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1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办 公 室

办公处没有什么牌匾：和尤老二一样，里边有硬家伙。只是两间小屋。门开着呢，四位伙计在凳子上坐着，都低着头吸烟，没有看千佛山的。靠墙的八仙桌上有几个茶杯，地上放着把新洋铁壶，壶的四围爬着好几个香烟头儿，有一个还冒着烟……里屋只有一条长桌，两把椅子，墙上钉着个月份牌，月份牌的上面有一条臭虫血。

〔中国〕老舍《上任》，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96、97，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剧 场

在这乡场街的尽头，有一所草棚戏馆子，在门口竹子横梁上，悬了一盏汽油灯，汽扯得呼呼作响，阳白色的亮光中，映照着蔑席棚的围壁上，贴了大小红纸戏报。蔑席棚的围壁前，有架木栅柜台，小竹梁上悬了两盏三个火焰的菜油灯，照见半圈子人，围了柜台，在那里买戏票。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271，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版。

大厅又长又窄，并且只有一个出入口。观众顿时都站起来，开始涌向大门，男人喊，女人叫，恐怖抓住了紊乱的人群。每人只要想上一秒钟，就可以明白，出去根本不可能，胡拥乱挤的结果只有把人压死。可是谁也不肯想上一秒钟。有几个人在喊：“坐下，坐下。”可是人群还是往大门那儿挤。女人倒在过道上，人群从她们身上踩过去，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完全失去自制，全都登在凳子上，仿佛要从众人身上跑到门口去。

腓力普强迫着姑娘们坐在座位上，一眼看出这个新危险，立刻跳上前去挽救。再迟一秒钟，那些凶神附体的男子就要跑到这边的凳子上，说不定露丝和艾丽丝就要被他们踩在大靴子底下。他连忙跳到前面的凳子上，用尽平生力气向前打去，把一个朝他身上冲过来的男人打倒，暂时挡住人众的洪流，或者该当说是分开了它，使它顺着他的两旁流过去。可是这不过是一会儿的工夫；后面的压力太大，顷刻之间腓力普就被人推倒在座位上了。

〔美国〕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28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二十年来，我一直扮演仁慈、善良的国王这个角色，我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的帝王生活，我住的是彩柱描金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坐的是宝座。我戴着缀满珍珠的王冠，穿着用天鹅绒和绸缎制作的龙袍，走路时仆人替我捧着袍襟。二十年来，我经常大摆宴席，宴席上用的全是名贵的碗碟，喝酒用的是晶莹闪亮的高脚酒杯。我把黄金撒给崇拜我的门徒，他们就拥到一块互相争夺。不必再说了，我的检察官先生，我的宫殿里贮存的金银珠宝都是用纸和白铁片做成的，国王，或者苏丹●在他们的宫殿里也享受不到像我这样的幸福生活，难道我不曾为这种享受激动得掉下愉快的眼泪吗？检察官先生，假使有人送给你十吨纯黄金，让你带着它搬到人迹罕见的大沙漠里去住，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享受呢？

● 古代土耳其人对皇帝的称呼。这里指有权有势的人。

你为了获得这些纯黄金与大家互相争斗，这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倒是我的那些用纸和白铁片制作的黄金比你带到沙漠中去生活的黄金贵重得多，因为它使我享受到了国王的威严和苏丹的权威。……我喝着斟满金樽的陈年老酒，仿佛浓郁的酒香仍然荡漾在我的心胸……我怎能忘记满朝文武大臣身穿华丽的服装，走到我面前双膝跪下，向我请安，然后必恭必敬地站在那儿等我发话的情景？还有那寻欢作乐时的情景？绝色歌女和手持铃鼓的舞女为我歌唱，为我跳舞。这时，有人给我这位威严庄重的国王脱去绿袍[●]，再穿上铠甲式的舞衣。国王精力充沛，尽情狂欢。那些绝世佳人不断地对我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在她们看来，赢得我嘴角上微微一笑，就认为是一生中最难得的奖赏，这种情景我怎能忘记呢？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纸王冠》P.140、1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俱乐部里明亮的头顶灯打开了。所有东西在眩目的灯光下显得庸俗而低级。面对空气中弥漫着的烟味和酒味，海伦忍不住皱起了鼻子。走过衣帽间时，她停下来打量了一眼，然后迂回穿过许许多多的小桌子，朝宽大的舞台场地走去，边走边打量这个俱乐部。

渐渐地，恐惧感消失了。这里布置令人可笑，至少有两样东西搞得过分，一是拙劣的审美力，二是淡紫色和桃红色用得太多。四周墙壁都涂成淡紫色，而且把桃红色的意大利古金币嵌了进去；宽大的幕布也是淡紫色；舞台两边站着两个身穿大袍子、头戴头巾的黑女人，这两人除了面孔外，全身都装饰着淡紫色和桃红色的意大利古金币。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30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波斯参议员礼服，波斯宗教学者也穿这种袍子。

俱乐部座落在欧洲移民区的中心。高大的砖房四周围着宽阔的游廊。红色的瓦屋顶掩映在大花园里椰子树的绿荫中，许多花坛和布满介壳石灰岩的小径围绕着房屋。为了让欧洲人在非洲土地上生活得舒适愉快，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房屋附近辟有两个网球场、一个篮球场。一道坡度平缓的台阶通向游廊，游廊上像疗养所里一样放着几排躺椅。地板由黄、黑、白三色石板铺成。

客厅里设有一个酒吧间，下大雨的时候可以在那里抽烟。一个用竹子搭成的食品亭，是这座热带宫殿里唯一富有异国情调的东西。奶油色的墙壁上贴着形形色色的广告，召引人们到疗养所、矿泉去休息，到法国本土去游览。弹子台、乒乓台和电唱收音两用机都在酒吧间远远的角落里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每天傍晚，欧洲人就聚集到自己的俱乐部里来……

〔塞内加尔〕桑·乌斯曼《塞内加尔的儿子》，选自《亚非拉文学作品选》第5册P.165—166，宁夏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餐 馆

亚雄虽是常住在重庆，这样摩登的大餐馆，还不曾来过。推开玻璃门，但见电灯开得光亮如白昼，阴绿色的粉壁，围着很大一所舞厅，白布包着的座头，被墙上嵌的大镜子，照成了两套。那些花枝招展的女郎和穿着漂亮西服的男人，围坐着每副座头。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363，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她被马克西姆餐厅豪华的气氛镇住了。大厅内布置得极有艺术性，正中一幅大型壁画，画面上绿树掩映中是美貌的酿酒女神；软长椅后的墙上镶着百合花形壁灯，周围挂满了巨大的镜子；桌上的台灯象是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她走过一段螺旋式楼梯，绕过几根圆柱，黑色的黑铁栏杆闪着崭新的光芒。餐厅内，桌布和餐

巾一片雪白，上面的银皿光彩夺目，酒杯光洁如镜。女人们都穿着高雅长裙，佩着昂贵的首饰，男人们穿着毕挺的晚礼服。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34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只见大厅里，一张接着一张的桌子，排得满满的，少说也有百来席，看情形，整个大厅都给包了下来，场面可真是热闹壮观。

大红喜字，两边配上一对金漆龙凤浮雕，前头摆着张长桌铺，着长垂至地的大红桌布，十来张描着金漆喜字的枣红高背木雕椅子，整齐地摆在桌后，桌上放着三尺多高的三层奶油蛋糕，镶有黄蓝相间的玫瑰糖花儿，衬着浅绿色的花瓣，四周还飘着粉红色的缎带，蛋糕顶端放着一双陶塑的披着白色婚纱，穿着结婚礼服的新娘和西装笔挺的新郎。

长桌靠右的天花板上，悬着外糊橡皮纸带的钟形纸笼，里面困着一双白鸽，两条白色的丝带，长长地垂至地面。

拍摄录影带用的灯光，随着进来的客人游移着，灼亮逼人，加添了厅里的烘托气氛。

〔菲律宾〕纯纯《喜宴》，选自《绿帆十二叶》P.165，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

这里完全成了喧嚣纷乱的世界，街上挤满了人群——从他们那种目不暇接的神气看来，里面好像有许多陌生人似的——教堂的钟敲得震天价响，窗口和屋顶招展着旗子。堂倌们在旅馆的大院子里奔来奔去，常常彼此撞个满怀，马蹄声在不平坦的石路上得得地响，马车的脚板辘辘地放下，一股浓重的温吞吞的油腥气味从许多餐桌上喷散出，沁到感官里来，在较小的客栈里，提琴手使尽全力适应着蹒跚的脚步拉出尖锐的声调；忘了歌词中叠句的醉汉，只顾发着没有意义的喊叫，把微弱的铃声压下去，越发显得他们酒后野蛮了，流浪的人群聚集在门口，观看卖艺女子的

跳舞，竟随着嘹亮的箫声和震耳欲聋的鼓声喧闹起来。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18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一天下午，炎热的太阳把某个矿区镇上的石板街道晒得火热滚烫。镇上有家饭馆，里面还是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饭馆的地板上铺满了枞树枝，让人闻了觉得有一股子葬礼的气味；许多按等级分类的酒瓶，都在壁橱的隔板上打盹；它们对面是一些脖子上缠了上等爵士绶带的杜松子酒瓶，它们也正在休息，要到黄昏才上班；靠墙那架直挺挺的有摆大座钟，可从来不打瞌睡；它活像个魁梧的大汉站在那儿，将时间一分一秒地划开；同时它又像在看钉在旁边衣架上的那幅挺大的戏院广告。这饭馆又长又窄，沿着两道长长的墙壁摆着桦木条桌，乍看像马房：条桌和它的四条腿，犹如马身与马脚，它们一匹匹都把屁股朝外，脑袋拴在墙上。现在这些马儿都站在那里打瞌睡，其中有一两匹由于地板不平后腿跳了起来。一望而知，所有的马儿都睡着了，因为成群的苍蝇在它们的背脊上爬来爬去，它们却若无其事。只有那个十六岁的小堂倌还没有睡着，他斜着身子，靠在那架有摆的大座钟上，不时用他的白围腰赶苍蝇。这些苍蝇刚在厨房里吃了午饭，现在准备到处飞舞了。过了一会，小堂倌也向后一歪，一只耳朵恰好贴在那个魁梧大汉似的座钟的肚皮上，仿佛在给大汉听诊，又好像在听它午饭吃了些什么。最后，小堂倌发现这个庞然大物打起隔来；不多不少，刚过了四分钟，它又打隔了，并且从它肚里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响声；小堂倌跳起来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喀喳声，接着当当地敲了六下；随后它又恢复正常状态，滴达滴达地走着。屋子里又是一片沉寂。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2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餐桌上，一个五层塔式大蛋糕伸向很高很高的天花板；这蛋糕是从来也不会吃完的。在巨大烛台的火光照耀下，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茶点”，都是盛大舞会上所常见的那种丰富的菜肴，诸如：

呈红珊瑚色的清煮活龙虾，蜡黄和乳白相间的半生不熟的烤牛肉，浸在稠厚的调汁里的银灰色鲑鱼，金黄色的烤火鸡，玫瑰色的冷冻肥鹅肝，剔骨的山鹑平卧在盘中，周围配以琥珀色的烤面包干，研碎的内脏，玫瑰色的肉冻，还有其它数不清的色美味香的生菜。长桌的两端，有两只巨大的银汤罐，里面盛满了清汤，汤水略呈淡黄。

.....

在餐厅右边的桌子上，放着各种饮料，透明的水晶玻璃杯，闪闪发亮的银杯，但亲王对它毫不感到兴趣，便径直朝左边的甜食桌走去。一眼望去，桌子上放着一尊特大的红棕色罗姆酒水果蛋糕，犹如马的鬃毛的颜色，奶油犹如白雪皑皑的勃朗峰。那些味美的多福饼，上面点缀着白色的杏仁和淡绿色的阿月浑子；那象山丘似的夹心巧克力酥糖，红棕棕，亮晶晶，油酥酥，就像肥沃的卡塔尼亚平原的腐殖土；事实上，所有这些奶油点心，这玫瑰色的，淡灰褐色的，有香槟酒味的奶油点心，都正是出自卡塔尼亚的平原，只不过中间经过了许多道程序而已。勺子划破表层，发出一阵咯咯响声的，便是以酸樱桃和略带酸味的黄色菠萝为主的煮水果；而“贪食者的最后福音”，则是一座“完整的蛋糕”，上面点缀着研碎了的暗绿色阿月浑子，叫人见了垂涎欲滴。

〔意大利〕托·迪·兰佩杜萨《豹》P.23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仿缎桌布光滑多于精致；盘子又厚又重，白而无光，上有金色条纹；餐巾叠成帐篷形放在大高脚杯里；酒瓶按等级排列成行；一个个瓷盘里引人注目地盛着红辣椒、湿润的油橄榄、漂亮的嫩黄瓜和其他凉菜；如保守机密似的保留着酒香的一瓶瓶波尔多红酒，象贵族似的庄重地站立在那里；酒中、空酒杯里和闪光发亮的镀银餐具上映出灯光的折射；餐桌中央，放着一个布做的点心花盘，旁边摆着两个筒形花瓶，上面绘有中国画，瓶口上插

着粗糙的假花，不知道是哪种植物，但却使堂彭佩约想起了马术团某位小姐那如麻屑似的金发；一盒盒雪茄，有香木盒，也有黄铜盒；那些过分离琢的不好使用的佐料瓶架上装满了油呀，醋呀，以及其他各种调料，简直比东方国家的一只小船还装得多……这一切使善良的无神论者看得眼花缭乱。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这无懈可击的干净而体面的宴席，瞧着它那明朗、快活、鲜艳、活泼、充满希望的景象，不禁感到心醉。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6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车 站

那一系列很长的货车在这小火车站上已经停了很久。火车头闷声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车附近和车站的围地里，没有一个人影。

有一辆货车里射出一道苍白的光，爬过一条侧线的铁轨。在那辆货车里，有两个人坐在一件铺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胡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没有胡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统靴。他们是货物的托运人。老头儿坐着，腿向前伸出去，默默地沉思着；青年半躺半坐，吱哩吱哩响地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风琴。装着一支牛油烛的灯挂在他们附近的墙上。

这辆货车装得满满的。谁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这货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东西，它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蟹和须，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往上爬，向车顶上爬过去；不过，人们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的现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现出精瘦的长背、肮脏的皮毛、尾巴、眼睛。那是牛

牛的影子。这辆货车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转身来，瞧着这两个人，摇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一点。它们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别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没有喂草架、没有拴牛桩、没有草垫、没有一根干草……

〔俄国〕契诃夫《冷血》，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02—1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码 头

亚雄早已听到这个有名的小码头，却没来过。这日坐小轮到了渔洞溪，却是下午三点多钟，小轮泊在江滩边，下得船来，一片沙滩，足有里多路宽。在沙滩南面，是重庆南岸，绵延不断的山。这市镇就建筑在半山腰上。在东川走过的人，都知道这是理之当然。因为春水来，把江滩完全淹没，可以涨到四五丈高。顺着沙滩上脚迹踏成的路走，便到了市集的山下。踏上四五十级坡子，发现一条河街，街道是青石坡面的地，只是两旁的店铺，屋檐相接，街中心只有一线天，街宽也就不过五六尺。店铺是油坊、纸行、山货行、陶器店、炒货店，其中也有两家杂货店，但全没有什么生意。街上空荡荡的，偶然有一两个人经过，脚板直踏得石板响。冬日雾天阴惨惨地，江风吹到这冷落的市街上，更显出一分凄凉的意味。

〔中国〕张恨水《烟柳世界》P.160，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海伦站在那里，听着杜甫勒夫人的脚步声慢慢消失在楼下，才走到打开的窗户边向外瞭望。她能看到下面灯光昏暗的码头，渔船停靠的地方。这会儿它们都显得十分冷落，几乎一艘船也没有。整个海湾和漆黑的夜已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在这里，爱德蒙的船归来时，她一定能看见，想到这些，海伦禁不

住露出了微笑。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11,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从海上吹来潮湿沉闷的、含着咸味的冷风。风把一种神奇的陌生地方的气味吹到岸上来。对于顿河人来说,不仅风是陌生的,——他们觉得在这个被过堂风穿透的、寂寞的海边城市里,一切都很陌生,毫不可爱。他们紧紧地挤成大堆,站在防波堤上,等候上船……冒着泡沫的绿色波浪在岸边沸腾着。没有热气的太阳透过黑云照射在大地上。许多英国的和法国的鱼雷艇在码头边冒烟;一只无畏舰像一座灰色的可怕的大山一样高耸在水面上。黑色的烟雾在无畏舰的上空铺展开去。码头上是一片不祥的寂静。不久以前那只最后的运输舰靠着码头摇晃的地方,现在那儿的水里漂着军官的马鞍子、皮箱、毯子、皮袄、镶着红色天鹅绒的椅子,还有些匆匆忙忙从跳板上扔到水里去的零碎东西……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831—18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停 车 场

海伦屏住呼吸,迟疑着将腿慢慢伸到银灰色轿车外,若有所思地看着那高大的楼房投在停车场上的阴影,漫不经心地把门关上。停车场在一大片开阔地上,土地坚硬,地面上盖着一层霜花,虽已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还没有种上花草。只有这幢大楼,道路和停车场完工了。其余地带象是月球上的土地,荒凉、贫瘠。离此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庞大的加工业加工厂,貌似一条不断膨胀,外形丑陋的九头蛇怪,故作姿态而又小心翼翼地蹲伏在那里,繁殖出一条条小九头蛇怪,其面目之丑恶,身体之畸形,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工厂后面有一些巨型化学反应罐,挺着银光

闪闪的大肚子。中间夹杂着几根烟囱,永无休止地冒着黑烟,仿佛烈火冲破大地的硬壳,直接从烟囱里钻了出来。一个丑陋怪诞的地方,她想,和她马上要见到的那人没有两样。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P.55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舞 厅

夏加斯托并不在邻近的村子里,而是在波尔多以北十公里处的圣·米达尔,一幢古老建筑的顶楼上。这里石墙刷得雪白,灯光昏暗,人声噪杂,蓝光下冒起团团烟雾,一部破旧的唱机播放着美国音乐,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声。

海伦再次感到惊诧不已,原来自己竟是一个天才的舞蹈家。她放心大胆把自己交给了休伯特,任他双手搂住自己踏着节奏旋转。她十分自然地闭上眼睛,把头靠在他坚实的胸脯上、嗅着他身上散发出的带点野性的男子气,在优雅的舞步中,更感觉到他那醉人心扉的男子汉气魄。

慢步舞结束时,她睁开疲倦的眼睛,微笑着仰望休伯特,他拉她回到小桌子旁坐下,她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东倒西歪地走着,仿佛不知道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去,在休伯特的帮助下才坐到自己的椅子上。休伯特坐在桌子对面,又从冰桶里拿出一瓶香槟,想再次斟满他们的杯子。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3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大厅两侧整齐地排列着两行铺着亚麻台布的桌子。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开胃食品;火红的“树”上挂满龙虾;铮亮的银盘里装满蜗牛,海参,水果,牡蛎,蚌等,小巧玲珑的鹌鹑蛋躺在伊朗鱼子酱上。每一样食品都堆积如山,巧妙地摆在晶莹透亮的冰雕周

围。这些图案，又一次清楚地显示了狮子和蜥蜴组成的德·莱格尔族徽。

再往里走，面前的一切更使海伦眼花缭乱，一时间简直不知先看哪边，她从未见过这样隆重热闹的场面，大厅十分宽敞，高高的圆形天花板构思奇特，巨大的圆柱顶天立地，威风凛凛，靠墙摆着一圈温室花卉，千姿百态的树枝上挂满芳香的花蕾，绚丽多彩的花丛叶片隐隐露出头来。头上水晶烛台伸出数不清的手高高地举起燃烧的蜡烛，把大厅照得通亮，在墙上投下无数摇曳不定的光彩。尽头有一个小小的舞台，乐队正演奏着华尔兹。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 P. 255，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店 铺

……斜对面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最先闯进我的眼睛来。在那两个雪亮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这些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身上都会给她增加美丽，如今却寂寞地躺在受过敌人炸弹蹂躏的街中，向这战时小镇的居民夸耀它们的豪华了。然而被挤在两个大橱窗中间的大开的门却并不是冷清清的，也有不少人从那里进出。我还可以瞥见柜台里的店员将包好的物品递给顾客。紧靠着这个百货商店的是一家糖果铺。它即使不是这个小镇上生意最好的一家，也应该被列在最赚钱的商店中间。它的玻璃窗里并没有雪亮的电灯，每天早晨窗内木板上总是摆满了面包和点心，但是一到晚上就只剩下白色木板空望着行人。一天从早到晚总有许多客人拥挤在这个糖果店里，等着店员们的忙碌的手包扎东西。甚至在一个红球挂出以后，这家店铺也无法立刻送走纷至沓来的顾客，早作疏散的准备。

……我的眼光还在往前面移，它又跟着一部分人进了一家卖面兼卖甜食的铺子。这个小小铺子也是镇上生意兴旺的商店之

一，一早一晚总有好些人站在门前，用迟疑的眼光朝里面望，不能决定是否要为一碗面、一碗藕粉或者一瓶豆浆等若干时候。这个铺子和那个百货商店隔得不远，中间不过四五家店铺，在它的紧隔壁是一个卖火锅豆花的小馆子，一幅白布幔子代替了玻璃窗，人头与火炉的影子“牛皮灯影”似地映在布幔上面。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上卷——《还魂草》P. 312、3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北京第一版。

面包铺紧靠卡尔什咖啡馆，与赛尼娅·阿菲菲太太的楼房相连。这是一间近于方形的不规则建筑，面包炉占据了它的左半部，靠墙壁摆满了一排排架子，面包炉和门口之间的空地上，是一个石台，房主人老板娘哈丝尼娅和丈夫贾阿德就睡在上头。要不是炉口发出熊熊火光，这地方白天黑夜都是漆黑一片。与门口正对面的墙壁上有一扇通向后院的小木门，后院散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垃圾味。俯视着那所老房子后院的这堵墙壁上只有一个小壁孔。离壁孔不太远，是一排长长的木架，上面放着一盏油灯，暗淡的光线投射到扔满了各式各样脏东西的地面，这儿活象一个垃圾堆。放灯的木架几乎有整堵墙壁那么长，上面摆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和各种器具，还有许多绷带，要不是脏得出奇的话，真象是药店的货架。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 6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法 庭

法庭是个长而且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是一个高台，有三层台阶通到高台上去。高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绿呢子，边缘上坠着深绿色的穗子。桌子后边放着三把有扶手的椅子，橡木的椅背很高，雕着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

镜框，里面嵌着一张全身的将军①肖像，色彩鲜明，穿着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向前跨出一步，一只手扶着佩刀的柄。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在写字台的对面，远远的有书记官用的一张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橡木的光滑栏杆，里边摆着供被告们坐的长凳，现在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椅子，椅背也很高。高台下边有几张桌子，供律师们用。这一切就是大厅前半部的摆设。有一道栏杆把法庭分成两半。后半部放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伸展到后墙为止。在法庭的后半部，有四个女人坐在前排的长凳上，象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这些人分明给法庭的庄严气象镇住，因此在胆怯地小声交谈。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34—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监 狱

马车路过监狱，叶果鲁希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墙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钉着铁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顶上闪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妈妈一块儿到监狱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留德密拉和简尼斯卡一块儿到监狱去，把复活节的面包、鸡蛋、馅饼、煎牛肉送给犯人们。犯人道谢，在胸前画十字，其中有一个犯人还把亲手做的一副锡袖扣送给叶果鲁希卡呢。

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马车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们全撇在后面了。在监狱后面，给烟熏黑的打铁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那个安适的绿色墓园，周围砌着一道圆石子墙；

① 沙皇——英译本注。

从墙里面，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往外张望，它们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中间，远远看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果鲁希卡想起来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花朵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缀了许多紫红的小点，像血一样。在围墙里的樱桃树下面。叶果鲁希卡的父亲和祖母齐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以后，装进狭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来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园后面，造砖厂在冒烟。从那些用茅草铺盖的、仿佛紧贴在地面上的长房顶下面，一大股一大股的黑烟冒出来，懒洋洋地升上去。造砖厂和墓园上面的天空一片阴暗，一股股的烟子投下来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马在那些房顶旁边的烟雾里，走着，周身扑满红灰……

到造砖厂那儿，县城到了尽头，这以后是田野了。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52—1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学 校

此刻的校园，异常的空旷，恬静。放眼四望，哪里也不见人影，唯闻树叶低语，小鸟啁啾；只觉微风吹送花香，晚凉在树叶草梢上漫流；间或，也还听得见晚归的蜜蜂的嗡嗡振翅声……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安公子此时卸下那身累赘来，觉得周身好不松快，便同了那人逍遥自在的迤逦向北而来。一路上留心看那座贡院时，但见龙门绰楔，棘院深沉，东西的号舍万瓦毗连，夜静时两道文光冲北

斗；中央的危楼千寻高耸，晓来时一轮羲驭涌车隅。正面便是那座气象森严、无偏无倚的那至公堂。这个所在，自选举变为制艺以来，也不知牢笼了几许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那时正是秋风初动，耳轮中但听得明远楼上，四个高挑的那四面朱红、月蓝旗儿，被风吹得旂角招摇，向半天拍喇喇作响；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呵护一般。无怪世上那些有文无行，问心不过的，等闲不得进来；便是功名念热，勉强一来，也是空负八斗才名，枉吃一场辛苦。

安公子正在走过无数的号舍，只见一所号舍，门外山墙，白石炭土，太书“成字号”三个大字。早有本号的号军，从那个矮栅栏上头，伸手把那人扛着的考具接过去。那人去了，公子还等着给他开栅栏儿进号呢！哪知那栅栏是钉在墙上的，不曾封号以前，出入的人只准抽开当中那根木头，钻出钻入；公子也只得低头弯腰的钻进号筒子去。看了看南是墙面、北作栖身那个院落，南北相去，多也不过三尺；东西下里，排列得蜂房一般，倒有百十间号舍。那号舍，立起来，直不得腰；卧下去，伸不开腿。吃喝拉撒睡，纸墨金砚灯，都在这块地方。假如不是这地方出产举人进士这两桩宝货，大约天下读书人，那个也不肯无端的万水千山跑来，尝恁般滋味。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618—619,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石屋建筑在一片荒野上，离开一个大镇——在现有的可靠的旅行指南上，叫做焦煤镇——约有一两哩路远。

石屋在郊外，形状异常整齐。在四周的景色中，它好象是一个决不让步的事实，一点儿都不打扮，或者使自己的色彩变得更悦目一些。这座很大的、四四方方的房子，有一条阴暗的门廊遮住了它正面的窗户，正如同房主人的浓眉遮蔽了他的眼睛一样。这是一座经过预算、核算、决算和验算而造成的房子。大门的这边有六个窗户，大门的那边也有六个窗户，这一厢的窗户总数是

十二个，那一厢的窗户总数仍然是十二个；加起来，恰好是二十四。一片草地，一个花园，和一条林荫小路都是直条条的，好象一本用植物编成了格子的帐簿。煤气与通气设备，排水管与自来水管，一切都是用最上等的材料做成的。铁夹板、铁梁枋，房子从上到下都有防火的设备；机器升降机是为那些带着扫帚与板刷的女仆们而设的；所有心里想到的东西，这里都应有尽有。

所有的东西都应有尽有吗？是的，我想来也是如此。那些小葛擂硬也有一些贮藏各种科学标本的柜子。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贝壳标本柜，一个小小的陈列着金属的标本柜和一个小小的矿物标本柜，所有的标本都排列得好好的，加上标签，那些小块小块的石头和金属，看起来都是用那些硬梆梆的器具——其名称就是它们的那些咬舌头的专门名词——从原来的物体上敲了下来的；同时我们可以把那无聊的传说中彼得·派柏（这传说的人物是不会跑到他们的育儿室中去的）的语言略加改变来引用一下：如果这些贪得无厌的小葛擂硬掌握得比这些更多的话，那么，老天爷呀，这些贪得无厌的小葛擂硬所掌握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 13—14，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年版。

医 院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房子，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青草；墙面的灰泥已经脱落，只剩下一点痕迹了。屋子的正面对着医院，后背朝着田野，小屋和田野之间由一道钉了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小屋本身，都有一种垂头丧气、罪孽深重的特别气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个样子。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就请您顺着通到小屋的那条羊肠

小道走过来，瞧瞧里面在干些甚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儿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缠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是个年老的、退伍的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了；脸相严厉而枯瘦；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了一种草原上看羊狗的神情；他鼻子发红，身材矮小，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思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笨头笨脑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秩序，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不会有秩序。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小屋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墙上涂着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到冬天，这儿的炉子分明冒出烟来，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一个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戴着旧式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俄国〕契诃夫《第六病室》，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402—4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起先，在斑斑点点叮满苍蝇的永生圣母像下面，是一片沉闷而压抑的寂静。这种寂静在外是察觉不到的。外面，太阳就是纯洁的声响，深沉的歌声。外面，还是经常那样，院子里晾着一行行

各种颜色的衣服，在空中飘动。但是，随后有了好象是一阵喘气的声音，仿佛胸口释去了重负，一切东西都能毫无阻拦地、毫不费力地吐出来。真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寂静原来是生硬的、单调的、无法忍受的。似乎时间停止了，似乎没有秒的一分钟，空虚而痛苦，可是，当那一声哭声响起、一声从受惊的小肚皮里，从不习惯的小胸腔里发出的哭声响起的时候，等候在门外的妇女们一下子自由地满意地活跃起来。

“总算生下来了，感谢上帝！”

〔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塔斯《偏爱》，《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
P.2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茶 楼

……最大的一家，正如它的招牌所表明的，是一家“茶楼”。在一个宽大的楼厅里放了十几张红漆方桌和六七十根红漆板凳。从那些挂满墙壁的对联上，人看得出来这是本地××会集会的场所。不过集会的日子不多。平时一个楼厅里常常只有寥寥十多个茶客，大半是大学生，一个人占据一张桌子，堆满了纸和书，一碗茶便可以消磨他三四个钟头，他们借这个地方来温习功课。此外有的人则是在这里会朋友商量事情。茶楼下面便是长途汽车站，站内虽有一条供乘客用的长凳，却也有少数人喜欢坐在楼上喝茶等车。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除了星期天，早晨和午后茶楼上照例非常清静，黑脸堂倌闲得在柜台里打瞌睡。有时茶楼上就只有我一个顾客，我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一本书上面。或者那个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慢慢地走上前来要一碗沱茶，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喝了许久；或者三层楼上那个奶子高高、脸色黄黄的丫头走下楼梯讨一点开水，同堂倌讲几句笑话；或者那个大学生带着笔、墨、砚台、稿纸要一杯绿茶和一杯菊花坐在窗前写文章，他们都不会给我搅乱书本中的世界。可怕的倒是隆隆的汽车声，它使得

墙壁、楼板、桌、凳都发生了震动。汽车在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就仿佛立在颠簸的船中，船外扬起的不是浪波，却是尘雾。我如果不转眼地望着窗户，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大股大股的尘土从窗外直扑进来。靠窗的几张桌面立刻铺上薄薄的一层土。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还魂草》
P.400—40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咖 啡 馆

还是上午，可太阳已够毒的了。赛里姆按老规矩坐在咖啡馆外边的路边席上，他没有理会骄阳的酷热。瞧，摘下的土耳其帽还摆在身边的椅子上。但是，隔不一会儿，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廉价的绸手帕，小心翼翼，故作斯文地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头发不能弄乱，连碰一下那尖尖的胡子梢儿也不行……赛里姆先生一个人独自坐在外面，酝酿着柔情蜜意，编织着飘飘幻想。屋里其他顾客吵嚷哄叫着，把房顶都快震坍了！谢哈台师傅的这些顾客天天如此。他们都是老相识，几乎在同一时间里、不约而同地聚在这小小的咖啡馆里，完成他们正常的功课：笑。他们百般无聊，只是笑；仿佛来到世上，也是为了笑，要在穿插在长长的叹息和苦咖啡之间的笑声中过上一辈子。他们总在人堆里选中一个爱说能逗的人当靶子，大家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管这超级的滑稽大师说什么，他们都报以哄堂大笑，笑得泪水直淌，喘不过气来。只有在这吵翻天的大笑中，才能享受着那实实在在的幸福。谢哈台师傅和伙计们托着食盘，穿梭往来，应接不暇。笑声，像受了传染，此起彼伏，忽高忽低。谁也不知为什么，也许仅仅是为了使气氛更加热烈吧。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灵魂归来》P.27—2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缝 纫 房

缝纫房在东北边耳房的二楼上，以前肯定是一间华丽的卧室。高高的雕花天花板，嵌着格子板的墙壁，带竖框的大窗户，使房间保持空气流通、宽敞明亮。一进门，海伦就看见靠墙一圈的摆设都遮着白被单，象是一个阴森森的雕塑。房里大约很久没人打扫，散发着霉味。她赶快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一大团新鲜空气夹杂着急促的雨点飘了进来。海伦站了一下，扫视着下面罗特尔式的花园。

杜浦勒夫人扭动腰肢，匆促地在房里走了一圈，提掉白被单，海伦这才看见原来被单遮住的是缝纫机，铺着硬纸板的大桌子，服装模型等；角落里有一个衣帽架，紧挨着一架屏风 and 一面高高的三折镜，伯爵夫人常在屏风后试衣。杜浦勒夫人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打开雕花壁橱的门，里面装着成卷的布料、丝线，缝纫针、针垫、剪刀，配料等一切从事缝纫的工具。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 P.222，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银 行

在一阵疯狂的举动中，可怕的喧哗竟到了这种程度，经纪人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了。他们完全堕入激励他们的那种职业上的狂热之中，他们继续指手划脚；因为这方面的令人耳聋的低调早已无能为力，那方面的象笛子似的尖声更是微弱得等于零了。人们看见他们张开了大口，但听不见有丝毫明晰的声音从口里出来，现在只能用手来说话了：手掌由内转向外，意思就是抛出；由外转向内，意思就是买进；指头跷起来就是比数量；头动一下，便足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仿佛是一种使人群大为惊

讶的毫无理性的行动，非内场人简直莫名其妙。在高处，电报台上，妇女们的头偏着，在这种不寻常的景象之前，她们现出又惊异、又恐怖的样子。在年金交易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斗殴，一种中央突击，甚至是要动起拳头来的样子。至于穿过大厅这一面来去的两条人流，时时使那聚集的人群变动自己的地位；这些人群不断地分散，又不断地集拢，有如船身前进中的激浪一样，不断消失，不断产生。在现货交易处与期货交易处之间，在人头浮动的浪潮之上，只有那三个牌价记录员还依然坐在他们的高椅子上。他们象沉船后漂浮在水上的残余之物，那几本登记簿成了几片白色痕迹罢了。

由于人们向他们报告的牌价的迅速变动，使他们不得不时而掉向左边，时而又掉向右边。特别是在现货交易处那一厢房内，拥挤到了极点，甚至于看不到面孔，只能看到密集的人头黑森森地在那里蠕蠕浮动，只有那凌空摇动着的本子上一些小金字才使这些头发有点发亮。在期货交易处的场内，这时已充满了那些揉皱了的签条，于是形成了一种五颜六色的花彩。场的四周，有灰色的头发，有发亮的脑盖，有因吃惊而惨白的面孔，有发疯似地伸长着的手，有乱蹦乱跳的身子，如果没有那些栏杆把他们拦着，他们仿佛就会跑出来互相吞噬一样。这最后几分钟的慌乱情形传染了所有的人，在大厅中人们互相挤轧，那简直是一种大践踏，是被人放在一个太窄小的过道中的牛羊群的混乱状况。所有的外套都因拥挤而看不见了，这时，只有那些缎帽在玻璃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下发出亮光。

突然，透过这种混乱传来了一连串的钟声。场内安静下来了，在现货交易处，在年金证券交易处，在场内……手势也停止了，声音也听不见了。只剩下群众的微弱的叹息，仿佛一股洪流在流到尽头转为旋涡后继续不断的淙淙之声。在那不断的骚动之中，收盘的牌价全都挂出来了。世界银行竟涨到三千零六十法郎，比起昨天收盘的牌价还提高了三十法郎。赌空头的失败是肯定无疑了，对他们说来，这一个交割期可以说是再一次的不幸，

因为这个交割期应付的差额，数额相当巨大！

〔法国〕左拉《金钱》P.367—3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拍 卖 行

但这就是法庭，所有的犹太人都往里面涌去，主要的一幕戏——拍卖，就是集中在这里演出。这个地方是那么宽敞，那不是有那低低的栅栏，四十对男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跳马祖卡舞，但是栅栏把法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容纳观众，一部分举行拍卖。容纳观众的那个地方放着几把藤靠椅，拍卖场里搭着一个木板台，上面放着一张形如马蹄铁的大桌子，铺着绿色绒布。伊克纳西先生瞧见桌旁站着三个官吏，脖子上戴着项链，脸上装出上议院议员的那副自命不凡的神色；这就是执行吏。每个执行吏的前面放着一迭有关不动产拍卖的文件。桌子跟栅栏中间，以及栅栏后面都拥挤着一群生意人。他们站着，仰起头注视着执行吏，那种聚精会神的模样儿，连那些虔诚地观察天象的修道士也会嫉妒的。

法庭里相当静，只偶尔从街上传来马车的辘辘声。执行吏一声不响。专心阅读文件，参加拍卖的人也沉默无言，眼睛盯着执行吏；观众一堆一堆地互相交谈，但声音并不高，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秘密给旁人听去。

〔波兰〕普鲁斯《傀儡》P.4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红 灯 区

“那是火奴鲁鲁^①藏垢纳污的去处。红灯区。这是我们文明

① 即檀香山。

的污点。”

哀威里在火奴鲁鲁市区的边缘。你从港口附近的偏街陋巷行去，黑灯瞎火，走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桥，就到了一条荒凉的街道，走完坑坑洼洼，于是你突然到了处灯光明亮的地方。马路两边设有停车处，还有酒吧间，到处是花里胡哨的色采和光亮，每一家响着自动钢琴，一路还夹杂着理发店和烟草铺。那里的气氛令人飘飘然，而且有种随时随地都可以寻欢作乐的感觉。你拐弯走进一条窄巷，不论向右向左，因为这条街把哀威里劈成两半，你就发现自己进入了幽境。一行一行的带有阳台的小屋，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漆上绿色，小屋相互之间的通道又宽又直，布置得象是座花园城市。它那值得尊敬的齐整规矩，井然有序和清洁潇洒的外表，给人一种冷酷嘲讽的印象；因为寻欢作乐之事从来没有过这样空前的系统化和制度化。幽径小道偶尔有盏微弱的路灯，要不是从这些小屋开着的窗里射出光亮来，这儿简直会漆黑一片。男人们在此踟躅往返，窥视着坐在窗前的娘儿们，她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针黹，多半时分压根儿对那些过路人连正眼也不瞧；这些行人与窗里的娘儿们可以媲美的就是他们国籍五花八门。那儿有美国人，港里船舶上的水手，炮舰上来的列兵，喝得醉醺醺，还有团队里的兵士，白人和黑人，驻扎在岛上的；那儿有日本人，三两成群地信步闲行；夏威夷人，穿着长衫的中国人，还有戴着样式荒唐帽子的菲律宾人。他们都默不作声，像是受到压抑。七情六欲是忧郁的。

〔英国〕毛姆《雨》，选自《毛姆短篇小说集》P.22—2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职业介绍所

在圣彼得街一段通到人行道上的楼梯前面，有一大群人。他

们都是和他一样的人，男人穿着高统靴，把裤脚管塞到靴筒子里，妇女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平常是习惯于爬在甜菜和马铃薯田里工作的人。他们站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头上的窗子。那玻璃窗子涂着“佣工介绍所”的字样。隔一会儿，人群里就有一个人匆促地决定走到楼上去了。看看他们那副样子，你几乎会认为他们简直是要去见县官，看来他们都很胆怯。

拉斯·彼得很快地走上了那座楼梯——他以前不是曾经到过一家大公司的办公室么——那可是真的啊！在入口处，人们彼此你挤我、我挤你地，就像一群羊似的。“见他的鬼！他们在那儿也吃不了人，”他说，便在他们中间挤了进去。那间大屋子里充满了一些头上冒热气的，汗涔涔的人们，他们聚集着，简直动都动不了。大房间的一头有一座栅栏，栅栏后面坐着一个女秘书，另外还有一个男的办事员，他们两人各自坐在一张写字桌的一边。他们用一支笔管指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叫出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要求，然后再把他们分成几组。有些人被许可走过了那座木栅，到里面去会见了经理本人，他是在大房子再里面的屋子里办公的。他的雇员们都把他叫做“老板”！“那家伙，他简直是一个贩卖人肉人血的老板！”拉斯·彼得一半是向他自己说，同时他挑衅地看着周围的人群，可是谁也不敢笑一下。每隔一会儿经理就在门口露出头来，发出一个什么命令。他简直胖得可怕——胖得不能再胖了，而且样子很滑稽！另外他的皮肤是黑的——他的样子就象一个道地的黑魔王，一只鹰鼻在胖得发肿的脸膛中间几乎只剩下一点儿了，两只鼻孔里露出了一些硬毛，那鼻孔就好像通到地狱里的地道似的。拉斯·彼得瞥了他一眼，他既有些胆怯，也有些生气，虽然他从来也没有和他争吵过，那经理每一次露面，便引起人群里一种不安。而这也并不怎么奇怪，因为他象是一种上帝或是半神半魔的人物，他在支配着他们的切身利益。据说他就是靠着买卖人口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年青貌美的姑娘都被送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特别是那些波兰姑娘。他骗她们说到外国去，结果她们却走进了那些遥远的大城市里的娼

门中去了。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46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市 场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样又好看好闻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红那样大的海棠，还有只供闻香儿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34，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市场上已经熙熙攘攘。路边临时搭起的棚下一个接一个的摊贩排出百十米，卖着活鸡、活鸭，卖着鸡蛋，卖着各种新鲜菜蔬、瓜果。黄瓜想必是一根根水洗过，翠绿水嫩。西红柿一个个又红又大，齐齐地一层层码在摊上，像是艺术品。这一摊是卖活鱼的，用塑料袋连水带鱼装起来一扎，鱼在里面游着，蹦着，打着水泡，怪有情趣。那竞相招揽顾客的卖主，都是殷勤带笑，手快嘴热乎。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3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屋里点着两盏煤气灯，强烈的灯光用窗板和褪了色的红窗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是看不见的。天花板索性涂上黑色，别的颜色反正也要被灯焰熏黑；这地方弥漫着密度惊人的烟草浓雾，乍进来的人别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不过，由于一部分烟雾从开的门

里散了出去，渐渐可以看到同充斥耳中的喧哗一样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人头。随着眼睛逐步适应这里的景象，旁观者慢慢地可以发现：这里有一大帮子男男女女挤在一张长桌周围；主席手执象征身份的小槌坐在首位上；一位鼻子有点发青、面孔因牙疼而扎起来的职业琴师坐在较远的角落里叮叮当当地弹着一架钢琴。

费根悄悄地走进来的时候，职业琴师的手指在琴键上奏出一串琶音作为引子，接着大伙叫嚷要求来一支歌。喊声停下来以后，由一位小姐唱了一首共有四节歌词的民谣以娱在座的听众；在每一节唱完时，伴奏的琴师总要把曲调从头再弹一遍，而且用他的全力尽可能弹得响。一曲方毕，主席发表他的评论；然后由坐在主席左右两边的职业歌手自告奋勇表演了一首二重唱，赢得满堂采声。

观察一下这群人中间几张比较突出的面孔倒是颇有意思的。主席本人（即酒店主人）是个面目粗野、身材结实的大汉。在唱歌表演进行之际，他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个不停。表面上他在寻欢作乐，其实始终留神看着发生的每一件事，用心听着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他的眼睛又尖，耳朵也灵。他旁边的歌手以职业艺术家的淡漠态度接受大伙的恭维，并先后喝了十余杯由他们的狂热崇拜者奉敬的掺水烈酒。那些崇拜者的面孔呈现着几乎所有的邪恶处于几乎所有不同阶段时的表情，而每一种表情无不以其可憎可厌的特点强烈地惹人注目。这些面孔最明白不过地反映着狡诈、凶残和程度不同的醉态。女人中有一些还残留着几分早先的娇艳，尽管你差不多眼看着鲜花在凋谢；另些则已完全丧失女性的特征和痕迹，仅仅为淫乱和犯罪提供令人作呕的靶子。她们有的还是少女，有的也只是少妇，没有一个过了盛年；她们组成了这幅可悲的画面上最阴暗、最凄惨的部分。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221—22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二十九、房 屋

平 房

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第一，它没有格局。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的房舱中间的走道了。南房两间，因此，是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五间面对着南院墙。两间东房是院子的东尽头；东房北边有块小空地，是厕所。南院墙外是一家老香烛店的晒佛香的场院，有几株柳树。幸而有这几株树，否则祁家的南墙外便什么也没有，倒好像是火车站上的房子，出了门便是野地了。第二，房子盖得不甚结实。除了北房的木料还说得过去，其余的简直没有值得夸赞的地方。在祁老人手里，南房的山墙与东房的后墙便塌倒过两次以上，而界墙的一都是碎砖头砌的一塌倒是每年雨季所必不能免的。院中是一垠土地，没有甬路；每逢雨季，院中的存水就能有一尺多深，出入都须打赤脚。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 11，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天已黎明，姑娘这才看出这所房子，一切砖瓦木料，油漆灿烂，一色簇新，原来竟是新盖的。心里益发过意不去，便同大众顺着甬路，上了正殿台阶。进门一看，见那屋里通连三间，正中靠北墙，安着一张大供案，案上先设着一座一殿一卷、雕刻细作的大木龕，龕里安着一座小小的佛床；顺着供案左右，八字儿斜设两张小案；因佛像还不曾请来，那供桌便在东西两角放着。正

中当地又设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猩红毡子。地下靠东西山墙，一顺摆着八张椅子，正中地下铺着地毯拜垫。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39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过了穿堂，就是台阶，上去有块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异常幽秀。且有一阵阵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间朝南的精舍，一转俱是回廊，用带皮杉木做的阑柱。进得房来，上面挂了四盏纸灯，斑竹扎的，甚为灵巧。两间敞着，一间隔断，做个房间的样子。桌椅几案，布置极为妥协。房间挂了一幅褐色布门帘。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石头砌的、木头造的、新的、旧的，不过其中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然而它不是大房，而是小房。这是一所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矮小而驼背的老太婆戴着一顶包发帽。白灰墙、瓦房顶、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淹没在一片苍翠的树林里，淹没在现在房主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槐树、桑树、杨树中间。这所房子给苍翠的树林遮盖得看不见了。不过这许多绿树并没有妨碍这房子成为城里的房子。它那宽阔的院子跟别的同样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成了莫斯科的街道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人坐马车走过这条街，走过这条街的行人也少有看见。

这所小房子的百叶窗永远是下着的；房里的人不需要阳光。阳光对他们没用处。窗子也从来不开，因为这所小房子的住客，不喜欢新鲜空气。凡是在槐树、桑树、牛蒡当中生活的人，对于大自然总是冷淡的。上帝只给消夏的游客那种理解大自然的美丽的能力，此外的人却完全不懂这种美景。俗语说得好：“我们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珍惜。”而且还不止于此：我们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房子四周树木苍翠，好比人间天堂，快乐的鸟雀在那些树木上搭起窠来。可是房子里面呢……唉！……夏

天，房里闷热，透不出气；冬天也热得跟澡堂一样，满是煤气，而且，那么乏味，乏味。……

〔俄国〕契诃夫《嫁妆》，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0—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楼 房

川上江水在熊川村的东北汇成一个深潭，对岸的山木最显出葱茏多趣的姿态。他们的新居便在这儿深潭的环抱处了。

新居是东西相连的两间楼房，中间只隔了一排纸糊的活动门壁，门上糊着的字屏已经黄垢了，字迹和诗句都很鄙俗。因为久无人居，又因为茅檐过低，蓊郁的霉气充满着一楼。

〔中国〕郭沫若《行路难》，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邓比代克斯公馆的建筑式样在苏格兰称作单进房屋。从屋前到屋后，整个进深只有一个房间，每一间房交错地开有六扇到八扇窗户，但因窗棂很粗，玻璃片很小，透进屋里的光线还比不上现代房屋一扇窗户敞亮。这座毫不美观的房屋很象儿童们用马粪纸搭的玩具小房子，房顶很陡，不是用石板铺盖，而是用灰色的粗石铺在顶上。房角上有一座半圆形塔楼，楼顶砌有垛子，楼内有一条狭窄的旋梯，沿着旋梯可以一层一层地走到屋内各层。塔楼底层有一扇钉着大头铁钉的厚门，里面没有楼厅，甚至在通往各个房间的房门口连平台也没有。有一两间低矮的半倒塌的耳房环绕在正屋外面，有一条半倒塌的院墙将它们连接。院子的地面曾用石板铺砌过，但有些石板已经破碎了，有的换了新的石板，石板的夹缝中间长出大量的羊蹄草和蓟草。从院墙上的后门通往一个小花园，这花园也很凌乱。在通往院子的矮拱门顶上嵌有一块雕有家族纹章的石板，在里面另一个门头上有一块已经悬挂多

年的腐朽了的菱形木牌，上面记载着一辈的劳仑司·邓比代克斯已经逝世，安葬到纽百特祖莹。从外面到这公馆来须经过一条碎石铺的道路，这条道路穿过一片耕过的、没有围篱的田地。走在玉米地中间的田埂上拴着少东家心爱的马，那匹马正在吃草。公馆的整个外貌显得荒废，使人感到不舒服，但这不是由于贫穷，而是由于懒惰、漠不关心的结果。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葛朗台先生的府上这个称呼，现在你们该明白它的分量了吧。那是一所灰暗，阴森，静寂的屋子，坐落在城区上部，靠着坍塌的城脚。

门框的穹窿与两根支柱，象正屋一样用的灰凝土，洛阿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用不到两百年以上的。寒暑的酷烈，把柱头，门洞，门顶，都磨出无数古怪的洞眼，象法国建筑的那种虫蛀样儿，也有几分象监狱的大门。门顶上面，有一长条硬石刻成的浮雕，代表四季的形象已经剥蚀，变黑。浮雕的础石突出在外面，横七竖八的长着野草，黄色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独幅的橡木做的，没有油水，到处开裂，看上去很单薄，其实很坚固，因为有一排对花的钉子支持。一边的门上有扇小门，中间开一个小方洞，装了铁栅，排得很密的铁梗锈得发红，铁栅上挂着一个环，上面吊一个敲门用的铁锤，正好敲在一颗奇形怪状的大钉子上。铁锤是长方形的，象古时的钟锤，又象一个肥大的惊叹号；一个玩古董的人仔细打量之下，可以发现锤子当初是一个小丑的形状，但是年深月久，已经磨平了。

那个小铁栅，当初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原是预备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的。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铁栅中间望到黑魆魆的半绿不绿的环洞，环洞底上有几级七零八落的磴级，通上花园。厚实而潮湿的围墙，到处渗出水迹，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

倒也另有一番景致。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邻近人家都利用它布置花园。

楼下最重要的房间是那间“堂屋”，从大门内的环洞进出的。在安育、都兰、裴里各地的小城中间，一间堂屋的重要，外方人是不大懂得的。它同时是穿堂，客厅，书房，上房，饭厅；它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起居室。本区的理发匠，替葛朗台先生一年理两次发是在这里，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上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间屋里。室内有两扇临街的窗，铺着地板；古式嵌线的灰色护壁板从上铺到下，顶上的梁木都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中间的楼板涂着白粉，已经发黄了。

壁炉架上挂着一面耀出青光的镜子，两旁的边划成斜面，显出玻璃的厚度，一丝丝的闪光照在莨苕式的镂花钢框上。壁炉架是粗糙的白石面子，摆着一座黄铜的老钟，壳子上有螺钿嵌成的图案。左右放两盏黄铜的两用烛台，座子是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矗立着好几支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把这些盘子拿掉，座子又可成为一个单独的烛台，在平常日子应用。

古式的坐椅，花绸面子上织着拉·风丹纳的寓言，但不是博学之士，休想认出它们的内容：颜色褪尽，到处是补钉，人物已经看不清楚。四边壁角里放着三角形的酒橱，顶上有几格放零星小件的搁板，全是油腻。两扇窗子中间的板壁下面，有一张嵌木细工的旧牌桌，桌面上画着棋盘。牌桌后面的壁上挂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子四周有金漆的丝带形花边，苍蝇肆无忌惮的钉在上面张牙舞爪，恐怕不会有多少金漆留下的了。

壁炉架对面的壁上，挂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老人，穿着王家禁卫军连长的制服；一个是故香蒂埃太太，挽着一个古式的髻。窗帘用的是都尔红绸，两旁用系有大坠子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饰，跟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调和，原来是买进这所屋子的时候就有的，连镜框，座钟，花绸面的家具，红木酒橱等等都是。

靠门的窗洞下面，一张草坐垫的椅子放在一个木座上，使葛

朗台太太坐了可以望见街上的行人。另外一张褪色樱桃木的女红台，把窗洞的空间填满了，近旁还有欧也妮的小靠椅。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13—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一共有四间屋，上面一层还有他独用的一间卫生厕所，那是由他装置，钥匙归他的：这方面的手续他都齐备。走进他家，一副寒酸相立刻显出主人的吝啬：穿堂里摆着六张草垫椅子，一只珐琅质的火炉，壁上深绿色的花纸，挂着四幅从拍卖行买来的版画。餐室有两口食器柜，两个笼子装满了鸟儿，一张铺着漆布的桌子，一只晴雨表，一扇通往屋顶花园的落地长窗，几张马鬃垫子的胡桃木椅。客厅挂着旧绿绸小窗帘，放一套丝绒面子的白漆家具。老鰥夫的卧房，摆的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已经破旧不堪，穿白衣衫的妇女就不敢坐上去，怕弄脏衣服。壁炉架上放着一只钟，钟面夹在两根柱子中间，顶上站着一个神话里的巴拉斯，手里拿着长枪。砖地上摆满碟子，都是给猫儿吃的剩菜，你看了就怕一脚踩在里头。红木五斗柜高头的壁上挂着一幅水粉画：莫利奈年轻时代的肖像。还有一些书，几张桌子，堆着难看的绿色文件夹；钉在壁上的古董架供着几只金丝雀的标本，是他以前养过的；最后还有一张床，那种冰冷的感觉，相形之下仿佛嘉曼丽德派女修士的苦行还不够苦。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正戏之前的彩排开始了。赛查夫妇带着赛查丽纳走出铺子，从街上走进新屋。两扇大门重新做过了，气派不小，从上到下分做一块块大小相等的方格，每一格都嵌着一个上过漆的铁质圆案。这种款式的门后来在巴黎极其普通，那时还很时新。穿堂底上是一座笔直的和合式楼梯，中间便是当初皮罗多老大不放心的那个楼梯座子，像笼子似的刚好安顿一个看门的老婆子。地下铺

着黑白花纹的大理石，墙壁也漆成大理石颜色；顶上挂一盏四个烛台的古式吊灯。建筑师把华丽和素雅结合在一起。楼梯的踏级用的是磨光白石，铺了一条狭窄的红毯子，越发白得耀眼。第一个楼梯台通到中层楼。上房的门和临街的大门格式一样，不过是全部木料做的。

赛查·丽纳赞道：“多么雅致！又没有一点儿叫人注目的东西。”

“对啦，小姐；所谓雅是全靠平台，座子，嵌线和各种装饰的比例恰当；我不用描金，只用素淡的颜色，没有强烈的调子。”

赛查·丽纳说：“这是一门学问。”

于是大家先走进一间宽敞而大方的穿堂，铺着地板，装饰简单。朝里去是一间红白两色的客厅，临街一共有三扇窗，壁上的嵌线做得很漂亮，漆的颜色很文雅，没有什么闪光湛亮的东西。壁炉架两边砌着白石柱子，高头的几样摆设挑得很精，一点不俗气，跟其余的装饰很相称。总之，到处是一片和谐，叫布尔乔亚看了只会莫名其妙的赞叹；那境界只有艺术家能创造，他们对最细微的东西都有一套装饰计划。一盏吊灯点着二十四支蜡烛，把红绸窗帘照得辉煌夺目；富有诱惑性的地板叫赛查·丽纳只想跳舞。从大客厅进去，走过一间绿白两色的小客室，才是赛查的书房。

两座书架之间很巧妙的嵌着一个暖阁，葛兰杜打开门说道：“我在这儿摆一张床，你或者太太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各有各的卧房。”

赛查道：“架子上插满了精装的书……噢！太太！太太！”

“这不是我，是赛查·丽纳送你的。”

赛查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建筑师说：“对不起，我做父亲的动了感情了。”

葛兰杜答道：“别客气，先生；你是在自己家里啊。”

小书房以棕色为主，用绿作陪衬。每间房的色调都有联带关系，衔接得非常巧妙：在这一间做主体的颜色，在另一间里只作为点缀；反过来也一样。赛查房内的护壁板上，光彩奕奕的挂

着一幅埃罗与莱安特的版画。

皮罗多很高兴的问女儿：“这些都是你买的吗？”

赛查丽纳答道：“这幅美丽的版画是安赛末先生送你的。”

原来安赛末也有他的惊人之笔。

“好孩子，他对我就像我对伏葛冷先生一样。”

接着是皮罗多太太的寝室。建筑师有心巴结这般好人，把这间房装修得特别华丽，讨他们喜欢。他事先答应要在这桩工程上费一番心血，他的确做到了。壁上是糊的白镶边白嵌线的蓝绸，家具是用的蓝滚边的白细呢面子。白石的壁炉架上，时钟的座子是一个维纳斯女神蹲在一块石头上。一条土耳其花式的漂亮羊毛地毯，把这间屋的色调和赛查丽纳卧房的色调联成一片。她那个玲珑小巧的房间糊着波斯绸，摆着一架钢琴，一口带镜子的漂亮衣柜，小床上挂着简单轻便的帐帷，另外还有些女孩子们喜欢的小家具。

饭厅在皮罗多书房和他太太卧室的背后，从楼梯那边进出，装修的格局是所谓路易十四式，摆一架蒲勒座钟，几口黄铜和螺钿嵌花的酒柜，糊壁绸上钉着铜帽钉。

三个人心花怒放，快乐得无法形容。皮罗多太太回到寝室的时候，丈夫送的镶花边樱桃红丝绒衣衫，已经由维奚尼轻手轻脚的放好在床上；等她一发觉，大家更是说不尽的高兴。

公斯当斯对葛兰杜说：“先生，你做了这个工程，名气可大了。明儿晚上我们有一百多客人，他们都要称赞你呢。”

赛查道：“我一定替你扬名。来的都是商界中的头儿脑儿，你一夜功夫出的名胜过你盖一百幢屋子。”

公斯当斯激动之下，再也不想到费用，也不想批评丈夫了。那也是有缘故的。她一向认为安赛末聪明绝顶，能干非凡；当天早上他送埃罗与莱安特的版画来，告诉公斯当斯护首油必定成功，他正在拚命的干。这个情人还担保，皮罗多这回摆阔虽然要花很多钱，但他在头油上分到的赚头，不出半年就好抵消。公斯当斯提心吊胆了十九年，能够无忧无虑的快活一下，哪怕只有一

天也是怪舒服的；因此她答应女儿再也不开口扫丈夫的兴，自己也决意痛痛快快的享受一番。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140—14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娜娜那所漂亮房子，坐落在维里叶大街，正把着卡尔底奈路角。这一带，原名蒙梭平原，从前是很冷落的，后来才发展成为当时那样富丽的一区；这条大街，正是这区里的一部分。起建这座房子的，原是一位青年画家，他因为首次得到成功，就在狂欢之中盖起房子来，可是，等到房子差不多可以住人的时候，就又穷得把它卖了。房子是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形，内部的布置很奇妙，把现代的设备，溶化在具有人工特色的骨骼里。伯爵买这座房子的时候，里面早已布置完善，早已填满一堆一堆的美丽物品——诸如可爱的东方帷幔，古老的祭器台，宽大的路易十三时期的椅子等等。所以娜娜搬进来所住的是一个艺术的环境，周围全是各种不同时代最上选的东西。不过，占据着房子中部的画室，对于她是一点也没有用处的，她于是把房子里原有的布置，大大倒动一下：在二楼上，紧靠着她的卧室和梳妆室，另外又辟了一间小会客室；把楼下的一间暖房，一间大会客室，和一间饭厅，空起来不用。她的主意，可以叫建筑师吃惊，因为，她虽然是一个巴黎女工出身，可是能够本能地懂得生活上的优雅，因而在各种奢侈的考究场面上，她都能突然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口味来。实际上，她并没有把这座房子糟踏得过甚；不但如此，她甚至在陈设上还更添了些富丽的布置呢！只有在各种小地方，才零零碎碎的看得出一点她当年是一直徘徊在拱路两边的店面面前幻梦着的一个卖花女郎，看得出一点她那种优雅得荒唐，庄丽得庸俗的口味来。

一顶大遮檐，罩着通到庭院去的前门，前门以内，楼梯上铺着一条地毯。你一进前厅，就有一阵紫罗兰的香味，和厚帷幔所助长的温暖空气，在迎接你。有一道窗子，上边装着黄色与玫瑰

色的玻璃；这些颜色，使人联想到温暖的人肉青白色；从那道窗口透进一道光线，照在宽阔的楼梯上；楼梯脚下，立着一个木雕的黑人，手里托出一只银盘，盘上摆满访客的名片；此外，还有四个雪白大理石的女人，袒露着双乳，抬手举着灯。陈设在这座前厅，装璜着二楼楼梯顶的，是满蓄鲜花的铜瓶瓷罐，铺着波斯毡子的坐榻，蒙着古老织锦的臂椅，把二楼的楼口，布置成一个前室的模样。这里最触目的是永远有男人们的外衣和帽子，四下里垂挂的都是厚厚的帷幔，把什么声音都消蚀下去。这里又象是个与世隔绝的所在：你一进去，就觉得仿佛置身在一个礼拜堂里虔诚的味道，澈透整个空气，整个静穆与退隐的景象里，充满了神秘的感觉。

那间宽大而又有点过于华丽的路易十六式客厅，娜娜只在举行大典来接待皇室或者显要的外宾的时候，才打开来用。平日，她唯有吃饭的时候才下楼来；她每逢坐在那间高大的饭厅里，看看四周尽是高比林花毡，上边陈饰着旧瓷器和许多珍贵古盘子的高大食橱，自己就总觉得太渺小了，渺小得等于消失在里面了。她总是一吃完赶快就上楼去，她觉得二楼才是自己的家，只有那三间屋子，就是上边所讲到的卧房、梳妆室和会客室，才是自己的家。她已经有两次把卧房重新布置过：第一次完全改用红紫色的缎子；第二次改用蓝绸子，上边蒙着挑花。可是她还不满意，她觉得这看起来不舒服，仍想另外换个新奇的颜色和花样，可是还没有想得出来。那张床，低得象一张沙发，装饰之精细，真是煞费苦心，单是床上所铺的那一条威尼斯针织的挑花床单，就值两万法郎。家具都漆得是蓝白色，上边嵌着银线花纹。无数的白熊皮，到处铺着，把地毯都完全掩住。这可算是娜娜任性所产生的一种奢侈布置法，因为她在地上脱袜子的习惯，到现在还没有改掉。靠着卧室的那间小沙龙里，有极精致的艺术品，杂乱得真叫好看。这些东西的后边，挂着淡玫瑰色的丝幔——一种退色的土耳其玫瑰红，上边绣着金线——把这一堆古董世界，衬出清清楚楚的轮廓。这些东西，来自各国，式样格调，应有尽有。有意

大利的衣橱，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钱柜，有中国宝塔的模型，有一扇手工精巧的日本屏风，此外，还有瓷器，铜器，绣花绸缎，和绣得极细的帷幔。臂椅都宽得象一张一张的床，沙发都深得象一座一座的神龛，给人一种懒散欲睡，后宫淫逸生活的感觉。这里最强的色调是老金黄，掺杂着一点绿与红。除了座位的奢丽以外，屋子里却没有一点东西太有力量地指明这是个荡妇居住的地方。只有两座素瓷的人像，其崭新的格调，玷污了这间客室的高雅：一座是个女人，穿着短衬衣，在那里捉跳蚤；另一座是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两手扒在地上，翻着顶，脚在空中摇晃。

从一道差不多永远开着的门望去，可以看见梳妆室。满屋子全是大理石和镜子，有一只白澡盆，几只银水壶和银脸盆，还有各种水晶的和象牙的设备。窗口的一条帷幕拉起，使清朗的微光，照满全室。娜娜个人所特有的那种紫罗兰香味，在整座楼房里播散着，上自屋顶，下及庭院，她的味道无孔不入，随处皆是；就连这道微光，仿佛也沉睡在她的暖香里。

〔法国〕左拉《娜娜》P.344—346，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下午刚过三点，海伦在公园里玩儿。一月的下午，寒风凛冽，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四周一片寂静，天空蓝湛湛的，太阳无力地放着白光。公园被高层建筑所包围，仿佛陷进了深深的谷底。

她家的房子就在街对面，一眼就可以把它与那些面目狰狞、横七竖八、你挤我靠的房子区别开来。那些破房象一排排站不稳的骨牌，歪来扭去地寻找依靠，而她家的房子则昂首挺胸，鹤立鸡群。一楼的窗户都装有坚实的铁条护窗，铁条绕成新颖悦目的图案，前门漆成淡黄色，妈妈曾把它叫做“浅黄”白雪覆盖的屋顶上，隆起的拱顶和神圣的十字架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4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主人们住在一幢木造的大房子里，家仆则住在两间石砌的厢房里。在住房的一侧，在一座长长的，有顶楼的单层房里，沃尔康斯基办了一个纺纱作坊，农奴的妻子就在那里干活。这是雅斯纳雅·波良纳最漂亮的一座建筑物。随着岁月的消逝，这幢建筑物往地里下沉了，墙壁也剥落了，因此已被当作牲口棚使用。但是，那些乘坐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上的火车，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之间旅行的旅客，从车窗里朝雅斯纳雅·波良纳望去时，经常会把牲口棚当作是托尔斯泰的住房，因为在茂密的灌木丛的背景上，这座建筑物显得多么美丽，多么协调啊。从铁路上只能看到主楼的屋顶。房子被公园里那些古老的树木遮住了。这些茂盛粗壮的菩提树——经历了多少世代和多少伟大历史事件的默默无声的见证人——在公园的上空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直到如今仍然屹立在那里，有时披上丰厚松软的积雪，有时又闪耀着银霜细纹的光辉……夏天阳光难得透过茂密的枝叶，空气里经常饱含着菩提花的馨香，在你头顶上方，无数蜜蜂的嗡嗡声，直到夜晚还在响个不停。

〔俄国〕托尔斯泰著《父亲》上册 P.5，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狭巷两旁的房子倒是又高又大，但已很旧，住户大都属于最贫困的阶层；要了解这一点，单看房屋的颓败景色便够了，不消由那些胳膊拳曲、身体几乎弯成两截、偶尔在巷里趑趄而过的男男女女的可怜相提供旁证。不少房屋的底层设有店面，但都紧紧关闭着任其腐朽崩坏，只有楼上住人。有几幢房屋因年久失修已摇摇欲坠，全靠几根大木头一端埋在路下、一端抵住墙壁得免坍塌。然而，即便象这样风雨飘摇的破屋，看来也被一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选作过夜的栖身之所，因为钉在门窗上的粗木板好多已被扳开，露出的空档钻得进一个人的身体。沟里的积水又脏又臭。甚至东一只、西一只在臭水沟里腐烂的老鼠，也是一副饿死

的丑恶相。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迪斯特》P.42—4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德列菲尔德住着一幢灰泥粉刷的房子，简单、朴素，但坚固结实，大概是一九四〇年建的。前面和后面一个样子。前门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弓形窗檐，二楼也有两个弓形窗檐。一道胸墙遮住低矮的屋顶。房屋周围的花园约有一英亩大小，几乎都种满了经过精心培理的树木。从客厅窗户，可以看到悦目的树林和一片碧绿的牧场。客厅陈设得和乡村中中等大小的客厅一样，稍觉寒伧点。舒适的椅子和大沙发都罩有印花棉布套，窗帘也是一样的材料，都显得整洁、亮堂。一张十八世纪杰彭戴尔式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盛有各种香味叶片的东方式的瓷碗。奶油色的墙上有本世纪初叶著名画家绘画的雅致水彩画。室内还摆着一大簇一大簇排列得很美的鲜花，大钢琴上放有银相框框着的著名女演员、故去的作家和皇亲国戚的照片。

怪不得公爵夫人一进屋就惊叫这是一间雅室。这种房间正适合一位扬名四海的作家安度晚年。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46—4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房 屋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芦胸里。街门朝西，斜对着一棵大槐树。在当初，祁老人选购房子的时候，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去取。他爱这个地方。胡同是那么狭窄不惹人注意，使他觉到安全；而葫芦胸里有六七家人家，又使他觉到温暖。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花与槐虫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同时，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

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 11，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从官塘街走进巷子的南头，迎面第一家的就是何家，是门面最宽敞，三边过、三进深，后面带花园，人们叫做“古老大屋”的旧式建筑物。水磨青砖高墙，学士门口，黑漆大门，酸枝“趟栊”，红木雕花矮门，白石门框台阶；墙头近屋檐的地方，画着二十四孝图，图画前面挂着灯笼、铁马，十分气派。按旧社会来说，他家就数得上是这一带地方的首富了。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 53—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走进门，穿过灌木丛，就可以看见一所房子的侧影：黑黑的，低低的，比较长；可是指引我的亮光却并不在哪儿照耀着。一片漆黑。为了找门，我转过一个拐角；那友好的亮光从一扇很小的格子窗的菱形玻璃里又照射出来；窗子离地一英尺，常青藤和其他爬墙植物长得使窗子更小了，房子开窗的那一部分墙上密密层层地都是一簇簇的叶子。窗口被挡着，而且狭窄，可以说需要窗帘或者窗板了；当我弯下身来推开遮住它的一丛叶簇的时候，可以看见里面的一切。我可以看见一间地板洗得干干净净的铺了沙子的房间；一张胡桃木的餐具柜，锡罐盒子排成一排排，把明亮的泥炭火的红色和火光反射出来。我可以看见一只钟，一张白松木桌子，几把椅子。曾经是我的指路明灯的那支蜡烛放在桌上燃烧；一个老妇人正就着烛光在织袜子。她看上去有点粗气，但是象她周围的一切那样，干净得一尘不染。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434—43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这套房间是由一条短过道和大厅通着的。进口处有两个橡木

门，在必要的时候，这两扇门可以用两根横橡木顶住，使人开不开。这两根横木是从门一边的墙里拉出来，再穿进另一边墙上专门设计的两个方洞里。他俩到了短过道的尽头就来到一间小小的前室，再往里就通到老骑士的客厅了（按照当时的式样，它可以叫作一个漂亮的凉亭）。客厅的光线来自两个凸出墙外的窗子，每个凸窗面对着一条远远伸进树林去的林荫小道。在这个房间里，除去两 three 张没有多大意思的家庭画像之外，最主要的点缀是挂在壁炉上方的一副高大的全身像。这个壁炉跟大厅里的那个一样，也是石砌的，上面也用各式的花纹雕刻着王室的盾饰。像上画的是一位五十来岁、全身披戴金锁甲冑的人；画法非常干枯生硬，很像是郝尔宾的手笔——尤其因为上边的年月相当，说不定就真是他的作品。再说金锁甲冑那外形的、显著的尖角棱形和凸块等，也正是这个早期画派的生硬画笔的大好素材。画像上那个骑士的脸，已经褪了颜色，灰黯得活象阴间的鬼魂，可是脸上的线条却有力地表现着骄傲与喜悦。

他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杖（或权标），指向身后的背景。就这位艺术家的透视画法看，背景上画的是一座正在燃烧的教堂或寺院的残骸，和四五个兵士；士兵们身穿红衣，正在得意地搬运一个仿佛是黄铜洗礼盆或圣水器。他们的头部上方隐约显出“维克多·李愿其如此”的几个花体字。画像对面的一个壁龛里，悬挂着一整套马战盔甲，它们的黑、黄颜色和装饰，完全跟画像上的盔甲一模一样。

不过军人转脸一看凸窗，这丝笑意就一闪而逝了。凸窗里面的壁凹，离墙脚有一两阶高。其中一个壁凹里放着一张胡桃木书桌，一把内填棉絮、外罩西班牙皮的大安乐椅，旁边摆着一个小小的柜子，柜子上面几个敞着的抽屉里盛着鹰铃、狗哨和修剪鹰毛的用具，以及各式马笼头、马嚼子和其他与森林狩猎有关的小物件。

另外那个壁凹里的陈设完全跟这个的不同。那儿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些做针线活的用具，另外有一个琵琶、一本抄着乐谱的书

和一个刺绣用的框架。这个壁凹的周遭吊着花挂毡，比屋子的其他地方装饰得格外漂亮。一些插着这个冷清季节所能供应的花朵的花瓶，也安排得井井有条，更足表明是由一个女性亲手布置的了。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官》P.58—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象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座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的，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了的；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乡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

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完全象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没有橱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璜。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简陋的钉了铁皮；上半截望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老是有人开进开出。门旁半人高的墙上，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外加铁闩好落锁。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是陈列商品的地位。招徕顾客的玩艺，这儿是绝对没有的。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鲑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橡木上挂着黄铜索，靠墙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那是一所灰色的石头房子，屋顶上铺着红瓦，构造得十分坚固。房子坐落在一丛高大的老树中间，前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往下倾斜到水边。网球场在屋后，在一个正式花园旁边。花园里有一个大理石水池，养着肥大的红鱼。水池周围的花床上盛开着花朵。屋子里面有东方地毯，配着金框的大幅古画，一张胡桃木餐桌和十六把配有蓝色绸椅垫的软椅；还有一个长长的客厅，里面布满了雅致的法国家具。楼上有五间卧室和三个大理石浴室。

〔美国〕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P.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雨水把铁皮屋顶侵蚀得锈迹斑斑，到处都涂上了一层或红或绿的防护漆。早先的颜色绿得象藓苔一样，日子一久，已变得暗淡了，这倒使木条板上面的铁皮屋顶显得格外别致，渐渐地它又变成了古银色。

这里类似的房子不少，有些还是新盖的，守林人的房子就是这样。屋子边是鹿舍，夏末，在鹿群躺过的枯草堆里，常常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臊气。

〔联邦德国〕赫尔曼·伦茨《香肠迷阿洛伊斯》，选自《玫瑰之歌》P.148，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马吕斯穷，他的屋子里也空无所有；但是，正如他穷得高尚，他的屋子也空得干净。他眼睛现在注视的那个破烂住处却是丑陋，腌臢，恶臭难闻，黑暗，污秽的。全部家具只是一张麦杆椅子，一张破桌，几个旧瓶旧罐，屋角里的两张无法形容的破床。全部光线来自一扇有四块方玻璃的天窗，挂满了蜘蛛网。从天窗透进来的光线刚刚够使人脸成鬼脸。几堵墙好象害着麻风病，满是补缝和疤痕，恰如一张被什么恶疾破了相的脸。上面浸淫着黄脓似的潮湿，还有一些用木炭涂的猥亵图形。

马吕斯住的那间屋子，地上还铺了一层不整齐的砖；这一间既没有砖，也没有地板；人直接踩在陈旧的石灰地面上走，已经把它踩得乌黑；地面高低不平，满是尘土，但仍不失为一块处女地，因为它从来不曾接触过扫帚；光怪陆离的破布鞋、烂拖鞋、臭布筋，满天星斗似地一堆堆散在四处；屋子里有个壁炉，为了这个每年要四十法郎的租金；壁炉里有个火锅，一个闷罐，一些砍好了的木柴，挂在钉子上的破布片，一个鸟笼，灰屑，也居然有一点火。

两根焦柴在那里面凄凄惨惨地冒着烟。

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破烂屋子更加显得丑恶的，是它的面积大。它有一些凸角和凹角，一些黑洞和斜顶，一些港湾和地岬。因而出现许多不可测度的骇人的杳晃，在那些地方仿佛蹲着许多

拳头大小的蜘蛛和脚掌那么宽的土鳖，甚至也许还潜藏几个什么人妖。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五)，P.9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爷爷的这座大宅院不是石头砌的，也不是红砖砌的，而是用泥土垒成的，用的就是小麦田里的土，而且就造在田边，完全是土地的延伸。院子里种着羊角胶、阿拉伯胶树，墙内因吸收了土壤里的水分，上面也长满了植物，房子和土地于是就更显得浑然一体了。这座宅院断断续续地造了好多年，布局显得很凌乱：不同时间造的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房屋一间贴着一间。有的房间是由于需要而造的，有的则是因为爷爷有钱无处花，临时添造的。这些房间彼此相通。有的房间虽然有门，但门楣很低，走进去非得低头不可；有的则连门也没有。有的房间窗洞很多，有的则一个也没有。墙面上抹了一层用粗沙、黑泥和畜粪混成的三合土，光溜溜的。平台和屋顶是用阿拉伯胶树木料和枣椰树树干、树枝搭成的，也抹了一层这样的三合土。别看这房子东扭西歪的，倒也冬暖夏凉。

要是你不带任何偏见地从外面看它一眼的话，会觉得它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它却经历了多年的风吹日晒依然完好无损，真是奇迹。

我走进院门，朝大院子里左右一顾，只见几张席子上晾着椰枣，支架上挂着洋葱、辣椒，顺墙放着一袋袋小麦、蚕豆，有的缝了口，有的还敞开着。院子的一角有只山羊边吃着大麦，边给小羊喂着奶。这个院子的命运是和它脚下田地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田地里的庄稼长得茁壮时它也油绿一片，而一旦干旱横扫田土时它也同样遭殃。我一走进院子就闻到了爷爷家独特的气味——洋葱、辣椒、椰枣、小麦、蚕豆、菜豆、葫芦巴等各种气味的混合体，再加那个陶瓷大香炉里经常发出的沁人心脾的奇南香味。这气味使我不由地想到爷爷在生活上虽是十分节俭的，但在置办礼拜

用品上却毫不吝惜。他做礼拜用的那块毛皮是三张虎皮缝成的，天冷时完全可以当毯子盖。他的小净罐是纯铜的，上面还镌刻着图案花纹。他还有一只做大净用的铜盆。尤其使他感到自豪的是那念珠，因为它是檀香木的，他不时地拨动着珠子，时而拿它擦擦脸或凑到鼻子底下闻闻香味，而逢到他对哪个孙子发脾气时，还用这念珠击他的头，说是这可以驱除邪魔。所有这些东西，都像他的房子和枣椰一样，各有一番来历，爷爷给我讲了不知多少遍，而每次讲时总是有增有减，内容不大一致的。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91—9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那时，他们全家住在一所有着铸铁栅栏的高大轩敞的住宅里。那所房屋极其坚固，盖着黄色的凹形瓦，装有马口铁的落水管。也许对往事的回忆就来自这些落水管。其中有一条管子长年累月在他窗户下面发出悦耳的乐音——一会儿如铙钹琅琅作响，一会儿又象催人入眠的低回的竖琴声。这奇异的落水管如同人的喉管，年年岁岁伴随着风雨声吟咏鸣唱。他还记得门口的四级台阶上方经年长满绿苔的不透明的玻璃平台，平台下是通宵长明的电灯。每当下雨的时候，在灯光的照射下，雨水仿佛光着身子把双手伸向天空翩翩起舞。多少年来，这些片断的记忆不曾离开过他，也永远不会离开他。此刻，历历在目的往事使他怅惘，因为他又联想起母亲的死。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厅 堂

一时黛玉进了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

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经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螭彝，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这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罽，正面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并茗碗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4—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走进了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着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傍边一行“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荀玫书”；两边金箋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有两个小幺儿在那里伺候，见两个走来，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眼一看，里面摆的都是

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中国〕 吴敬梓《儒林外史》P.271—2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她在一个折门开着的房间里，我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走进去。那是间富丽堂皇的大屋子，有紫色的椅子和帷幔，一条土耳其地毯，镶着胡桃木嵌板的墙，一扇装着很多彩色玻璃的大窗子，还有一个由高贵凹凸花边装饰着的高高的天花板。餐具柜上有几只精致的紫色晶石花瓶，菲尔费克斯太太正在给花瓶掸灰。

她指着一个和窗子同样式样的大拱门，门上也和窗上一样，挂着用泰尔红紫染的帘子，帘子由绳环系住。我跨过两个宽阔的梯级走到拱门跟前，朝里边望望，我想我真是瞥见了仙境，门里面的景物，在我初见世面的眼睛看来是那么的辉煌。然而，这不过是一间十分漂亮的休憩室而已，休憩室里面还有一间小客厅，两间屋子都铺着白地毯，地毯上似乎放着一个色泽鲜明的花环；两间屋子的天花板都有白色葡萄和葡萄叶蔓的雪白凹凸花边，下面放着紫红的卧榻和软凳，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放在巴黎式样的白色壁炉架上的摆设，是晶莹透亮的红宝石般的波希米亚玻璃制成的；窗子与窗子间有一面面大镜子，再现出房间各处雪火相映的景象。

我们走出饭厅，她提议带我去看看这所房子的其他部分。我跟着她上楼下楼，边走边赞赏；因为一切都布置得很好，而且很漂亮。我认为前面的几个大房间特别堂皇，三楼有几个房间虽然又暗又低，但是有点古色古香，十分有趣。一度放在楼下房间里的家具常常被搬到这儿来，因为流行式样改变了。从窄窄的窗子里透进来的一点儿光线，照亮了有百年历史的床架；照亮了橡木和胡桃木的柜子，上面雕着棕榈树枝和天使头像那样的古怪图案，看起来就象希伯莱约距的模型；照亮了一排排古老的高背窄椅；照亮了更加古老的矮凳，凳垫上还有一半被磨去的绣花的痕

迹，绣花的手指变成尘土已经有两代之久了。所有这些遗物叫桑菲尔德府看来象个往事之家、回忆之所。白天，我喜爱这些隐秘场所的寂静、昏暗和古怪，可是夜里，我可绝不想在这种粗重的大床上睡觉。有的床还有橡木门，睡在上面就象给关在里边似的；还有的挂着古老的英国绣花帐子。帐子上密密麻麻地绣满了花，其中有奇怪的花朵，更奇怪的鸟儿，最最奇怪的人，——所有这一切，在惨淡的月光下，看起来的确是奇怪的。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131—13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我穿过铺着地席的长过道，走下滑溜溜的橡木梯级，来到大厅，在那儿停了一会儿，看看墙上的几幅画（我记得有一幅画的是一个穿胸甲的严峻的男子，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位敷发粉、挂珍珠项练的贵妇人），看看天花板上挂下来的一盏青铜灯，再看看一只大钟。钟壳是用雕着古怪花纹的橡木根因为年久和磨擦而发黑的乌木做成的。对我来说，一切都显得雄伟和庄严；可是当时，我对富丽堂皇也太不习惯了。大厅的门有一半镶着玻璃，正打开着，我跨过门槛。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天气很好，朝阳宁静地照耀着已经发黄的树丛和还是一片绿色的田地。我走到草坪上，抬起头来，观察一下这个宅子的正面。它有三层高，体积虽然可观，但还算不上宏大；是绅士的住宅，而不是贵族的府第；顶上的一圈雉堞墙给它增添了画意。宅子的灰色正面明显地突出在白嘴鸦巢的背景上。白嘴鸦巢里的哇哇叫的居民这会儿正在飞翔。它们飞过草坪和庭园，要去停落在一个大牧场上。一道坍塌的篱笆把牧场和这边隔开。那边有一排高大的老荆棘，粗壮多节，大得象橡树，一下子就说明了这宅子命名的由来。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125—1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乡下姑娘和她叔叔看得出神的堂屋，四周都有灰色的护壁

板，完全是路易十五时代的雕工。漂亮的云石壁炉架嵌着一面大镜子，四面镶上金漆雕花的边，佛洛尔对着镜子照个不停。护壁板上东一处西一处挂着几幅画，都是台沃斯，伊苏屯，圣·奚大斯，拉·泼莱，希萨·勃诺阿，圣·舒比斯，布日各处男女修道院的遗物；①当初我们慷慨的国王和善男信女，对那些机构捐过不知多少贵重的东西和文艺复兴期最优秀的作品。台戈安老夫妇保存下来而传给罗日的图画，有阿尔巴纳的“圣家庭”，陶米尼甘的“圣·奚罗姆”，乔伐尼·贝利尼的“基督头像”，雷沃那·达·芬奇的“圣母像”，铁相的“耶稣背十字架”，——这幅画是勃拉勃尔侯爵的旧藏，勃拉勃尔是被围之后，在路易十三治下砍头的。还有保尔·凡罗纳士的“拉萨尔”，“热那亚教士”②的“童贞女的婚礼”，卢木斯替教堂画的两幅画，一幅班鲁琴，那是拉斐尔临的或者是班鲁琴自己的复制品；最后还有两幅高雷琪奥和一幅安特莱·但尔·沙多。台戈安在各处教堂的三百件画里挑出这些宝物，并非知道作品的价值，而是看保存的新旧。好几幅画不但框子雕刻精工，而且还配着玻璃。台戈安看见框子美丽，又装着玻璃，以为作品必定贵重，才把画保留下来。堂屋里颇有些精致的家具，现在大家认为了不起，在当时的伊苏屯却毫无价值。壁炉架上放一对华丽的六根梗子的白银烛台，烛台之间的座钟古色古香，已经有后来蒲勒的风格。橡木雕花的大靠椅，毛线编的坐垫全部出于有身份而热心宗教的妇女之手，现在市价一定很高，因为每张椅上都雕有纹章和冠冕。两个窗洞之间摆着一只从某个古堡流出来的半桌，十分华丽，云石桌面上供一只极大的中国花盆，医生用来放烟草。医生，医生的儿子，厨娘，男当差，没有一个人知道爱惜这些宝物。做工极精的壁炉肚子，金漆嵌线还配上灰绿色的条子，大家却望里面随便吐痰，一盏富丽堂皇的吊烛

① 大革命初期，教堂的动产不动产由政府公开拍卖，故有大量艺术品流入民间。

② 热那亚的画家裴那尔多·斯脱罗齐(1581—1644)原是圣芳济会托钵派修士，外号叫“热那亚教士”。

台，一半是水晶的，一半是磁器烧成的花，跟天花板一样布满黑点，可见苍蝇的猖獗。台戈安夫妇挂在窗上的织锦幔子，原是从什么收入丰厚的修道院院长床上扯下来的。门的左手，当作碗橱用的雕花柜值到好几千法郎。

〔法国〕巴尔扎克《搅水女人》P.126—1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公 寓

这个寓所优点很多。它干燥，暖和、宽敞而又光亮。它有大理石台阶、煤气、电铃和自来水。每个房间需要的话，都可以跟别的房间相通，或者隔开。此外，家具正巧够用，既不太少也不太多，与其说这些家具朴素舒适，倒不如说切合实用。看见那个饮食柜的人都有安全感，觉得里面的银器不会丢失；那张床叫人想起那些有资格享受的人的安适的休憩；你可以在桌子上放东西，在椅子上坐下，不用怕它垮掉；你也可以坐在圈椅上舒适地遐想。

谁走进那里，谁都可以自由活动；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挡着他，或是会撞翻什么东西。如果你不得不等待这一家的主人，那也不会感到无聊，因为周围的东西都是值得一看的。同时看见所有那些并不过时，还可以用几辈子的东西，也使你会肃然起敬。

〔波兰〕普鲁斯《傀儡》P.58，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宿舍位于大楼的拐角处，由两间高低不同的小房间组成，从这间屋子到另一间去时，需要上两个台阶。这个单人宿舍并不十分宽敞，但由于屋里没有什么家具，显得空荡荡的。里面一间放着一张旧式木床和一个小衣柜。这两件家具算是这间屋子里最贵重的家当了。外面的一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几乎和屋顶一样高的碗柜，一把年头已久的橡木沙发椅。椅子的靠背很高，上面雕

刻着各式各样的装饰花纹。除此以外，还有一张普通的松木桌子。

这就是房间的全部家具。地上连一寸地毯也没铺，地板很脏，上面满是大小不同的斑点和污迹。床上铺的床单同样脏得发黑，很多地方还裂开了线缝。碗柜的上层，摆着四个闪光的玻璃杯，但都不成对儿。下面的一格放着一个已经断了把手的陶瓷缸，旁边是一个缺了角的盘子，上面还放着一块黑面包。

〔罗马尼亚〕特·康斯坦丁《追踪》P.1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西卜太太在一扇怕人的门前站住了。不三不四的红漆，门钮四周二十公寸宽的地方，都堆了一层半黑不黑的油腻，在漂亮公寓里，建筑师往往在锁孔上下钉一面镜子，免得日子久了留下手上的污迹。大门上的小门，像酒店里冒充陈年老酒的瓶子一样糊满了泥巴，钉着草头花形的铁条，扎实的铰链，粗大的钉子，可以名副其实的叫做监狱的门。这些装配，只有守财奴或是在小报上骂人而与大众为敌的记者才想得出来。楼梯上臭气扑鼻，一部分是从排泄脏水的铅管散布出来的。蜡烛的烟在楼梯顶上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图案。门铃绳子的拉手是个肮脏的橄榄球，微弱的声音表示门铃已经开裂。总之，每样东西都跟这个丑恶的画面调和。西卜女人先听见笨重的脚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显见是个大胖女人；而后梭伐太太出现了。她像荷兰画家勃罗侯笔下的老妖婆，身高五尺六寸，脸盘像个当兵的，胡子比西卜女人的还要多，身子臃肿，胖得不正常了。她穿着件挺便宜的罗昂布衫，头上包着一块绸，还用主人家收到的印刷品做芯子，绕成头发卷儿，耳上戴着一副车轮大的金耳环，活像地狱里守门的母夜叉。她拿着一只东凹西凸的有柄的白铁锅子，淌出来的牛奶，使楼梯台上更多了一股味道，可是尽管酸溜溜的令人作呕，外边却也不大闻得到了。

〔法国〕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P.285—28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公寓的屋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葛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罩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窿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阳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象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①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更没有人知道的了。）特别是圣·日内维新街，仿佛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再合适没有。为求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也不嫌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石梯，日光随着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这个比较的确是贴切的。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

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可能认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

① 真正的巴黎人是指住在赛纳河右岸的人。公寓所在地乃系左岸。迷路云云谓右岸的人偶而漫步到左岸去的意思。

② 指附近圣·雅各城关的加波桑医院。

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服尔德在一七七七年上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①

不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

天快黑的时候，棚门换上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座界墙统统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格外显得清幽，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阴。伏盖太太虽是龚弗冷出身，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的，房客们用文法来纠正她也没用。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莴苣，旱芹，酸菜。菩提树阴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逢着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的天气到这儿来品尝咖啡。

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沙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撑起来高高低低，参差不一。屋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啊，兔子啊，和和气气的混在一块儿；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棚，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分配本是预备开公寓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

① 服尔德为梅仲官堡园中的爱神像所作的铭文。

一眼望去，客室的景象再凄凉没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正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一套白磁小酒杯，金线已经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看得到。房地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丹兰玛葛》^①主要的几幕，一些有名的人物都著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里浚梭款待于里斯的儿子的盛宴。^②四十年来这幅画老是给年轻的房客当作说笑的引子，把他们为了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表示自己的身份比处境高出许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一座恶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

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望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小小的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凑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教你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好比女太太们的上房呢。

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奈窑的蓝边厚磁盆。屋角有口小橱，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是销毁不了的家具，没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儿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

① 《丹兰玛葛》系十七世纪法奈龙的名著。

② 即《丹兰玛葛》中的情节。

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划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草辫老在散率而始终没有分离；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象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旧，龟裂，腐烂，摇动，虫蛀，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倘使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之故，画满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会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法国〕巴尔扎克《高老头》P.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洋 房

竹篱的那边是两家很精巧的华美的洋房。篱畔的落叶树和长青树，都悠然自得地显着入画的奇姿。平坦的淡黄的草园，修饰的浅黑的圆径，就好象一幅很贵重的兽毯一样敷陈在洋房的下面。

红的砖，绿的窗棂，白的栏杆，淡黄的瓦……

〔中国〕郭沫若《亭子中间》，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路旁一座西班牙式二层小洋房，红瓦的屋顶和白垩的墙壁在阳光下分外耀眼。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架葡萄棚，花时已过，却不见累累的果实，只是那密密层层肥大的绿叶引起了墙外过路人的羡慕。一只玳瑁猫蹲在葡萄棚的木柱边，侧头望着那边一丛月季花上的一只淡红色的蜻蜓。罗汉松象那些走江湖变把戏的班子里常有的畸形儿：身子既短且粗，几乎看不见有腿，可是两条臂膊长

得很，一边碰到那院子的石台阶。这石台阶共有五级，三尺来高的一对龙柏分立在左右。葡萄棚就是从这石台阶直跨到大门口。

西班牙式小洋房的院子里，那只玳瑁猫，这时娇慵可掬地伸了个懒腰，把背脊靠着葡萄棚的木柱来回磨擦；一会儿，到底觉得不过瘾，便绕过那枝罗汉松，跑到后面厨房和下房之间，车夫和女仆经常聚会的小院子，噗的一下就跳在一个俊俏的年轻女仆的膝头，咪呜咪呜叫着，柔媚地用背脊擦着那俊俏女仆的胸部，——这是恳求给它抓痒的表示，而且照例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 545—54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里原来也是两座平房，后来主人陈万利买卖得手，把紧隔壁的房子也买下来，连自己的老宅一起，完全拆掉重修，修成一座双开间，纯粹外国风格的三层楼的洋房。红砖矮围墙，绿油通花矮铁门，里面围着一个小小的、曲尺形的花圃。花圃的南半部是长方形的。当中有一条混凝土走道，从矮铁门一直对着住宅的大门。门廊的意大利批荡的台阶之上，有两根石米的圆柱子支起那弧形的门拱。花圃的北半部是正方形的。那里面摆设着四季不断的盆花，也种着一些茉莉、玫瑰、鹰爪、含笑之类的花草，正对着客厅那一排高大通明的窗子。因为建筑不久，所以这幢洋房到处都有崭新的，骄人的气焰。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 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宫 殿

唐僧四众，随驾入朝。满城中无一不知是取经人来了。……早有当驾官请宴，即下殿携手而行。又问：“高徒能礼貌乎？”

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旷野之妖身，未谙中华圣朝之礼数。万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请东阁赴宴去也。”三藏又谢了恩，招呼他三众，都到阁内观看。果是中华大国，比寻常不同。你看那：

门悬彩绣，地衬红毡。异香馥郁，奇品新鲜。琥珀杯，琉璃盏，镶金点翠；黄金盘，白玉碗，嵌锦花缠。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面筋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菜菔，芥末拌瓜丝。几盘素品还犹可，数种奇稀果夺魁。核桃柿饼，龙眼荔枝。宣州蜜栗山东枣，江南银杏兔头梨。榛松莲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齐。橄榄林檎，苹婆沙果。慈菰嫩藕，脆李杨梅。无般不备，无件不齐。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与异奇。说不尽百味珍馐真上品，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

师徒四众与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当中。歌舞吹弹，整齐严肃，遂尽乐一日。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1239—1240，齐鲁书社1980年版。

……整个房间都挂满了绣着金花的大红锦缎。房间里有一个象天然从墙上凿成的壁龛，上面放着一套阿拉伯式的宝剑，剑鞘是银的，剑柄上镶嵌着灿烂的宝石；天花板上悬下一盏威尼斯的琉璃灯，式样和色彩都很美丽，而脚下则是土耳其的地毯，软得陷及脚背；弗兰士进来的那扇门前悬着织锦门帷，另外一扇门前也悬着同样的门帷，那大概是通第二个房间的，那个房间里似乎灯烛辉煌。

……

……餐厅并不比他刚才离开的客厅有丝毫逊色，整个房间全部都是用大理石筑成，刻着古色古香价值连城的浮雕，餐厅是长方形的，两端各有两尊精美的石像，石像的手里拿着篮子。这些

篮子里盛着四堆象金字塔似的美果，是西西里的凤梨，马拉加的石榴，巴里立克岛的桔子，法国的水蜜桃和突尼斯的枣。

.....

.....这个房间陈设很简单，但却很华丽。房间是圆形的，靠壁有一圈固定的长椅，长椅上，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都铺钉着富丽堂皇的兽皮，踏上去象最贵重的地毯一样柔软；其中有鬃毛蓬松的，阿脱拉斯的狮子皮，条纹斑斓的，孟加拉的老虎皮，散布着美丽的花点的、在但丁面前出现过的、卡浦的豹皮，西伯利亚的熊皮，挪威的狐皮；这些兽皮都一张叠一张地铺得厚厚的，似乎就象在青草最茂密的跑马场上散步，或躺在最奢侈的床上一样。

〔法国〕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二)，P.388—3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皇家猎宫的大门是牢牢拴着的，但是玖西林一拉边门的门栓，边门就开了。门里边是一条十呎来长的短过道：过道的尽头从前有一个铁吊闸挡着去路，过道两侧的墙上各有三个小枪眼。一个大胆的闯入者要通过这条过道一定很不易，因为如果他已攻进第一道大门，还得冒着左右炽烈的枪火才能进攻第二道。但是现在铁吊闸的机件已经毁坏，只剩下一个张着大铁嘴的里边装着铁齿的空架子，却根本不能放下来阻挡进攻者了。

因此这条过道现在就一直通到猎宫的大厅或前堂。这条又长又暗的前堂的一端全部辟作回廊；在当初，这里就是乐师和歌手的席位。前堂两侧各有一个用一呎见方的整块木头做成的粗笨楼梯，每一级楼梯的角隅上都摆着一个用以代替哨兵的诺曼步兵偶象。偶象头上都戴着前面开口的头盔，露着画家天才所能画出的严酷面孔；身上都穿着柔皮衣或锁子铠和中间钉着尖铁钉的圆盾；脚上都穿着装饰兼保护脚板脚踝而使膝盖裸露在外的短皮靴。他们都象站岗的卫兵一样，手里拿着大刀或锤矛。在这阴暗前堂的墙壁上，到处是空的吊钩和空的带子，足以表明从前挂在

这儿久被当作战利品保存的各式兵器，已经由于战事紧迫，又被摘下来拿到战场去使用了；正好象因为战局极端危急，退伍的老兵又被调去打仗一样。墙上其他生锈的挂钩上仍然挂着猎宫所有主(历代君王)和历代猎宫保管人(护林武士)的猎获品。

前堂墙壁的下半部是一座庞大的、凸出墙壁十呎之多的石砌壁炉台，炉台上面满刻着英国王室的各式图记和盾饰。现在这个壁炉张着黑洞洞的大嘴，既象是一座坟墓的拱窟，也仿佛是熄灭的火山的喷口。这个庞大石砌物的本身和周围，都被烟火熏成了黑色，足见很久以前，壁炉里的旺火不但把熊熊烈焰送上烟囱，而且也冒出团团黑烟，缭绕在谈笑风生的客人头上；虽然客人们不是王室便是贵族，却好得并不计较那点小小的不方便。按着这儿的传统，每逢遇到这样的聚会，人们就把两车木柴填进壁炉去，让它从中午直烧到暮钟时分。壁炉的底上搭着一个铁制的柴架(当时叫作狗架)，用来架着烧旺的木柴；柴架被做成一个大狮子的形状，大到象传奇中所说的狮子那么大。壁炉里边放着几条长石凳；尽管这儿靠火很近非常炙热，可是相传君王们却常坐在这儿，在红红的火炭上亲手烘烤鹿肝鹿肾以为乐事，而被邀请品尝这种御制食物的朝臣，更觉得荣幸万分。从传统的记载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米迦勒节猎狩以后举行的欢宴会上，贵族和太子之间怎样互相嘲弄；看到斯蒂芬王倒是坐在什么地方缝补自己的长筒袜子，他跟伍德斯陶克的裁缝小温金开的又多半是什么玩笑。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宫》P. 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这是一座由石头、水泥、大理石和玻璃砌筑而成的宫殿。整个宫殿呈圆形，出自伦敦设计师之手。几个大厅所用的乳白色大理石是从意大利运来的。窗玻璃五光十色，由许多小块块组成各种美丽的图案，镶在由珍贵木材制作的框框里。大厅的地板铺着名贵的波斯地毯。天花板呈拱形，表面镀上金水，周围有几个烛

台悬吊在空中，每个烛台都有骆驼那么大！非洲部长们就在这里开了九天会。他们就坐的主席台是用红色大理石砌成的，就象拿破仑在残废军人疗养院中的坟墓那样富丽堂皇。主席台的地面用乌檀木铺制的，好象一面黑色的镜子，闪亮而光洁；几幅大型油画装点着大厅的四壁，进口处迎面的墙壁上有一幅用雪花石雕刻出来的巨幅非洲地图，不同的国家标上不同的颜色。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P.102—10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别 墅

我便绕着假山，在曲折的小径里闲走。假山不少，形状全不同，都只有我身材那样高，上面披着藤蔓，青苔；中间有洞穴，穴内开着红白黄三色小草花；脚下小径旁草玉兰还没有开放。走完小径，便到一间客厅的阶下，客厅的窗台相当高，纸窗中嵌的玻璃全被绘着花鸟的绢窗帘掩住，我看不见房内的陈设，我想这应该是上花厅了。在这窗下，在墙角长着一棵高大的玉兰树，一部分树枝伸出在梅花墙外，枝上还挂着残花。汤匙似的白色花瓣洒满了一个墙角，有的已经变黄了。可是余香还一阵一阵地送入我的鼻尖……

沿着墙往右边走去，我经过一个养金鱼的水缸，经过两棵垂丝海棠，一棵腊梅，走到一个长方形的花台前面。这花台一面临墙，一面正对着一间窗户全嵌玻璃的客厅。我知道这就是所谓“下花厅”，我那位朋友给我预备的临时住房了。花台上种着三棵牡丹，台前一片石板地。两棵桂花树长在院子里，像是下花厅的左右两个哨亭。左右两排石栏杆外面各放了三大盆兰花，花盆下全垫着绿色的圆磁凳。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上卷）—《憩园》P.214—21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晚饭后，他们马上乘坐黑色勃艮地轿车前往别墅。不一会儿就到了，司机为他们打开车门，海伦赞叹不已地看着房子。这古老的房屋一身雪白，前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就是皇帝的小行宫，有四层楼高，大门上面的二三楼都有宽敞的大阳台，四楼斜坡屋顶上，开着五个小天窗、其余的窗户都有巨大的竖框。

“还满意吗？”

海伦回过 头看看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也不知道该 说什么好，最后才费力地点点头。

“进去吧？”没等她回答，伯爵挽起她的手，拉着她匆忙走过花园，走上大理石台阶，她取出钥匙打开了大门，不敢相信似地望着门厅，大理石地板闪着冷光，四壁都有大柱子。她真渴望马上去看一看房子的其余部分，一间一间地去熟悉，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可她只能等到明天早晨 。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34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斯丹尼斯诺选择了座落在弗雷呷的白色悬崖别墅度蜜月。这儿真是太棒了。帕拉提奥的建筑风格。房子分上下两层，15套房间的主楼外边，有可以存放六辆轿车的车库。房顶盖着宽大的瓷砖，所有的窗户都是高级玻璃框架。别墅隐藏在地中海森林的深色柏树、伞松及生长茂盛的草丛中，看上去就象原始丛林中间的古城堡。不过，这只是从公路望去的情形。走近时，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整个环境培植得花园一般，有规格整齐的玫瑰花台，精心修剪的灌木和一盆盆栽着夹竹桃的花缸。甚至还有一间恒温的绿色房子养殖兰花。

另外，距离房子一百米处建有一个搭着尖顶帐篷的宽大游泳池。与别墅一样，帐篷的式样也是帕拉提奥风格。外面围墙的无数壁龛里摆着庄重的土瓷灰色动物。别墅内室中有着一间巨大的会客厅，装饰相当典雅，黑色家具光滑发亮。

那挨近悬崖建造的池子很大，圆形的、两端各有一个喷水

石，设计十分巧妙，使观赏者不由产生视觉上的幻觉；好象这池子除了对着海的那一面外，全都被一块耸立的大理石掩盖，而且比起下面的大海更显得平静，又似乎是大的一部分。

在池子和帐篷似的亭台之间有座古代遗迹雕塑，巨型阿波罗神大理石头像。从方位上看他在凝视对面海湾遥远的悬崖。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P.43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伊迪和巴哈蒂的别墅离海岩大约一英里。这是幢两层的楼房，四面都是大百叶窗。两扇精工雕刻的大门安装了白铜合叶。楼里有三间宽敞的房间，两个庭院，两间会客室，所有的装饰品都是精心选购的，非常雅致时髦。两间卫生间和浴室是用大理石砌成的，厨房的四面内墙也都有浅黄色的墙裙。每隔半年，整个屋子都进行一次粉刷和修缮，所以显得整洁明亮。

楼前是一个漂亮的小花园。漫步在花园里，一阵阵芳香迎面扑来，一幅幅百花争妍的美景映入眼帘，使你感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环境十分幽静，既不受邻居的打扰，又听不到路人的喧闹。小楼面临碧绿的大海，背靠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森林。侧面是那蜿蜒、洁白闪光的海滩。浪涛拍打崖岸的哗哗声和花树上鸟雀的啁啾遥相呼应，令人神往、陶醉。

〔坦桑尼亚〕穆·苏·穆罕默德《渴——坦桑尼亚小说选·渴》P.5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客 厅

小客厅里的一切是华丽的，投合着任何时髦女子的心理：壁上的大幅油画，架上的古玩，瓶里的鲜花，名贵的家具，还有，笼里的鹦鹉。

〔中国〕茅盾《子夜》P.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客厅十分宽敞。南北两边是全套酸枝座椅，当中摆着云石桌子，云石凳子。东面靠墙正中是一个玻璃柜子，里面陈设着碧玉、玛瑙、珊瑚、怪石种种玩器；柜子两旁是书架，架上放着笔记、小说、诗文集子之类的古书。西面靠窗子，摆着一张大酸枝炕床，床上摆着炕几，三面镶着大理石。炕床后面，是红木雕刻葵花明窗，上面嵌着红、黄、蓝、绿各色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客厅后面所种的竹子，碧绿可爱。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 1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小客厅被绿呢的长帷幔隔断了，那帷幔半开，看到那边天花板下，垂的电灯白瓷罩，点得雪亮，灯下一张圆桌，四周围了小圆椅，走进去看，正是一间特设的餐厅。这餐厅倒有外面大客厅那样大，除了这张圆桌，偏右有套大餐桌，椅左角，一架屏风，一个穿白罩衣的听差，站在那里等候支使。

〔中国〕张恨水《魑魅世界》P. 221，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戈登胡同门牌三十五号是温都寡妇的房子。房子不很大，三层小楼，一共不过七八间房。门外栏着一排绿栅栏。三层白石的台阶，刷得一钉点儿土也没有。一个小红漆门，门上的铜环子擦得晶光。一进门是一间小客厅。客厅后面是一间小饭厅。从这间小饭厅绕过去，由楼梯下去，还有三间小房子。楼上只有三间屋子，临街一间，后面两间。……

小客厅里收拾得真叫干净爽利，连挂画的小铜钉子都象含着笑。屋子当中铺着一块长方儿的绿毯子，毯子上放着两个不十分大的卧椅。靠着窗户摆着一支小茶几，茶几上一个小小三彩中国磁瓶，插着两朵小白玫瑰花。茶几两旁是两把橡木椅子，镶着绿绒的椅垫儿。里手的山墙前面摆着一架小钢琴，琴盖儿上放着两三张照像片儿。琴的前边放着一支小油漆凳子。凳儿上卧着个白胖白胖的小狮子狗，见伊牧师进来，慌着忙着跳下来，摇头摆尾的

在老牧师的腿中间乱窜。顺着屋门的墙上挂着张油画，两旁配着一对小磁碟子。画儿底下一个小书架子，摆着些本诗集小说什么的。

〔中国〕老舍《二马》P. 13—1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董事长家里宴会以后的“第二天”，蒂特已经经历过几次了。她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幼稚了，尽管在宴会以后的次日清晨，当她走进大厅里，她周身简直要发抖。在桌子上，在装着丝绒套子的沙发上，在各式各样的器物上，到处都是烟灰碟——每一只碟里都堆着雪茄烟和纸烟的烟头，擦过了的火柴棍儿，还有烟灰。酒瓶子和酒杯子底下胶粘地浸着泼出了的酒迹，窗帘和家具都发着烟草臭味，看着这一切，你简直不知道要从哪儿来着手收拾。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 49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他要那些下人到厨房去，说是他会“吩咐立刻给他们弄点东西吃吃”。同时领那些先生走进前门。他们来到一间用草垫铺地的门厅，图片几乎一直贴在顶棚；穿过门厅，他们又被领到一间大客厅，壁炉里烧着熊熊的炉火；总的看来，这是个最为赏心悦目的屋子，等你仔细看过那些摆设后，这种生气勃勃的印象仍然不会减色。屋里并没有什么富丽堂皇的气概，但是，处处都显得风味别具——不同凡响的风味——你可以说，是种旅行家、学者、绅士的风味。墙上挂着一套意大利的风景画，每张画都是真正的艺术品；是经过行家挑选的画；这些都是真品、名品。即使借着烛光看去，也是令人神往：明朗的天，衬着蓝色的柔和远景，在眼睛与小丘间抖颤不息，鲜艳的色彩，巧妙集中的光与影。画的都是田园生活，景色全是阳光满溢。沙发上还有一只吉他和几张乐谱；一些玉石，贝壳，美丽的小摆设；壁炉架上摆着一套希腊瓶；两只精致的书架里，书籍摆得井井有条。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 4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林佩斯路和沃克斯荷桥路平行，是一条又长又宽又直的大路。房子都是一个样子，很结实，有一个大门廊，抹上灰泥显得很脏。这些房子可能是建来供伦敦城有声誉的人们居住的，但是这条街已经日渐失去其重要性，要不就是不曾吸引到象样的房客；它那衰败了的体面仪容呈现出一副萎靡不振、破烂不堪、行将解体的可怜相。有如家道中落的人，现在喝醉了酒，仍神气十足地在叙说青年时代的社交排场。德列菲尔德家住的屋子粉刷成暗红色，德列菲尔德太太把我领进一道狭窄的、阴暗的走廊，打开一个门，说：

“进来吧，我去告诉特德说你来了。”

……我进入起居室，屋里的家具好象都是来自拍卖行的货色。沉重的丝绒窗带着宽阔的缘饰，全是环扣和花彩；一套金色灿烂的椅子盖上黄缎椅罩，上面点缀着许多纽扣似的东西。房子中央放着一张上面放有大垫子的椅榻。几个镀金的珍品柜，里面陈列着许多小物件、瓷器、牙雕人物、木刻、印度小铜器；墙上挂着画有高地峡谷、麋鹿和游猎仆从的大幅油画。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 142—14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居 室

芸的房间并不十分大，不过很清洁。一盏清油灯放在那张临窗的乌木书桌上，左边案头堆了一叠书，中间放着小花瓶、笔筒、砚台、水盂等等东西，此外还有一个檀香盒子。一张架子床放在靠里的右边角落，斜对着房门。靠房门这面的墙壁安了一张精致的小方桌和两把椅子。方桌有一个大花瓶和一些小摆设，靠里即是正和书桌相对的墙边，有一个半新式的连二柜，上面放了镜奁等物，壁上悬着蕙的一张放大的半身照片。

〔中国〕巴金《秋》P. 1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房间里陈设很简单：一张大的架子床横放在中间，把房间隔成两部分。帐子垂下来遮住后面一部分的地位，但床头留了一些空间让人从这里进到后面去。靠着窗放一张书桌，一个书架，此外还有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凳子。

〔中国〕巴金《雾·雨·电》P.3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这里是开窗面山的一间屋子，除了所谓竹制的凉板板而外，其余全是大的缸，小的瓮，还有竹簍子竹萝等，堆得只有一个人侧身走路的空档。这些里面所装的，液体的油，和细粒的胡豆、花生米，成叠的纸张，火柴盒，洗衣皂，屋梁上也不空着，悬了灯草和咸鱼。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174，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这是一间很普通的单身教师宿舍。窗台上，一盆素雅的兰草，一盆秀气的文竹；五斗橱的顶板上，摆了座少女半身石膏塑像；床头柜的花瓶里，插了两根一米多长的孔雀尾翎。这些陈设，使得这个小小的房间，洋溢着朴实典雅的艺术气息。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房子非常凌乱，一些破旧的书报躺在床上和地板上，屋角一个脸盆里盛着一堆烧过的纸灰。床头的藤箱开了口，里面臃肿地堆了些旧衣服。房里的东西似乎比平日少了些。

〔中国〕巴金《雾·雨·电》P.4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安公子住的那房子，虽是三开间，却是前后两卷，通共要算六间。金玉姐妹在东西间分住。屋里的装修隔断，都是一样。只东屋里因作新房，那张合欢床，规矩设在靠南窗，便把两卷打作

通连，勾出北面来摆妆奁、安座落。张姑娘这屋里，却是齐着前后两卷的中缝，安着一溜碧纱橱，隔作里外两间。南一间算个燕居，北一间作为卧室。何小姐到了这屋里，便和张姑娘在外间靠窗南床上坐下。早有华妈妈、丫鬟柳条儿送上茶来。何小姐一面喝茶，留神看那屋子。看床上当中一般的摆着炕案、引枕、坐褥。案上一个阳羨沙盆儿，插着几苗水仙，左右靠墙，分列两张小条案儿。这边案上随意摆两件陈设，那边摆一对文奁，地下顺西墙一张撬头大案，案上座钟瓶洗之外，磊落些书籍法帖。案前一张大理石面小方桌，上面摆得笔砚精良，左右两张杌子；北一面靠碧纱橱，东西两架书橱儿。当中便是卧房门。门上挂着葱绿软帘儿，门里安着个线折榻子，榻子上嵌着块大玻璃，放着绸挡子，却望不见卧房里的床帐。又见那外间，满屋里贴落的图书四壁。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经读过几年书，自从奔走风尘，没那心兴理会到此，如今心闲兴会，见了许多字画，不免赏鉴起来。一抬头，先见正南窗上槛，悬着一面大长的匾额，古宣托裱，界画朱丝，写着径寸来大的四角方的颜字。何小姐要看看是何人的笔墨，先看了看下款，却只得一行年月，并无名号。重复看那上款，写着老人书付骥儿诵之，才晓得是公公的亲笔。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92—49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紧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5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陈本南下楼来进了房里，闻见喷鼻香。窗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镜台，墙上悬着一幅陈眉公的画，壁桌上供着一尊玉观音，两边放着八张水磨楠木椅子。中间一张罗甸床，挂着大红绸帐子，床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头边放着熏笼，床面前一架几十个香櫟，结成一个流苏。房中间放着一个大铜火盆，烧着通红的炭，顿着铜铫，煨着雨水。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604—6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凤姐儿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见他娘儿们正说笑。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幅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

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那板儿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锤子要击，丫鬟们忙拦住他。他又要佛手吃，探春拣了一个与他说：“顽罢，吃不得的。”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板儿又跑过来看，说“这是蛭蛭，这是蚂蚱”。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552—5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了，只留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鬟为伴。秦氏便分咐小丫鬟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1—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原来那正房，却是褚一官夫妻住着，只见屋里也有几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几件簇新的陈设，只是摆得不伦不类；这边桌子下，放着点子家伙吃食；那边桌子上，又堆着天平、算盘、帐本子等类。邓九公道：“他这里闹得慌，咱们到我那小屋儿里坐去。”便让老爷出了正房，从西院墙一个屏门过去，只见当门竖着一个彩画的影壁，过了影壁，一个大宽展院落，两棵大槐树，不差什么就遮了半个院子，也堆着点子高高矮矮，不成文理的山石，也种着几丛疏疏密密，不合点缀的竹子；又有个不当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间，也都安着大玻璃。一进屋门，堂屋三间，通连东西两进间。邓九公便让安老爷在中间北床坐下，公子在靠南窗坐下。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22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红屋子是备用的屋子，难得有人在里边过夜；真的，我可以说明从来没有睡，除非是偶尔有大批客人拥到盖兹海德府，才有必要利用里边所有的设备。然而，它却是整所房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屋子，里边摆着一张有粗大的桃花心木架子的床，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象一个帐篷似地立在屋子中央。两扇巨大的窗户，窗帘永远垂下，也用同样料子做的花彩和窗帘半掩着。地毯

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一块鲜红的桌布。墙是淡淡的黄褐色，稍微带点儿粉红色。大柜、梳妆台、椅子都是乌黑油亮的老桃花心木做的。在周围这些深色的陈设中，床上的褥垫和枕头堆得高高的，蒙着马赛出品的雪白床罩，白得刺眼。同样醒目的是床头边一张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前面还放着一张脚凳，我想，它看上去就象一个苍白的宝座。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1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至于寡妇的卧房，从住了三个月起，直到她又倒了楣不得不离开的那一天为止，永远乱七八糟，无论怎样描写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大靠椅变做猫儿的床铺；有时金丝雀放出笼子，把所有的家具画满标点符号。好心肠的寡妇到处放着喂鸟的栗子和菜叶。缺角的碟子里摆着猫儿的点心。衣服鞋袜四下乱丢。满屋子都是一派内地气息和追念亡人的气息。勃里杜的遗物全部郑重其事的保留下来。对于他交房用具的重视，不亚于中世纪骑士的寡妇对待亡夫的刀剑。我们单看一桩小事就能领会这个女子的心意多么动人。她包起一支笔，加了封，外面批上一句：“我亲爱的丈夫用的最后一支笔。”他喝最后一口水的杯子供在壁炉架上，用玻璃罩罩着。这一类供奉遗物的玻璃罩上面，以后还堆上睡帽和假头发。勃里杜过世之后，三十五岁的年轻寡妇就不再修饰，更没有什么女性的风韵。阿迦德唯一熟悉，敬重，心爱的男人从来没有给她受过气，丈夫一朝撒手而去，阿迦德便忘了自己是个女人，对样样东西都无所谓，也不再打扮了。夫妇生活的幸福，女人家的风情，都放弃得乾乾淨净。有些人为了爱情会把自己的生命移在另一个人身上，失掉这个人就活不下去。阿迦德只能为了孩子而活着，如今眼看自己破了财要害他们吃苦，心里不知有多么悲伤。她一搬到玛萨里纳街，面上另有一副凄凉的情调，令人感动。她的确对皇帝有所指望，但拿破仑除了已经帮的忙以外，也不能多出什么力；他的私库既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还补助每

人六百法郎一年。

〔法国〕巴尔扎克《搅水女人》P. 15—1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他家住的是三间简陋的房间，在一栋二层楼房里，门牌302。一进大门就是楼梯间，那里老是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刮风时还发出可怕的响声。第一层有两套住房：一号和二号。他们住的是三号，在楼上。这是一个年久失修的房间，说得好听些是餐室，其实既当会客室又当卧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床，床上挂着帐子，还有老式的带枕沙发、老式的椅子和一个餐具柜，柜里都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玩意儿。床与柜之间，勉强放了一张桌子。詹姆斯和彼得的卧室，和这个房间是连通的，卧室中间也是一张挂帐子的床，靠墙有老式的洗手盆，两扇破旧的落地长窗通向不结实的木结构阳台。安德鲁、丹内和菲利普睡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那儿放着两张床、一个五屉柜，屋里空气很不好，还有汗臭味。

〔南非〕理查德·里夫《紧急状态》P. 54—55,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萨戈看到迎面的墙上有一幅老年妇女的照片，其余的空间都摆满了书，装订得十分精致，而且都一模一样……房间里有一种过份讲究的气氛，使得萨戈没法马上坐下。尽管室内有一把轻金属架的帆布椅子，有白色弗米加塑料贴面的矮咖啡桌以及几个带有立体派图案的小靠垫，萨戈还是像进入了一个古老而沉闷的世界。钢琴上摆着一对烛台，插着红蜡烛……钢琴上铺着一块椭圆形罩布，上面也有一个镜框，是他双亲的照片……钢琴上还有几件很特别的摆设和一尊佛像……戈尔德室内有一个假壁炉……钢琴上用的灯罩是一个奇怪的十字形木匣子，涂着黑漆。壁炉上也有一个和它一样的作品，纯粹用于装饰。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痴心与浊水》P. 281—282,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陈 设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黑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象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嫋嫋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象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褙，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

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象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钱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的姿势，异样地直立着。台灯的古铜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与政治》。

〔中国〕茅盾《创造》，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西斜的阳光，射在风火墙的马头上；强光返照，倒使得张家正厅楼上那几间房里，似乎更加明亮。而且南风也动了，悠然直入，戏弄着恁少奶奶大床上那顶珠罗纱蚊帐。窗前，衣橱上的镜门象一个聚宝盆似的，正在吐放万道霞光。

构成“两岸峭壁”的箱柜，好象正欲沉沉入睡，忽然它们身上那些白铜附属品轻轻地鸣响起来了；接着，门帙也飘然而开，伴着小引儿的唤姑姑的声音，奶妈抱着小引儿先进了房。

〔中国〕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P.3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只见这几间房内收拾的与别处不同，竟分不开间隔来的。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正圆珲●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一榻一榻，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其榻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团锦簇，剔

透玲珑。倏尔五色纱糊就，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系幽户。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38—2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房间很宽敞，窗外是一条小河，室内陈设应有尽有，有布哈拉地毯，还有摆在地板上的古色古香的大瓷花瓶。在漆得锃亮的书架上，摆着从海外搞来的小摆设、神像和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玩意儿。这些东西一件紧挨着一件，以致几乎看不到书籍了。低矮的圈椅样式也很时髦，旁边是一张带几个活动抽屉和格板的雕花写字台，由于时间久远颜色都发暗了……扎马勒·布里巴耶夫正躺在大沙发上，枕着几个大鸭绒枕头，枕套是五颜六色的大花布做的——这也是时髦的玩意儿。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67--68，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在伦敦，我把她带进了我的家——故意建造起来的极端虚伪的巢穴，一切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檀香，龙涎香，鸵鸟的羽毛，象牙和乌檀的雕刻，还有琳琅满目五彩缤纷的种种照片和画幅，扬起帆很象鸽子翅膀的河里的小船，红海山间的夕阳，冉冉行进在也门边境沙丘上的驼队，库尔德凡的橡树，赞地、努维尔·沙尔克莱部落的裸体少女，赤道上的香蕉园和咖啡园，努拜地区的古庙等等。此外还有装潢精致的阿拉伯文书籍，封面都是用库法体书写的，波斯地毯和玫瑰色的帷幔，墙壁四周悬挂着几面大镜子，墙角上装着彩灯。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P.12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书 房

在李槐英的又像书房又像绣阁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灵巧的小古董玩意。玻璃书柜里面是一套套的精装的英文书，书柜的顶端摆着一盆翠绿的枝叶茂盛的文竹草。雪白墙壁的四周，悬挂的是几幅西洋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镶在一个淡绿色的镜框里，挂在小铁床上面的墙壁上。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49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西门德见这间小书房，布置得很整洁，两只竹书架，各堆着大半架新旧书，有两张沙发式的藤椅，铺了厚垫子，还有一张长的布面沙发，沙发上还有个布软枕，就想到虞老太爷的儿子，颇为老人的舒适设想。一张红漆写字台上，除了笔砚而外，有一瓶鲜花，一盒雪茄，一把紫泥茶壶，一盘拂手，糊着雪白的墙壁，只有一副对联，悬在西壁，写的是“乾坤有正气，富贵如浮云”十个字。正壁也只悬了一轴小中堂，画着墨笔兰石。北壁下面是藤椅。一副小横条，写了八个字：“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下款书“卓斋老人自题”。

〔中国〕张恨水《魑魅世界》P.248，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米拉比多夫的书房宽敞明亮，硕大的窗户朝着安静的、行人稀少的街道大开着。跟多姆拉的书房一样，摆着不少书柜。舒库罗夫跟着岳父一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占去半面墙的大地图。这张地图也跟多姆拉沙穆拉多夫桌上铺着的那张一模一样，清晰的红色和蓝色线条一直从上通到下，从北方的绿色森林通到被黄色沙漠环绕的蓝色咸海。但是这上面的空白处既没有问号，没有惊叹号，边上也没有秀气的阿拉伯字母。就在地图上挂着一支褐色的杏木两弦琴——杜塔尔，上面镶嵌着雕琢精细的象

牙装饰。舒库罗夫知道，岳父常常弹它，是个超群出众的琴手。但是这件匠心独具的摆设，跟这幅课题重大的地图是何等风马牛不相及呀！舒库罗夫不由得感到暗自好笑。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48—49，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乐 室

至于说到我本人，各位都知道我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视力，一种听见任何声音同时便看见相应形象的奇异禀赋。所以，帕格尼尼每拉一弓，我眼前都出现各式各样的人物和景象，仿佛他用一种有声象形文字，向我讲述无数惊人的故事，仿佛他在为我演出五彩皮影戏，而在每出戏中，他都拉着提琴，担任戏中主角。在他拉第一弓时，他周围的布景就变了。转眼间，他站在了一间明亮的屋子里，面前立着谱架。屋里陈设显得凌乱而有趣，家具一律为矫饰的蓬巴杜款式，满屋是小镜子，镀金的爱神塑像，中国瓷器，胡乱扔着的绶带、花环、白手套，撕碎了的金黄色花边，以及用金银纸做成的假珍珠和假金刚钻等等，总之，在一位歌剧皇后房中能见到的一切，这儿应有尽有。

〔德〕海涅《帕格尼尼》，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厨 房

往日看电影，总觉美国人把厨房的设备，过分夸张得干净，及至走来一看之后，才知道影片上所布置的厨房，还极其平常。这里的墙下半截，都是瓷砖面的，不带一点灰尘，地面是水泥铺的，光滑平整。这里正是钱公馆厨房的西餐部，桌案碗橱，一律是白漆漆的，那玻璃的橱门，透露出里面的大小听盒，猩红碧

绿，精美的装潢着。只看那装潢上都印着外国字，可知这全是些舶来品了。灶的墙壁，也是白瓷砖砌的，煤炭都在灶里面燃烧着，不把那漆黑的面孔向人。碗橱的对面，一个玻璃格子，里面几只大小玻璃缸，盛着红红绿绿的水果，尤其是东北苹果、台湾香蕉、烟台梨，这几项都不是重庆所能得到的东西，却不知会怎样新鲜的摆在这里。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170，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阳 台

我们来到室外的露台上，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露台沿着昂热拉这套显然十分宽绰的房子向两边伸展，肯定比住房还要大出三分之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露台，也没见过在露台上种了那么多的鲜花，而且培植得又都那么可爱。露台上象房间里一样，摆了不少家具，有躺椅、桌子、藤椅。露台的一角支着一顶巨大的遮阳篷，四周都有座位。此外，还有一架好莱坞式的秋千。地面是用蓝白两色的瓷砖铺成的。昂热拉住在大楼的最高层，所以外人是看不清这个露台的，可是有一边还是装了一道高高的白色木栅栏，是用木板条交叉钉起来的，但却看不出是木头的，因为木板条上爬满了常青藤、白花绿叶的素馨和九重葛，这后一种是长满刺的攀缘植物，叶子翻卷成椭圆形，开的花是红、紫、橙三色混杂的。这些植物根就生在下面用木板隔成长条的土壤中。此外还有一些大肚子陶罐，我想就是那种有人称之为阿里巴巴式的陶瓷水罐。里面种了好多紫色的牵牛花和红、白、蓝色的天竺葵。这些阿里巴巴式陶罐的侧面都开有小口，看上去象是一只只小口袋，从这里面又冒出许多各种颜色的小玫瑰花。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96，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三十、工 厂

工 业 区

扎切普梁卡的居民，大部分是纯朴的人，或者如大学生米考拉所说的那样，是正经人，勤劳的炼钢工人，是那些一辈子白班、夜班轮着干的人。镇子的一边，是一个波光粼粼的河湾，另一边，一座外壁剥落的灰白色教堂，矗立在集市上。那是一座古代的哥萨克教堂。在镇上各家的窗户前，在一个个樱桃园的背后，在第聂伯河彼岸，每天夜里都望得见炼钢炉的火光。那是火山喷发似的一片红光。钢铁就在那里诞生。每一次，当那一片火光从工厂上空冲起，那炽热的钢渣似急流般从陡坡上倾泻而下时，那天空就似乎显得更高、更深邃了。

城市上方的天空是黄褐色的，工厂冒出的浓烟也是黄褐色的。

午夜，当夜班工人的自行车吱吱响着向工厂方向驶去，而扎切普梁卡经过白昼的操劳，终于沉入了梦乡、一弯微微发绿的新月高挂在辽阔的上空时，那座教堂孤零零地处在一片寂静中，在充满洋槐花香、不似黑夜而更似白昼一般明亮的月夜中沉思地矗立着。这种白昼似的夜色，是非凡的，它仿佛被教堂的雄姿所迷住了，被那与教堂和谐地联结在一起的、一层层向高处升去的圆顶，被那无声的音乐、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轮廓所扰动了。那月夜，满怀着一种解开远古之谜、破译时代密码的隐秘愿望。对于它来说，这座教堂依然响彻着远古时代的音乐和大祭时潮涌般的响声，回响着东正教徒们做弥撒时的祷声、对天主的赞美声和渴

望赎罪的祈求声，它依然充满着曾经在这儿声泪俱下地忏悔过的种种罪恶和曾使人们如痴如醉的希望和激情。

工厂炼出一炉炉钢水，冲起一阵阵火山爆发似的大片红光，深邃的天空仿佛顷刻间苏醒过来了，喘息、搏动起来了。每天夜里，天空中那一片红光的返照都落在教堂的外壁和它的圆顶上。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郁、在睡眠中未能使筋肉恢复疲劳的人们，一听见这吼叫声，都象受惊的蟑螂一样，从灰色的小房子里跑了出来。在寒冷的黎明中，他们沿着从未铺修过的道路，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射着泥泞不堪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负的模样等待着他们。污泥在脚下噗哧噗哧地响着。睡眼惺松的人们的嘶哑叫喊声不时传了过来，怒冲冲的粗野谩骂声划破寒冷的空气，而迎面刮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机器的低沉轰鸣声和蒸汽的嘶叫声。

高高的黑烟囱，象一根根粗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样子阴沉而严厉。

傍晚，太阳落山了，它那血红的余辉在家家玻璃窗上疲倦地闪烁着，——这时，工厂从它的石头胸腔里把人们象废渣一样抛了出来。他们满脸污黑，一身油烟，散发着机油的臭味，露着饥饿的牙齿，又沿着老路走了回去。这时，他们的声音里已流露出一点生气，甚至有一股高兴劲儿——因为这一天苦役般的劳动总算结束了，到家能吃上一顿晚饭，而且可以休息。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精力。在一生中又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接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眼下还能休息和尝到烟雾弥

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也就心满意足了。

〔俄国〕高尔基《母亲》P. 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他们渐渐接近了预定前往的地方。河水变得浓厚浑浊了；从那里开出的别种船只时时在他们身边驶过；煤渣铺成的小径和炫目的砖舍，标志出一个大工业城市的近郊；零零落落的大街和房屋，远处熔炉冒出的黑烟，说明他们已经到达了市外。现在，团团簇簇的屋顶和层层叠叠的建筑，在机器开动中发抖，并且还隐约地反应出他们的尖叫和震荡的声音；高耸的烟囱喷出一种黑色的薄雾，在屋顶上飘成浓密和可厌的乌云，使天空充满了阴沉的空气；打铁锤子的铿锵声，繁华街道和喧闹人群的吼声，越来越强大起来了，直到最后，不同的声音糅杂成一片，再分不清楚它本身是什么声音，这一切宣布他们的旅程告终。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 40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他们站在那儿的时候，夕阳开始西下，西边的天空变成血红，所有的屋顶都像着了火一般，可是约吉斯和奥娜根本没想到日落——他们都背朝着它，他们的心已飞到了罐头镇上，这个镇远远望去，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那些建筑物的轮廓映着天空，黑魆魆的十分清晰；还有大烟囱东一处西一处地耸立在一片建筑物之中，冒出来的烟象河流似的滚滚流向世界的尽头。这烟的颜色变幻莫测；在夕阳的映照下，它带着黑、棕、灰、紫诸般颜色。这地方的一切肮脏痕迹都消失了——在朦朦的暮色中它的景色是力量的象征。这对情侣站在那里看着它渐渐被黑暗吞噬，觉得它仿佛是一个美妙的梦，关于这个梦境有种种传闻：人的力量，已取得的成就，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和自由。生活、爱情与欢乐。

〔美国〕辛克莱《屠场》P. 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工 厂

工厂第一道尖厉的汽笛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接着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别的汽笛也渐次呜呜地叫了起来。那嘶哑的、持续不变的音响传到了四面八方，就象一群恶狠狠的公鸡在歌唱，用它们的铁嗓子，呼唤着人们去上工。

有着高大的黑色身躯和细长脖子的烟囱、耸立在雨雾中的大工厂，也慢慢苏醒了，不时吐出一团团焰火，呼吸着一团团烟雾，表明它还活着，并且正从依然笼罩着大地的黑暗中活动起来。

〔波兰〕莱蒙特《福地》P.3，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有一次，她在法国参观一个铁厂。当她的车子在蓝宝石色的天空底下穿过密林和草地，从高处往下行驶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充满黑烟和一团团白色蒸气的深渊，听见机器发出的一片隆隆声、轧轧声和喷气声。接着她看见一些炉子，象中古时代碉堡的塔楼一样，它们喷着火焰；她看见那些以闪电般速度在旋转着巨大的飞轮；看见那些在轨道上自动奔跑的高大的金属机器；看见烧到了白热程度的铁水和半裸体的工人们，他们看来象金属制造的立像，脸色是阴森森的。更重要的是血红的火光、轮子的滚动、风箱的呻吟、锤子的闷响和汽锅的不耐烦的呼吸，以及脚下那受惊的土地的震颤。

〔波兰〕普鲁斯《傀儡》P.6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安在头顶上的一分钟转四百转的大轴杠，就象电光似的飞快地转动，挂在它上边的三英寸宽的皮带，就象一条长蛇似的咬着一根小轴杠缓缓地转动。

丝织厂里的调丝机哗哗地响着，卷着从丝管里淌出来的丝。洗涤场是个很大的水池，从它上边一个水管里淌出来的水，就象

瀑布一样向外喷泻。女工们头系白手巾，围坐在水池旁边洗着丝。

新修起来的纺织厂，长有二百公尺，宽有三十公尺。那长长的纺织机，在宽大的纺织车间里排着两趟，发出巨大的声响。几百名女工的手，在纺织机上飞舞着。机器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站在旁边的人，若是不大声说话是听不见的。机器震得脚底下的地直颤动，机器上的轮子就象搥风机似的飞旋着。

〔朝鲜〕李箕永《故乡》P.3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外面，大雪纷纷扬扬地下得正欢。一股寒风从敞开的窗门吹进屋里，吹得电灯象只蝴蝶飘来荡去。风雪中，工厂转炉那燃烧着的红色炉火隐约可见。工厂四周泛起一片青光，象穿云驾雾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工厂机器的运转声压倒了风雪的呼啸声，象是一首工人們的合唱曲，雄壮、嘹亮。

〔朝鲜〕边熙根《冬夜的故事》，选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上册P.77，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车 间

机械加工车间的两扇大门，过了夏天就常打开了。大门上开了扇一人高的小门，人们都从这儿进出。这个小门上装着弹簧，打开以后会自动关闭，因此车间里的声响在外面听来就很微弱。可是从小门一跨进车间，就立即投身到了一个声音的海洋中，马达的嗡嗡声，皮带的滑动声，各种刀子切割、刨削、钻镗金属的声音，刀子和砂轮接触的声音，金属撞击相碰的声音，吊车来往的隆隆声，压缩空气的嗤嗤声，各种齿轮咬接传动的轧轧声；尖厉的，粗钝的，浑厚的，洪亮的，短促的，间歇的，持续的，突然迸发的……各种各样的声音，一齐向你涌来，把你淹没。置身在这样的声、光、热、力的劳动海洋里，一个人心里会油然而产生

一种劳动的庄严感，感情上也会起到一种净化作用。

这是一座跨度很大的厂房，吊车梁到地面有八九米的距离，两旁都是落地玻璃窗，所以车间里显得非常宽敞明亮。各种机床，有的按工种排列，有的按照零件的流水线排列。有些机床上插着流动红旗。吊车横梁上挂着醒目的大字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中国〕焦祖尧《总工程师和她的女儿》P. 85，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他被带到了生产钢坯的转炉车间——这是一个圆顶的巨大的建筑，有一座剧院那么大。约吉斯站在相当于剧院楼座的地方，向对面望去，在舞台那边，他看到三个大锅，这锅要是拿来煮粥大概也足够喂饱整个地狱里的全部魔鬼了；锅里装满了白色的耀眼的熔液，沸腾翻滚，简直象锅底埋着火山的喷嘴；在这里任何人都必须大声叫喊才能让别人听见他的话。大锅里的液态的火焰还常常从锅里窜出来，象炸弹似的落在地上迸开；可是工人们却在那里干着活儿，而且看来仿佛全都毫不在意，约吉斯看到这情景，几乎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忽然间一声口哨响，一台小机车从舞台上开过来，把一车东西倒在一只大锅里；然后又一声口哨，台下的一台机车朝台边倒退过来，转眼间，简直象完全出人意外，那口铁锅向外一歪，一股翻滚着的嗤嗤发声的火浆便突突地流了出来。约吉斯以为这是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不禁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一根和烈日一样耀眼的白色的火柱，象森林中的一株大树一样在倒了下来。立即一大片火花布满了整个车间，车间里的一切全被火花淹没，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约吉斯从手指缝里望出去，只看到从那大锅中倾注出如瀑布一般的一股熊熊的烈火，发出一种非人间的白光，令人不敢正视。在这火流的上面是一道火焰组成的霓虹，一溜蓝，一溜红，又一溜金黄的色彩；可是那火流本身却始终是这样一种难以名状的白色。它就是生命的

河流，仿佛是来自某一个奇异的世界；它使你的灵魂一见到它不禁骤然飞起，迅速地、毫无抗拒地飞回到它那里去，一直飞回到美和恐惧同时存在的遥远的国土。

〔美国〕辛克莱《屠场》P. 2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在洒满羊毛雪花的白白的纺纱车间里，弥漫着透过屋顶照射下来的一派日光，虽然这里震耳欲聋，却显得异常宁静。

所有的机器都在疯狂地运转，好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可是它们屏气凝神，没有喧闹；有时候，仅仅传来驱动轮的一阵短暂、尖厉的嘎吱声，过后就沉寂了。这驱动轮虽然上了橄榄油，在千万次震动中，还是常常断裂；此时，那断裂的响声，往往就象一阵暴风雨似的，在机器上轰隆掠过。

抖动的黑皮带和传动带就象一条条大蛇，你追我赶，不断噬咬响着，一忽儿窜上天花板，一忽儿落到闪闪发亮的轮子上，然后又沿着墙壁扶摇直上，飞过天花板，返回地面，两面围住穿过车间的长长的甬道，仿佛一条条在疯狂跳动着黑色的带子。沿着这些黑带子，隐约可见宛如史前时期的怪鱼骨架一样的纺织机的运动，它们斜着向前移动，用它们白色的牙齿咬住了羊毛线轴后，随即带着线轴后退，在自己身后抛出几百条毛线。

女工们好象一个个被钉在机器上，她们死盯着线纱，机械地挪动着它，一忽儿跟着机器跑动，一忽儿退了回来，闪电般地迅速接上断了的线纱，对自己身后的一切，似乎又聋又瞎，全神贯注于这头猛兽的运转。……

喷雾器一刻不停地工作，微微颤动着的水雾象条条彩虹似地喷出来，溅落在机器、人、一堆堆雪白的毛纱、成千上万个梭子上；梭子不停地旋转着，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在从上方射下的耀眼的日光照射下，象成千上万个在粉红色的、明亮的灵光中转动着的白色陀螺一样。

〔波兰〕莱蒙特《福地》P. 668，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屠 宰 场

在抵达市镇前一小时，他们这伙人注意到周围的气氛起了使人困惑的转变。天空越来越暗，地上的草仿佛失去了青色。电车越往前进，一切东西的颜色也变得越污黑。田野都呈焦黄色，景色荒芜凄凉，毫不悦目。除了越来越浓的烟雾外，他们又开始注意到另外一种现象：一种刺鼻的陌生气味。他们说不出这股气味算不算难闻；有人也许会说这种气味令人作呕，但是他们的嗅觉还不够灵敏，只知道这种气味很奇怪。这时候，他们坐在电车上，心里明白正往这股气味的发源地进发——而且还是从立陶宛千里迢迢地赶来的。它已不是从远处传来的淡薄气味，你只是偶尔闻到几阵；你现在不仅可以闻到它，而且还可以真正地尝到它——你几乎可以把它抓在手里，随意研究观察。人们对它的意见各不相同。它是种原始的气味，很生硬；它也是种浓烈的气味，几乎有点臭，强烈得刺鼻。有人把它当作麻醉剂来饮用；也有人用手帕捂住自己的脸，这些新来的移民依旧在品它的味道，心中把握不定，就在这时，电车突然停了，车门一下子打了开来，有个声音喊道——“屠场！”

他们下了车，站在街头张望；在旁边一条街上，有两溜砖房，砖房当中是这样的景色：六个大烟囱，象最高的建筑物一样高，几乎碰到了天空，从这些烟囱里冒出来六股油光光的、漆黑的浓烟。这烟仿佛是从地心冒出来的，那儿的火已经烧了几个世纪，至今尚未熄灭。它来势凶猛，仿佛连自己也身受其害，把一切都赶到前头，是一种不断的爆炸。它是无穷无尽的；你瞪眼看着它，等它停止，但它依旧滚滚而出。它在高空化成大堆的烟云，翻腾、旋卷。然后，它又凝聚成一道宽广的烟河，在空中流散，象是给大地覆上一块黑色的尸布，极目望去，简直看不到尽头。

接着，这伙人已意识到另外一样奇怪的东西。这跟气味一样，也是种原始的东西，它是一种声音——由千万个小声音汇合

成的声音。一开始你简直不会注意到它——它渗透到你的意识里，引起你细微的不安。它宛如春天蜜蜂的嗡嗡声，也象风吹树林的簌簌声；它象征无止境的活动，象征一个在行动中的世界所发生的响动。只有经过一番努力，你才能听出这声音是一群动物发出来的，它是上万头牛在远处的鸣声，是上万只猪在远处的叫声。

〔美国〕辛克莱《屠场》P. 3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次日清晨，我离家前往“最大的爱国屠宰公司”。我摇头晃脑，嘴角老挂着一丝微笑，这笑容像是印上去的，步伐轻快地向公司走去。这一切都为了竭力装出一副某企业主或某家大公司跑街的模样。

到了公司，迎面的门上挂着一排排整只的牛羊。在剥了皮的身上打着一个个红印章，仿佛是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勋章。

我看见屠夫们站在“尸体”的旁边，舞动着手里的剔肉刀，把整只的牛羊剥开，肋条、四肢按类扔在近旁，东一堆，西一堆，垒得像山一样。

我目睹这种景象，站了片刻。这时，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是置身于厮杀流血的战场上呢，还是在屠宰场？

我鼓起勇气从挂着的牛羊中穿过，闯进了大门。生肉的气味钻进了我的鼻腔，引起我一阵恶心。

我问老板在哪儿，人们告诉我说在办公室里。过来一个小伙子给我领路，他身穿一件染有血污的长衫，手里握着一把剔肉长刀，很像刽子手的屠刀。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成功》P. 18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屠宰场座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沉的小屋，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有风

吹过，就从里面送出闷人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四下里一片阴暗，看不见那些小屋，老是撞着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的话互相骂着。普洛科菲也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和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气味。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里我觉着好像在血地里走来走去似的。

〔俄国〕契诃夫《我的一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5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就在这时候，一声极其可怕的尖叫钻进了人们的耳朵；那些参观者都吓了一跳，那班妇女更是吓得面无人色，往后退缩。紧接着是一声更响、更痛苦的尖叫——因为一只猪只要一踏上这个旅程，就决不能生还，到了轮子顶上，它就被转入高空吊运系统，向房间下面滑去。与此同时，另一只猪又送了上去，跟着又是一只，又是一只，到最后就有两排猪高悬空中，都只吊住一只脚，其他几只脚疯狂地乱踢着——同时狂叫不已。这阵叫声真是可怕，有震破鼓膜的危险，你会担心这个房间可能经受不起如此巨大的声浪的冲击——担心墙壁会坍下来，天花板会裂缝。有高声尖叫和低声尖叫，有哼哼声，有痛苦的号叫，偶尔也有暂时的静寂，跟着又重新发出一阵叫声，比前更响，到了震耳欲聋的顶点。参观者当中有些人已经受不住了——那些男的面面相觑，不安地傻笑着，那些女人则捏紧了拳头，脸色变得血红，眼里噙着泪花。

〔美国〕辛克莱《屠场》P.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矿 区

立春后的一个傍晚，太阳从石龙山顶落下，彩色的晚霞把工

地抹上了一层金光。夜色的帷幕慢慢拉开了，电灯猛地眨了眨眼，整个工地立刻亮起来。千万盏灯光，从山沟深处的炸药库，一直延绵到望不到边的、连接隧洞的、正在开挖的主干渠，结成了一条蠕动的火龙……沿石龙山并排的五个斜井井口、碴场、被探照灯、碘钨灯一照，如同白昼。巨大的光柱、电焊的弧光在空中显得分外耀眼，远远看去，象朵朵金花。

工程在突飞猛进，汽车、拖拉机满载施工急用的炸药、水泥、钢筋，打开雪亮的车灯，顺着蜿蜒的山间公路，向井口鱼贯驶去。各种音调的喇叭，同空气压缩机、卷扬机的欢叫，汇成了一曲动人的工地交响乐。

〔中国〕李德复、卫士洪《地下长龙》P.152，湖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虽然这一片绿荫荫的野景到处都被煤堆所玷污了，但是另一些地方还是绿草如茵，也看得见许多树木。虽然这是个星期天，但依然有百灵鸟在树枝上歌唱着，空气中弥漫的清香，头顶上是明朗的蔚蓝的天空。从一个方向远远望去，焦煤镇象是一片黑雾；从另一个方向望去，却有一些起伏不平的小山；再从第三个方向望去，太阳照耀着远处的海洋，地平线上的光彩微微的有点变化。她们脚下所踩的是绿荫荫的草，美丽的树影映在草地上斑斑点点地闪烁不定；一排一排的灌木长得很茂盛，一切都显得很安静的样子。煤井口的机器，和那些整天绕着圈儿走着的瘦弱老马都停止工作了，齿轮也暂时停止转动了，整个的地球虽然在旋转，但是没有以往那种震动和嘈杂的声音了。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321—322，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这儿就是煤矿区了：几座开辟过的山头呈露在原始密林中间。山上、山边是矿井、装煤场，和直通海边的小铁道；山下是华工们的茅寮，和一小部分有家眷的华工的茅屋；对过是爪哇矿

工的村庄，其间隔着一条溪流；另外还有一处供年老和残废的矿工居住的“老人屋”；以及矿区办事处等等。整个矿区和两族矿工的居处中间，都围上了铁丝网。

.....

浓雾把整个山林封住，象冰封的混沌世界；直到天边露出微曦，晨雾才开始滚动了，在“冰层”底下露出山峦、丛林来.....

〔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上)P.162，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

三十一、庙 宇

庙

寓所近旁有座古庙。庙前古松参天，大多是百年前的故物，树荫中茶舍两三家，设茶榻树下，面草席坐褥于其上，以供游人休息之所。庙门古拙，屋顶有白鸽为巢。门侧并屋一椽，覆盖一眼井水，一瓮清泉，以供拜神者净手之用。屋顶驯鸽，时时飞下地来，啄食游人所投米谷；或则飞到井水旁边，在水瓮中浴沐饮水。

〔中国〕郭沫若《未央》，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7—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座大喇嘛庙，有住持喇嘛以下大小喇嘛六百余名，在建筑的富丽堂皇上也是出类拔萃的。神殿极其宏伟。座落在后半部的好象用几个大小不等的圆球垒起来的寺塔，高耸入云，几十里外就可以看见它的尖顶闪着白光。暗紫色的庙门用厚铁包着，上面黑色大钉的圆形顶帽，组成虎头的图案，两只大铁环就好象穿在虎鼻子上。这座门比图什业图王府的宫门还大，坚固程度也是宫门所不及的。大门的上面是望楼，也比图什业图王府的堞楼高，里面很宽敞，挂着大钟。大门外的两侧，立着两个大鼎，比图什业图王府门前的两座石狮更显威严。庙门里，直通正面神殿的甬道，宽阔平整，铺的石板被无数双脚和膝盖磨得溜平。甬道两侧是万年青、仙人掌一类花草。正面和两侧的神殿，里面的光线都很暗，时常有轰然的回声传到大庭院中，置身庙中，自会产生一

种超然和肃穆的感觉。

〔中国〕姜兆文《王爷的末日》P. 638,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双龙庙座落在一个虽不高峻, 但很险要的山腰上。以前, 石华曾经打庙边走过。那是个春日的早晨, 缥缈的雾霭为这半山上的庙宇增添了几分神奇的色彩。那盘盘虬虬的松柏, 色泽深沉的樟木, 和各种刚长出翠绿嫩叶的落叶乔木, 使古庙显得更加幽静、深邃。古庙的墙壁斑驳了, 瓦楞上也长了许多苔藓和蒿草。现在, 夜色把一切丑陋的东西都掩盖了起来。远远望去, 一座座屋顶上的琉璃瓦在月光下闪着阴冷的光, 宛若传说中的龙宫。

他们来到了庙前。庙门前有一块照壁, 照壁上用釉砖拼成的两条游龙, 姿态万千, 腾空欲出, 犹如活的一般。

钉着大泡钉的红漆庙门虚掩着。一进门, 左右两边又高又大、张牙舞爪的哼哈二将, 似乎要向你扑过来。夜晚, 胆小的人是不敢在这里停留的。迎门盘腿坐着笑容可掬的弥勒佛。门口射进来的月光, 正照在弥勒佛那滚圆的肚皮上。

庙中间是一个大院, 穿过大院就是大雄宝殿, 两边是耳房。耳房跟前那参天老树, 似乎在向人们显示古庙年代的悠久。

〔中国〕胡正言《海盗》P. 175,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抬头一看, 只见那庙好一座大庙, 只是破败的不成个模样。山门上是“能仁古刹”四个大字, 还依稀仿佛看得出来。正中山门外面, 用乱砖砌着; 左右两个角门, 尽西头有个车门, 也都关着。那东边角门墙上, 却挂着一个木牌, 上写: “本庙安寓过往行客。”隔墙一望, 里面塔影冲霄, 松声满耳, 香烟冷落, 殿宇荒凉。庙外有合抱不交的几株大树, 挨门一棵树下, 放着一张桌子, 一条板凳, 桌上晾着几碗茶, 一个钱筐箩。树上挂着一口钟, 一个老和尚在这里坐着, 卖茶化缘。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72,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贾雨村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路过知机县，到了急流津。正要渡过彼岸，因待人夫，暂且停轿。只见村旁有一座小庙，墙壁坍塌，露出几株古松，倒也苍老。雨村下轿，闲步进庙，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殿宇歪斜，旁有断碣，字迹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后殿，只见一翠柏下荫着一间茅店，店中有一个道士合眼打坐。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4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山边下，耸立着军威十足的马尔斯庙，全部是钢铁筑成，门扉既深又狭，阴森可怕；狂风吹起，每扇门都震动着。漠漠寒光由北面透进门去，原来墙上并无其他窗洞。所有的门都是坚石做成，永不破裂，横面和边缘都绑着铁，每一根支柱有大酒桶那样粗，象钢铁般光亮。

在这里我见到罪恶在暗中的诡计和他的一切筹谋；凶暴的愤恨，象煤火一样红；扒手和苍白的恐惧；哂笑者的斗篷下藏着一把刀；马厩中冒出黑烟；趁人卧床时的叛逆无道的谋杀，以及带着血淋淋的伤痕的公开的战争，以及带着染血的刀和逼人的威胁的搏斗。在这个幽森的角落，充满了叫嚣声。再过去一步，我见到自杀者的头发浸没在他自己的鲜血里；夜间铁钉捶进了鬓骨；冰冷的尸体朝天躺着，张开了嘴。神殿正中坐着恶运，带着垂头丧气的样子。又过去一步，我看见疯狂在狂笑，佩有武器的诉苦，叫屈和狰狞的狂暴；树丛中的尸首，喉头砍了一刀；上千个被杀者，并非瘟疫所致；暴君争夺着战利品，以及一片瓦砾的荒凉的城池。我还看见争夺中的船只被焚，猎人被野熊扼住喉颈，牝豚噬食摇篮中的婴孩，厨师被烫伤，长瓢也不中用。还有一些是马尔斯的凶残的目光所致的恶果。赶车者被车子碾在轮下。还有马尔斯的族类，剃头匠，屠夫，铁匠在铁砧上打着尖刀。上面高塔中画着胜利兀然危坐，他头上挂着一把利刃，有精巧的绳络牵住。朱列厄斯·恺撒的杀戮，以及尼禄与安东尼所致的死伤都

在画中。虽然那时他们还未出生，但他们所造成的死亡都已经由马尔斯的威吓而被刻画出来了。在这些画中所表现的命运，和天上主吉凶的众星一样，谁该被杀，谁该死于爱，都已注明。且举出古书所载的一二事例就足够了；即使我想都描写出来，也不可能。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41—4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寺

称名寺内疏落的松林中，漏出些倦了的蝉声来，一切物象都在午慵中垂着眼睑了。

寺旁有座小小的别墅风的人家，四周的篱栅上盘络着无数的朝颜。朝颜的花朵已全部已萎谢了，有的垂头丧气地还依恋着故枝，有的横陈在篱栅下，沉默着就了永久的安息。

篱内是一个方庭，围着正中的一栋小小的居室。浅黄的沙地上长着些发一样的稀疏的青草。篱次的一列长青树，是新和故山离别的了，树梢已被剪短了，只带着些消瘦的疏枝。短短的树影倒向西方，已经是将近正午的时分了。近处的雄鸡，一声——两声地，在悠长地叫着。

〔中国〕郭沫若《行路难》，《郭沫若全集》第九卷 P.282—2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翌日黄昏，载着心一法师和周子章的马车才奔到座落在大赫山西北谷壑间的响水寺。心一上前叩打山门，周子章站在马车旁远远地将这座远近闻名的深山古刹细细打量：真是名不虚传，果然好一个极佳的处所！此庙山门朝西，门上挂着一块巨大金字额匾，上书三个大字：“一洞天。”殿后是峭岩峥嵘的峰峦，门前有蜿蜒而下的溪涧。小溪在夕阳下象条银带闪烁，溪上的拱曲小

桥，桥后的旗杆、山门和辉煌的佛殿，朦胧中别是一番景象。依山而起的两层大殿之后，有一个幽深的石洞，洞旁石刻：“瑶琴洞”，洞中流出一股清泉。清泉汨汨奔流，进入山门旁边一条巨大的苍龙浮雕之中，那苍龙吐出溪水，使之落在下面的一只巨大的石雕蛤蟆口里，淙淙有声。

〔中国〕闵国庠《旅顺口人》P.426，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庵

出了客堂的后门，向南拐弯，过了一个小穿堂，便到了南院。这院子朝南，五间北屋甚大，朝北却是六间小南屋，穿堂东边三间，西边两间。那姑子引着德夫人出了穿堂，下了台阶，望东走到三间北屋跟前。看那北屋中间是六扇窗格，安了一个风门，悬着大红呢的夹板棉门帘。两边两间，却是砖砌的窗台；台上一块大玻璃，掩着素绢书画玻璃挡子；玻璃上面系两扇纸窗，冰片梅的格子眼儿。当中三层台阶，那姑子抢上那台阶，把板帘揭起，让德夫人及诸人进内。走进堂门，见是个两明一暗的房子，东边两间敞着，正中设了一个小圆桌，退光漆漆得灼亮，围着圆桌六把海梅八行书小椅子，正中靠墙设了一个窄窄的佛柜，佛柜上正中供了一尊观音像。走近佛柜细看，原来是尊康熙五彩御窑鱼篮观音，十分精致。观音的面貌，又美丽，又庄严，约有一尺五六寸高。龕子前面放了一个宣德年制的香炉，光彩夺目，从金子里透出朱砂斑来。龕子上面墙上挂了六幅小屏，是陈章侯画的马鸣、龙树等六尊佛像。佛柜两头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经卷。再望东看，正东是一个月洞大玻璃窗，正中一块玻璃，足足有四尺见方。四面也是冰片梅格子眼儿，糊着高丽白纸。月洞窗下放了一张古红木小方桌，桌子左右两张小椅子，椅子两旁却是一对多宝橱，陈设各样古玩。圆洞窗两旁挂了一副对联，写的是：

“靓妆艳比莲花色；

云幕香生贝叶经。”

上款题“靚云道友法鉴”，下款写“三山行脚僧醉笔”。屋中收拾得十分干净。再看那玻璃窗外，正是一个山涧，涧里的水花喇花喇价流，带着些乱冰，叮玲琅琅价响，煞是好听。又见对面那山坡上一片松树，碧绿碧绿，衬着树根下的积雪，比银子还要白些，真是好看。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 228—2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教 堂

教堂，仿佛象一座黑色的石头方块，戴着一顶尖帽子，坐落在敲钟人住宅的附近。炎热的仲夏夜晚，一片漆黑。教堂前面，广场四周的柏树，白天郁郁葱葱，夜间看起来象是黑沉沉的影子，风吹树梢，簌簌作响。集市广场上白沙的闪烁，与浮云当中稀稀拉拉的星光相比，显得暗淡模糊了。空气中散发出枯草的气息，火热的大地好象把白天吸进去的热量又一阵阵地喷吐了出来。泥土是热烘烘的。要是用手一按，它准会粉碎，使得手指间沾满尘土。农民的车子象黑色的积木块似的停在田里。听得到关在羊圈里的羊群咩咩的叫声。只有少数窗户还亮着灯，家庭手工业者利用晚上的时间，仍在不停息地操作着。

〔联邦德国〕海因茨·盖·康扎利克《玫瑰之歌》，选自《玫瑰之歌》P. 180，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那座塔楼仿佛玉石谱写的浪漫史诗，又如绝妙的赞歌，风姿优雅，魅力无穷。它是十六世纪的建筑，虽然动工很早，但仍属哥特流派，不过，由于工匠谨慎和协调的本能，其哥特风格有所缓和。塔尖直指苍穹，但仰望它数小时，眼睛却无疲乏之感。它和某些塔楼有明显的区别。那些塔楼的尖顶都纤细欲折，给人的感觉，就象是过分束胸、娇揉造作的娇小姐。它则结实牢固，但又丝毫不失宏伟的气势。塔身底部有如坚固的堡垒，到了护栏精美

的二层回廊处，便向上呈角锥形，峭然而起；其形状之优美，难以言传。盘绕塔身的常春藤如一束束筋腱，像在空中表演杂技似的，一直向高处攀登。那灰石塔尖上竟奇迹般地立着一个金色的大铜球，仿佛被吸住似的；大铜球上又立着一个小铜球，小铜球上竖起一个铁十字架，它的顶端便是避雷针。这一切就好像在耍魔术似的。

每逢盛大节日，教士会总要吩咐人在塔楼上张灯结彩，装饰一番。经过这么一打扮，那个浪漫的庞然大物在茫茫黑夜中倒也十分显眼，但却失掉了原来那妙不可言的优雅风姿，活象一个特大号的香槟酒瓶。要欣赏它的姿容，须择晴朗月夜。那时，群星闪烁，如同塔楼的光环；塔楼矗立在洁净如洗的夜空中，时隐时现，仿佛一个巨型幽灵，守护着睡在其脚下的这座黑魃魃的小城。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 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这时卡特丽娜教堂的钟声正报七点，马利亚教堂的钟用它的尖厉的声音应和，大教堂和日耳曼教堂也用低沉的钟声响应。接着，全市报时的钟声响彻了整个夜空。当这些钟声陆续停息之后，在老远老远的地方，还有最后的一阵钟声，听来仿佛是悠扬的晚祷声。这钟声与别的钟声不同，它的调子很高，声音又圆，而且节拍也快——的确是这样！这个青年人静静地听着。那最后的钟声好像勾起了他的回忆，因此竭力想找出声音的来处。过了一会，他的脸色温和起来，同时现出一种孤苦伶仃的孩子神气。他本来就无依无靠，因为他父母就躺在克拉亚教堂的墓地里，也就是那发出最后钟声的地方；他本来就是孩子，因为他不管是真是假，至今还是什么都相信。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 4,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教堂沉默着。每次见到它，巴格莱总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惆怅心理和类似不安的感觉，他臣服于它。教堂潜藏着一种自然的力量，酷如那草原、那大片的乌云或终日浓烟遮空的钢铁工业带给

人类的伟大力量……教堂的无声的音乐、那些和谐地耸入高空的圆顶的音乐，是现实地存在着的，尽管别人无法听到它，你是能听到它的。扎切普梁卡并不怀旧。可是，这座整个教区最宏伟、最富堂皇的教堂的昔日风貌，毕竟使人难以忘怀。它以其辉煌的灯火、伪善的说教和神坛上巨大香炉中袅袅升起的、使人昏昏然的香烟，愚弄了多少人的头脑……胖胖的牧师们变得越来越臃肿，教堂的主事们，头发理得像倒扣在脑瓜上的罐子，脑瓜上涂着枞油，托盘里叮当作响的硬币堆成了山，明讨暗偷，赚够了香火钱。狡猾的施主们，一下子就洗刷尽了自己的罪孽，而男女乞丐们，却饿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可怜的残废人，抱着出现奇迹、治愈伤残的殷切希望，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而来。但是奇迹没有出现，伤残依然没有治愈……烛火辉煌通明，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圣像光彩照人，对天主的赞美，响彻整个教堂！天堂的声音此起彼伏，向信徒们展示着永恒的极乐世界。但是，祈祷仪式一结束，人们就从天堂回到充满凶杀、抢夺的现实世界中来，回到被比利时厂主和“本国”嘴脸丑恶的看门人所主宰的乏味世界中来，回到发薪和罢工、酒后恶斗和烂醉如泥的世界中来……不过，那一切随同神坛上缭绕的香烟统统过去了。对于大学生来说，只存在一个完美的建筑奇迹，一个造形和谐的杰作……难道真的要被拆毁吗？乍看起来，似乎没有拆除它的理由……但是，既然有人要拆，既然它妨碍了某个人的升迁，那么，拆除它的理由总是能找得出来的……啊，看来它难以支持了！可是，后代人终究会来的，他们会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创造了什么？你们又破坏了什么？你们的心灵为何而震颤？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 2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当他们来到圣多米尼克斯教堂时，已经可以听到管风琴奏出的动听的音乐，无数的人在里面波动。拥挤不堪的人群一直站到大门外面的教堂广场上，孩子们攀在高墙上的画框架上，一只手拿着帽子，眼睛里充满着期待的目光。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放射

射出光芒，大厅里的柱子在薄暮中投下神秘的影子，教堂最后面的巨大的、装有彩色玻璃的蔷薇形花窗，夕阳照在上面，象晚霞一样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辉。现在管风琴停下来了，一片静寂，整个会场仿佛没有一个人的心胸里会发出一点声响。还从来没有一座天主教的教堂，象今天圣地亚哥的圣多米尼克斯教堂一样，有这样热情的信仰火焰升向天上；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心灵，象赫罗尼莫和何赛法的心灵一样，对此产生愈来愈炽烈的信仰热诚！

〔德国〕克莱斯特《智利地震》，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
P. 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围着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人群中间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制服，光彩夺目的，不顾严寒地站在门口。马车不断地驰来，时而，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时而，脱下窄边拿破仑帽或是黑帽的男人们，走进教堂来。在教堂里面，一对枝形烛架和圣像前的所有蜡烛都点燃了。圣像坛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的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质、地上的石板、绒毯、唱歌室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袈裟、法衣——全都浸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臂膀，以及长手套的人群里面，在进行着慎重的但是热烈的谈话，话声在高高圆屋顶里异样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的响声，人群里的谈话声就消逝，大家都四下里张望着，期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是门开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旁观者。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P. 656—6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三十二、村 镇

小 村

……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围墙，更有花木桑松，时从墙头露见。村南村北，沿海一带，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有数亩农田，几园桑柘。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铺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汇集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带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中国〕郭沫若《牧羊哀话》，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浑河村是一个远近驰名的小村庄，座落在浑河西岸一条通向沈阳去的大车道上。村庄背后是一片漫平的高地，它象一头侧卧着的老牛，把头伸到河边；隆起的丘顶，在那里形成高踞的崖岸，整个村庄，除了西头那座有高耸的门楼、炮台和围墙的宽宅大院外，其余的尽都是些用黄土墙和秫秸障围绕着的低矮的小茅草房。它们三五成堆地挤在一起，丑陋、灰颓，有的象对行人招呼着什么似的，向街道上倾斜着。村子西头，有一道小河沟，流进村子中间，沿着这道河沟，生长着一些细柳树，空地和场院散布在街道、小屋、院落中间。每户人家大门口外面，都有着一个小小的土粪堆。村子中间，靠井沿不远的空场上，有一棵空了心的老柳树，它的两枝大杈丫，有一枝已经枯死。这棵老树很久以来便

做为找浑河村的标志。村庄南面不到半里，便是渡口和搭桥的地方。河的对岸，沙磧、树林，和向远处起伏的灰山的脊脉，在那些丘陵中间若隐若现地点缀着被树木围绕着的村庄……

〔中国〕蔡天心《浑河的风暴》第一部P.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华安是个美丽的村子。西北面覆盖着青葱挺拔的橄榄树林，橄榄树身高大、光洁，宛如柠檬树干，在林下走动，就象是置身于圆柱的长廊。居民十家八户，自成一个小屯，错落在浓荫蔽日的树林中。清幽的林荫小径联接着各个村屯。村头宅边，有平静的池塘种植着莲藕，有终年绿荫的荔枝、枇杷和龙眼的果木，一年四季都有各种颜色的花卉供人观赏。这时节，正是黑叶荔枝成熟的时候，果红叶绿，挂满树梢，很是诱人。东南面平铺着一片田畴，田畴滨临着南、北两条江水汇流的西江，地里种植着甘蔗、香蕉、菜蔬。每年夏季，江水上涨，各种鱼类都集聚到这河湾来产卵、孵化鱼苗。老口鱼苗在邻近两、三个县里颇负盛名。每当江水高涨，鱼苗的捕捞者往往三、五成帮地来到河湾两岸，搭棚设灶，张网下罟，日夜厮守，等候捕捞。这时节，江岸到处渔歌洋溢，野外情趣，别具一格。

〔中国〕陆地《瀑布》第二部P.435，中国青年出版社。

连刮了两天的西北风，这小小的农村里就连狗吠也不大听得见。天空，一望无际的铅色，只在极东的地平线上有晕黄的一片，无力然而执拗地，似乎想把那铅色的天盖慢慢地熔开。

散散落落七八座矮屋，伏在地下，甲虫似的。新稻草的垛儿象些枯萎的野菌；在他们近旁以及略远的河边，脱了叶的乌柏树伸高了新受折伤的丫枝，昂藏地在和西北风挣扎。乌柏树们是农民的慈母；平时，她们不用人们费心照料，待到冬季她们那些乌黑的柏子绽出了白头时，她们又牺牲了满身的细手指，忍受了千百的刀伤，用她那些富于油质的柏子弥补农民的生活。

河流弯弯地向西去，象一条黑蟒，爬过阡陌纵横的稻田和不规则形的桑园，愈西，河身愈宽，终于和地平线合一。在夏秋之交，这快乐而善良的小河到处点缀着铜钱似的浮萍和丝带样的水草，但此时都被西北风吹刷得精光了，赤膊的河身在寒威下皱起了鱼鳞般的碎波，颜色也忿怒似的转黑。

〔中国〕茅盾《水藻行》，选自《茅盾短篇 小说集》P.60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样的小村庄，其实只是个居民点。

几间快坍塌的土坯筑的小屋，在斜阳下孤零零地蹲在戈壁滩中央；漫漫茫茫的戈壁滩流泻般涌过。它们淡黄色的土墙，仿佛不屑理睬这些渺小肮脏的东西似的。也许在那会儿，在人还是虫子的时候，这儿有两条比长江黄河还凶还宽的大河吧。那还差不多；这两条戈壁滩宽得简直就是两条石头河，要不是以前有过两条那么猖狂的河，能有这样的河床么。有一条密布着皱纹般的干沟的山脊，象条怪石嶙峋的大鱼脊背一样插在两大片戈壁之间，赤裸的铜褐色的岩石都烤得开裂了。在鱼脊背两侧，边际迷蒙的一片铁色平坦地铺展着，空旷又死寂。

也许小村庄已经和河流一块化成了戈壁。那几间小房子疏疏落落地静静卧着，没有一丝生息。日复一日的时间就那么悄无声响地一刻刻滑过它们的粗砂剥落的土坯墙。可是它们却卧得更低，象是要互相再离得远些似的，不露声色地向自己那一小片黯淡的阴影里卧得更深些。

〔中国〕张承志《三叉戈壁》，选自《奔驰的美神》P.264，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村 庄

这里是个相当大的疏建区，小镇市上店铺，很是齐全，尤其

是三四家茶馆，前前后后在屋梁下悬了七八盏三个焰头的长嘴菜油灯，照见店堂里挤满了人。街上摆小摊儿的，也是一样，用铁丝缚着瓦壶菜油灯，挂在木棍上。两旁矮矮的草屋或屋店铺，夹了一条碎石磷磷的公路。公路不大宽，有几棵撑着大伞似的树。不新不旧的市集，远处看去，那条直街全是几寸高的灯焰晃动。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 156—157，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这晚上天空有云，半个月亮老是躲躲闪闪，不肯痛快地和地上这群活动的人们见面。周围二十多里的钱家村，到处浮腾起人声，闪耀着火光。西边五圣堂左近，熊熊的火把连成了长串，象一条火龙在那里腾挪盘旋。孩子们都不肯去睡觉，跳来跳去都想在这热闹中插一脚。较大些的，偶然从大人手里接过一个火把，就挺胸凸肚，小脸儿比大人们还严肃。几乎所有的狗们全挤在这工作的中心点，非有它们不可似的来来往往巡查，常常向黑蒙蒙的远处吠几声，表示它们是多么尽职，多么警觉。到后来，邻村的狗们也发见这不寻常的现象了，断断续续的吠声从远远的桑林和陌头送来，好象在互相询问：“看见了么？那是干什么的？不会连累到我们这边来罢？”但大多数只以这样的吠影为满足，只有极少几条好事之狗偷偷地走到这火光和人声的近旁，看明了是什么时候，突然高声咆哮了几下，就赶快反身跑步了。

〔中国〕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P. 17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新村正倚着苍山，绕着碧流，在白闪闪的阳光中，被覆着在重重的绿荫之下，烘托在四周片片翠田之间，犹似在强烈电灯下，置诸雕盒绿锦上的名贵古玩。

待人们用惊喜的眼光走拢来细瞧，便又会发现：当日那颤动在金闪闪的阳光下。伸出篱笆外的西红柿的藤尖，而今已经伸蔓四布，垂下累累红果了；当日爬在地上的瓜蔓嫩芽，而今也已暴

长，用绿叶把整座屋顶包裹起来了；当日四周田畦里的蔬菜、苋菜、葱蒜，而今也顿时涌出千层绿浪，把每寸棕色的地面都淹没了！

〔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下)P.468，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

这里是一个古怪的居民区，坐落在光秃秃的山坡上，俯瞰着下面的城市。街道陡峭，一座座简陋的窝棚东倒西歪，互相倚靠着，否则就要倒塌。只要有一席空地就能见缝插针，在几米见方的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盖起一座棚子。这儿石板屋顶形成一座平台，晾着野菜，那儿一座小晒台凌空悬挂，尽管看着悬心，倒也匠心别出。有不少地方，台阶都是凿在岩石上的，胡乱围起来的小院子圈着猪、狗、鸡和孩子。最多的是孩子，在泥地里打滚，身上叮着苍蝇。

〔塞浦路斯〕乔尔哥斯·菲力普·皮埃雷狄斯《蓝舞鞋》，选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下册P.71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村 镇

走不上十分钟光景吧，已经到了村落的南头。这儿我在前是走到过的，但到这一次杜老告诉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刚坡。有溪流一道，水颇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面坊，作业有声。溪自村的两侧流绕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桥，名龙凤桥。过桥，再沿溪西南行，不及百步，便有农家一座，为丛竹所拥护，葱茏于右侧。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这样近，我真是没有想出。而且我在几天前的重九登高的时候，分明是从这儿经过过的，那真可算是“过门而不入”了。

竹丛甚为稠密，家屋由外面几乎不能看出。走入竹丛后照例有一带广场，是晒稻子的地方，横长而纵狭。屋颇简陋并已朽

败。背着金刚坡的山脉，面临着广场，好象是受尽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样。

〔中国〕郭沫若《竹阴读画》，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
P.300—3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肖家镇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汽车、马车、和那些由北往南开去的一队队的鬼子、伪军、这里成了敌人从衡水通往县城的要道。在这里每天都集结着好几百个民夫、修公路、盖炮楼。南街上的生意门面也都开张了，还有酒馆、烟馆、赌博场、妓院。大街上从早到晚，滚动着一群群奇形怪状的人，有穿长衫的士绅，有留洋头的汉奸，有背大枪的伪军，有打扮得妖精似的女人，还有用绳子拴成一串串被抓来的农民，用棍棒皮鞭赶着去做工的民夫。声音嘈杂，秩序混乱，在这里经常可以听到哭声、叫声、骂声；经常可以看到打人、捆人、赶人。……肖家镇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华。

〔中国〕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P.1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镇子里一处一处的烟火还挺大，阻挡着四外的视野，可是透过烟尘的薄层，还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周围的景象：看见漳沱河里的半槽水从西南往东北滚滚地流去，太阳照得波浪闪动着金光。在一个河湾处，有两只被炸沉了的木船还露着桅杆，露着船头；河堤上的一行弯弯曲曲的柳树在轻轻地摇晃；河的两边，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小麦和葱绿色的高粱，随着南风一起一伏，看也看不到边儿。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37，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佩梅蒂既不在森林的附近，也不在森林的边缘，它建立在森林的正当中。这个村庄，是一些马马虎虎造起来的木头小房子的

一个堆集场。这些用粗大的树干和枝条匆忙拼凑而成的木头小房子，彼此相隔五十到七十码，有时远至一百码。在木头小房子之间，就是森林。因此这个村庄占的地面有一个中等城市那么大，东一幢西一幢的房子，都盖在两棵或四棵树木之间，那些树木也就成了建筑物的角落。我在佩梅蒂，还看到过一些围着一颗树造成来的房子，凡是这种式样的房子，那棵树就从屋顶上穿了出来。那些房子的北面都是绿苔。屋顶上的野花中，长着茁壮的灌木。灌木丛中，藏有一个可使房屋居住者避邪的山羊脑壳。喀尔巴阡山的那些古老的住户——栎树呀，土耳其栎树啊，松树啊，犹如瞧不起长在它们脚下的那些丰饶的榛子、刺李、覆盆子和野玫瑰丛一样，轻蔑地俯视着佩梅蒂的这些木头小房子。不过森林却容忍住在木头小房子里的人，事实上，在有些地方，还保护他们。但是森林又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要是佩梅蒂村的一个村民，他见过世面，脑海里想到了要在屋前屋后搞个菜园子，那森林就会反对。一到时鲜的卷心菜可以收割时，矮树丛就会遮盖住菜园，一些细枝小树就会在园主人用来种黄瓜的地方，张开它们纤弱的身架。

〔匈牙利〕伊雷什·贝拉《喀尔巴阡山狂想曲》P.26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他们就很快出了城向北驶去。葱绿的草场，茂密的松树林，永恒的村庄一闪即逝。每当从村里穿过，汽车便不得不减速。这时海伦就可以看到村里那些古老的房屋，窗台摆满了粉红色的水金凤花和深红色的天竺葵。乡村的房子通常建在微微倾斜的小山坡上，推列得整整齐齐，仿佛有人将它们仔细梳理过。葡萄是格斯肯尼一带种植业的命脉。到处都是果园，车子又开了一会儿，海伦忍不住问，“还有多远？”

杜浦勒夫人拍拍她的手说：“还有一个半小时呢。莱格尔的城堡都在麦多壳，你可以好好休息会儿。”

海伦来了精神，充满好奇地问：“你说都在？你的意思是不

止一个城堡？”

“一两个。”杜浦勒夫人舒展地靠在座位上，“一个是沃特克拉克莱格尔城堡，另一个劳特诺莱格尔城堡。”

“两个都是真正的城堡吗？”

“都是，都带有自己的葡萄园，伯爵和伯爵夫人住在沃特克拉克城堡，这个城堡更大，更舒适，而且更有声望。”一小时后他们到了德·莱尔领地的边缘，杜浦勒夫人指给海伦看周围的景色。现在她们所经过的这座葡萄园，是最大的，那微微起伏的小山包，一直伸向遥远的天际。

“这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葡萄园。”杜浦勒夫人说。海伦点点头，此时她简直无言以对。她从未见过如此精耕细作的大片土地，条条垄沟排列得整整齐齐。

“快看！在左边！！”杜浦勒夫人用手指着海伦这边的窗户。

海伦转过脸去盯着窗外，只见高高隆起的垄沟里挤满了工人，正弯下腰仔细地摘取葡萄，不时忧心忡忡地望望越来越黑的天。她们注意到葡萄园里迷宫似的道路纵横交错，象一个大蜘蛛网。远处，就是那盘龙卧虎般的城堡，周围的壕沟里缓缓流动着平静如镜的水。中世纪的石塔，支离破碎的护墙，与文艺复兴时期补建的那些高雅优美的建筑、已浑然融为一体。

〔美国〕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 P.21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圣地亚哥镇几乎紧靠着湖边，四周给牧场和稻田团团围着。这里生产的白糖、大米、咖啡和水果等，不是出口外地，就是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中国人。

每当天气晴朗，小孩们就爬上教堂钟楼的楼顶去玩。那里，布满了薛萝和青苔，显得十分美丽。举眼一看，四周的美景都展开在眼前，孩子们不禁快活得欢呼起来。下面万家屋顶，有沼泽棕榈叶盖的、有瓦片盖的、有波浪形铁板盖的，也有棕榈叶盖

的，中间还间隔着丛林和庭园。从这万屋丛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指出自己的家、自己的小窝来。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当作标记：一棵树儿，那叶子稀疏的罗望子树，那结实累累、就象阿斯他特女神或者满胸乳房的埃弗塞斯的狄安娜女神的椰子树，一株弯了腰的竹子，一棵槟榔树，或者是一棵接了枝的小树等等。再远一点，就是那条河了。一条巨大的蟒蛇，横卧在碧绿的地毯之上。沿着沙石的河道，到处矗立着岩石，把奔流的河水，激成了微波小浪。那里，两岸高耸，河道狭窄，岸上长着一些盘根错节，露出根子的树木；这里，河床又成了一个缓慢的斜坡，河面豁然开朗，水流潺潺而下。在更远的地方，有一座建筑在高岸边缘上的小茅屋，它似乎不怕狂风，不怕危立高处，也不怕下临深渊。从它那细细的屋柱看来，仿佛是一只两眼紧盯着一条蛇、就要一口啄下去的巨大的长腿鸟儿。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不许犯我》P.8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渔 村

他们的寓所，是在一座渔村之中。村之南北，有极大的松林沿海而立。跨出寓所，左转，向西走去时，不上百步路远，便可以到达海岸。海面平静异常，砂岸上时常空放着许多打鱼的船舶。每当夕阳落海时，血霞浣天，海色猩红，人在松林中，自森森的树柱望出海面时，最是悲剧的奇景。

〔中国〕郭沫若《未央》，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当日吃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晁盖、刘唐送出庄门。吴用连夜投石碣村来，行到晌午时分，早来到那村中。但

见：

青郁郁山峰叠翠，绿依依桑柘堆云。四边流水绕孤村，
几处疏篁沿小径。茅檐傍涧，古木成林。篱外高悬沽酒
旆，柳阴闲缆钓鱼船。

吴学究自来认得，不用问人，来到石碣村中，径投阮小二家
来。到得门前看时，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
张破鱼网。倚山傍水，约有十数间草房。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年版。

山 村

穿过街面，到了公路上，稍走几步，往回折，进了东横岭峪
村。穿过一段泥泞陷脚的土路，两边是土坯围墙的一个个相挨的
院落。墙头探露出一两棵枣树、桃树的水淋湿绿的枝梢。转过
弯，到了村中心，走了一段鹅卵石铺的宽大的坡路，迎面下坡的
水洗着溜光洁净的红的、白的、青的鹅卵石，冲着人们脚上的泥
泞。再一转，就又到了村边上，山脚下。

〔中国〕柯云路《新星》P.4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
第1版。

原来他家这所庄园，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邐而来，尽西一
所，是个极大的院落，只有几处竹篱茅舍，菜圃稻田；从墙外引
进水来，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创的一个闲话桑麻之所。
往东一所，是个园亭样子；竹树泉石之间，也有几处座落，大势
就如广渠门外的十里河，西直门外的白石山庄一般，道不得象小
说部中说的那样画里天宫、神仙洞府的梦境梦话。这两所自安太
翁去世，安老爷因家事中落，人口无多，便典与一个在旗的捐班
候选道员史观察居住。再往东一所，便是安老爷现在的住宅。他

这所住宅，门前远远地对着一座山峰，东南上有从滹沱、桑干下来的一股来源，流向西北灌入园中，园中有无数的杉榆槐柳，映带清溪。进了大门，顺着一路群房，北面一带粉墙，正中一座角瓦，随墙门楼，四扇屏风，进去一个院落。因西边园里有个大花厅，当日这边便不曾盖厅房，只一溜七间腰房，左右两间，各有便门，中间茅堂，东两间为安老爷静坐之所，西两间便是安老爷和那些学生讲学的绛帐。院中向西门里，另有个客座，向东门里，给公子作了书房。过了书房，穿堂一座，垂花二门，进去抄手游廊，五间正房，便是安老爷夫妻的内室。从游廊往东院里，安公子和张姑娘住着。舅太太来时，便在西院一样的那一所上房居住，后层正中佛堂。其余房间，作为闲房，以及堆东西和仆妇丫头的下房。佛堂后面，一座土石相间的大土山，界了内外；另有一个小角门儿，锁着不开，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径。山后一道长街，东头有个向东的大栅栏门，便是这庄园的后门；对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家太翁的祠堂；左右群房，都有成窝儿的家人住着。从后门顺着东边界墙，向南有个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马圈厨房。再出了东首的墙门，便到大门了。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392—39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昨天到达五峰城，在靠近玛苏克山麓的城郊最高处租了一所房子；逢到雷雨交加的时候，乌云恐怕会碰到我的屋顶。今天早晨五点钟，一打开窗子，屋子里就充满了那从小庭院里袭来的花香。盛开的樱树枝窥视着我的窗口，微风吹来，不时把白色的花瓣撒上我的书桌。从屋子里望出去，三面景色都很优美。西面，五峰并峙的贝什图山蓝莹莹的，佛佛“暴风雨后的残云”；北面，玛苏克山高耸入云，她象一顶毛茸茸的波斯皮帽，把那边的天涯都遮没了。东面的景色更加赏心悦目：下面是一座色彩斑斓的清洁的崭新小镇，富有治疗功效的矿泉汩汩作响，操着各种方言的人群熙熙攘攘；再远一点，群山仿佛一座半圆形的露天剧场，更加

蔚蓝，更加氤氲，而在遥远的天际，雪山就象一条银链，从卡兹别克峰一直伸展到双峰并峙的厄尔布鲁士山。住这样的地方真叫人心旷神怡呀！我全身的血管里都洋溢着一种快感。空气纯净而清新，就象是婴儿的亲吻；太阳明亮，天空碧蓝，——试问，人活在世上还需要什么？在这儿，还要什么激情、欲望和悔恨呢？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139—14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田 庄

林冲等谢了店主人，三个出门，果然三二里见座大石桥。过得桥来，一条平坦大路，早望见绿柳阴中，显出那座庄院。四下一周遭一条阔河。两岸边都是垂杨大树，树阴中一遭粉墙。转弯来到庄前看时，好个大庄院。但见：

门迎黄道，山接青龙。万株桃绽武陵溪，千树花开金谷苑。聚贤堂上，四时有不谢奇花；百卉厅前，八节赛长春佳景。堂悬敕额金牌，家有誓书铁券。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级高堂；画栋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仗义疏财，欺卓茂，招贤纳士胜田文。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他一清早到达巴诺沃。他坐着马车走进庄园的院子，使他触目惊心的头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显出一幅破败敝旧的景象。铁皮房顶本来是绿色的，已经很久没有油漆过，现在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大概是被暴风雨掀起来的。正房的四面原本用薄板包起来，钉好，如今有些地方的木板已经被撬走，那种人专挑容易拔掉生锈的钉子，拆下木板的地方下

手。门廊有两个，一个是正门的门廊，一个是他记得特别清楚的，后门的门廊，都已经倒塌朽坏，只剩下梁架。有些窗子缺了玻璃，钉上了木板。管家住着的厢房、厨房、马棚，都已经陈旧，灰色。惟有花园，不但没有衰败，反而葱茏茂盛，枝条相连，目前正百花齐放。在围墙外面就可以看见樱桃树、苹果树、李树开了花，好比一朵朵白云。做篱笆用的丁香花丛也开了花，就象十四年前一样，那一年聂赫留朵夫跟十八岁的卡秋莎一块儿玩捉人游戏，就在这样的丁香花丛后面跤了一交，被荨麻刺破了手。当初索菲雅·伊凡诺芙娜在正房旁边种过一棵落叶松，矮得象是木橛子，如今却长成一棵可以做梁木用的大树，枝子上满是绿里带黄而又象绒毛那么柔软的松针。那条河的河水已经涨到两岸上来，从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响地冲下去。河对岸的草场上，农民们的五颜六色的牛马混杂在一起，正在吃草。管家是一个在宗教学校里没有毕业的学生。他在院子里含笑迎接聂赫留朵夫，又含笑请他到账房里去，然后仍旧含笑走到隔板后边去，仿佛他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就要发生一件什么特别的事似的。隔板后面响起小声讲话的声音，随后就沉默了。马车夫收到车钱后，赶着车出了院子，响起一片铃铛声，随后就完全沉寂了。这以后有一个赤脚的姑娘，穿着绣花衬衫，耳朵上挂着绒毛球算是耳环，在窗子外面跑过去。有一个成年的男子跟在那个姑娘后边跑过去，他那双大靴子的钉子在一条踏硬的小路上踩得叮叮地响。

聂赫留朵夫在窗旁坐下，瞧着花园，听着。春天的新鲜空气和新垦过的土地的气息从小小的、开着两扇窗的窗口飘进来，微微吹动他出汗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河边响起“特拉拍塔，特拉拍塔”的声音，那是农妇们在用洗衣棒捶打衣服，这些声音互相打岔，在迎着太阳而闪闪发光的河塘上飘荡。磨坊那边，流水从高处落下来，发出均匀的响声。一只苍蝇惊恐而响亮地嗡嗡叫着，从他耳旁飞过。

忽然，聂赫留朵夫想起很久以前他还年轻纯洁的时候，他也是在这儿，在磨坊的均匀的流水声中，听着河边那些洗衣棒捶打

湿衣服的响声，春风也是照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那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恰好也有一只苍蝇象这样惊恐地从他耳旁飞过。他不光是想起了当初他是个十八岁的青年的那种样子，而且感觉到他现在仍旧象那时候那么朝气蓬勃、心地纯洁，有无可限量的前途。可是同时，如同梦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知道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心里顿时感到十分凄凉。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282—2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这条林荫道上主要的景色中，首屈一指的要数瓜达腊马山色了。冬天的早晨，怪石嶙峋的山峦和银白色的山峰呈现一片蓝色；在午间阳光照射下，又变成一片灰色；夕阳西下时，则变成深蓝色。田园行宫也有令人赞叹的奇景，行宫的小山丘上布满苍翠的塔松；入秋，宫苑里的花木色彩纷呈，有的艳黄，有的褐红，还有柏树的墨绿。曼萨纳雷斯河在阵阵秋雨之后，变得象条水势凶猛的大河，站在平地的高处远远望去，只见河水潏潏，从桥下一泻而过。

林荫路上还有一些小景物，同样使人赏心悦目：行人可以观看西花园园工干活的情景；领略一下蒙克洛亚宫周围柏树环绕的池塘的风光；极目远望，还可以看到那些在峭壁的乱石间寻觅嫩草的羊群。但这些远非全部美景，因为还可以观看鼓号手们在山坳里进行的操练和从那儿穿过的火车；火车喷着白烟渐渐远去，留下的白烟象一朵朵小巧的白云在天空中飘浮。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3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不管怎样，田庄的地势很不适于耕种——它恰好坐落在什么都不生长的一片片沙丘中间。庄园是修筑在陡峭的巉岩夹缝中间的山沟上，就仿佛要避开陆地一样；从田庄上既望不见它的田地，也瞧不到田地后面的乡村。有人从陆地上来，几乎不大会注意到这儿还有一个田庄。相反地，海上的景色却可以一览无遗，

历历在目；有三面厢房的田庄农舍，正对着大海那一面，两边的厢房象手臂一般显明地张开来，好象要把山谷底下的大海一下子拥抱过来似的。当初，房子这样盖一定是有理由的；现在看来，倒有些别扭了。照理说，从田庄住屋的窗户望出去，本来是应该瞧得到人和牲畜的，结果却只看到一片大海，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从那凄冷的、空旷的场园里也什么都看不见。在远处，船只偶然漂荡而过，一会儿从峭壁的犄角后面露出来，一会儿又消失在另一个犄角背后；船只驶过遥远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它的航程；在晴朗的日子里，蔚蓝色的海岸远远地隐现着——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谁也不想知道那个地方究竟怎样。附近究竟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这倒是耐人寻味的事。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2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村 舍

一条坐北向南的长可四丈、宽约丈半的长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个“一”字形，中间隔成了五六间房间，有书斋，有客厅，有茶室，有厨房，有儿女们的用功室，是所谓“麻雀虽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用朱藤爬着。再前面是一面菜园兼花园的空地，比房子所占的面积更还宽得一些。在这空地处，象黑人的夹嘶音乐般地种植有好些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蓼荷花和番茄结着邻里……

〔中国〕郭沫若《鸡之归去来》，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个院子挺大，地形很复杂，院里有一些枣树，有几棵大榆

树，有两棵香椿树，还有一棵芙蓉花树，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棵约有八九丈高的钻天白小叶杨。树底下墙的周围还种了许多南瓜、北瓜、向日葵、洋姜，另外还有一些野生的香蒿、杂草，靠墙还有两大堆青砖青瓦和许多的柁檩木料，这都是何大拿在事变前买下准备盖房用的，整个院内有一溜五间住人的北房，房的形式是一明两暗，一头还拷着一个套间。孙定邦家的地洞口在东套间，西套间过去孙定邦喂过驴，现在还有牲口槽、草池子。院子的东边沿着院墙有一溜五间敞棚，过去何家夏天时在里边喂牲口，现在盛着何家的柴草。院子的西边靠墙有一个大猪圈和一口大山药窖，登着猪窝顶上院墙是很容易的，不过院墙头上插满了二三尺高的枣树枝子，爬墙也有困难。还有三间南房，里面安着一盘碾子和一台磨。院子的西南角是厕所，东南角是大门。登着大门顶、南房顶和厕所的墙头，可以跨上南邻的住房。这个南邻就是孙定邦的家。要是天黑下来，越墙而过不用费劲儿。越过墙去，只隔一条大车道，西边就是大水坑，周围净是枣树林。

〔中国〕刘流《烈火金刚》P. 159--160，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安老爷心中有事，天还没亮，一觉醒来，在枕上听得远寺钟敲，沿村鸡唱，林鸦檐雀，格磔弄晴，便听得邓九公在那里催着那些庄客长工们起来，打水熬粥，放牛羊，喂牲口，打扫庄院，接着就听得扫叶声，叱犊声，桔槔声，此唱彼和，大有那古桃源的风景。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25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祖父的房子是沿着麦田的边缘建造的，没用石头和红砖，是用象麦田里的普通泥土版筑建成的。站在外面，可以看见院子中间长着几株矮小的阿拉伯橡胶树。由于麦田里的水渗到了墙内，墙面上长着许多杂草。这所住宅建造的很不规则，一见便知，它是多年来逐渐盖起来的。许多房间大小不一，新旧悬殊，互相衔

接。这些房子有的是根据需要，有的则可能是由于我祖父积攒了一些钱无处开销而建造的，房间之间互相通连，有的有低矮的小门，有的没有开门洞，有的有几个窗户，有的则连一个窗户都没有。墙皮抹了一层由粗砂、黑土和牲口粪混合而成的三合土，表面十分光滑，屋顶也是如此。顶棚是用枣椰树干、阿拉伯橡木和枣椰树的茎叶构造而成，冬暖夏凉，从外面看上去，似乎经不住风吹雨打，然而它却奇迹般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我走进院门，站在宽敞的庭院中东张西望，看到席子上凉晒着枣子，一边挂着大葱和红辣椒，一袋袋的小麦和蚕豆也竖在庭院中，袋口有的扎着，有的敞着。母山羊在墙角边嚼着大麦，一只小山羊跪在那里吸吮着它的奶头。这所房舍的命运和田地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风调雨顺之年，农田绿波荡漾，庭院也五谷丰登；反之，如果遇到大旱，田野凋零荒芜，庭院便满目凄凉。我呼吸着祖父庭院中扑鼻的香味，这种香味是大葱、辣椒、枣子、小麦、蚕豆、药豆和葫芦已散发出来的混合味。此外，还可以嗅到从陶瓷大香炉中不断冒出来的芳香。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P.61—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夜晚的阴影很快地浓重起来。村舍的轮廓以及各种的颜色渐渐地淹没在黑暗之中。远处的窗户里闪烁起点点的灯光，象一只黑公鸡的红色眼睛。

圣地亚哥大叔的屋里一片寂静。鸡棚里，有几只母鸡蹲在栖架上，另外几只蹲在食槽的边沿。它们抖松了羽毛，一只挨一只地蜷缩在一起，发出微弱的咕咕声，象在报告平安无事。

树上，麻雀在睡前的喧闹交谈已经渐渐停息，就象水沸时有节奏的响声。它们有一些还在寻找最好的枝丫来睡觉，而另一些则已经把脑袋伸进翅膀准备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畜栏里，乳牛慢条斯理地在反刍。母猪伸直四肢，懒洋洋地睡着了，只是间歇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哼声，那是有只小猪过分使

劲在吮奶。

只有白鹅仍旧站立着。它们生性多疑，现在正在小心翼翼地不快不慢地踱着步，这边看看，那边望望，发出一种嘲弄的笑声，仿佛在说：“啊哈，谁也骗不了我们！”

远处，一切部已被黑暗所吞没，只听见一辆大车吱吱嘎嘎地在响，装着草，从地里回来；还有一群正在进圈的牛的单调铃声。

〔墨西哥〕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丢失的母驴》，选自《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P.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那所房子现在站在他们的眼前了。

房前果然有一条小渠，渠上横有一座小小的土桥，桥面杂草丛生，中间是一条细细的被人踩出来的小路。大家由此通过这宽约两米的小渠，来到那所房子的门前。

大门的左面有一棵大的柿子树，大门里面也有柿子树。这些树的粗粗的枝干盘曲自如，它们象是在向仰望大树的人介绍自己的身世：“我在这儿站了很久很久，果实也越结越少了。”只见老树干上长着一根大树枝，树枝的腋下有一株槲寄生。树的右边，有一条小沟，把住宅同泡桐地隔开。这算是什么水流呢？水势非常细小，象是要干涸了，那条小沟中的水流尤其细小，比男人的腰带还要窄，沟中的水断断续续地淌着，上气不接下气似的。被水浸湿了的地方，全是开着蓝色花儿的鸭跖草，在这些鸭跖草中，有许多野花在不断蔓延，其中有被孩子们唤作“金米糖”形状的白中带点浅红的小花，有被孩子们唤着“红馍馍”的野花。这是一些能唤起令人难忘的少年之心的花草丛。

白天，在那些大概是停宿着萤火虫的小草丛里吧，长有十五、六根一簇的芦苇，芦叶上有着鲜明的竖白条纹，这些又长又宽的芦叶在风中清脆作响，摇曳不停。来自房子后面的流水，由这些小草的茎下穿过，洗濯着一节节短短的芦根。流水弯弯曲曲地仿佛解开了结的丝线，光闪闪地轻轻晃动着飘流而去。于是有

些细长的草叶迎着流水弯下了腰，而这涓涓细流被这些弯下的草叶所挡，一时不能畅通了。细流由草叶处流过，象铜壶滴漏计时器里的水一样。点点滴滴地注入道旁一条较大些的水渠中。他感觉到这房子的屋后大概有一股小小的清泉在不停地向外冒——因为地势颇能说明问题。

房子后面全是竹丛，同山互相连着。竹丛间长着一株高大、美丽的山茶树，它在淡雅的竹丛间悒郁而立，仿佛是一个异端者。房屋的院子四周围有高高的——比人还要高的——杨桐树树篱。眼前的整个房子完全被埋在枝叶茂密的树丛中间，被埋在茂密的草丛中间了，这同从远处望见房子时的情景没什么两样。

〔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选自《更生记》P.201—20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村 路

蜿蜒曲折的泥洼路，象条蠕动的长蛇，在遮过脚踝的蒲草中出没。它忽而隐身藏形，忽而探头探脑，刚刚在前边露出个影子，很快便不知去向。正在你茫然若失的时候，它又在前方不远处搔首弄姿了。

路泥泞，路弯弯。世代代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们却都习以为常了。成群的蚂蚱被脚步惊动，挑衅性地蹦到人脸上；最令人厌恶的几只癞蛤蟆会爬上脚面；若是刚刚下过雨，还有可能要被马蹄窝里的蚂蟥叮一口；最可怕的是惊动马蜂窝，铺天盖地的马蜂会给人脸上、额上留下难堪的痕迹；至于秋天傍晚时的蚊子，那就更可想而知了——行路难哟！尽管这样，谁都必须走完这条泥洼路。想抄近路吗？想不循旧轨前进、取直辟一条新径吗？那就试试看，说不准什么时候陷进没膝深的沼地里，想拔腿都拔不出来哩！

〔中国〕杨廷玉《这里不是处女地》P.71，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

我离桑菲尔德有一英里路，在一条小径中走着。这条小径，夏天以野蔷薇著名，秋天以坚果和黑莓著名；即使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珊瑚珍宝般的蔷薇果和山楂。但是，这儿在冬天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完全的寂静和无叶的安宁。哪怕吹起一丝微风，这儿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因为没有一棵冬青、没有一株常青树可以沙沙作响，光秃秃的山楂树和榛树丛静得就象铺在中间的碎白石一样。小路两边，极目望去，只有田地，现在也没有牛在吃草；几只褐色的小鸟，偶尔在树篱中扑动一下，看上去仿佛是一些忘了落下的单片枯叶。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 141--142.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顺着山脊，有一条隐约的脚步踪迹，那个女人现在就顺着这道踪迹走去。只有跟这道踪迹极熟的人，才能说它是一条路；一个暂时路过的游人，就是在白天都会看不见它而走过去，而在荒原上游荡惯了的人，就是在夜半都不会找不到它。原来在夜色昏沉，连官道大路都难认出来的时候，要走这样依稀有无的小径，它的秘诀，全靠足部感觉的发达，这种本领，在人迹罕到的地方上，经过多年夜间的游荡，就自然能够得到。在这种地方上有过训练的人，就是穿着顶厚的鞋或者靴子，也能觉得出来，没受蹂躏的野草，和一条小径上经过践踏的草茎，触到脚上，并不一样。

〔英国〕哈代《还乡》P. 75.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铁轴上的车轮子吱扭吱扭响着，马匹被尘土呛得打喷嚏，拉着长声的、有力量的、像满潮一样的歌声在道路上空飘动着。从还没有晒干的草原的池塘里，从晒成了棕色的香蒲丛里飞出了一只白翅膀的鹭鸶。它一面叫着，一面向一块洼地飞去；扭着头，用翡翠一样的眼睛望着白篷子的大车行列，望着用蹄子踢起了浓厚尘土的毛茸茸的马匹，望着穿了落满尘土的白衣衣在路旁走着的人

们。鹭鸶落到洼地里去，黑色的胸脯碰在干枯的、被野兽踏烂的草上，再也看不到路上的情景了。但是车辆仍旧在道路上轰隆着，没卸鞍子的、出了汗的马匹仍旧懒洋洋地挪动着脚步；只有几个穿着灰色上衣的哥萨克，急急忙忙地离开自己的车辆，跑到最前头的一辆车跟前来，他们都围住这辆车，哈哈大笑。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 P.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等他醒来，太阳已经升起来。一座古坟遮挡着太阳，可是太阳极力要把亮光洒到世界上来，用力向四面八方射出光芒，使得地平线洋溢着一片金光。叶果鲁希卡觉得太阳走错了地方，因为昨天太阳是从他背后升起来，现在却大大的偏左了……而且整个风景也不象昨天了。群山没有了；不管你往哪边看，四面八方，都铺展着一片棕色的、无精打采的平原，无边无际；平原上，这儿那儿隆起一些小坟，昨天的那些白嘴鸦飞来飞去。前面远处，有一个村子的钟楼和草屋现出一片白颜色；今天凑巧是星期日，乌克兰人都待在家里，烤面包，烧菜——这可以从每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看出来，那些烟像一块深蓝色的透明的幕那样挂在村子上。在两排草屋中间的空当上，在教堂的后面，露出一条蓝色的河，河对面是雾蒙蒙的远方。可是跟昨天相比，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道路的变化更大。一种非常宽阔的、奔放不羁的、雄伟强大的东西在草原上伸展出去，代替了大道。那是一条灰色长带，经过车马和人们的践踏，布满尘土，跟所有的道路一样，只是路面有好几十俄丈宽。这条道路的辽阔使叶果鲁希卡看得迷迷糊糊，引得他生出了神话的思想。谁顺这条路旅行呢？谁要这么大的空地呢？这真是叫人弄不懂，古怪。真的，人们也许会揣想：迈着大步的巨人，例如伊里亚·慕洛麦茨^①和大盗索罗维^②，至今还在俄罗斯生活着，他们的大马也没死吧。叶果鲁希卡睡着

● 俄罗斯民谣叙事诗中的勇士，俄罗斯土地的主要守卫者之一。

● 俄罗斯民谣叙事诗中的勇士。

这条道路，幻想六辆高高的战车并排飞驰，就跟在《圣经》故事的插图上看见的一样；每辆战车由六头发疯的野马拉着，高高的车辆搅起滚滚的烟尘升上天空，驾御那些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或者在神话的思想中才能生长出来的那种人。要是真有那些人的话，他们跟这草原和大道相配起来会多么合适啊！

在大道的右边，挂着两股电线的电线杆子一直伸展到大道的尽头去。它们越变越小，进了村庄，在草屋和绿树后面消失了，然后又在紫色的远方出现，成了很小很细的短棍，像是插在地里的铅笔。大鹰、猛隼、乌鸦，坐在电线上，冷眼瞧着走动的货车队。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 194—1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村 园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中国〕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朝花夕拾》P. 2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阿夫杜馨池，娜达丽亚指定和罗亭相会的地点，很久以来就不成其为一个池了。三十年前，堤岸崩了，它从此便被废弃。只有那原是一片淤泥的平坦的洼底和堤岸的残迹，才令人想起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池子。池畔原有一所庄园。这也久已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了巨松两株，引起人们的记忆而已；风永远在它们那憔悴的高枝上凄然号啸。在乡民中间流传着神秘的传说，说是在松树脚下曾经发生过可怕的犯罪；人们还说，这两株松树无论哪一株倒下，一定会死人的；据说，从前还有一株，在一次暴风雨里倒了，压死了一个女孩子。这古池附近一带，据说是常常闹鬼的；这里总是满目荒凉，就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也显得阴森惨淡，而附近还有一座早已枯萎的老榭树林，这就使得景象更加阴惨了。这几株大树从那些低矮的灌木丛中耸出它们那枯槁的灰色躯架来，就好象一些倦怠的幽灵。这种光景看起来是令人恐怖的：恰似有一些阴险的老家伙正聚在一起，商量着什么害人的诡计。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径从这近旁迤迤而过。假如没有特别紧急的事由，人们是不走阿夫杜馨池这条路的。娜达丽亚故意选择了这样一个幽僻的地方。它离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家约有半俄里。

罗亭来到阿夫杜馨池附近的时候，太阳早已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乳白色的浓云遮满了整个天空；风呼啸着，悲号着，卷着云头。罗亭沿着长满牵裳的牛蒡草和斑黑的野苧麻的堤岸，走来走去。他的心忐忑不安。这些个约会，这些新的感情，使他感到兴趣，但又使他感到激动，尤其是读了昨晚那封信之后。他预感到收场的日子快临近了，心上暗暗感到惶惑，虽则看着他那双手交叉胸前，眼睛望着四周，凝神结想，十分坚决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这样。毕加索夫有一次说得真对，他说罗亭正象一个中国泥人，总是头重脚轻。但是一个人只凭着个头，无论它多么大，却是连自己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也难弄清楚的……罗亭，聪明的、洞察一切的罗亭，自己也很难肯定自己是否真爱娜达丽亚，是否真在苦恼，假如离开了她，他是否

真会感到苦痛。既然他决没有存心玩弄女性——这一层是应当为他主持公道的——那么，为什么他要去挑动那可怜的少女的心呢？为什么他又怀着秘密的颤栗等待着她呢？唯一的解答只能是：没有比缺少热情的人更容易不能自持的了。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102—1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就坐落在村庄的尽头。牲口院子的小门正对着北方的顿河。在许多生满青苔的浅绿色石灰岩块中间，有一道陡斜的、八沙绳长的土坡，这就是堤岸；堤岸上面散布着一堆一堆的珍珠母一般的贝壳；灰色的、曲折的、被波浪用力拍打着的鹅卵石边缘；再向前去，就是顿河的急流被风吹起蓝色的波纹，慢慢翻滚着。东面，在当作场院篱笆用的红柳树的外面，是“将军大道”，一丛一丛的白色艾蒿，被马蹄践踏过的、生命力很强的褐色杂草，十字路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的后面，是被流动的湿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灰色的起伏的山脉。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 P.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芦屋这一带，原来大部分是山林和旱田，大正时代的末期，才逐渐开发。这一家的院子虽然不很宽大，但是从院内尚存的两三株大松树，还可想见昔日风貌之一二。西北方向，隔着邻家院子的树丛，可以远眺六甲一带的山丘。雪子偶尔去上本町的本家住四五天，回来后重又登楼凭眺，总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她现在鸟瞰的南方一带，有草地和花坛，与之相向的是一座玲珑的假石山，开着雪白小花的珍珠梅，立在巉岩砌成的悬崖上，下临一个已经干涸的池塘，在右方的岸边，樱花和紫丁香已是鲜花盛开。幸子爱好樱花，她希望，在院子里仅栽一株也是好的，可以足不出户地赏花，所以，两三年前栽下了这株樱花。每逢樱花怒放时

节，就在那树下摆上桌儿，铺上地毯，合家赏花。但不知何故，那树发育不良，每年挂的朵儿都很瘦小，而紫丁香已是象雪花一样盖满枝头，散发芳香。紫丁香树的西边，是还未吐芽的楝树和梧桐，楝树南边是一种法语叫“塞莱恩嘎”的灌木。……这种树总是在珍珠梅和紫丁香凋谢以后，和栽种在别屋篱笆附近的重瓣棣棠花差不多同时开花，所以现在才渐渐地萌出一点嫩芽。那种“萨摩水晶花”的对面，横着与舒尔茨家内院隔开的铁丝网，沿着铁丝网栽种的梧桐树下，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草地上，悦子和罗捷玛丽正蹲在那里，玩做饭的游戏。

〔日本〕谷崎润一郎《细雪》P.9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盛夏的废园呈现出繁茂的景象。

一切树木都尽量地往泥土的深处扎根，在深土中汲取营养，使全身的枝丫上长满树叶，充分地吸收太阳光——松树、樱树、罗汉松，它们按照各自的特点生长着。为了使自己尽量多地沐浴到阳光而快点成长，它们舒展着枝丫。当各自感到心满意足时，它们会使枝丫交叉、接触、缠绕、挤压。为了使自身获得太阳的恩泽，它们不管别的枝丫的死活。于是，不能沐浴到阳光的枝叶逐渐消瘦下去。一棵小松树在杉树下呈着红色枯死了。杨桐树的围篱长得参差不齐，它们排列在一起，树端形成的线条很不整齐，扭扭歪歪的。这是因为晒到太阳的部份长得又高又密。而被种种大树遮住了太阳光的部份就无法拔高了。此外，由于某一部份长不出树叶，那里就裂开着一个口子，仿佛城堡上的观察孔似的。而某一部份又重重叠叠地覆盖着茂盛的树叶，简直要成团了。还有一些地方，围篱仿佛断去了一截似的。因为它被沿围篱长着的大松树遮盖住了。还有，从围篱的当中会突然窜出野生的藤蔓来，那比大拇指还要粗的蔓条，会冲破围篱，象捆扎俘虏的绳子一样。一圈一圈地缠绕着大松树向上爬，一直爬到高得只能仰脸而望的树梢尽头处，然而这藤蔓似乎并没有满足——它挣扎着把那发疯似的触须伸向空中，焦躁得直想抓着什么东西才好。有一

根蔓条竟然窜到大松树旁的一棵比松树还要高出一大截的樱树上，它比其他藤蔓爬得高得多，直向空中伸去。

在院子的另一个角上，梅树的新枝矗立，又长又高，仿佛一根直刺天空的枪。曾经辟为菊花地的软土上，杂草根深蒂固地蔓生着。这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草，形态和性质有点象竹子，它那坚硬的茎以及叶子在泥土的表面形成了一只只网孔，为了确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凡是有节头的地方，都有根扎进土里，并向四面八方延伸。如果试着把其中的某一段连根拔起，可以看到一穗穗数不清的细根粘着黑色的沙土破土而出，仿佛是人的手抓上来的。这表示了它们的求生意志，也体现出“夏天”命万物竞相怒放景象。

这类具有繁密的枝叶的众多草木就使整个院子显得非常阴郁，仿佛疯子的乱发垂挂在铅灰色的前额上。这些草木也给人一种感觉：它们正以某种看不见的重量，由上面压向这不很大的院子，又象是从周围一层层向院子中央的建筑物卷裹过来似的。

〔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选自《更生记》P.207—20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小 酒 店

野外已是一片漆黑。但座落在布德耶村正中央的一个中国人所开的小酒店里却依然是一片喧哗。店里挂着一盏明亮的汽灯。柜台上打酒端菜，忙得不可开交。胖老板阿生，不时地抚摸着他那挺得老高的肚皮，笑盈盈地看着顾客一瓶一瓶地喝他的酒。“喂！阿生，再来一瓶上白酒。”有个顾客这样喊道，老板就咧开大嘴，露出嘴里的金牙，笑着拿过一瓶酒来，并且说道：“来啦，来啦……一瓶够了吗？”

店里坐了十四、五个农民，知己的朋友，三人一桌、四人一桌地聚在一起，一瓶一瓶地喝着酒，同时还大声地争论着，不过

吵架的人倒还没有。有些人已经喝得醉醺醺。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别人发泄自己长久憋在肚子里的不满和痛苦。一个人没讲完，另一个人又抢着说下去了，把个酒店吵得象早晨的集市一样，离开酒店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他们嘈杂的叫嚷声。

〔缅甸〕八莫丁昂《鄂奥》P.40，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集 市

这是个秘密的木料夜市。

这里人密麻麻的，却毫无喧哗，被一种秘密的寂静笼罩着。一堆一堆的木料，几乎都是刚砍下的连皮树，象集市摆摊一样摆在路两旁。堆有大有小，有的垛得半人高，有的只有两三根。卖主多是周围三县的农民，各自守着自己的摊子，点着拧小的豆亮的昏黄马灯，向前弯腰探着身，小声地，或是无声地用手势招揽着顾客。自行车、平车都靠在他们身后路边的黑漆漆的沟里，毛驴也拴在那儿，听见他们嚼草料打喷嚏的声音。买主的人流拉着平车、推着自行车在两边木料摊的夹道中缓缓移动着，俯下身在各个摊上看货议价，不时摁亮手中的手电，照看一下木料，同时也映亮了他们自己的脸。……还有几个是专门从中做经纪的掮客，穿着长袖衣服站在人流里，略皱着眉，用一种知晓一切的不耐烦神情听着身旁的人小声说着什么，然后点一下头，伸出手来，在袖子里和对头捏指说价。

〔中国〕柯云路《新星》P.506—5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今天是逢十大集。人流摩肩接踵。前磕后碰、喧闹拥挤。尘土、汗气、吆喝声混成一片。两边店铺前是各种各样的筐筐篓篓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夹着街道。摊子后面蹲着各种各样的卖主，张罗着，招揽着。这一段街是菜蔬瓜果；紧挨着一段是豆

麦黍稷、五谷杂粮；再一段是鸡鸭猪羊；再往前走，两边是铁器、木器、锅碗瓢盆的杂货。一摊一摊的东西，都被人们俯下身察看着，嘴问着，手翻着，钱买着。街到尽头，是一个个油锅、汤锅、烘炉，有的支着布棚，有的就在太阳下面，卖着丸子汤、粉汤、炸油糕、烤饼子、水煎包子、刀削面……擀面杖在案板上敲得啪啪响，油晃晃的面团在案板上劈里啪啦翻来翻去，刀削面一根根飞到开水锅里……

〔中国〕柯云路《新星》P. 174.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5月 北京第1版。

三十三、树 木

树 木

盆地里长满了茂盛的热带植物，丛生的羊角树，粗犷的麻枫桐，挺拔的马尾松，强硬的西沙藤，尤其多的是年高寿长的野海棠树，……

羊角树一年四季嫩绿清新，如翡翠雕刻，似彩丝巧绣，雷电烈火也点不燃，烧不死。

麻枫桐有松柏一样的韧性，又具杨柳一样的灵活。它能抗拒最大的台风；如果被刮倒了，再就地生根、钻枝、长叶，又成了大树一株。

马尾松别有风格。它习惯酷热，又喜欢海水。只要有咸味，放在哪儿就在哪生长壮大，生命力特别强旺。

西沙藤象葡萄，又似葛条。它的筋骨四处蔓延，象钢丝的网一样，细细密密地罩在沙地上，保护着沃土金沙。

野海棠一棵挨一棵，两个人都搂不过来。树上枝叶繁密，这棵拉着那棵，那棵牵着这棵，紧紧相连，不透阳光。树下根须外露，膨胀地伸曲，你搭着我，我连着你，盘根错节，覆盖地面。

仿佛是故意点缀，在原始森林的间隙中，留下一块块空地，形成了草坪。宝石般的草坪上，分布着碧绿的万年青、锋利的野剑麻、顽强的仙人掌。更有开不败的野花朵朵，红的、白的、黄的、蓝的、紫的，各种颜色，异样形状；大多数都叫不上名来，却给人留下极美好的印象，看一眼都会终生不忘。

〔中国〕浩然《西沙儿女——正气篇》P.56，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荫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看树叶象北方的槐树，但又比北方的槐叶肥大。最奇妙的是，尽管树叶密而多，它们只长在树冠的顶部，象一层薄薄的华盖，于是树叶下面的网状交错的枝条，线条与空隙与天光，完全分明。……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寥阔无边。……

〔中国〕王蒙《活动变人形》P.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丛 林

特别引人入胜的，要算在田海中那一片万绿的丛林了，它简直可以称为“林岛”。林中有数百年的参天古木，树干已经中空。它们只有在树顶受了电击，起火后才会死去……据说起的火也是在原地自行遏止，自己熄灭的。林中又有巨石巉岩，时间和大自然就在它们身上裹上苔藓，给它们穿上丝绒外衣。洼地上堆起了一层又一层尘土，由于雨水不断地冲击，鸟雀含来了种子，于是，热带的花草植物，便都茂密地生长在灌木矮林之间。交织着的藤萝蔓草垂帘也似的从树枝上倒挂下来，有些就缠在树木的根上，有些又顺着地面延伸出去，仿佛花神并不满足，还要在花草之上又添花草。树干的裂缝中都长着苔藓和菌藻，还有兰花——这些幽雅的客人就绕在好客的树木的密叶上，彼此亲爱地

拥抱着。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不许犯我》P. 84,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三十年前, 元德村前边的那条大河两岸丛生着柞树。元德村北山上是遮天蔽日的松树林。每天, 月亮从柞树林上边升起, 转到北山的松树林上边才落下去。夏天, 庄稼人在绿荫底下消汗, 在月夜, 年轻男女坐在碧绿的树丛中吐诉着青春的幸福。到了春天, 各种各样的鸟雀在树丛中哨叫, 北山上红艳艳的金达莱花开放着。披着阳光的远山, 在碧蓝色的天空下就象围屏似的环拱着, 布谷鸟在山上凄凉的啼叫。村里的姑娘们就到这个树丛中来洗衣裳, 男人们就在河沿上开起川猎会。秋天, 到了落叶时分, 栗子长得一嘟噜一嘟噜, 非常招人喜爱, 密麻麻的柞树橡子压弯了挺粗的树枝。这时, 小孩子和妇女们, 就挎着筐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打橡子, 捡栗子。在这里, 除了几棵栗子树和河堤上一蹶柳树以外, 全是柞树丝。

〔朝鲜〕李箕永《故乡》P. 130,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树 林

这是一片混合林。各种树木杂居在一起, 形成了不伦不类的, 但唯其如此才变化多端的家族。阔叶树的叶子早已在白色的被褥下酣睡了, 象一个个赤条条的汉子倔强地立在那里, 一条条旁伸侧举的胳膊都抱着白色的雪, 拿出一种要挥臂洒向人间的姿态。那经风霜而不凋的松树, 针形的叶子仍是绿色的, 镶着银色的边, 也煞是好看。那混迹其间的山丁子, 大头香和其他小灌木却显得猥琐不堪了, 它们那纤细的枝干, 憔悴的姿容, 如果没有那些高大的落叶的和不落叶的汉子们的保护, 大概早已葬身在雪海和狂飚之中了。

雪橇的拜访，使林木中的弱小家族慌乱了好一阵。一只好看的松鼠，骨碌碌转着大眼睛，直竖起又宽又长的尾巴，纵身跳到更远的树上去了。……接着，那长着梯形肉翅的飞鼠，脑门儿有三道黑杠的花鼠和在树脚下觅食的后腿极发达的红眼兔们，都乱成一团，向树林里头逃跑了。

〔中国〕姜兆文《王爷的末日》P.214，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鲜血淋漓，正走不动，声唤不止。薛霸骂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搠将起来。”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岂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实是脚疼走不动。”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搀着林冲，又行不动，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但见：

层层如雨脚，郁郁似云头。杈枒如鸾凤之巢，屈曲似龙蛇之势。根盘地角，弯环有似鳞盘旋；影拂云霄，高耸直教禽打捉。直饶胆硬心刚汉，也作魂飞魄散人。

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15—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克林后来走到一片杉桦交杂的人造林的边缘上了；这是他下生那一年从荒原上圈种出来的。只见那些树上密密层层地长着柔嫩肥泽的新叶子，现在受的损害，比冬天风力顶猛的时候还要厉害；因为那时候，树枝子都把树叶完全脱掉，一身毫无累赘，跟风雪交战。但是现在，那些含着水分的小桦树，却正在那儿受种种斩削、蹂躏、砍伐和酷烈的分劈；这种种酷刑，都要叫那横遭蹂躏的树汁流好些好些天，这种种摧残，都要一直到树木当了柴薪的时候还留着疤痕。每一个树干都从根儿上摇撼，好象骨头

在骨槽里活动一样，只要来一阵狂风，树枝就发出一种颤抖拘挛的声音，仿佛觉得疼痛一般。附近的一丛棘树上，有一只交喙，本来正要开口叫；但是风从它的羽毛下面把羽毛都吹得直竖起来了，把它的小尾巴也吹得倒转了一个过儿，它只好不开口了。

【英国】哈代《还乡》P. 2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斜坡上的树林和一眼可以望得到的德赖泽塞尔山之间，有一个温暖的山谷。九月的热流，回旋上空，象一朵白云飘浮在钢盘上。厚厚的云层遮住了阳光，云彩显得白里透蓝。尽管如此，一束束的光线还是穿过云层隙缝，直射到林间的沙砾小径上，宛如撒上了一层白盐。光线使耸立的杉树格外苍翠，使山毛榉树叶闪烁着银白的亮光，看去象是在锡上涂了一层油。地上脚步声冬冬作响，听来象是地下空洞的回音。冰冷刺骨的地下水，从深褐色的地面涌出来，沿着水道涓涓流过。风刮得树叶沙沙地响，阵阵林涛，此起彼伏。

〔联邦德国〕赫尔曼·伦茨《香肠迷阿洛伊斯》，选自《玫瑰之歌》P. 148，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梭曼村处于敌据点的大炮射程之内。敌人每天两次炮击这个村已成惯例：或清晨与傍晚，或正午与黄昏，或半夜与拂晓。几乎所有的炮弹都落在小溪旁边山岗上的沙努林里。整个沙努林的上万棵树，一阵风暴似地哗啦啦倒下。树脂从伤口涌出，散溢满地，在炎热的阳光下闪烁着，发出喷鼻的香气。逐渐凝结起来的树脂，变成黑色，犹如一团团的大血块。

象沙努这样喜欢阳光的、繁殖力很强的树木是很少见的。一棵沙努树倒下不久，树桩四周就会长出四、五棵箭头状的小树，翠绿的树梢直指天空。一道道阳光透过叶缝从高处直射下来，从树脂喷溅出来的散着脂香的无数微粒在阳光中飞舞。小沙努树沐浴在这样的阳光下，生长得很快。长到齐胸高的小沙努树，树脂

稀油质少，如被炮弹炸伤，伤痕不能合口，形成溃烂，过十天八天就死了。可是那些已经高过人头的小沙努树枝叶葱翠，宛如羽毛丰满的鸟儿，大炮却炸不死它们，它们躯体受了伤，象有强壮身体的人一样，伤口能很快愈合。它们迅速成长，以代替那些被击倒的老沙努。所以，这两三年来，沙努林一直挺胸屹立，保护着梭曼村……

站在山岗眺望，目力所及，沙努林连绵不绝，伸展到遥远的天际。

〔越南〕阮忠诚《沙努林》，摘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上册P. 114，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这一带的山岭连结着白头山脉，山势雄伟险峻，杏花山后面是一片无边的密林，到处矗立着连飞鸟都难以栖息的陡岩绝壁，是人们轻易走不到的地方。

树林迎接了草木茂盛的季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感到繁荣滋长的坚强的生命气息。

在那伸展开密密的枝叶，甚至遮蔽了高悬在天上放射着炽热光芒的太阳的幽暗的落叶松林里，狗脊、蕨菜拱开厚厚的落叶层，长得齐腰深；各种杂草和青苔纠缠在一起，肩挨肩地挤着，都想拔得更高些；草丛里虫声唧唧，枝头上鸟儿啼叫；垂绕的寄生藤中，黑鸦鸦地飞舞着成群的小咬和飞虫；间或碰到一株耸立着的枯木，在它的根部新长出来的嫩绿而脆弱的幼苗，正在象比试高低似地互相竞长，还有在它下面，葛藤早已缠绕着正在成长的幼木伸向空中；潮湿的泥沼地里，丛生着毛茛和天南星，它们长得那么茁壮，几乎分不出是草本还有木本。元男用背架子撬拨打着草丛，意外地看到紫色的银铃花羞答答地伸出头来了。

树林是十分美丽的，散发出令人沉醉的浓郁的幽香。

〔朝鲜〕《血海》P. 20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顿河对面的树林子里已经是一片安静的、亲热的秋天风光

了。干枯的叶子悉悉索索地响着从杨树上落下来。一丛一丛的野蔷薇好象被火焰包围着似的，稀疏的叶子中间有些红色的浆果，像小小的火舌一样闪着红光。腐烂的橡树皮的所向无敌的辛辣气味充满了树林子。稠密而又有刺的悬钩子丛爬满了地面；一串一串的烟灰色的、熟透的悬钩子实很巧妙地藏在爬得满地的蔓秧里面，躲避着太阳。中午以前，阴影里的死草上还有露水珠，落满露水珠的蜘蛛网闪烁着银光。只有啄木鸟的巧妙的叮咚声和画眉的吱喳叫声破坏了安静。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 17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他生活在大自然中间，和大自然在一起。他喜爱扎卡兹，一条深深的沟壑横贯而过，阳春时光，沟底里小溪潺潺，冲洗着一块块奇形怪状的铁矿石，他曾请求把他埋葬在小溪的旁边，他也喜爱小山岗和草地，那里有一条深而窄的沃隆卡河，它变化莫测地蜿蜒而过，河里鱼虾成群，在草地上放马的孩子，一伸手就能从陡峭河岸的洞穴里掏出鱼虾，随即便在篝火上烤起来。托尔斯泰喜欢公家那片扎谢卡茂密森林，它一直延伸到卡卢加省，那里有宽阔的林间小道，有布满坑坑洼洼，甚至在最炎热的夏日也都水汪汪的道路，还有曲径通幽的小路，以及蕨菜和蘑菇……他也喜欢雅斯纳雅·波良纳东边的草原，那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农民从早到晚的劳动景象，他们有时在耕地，有时在播种，有时在自己的份地上收割。格鲁蒙特村是托尔斯泰早在童年时代就喜爱的一个地方，这个村子离雅斯纳雅·波良纳有三俄里远。这里，在山脚下，在沟壑里有一股遐迩闻名的美妙的泉水，它水质极好，因此，有一个时期，托尔斯泰家每天都打发人到那里去取一大桶饮用水。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 3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森 林

一条在密林里艰难地开辟出来的幽暗小径，通到由几条温泉汇成的溪流。溪流两岸点缀着各种山花野草，虽然还没有拉丁学名，但毫无疑问，都是为各种金色的昆虫，大大小小的蝴蝶以及无数金光闪闪的甲虫所熟悉的。这些蝴蝶，有的蓝金交织，有的黑白相间，有的五彩缤纷，有的虹斑点点、闪闪发光，有的翅膀上缀着红珠绿玉。这里，古木苍苍，四周寂静，打破这一片沉寂和神秘的，只有昆虫的嗡嗡声，蟋蟀日夜不息的唧唧声，以及鸟雀的啁啾声，还有就是树上的朽木 枯枝落下的，撞着周围的枝叶，发出来的清脆声响。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不许 犯我》P.2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夜晚的大平原，一束螺旋形向前的光透过黑暗，集中地射到一个耀眼而炽烈的中心。这是大平原。但是当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道出它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已经意识到它其实是芒刺森林。站在这大森林潮湿的地面上——千万年以来，树叶和匍匐植物不断地腐烂，覆盖在上面——你的耳边回响着它那湿气蒸腾的寂静里透出的不出声的疑问：你是谁？四处弥漫着腐败制造的恶臭，有谁能给你指路？在这使人压抑的、呆滞的暑热中，有谁能给老人家指路？在这里，无所谓白天和黑夜，天空呈现一片灰暗，只是此一处彼一处那一块块的天，其黑暗的程度有深有浅；污浊的水不间断地从大树的芒刺上啪哒啪哒地往下滴，使人听了心里跟着怦怦地跳；

〔津巴布韦〕蒙戈希《待雨》P.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所有繁荣的景像都消失了。

我们行进在森林当中。路旁的树，在夜幕中随风摇动，象是

黝黑的幽灵。急匆匆向你奔来。潮湿的空气越来越重地压在我的胸膛上。鸟声从树梢上发出，好象是悦耳的铃声，响彻天空。时而听到一种低沉的令人厌恶的声音，好象熟睡人的鼾声，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

我感到害怕。我想象我们也许会遇到一头狮子或一群大象，要么会有一头豹子跳到我们面前。我回头看汽车后座，如果萨里姆随身带着步枪，那我就宽慰了。但我看到车上没有任何步枪或别的武器。

.....

白天的森林更静，好象鸟兽只在晚上啼叫似的。就是公路两旁的居民看上去也象在睡梦中，他们慢吞吞地，无声地走着。跟那晚他们跳舞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好象他们不喜欢白天似的。

大白天我不怕森林，但令人不安的是这森林里有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在吸引着我。它几乎要把我从汽车里拉出去，要我走向树林的尽头，走向无边的远方，走到不为人知的秘密所在。当你凝视河水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你将会感到想纵身跳入水中；当你遥望无垠的沙漠时，你会同样感到你想投身于沙漠之中。地球的精神吸引力，不比它的物质吸引力差。

我们在林间走着。我们走在落叶上，发出窸窣的声音。好象深沉的呻吟。

〔埃及〕伊·阿·库杜斯《疯人之恋》P.4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就象亚纳族的子孙住的森林野营一样。树木巨大而古老。你站在树根旁边，树顶就象是在天上，树身昂然屹立，稳固有如廊柱，枝丫随风飘摇。即使在静寂无风的时候，树叶也决不是很悄悄的，刮起大风来，那就象是洪水冲来——在你头顶发出一片雷霆万钧的霹雳声。

“那岂不是罗宾汉出没的一个地方吗？”

“是呀！如今那儿还有他的遗迹呢。走进了南林的腹地，基

达尔小姐，就等于走进了远古的混沌时代。你看到森林里那个缺口吗，就在中间那地方？”

“看到，很清楚。”

“那个缺口就是小溪——象只深深的空杯子，四边镶着草皮，跟这个公地的草皮一样又青又短，那些树林里头有一种最古老的树木，就是长满木瘤的大橡树，密密麻麻地长在小溪四周，小溪底有个修女院废墟。”

.....

“啊，不会，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林子里休息了一整天，哪会累。所有最好玩的地方我都知道，我知道在采坚果的季节可以在什么地方采到坚果；我知道什么地方野草莓最多，我知道一些冷僻的、人迹罕到的林中空地，上面铺着罕见的苔藓，有的黄得象是贴上金箔，有的灰得黑黝黝，有的碧绿如宝玉。我知道有许多树，由于外表完全象是一幅幅的画儿，叫人看得眼花缭乱：粗壮的橡树呀，优雅的桦树呀，光滑的山毛榉呀，密结丛集，相映成趣；还有那些榛树，庄严有如扫罗，傲然屹立，还有一些老朽的大树王，给金光闪烁的常春藤盘绕得象是穿着件寿衣。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217—21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柳 树

只见院里那棵小杏树，在温暖明亮的阳光下，枝条都泛出了滋润的春色，密实实的花蕾，粉盈盈地含苞欲放。南墙外边那棵高大的柳树，把几枝柳条垂到墙这边来，暗绿色的柳枝在微风中柔软地拂擦着墙头。几只麻雀吱吱喳喳地叫着。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594，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二人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顺着柳堤走来。因见柳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莺儿便笑道：“你会拿着柳条子编东西不会？”蕊官笑道：“编什么东西？”莺儿道：“什么编不得？顽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个花篮儿，采了各色花放在里头，才是好玩呢。”说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采了许多的嫩条，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编花篮，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将花放上，却也别致有趣。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8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石 榴

五月过了，太阳增加了它的威力，树木都把各自的伞盖伸张了起来，不想再争妍斗艳的时候；有少数的树木却在这时开起了花来。石榴树便是这多数树木中的最可爱的一种。

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这风度实兼备了梅柳之长，而舍去了梅柳之短。

最可爱的是它的花，那对于炎阳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红色的花。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更为华贵，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脏吗？

单那小茄形的骨朵已经就是一种奇迹了。你看它逐渐翻红，逐渐从顶端整裂为四瓣，任你怎样犀利的劈刀也都劈不出那样的匀称，可是谁用红玛瑙琢成了那样多的花瓶儿，而且还精巧地插上了花？

〔中国〕郭沫若《石榴》，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0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银 杉

复在她头上的那一丛树，异样地褴褛、粗糙、犷野；所以姚伯太太就暂时把她自己那种饱经风霜、心疲神劳的情形抛开，而捉摸起那些杉树来。那一丛树，一共九棵，它们里面没有一个枝子没受过狂暴天气的摧折、砍削、扭揆的；因为只要一有坏天气，它们就只好毫无办法地俯首帖耳受它的蹂躏。它们之中，有一些已经枯萎、劈开，好象叫雷殛了一般，因为它们侧面还留着像火烧了的黑色斑痕；同时树底下，就到处是历年让狂风吹下来的死针叶和一堆一堆的杉笼。那个地方叫魔鬼的吹火管；想要发现这个名字的强大理由，只要三月或者十一月晚上到那儿去一下就得。就像今天这样热气蒸腾的下午，本来一点风丝都觉不出来，但是那些树却也老在那儿呜呜咽咽地响，老没有间断的时候，那简直叫人不大相信那会是空气激动的。

〔英国〕哈代《还乡》P. 3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桦 树

这时，那棵象山神一般屹立在高坎弯上的老桦树迎接了她。这棵五抱多粗的桦树，一到夏天就伸展开青翠的枝条，召唤来往的飞鸟，下雨的时候，就为过往的行人遮风挡雨。这棵树非常粗大，牛驮子在树下避雨，甚至都不会打湿鞍鞅。它虽然挺立在这片荒凉草原的一个不太高的坎子上，可是十里方圆内都能一眼望到它。这样，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寻找梨树沟、立石庄、大柳树沟和小柳树沟等村庄的标志。

〔朝鲜〕《血海》P. 1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栎 树

那里，在荒地隔的壕埂上，有一棵孤伶伶的老栎树，树叶子正在由黄变红。朝阳那一侧，有的一片红似火，有的红如二月花；也有的叶子枯干了，呈现出铁锈色。一阵凉风从收割完了的光秃秃的田野上吹过来，黄色的，红色的，铁锈色的树叶子在树枝上打着颤抖，远远望去，恰似鲜红的火焰在燃烧，在秋风里抖动着火苗。有的树叶，似乎禁不住秋风的缠搏，索性从树枝上飘飞下来，象大黄蝴蝶一样，落在田埂边枯草地上，又被风卷起来，不停息地越过田垅，向远处飘飞……

〔中国〕蔡天心《浑河的风暴》第一部P.11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绿 竹

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使人难忘的是茅竹。

从远处看，一片郁郁苍苍，重重叠叠，望不到头。到近处看，有的峻峭挺拔，好似当年山头的岗哨；有的密密麻麻，好似埋伏在深坳里的一支奇兵；有的看来出世还不久，却也亭亭玉立，别有一番神采。

〔中国〕袁鹰《青山翠竹》，选自《风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林 荫 路

那时候，当公爵沿着林荫道散步时，农奴乐队还奏着悦耳的管乐给他助兴。五月里，空气中散发着丁香花的芬芳，每天夜里，夜莺们在青蛙生硬刺耳、肆无忌惮的嘎嘎声中也通宵达旦、

声嘶力竭地歌唱着，仿佛彼此想竭力压倒对方似的。而大门口那些圆形砖砌的塔楼和一间石造的岗棚，却把我们的想象带到了以往的岁月，那时候，有一名忠实的岗哨值班，他日以继夜地守卫着公爵的庄园，挡住那些不受欢迎的来访者。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他们这时是在一条狭长的林间小道的尽头，小道的地面上覆盖着一片翠绿的剪得很短的草皮，走在上面如同走在丝绒地毯上一般。头顶上由两旁高大榆树的枝柯交织在一起遮去了太阳。小道里剩下的幽暗的阳光，两旁排列着形同圆柱一般的树干，以及树巅的枝柯密织成拱门的形状，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使这条小道看上去好象一座古老的歌特式大教堂里的一条边沿走道。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439—4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三十四、花 草

鲜 花

库尔滨河水在自己宽阔的胸膛上漾起了一片金色的波光。河岸上，在香蒲、青蒿、水葱、芦苇、野木樨之间，杂陈着只有在深秋的霜前才绽放异彩的野卉山花。也许是花的灵犀窥破了前程的严酷，便抢在严霜肃杀的先头，向大地母亲一展最后的姿容。这是拼死舍生的怒放，充溢着眷恋尘世那倦倦的媚态。那白色的秋菊，黄色的晚香玉，藕合色的达子花，紫色的野丁香，红色的芨芨草，黄色的黄花菜……都在草丛中探出了自己的头，朝着滔滔东逝、决无旁顾的河水绽开了那姹紫嫣红的笑颜。一种沤泡的霉烂味夹着阵阵清淡的幽香，在河岸飘散着。这是秋天特有的气息，使人沉迷，使人薰获欲醉。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 151. 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多伦村夏牧扎营的地方是一片平缓的丘陵地，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野。红，白色的芍药花，紫色的马莲花，鲜红的百合花，米红的火柴头花，粉红的山苏子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黄色花、蓝色花，在绿色的海洋中争香斗妍，显露着令人爱怜的艳质娇姿。一条小河从北面缓缓流来，在这片肥沃的牧场上差不多绕了一周，又折向东南。河岸上生长着一丛丛河边柳，间或也有些山丁子树和高大的杨树。一切都还是天工，是尚未经过人类的书改制的原始的自然景象。但你不能不说它有着使人惊叹的美。这是一种纯朴的引人入胜的和使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美。它不

仅使人陶醉和倾倒，而且置身其间，飘飘然有超尘出世之感。

〔中国〕姜兆文《王爷的末日》P. 1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公主道：“闻得向来你将各花有‘十二师’、‘十二友’、‘十二婢’之称，不知何意。此时主上正在指拨宫人炮制牡丹，趁此无事，何不将师、友、婢的寓意谈谈呢？”上官婉儿道：“这是奴婢偶尔游戏，倘说的不是，公主莫要发笑。所谓师者，即如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腊梅、杜鹃、玉兰之类，或古香自异，或国色无双，此十二种，品列上等。当其开时，虽亦玩赏，然对此态浓意远，骨重香严，每觉肃然起敬，不啻事之如师，因而叫作“十二师”。他如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椿、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之类，或风流自赏，或清芬宜人，此十二种，品列中等。当其开时，凭栏拈韵，相顾把杯，不独蔼然可亲，真可把袂共话，亚似投契良朋，因此呼之为‘友’。至如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蓝菊、栀子、绣球、罌粟、秋海棠、夜来香之类，或嫣红腻翠，或送媚含情，此十二种，品列下等。当其开时，不但心存爱憎，并且意涉褻狎，消闲娱目，宛如解事小鬟一般，故呼之为‘婢’。惟此三十六种，可师，可友，可婢。其余品类虽多：或产一隅之区，见者甚少；或乏香艳之致，别无可观。故奴婢悉皆不取。”公主道：“你把三十六花，借师、友、婢之意，分为上、中、下三等，固因各花品类，与之区别；据我看来，其中似有爱憎之偏。即如芙蓉应列于友，反列于婢；月季应列于婢，反列于友：岂不教芙蓉抱屈么？”上官婉儿道：“芙蓉生成媚态娇姿，外虽好看，奈朝开暮落，其性无常。如此之类，岂可与友？至月季之色虽稍逊芙蓉，但四时常开，其性最长，如何不是好友？”

〔中国〕李汝珍《镜花缘》P. 22--2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她含着笑，一声不响地翕动着嘴唇，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一些

朴素的浅蓝色无名小花的茎，后来弯下丰满的腰去，想要闻闻这些小花，忽然闻到了铃兰花的醉人的甜蜜香味。她用手拨开，找到了这朵花。它就生在这一点浓厚的树荫下面。宽大的，以前曾经是绿色的树叶子还一直很热心地保护着低矮的弯曲的花梗，使它不受太阳炙晒，花梗上还留着枯萎的、雪白的小花朵。但是遮着一层露水和黄色斑锈的树叶子正在死去，就连小花朵也接近死亡边缘了，两朵娇嫩的花朵皱起来了，发了黑，只有花房顶上——全部闪着泪珠一样的露水——忽然在太阳底下闪起了耀眼的迷人的白光。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 P. 14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梅 花

他进了一道月洞门。一座大的假山立在他的面前，脚下是石子铺的路，路分左右两段。他向左边走去。路是往上斜的，并不宽，但很曲折，路的尽处是一个山洞。他走出洞来便看见路往下斜，同时一股清香扑到他的鼻端。他走了一段路，前面似乎没有路了，他不知道香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他慢慢地走过去。向左还有一条小路。他刚转了弯，前面豁然开朗，眼前一片浅红色。这是一片梅林，红白两种梅花开得正繁。他走进了梅林，踏着散落在地上的花瓣，用手拨开垂下的树枝，在梅林里慢步闲走。

〔中国〕巴金《家》P. 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我也忽然明白了清香的来源：是腊梅花。

迈进后园，腊梅开得正盛，几乎满树都是花。那花白里透黄，黄里透绿，花瓣润泽透明，象琥珀或玉石雕成的，很有点玉洁冰清的韵致。落花也不萎蔫，风吹花落，很担心花瓣会摔碎。

那硬挺的样子，仿佛哈口气会化，碰一碰会伤。但是梅花可并不是娇嫩的花，它能在数九隆冬带着雪开哩。“众芳摇落独鲜妍”，天气越冷，开得越精神。这株腊梅既然鲁迅早年的游伴，现在该足满一百岁的吧？“老梅花，少牡丹”，梅花的植株以年老的为好，看这株梅花开的热闹劲儿，怕正是又年老又年轻的。就季节说，梅飘香而送暖，雪六出以知春，梅花开的时候，也正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二十四番花信风，一候是梅花，开得最早。

〔中国〕吴伯箫《“早”》，选自《吴伯箫散文选》P. 3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中国〕鲁迅《在酒楼上》，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 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只走了一半的路，便看到四五棵红梅，在山麓上簇拥出来。在红梅后面，有两棵高大的冬青树，直入云霄，一高一低，一明一暗，与梅花相映成趣。更向前走，发现了这是人家开辟的园门。沿山坡开着梯形的田，田里种着整片的冬季花木，有的是茶花，有的是水仙，有的是腊梅，有的是天竹。腊梅差不多是凋谢了，那整畦的水仙，却长得还旺盛。那绿油油的长形叶子田里，好像是长着禾苗，苗上成丛地开着白花，象雪球一般。那一种清幽香味，在半空里荡漾着，送到人的鼻子管里来，真教人有飘飘欲仙之感。

〔中国〕张恨水《魑魅世界》P. 349，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请在一间草屋内，是杨执中修葺的一个小小的书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几树梅花，这几日天暖，开了两三枝。书房内满

壁诗画，中间一副笺纸联，上写道：“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两公子看了，不胜叹息，此身飘飘如游仙境。杨执中捧出鸡肉酒饭，当下吃了几杯酒，用过饭，不吃了，撒了过去，烹茗清谈。谈到两次相访，被聋老姬误传的话，彼此大笑。两公子要邀杨执中到家盘桓几日，杨执中说：“新年略有俗务，三四日后，自当敬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谈到起更时候，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两公子留连不忍相别。杨执中道：“本该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乡下蜗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于是执手踏着月影，把两公子同蘧公孙送到船上，自同邹吉甫回去了。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147—1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一面说一面大家看梅花。原来这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称赏。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细细赏玩一回方走。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去的人。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桃 花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作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撶在那水里。我才撶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撶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杏 花

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黛玉，便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那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

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稿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 8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玉 兰

水阁门大开，从里面洒出来明亮的灯光。门前几株玉兰花盛开，满树都是耀眼的大朵的白花，在月光里展示了它们的富丽的姿态。一缕一缕的甜香直向众人的脸上扑来。

〔中国〕巴金《春》P. 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茶 花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象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象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中国〕杨朔《茶花赋》，选自《人民文学》1961年3月号。

紫 薇

她还未来得及看书，眼光犹被面前的一颗紫薇吸引住了。在春城，在她生活的江浙一带也有紫薇，那不过三四米高。这棵紫薇竟高达三十米，花也开得别致，花瓣似被风吹皱的薄纱，每朵花的直径大得惊人，达五厘米许。朵儿在枝上排成一个个花穗儿，堆云叠翠地浮现于绿叶之上。紫红色的花，翠绿色的叶，衬以蓝天，把个诺大的花园点缀得更加妩媚了。

田起鸣素爱紫薇。此花虽非大族，但其家族的成员倒也“各显神通”，花色除紫外，尚有银、红、翠诸色。她春城家里就栽有几盆微型紫薇，在那高及尺许的枝头，满开繁花，别具一格，富有神韵。只是象这样高大挺拔的紫薇，她毕生还是第一次看到，令她十分神往。忽然她记起了紫薇颇有情趣的别名，因为紫薇的树皮十分光滑，茎杆大多比较纤细，触之能动全身，有人便叫它为痒痒花、怕痒花、搔痒树。……

〔中国〕李良杰《女工程师之死》P.43，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月 季

昨日他的蓝田碧玉开了一朵异种，有碗口大，清香沁人，比兰花的香味还要清些。这一朵花总有上千的瓣子。外面看象是白的，细看又带绿色。定神看下去，仿佛不知有若干远似的。平常碧玉，没有香味，这种却有香，而又香得极清，连兰花的香味都显得浊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2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玫 瑰

突然，她摸到一些沉甸甸的深红玫瑰花。她沉思地抚摸着那些像天鹅绒般柔软的花朵，恰似一个母亲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抚弄她孩子的小手一般。她悄悄探出身去嗅嗅花香，然后，失魂落魄地一路漫步过去。有时，一种火焰一样红、无香味的玫瑰会吸引住她。她站住，盯着看，好像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她在一大堆颤动的粉红色花瓣前站住时，那种相似的亲昵的柔情便又向她袭来了。接着，她又对着那中央像冰那样微呈绿色的白玫瑰惊叹。她像一只悲戚的白蝴蝶顺着那条小路慢悠悠地飞着，最后来到了一个尽是玫瑰花的小花坛前。密密麻麻的灿烂而鲜艳的花朵似乎把整个花坛都塞满了。玫瑰花是这么多，这么明媚，她对着这些鲜花觉得羞涩。这些花儿似乎在谈笑呢。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在一群陌生人中似的。这使她兴高采烈，心迷神醉。她兴奋得脸都红了。空气里一片芳香。

〔英国〕戴·赫·劳伦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P.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樱 花

日本到处都有樱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弥漫的樱花气息里！

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樱花一共有三百多种，最多的是山樱，吉野樱，和八重樱。山樱和吉野樱不像桃花那样地白中透红，也不像梨花那样地白中透绿，它是莲灰色的，八重樱就丰满红润一些，近乎北京城里春天的海棠。此外还有浅黄色的郁金樱，花枝低垂的枝垂樱，“春分”时节最早开花的彼岸樱，花瓣多

到三百余片的菊樱……掩映重迭，争妍斗艳。

〔中国〕冰心《樱花赞》，选自《1959—1961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清晨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十一辆汽车，沙沙地飞驰。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好象云海似地，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像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中国〕冰心《樱花赞》，选自《1959—1961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樱花簇簇，盛开在简素的黑枝丫上，宛如洁白的贝壳一无间隙地生存在岩礁上一样。晚风把布幕吹鼓起来了。首先招风的是下边的枝丫，随着花枝像喃喃细语似的摇晃，伸展在枝头的花簇，也猛烈地摇曳着。

花是素白的，只有一簇簇蓓蕾呈粉红色。就是在花的素白中，仔细一看，花蕊部分的星形却是茶红色的，好象钮扣正中的缝线，一丝丝地系得牢牢固固的。

云彩、黄昏的蓝天相互交融，显得十分稀薄。花与花也混成一片，划分天空的轮廓是模糊的。似乎融合在茫茫的暮色中，令人强烈地感到枝丫和树干的黑色越发浓重了。

黄昏的天空和樱花，每一秒每一分地越来越亲近了。看着看着，清显整颗心都被锁在不安的思绪之中。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120，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青 草

青草从根的地方起都是发了黑的浓绿颜色，草尖在太阳底下

闪着金属一样的光亮。到处长满了乱蓬蓬的、还没有成熟的羽茅草，蔓生的常春藤盘旋着，从羽茅草的顶上爬过，速生草的结了籽的小脑袋拼命往有太阳的地方伸出去。有些地方生着矮小的马鞭草，中间稀疏地夹杂着些鼠尾草，再走过去又是一大片羽茅草，像满潮一样铺展开去，当中夹杂着各种野花、燕麦、黄山芥、大戟和陈葛——这是一种喜欢孤独的草，在它生长的地方一定要把其余的草都给驱逐掉。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顿河对岸的各种草都已经开完了花，那都是些没有生气的病弱的草，不像是草原上的草。同是一样的土地，可是草吸收的养分是不同的；草原上的山岗后头，是上等黑土地，像脆骨一样；牲口群一冲而过——连一个马蹄印子都看不见。

坚硬的土地，上面生的草也是强壮而有生命力的；但是在顿河两岸和顿河的对面，却是一片又低又潮湿的松软的土地，生的是些不很茂盛的、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草，有时候连牲口都讨厌吃这些草。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3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因为春天来到而丰富起来的、旺盛而活泼的、眼睛看不见的生活在草原上展开了；青草长得特别茂盛；许多结了婚的飞禽和大小走兽的伴侣，都躲开贪心的人的眼睛，隐藏在草原的秘密洞穴里交配。

田地里乱蓬蓬地长满了发出数不清的尖尖的嫩芽的禾苗……只有已经结束了生命的去年的杂草——随风飘——在草原各处的古代的小堡垒的土坡上无精打采地搭拉着，像要求保护似的紧贴在地面上，但是生气勃勃的新鲜的微风毫不留情地把它从草根干掉的地方刮断，吹着它在被太阳照耀着的、恢复了生命的草原上

· 东 西 南 北 地 乱 滚 ·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3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羽茅草熟透了。草原上，几十里地的地方，都布满了波浪翻滚的银白色羽毛。风柔软地把草吹弯，吹得沙沙乱响，像波浪一样上下翻动，把灰白色的草浪忽而往南吹去，忽而往西吹去。气流经过的地方，羽茅草就像祷告一样弯下身子，就有一道暗黑的痕迹在羽茅草的灰白色头顶上停留半天。

各种颜色的草都开完了花。许多山坡上都低垂着晒黄了的、忧郁的苦艾。短短的黑夜很快地飞过去。每天夜里，在煤炭一样黑的天空上，闪烁着无数的星星；一弯新月——这是哥萨克的小太阳，隐约地升了上来，吝啬地和淡淡地闪着光亮；广阔的天河和许多其他的星群交织在一起。辛辣的空气很浓厚，风又干又苦；充满了强烈的苦艾气味的土地渴想着要乘乘风凉。许多骄傲的、没有被马蹄踏过、也没有被人足踏过的星群铺成的道路都摇摇欲坠的样子；象麦粒一样的繁星，在干燥的漆黑的天空上，连根也没有扎下，也没有能使人高兴一下就消灭了；月亮的颜色就像是一片干盐池，草原上是一片干旱，把草都旱得低低地弯着腰，草原上到处是喧闹的、银白色的鹌鹑的搏斗和嘹亮的烟鹌儿的叫声……

一到白天——就是暑热、气闷、烟雾蒙蒙。淡蓝的天空上，是酷热的太阳，万里无云，一只鹰大张开翅膀，很像一把棕色的钢铁的弓。草原上，耀眼地闪动着羽茅草，热腾腾的、象骆驼毛一样颜色的褐色杂草冒着雾气；鹰斜着身子在蓝色天空上盘旋，——它的巨大的影子顺着下面的草地上轻轻地滑过。

金花鼠疲倦地和沙哑地吱吱叫。田鼠在洞穴的黄色土堆上打盹。草原上是一片燥热，然而死一样安静，四周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一动也不动。就连古堡也在眼睛能看到的天边上神奇地和模糊地闪着蓝光，很像是梦里一样……

亲爱的草原！把成群的骡马和儿马脖子上的鬃毛吹得直往下

倒的苦风。干燥的马脸上被风一吹发出了咸味，于是马就呼吸着这种又苦又咸的气味，用像缎子一样光滑的嘴唇嚼着，嘶叫着，觉得嘴唇上有一股风和太阳的滋味。在低垂的顿河天空下面的亲爱的草原！山沟、干涸的溪涧和红色粘土土沟的泥底，遗留着已经被草遮没的马蹄痕迹的羽茅草大草原，神秘地沉默着的、保存着哥萨克的光荣的古代堡垒……用哥萨克的鲜血灌溉过的顿河的草原，我要恭恭敬敬地向你致敬，我要亲你那还没有开垦过的土地！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43—10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三十五、火 景

火 花

钟敲十点，一艘轮船从曼罗塞尼湖飞驰而过，呜呜的尖厉汽笛声划破了周围的寂静。拉捷里向窗外望去，除了在那碧波如镜的湖里倒映着星星的闪光，什么也没看到。拉捷里竭力不去想埃伦，不去想今天发生的一切。他注视着那又红又亮的火花从轮船的烟囱里飞溅出来，犹如那仙境里的动人舞蹈。阵风吹散了火花，火花在天空中纷纷扬扬，渐渐地暗淡下去。拉捷里心想：“它就像地球上的爱情，突然一闪，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可随即便熄灭了！假若能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那永放光芒的星星！”

〔马达加斯加〕列·拉捷米沙—劳里逊《火花》，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 27，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副可怕的、不同平常的景象映进他们的眼帘。在村子尽头的几个小屋中，有一个小屋的草顶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喷泉在喷水。猛然间，整个房顶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烧的爆裂声传过来。

月光朦胧，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抖的红光里；黑影在地面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互相推挤，摔倒；他们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别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鸽子；饭铺

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继续在唱歌，拉手风琴，仿佛压根儿没出什么岔子似的。

〔俄国〕契诃夫《农民》，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 650-6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篝火

村里，大伙儿燃起的篝火吐出欢快的火舌。一位老人在黑影里拉着手风琴，年轻的姑娘们穿着白人扔掉的衣服，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围着篝火走动着。篝火边，一群没有结婚、没有志向、没有去过大城市的小伙子在谈论着姑娘。篝火的另一边，一群老年妇女，围着斯沃茨大姐，听她讲西莉亚漂亮的衣物，她亲自帮她打开箱子，亲眼见过那些丝织品、编绣品，还亲手摸过呢！多么漂亮的衣服呀！听着斯沃茨大姐的描述，别的老妇脑子里也像在摸着那些华贵的衣物呢。

忽然，篝火前面的小块儿空地上拥满了跳舞的人群。老头子们在房子后面放了一只装石蜡用的大铁罐，里面装满了麦酒。人们三五成群地离开篝火到这里来，回去时个个都更加兴奋、更加坚毅、更加有朝气……人们痛饮麦酒，打闹嬉笑，狂欢乱舞，百倍舒畅，这是对平日的那种残酷、艰难、饥饿、单调生活的一种逃避。他们吹牛放炮，夸夸其谈，做着永远不会实现的黄粱美梦，添油加醋地把它描绘得更加荒诞离奇。不是什么大的梦想，不过是些小小的幻想而已：不要多，一丁点钱，一两件新衣服；或者，每星期吃上三到四次肉；肚子鼓胀的孩子们哭闹时有面包给他们吃。一位老妇幻想攒上三英镑钱，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没有什么特殊使用，只是觉得有三英镑钱太好了。还有一位妇女庄严地宣告，只要能尝一尝黄油，死了也安心了。他们做着这样小小的迷梦，舍不得离开美好的梦境……

〔南非〕彼德·亚伯拉罕《叛逆者的爱情》P. 244、245、256、257，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田野里燃起了一堆堆火，升腾起团团烟，人们正准备犁田种小麦。他们平整田地，把玉米秆等上一茬的残留物收拾起来，堆在田中央，一堆堆地点火焚烧，平展展的黑色大地正进行着下一茬种植的准备。男人们有的弯着身子耙地，有的在扶犁而行。枣椰树的枝叶在微风吹拂下婆娑了一瞬，继而又平静下来。在正午太阳的照射下，种植苜蓿的水浇田地里升起了热气腾腾的水汽。在一阵一阵的吹风中，柠檬、橙子、桔子的沁人香气扑鼻而来。牛鸣声、驴叫声、劈柴声此起彼伏。

〔苏丹〕哈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154—155，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景色很奇妙：火堆周围有一个圆形的、淡红色的光圈在颤动着，仿佛被黑暗阻住而停滞在那里的样子，火焰炽烈起来，有时向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火光的尖细的舌头舐一舐光秃秃的柳树枝条，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锐的长长的黑影的突然侵入，一直达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斗争了。有的时候，当火焰较弱而光圈缩小的时候，在迫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是一个纯白的马头，迅速地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钝地向我们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听见它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从光明的地方，难于看出黑暗中的情状，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着一重几近于黑色的帷幕；但是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可以隐约地看见丘陵和树林的长长的影子。黑暗而纯洁的天空显示出无限神秘的壮丽，庄严地、高远无极地笼罩在我们上面。吸取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新鲜气味——俄罗斯夏夜的气味，使人胸中感到一种愉快的紧缩。四周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响……只是有时在近旁的河里突然响出大鱼泼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被飘来的波浪微微冲击着，发出低弱的瑟瑟声……只有火轻轻地哗哗剥剥地响着。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13，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午夜光景，车夫们和叶果鲁希卡又围了一小堆篝火坐着。杂草烧起来的时候，基留哈和瓦夏到山沟里的什么地方取水去；他们消失在黑暗里，不过一直听得见他们铁桶子的叮咚的响声和他们讲话的声音，可见山沟一定不远。篝火的火光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闪摇的光点；虽然明月当空，火光以外却好像是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的漆黑。亮光照着车夫们的眼睛，他们只看见大道的一部分；那些货车载着货包，套着马儿，在黑暗里几乎看不清，样子像是一条不定形的大山脉。离篝火二十步远，在大道跟旷野交界的地方立着一个坟墓上的木头十字架，已经歪了。叶果鲁希卡在篝火还没烧起来以前还能看见远处东西的时候留意到大道的另一边也立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旧十字架。

基留哈和瓦夏提着水回来，倒满锅子，把锅子架在火上。司乔普卡手里拿着那个缺口的勺儿，站在锅子旁边的烟雾里，呆望着水，等沫子浮上来。潘捷列和叶美里扬并排坐着，闷声不响，不知在想什么。迪莫夫趴在地上，用拳头支起脑袋，瞧着火；司乔普卡的影子在他身上跳动，因此他的漂亮的脸一忽儿给黑暗盖住，一忽儿又突然发红了……基留哈和瓦夏在不远的地方走动，拣杂草和桦树皮来烧火。叶果鲁希卡把两只手放在衣袋里，站在潘捷列身旁，瞧着火怎样吞吃杂草。

大家都在休息，思索着什么，匆匆看一眼那个十字架，一块块红光正在那个十字架上跳动。孤零零的坟显得忧郁，深思，极有诗意……人们听得出坟墓是怎样的寂静；在这种寂静里，感到这儿存在着一个身世不详、躺在十字架底下的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好受吗？在月夜里它不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凄凉、深思，青草悲伤，好像蚊母鸟的叫声也拘束多了。没有一个过路的人不记起那个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儿地回头看那座坟，直到那坟远远地落在后面，掩盖在暗影里面为止……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 2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纵 火

说句该挨嘴巴的话，火是真好！远远，漆黑的天上，忽然一白，紧跟着又黑了。忽然又一白，猛的冒起一个红团，有一块天像烧红的铁板，红得可怕。在红光里看见了多少股黑烟，和火舌们高低不齐的往上冒，一会儿烟遮住了火苗；一会儿火苗冲破了黑烟。黑烟滚着，转着，千变万化的往上升，凝成一片，罩住下面的火光，像浓雾掩住了夕阳。待一会儿，火光明亮了一些，烟也改成灰白色儿，纯净，旺炽，火苗不多，而光亮结成一片，照明了半个天。那近处的，烟与火中带着种种的响声，烟往高处起，火往四下里奔；烟像些丑恶的黑龙，火像些乱长乱钻的红铁笋。烟裹着火，火裹着烟，卷起多高，忽然离散，黑烟里落下无数的火花。或者三五个极大的火团。火花火团落下，烟像痛快轻松了一些，翻滚着向上冒。火团下降，在半空中遇到下面的火柱，又狂喜地往上跳跃，炸出无数火花。火团远落，遇到可以燃烧的东西，整个的再点起一把新火，新烟掩住旧火，一时变为黑暗；新火冲出了黑烟，与旧火联成一气，处处是火舌，火柱，飞舞，吐动，摇摆，颠狂。忽然花啦一声，一架房倒下去，火星，焦炭，尘土，白烟，一齐飞扬，火苗压在下面，一齐在底下往横里吐射，像千百条探头吐舌的火蛇。静寂，静寂，火蛇慢慢的，忍耐的，往上翻，绕到上边来，与高处的火接到一处，通明，纯亮，忽忽的响着，要把人的心全照亮了似的。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
P. 26—27. 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行者拿了，按着云头，径到禅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与白马、行李。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头坐着，保护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来，他转捻诀念咒，望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一阵风起，把那火转吹得烘烘乱发。好火！好火！但见那：

黑烟漠漠，红焰腾腾。黑烟漠漠，长空不见一天星；红焰腾腾，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时，灼灼金蛇；次后来，威威血马。南方三气逞英雄，回禄大神施法力。燥干柴烧烈火性，说甚么燧人钻木；热油门前飘彩焰，赛过了老祖开炉。正是那无情火发，怎禁这有意行凶；不去弭灾，反行助虐。风随火势，焰飞有千丈余高；火逞风威，灰进上九霄云外。乒乒乒乒，好便似残年爆竹；泼泼喇喇，却就如军中炮声。烧得那当场佛象莫能逃，东院伽蓝无处躲。胜如赤壁夜鏖兵，赛过阿房宫内火！

这正是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须臾间，风狂火盛，把一座观音院，处处通红。你看那众和尚，搬箱抬笼，抢桌端锅，满院里叫苦连天。孙行者护住了后边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禅堂，其余前后火光大发，真个是照天红焰辉煌，透壁金光照耀！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 200—201，齐鲁书社1980年版。

火 灾

老普罗的房子烧起来了的时候，突然之间四方八面都起了火灾，四方八面都爆发了起来。火药库的爆发，军器库的爆发，洋油库的爆发，各种各样的爆发接二连三地起来，猛烈的光景，猛烈的声音，比任何剧烈的战争还要厉害。火焰，浓烟，向繁华的都城进攻，几千万道的红舌在那城市上舐来舐去。

……大家从梦里醒来，拼命地和火决斗。但是那火就给由地底喷出来的一样，这里也是，那里也是，四面八方都是。一城都动乱了起来了。水龙的车轮声，喷水声，救火的钟声，人声，嚷成了一片。街上看看快要成为河流了。河流里面的水看看快要沸腾了。火向天上燃烧，火光的影子投射在水里，上天下地一片都是红光。

〔中国〕郭沫若《一只手》，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 P. 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爆炸之后，博罗维耶茨基工厂的大火蔓延得越来越猛。

透过炸烂的墙壁，好象透过触目惊心的伤口一样，火焰和浓烟一忽儿呼呼地奔流，一忽儿狂野地、发了疯似地呼啸着，用它的血红色臂膀包拢了一切。

救火队虽然奋力抢救，车间还是一批又一批地烧起火来；大火象活动的魔鬼一样，在墙壁上乱爬，在屋顶上乱攀，象道道血流一样在院子上空颤动，最后汇合为一，又象卷着巨浪的狂风，泛滥在整个工厂里。

黑夜的猛烈大风更令人胆战心惊，大风助长火势，把它象蓬松的头发一样抛向四面八方。

屋顶连连坍塌，血红色的灰尘和令人目眩的火雨又向上迸发，飞上左邻右舍，飞上城市，飞入黑夜。

呛人的滚滚浓烟充满工厂院，象黑雾一般盖住了院墙。透过这片黑雾，火蛇嘶嘶地叫着扭动着，一群群血红的妖怪互相追逐，伸出摇晃着的脑袋。

层层楼板塌了下来，烧焦的内部设施震耳欲聋地坠落在火海之中，墙壁断裂，顿时变成一堆瓦砾。

大火所向无敌，人已经退避，因为他们必须去保护隔壁特拉文斯基的工厂，扑灭巴乌姆工厂里的火。

莫雷茨声音沙哑，汗流满面，焦急万分，还在继续奔跑着、呼喊着的，可是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叫嚷声中，谁也听不见他的话。这个时候，撒满了前不久盖房子剩下的砖瓦垃圾的院子里酷热难当，火焰从四面冒出，象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咆哮着，蜷缩片刻之后，重又抬起了可怕的头，摇晃着，同时兴高采烈地嗥叫。这个时候，被火烧着的纱团，各种烧烂了的材料又从内部飞窜出来，象凶狠的火鸟一样，呼啦呼啦地飞向空中。

大火的威力就是这样。众人已经沉默，麻木地站着，毫无办法，呆得发傻，心头的惶恐无法言表，只好后退。从所有的人心里不时发出惊骇的呼号声，但是这声音在喧嚣和破裂断折声中，在大车间倒塌时坠落的机器的苦难呻吟中，在墙壁坍塌的呼噜哗

啦声中，在大火的野性的、疯狂的嘶嘶的乐调中，已全然听不到了。

大火气势汹汹地唱出胜利凯歌，在昏黑的夜幕中吹拂着红色的大布单，在房顶上疯狂地翻滚、呼号、嘶鸣、嚎叫，用血红的獠牙咬着墙壁，撕碎机器，舔着钢铁，还把残碴烧毁、拉走、踩在脚下。

到了清晨，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大火的力气耗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工厂石墙，没有屋顶，没有梯板，没有窗户，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骨架，熏黑的、还在坍塌的墙壁，只剩下了酷似满是窟窿、洞洞冒烟的大箱子一样的框架，在箱子底上，烧剩下的余火还在蠕动，象水螅虫那样，用血红的舌头吸吮着工厂尸骸中残存的一点力量。

在灰暗、阴沉、雪越下越大的清晨，博罗维耶茨基赶到了现场。

〔波兰〕莱蒙特《福地》P.776，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三十六、战 争

激 战

天空上这里闪一闪，那里亮一亮。……子弹吱吱地朝他们飞过来，有些人呻吟着，倒在地上。枪声象狂风暴雨一般响着，人们的喊声更加洪亮，硝烟的气味刺着人们的鼻孔，马路上的血液几乎使人们滑倒，但是人们还在继续前进。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3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早晨，整个前线还是平静的。当太阳从白色的山峦间腾跃出来，把耀眼的光芒射向大地的时候，突然间，千百门大炮怒吼起来。霎时间，闪电轰鸣，天崩地裂，大地在剧烈的爆炸声中颤抖了。各种口径的野炮、平射炮的炮弹，从人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旋即从新保安城里腾起无数高大的烟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大量的曲射炮的炮弹，密集得就象一群群抱起翅膀的黑色鸟儿，先是腾空而起，然后在空中划出千百道黑色的弧线，继后就朝城里一头扎了下去。城里旋即滚腾起团团烟尘，传来一团团连珠炮般的爆炸声。在大炮轰击开始不久，爆豆般的枪声就乱成了一锅粥。枪声和炮声搅在一起，就如平地涌起万丈风暴，呼啦啦狂奔怒吼。开始，透过一团团烟雾，还可以看出城墙和城里高屋顶的轮廓，过了不一会，整个新保安城就淹没在硝烟之中，什么也看不清了。

经过一阵猛烈的压制射击，敌人城墙上的许多轻重火器被摧

毀了，被压制了，城墙被轰开了一道道豁口，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被打垮了。只有一些残存的敌人，还在垂死挣扎，还在疯狂地顽抗；一些残存的火器，还在纷乱地狂喊着。敌人打来的炮弹，在我军阵地上不时掀起巨大的烟柱；敌人射来的子弹，在人们头顶上吱吱地飞鸣着。

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登城部队蜂拥而上。不一会，就见乱云似的烽烟中，闪动起数面红旗。在耀眼的阳光下，在滚动的烟云中，那猎猎红旗显得分外的鲜艳夺目。

〔中国〕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661，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傍晚时候，敌人对大牛背阵地，又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进攻。炮弹冰雹般地落在陆地上，剧烈的爆炸声，震得大地微微颤动。一个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被掀起的泥土，飞向空中，随后喇啦啦地倾泻到阵地上。阵地上尚存的几棵圆帽子小榆树，顷刻间被炸断，有的被连根拔起，有一棵竟被掀到空中、倒栽下来。有些炮弹落在阵地前的东川河里，掀起高大的水柱，激起狂涛般的浪波。那高高的水柱，冲向空中，随后象瀑布似的跌落下来，溅起大片的浪花，搅起无数的旋涡。一刹那间，天变阴了，水变浑了。浑浊的河水，在狂卷的硝烟弥漫下，慌乱地向下游横冲直撞而去。在大炮轰击的同时，敌人的四辆坦克，从河对过隆隆地开了过来。为了制造恐怖气氛，敌人在坦克上按上了警笛。那警笛鬼怪般嗥叫着，刺耳瘆人。跟在坦克后面的穿土黄色棉军服的敌人步兵，远看去就象一群蝗虫，咕咕容容地爬过来。敌人的各种火器全开火了，整个阵地被枪炮声淹没了，被烟尘笼罩了。秋风吹动着昏沉沉的烟雾，在阵地上空翻卷飞腾。在游云般的烟雾缝隙里忽隐忽现的太阳，战兢兢地光显个大白脸盘子。

〔中国〕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2，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决战在城市废墟中间余烬未熄的瓦砾堆里艰苦地惨烈地疯狂进行着，使用着一切现代战争的武器。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舌在断垣残壁间吞吐着，一直穿进地窖的角落里去。在屋基底下冻硬的土地里面，挖掘着埋放最猛烈的炸药的坑道，地下的躲避室连同里面住着的人都像火山爆发一样炸得粉碎，直飞到空中。重大的迫击炮弹在废墟的上空呼呼地飞着，深深地钻到乱石堆里去，把掩蔽部摧碎或者埋没，替里面的人员造成集体坟墓。轰炸机在这死人场的上空咆哮飞过，它们丢下来的炸弹把这已经一再飞腾起来的乱石堆再翻搅一下。机关枪和手提机关枪无休无息地在响着，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不断地在炸着，每一分钟里都有抽搐着的人体在呼出最后一口气，被埋在石块底下或者被炽热的钢弹撕成碎片。还苟延残喘的那些人就在城市下水道的污水里面爬来爬去，既找不到出路，也找不到救护。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特派员》，选自《布莱德尔小说选集》，P. 173，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两军贴近，就象两股浪头，为两股飓风吹袭，迎头相遇，迎头相击了。虽然双方相隔，还有一段间距，但马快如风，都以最大速率接近前来。战马都垂下了耳朵，俨如是那围场的猎狗，马腹在贴地狂奔。在那一头，全是高人大马，个个盔甲鲜明，右手马刀举得直直的；在这一头，黑压压的，则是鞑靼猛士。

终于，在开阔的平川上，两军展开了鏖战，他们已对阵搏杀，杀得震惊天地，吓落人胆。鞑靼兵阵仿佛谷杆迎风，风吹身偃，而那方，高人大马，骋骤向前，那人马威势，凌厉如霹雳，扫掠如飓风。

鞑靼兵跟着疾奔猛蹿，开始了追击。要追上突围猛士，鞑靼兵可以办到，可要一下歼灭他们，却是不能。越来越多的鞑靼兵向骁骑紧追。空间响起恐怖的嘶声，因为鞑靼兵开始抛起了令人胆寒的马索子。

〔波兰〕显克微支《洪流》下册P. 9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厮杀

次日，高兰英出城，至营前搦战。子牙正坐，忽报：“有一女将请战。”子牙问：“谁可出马？”有邓婵玉应声曰：“末将愿往。”子牙曰：“须要小心。”邓婵玉曰：“末将知道。”言罢上马，一声炮响，展两杆大红旗出营，大呼曰：“来将何人？快通名来！”高兰英观看，见是一员女将，心下疑惑，忙应曰：“吾非别人，乃镇守渑池张将军夫人高兰英是也。你是谁？”邓婵玉曰：“吾乃是督运粮储土将军夫人邓婵玉是也。”高兰英听说，大骂：“贱人！你父子奉敕征讨，如何苟就成婚，今日有何面目归见故乡也！”邓婵玉大怒，舞双刀来取。高兰英一身缟素，将手中双刀急架来迎。二员女将，一红，一白，杀在城下。怎见得，有赞为证：

这一个顶上金盔耀日光；那一个束发银冠列凤凰。这一个黄金锁子连环铠；那一个千叶龙鳞甲更强。这一个猩猩血染红衲袄；那一个素白征袍似粉装。这一个是赤金映日红玛瑙；那一个是白雪初施玉琢娘。这一个似向阳红杏枝枝嫩；那一个似月下梨花带露香。这一个似五月榴花红似火；那一个似雪里梅花靠粉墙。这一个腰肢袅娜在鞍辔上；那一个体态风流十指长。这一个双刀幌幌如闪电；那一个二刃如锋劈面扬。分明是：广寒仙子临凡世，月里嫦娥降下方。两员女将天下少，红似银朱白似霜。

话说邓婵玉大战高兰英有二十回合，拨马就走。高兰英不知邓婵玉诈败，便随后赶来。婵玉闻脑后鸾铃响处，忙取五光石回手一下，正中高兰英面上，只打得嘴唇青肿，掩面而回。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841—8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再说到吉青家将，见吉青一夜不回，忙去报知岳元帅。元帅

急传令合营众将，分头乱蹠番营，去救吉青。一声令下，当时大营中汤怀、张显、牛皋、王贵、施全、张国祥、董芳、杨虎、阮良、耿明初、耿明达、余化龙、岳真、孟邦杰、呼天保、呼天庆、徐庆、金彪，并东西南三营内梁兴、赵云、周青等一班大将；岳元帅亲领着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一齐冲入番营。只见番兵分为左右，让开大路。岳爷暗想：“番兵让路，必有诡计。”传令众将分作四路，左右抄到他后营而入。一声炮响，四面八方，一齐杀入，横冲直撞。番兵抵挡不住，往前一拥，俱各跌下陷坑，把陷坑填得满满的，听凭宋兵东冲西突。粘罕带领众元帅、平章分兵左右迎敌，那里当得起这班没毛大虫；声若翻江，势如倒海，遇着他的刀，分作两段；挡着他的枪，戳个窟窿；锤到处，打成肉浆；铜来时，变做血泥。但见：

两家混战，士卒如云。冲开队伍势如龙，砍倒旗旛雄似虎。个个威风凛凛，人人杀气腾腾。兵对兵，将对将，各分头目使深机；枪迎枪，箭迎箭，两下交锋乘不意。直杀得翻江搅海，昏惨惨冥迷天日；真个似拔地摇山，浙索索乱撒风砂。正是：迷空杀气乾坤暗，遍地征云宇宙昏！

有诗曰：

餐刀饮剑血潸然，滚滚人头心胆寒。

阵雾征云暗惨淡，抛妻弃子恨漫漫。

这一阵，杀得番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粘罕顾不得元帅，元帅顾不得平章，各自寻路逃奔。

〔中国〕钱彩等著《说岳全传》P.2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我的话语和长戟的挥舞果然奏了效：士兵们马上掉回头去，大喊着“打倒巴力和他的崇拜者！”出其不意地直向敌人冲去。结果不但把敌人驱回防守工事，而且跟着他们一同打了进去，正如俗话说，把他们打了个乱七八糟。我也进去了，一半是被大

家拥进去的，一半是想去劝告愤怒的士兵手下留情、别乱杀害，因为我不忍看到基督徒和英国人象遇到疯犬警报被乱打死在街头的野狗一样，叫人家用大刀砍死或用枪托打烂。士兵们就这样砍杀着，我就这样呼唤着他们住手，不知不觉已从底层攻到屋顶了。屋顶上一半铺的是铅板，逃掉的保王党骑士都躲到那儿当作最后的避难所。我可以说，我本人是被士兵挤上那个狭小弯曲的楼梯去的——他们活象猎犬捕食似地往上冲。我好不容易走出过道以后，就看见了可怕的景象。被打散的敌人，有的疯狂拼命抵抗，有的跪在地上，高呼饶命，这种话语和声调，一想起就叫人心碎。有的呼喊上帝怜悯，而呼喊得正是时候，因为那个当儿，人是没有怜悯心的。他们被击倒了、被刺穿了、被从垛口上扔进湖里去了。胜利者的狂呼、失败者呻吟、尖嚎、叫喊，乱成了一片。那种声音太可怕了，只有死亡才能使我忘掉！然而这样屠杀同胞的人，既不是来自野蛮荒岛的邪教徒，也不是我们自己民族里的渣滓和垃圾——流氓。他们冷静的时候很有理智，不，他们甚至是信神的人，无论在天上在人间，都是有好名声的人！啊，我的艾维拉先生，你们的打仗的买卖实在应该避免，应该叫人惧怕啊，因为它把这样的好人，在对待同胞的时候变成了恶狼！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官》P.262—26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对英国人来说，发生了更大的灾难。突然，所有临街房屋的门户大开，从里面冲出无数妇女和儿童，他们手执各种奇怪的武器，向英国人扑去。有的妇女手拿乳钵槌儿，对着敌人的胸膛和脊背猛打；有的妇女举着沉重的铜壶，狠砸敌人的脑袋。孩子们有的手执大菜刀，对准敌人乱砍；有的握着粗短的棍棒，在敌人身上乱捣。大家一齐冲入战场，喊声冲天，不顾敌人开枪、刀砍，前仆后继。往往同时有五六名妇女围打一个英国人，举棍棒的被敌人砍倒了，拿大菜刀的会同时割下他的脑袋。另一名妇女又会夺过他的长枪，如果她会使用武器，就会立即举枪向敌人

射击；否则，她就用枪托对准敌人的脸部或胸口狠狠打去，把敌人打倒在地，让手持乳钵槌儿的妇女把他捉住。

〔埃及〕阿·拉·法赫米《为了自由》P.289—29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正 事

昨夜朦胧的月光下只觉得这所大房子建筑的象个堡垒，今天白昼再进来一看，嘿，这简直可以说是一座要塞。

那一圈围墙，虽不怎么厚，却有一人半高，团团四周全是上下两层枪眼。这墙，周围总有三百多步，正面有象门楼的东西，墙壁厚，两道栅门，全是整株的杉木做的柱子，门楼顶上居然碉堞式，而且是平顶，必要时这就是机关枪阵地。

大房子是一整块。雄踞围墙中，象一个岛。水磨砖的高墙，一石脚足有五尺高。一道正门和一道便门，门框全有半丈深，青石板砌就，内外两道木栅，每根柱子都是整株杉木做的。而且门框两边又有枪眼，攻进了头道木栅再攻二道时，便要受到两侧的枪击。墙没有正式的窗，可以名为窗的，实在也是枪眼，这有二尺长，三寸来宽，整块青石凿成，嵌在墙中，每隔一丈，便有一个。这是装在墙的中部的。这上边，几乎靠近墙顶了，又有小小的圆洞，也是枪眼，也是每隔一丈一个，和下面的长方形枪眼犬齿相错；因此，这墙上，高低两层，每五尺便有个枪眼。

〔中国〕茅盾《过封锁线》，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6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终于踏进环岛甬道，它实际上是个头尾相衔的环形堑壕。外侧每隔七八步就有一个射击掩体。根据形状，我瞧出它们是架步枪、机枪、无后座力炮的。我身子往上一靠，顿时感到自个儿是一条打不垮的好汉。掩体内的土壤被敲打得结结实实，几乎敲出

一层油来。人扑进去打滚，身上也沾不着一星土沫。我粗粗估算，每人差不多能摊上五个射击工事。真带劲，我能把生命分成五份来抵抗敌人进攻了。此刻天阴，工事土墙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暗红色，真象运动员鼓起的大块胸肌。

堑壕内侧每隔十几米便有一条通道。通道尽头是黑幽幽的水泥门洞，只消瞧它一眼，就会感觉有股阴凉气息流出来。我相信岛子内部已经挖空了，岛子本身就是个大碉堡。即使临空爆炸一枚原子弹，它能把岛子烧得通红，但没法摧毁这样的大碉堡。

〔中国〕朱苏进《凝眸》，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1657，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阵 地

在这一块光秃秃的平地上，没有路沟，没有房屋，仅有的几棵大树也被敌人的炮火拔掉了。区小队、区干部，还有分区、县大队留下来的一些战士，仍顽强地和敌人抗击，那些刚刚被敌人的炮弹炸开、土还烫人的炮弹坑，就成了最好的战斗地形。

傍黑，敌人的炮火猛烈地向这块土地上倾泻，看样子他们立刻要解决战斗了。老孟推了推身旁几个同志，一个也不动，他忽然想起建梅，她上哪里去了呢？不由喊了两声：“建梅！建梅！”

没有回声。他没有想到，在这漫天的炮火声中谁能听得见喊叫呢？他慢慢地往后爬，爬……轰的一声，一颗炮弹在他原来的地方爆炸了，那几个同志的尸体又被送上天空。老孟被那火药味呛得连连咳嗽了几声，小声咒骂道：“操他娘，连圈尸首也不让落！”

他继续往后爬。在他身旁发现了一个母亲的尸体，在她的身下压着一个看样子刚满生的孩子。那孩子闭着眼睛，双手还紧紧地扯着母亲的衣裳。老孟情不自禁地去拽了拽那孩子的小手。孩子一动也不动，他的手冰凉，身上却没有伤痕。从情况判断，可

能是母亲为了维护孩子被打死而把孩子压死的。在母亲的身边躺着一对小姑娘，模样儿差不多，一个眼角上有个洞，一个脑门上有凝结了的大血块，她们这会儿还手牵着手呢！不远的地方，有个男人，和他们的长相差不多，只是下半身全没有了。老孟看这情景不由感叹道：“一家子，一家子全完了！”

〔中国〕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P.2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炮兵们来回窜动，天空中子弹呼啸，炮声隆隆，飞机的身影时隐时现。太阳像个爆炸的大球，变成毛茸茸的，令人眩目的一团。两军对阵的力量，交织在渡口了。第聂伯河在燃烧，河岸因炸弹爆炸而震颤着。

所有的工厂，都悲怆地燃起了世纪末日般的熊熊大火。

工作场所前面的花园里，堆放着小山似的弹药，它们也在燃烧，炮弹爆炸开来，呼啸着飞向四面八方。

战斗的炽烈气氛，笼罩在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花园里，硝烟撒落下来，空气中充满着焦糊味。

一切都在燃烧。

在这地狱般的险恶场所，在充满焦糊味、被宰割得七零八落的世界里，在金色的向日葵之间的一条堑壕里，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声。

一个战士刚好路经那条小堑壕。那个战士满脸是血，被打断的一条胳膊上也尽是新淌出的鲜血……但是，他那双被激战的声音震得发聩的耳朵，毕竟还是听见了那一阵尖叫声。于是，他停住步子，俯身在那条小堑壕上面。堑壕里躺着一个刚分娩的妇女，她的新生婴儿，刚刚睁开他那双小眼，带着惊奇和无知，第一次看到了面前的世界，看到了这个到处是鲜血的世界。士兵那张淌满鲜血的脸孔，俯视着那条小堑壕，那鲜血融进了天空。天空也变成了红色的，布满了硝烟，那一轮红日，也在血红的光轮中颤动。这是新生儿呱呱坠地后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也是紧接着

便深深嵌入他那下意识深处的最初一些标记。

“请到那儿去说一声，叫一个人来……”一声备受煎熬的母性的呼唤，变作沉重的呻吟，从堑壕里传了出来……

惊得目瞪口呆的士兵，兀自站在堑壕上面，忘记自己也是一个重伤号了。显然，他无法相信，在这一片浩劫的混沌之中，还会有婴儿诞生。他认为，这儿有的只是死亡。悖逆着狂暴的死神的意志，在这爆炸、轰鸣声中，在这漫天硝烟之中，突然从虚无的深处，一颗小小的生命的幼芽诞生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尖叫着的、肉红色的、软弱无力的小生命，竟是一个人。他似乎被宇宙中那眩目的、血红色的爆炸光轮惊动了，更大声地哭叫着，仿佛是大地本身通过婴儿的哭叫而在这为这种世纪末日般的混沌以及那昏黄、可怕、被击成碎片的太阳而呼号。炸弹掘起的弹坑，散发着呛人的气味，冒着浓烟，烧着了了的炮弹，自动地飞到果园的边缘。听得见一个个弹壳带着单调的、死气沉沉的声响落到菜园里、公墓里。

“去叫一个人来吧，喊一个人来吧！……”

士兵清醒过来，离开堑壕，钻进向日葵丛中。金色的花盘在他身后摇曳了一阵。

这是一个血腥的日子，残酷的日子，昏天黑地的日子。

母亲想的是什么呢？也许，她哭泣了？也许，负罪的心情压抑着她：为什么要生呢？为什么让他看到这种生活呢？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美妙、欢乐的世界，出生在充满鸟语花香的世界里。可是，她的孩子降临的这个世界，却充满了呛人的硝烟、爆炸的声浪和死神的疯狂……孩子生在堑壕里，大概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吧？还有，孩子面世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又是个浑身鲜血的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像正午的人血那样火一般地殷红了）！

那个士兵终于没有忘记叫人来。来人是什帕契哈。她是扎切普梁卡最爱嚷嚷的女人。那些天，她不停地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恐惧，每一声爆炸都要引起她哼哼哈哈地叫上一阵。她弯着腰，在炮弹的呼啸声中跑着，穿过一个个菜园。她的双腿溅上了烂西

红柿的汁水，又被散落在各处的炮弹壳烫着了（往后，她便有了话题，描述她踩着那些炮壳的时候，如何跳跃着跑开）……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21—23，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最后，地面上已经热闹到极点了。在二十分钟的过程中，皮尔逊进到角塔里又出来，出来又进去，忙了几次之后，现在大概是最后一次出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卷着的腊肠袋，随走随把它伸展开——这个袋子很象一根长腊肠所以叫作腊肠袋；它是缝得很结实、里面塞满火药的亚麻布袋，是用来当作要爆炸的地雷和点火人中间的导火线的。他正在把这个袋子最后摆好时，站在塔窗上的班长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完全集中在这个爆炸的种种准备上了。但是正当这位不幸的班长注视侍从武官抽出手枪准备发信号，喇叭手也拿起喇叭等待吹撤退号的命令时，命运之神出其不意地扼住了这个不幸的哨兵！

原来那位年青、敏捷、勇敢、十分镇定的爱尔勃特·李，一直从对面塔楼的枪眼里注视着包围者的行动。现在他一看见情势紧迫，便决心作一个拼命的努力，以求自保了。他趁着对面窗台上的哨兵低头向下凝视的机会，蓦地跳过两塔中间的空间，一下子把吃惊的班长从那个危险的岗位上往下一推（虽然爱尔勃特落脚的地点几乎窄得容不下两个人），自己就跳进屋里来了。经他一推，那个巨人般的班长就从二十英尺高的高空摔下去，先碰到一个突出的城垛，城垛又把他往外一顶，他就扑通落到地上——往下落的力量太猛，最先碰到地面的脑袋竟在地里扎了六英寸深的窟窿，就登时象个蛋壳儿粉碎了。皮尔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看到一个沉重的死尸落到距他不远的地方，不觉惊慌失措起来，也顾不得先发警告，就拿起手枪对准导火线砰地一放；火药着火，地雷轰地一声爆炸了。假如地雷里装的炸药很多，站在外圈的许多人恐怕要牺牲；可是这次爆炸是以横的方向发展的，虽然只炸毁了楼基以上的一部分墙，却也足以破坏了整个塔楼的均

衡。烟雾从塔底徐徐升上塔顶，象帐幕一样渐渐包围了整个建筑。在这烟雾弥漫之中，那些有胆量注视如此骇人景象的人，眼看着塔楼震颤了，摇晃了。起先，整个的建筑慢慢向外倾斜，随着就向塔底呼隆一塌，倒在地上了，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砖石——它的抵抗力量可以表示出泥水工程是多么坚固来。皮尔逊刚点着导火线就惊慌地奔跑，险些儿撞到正向他走来的大将军。就在这一刹那，从塔顶塌下来的一块比其他砖石飞得都远些的大石头，正好落在距离他们俩一码来远的地方。

“你太慌张了，皮尔逊，”克伦威尔极端镇定地说，“没有人从那西罗亚楼上摔下来吗？”

“是的，有一个人掉下来啦，”皮尔逊依然很激动地说，“死尸就半埋在那边的瓦砾里！”

克伦威尔迈着快速而坚定的步子走到那个地方之后大叫道，“皮尔逊，你可把我毁了，那个年青人跑啦！这是我们的哨兵啊——该死的白痴！瓦砾把他压碎了，就让他腐烂在底下吧！”

露莎芒德塔的窗台上响起了一片呼喊声——因为邻近的角塔已被炸毁，露莎芒德塔显得比以前更高了；原来的角塔虽然没有它那么高，可是也和它相差不远。“我们捉住了一个俘虏，尊贵的将军——一个俘虏——我们追逐了一夜的狐狸现在落网了——上帝把他交到主的仆人手里啦！”

“小心严密地看管他，”克伦威尔大声喊着说，“马上把他带到那个许多暗道的总进口的房间去！”

“是，谨遵将军阁下的命令！”

他们所讲的就是爱尔勃特·李，他的经历是很不幸运的：我们已经说过，他把那个在他对面的班长从窗台上推下去以后，就跳进罗其克立夫的密室来。但是布防在那儿的士兵立刻扑过来，年轻的骑士经过一番寡不敌众的无望挣扎，终于被按倒在地上。可是他拼命抵抗的结果，把其中两个士兵也一同拖倒，横压在他的身上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好象一声霹雳响在近旁，震撼了周围的一切，连这座坚固的塔楼都摇晃得

好象就要离开甲板的大船桅。几秒钟以后又听到另外一种凄惨的声音，起先是低而深沉的，紧跟着变成了好似瀑布直泻而下时的怒吼——轰隆隆，哗啦啦，奔腾澎湃，仿佛惊天动地。邻近角塔倒塌下来的声音太可怕了，这位俘虏和跟他撕打的士兵吓得面面相觑，一两分钟没有搏斗。

爱尔勃特首先恢复了神智和活力，他甩掉压在身上的士兵，拼命想站起来，结果也真地半欠起了身子；但是他所对付的是饱经危险而且几乎跟他同时恢复力气的人，所以他被人揪得牢牢的，两只胳膊也被压了下去。不过他忠于自己的责任，决心把扮演的角色演到底，所以到了无法再挣扎的时候就大喝道：“造反的流氓们！难道要杀你们的君王吗？”

“哈，你听见了吧？”一个士兵向指挥这个小队的代理班长说。“我可以刺穿这个混账父亲的儿子的肚子，就好象以笏用一肘长的利剑，把暴君摩押的肚子刺穿一样吗？”

但是罗宾斯回答道，“仁慈的斯崔加斯 婆啊，我们可不能随便杀害刀下的俘虏。我以为自从猛袭特莱达以来，我们已经洒够了鲜血——所以你们绝对不许伤害他；可以拿到他的武器，把他带到上帝的特选工具——也就是我们的将军面前，请他看着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置吧。”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官》P.565—568.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轰 炸

炮火的闪光时时照亮了乌黑的田野。那边有一丛矮树。忽然这些矮树一下就长高了，而且整个的移动了。原来不是树，这是一队担架。从泥路一端，开来了几辆卡车，车头灯想来是包着蓝布的，在黑暗中只看见碧幽幽的磷光。然后又是一长列的步兵匆匆忙忙过去了。

轰击和爆炸的声响忽然稀疏了，低下去了，田野又是一片漆黑了，但当炮声完全停止的刹那间，代替着充塞了空中的却是纷纷的车声，人声，脚步声，以及受伤者的呻吟声。一会儿炮声又起，长空的闪光又划过田野，除了轰轰的震响又看见了那些象是没有声音的车子和人的行列杂乱而匆忙地滚滚而过。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71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飞机震动了一下。帕格看见炸弹在他们后面参差不齐地落下去，象一串摇摇晃晃的黑棍。机头朝上，马达轰鸣起来，他们向上飞去了。

下面，顺着一排建筑物和那座巨大的煤气贮存塔，一连串红色的小火球爆炸开来。帕格以为炸弹没有投中。随后，一眨眼工夫，中间带绿色的一团淡黄色火焰波涛似的从地面升起，几乎达到正在往上飞的飞机的高度，只是远远落在飞机的后面。在这股强烈的火焰照耀下，柏林全城突然清晰可见，赤裸裸地展现在下面，象一张黄色印得太重的明信片一般：选帝侯大道、菩提树大街、勃兰登堡门、动物园、河流、桥梁、高射炮塔、总理府、歌剧院，都清晰逼真，近在咫尺，安然无恙，而且黄得出奇。

机内通话机的欢呼声吵得他的耳朵发痛。他拿起话筒，表示反抗地喊了一声。

正当他喊叫的时候，六、七道来回晃动的探照灯光束突然集中在“弗兰迪号”上。尾翼炮手的气窗上笼罩着一片蓝光。青年炮手失魂落魄地望着帕格，突然恐怖地尖叫起来，紧紧闭着双眼，张着大嘴。周围太嘈杂，帕格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简直象在假装喊叫，蓝光下他的舌头和牙龈都成了黑色。飞机仿佛降落在一座蓝光闪闪的金字塔上。马达轰鸣，飞机倾斜着往下俯冲，滑到一边，金字塔却巍然不动地停留在机身下边。帕格用双臂紧紧抱住炮架，站稳了身子。炮手跌在炮架上，话筒从他张开的嘴边掉了下来。机内通话机里听不见炮手的喊叫声，帕格却听见基伦

空军中尉和泰尼压低了声音匆匆地谈话。许多桔黄色和红色的火球懒洋洋地从地面腾起，朝“弗兰迪号”飘上来，越飞越快，四面八方爆炸开来，降下一阵火雨，到处开花。帕格猛地一震，听见马达变了声音，又听见一声可怖的哨声。一阵寒风向他袭来。飞机里碎片四处横飞，“弗兰迪号”歪向一边，成曲线俯冲下去。维克多·亨利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飞机尖叫着，机身可怕地颤动着，笔直向下猛冲。两个驾驶员都大声喊叫起来，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想让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亨利从薄薄的树脂玻璃气窗注视着纺织品制的机翼，等待着机翼折断、散落，宣告他生命的结束。

〔美国〕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P.6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夜 战

只见三路雄兵，人人敢勇，个个争先，一片喊杀之声，冲开七层围子，撞倒八面虎狼。单言苏护，一骑马，一条枪，直杀入阵来，捉拿崇侯虎。左右营门，喊声振地。崇侯虎正在梦中闻见杀声，披袍而起，上马提刀，冲出帐来。只见灯光影里，看苏护金盔金甲，大红袍，玉束带，青骢马，火龙枪，大叫曰：“侯虎休走！速下马受缚！”捻手中枪劈心刺来。崇侯落慌，将手中刀对面来迎，两马交锋。正战时，只见这崇侯虎长子应彪带领金葵、黄元济杀将来助战。崇营左粮道门赵丙杀来，右粮道门陈季贞杀来。两家混战，夤夜交兵。怎见得：

征云笼地户，杀气锁天关。天昏地暗排兵，月下星前布阵。四下里齐举火把，八方处乱掌灯球。那营里数员战将厮杀；这营中千匹战马如龙。灯影战马，火映征夫。灯影战马，千条烈焰照貔貅；火映征夫，万道红霞笼獬豸。开弓射箭，星前月下吐寒光；转背抡刀，灯里火中生灿烂。鸣金小校，恢恢

二目竟难睁；擂鼓儿郎，渐渐双手不能举。刀来枪架，马蹄下人头乱滚；剑去戟迎，头盔上血水淋漓。锤鞭并举，灯前小校尽倾生；斧铜伤人，目下儿郎都丧命。喊天振地自相残，哭泣苍天连叫苦。只杀得满营炮响冲霄汉，星月无光斗府迷。话说两家大战，苏护有心劫营，崇侯虎不曾防备，冀州人马以一当十。金葵正战，早被赵丙一刀砍于马下。侯虎见势不能支，且战且走。有长子应彪保父，杀一条路逃走，好似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冀州人马，凶如猛虎，恶似豺狼，只杀的尸横遍野，血满沟渠。急忙奔走，夜半更深，不认路途而行，只要保全性命。苏护赶杀侯虎败残人马约二十余里，传令鸣金收军。苏护得全胜回冀州。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18—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当时天晚，日落西山。将近一鼓时分，子牙把众将调出，四面攻营。人马暗暗到了成汤大辕门，左右有灯笼为号，一声信炮，三军呐喊，鼓声大振，杀声齐起。怎见得这场夜战：

征云笼四野，杀气锁长空。天昏地暗交兵，雾惨云愁厮杀。初时战斗，灯笼火把相迎；次后交攻，剑戟枪刀乱刺。离宫不朗，左右军卒乱奔；坎地无光，前后将兵不正。昏昏沉沉，月朦胧，不辨谁家宇宙；渺渺漫漫，灯惨淡，难分那个乾坤。征云紧护，拚命士卒往来相持；战鼓忙敲，舍死将军纷纷对敌。东西混战，剑戟交加；南北相持，旌旗掩映。狼烟火炮，似雷声霹雳惊天；虎节龙旂，如闪电翻腾上下。摇旗小校，夤夜里战战兢兢；擂鼓儿郎，如履冰俱难措手。周兵勇猛，纣卒奔逃。只见：滔滔流血坑渠满，叠叠横尸数里平。有诗为证：

劫营功业妙无穷，三路冲营建大功。只为武王洪福广，
名垂青史羨姜公。

话说子牙督前军，冲开了七层围子，呐一声喊，杀进大辕门。闻太师忙上了墨麒麟，提鞭冲来，大呼曰：“姜尚，今番与你定个雌

雄！”提鞭来取。子牙仗剑交还。金吒在左，木吒在右，龙须虎发手放出石头打将来，如飞蝗骤雨。成汤军卒如何招架得开，多是着伤。

〔中国〕许仲琳 编《封神演义》P.473—4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肉 搏

就在孟才师傅和铁匠杜发的中间，有十几二十个敌人插进来，整个小队立刻和他们展开白刃战。……彼此互相骂着，同时互相砍着。金属的东西和金属的东西撞碰着。刀锋划破棉布和肌肉，发出嗤嗤的声音。短促的、呼吸突然阻塞的声音，恐怖的尖叫声，低沉的咒骂声，肉体倒地声，石头滚动声，痛楚的呻吟声，和满山遍野的枪声混成一种奇怪的音响。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383—3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最使敌人害怕的，还得说是丁尚武。开始敌人没有把他看重，他提着这把喝饱了鬼子血的大片刀，仄楞着膀子一站，两个并膀的鬼子兵，“呀呀”的叫着，一齐向他冲来，“咚！咚！”一把刺刀前进直刺到他的胸前，另一把刺刀斜尖侧刺到他的软肋，都是那样凶猛，那样有力。丁尚武早把脸板的象一片长了锈的生铁，一对眼睛瞪着，射出两条刺人的光芒，把敌人的刺刀盯得准又准，等刺刀来到身前猛然一个撤步，两个敌人跟着往前一追，急着又把刺刀伸出，这一回可是显得刺刀没了劲儿，枪法也不是那样准。丁尚武要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你看他：猛然一抬左手，牵扭了敌人的视线，右胳膊这才一摔，手起刀落，“咔嚓！”一个鬼子兵的刺刀断了。紧跟着一个半转身形，刀背向上一提，“当啷”一响，磕歪了另一个鬼子兵的枪身，顺势一个箭步，抡刀一劈，只

听“嚓——”的一家伙，一个鬼子兵的脑袋斜楞着就下来了！被砍断刺刀的鬼子兵，一看不好，吓得他“呀呀”叫着：“厉害！刀的厉害！”他想退着和别的敌人靠拢，丁尚武怎能容得？“蹭！蹭！”两步窜上前去，耍了一个刀花，在鬼子眼前晃了两晃，没有看清他这刀是怎样往下落的，又是“嚓——”的一音，又一颗鬼子头掉在了地下。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539—540，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哈日巴拉冲进混战的人群，一枪托就砸倒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一个突刺，刺刀逼近哈日巴拉的胸前。哈日巴拉瞪着虎眼，用机枪猛地一挡，“当”的一声，将敌人的刺刀拨开。他跨上一步，抡起枪托，向敌人头上砸去，不偏不歪，正好砸中敌人的脑门。那敌人惨叫一声，脑浆迸裂，张开手臂，后向倒了下去。

哈日巴拉一扭身，见一个敌人，端着刺刀正向和敌人对刺的一个战友的后心刺去。哈日巴拉一惊，一个箭步蹿上去，把敌人的刺刀向上一挑，又抢上一步，一把掐住敌人的脖子，把敌人摔个嘴啃地。哈日巴拉一脚踩住敌人的脖子，举枪要砸，忽听身后副连长阿拉坦敖其尔喊了一声：

“哈日巴拉，身后有敌人！”

他回头一看，一个敌人军官，端着刺刀，向他刺来。哈日巴拉一闪，刺刀从他腋窝下穿过来。他左手抓住敌人的枪，张开铁钳般的大手，掐住那军官的脖子，往地上一按，将两个敌人落在一起，拿起敌人的枪，举起明晃晃的刺刀，猛地向下一扎，把两个敌人死死地“钉”在地上。

前面，巴雅尔正和敌人扭滚在一起，敌人满脸是血，拚命在巴雅尔身下挣扎。突然，那敌人一个鲤鱼打挺，将巴雅尔翻在底下，举起拳头，刚要砸，只听啊的一声，倒了下去。原来李爱民的刺刀，穿透了他的后心。哈日巴拉拽起巴雅尔，说：“往东

们冲！”

巴雅尔唾了一口，把咬掉的敌人的半个耳朵吐在地上，捞起军刀，跟着哈日巴拉又冲进了敌群。

哈日巴拉抡起机枪，一连又砸死了两个敌人。突然一个敌人从后面将他拦腰抱住，要把他甩下城墙。哈日巴拉顿时来了火，扔下机枪，右手抠住敌人的腰带，猛地向前一抡，反倒把敌人抡倒了。另一个敌人，大概是想救下哈日巴拉手里的伙伴，端着刺刀向哈日巴拉刺来。哈日巴拉见敌人的刺刀突刺过来，拽起手中的敌人，猛地向前一挡，只听“噗哧”一声，刺刀插进了敌人的心窝。哈日巴拉没等敌人拔出刺刀，抢上一步，一手捏住敌人的脖子，一手抓住敌人的腰带，双腿一蹲，浓眉一挑，只听嘿的一声，将敌人高高地举过头顶，狠狠地向城墙下抛去……

〔中国〕照日格巴图《铁骑》P.30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我们两个在黄豆地里翻滚，他身上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我在几次被他压在底下，差点把我扼死，显然，这家伙经过摔跤的训练，甚至在相扑和柔道上都有挺深的造诣，我远非他的对手，开始，我只看到他的粗短的脖颈和后脑勺，现在，我们脸对着脸，他在上，我在下，从他那一双怒星似的眼睛里竟闪出一丝冷酷的笑意，他以为胜利在握，只要使一把劲就把我扼死，就在这生死的瞬间，我从他那撮小黑胡和闪光的金门牙上认出这就是岗村！……也许“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是有道理的，我陡然增加了三倍的力量，好象狗剩和陈德新大爷的魂魄也附在我的身上，一个鱼挺，我又把他翻了下去，我们俩，象拧麻花似地绞在一起，……我和他紧扭在一起，他那套闪、展、腾、挪没法施展，而我却用顽童式的典型战法，创造了奇迹，当然，这一手未必能写进拳术的经典，可是，在当时确是行之有效，说来也许有些好笑，我抓了一把泥土，象用泥巴抹墙似地糊在他那猪肝色的脸上，他的眼睛、鼻孔、嘴巴无一幸免，他“啊！啊！”地叫着，“噗！噗！”地吐着，两只手只顾解救他那遭殃的脸孔，却把决斗的优势让给了

我。……那时我们根本听不到周围的枪声和呼唤，只看见对方的面孔，只听见两人的沉重的喘息声。

〔中国〕黎汝清《生与死》P.76—77，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在一望无垠的麦木路克大沙漠中，聚集着一群人，活似一捧黄沙。这里是逃亡者和强盗的出没之地，是魑魅魍魉的宿身之处，也是遗骨的坟场，格桑在手下人的喝采声中走上前去，不远处德赫尚也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迎着他。在灼热的阳光下，许多双眼睛盯着看……浩瀚的沙漠冷眼旁观，警告失败者将永远留在这里。

舍姆苏·丁缓缓走来，在两群人之间选了一个地方，宣布自己中立。谁都没说话，荒凉的沙漠仍然冷眼旁观，眼神中充满嘲笑。晴朗的天空中乌鸦啼叫。

角斗的圈子扩大了，圈里只有格桑和德赫尚。他俩的身体十分结实，棍棒在手，如同耍蛇；双双做着准备，跃跃欲试。格桑往前一跃，德赫尚随即朝他扑过去。两根棍搅在一起，斗勇斗智，每人都竭力取胜，但都遇到对方的抵抗、反击。他们打得难解难分，观战的人看得是眼花缭乱，太阳也以它的光焰为这场角斗助威。

……

舍姆苏·丁开始战斗，两个对手相遇了。两人一步一步地靠拢，最后完全靠在一起。每人都用胳膊搂住对方，靠毅力和顽强精神在用力，肌肉收缩成疙瘩，汗水不断往下淌，脚陷入沙土中。铁一般的意志想拧干和榨尽对方的生命之水。许多双眼睛困惑地凝视着，预料会发生流血事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熔化在火热的熔炉中。人们屏着呼吸，听不到一点声响。格桑愁容满面，双眉紧紧锁在一起。他开始向天命挑战，向灭顶之灾挑战，纵然疯狂抵抗，也不后退。这种怨恨不过是绝望。尽管他一味顽抗、自高自大和怒气冲冲，最终腿脚酸软，乱了方寸，无力地倒

下。舍姆苏·丁也不怜悯他，格桑终于瘫在了地上。

〔埃及〕纳吉布·迈哈富兹《平民史诗》P.9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冲 锋

班长转向右边，我们跟着他。我们的队伍分成了两个长长的行列。在我们前面几百步远的地方，烟雾聚成一团。号角吹了一阵，我却没有听清是什么信号，不过却清晰地听见头顶上和左耳旁边有尖锐的啸声。离我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有颗子弹钻进了土里，沙子撒满了我的脸和胸。我隔壁的人开枪了；站在我后面的那两个人将他们的短枪架在我肩膀上，也先后地开了火。我也完全胡里糊涂地开了枪……我装上弹药，又开了一枪。谁的一顶军帽和一支短枪飞到了我们前面的地上，可是我们被火药的烟雾包围着，再也看不清什么了。我只看见卡兹在不断地射击，看来象个疯子，嘴角那里还有泡沫。我耳朵里那呼呼的响声那么厉害，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既听不见短枪轧轧的声音，也听不见大炮隆隆的巨响。

这当儿硝烟是那么浓密，那么叫人受不了，我无论如何想逃出来了。我往后退，起初是慢慢地退，以后是奔跑，使我吃惊的是，我看见别人也同样在往后跑。我看不见两个分开的行列，只见一群奔跑着的人。见鬼，他们为什么逃跑呢？我一想，一面加快自己的脚步。那已经不是跑，而是象马一样地奔驰了。我们在半山上停下来，到这里才看出有一营人占据了我们的阵地，山顶上却在开炮。

〔波兰〕普鲁斯《傀儡》P.20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溃 败

突然，从西北角上隐隐地起了一片声息，有点象是从大海的中

心不断地向着岸头涌来的海浪，不断地涌来，涌来，声音逐渐地高，逐渐地明起来了。

是一片杂乱的马蹄声。

这马蹄的浪子终究涌到了江边，人和马都现出了视野来。一共是二十七个人和二十七匹马。人的鼻孔和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气柱，雪花在马蹄下蹴得乱飞。

为首的是一位大汉，骑着一匹青白的马。其他的二十六个人，虽然稍有逊色，也大抵是些雄壮的男子，骑的马有黄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们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脚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条有红缕的长矛，左手一个圭形而有虎头纹的铜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东西都有久经血战的烙印。

他们拚命地跑着，真象浪花一样，一涌到江边来，便停止着，洄旋着，溃散了。黑色的人和杂色的马散乱在江边，就象潮退后的杂色的海苔的蚌壳。

他们的来势虽然猛，但一下了马来之后，人和马的情形都是很狼狈的。二十七个人和二十七匹马都是受了伤的，虽然轻重不同。有几匹马等骑者一下马来便向雪堆着的石磧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并不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它们的长眠。有几个人似乎脚上受了伤，站不稳，下马后便把铜盾抛在地上坐着，或则两只手把矛杆拄着。其中又有一个更把盾和矛都抛了，踉跄地走到江边，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来，就像一条死尸一样，不动。

〔中国〕郭沫若《楚霸王自杀》，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且看那岳爷爷一马冲入番营，高叫：“宋朝岳飞来踹营也！”骑着马，马又高大；挺着枪，枪又精奇；逢人便挑，遇马便刺；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小番慌忙报入牛皮帐中。粘罕大怒，

上马提锤，率领元帅、平章、众将校一齐拥上来，将岳爷围住。这岳爷那里在他心上，奋起神威，枪挑剑砍，杀得尸堆满地，血流成河，暗想道：“此番已激动他的怒气，不若败出去，赚他赶来。”便把沥泉枪一摆，喝道：“进得来，出得去，才为好汉！”两腿把马一夹，泼喇喇冲出番营而去。

粘罕大怒道：“那有这等事！一个南蛮拿他不住，如何进得中原？必要踏平此山，方泄吾恨。”就招麾大兵呐喊追来。岳爷回头看见，暗暗欢喜道：“番奴，这遭中我之计了！”连忙走马上山。半山里树顶上，胡先看见岳统制败回，后边漫天盖地的番兵赶来：吹起胡笳，好似长潮浪涌；敲动驼鼓，犹如霹雳雷霆。胡先想道：“这番完了，不独他没了命，我却先是死也！”正在着急，忽听得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几乎跌下树来。那众番兵亦有跌下马来，也有惊倒的。两边埋伏的军士，火炮火箭打将下来，延着枯草，火药发作。一霎时，烈焰腾空，烟雾乱滚，烧得那些番兵番将两目难开，怎认得兄和弟；一身无主，那顾得父和孙。喧喧嚷嚷，自相践踏，人撞马，马撞人，各自逃生。

铜先文郎和众平章保着粘罕，从小路逃生。却见一山涧阻路，粘罕叫小番探那溪水的深浅。小番探得明白，说：“有三尺来深。”粘罕遂吩咐三军渡水过去。众军士依言，尽向溪水中走去，也有许多向溪边吃水。粘罕催动人马渡溪，但见满溪涧尽是番兵。忽听得一声响亮，犹如半天中塌了天河，那水势望下倒将下来，但见滴溜溜人随水滚，泼喇喇马逐波流。粘罕大惊，慌忙下令别寻路径，回兵要紧。那些番兵一个个魂飞胆丧，尽望谷口逃生。粘罕也顾不得众平章了，跟了铜先文郎，拍马往谷口寻路。只见前边逃命的平章跑马转来，叫声：“狼主！前面谷口都有山峰拦住，无路可通。”粘罕道：“如此说来，我等性命休矣！”内中有一个平章用手指道：“这左边不有一条小路？不管他通不通，且走去再处。”粘罕道：“慌不择路，只要有路就走。”遂同众兵将一齐从夹山道而行。行不多路，那山上军士听得下边人马走动，一齐把石块飞蝗似的打将下来，打得番兵头开脑裂，尸积

如山。

〔中国〕钱彩等著《说岳全传》P.192—19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却说大金人马, 抢过东昌府来, 看看到清河县地方, 只见官吏逃亡, 城门昼闭, 人民逃窜, 父子流亡。但见:

烟尘四野, 日蔽黄沙。封豕长蛇, 互相吞噬; 龙争虎斗, 各自争强。皂帜红旗, 布满郊野; 男啼女哭, 万户惊惶。强军猛将, 一似蚊聚蜂屯; 短剑长枪, 好似森林密竹。一处处死尸朽骨, 横三竖四; 一攒攒折刀断剑, 七断八截。个个携男抱女, 家家闭户关门。十室九空, 不显乡村城郭; 獐奔鼠窜, 那存礼乐衣冠。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1571, 齐鲁书社1988年版。

离得更近一些时, 他们才发现, 原来是一些骑兵在追逐一个人, 也可以说是这个人引得他们朝前追。走到跟前, 他们大吃一惊, 原来是一个女人在逃跑。她骑在一匹没有鞍子的马背上, 发辔已经散开, 随风飘在脑后, 象一面飞扬的旗帜。她跑得精疲力竭了, 追来的骑兵把她包围起来。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最后的遗嘱》P.20,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大群大群的溃兵, 开始逃离硝烟云礮雾, 向林间狂奔。他们乱七八糟, 撒野奔跑, 头上丢了制帽, 扔掉了头盔, 卸掉了铁甲。紧跟着的, 则是兵败如水的整路瑞典大军, 他们奔拥逃窜, 狼狈到了极顶。炮兵、步兵、骑兵乱做一团, 惊惶、恐惧, 都拚命朝林子里躲。有些敌兵嚷声震天, 在那儿号; 另一些敌兵闷声不响, 只将两手紧抱脑袋。有的为了奔得快, 竟把衣服都甩掉; 有的在前面阻了道, 跟后面狂奔的兵勇相撞, 你踩我, 我踩你。正是这当口, 衔尾追击的波兰骁骑, 便不管三七二十一, 铁蹄扑

落，踹他们脑袋，踹他们肩胛，疾驰以去。时时，时时，你都能见到，整列整列的虎贲猛士，杀入最深密的败逃的人丛间。逃兵溃勇已不再作自卫；遇刀，刀下死，碰剑，剑下亡。人尸堆着人尸。在整个这片平川上，波兰兵马猛追猛杀，不竭手，不怜悯。从河沿延伸到林间的战场，你纵目以观，你看到的没别的，只有逃逸和追击。这儿，那儿，只有少数零碎的步兵集群，在作困兽之斗。火炮都哑了口。鏖战已不再称做鏖战，它已变做为简简单单的屠戮。

〔波兰〕显克微支《洪流》下册P.25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时整，不出马克卢德所料，在骑兵营里吹响了冲锋号。随后，只见骑兵队伍像暴风似地席卷而来。骑士们挥舞着手中的马刀，喊声震天。马克卢德等到他们进入大炮和步枪的射程之后，就命令全部火力一齐发射。炮声隆隆，震耳欲聋。炮弹纷纷落到带头冲锋的骑兵行列里，伤亡惨重。一些马匹惊恐地嘶鸣着，向后跑去；扰乱了后面队伍的阵势。就如马克卢德预料的那样，在又一阵炮火的轰击下，这批雇佣军就全线溃退了。他举起一只手，想命令继续射击，但是，他举起的手在空中停住了，已经收不回来。从背后射来一串子弹，他被击中应声倒地。原来，民军已经潜入村子，袭击了英军的中坚部队，顿时英军官兵乱作一团，不知所措。右翼军长官泰尔通上尉见到中坚部队的惨败后，知道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他记起斯提瓦特将军的指示：如果你担心要失败，就必须向后撤退。因此，他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向拉希德方向后撤。命令下达后，士兵们哄乱起来，撤退时辙乱旗靡，狼狈不堪。他们犹如一群挣断了缰绳的烈性之马，狂奔乱跑，难以驾驭。这样，民军趁他们仓皇溃逃时，把他们全部歼灭了，泰尔通上尉本人也在撤退中丧生。

〔埃及〕阿·拉·法赫米《为了自由》P.46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战 地

阵雨过后，风吹云开，微缺的下弦月亮，从云隙里斜照着激战后的阵地。小独山上弥漫着浓雾似的硝烟，仿佛是战争之神，有意用一层纱幕，掩盖战地惨烈的景象。月光，带着深秋的凄冷，畏怯而又执着地窥神着战场上的奥秘。

片片碎云犹如战神的翅膀，向大地投下黑影。战场朦胧苍凉，阴森可怖，虚无缥缈，时明时暗，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而又神秘莫测的气氛。被炮弹掀翻的沙石茅草，被弹片刈除的灌木丛，雨后的泥泞和斑斑血迹的尸体，混杂在一起。还有几株幸存的乌桕树，披头散发的妖魔鬼怪一般，伸出弹痕累累的断臂，既像仓皇地奔逃，又似凶横地捕捉它的仇人。使人望之毛骨悚然。

〔中国〕黎汝清《雨雪霏霏》P.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半环月亮已经爬得相当高了。孙排长渐渐苏醒过来。他躺在路边，离他不远，有小小一个土堆，土堆四周歪歪斜斜有几株冬青树，——这大概是无主的坟墓。树下草丛中，秋虫在婉转长鸣，树上的络丝娘从容不迫地唱着劳动的歌曲。孙排长的手脚抽搐了一下。而且，和那些哼哼唧唧的虫声相应，他的喉头也发出了轻微的呻吟。

一群蚊子向他的脸部展开了齐头并进的攻势。突然，埋伏在那土堆后面的几只青蛙同时咯咯地噪起来了。这尖锐而强烈的声浪似乎刺激了孙排长的神经，他惨厉地叫了一声，身体转动，终于滑下了倾斜的路边，滚进了土堆下的草丛。

青蛙们还在使劲地鼓噪。这在孙排长的半昏迷的感觉上，宛然是机关枪射击的声音。一会儿以后，他更加清醒些了，睁开眼，看见半轮明月正躲进了一大块的乌云，原野、树木和公路的轮廓渐渐渗和，终于成为混沌一片不可分。然而近在身前两三尺，却有一汪白的东西，愈来愈明亮。他意识到这是水。而且这时他也

渐渐记起自己受了伤，早已从火线下来，而现在这地方离前线也很远了。他把蚊子的轰轰然的闹声误以为敌机，然而他也辨明了那咯咯的声音只是青蛙叫。

一阵火热的刺痛从左边半个身子扩大到全身，孙排长咬着牙呻吟。可是比这创痛更难受的，是口渴。他本能地往前爬。然而两三尺以外的那一汪水却也在退走。最后，被他追上了。不过他又不能动弹了。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532—53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现在这个城市沉沦为瓦砾和废墟了。它那些骄傲的钟楼，有几个从破坏中残存了下来，就像失落了的一样，矗起在废墟中。总车站的大厅好像被野兽抓破了、撕裂了，受着重伤躺在那里。寒冷而萧条的车站上，用木板把窗户钉起，有些意兴阑珊的人们巴在肮脏的桌子上喝装在啤酒瓶里的代用咖啡。褴褛像乞丐的报贩拖着脚步走进来；他们一心向地上寻找纸烟头。男女都呆瞪瞪地朝前直视着。看不见一个和蔼的目光，听不到笑声；说话都是粗声厉气的，好像这个人在找那人生气。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孙子们》P.70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草原。辽阔无际的一片雪白，北面丘陵似地微微隆起。看不见一所房屋，连一棵树、一丛灌木也没有，只偶然看得到一个黑沉沉的点子，那是在秋季的历次战斗中击毁了躺在那里的坦克车，一个在雪的沙漠里矗起着的炮身。昨夜又下了新雪，眼睛望着这被十二月的惨淡阳光闪耀着的白色就感觉刺痛。看不清道路，只有公路左右两旁距离均匀的枞树绿枝在指示着公路的进程。

这辆用了相当大的速度在疾驰过去的汽车，在这雪白的大海里不像在行驶，而像在游泳，它在后边留下一条扶摇直上的白雪

长尾和一条深深的轮迹。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特派员》，选自《布莱德尔小说选集》P.94，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距离被六月战役的炮火扫荡光的市镇的废墟一英里路地方，弯弯曲曲的战壕像蛇一样在树林子附近奇奇怪怪地蜿蜒通过。尽边上的一带地区由哥萨克特别连防守着。

战壕后面，一片茂密的赤杨和嫩白桦树绿荫的外面，是一片战前已经开采过的泥炭的池沼，闪着铁锈一样的光亮；野蔷薇愉快地开出了像小红果子一样的花朵。右面一点，一个突出的树林角的外头，伸展着一条被炮弹破坏了的公路，使人觉得很像是一条荒僻的、无人走过的道路；树林子的边沿上生着一些衰老的、被枪弹扫射过的艾蒿，许多烧焦的树根像驼背一样在地上鼓起来，褐色的土坝发着黄光，弯弯曲曲的战壕线顺着光秃秃的田地远远地向一旁伸展出去。后面，就连被挖掘得高低不平的泥炭池沼和被破坏的道路——还都叫人感觉到保留着生活的痕迹，保留着人类劳动过的痕迹，树林子边沿上的土地使人看起来很像是一幅凄凉的、悲哀的图画。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652—6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一片小小的林间空地上遇到了一长串死尸。他们都并排躺着，肩挨着肩，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有些人的姿势非常难看和可怕。有一名扛着枪的步兵，腰带的旁边挂着防毒面具，在这里来回地走着。死尸堆附近的湿土地都踏成了稠泥浆，可以看见许多脚印和草地上所遗留的大板车轮子的深痕。连队从离死尸堆几步的地方走过。这些死尸身上已经发出了刺鼻的尸臭味。连长命令哥萨克停住，他和几个排长走到步兵跟前去。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这时候，哥萨克们散乱了队伍，走到死尸跟前，摘下制帽，研究着死人的样子，都怀着那种隐秘的战栗的恐怖感情和那种所有的活人想要了解死人秘密的好奇心情。所有的死尸都是

军官。哥萨克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七个人。其中大多数都是青年军官，从外表上看来，不过是二十到二十五岁，只有尽右边一个戴上尉肩章的是个过了中年的人。他的大张着的、隐藏着喑哑的最后一声呼叫的嘴上，倒挂着浓密的黑胡子，两条英俊的宽眉毛在苍白的脸上皱了起来。有几个死尸穿的是沾满烂泥的光皮上衣，其余的都穿的是军大衣。有两三个死尸没有戴制帽。哥萨克特别把一个死后身形还很漂亮的中尉看了很久。他仰面躺着，左手紧紧地按在胸前，伸到一旁去的右手里牢牢地握住了七星手枪的把。显然，曾经有人想把手枪抽出来过，——黄色的宽大的手腕上留着指甲的白痕，但是钢铁似乎牢牢地粘在手上了，——没有能把手掰开。淡白色鬃发的脑袋上戴着破军帽，好象是在亲热似的，把脸蛋子紧贴在地面上，渐渐发青的橙黄色嘴唇悲哀而又疑惑地歪斜着。在他右边，脸朝下躺着一个死尸，撕掉腰带的军大衣像驼峰一样在脊背上鼓了起来，露出了两条青筋暴起的、强壮的腿，腿上穿着保护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后跟歪斜的细皮短靴子。他的脑袋上没有帽子，天灵盖也不见了，纯粹是被炮弹片切掉的。他的后面，是一个矮小结实的军官，穿着一条敞怀的光皮上衣和一件破烂的军衬衣，脸部一点也没有了；下巴骨斜着躺在裸露出的胸膛上，头发底下，有一条窄窄的额角，挂着一片烧焦的皮肤，闪着白光。再过去——是一堆杂乱地收在一起的残肢碎块和军大衣的破片，再过去一点——简直是一个小孩子，两片虚胖的嘴唇和一张儿童一般的椭圆脸；一排机枪子弹横着他的胸部切过去，军大衣打了四个窟窿，烧焦的棉花从窟窿里扎煞出来。

〔俄国〕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31—4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战 前

这是激战前的沉寂，好象即将怒吼的霹雳，还暂时裹在薄薄

的云层里。

从望春崖到凤尾湾一线海滩，停靠着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木船和竹筏子，红色尖刀团主攻营队的指战员，按照攻击的方向，编队乘船，一个个整装待发，精神抖擞地坐在“战船”上。这些打惯陆上夜战的小老虎，今夜就要进行渡海作战了。他们摸着黑熟练地检查着装备：有的再次检查炮弹，有的从刀鞘里抽出刺刀，用细布轻轻地擦拭着，有的站起来抖搂抖搂身上的装备，看看有没有响声，有的则纹丝不动地坐着，心里默默地复诵着口令，想着抢滩登陆后的任务。

望春崖和凤尾湾的正面和两侧，隐藏着四个炮陆地，大炮脱去了炮衣，炮口正指向小鹰岛的敌军阵地。

冯强和路明此刻正在指挥船上。

弧形的海湾，如今成了绷紧的弩弓。

〔中国〕晓丘、东旋《浪里行》P.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清晨，妮阿梅在阵地上转了几个小时。

一切都是宁静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妮阿梅在阵地上度过了几天，对此她已习以为常：士兵们在阵地上走来走去，有的人打着哈欠，有的人在擦拭武器或者相互开玩笑……

完全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出某种变化，预示着要发生什么事情或表明事情已经发生。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迹象显示马哈茂德称之为的“任务”要发生。就是为这个任务，他硬是把那位黝黑的、忧虑与惶惶然的小伙子拉回了阵地，让赛阿迪娅一人去解决那个由他造成的、好像本来就与他无关似的难题。

“真主至高无上……，至高无上。我证万物非主，惟有安拉才是主。”

从靠近码头的一个铺着草席子的小礼堂里传出了招呼午祷的声音。

“祈祷吧！祈祷吧！”

那声音虽然不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阿訇喊出来的，听起来却

颇为高昂、洪亮。

士兵们列队由一个人带着做祷告。他们安静、谦恭地弯下身子，直至前额着地。

阵地的另一侧，停着一辆给养车正在卸货。一名士兵同司机大声开着玩笑，惹得一群士兵哄堂大笑。司机在反唇相讥……

妮阿梅在这儿没有发现什么引起不安的东西。她觉得那项“任务”一定是延期执行了。因为在大白天无论如何是不宜发动进攻的。在前线，这种正常生活所具有的相对松懈的气氛中也不可能有任何军事行动。

于是她上了汽车，坐在司机旁边，命令司机开回医院。

汽车在坎坷的路上疾驶，扬起的灰尘淹没了车身。此时，坐在车子上的妮阿梅深信不会有什么“任务”要发生或已经发生。

召唤词在空中回荡；

给养车在阵地上来往穿梭不停地卸货；

说笑声此起彼伏。

……

敌人在阵地上像往常一样：一名士兵在看书；另一名士兵在晒衬衣；两名士兵在对弈；还有一名士兵伸着懒腰；两个士兵面对河岸，全副武装，在站岗放哨。

〔埃及〕尤素福·西巴伊《人生一瞬间》P. 147—149、152，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法老的讨伐队出发了。这支队伍由一百辆战车、两百名从法老的禁卫军中挑选出来的勇敢骑士组成。法老的战车在王子和大臣们的护拥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右面是拉赫欧夫王储，左面是阿尔布将军。

讨伐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它掠过大地，震动山谷，向着尼罗河右翼东北方向的埃温城奔驰而去。战车滚滚如惊雷轰鸣，尘土飞扬如山峦起伏。须臾之间，已经是回首望不见美丽的孟夫城了。战马飞奔，战车急驰，勇敢的骑士手持刀剑、战戟，头戴

盔甲，如一尊尊雕像般站立在车上——这威武的场面使沉睡的大地想起了二百年前，米那法老的大军曾经扬尘而去，向北方进行了胜利的征伐，实现了可贵的统一，创造了历史性的光荣业绩。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最后的遗嘱》P. 1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胜 利

把敌人的进攻击退之后，观音山上显得出奇地寂静。太阳在浓厚的乌云里挣扎着要跑出来，但刚一露头，又叫乌云淹没了。山鹰在天空中吃力地飞翔着。山顶上到处冒着一缕缕的黑烟，焦臭的气味到处刺得人鼻孔发痒。从山顶望下去，弯弯曲曲的珠江发出蓝色的闪光。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 38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平时阴森可怕，像阎王殿一样的公安局，这时候出现了全新的气象。欢乐而自由的人们成了这里的新主人。他们穿着军服和工人的便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跳进跳出，笑、闹、喊、叫，就像一群活泼淘气的小孩子。什么东西拆断了，什么东西裂开了，什么金属的东西碰到另外一种金属的东西上面了，——这许许多多的声音，和零星的枪声混作一团。好像一座千年古墓被撬开了墓顶，好像一个黑暗地窖被揭开了石盖，那陈腐霉烂的东西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面。……到处是抽屉，箱子、柜子，都打开了。公文，印鉴丢得满地都是。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 3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傍晚，风停了，枪声也停了。

当胜利的红旗在清风店地区高高飘扬的时候，晚霞把整个天空都抹红了。满天的红云把天空点画得绚丽多彩。成各种形状各种图案的彩云，有的像升腾的烈焰，有的像飘撒的红絮，有的像红棉朵朵，有的像彩锻条条，有的如鳞甲片片，金碧辉煌，有的如细浪层层，红波荡漾。这真是，万里碧空舞红绸，云天有情献琼花。在大地上，遍地红旗招展，到处欢呼跳跃。一队队英姿焕发的战士，擎着红旗，带着战利品，押着俘虏，高歌走过街头，走过田野。

〔中国〕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408，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舰 队

在大洋上，在埃斯考河上，不管严寒盛夏，顶着炎炎烈日，冒着雨雪冰雹，海上乞丐的舰队劈风斩浪地前进，船帆鼓满，像是自由的白天鹅张开的翅膀。

勇敢的舰队挂着三色旗：白色代表自由，蓝色代表威严，橙黄色代表奥伦治亲王。

全满帆！全满帆，英勇的舰队！滔滔的波浪拍打着船舷，浪花飞溅把船舰浇洒。

海上乞丐无畏的舰队在河面上行驶，奔跑，飞跃，船帆贴到了水面，舰队疾驶向前犹如被北风吹动的云团。你听见舰首劈开波浪的声音吗？自由的上帝——乞丐万岁！

各式舰船急驶在水面上，象狂风载负着暴雨，乌云载负着雷电。乞丐万岁！

各式舰船在河上航行。舰船一往无前，舰首的火炮杀气腾腾地伸出长长的炮管，被推倒的波浪低吟着。乞丐万岁！

全满帆！全满帆，英勇的舰队！滔滔波浪拍打着船舷，浪花

飞溅把船舰浇洒。

舰队冒着雨雪冰雹、不分昼夜地航行。上帝耶稣透过云层和日月星辰向他们微笑，乞丐万岁！

【比利时】夏尔·德·高斯特《乌兰斯匹格传奇》P.57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炮队里一尊二十四磅重弹的大炮滑脱了。

也许这是海上事故中最可怕的一种。对于一只正在大海中行驶的军舰，没有更可怕的事变了。

这尊挣断了铁链的大炮，突然变成了一头形容不出的怪兽，也就是说，一架机器变成了一只怪物。这件沉重的物体用它的滑轮走着。像一只弹子球似的滚来滚去，船身左右摇动的时候就侧下来，船身前后颠簸的时候就沉下去，滚过去，滚回来，停顿，仿佛沉思一阵，又继续滚动，像一支箭似的从船的一端射到另一端，旋转，闪避，脱逃，停顿，冲撞，击破，杀害，歼灭。这是一只撞城槌在任性地冲撞一垛墙。还得加上一句：这只撞城槌是铁制的，这垛墙却是木头的。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跳弹起来。它旋转着的时候会突然转一个直角。怎么办呢？怎样解决呢？暴雨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来制伏它呢？你可以驯服一只恶狗，吓唬一头牡牛，诱骗一条蟒蛇，威胁一只老虎，软化一只狮子；可是对这样一个怪物——一尊脱了链的大炮——却没有办法。你不能够杀死它，它是死的。同时它也活着。它的不祥的生命是从无限里来的。它的底下有甲

板在摇动它。它被船摇动，船被海摇动，海被风摇动。这个破坏者只是一只玩具。船，波浪，风，这一切在玩弄它；这就是它的不祥的生命的来源。对这一连串互相牵连的东西怎么办呢？怎样阻止这一连串可怕的导向沉船的动作呢？怎样阻挡这些来来，去去，转弯，停顿，撞击呢？它向船壁的每一下撞击，都可能把船撞破。这些可怕的左冲右突，又怎能预料得到呢？我们对付的是一个会改变主意的放射物，它仿佛有许多主意，每分钟都要转一个方向。怎样来阻止这件必须避免的事变发生呢？这尊可怕的大炮乱滚乱动，前进，后退，撞到右边，撞到左边，逃避，冲过，使人无法捉摸，粉碎障碍物，把人当作苍蝇似地压死。情势的可怕是因甲板也动摇起来了。怎样和一块任性的甲板格斗呢？可以说这只船的肚子里关闭着闪电，现在闪电设法逃了出来；有点像在地震的时候，又加上打雷。

一转眼间全体船员都起来了。错误是在炮队队长身上，由于疏忽，他没有把铁链的螺丝帽旋紧，大炮下的四只滑轮也没有堵塞好；这样就使脚板和炮架有了活动的机会，一切关键都没有合拢，所以那系炮的铁链，终于被挣断了。铁链既然断了，大炮就不再固定在炮架上。那时候防止炮身反座的固定止退索还没有人使用。一个大浪头打击了一下炮门，没有系好的大炮就向后退，挣断了铁链，开始在中甲板里面向四面八方疯狂地滚动。

对于这种古怪的滚动要想得到一个概念的话，只要想像一滴水在一块玻璃上面滑走就得了。

大炮滚动得太猛烈，使得它的形状也看不清楚，有时在灯光下它显出黑色，有时在黑暗中它反射出朦胧的白光。

它继续进行破坏船的工作。它已经撞坏了另外四门炮，在船壁上撞破了两道裂缝，幸喜裂缝都在水面以上，仅在狂风起时才可能有水从这里进来。它疯狂地冲撞船的骨架；这些结实的骨架还抵抗得住，因为那些弯曲的木材是特别坚固的；可是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攻击下，也听得见这些骨架发出咯咯的响声，这个庞然大物仿佛禀赋着闻所未闻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同时向四面八方撞

击。把一颗铅弹放在瓶里摇动，也不会撞击得这么疯狂，这么迅速。四只车轮在死人身上辗过来辗过去，把他们切着，剥着，刮着，五具死尸切成二十段在炮舱里滚来滚去；那些人头仿佛在叫喊；像小溪似的血随着船身的颠簸在船板上弯弯曲曲地流着。甲板被撞坏了几处，已经开始有裂口了。全船充满了可怕的闹声。

舰长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他命令船员们把一切可以减少和阻止大炮的疯狂滚动的东西从方窗眼向中甲板上抛下来，褥子，吊床，备用帆，一捆捆的绳索，水手的背囊，一袋袋的伪钞^①等等。船上满载着这种伪钞，英国人的这种卑鄙手段，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一种战略行为。

可是既然没有人敢下去把这些破布安排在适当的地方，抛下去又有什么用处呢？不到几分钟这些东西都变成了一堆乱麻。

当时的风浪正好帮助这件事变达到最坏的程度。假使有风暴就好了，风暴也许能够使这尊大炮翻一个身，只要四只轮子朝上，就有办法控制它。

外面，打击着船身的浪头用一下下的撞击来回答大炮在里面的撞击。仿佛两只铁锤轮流在敲打。

突然间，在这个没有人能够进去、只有那尊自由的大炮在里面跳动的“竞技场”里，出现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根铁棍的汉子。他就是这次灾难的祸首，这尊大炮的主人，犯了疏忽错误、造成这次事故的那个炮队队长。既然闯了祸，他想来补救。他一只手抓住一根起重铁棍，一只手拿着一条打着活结的舵带，从方窗眼跳进中甲板里。

于是一场凶猛的斗争开始了；这是伟大的奇观；这是大炮和炮手的斗争；物质和智慧的战斗；物和人的决斗。

那汉子站在一个角落里，手里紧握着铁棍和带子，背靠在一根船骨上，两条小腿稳稳地站定，仿佛两根铜柱；他的面容苍白，镇静，凄苦，像在甲板上生了根似的，等待着。

① 一七八九年，立宪会议以国有土地为担保，发行纸币(assignat)，起初尚稳定，其后币值日跌，反革命分子更伪造纸币以破坏政府信用。

他等待大炮从他身边经过。

这个炮手认识他的大炮，他觉得大炮也应该认识他。他跟它一起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曾经有多少次把手伸进它的嘴里啊！它是他的驯服的怪兽。他开始像对他的狗一样跟它说话了。“过来，”他说。也许他爱它吧。

他仿佛很希望它向他走过来。

可是向他走过来就是从他的身上辗过。这么一来他就完了。怎样避免被辗死呢？这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惊骇地注视着。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呼吸，也许只有那个老头能够，他单独在中甲板里和这两个斗士在一起，他是一个不幸的证人。

他自己也可能被大炮压碎。他没有动。

盲目的浪头在他们下面导演着这场战斗。

炮手接受了这场可怕的搏斗而且走过来向大炮挑战的一刹那间，大海的颠簸偶然使大炮停止片刻，仿佛大炮惊呆了似的。“来呀！”汉子对他说。它仿佛在倾听。

它突然向他扑过来。汉子躲过了。

斗争开始了。一场闻所未闻的斗争。脆弱的躯体和不能伤害的躯体的搏斗。一个肉身的斗兽士攻击一只青铜的野兽。一方面是盲目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一个灵魂。

这一切都在阴暗中间进行。很像是一幅模糊的神话中的景象。

灵魂是奇异的东西，这尊大炮仿佛也有一个灵魂；不过它的灵魂中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它虽然看不见，仿佛它也有眼睛。这只怪物好像在窥探汉子。至少我们可以相信，这块庞然大物也有策略。它也会选择机会。它是一只庞大的铁质的昆虫，具有或者似乎具有魔鬼的意志。有时这只巨大的蚱蜢撞击炮舱的低矮的舱顶，然后跌下来，四只滑轮着地，仿佛一只老虎的四只爪子着地一样，它又开始向汉子冲过来。汉子身轻体软，又敏捷又灵便，在这些闪电似的袭击下像一条水蛇似的东躲西闪。他躲过撞击，可是他躲过的撞击都落在船身上，继续把船破坏。

断掉的铁链还有一段留在炮身上。这段铁链不知怎样卷在炮尾圆柄的螺丝钉上面。铁链的一端扣在炮架上，另一端不受什么束缚，绕着大炮疯狂地旋转，使大炮的跳动显得更加猛烈。螺丝钉像一只握紧的手抓住铁链，这条铁链用皮鞭似的抽击，加强了撞城槌的撞击，它在大炮周围造成一阵可怕的旋风，它是握在一只铜手里的铁鞭。这条铁链把这场斗争弄得更复杂了。

可是汉子继续搏斗。有时甚至是他向大炮进攻；他沿着船舷爬行，手里拿着铁棍和绳子；大炮仿佛很懂事，好像猜出他的诡计似的逃走了。伟大的汉子追赶它。

这种情形不能拖延很久。大炮仿佛突然自己对自己说：“够了！应该结束了！”它停了下来。大家都感觉到结局近了。暂停片刻的大炮仿佛有——或者的确有，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生物——一种凶恶的预谋。它突然向炮手冲过去。炮手闪到一边，让它走过，笑着向它叫喊：“再来！”大炮仿佛愤怒似的，把左船舷的一尊大炮撞坏；然后，好像被系住它的一条无形的投石带抛了出去，它转向右船舷朝汉子冲过来，汉子躲过了。另外三尊大炮也被它撞得翻倒；然后，仿佛盲目而且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似的，大炮转过来背着汉子，从船尾滚到船头，撞坏了船头木，就要在船头的板壁上撞开一条裂缝。汉子躲在楼梯脚，离开在旁观看的老头几步远。炮手拿着他的起重铁棍等着。大炮仿佛瞥见了，根本不屑把身子转过来，就用一种劈斧似的速度向后倒退，朝汉子冲过来。被迫退到船舷上的汉子已经到了绝境。全体船员发出了一声呼喊。

可是直到现在一直站着不动的那个年老的乘客冲了出去，动作比这一切凶猛的搏斗更加迅速。他抓住一袋伪钞，冒着被压死的危险把这袋伪钞扔到大炮的车轮中间。这个具有决定性和充满危险的动作，即使是一个受过杜罗塞尔的“海上御炮术”里面记载的种种技术训练的人，也不会做得更合适、更准确。

这袋伪钞起了缓冲器的作用。一块小石头可以阻挡一块岩石的滚动，一根丫枝可以改变雪崩的方向。大炮颠簸了一下。炮手

也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把铁棍插进大炮的一只后轮的轮辐中间。大炮停下来了。

大炮有点倾斜。汉子拿着铁棍使劲往上抬，意在使它翻一个身。这只庞然大物倒下来了，声音像一口大钟跌下地来那么响。汉子浑身冒汗，用尽气力窜过去，把舵索的活结套在这只翻倒的怪物的青铜脖子上。

斗争结束了。汉子胜利了。蚂蚁战胜了巨象。侏儒俘掳了雷电。

〔法国〕雨果《九三年》P. 37—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三十七、民 俗

节 日

……园在海中的一个土股上。通向公园的小路上络绎着游人，路旁的樱花正是盛开的时候。平时很寥寂的街店都竞争着装饰起来招诱行客。醺醺沉醉着的人唱着歌在大道上颠连横步。学生、军人、女学生、青年夫妇，两人扛着酒瓶，有的捧着葫芦边走边在溜饮，咕噜咕噜咕噜，卷舌声，园中流出的三弦——村……村……香，杀鹅一样的歌声，……这是日本特有的奇景呢。日本人在樱花开的时候，举国都是这样的风气，就好象举行国庆一样。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
P. 218.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从这里过往的车辆都停了下来，汇聚成了一个庞大的商队，约摸有一百多人，有的吃饭，有的豪饮，喝得酩酊大醉，也有的做祷告。之后，我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小伙子们进入圈内随着我们有节奏的掌声和欢快的歌声，脚掌拍打着地面，象姑娘那样轻盈地跳起了舞。我们在沙漠的深处举行这样的狂欢是毫无缘由的。有人拿来了收音机，放在圆圈中央，随着播放的歌声击掌欢跳。不知是谁提议，要司机把他们的汽车排成一个圆圈，使大灯的灯光围照着舞圈，把这露天舞场照耀得如同白昼。我想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这是盛况空前的。男人们就象妇女那样发出一片欢呼声，同时汽车喇叭齐鸣。这里的欢闹声和强烈的灯光吸引来了

贝杜因人的男男女女，他们从附近的山谷和山麓向这里聚拢来。人，白天在这里是见不到的，他们好象被太阳的烈焰熔化掉了，而在这恬静的夜晚，伟大的人类集合在一起了。女人进入了舞圈。我若是在白天遇到她们，是绝不会瞥她们一眼的，然而在此时此地，她们都是美丽的。一个贝杜因人牵来了一只羊，把它按倒宰掉，架火烧烤。一位旅客从汽车里取出两箱啤酒，让大家分享，人们高喊着“为了苏丹人的健康，喝吧！”之后，又有人献出了成箱的香烟和整盒的糖果分给了欢乐的人们。贝杜因妇女载歌载舞，一个伟大婚礼的欢腾声浪在这恬静和浩瀚的沙漠里回荡，我们都象发了疯一样。这象征性的婚礼仅仅是一次绝望的行动而已。仿佛沙漠中平地刮起一阵小旋风一样，稍纵即逝了。

天已破晓。人们纷纷散去，贝杜因人要返回他们的山谷，人们互相呼喊：“再见！再见吧！”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P.98—9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生 日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毕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遇见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李、赵、张、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头。

歇一时，贾环贾兰等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

了。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咕呱，一群丫头笑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赶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坐，让他坐。平儿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儿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说：“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芳诞。”平儿还万福不迭。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与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866--8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筵 席

天已经黑了。在高家，堂屋里除了一盏刚刚换上一百支烛光灯泡的电灯外，还有一盏悬在中梁上的燃清油的长明灯，一盏煤

油大挂灯，和四个绘上人物的玻璃宫灯。各样颜色的灯光，不仅把壁上的画屏和神龛上穿戴清代朝服的高家历代祖先的画像照得非常明亮，连方块砖铺砌的土地的接痕也看得很清楚。

正是吃年夜饭的时候。两张大圆桌摆在堂屋中间，桌上整齐地放着象牙筷子，和银制的杯匙、碟子。每个碟子下面压着一张红纸条，写上各人的称呼，如“老太爷”“陈姨太”之类。每张桌子旁边各站三个仆人：两个斟酒，一个上菜。各房的女佣、丫头等等也都在旁边伺候。一道菜来，从厨房端到堂屋外面左上房的窗下，放在那张摆着一盏明角灯（又叫做琉璃灯）的方桌上，然后由年纪较大的女佣端进去，递给仆人苏福和赵升，端上桌去。

八碟冷菜和两碟瓜子、杏仁摆上桌子以后，主人们大小小集在堂屋里面，由高老太爷领头，说声入座，各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很快地就坐齐了。

〔中国〕巴金《家》P.10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堂前有了灯光，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们便都齐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围。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碗筷声雨点似的响，虽然大家不言语，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招儿带翻了饭碗了，菜汤流得小半桌。四铭尽量的睁大了细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他左右一瞥，就发见学程刚刚夹着塞进他张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无聊的吃了一筷黄菜叶。

〔中国〕鲁迅《肥皂》，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海达尔整个身心沉缅在这使心灵宁息下来的寂静里。他吮吸着三叶草微温的幽香，困乏地合上眼睛。啊，扎马勒·布里巴耶夫在他们家做客的这天真够意思！简直象一场梦。酒席就摆在这个果园里，一直从晚上闹到第二天天明。其间歌声和乐曲声不绝于耳，使客人们大为高兴。父亲请的不是本村能歌善舞的艺人，都是一些遐迩闻名的乐师歌手。后来还到山里去，到座落在林管所后身桧树丛中的农庄疗养所去。在那山溪里洗澡、钓鱼，然后又大摆筵席。桌上有在叫“坦迪拉”的泥炉里，放在香气浓郁的山桧树枝上烤成的全羊；肉汤里浮着一层油，加上几根当地称之为有益于健康的草叶，稍微有些苦涩，味道的确大不一样。还有为了开胃提神，用少量纯酒精冲淡了的鲜马奶酒……再有，应该说情绪也是很好的，所有那些近几个月来一直使海达尔不快的纠葛和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不再有什么压抑感了。说真的，很多天来，宴饮还没有开始，忧思又涌上了他的心头。这些都是因为未来的老丈人所引起的。只要一看到他穿着华贵的外套，神气活现而又若有所思地在疗养所的林荫道上来回踱步，或肩上搭着条毛巾，不急不忙地向河边走去的情景，马上就想起了拉托法特，想起她说到布里巴耶夫的那些话。海达尔就变得心烦意乱，苦闷得很。不过，这丰盛的接风酒席不是他操办的，而是他的父亲，老子是很会来事儿的。再说，扎马勒·布里巴耶夫也不是那么坏的一个。他对海达尔比对卡迪尔江更随和，更慈祥。他眨动那双淡绿色的鼓泡眼，叫海达尔“乖女婿”。有时还叫“我的好女婿！”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199，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婚 礼

只听得鼓乐喧天，花轿已到门首，抬进院子来，抽去轿杆，众家人手捧进来安得面向东南。只见戴妈妈和随缘儿媳妇一条一条的往屋里铺红毡子，地下两三层，铺得平稳。褚大娘子便递给

姑娘一个小金如意儿，一个小银锭儿，两手握着，取左金右银必定如意之兆。张姑娘便把个苹果送在她嘴边。姑娘被盖头这一罩，罩得一心的心火，正用得着，她大大的咬了一口，再还要吃，却早拿开了。便听得院子里还是先前那个人咬文嚼字的念道：“伏以：

天街夹道奏笙歌，两地欢声笑语和；

吩咐云端灵鹊鸟，今宵织女渡银河。

拦门第二请，请新人缓步抬身，扶鸾上轿。请！”

褚大娘子、张姑娘扶着姑娘上了轿，安上扶手板儿，放下轿帘儿，扣上葱管儿，捧出轿去。这个当儿，便有许多仆妇侍候褚大娘子上车，先往头里去。这里才叫轿夫上轿杆，打杵稳肩。只听前后招呼一声“请”，前面十三梆锣开导，彩灯双照，箫鼓齐鸣。姑娘到底被人家抬了去了！

姑娘上了轿子，只觉四围都盖了个严密，那边静悄悄的、黑暗暗的，只听得咕咚咕咚的鼓声振耳，觉得比那单人独骑，跨上驴儿，深山旷野，黑夜微行，大是两般风味。只把不定心头的小鹿儿腾腾的乱跳，又好像是落下了许多事一般。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65—46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时安太太和张太太早躲在西间，众人向洞房里一拥而进。屋里只有褚大娘子在床上伴着新人，地下便是两个妈妈、两个喜娘儿在那里伺候。两个喜娘儿是久惯在行的，见众人进来，便一齐向前拦住道：“各位老爷少爷，新人辛苦了，免闹房罢。”众人也不听她，一窝蜂向床跟前奔去。内中一个喜娘儿是个扬州人，才得二十来岁，倒也一点点一双小脚儿，她只顾上头扎捻着两只手来拦人，不防下面不知被那个一靴子脚踹在那小脚儿上，只见她皱着眉，裂着嘴，抱着脚，嚷道：“哎唷喂，痛煞哉！我的菩萨！怎的这等蠢呢！”褚大娘子见众人围在床前，忙的横着两只胳膊护住了姑娘。她一眼看见了褚一官，便拿他扎了个筏子，说

道：“你也来了，好哇！你们要看新人只顾看，也是两条眉毛、两个眼睛、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瞧手不能。我告诉你们，也是十个指头，可不能一般儿齐。瞧脚更不能。我也告诉你们，拿营造尺量，不够三寸。你众位一定要看，也容易，可得豁着挨个三拳两脚的再去。我这一撒手儿，姑娘可就来了。”众人一听，说：“那可来不得！”大家才嘻嘻哈哈，一轰而散，跑出去了。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7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忽然静悄悄半天，只听得一声弓弦响，哧的就是一箭，从轿子左边儿射过去；接着便是第二箭，又从轿子右边儿射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又是第三箭，却是正射在轿框上，登的一声，把枝节碰回去了。姑娘暗想：“这可不是件事。怎么拿着活人好好儿的当鸽子办起来了？”大约再一箭，姑娘便要施展她那接镖的手段。早听得轿子旁边念道：“伏以：

彩舆安稳护流苏，云淡风和月上初；

宝烛双双前引导，一枝花影倩人扶。

“拦门第三请，请新人降舆举步，步步登之。请！”一时两边鼓乐齐奏，便听得有许多妇人声音，围近轿前，拔了葱管儿，掀开轿帘儿，去了扶手板儿，却是褚大娘子，张姑娘带着一对喜娘儿请新人下轿。姑娘左右扶定两个喜娘儿下了轿。只觉脚底下踹得软囊囊的，想是铺的红毡子。又听那人赞道：“请新贵人面向吉方，齐眉就位，参拜天地。拈香……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兴……”

姑娘起初也不留心他叨叨的是些什么，及至赞到那个“跪”字，只觉自己上首个人，呼哧呼哧的已经跪下了，自己不由得也就随着他跪下。赞道叩首，也就随着他磕头。原来姑娘平日也看过《聊斋志异》，此时心里忽然想道：“怪不得蒲柳仙作《青梅》，说那个王阿喜，道是她‘遂不觉盈盈而自拜也，’这句话，真算得留人的身分，知人的甘苦。敢是这桩事挤住了，竟自叫人没

法儿。”

一时拜罢起身。又听那人赞道：“上堂遥拜祖先。”即张、褚两个引着喜娘儿，便扶定新人上了三层台阶儿，过了一道门槛儿。走了几步，又听旁边仍照前一样的赞道：“两跪……六叩……起来。”又听得赞道：“请翁姑上堂，高升上坐，儿妇拜见。”紧接着又赞了一声道：“揭去红巾。”便听安太太那里嘱咐公子道：“阿哥，你可慢慢儿的。”姑娘在盖头里低着头看着地下，只见眼前来了一双靴子脚，又见张姑娘一手拉起个盖头角儿，一手把着新郎的手，用一根红纸裹的新秤杆儿，把那块盖头往下一挑，挑下来。姑娘好眼亮啊！

〔中国〕 文康《儿女英雄传》P.468—46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及至十六日，谭宅抬出浙中官轿四乘，俱加红绫作彩。即用旧日浙中伞扇旗帜，肃静、回避牌各一对，打的新张黄岩县灯笼二对。虽说小小排场，却也不滥不溢，名称其实。簪初坐了花轿，前往迎亲。新婿陪堂，却央的张正心引礼。那两顶轿，是娶女客坐的。一路八人是号头锣鼓，大吹大打；一路八人是笙管箫笛，细吹细奏。到了薛宅公馆，榆次公的十三岁小公子门左立迎，两个长髯老家人伺候。张正心与簪初下轿来，小公子迎面一辑，躬身让进。娶女客下轿，自有送女客出迎，两起儿丫头养娘，一拥儿进去。

张正心引簪初上的大厅，泡的松子元肉茶奉到。茶毕，张正心便问榆次公神主何在，礼应率新郎告先。薛公子答道：“客难以载主而来，写的先榆次公牌位在书房院北轩上。一说就当全礼，不敢动尊。”张正心道：“男先之典，莫以此为重，理宜肃叩。”一齐动身，细乐前导，到了榆次公神牌前。上面挂了一副当年万民感德对联：“文章宿望江之左，康济宏猷霍以东。”行了前后八拜大礼。小公子照数行礼拜答。张正心代簪初辞不敢当，行了一叩，方欲再叩，张正心搀住。这薛公子年小力微，那里再

挣的动。

回到大厅，又献了茶。摆上酒席，筵初首座，三酌四筵后，又捧的碗茶来。张正心陪席起身，鼓乐喧阗。这一回厅上奠雁，门外御轮，俱遵着圣人制的仪注而行。

张正心、筵初上轿，迎姑嫂、送女客共搀全淑姑娘上了八抬大轿。母女离别，泪点不干，提他不着。四位女客，一齐上轿。抚台太太坐了八抬轿，舁送甥女又加上一班鼓乐，最好看者，四抬八抬排了半截大街；最堪笑者，黄伞搅蓝伞，金瓜搅银瓜，龙旗搅彪虎旗，乱跑乱奔，忽前忽后，参差纷错。看的人山人海，无不手指颐解。

花轿抬至萧墙街大门前，横拉三匹彩锦，直如三檐伞一般，却是三样颜色。泥金写的斗口大喜字，贴在照壁，并新联，俱是苏霖臣手笔。黑黝如漆，划润如油，好不光华的要紧。因门窄走不过八抬，各堂眷只得在大街下轿。满地下衬了芦席，上边红的是氍毹，花的是氍毹。自大门至于洞房，月台甬道直似一条软路。门阙上横马鞍一付，机箴一架，取平安吉胜之意。迎姑嫂、送女客到新人轿前，扶出一个如花似玉的新人，头戴五凤金冠，珍珠穗儿，纓络累累，身披七事荷包霞帔，锦绣闪烁，宫裙百折，凤履双蹴。那街上看的男女拥挤上来。抚台的军牢皂隶乌鞘鞭子只向空中乱挥，争乃人众只管排挨，把榆次公一顶旧轿挤得玻璃窗子成了碎瓷纹。猛听的喊道：“树上小孩子压断树枝跌着了！”鼓乐旁边，又添上唤儿叫女之声。古人云：“观者如堵”，不足喻也。

四位女客搀定新人，怀抱玉瓶，进了大门。各堂眷以及丫头养娘相随而入。到了堂楼院里，中间设一方桌，绒毡铺面，红围裙四面围绕，上面放了红纸糊的一只大斗，中盛五谷，取稼穡惟宝之意。斗内挑铜镜一圆，精光映日夺目，明盥濯梳妆所有事也，插髻面杖一条，切菜刀一口，示以烹饪事姑嫜之意也；插大秤一杆，细杆一口，示以称茧丝、纺木棉，轧轧机杼之意。这些设施，虽不准之《家礼》，却俱是德言容功妇职所应然者。所谓求

诸野，观干乡，此其遗意。

薛全淑随谭篋初拜了天地，怀抱玉瓶，丫环搀入洞房。放下玉瓶，坐在机上。全姑捧上茶来，侍立旁边。全淑一见旧好，心中有久别重逢之乐，出于不料。两贤媛温款深衷，不便唇吻，只眉宇间好生缱绻。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1005—1007，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那时正是十月天气，夜长昼短，酉未戌初，正是上灯时候。姑娘微抬了抬眼皮儿一看，只见满屋里香气氤氲，灯光璀璨。那屋子却不是照摆玉器摊子、洋货铺子似的那样摆法，只有些名书古画、周鼎商彝，一一的位置不俗。几家女眷都在东间，两旁也站着几名花枝招展的丫鬟，也站着几个服色鲜明的仆妇。早见公公婆婆在堂中安了两张罗汉椅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旁边却站着一个方巾蓝彩、十字披红、金花插帽，满脸斯文、一嘴尖团字儿的一个人。原来那人是宛平县学从南省冒考落第的一个秀才，只因北京城地广人稠，馆地难找，便学了这桩宾相礼生的生意糊口。方才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嚷了这半天的就是他。

姑娘才得去了盖头，又听见赞道：“新郎、新妇叩见父翁母姑。”那时因是老爷太太坐在那里受礼，还有陪客女眷，把褚大娘子让到东间坐下。这里地下铺了拜毯，安龙媒居中，何玉凤在左随着，张金凤在右陪着。三个人听着那礼生的赞着，跪拜仪节行礼。安老爷、安太太左顾右盼，真个是好个佳儿，好双佳妇。老夫妻只乐得眼飞色舞、笑逐颜开的连连点头，只说：“起来、起来！”三个人平身站起，礼生又赞道：“跪。”三个人又齐齐跪下，听他赞道：“请堂上致词赐答。”安老爷说道：“你三个人这段姻缘，真是天作之合。玉格从此更该奋志读书上进；两个媳妇，便要同心理纪持家。一家和睦，吉事有祥，才不负上天这段慈恩，我两老人这番期望。”安太太道：“你父亲，你公公这话，说的很是。从来说‘功名出于闺阁’。只要你们两个一心，劝着他读书上进，只怕比个严些的师傅还中用呢！”等他中了举人，中了进士，

点了翰林，你两个再一个人给我们抱上两个孙子。那时候不但你各人对得住你各人的父母，你三口儿可就都算安家的万代功臣了。”因回头和安老爷说道：“老爷还有一说，今日这何姑娘占了个上首，一则是她第一天进门，二则也是张姑娘的意思。我想此后叫她们不分彼此都是一样，老爷想是不是？”安老爷道：“正该如此。当日娥皇、女英，又何曾听得她分过彼此。讲到家庭，自然以玉凤媳妇为长；讲到封赠，自然以金凤媳妇为先；至于他房帑以内，在他夫妻姐妹三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两个老人家，可以不复过问矣。”这位老先生，真酸了个有样儿，不知怎的听他这路的话儿不觉讨厌。

安老爷、安太太说完了话，礼生又赞道：“叩首，谢过父母翁姑。兴！”三个人起来，又听他赞道：“夫妻相见。”褚大娘子早过来同喜娘儿扶了何姑娘，张姑娘便同那个喜娘儿招护了公子。男东女西，对面站着，两个人彼此都不由得要対对光儿。只是围着一屋子的人，只得倒一齐低下头去。礼生赞道：“新人万福，新贵答揖，……成双揖，成双万福，……跪！夫妻交拜，成双拜。”两个人如仪的行了礼。又赞道：“姐妹相见，双双万福。”褚大娘子见张姑娘没人儿招护，忙着过来悄悄和张姑娘道：“我来给你当日喜娘儿罢。”张姑娘倒臊了个小脸通红，便转到下首，向何玉凤深深道了个万福，尊声：“姐姐。”何玉凤也顶礼相还，低低的叫声：“妹妹。”礼生又赞道：“夫妻姐妹，连环同见。”她姐妹两个又同向公子福了一福，公子也鞠躬还礼。安老夫妻看了，只欢喜得连说有趣，相顾而乐。礼生赞道：“新人新贵，行绾结同心礼。”早见华妈妈、戴妈妈两个手里牵着丈许长两匹结在一处的红绿彩绸，两头儿各绾着个同心彩结，递给两个喜娘儿。东边这人便把这头儿绾在安公子左手，西边那人便把那头彩儿绾在何小姐右手。褚大娘子便从桌上抱过一个用红绉五色线扎着口的黄金宝瓶，交何小姐左手抱着，张姑娘又送过一个拴彩绸的青铜圆镜子来，交公子右手，向新娘照着。交代停当，只听那礼生念道：“伏以：

一堂喜气溢门栏，美玉黄金信有缘；三十三天天上客，龙飞凤舞到人间。

联成并蒂良缘，定是百年佳偶；绵绵瓜瓞，代代簪缨，红丝绾帛，掌灯送入洞房。”

“礼成。礼生告退。”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69—47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黄、铁二人携手走到东上房前，上了台阶，早有人打起暖帘。只见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桌上点了一对大红蜡烛，地下铺了一条红毡。走进堂门，见东边一间摆了一张方桌，朝南也系着桌裙，上首平列两张椅子，两旁一边一张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却摆了满满一桌的果碟，比方才吃的还要好看些。西边是隔断的一间房，挂了一条红大呢的门帘。

老残诧异道：“这是什么原故？”只听人瑞高声嚷道：“你们搀新姨奶奶出来参见他们老爷。”只见门帘揭处，一个老妈子在左，翠花在右，搀着一个美人出来，满头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红青外褂，葵绿袄子，系一条粉红裙子，却低着头走到红毡子前。

老残仔细一看，原来就是翠环，大叫道：“这是怎么说？断乎不可！”人瑞道：“你亲笔字据都写了，还狡狴什么？”不由分说，拉老残往椅子上去坐。老残那里肯坐。这里翠环早已磕下头去了。老残没法，也只好回了半礼。又见老妈子说：“黄大老爷请坐。谢大媒。”翠环却又磕下头去。人瑞道：“不敢当，不敢当。”也还了一礼。当将新人送进房内。翠花随即出来磕头道喜。老妈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残到房里去。

原来房内新铺盖已陈设停妥，是红绿湖绉被各一床，红绿大呢褥子各一条，枕头两个。炕前挂了一个红紫鲁山绸的幔子。桌上铺了红桌毡，也是一对红蜡烛。墙上却挂了一副大红对联，上写着：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老残却认得是黄人瑞的笔迹，墨痕还没有甚干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会淘气！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对联，被你偷得来的。”人瑞道：“对题便是好文章。你敢说不切当吗？”

人瑞却从怀中把刚才县里送来的红封套递给老残，说：“你瞧，这是贵如夫人原来的卖身契一纸，这是新写的身契一纸，总共奉上。你看愚弟办事周到不周到？”老残说：“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里做什么呢？”人瑞道：“我不对你说‘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吗？我为翠环计，救人须救彻，非如此总不十分妥当；为你计，亦不吃亏。天下事就该这么做法，是不错的。”说过，呵呵大笑。又说：“不用费话罢，我们肚子饿的了不得，要吃饭了。”人瑞拉着老残，翠花拉着翠环，要他们两个上坐。老残决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两对面坐的。这一席酒，不消说，各人有各人快乐处，自然是尽欢而散。以后无非是送房睡觉，无庸赘述。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 180—1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入夜。宽敞的房间空无一人。所有的家什，锅碗瓢勺都卖了，不，不是卖了，是拿去一磅、两磅地换了大麦面或玉米面了。一块旧天鹅绒窗幔当喜帐，为新婚夫妇隔开一席之地。在那儿，昏暗的油灯映出了古丽萨拉的情影。她双手捂住头在饮泣吞声，她的肩在不停地抽动。古丽萨拉个子不高，身体孱弱，还很年轻。诺尔穆拉特觉得，仿佛是一个小姑娘在哭泣，是受了别人欺侮才抽搐不止的。他温柔地抱住妻子，抚摸她那软如丝绸、散发着萝芳花香的秀发。她的头发总有这种花香……诺尔穆拉特咬着耳朵对她说着什么，古丽萨拉把满是泪水的脸埋进他的怀里，哭得更厉害了……

由大房间昏暗的角落，由古丽萨拉含着泪水的眼睛，多姆拉

的思路转到完全另外一个天地，另外一个时代……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115，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奥娜由表姐玛利亚搀扶着站在门道里，因为刚从门外挤进来，喘息未定，喜气洋溢，那模样儿真叫人看了心疼。她两眼闪烁着异采，眼皮在微微颤动，苍白的脸庞儿泛出红霞。她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棉布衣，一张小小的粗硬的面纱一直披到肩上，面纱上缀着五朵粉红色纸玫瑰花和十一片绿得发亮的花叶。她手上戴着一副崭新的白线手套，当她站在那儿瞪眼向周围看的时候，就不住地绞扭着两手，她几乎失去了自持——你看得出她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你也看得出她浑身在哆嗦。她年纪那么轻——还不满十六岁——个儿又那么小，简直还是个孩子；她刚刚结婚——而且独独嫁给约吉斯，那个肩膀宽阔、两手如巨人的约吉斯·路德库斯，他今天晚上穿着崭新的黑色西服，上衣的钮扣眼里还插着一朵白花哩。

奥娜蓝眼睛，皮肤白皙；约吉斯则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颧角凸出，头发浓而黑，自然卷曲到耳根——总之，这两个人并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哪个预言家也难以想象这么一对毫无共同之处的男女居然会结成伉俪。约吉斯能扛起一块重二百五十磅的牛肉装车上，不仅腿不晃，而且压根儿没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现在，他站在远处一个角落里，象一只困兽，每次在回答亲友对他的祝贺之前，还得用舌尖先润一润嘴唇。

看热闹的人和宾客之间的界线逐渐形成了——至少对招待工作来说，这条界线已相当分明。在随后的庆祝活动中，聚集在门道里或角落里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这班看热闹的人中间要是有人靠得太近，或者面露饥色，那么就有人搬来椅子请他就座，参加宴会。这是立陶宛婚礼中的一条规矩，来客谁也不得饿着肚子离开。尽管这一条在立陶宛森林中订出来的规矩，在有二十五万人口的芝加哥屠场区未必行得通，但他们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些从街上跑进屋内的孩子，甚至外面进来的狗，出去的时候总要比进来的

时候快活一些。没有客套，无拘无束，是这个晚会的特点之一。

〔美国〕辛克莱《屠场》P. 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索尼娅对生活是不了解的。她是在安逸的家庭里，在克里姆林宫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她把什么都理想化了，犹如前不久她还在玩弄洋娃娃一样，心里暗暗地在玩弄着自己未来的家庭生活，玩弄着跟“他”，即自己未来丈夫的爱情——他是个年轻、漂亮、理想的人物。如今已经发生的事情是突如其来的，是闪电式的，根本不是她所想望的。这个已经不年轻的、并不完全容易了解的、身强力壮的人，象旋风似的闯入了她的生活，他那不可遏止的奔放热情使她燃烧起来了，把她带到自己那里，使她进入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切都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无论是以好奇贪婪的目光在观察鉴定着年轻伯爵夫人的年迈的姑妈和她的食客们，还是那些应该与之处熟，并使其习惯与自己相处的刚认识的仆人；无论是那些粗鲁的村妇和农民，还是那些外国教师；无论是一片宁静，还是各个院子里和道路上的肮脏和泥泞——所有这一切都让人觉得古怪粗野，而且难以习惯。

在过门后的次日，按照老的风俗，村妇们对新婚夫妇唱喜歌来了。在离村子远远的地方便可听到那洪亮欢乐的歌声。人群沿着大路向住宅走来，越走越近。两个乡下婆娘手里抓着用五颜六色的绦带装饰起来的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她们走在穿着鲜艳的萨腊范、绣花衬衫、有金、红、绿色镶边的方格裙的人群前面。

新婚夫妇从屋里出来，走到台阶上。索尼娅腼腆地、用她那双近视眼仔细地看这五彩缤纷的人群。乡下婆娘们唱着歌，一面鼓着掌，双脚象跳舞般地跺动着，以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欢乐的心情。“你们瞧，伯爵还真有两手呢！他在莫斯科给自己弄到一个多么年轻好看的女人啊！”她们朴实粗俗的评论羞得年轻的伯爵夫人满脸通红，不知把手里两只挣扎着的色彩鲜艳的鸡怎么办才好。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 303—30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丧 礼

七天之后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热闹。城里的人民，远处的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天一亮，道上已经挤满了男男女女；中间还夹着许多祭桌。待到上午，清道的骑士才缓辔而来。又过了不少工夫，才看见仪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此后是四辆鼓吹车。再后面是黄盖随着路的不平而起伏着，并且渐渐近来了，于是现出灵车，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

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

〔中国〕鲁迅《眉间尺》，选自《短篇小说选》第1册P.1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隆冬的清晨，灯塔农业社的八个男社员抬着一副灵柩，从稻田里的牛车路上向南走着。几天前刚刚评了灯塔社一级强劳力的拴拴，现在穿着不合身的白孝衫，扛着“引魂幡”，拄着哭丧棍，走在灵柩的前头。孝子深深地弯下腰走着，挺伤心地嚎哭他老爹。但抬灵柩的人，灵柩后头带着铁锹、供品、香纸和纸人纸马的殡葬办事人们，甚至亲戚任老四和欢喜一大帮人，谁都没有普通办丧事的那种沉痛表情。有些不拘礼仪的粗鲁庄稼汉，还不严肃地笑着，倒象这是一种普通的劳动。最后头是一辆牛车，上头坐着送葬的妇女们：死者的老伴、儿媳妇、两个外甥媳妇——欢喜他妈和任老四婆娘。仔细听起来，确实是也有假哭的，也有真哭的。在那些七高八低的哭声中，有一个显得最认真，听了那个凄

惨哀痛的劲，谁都看出只有她是真伤心。那是拴拴媳妇素芳！

.....

到落了一层厚霜的棉槎地里。大伙把灵柩稳稳当当停在任老四带来的两条长板凳上。欢喜把棺材上面绑着爪子的那只红花公鸡，抓起扔在霜地上。那公鸡东倒西歪咯咯叫唤了几声，就安静了。庄稼人们围上来七脚八手解绳。这时，牛车也到了。妇女们停了哭下车。素芳哭得直不起腰来。欢喜他妈和任老四婆娘扶素芳下牛车，她也没停住哭。

.....

抬灵柩的绳解完了。现在，年轻社主任又同大伙张罗着，宣布往墓坑里吊灵柩。这时候，按丧礼的程序，在旁边霜地上等着的妇女，重新嚎哭起来了。

孝子拴拴和几个年轻力壮的掘墓人，现在下墓坑里去了。其余的人分站在两旁，开始把王瞎子的灵柩吊下墓坑里去。然后，地面上的人们弯下腰，看着下边的人把灵柩一点一点挪进墓洞里去。用带来的土坯封了洞口，帽子上缀红布条的掘墓人都上地面来了。唯一的孝子留在墓坑里头。人们从两边用铁锹往墓坑里丢土。有些土丢在穿孝衫的拴拴身上了。拴拴在下边紧张地踩着土，一边大声地认真嚎哭着：“爹爹呀！爹爹呀！”

.....

当土填满了墓坑，在上头堆起一个大坟堆的时候，放鞭炮的声音辟辟啪啪地在棉槎地上响起来了。放炮人冯有万，用一根抬杠高举起正响的一串鞭炮。蛤蟆滩一个最老的劳动人现在最后告别了阳世。

这时候，从黄堡那边的东原上升起了红太阳。宇宙空间的光和热，按时送到人间，汤河平川上的棉槎地里的寒霜，现在开始融化了。啊！生命有限，而人类世界永恒！

〔中国〕柳青《创业史》第二部P.57—60，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天刚破晓，大元帅府所有的门就都打开了。这里，真好象是传说中的一座郢都城，到处飘荡着黄幡旌旗。张家内眷倾巢而出，他们穿着长袍大袖的孝衫，腰束用黄绦子和麻拧成的绳子，脚穿用黄绦子编的麻鞋，围着即将抬走的大元帅的棺槨转着圈地痛哭。

“通通通……”起灵炮声响了，震得人心都发颤。随着起灵炮声，军乐队奏起了哀乐。大元帅的棺槨开始移出棺座，十五分钟后移出灵堂，又十五钟后移出灵棚，再过十五分钟，便安放在了并排停着的两辆黑色的载重汽车上，当时没有立刻盖上棺罩。从棺槨头前，引出来十九条黄绸带子，由大元帅的八个儿子、六个女儿、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各背一条，表示大元帅的后继人在抬头扛。……

大元帅的灵柩在礼炮声中出了大帅府，棺槨这才罩上了上面绣着二龙戏珠的黄绦子棺罩。在几十把挂着小黑旗的军号声中，载着大元帅的棺槨的汽车徐徐向前行进着。一百匹黑马和一百匹白马为仪仗队的前引队，马上端坐着臂戴黑纱的骑兵队的年轻军官。他们每个人都把骑兵刀举起来，刀把贴着自己的腰部。锃明锃亮的刀刃，看起来实在令人生畏。在骑兵身后，是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中国〕杨大群《关东城播火》P.72，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灵堂中静静地躺着那个老人，每天从早到晚，许许多多的人到这里来，一个一个地或者五六个人站成一排地向他致最深的敬礼……

一个秃顶的老人刚走进来站了一下，忽然埋下头低声哭了。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已经走出了灵堂，却还把头伸进帷幔里面来，红着眼圈哀求道：“让我再看一下罢，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我还看见一个盲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把一只手扶在另一个穿长衫的人的肩头，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到了灵前那个引路人站住了。盲人从引路人的肩上缩回了手，向前移动一步，

端端正正地立着，抬起他那看不见的眼睛茫然望了望前面，于是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他又伸出手，扶在引路人的肩上默默地退去了。

两个穿和服的太太埋着头，闭着眼睛，默默地合掌祷告了一会儿。我给她们拉帷幔的时候，我看见了她们脸上的泪痕，然后在帷幔外面响起了悲痛哭声。

……灵堂里很静。我一个人走到灵柩前面，静静地站了四五分钟的光景。我借着黯淡的灯光，透过了那玻璃棺盖，痴痴地望着我们所熟习的那张脸：眼睛紧紧地闭着，嘴也紧紧地闭着。一种温和的表情笼罩在这张脸上。没有死的恐怖。仿佛这个老人就落在深沉的睡眠里。这四周都是鲜花扎成的花圈和花篮，晚香玉的馥郁的香气一股一股地沁入我的心肺。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P.173、174、17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殡所在一座大庙里。这个庙宇因年久失修显得十分荒凉。大殿的阶下长着深的野草，两旁阶上的小房间却是寄殡灵柩的地方。有的门开着，露出里面的破旧的简单的陈设，或者供桌的脚断了一只，或者灵位牌睡倒在桌上，或者灵柩前的对联只剩了一只，而且被风吹破了。有的门紧紧关着，使人看不见里面的景象。有的甚至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三四副棺材，一点陈设也没有。据说这些棺材是完全没有主的，它们在这里寄放了一二十年，简直没有人过问了。可是苍蝇们还常常钉在它们身上。

〔中国〕巴金《家》P.3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到了归空之日，王象荃一心念主人情重，勉强跟定阎楷，双庆搀着，从胡同口转至大门，到了厅中。谭绍闻见了王象荃双目肿的无缝，恰如瞽者一般，遂说：“你眼这样儿，在后边罢了，来此做甚？”王象荃大恸，只说一句道：“我来送送大爷。”此时

孝幔已撤，惟有一具棺材，麻索遍捆，单候那九泉路上。王象寒强睁病目，看见这光景，痛如刀割，放声大哭。

后边孝春听的起灵，一拥儿哭上前厅来。双庆扯住王象荃，令其躲开。少时一班儿抬重的土工，个个束腰拴鞋而来，好不吓煞人也。两个家人，搀定一个麻冠斩衣的孝子，直如拉面筋一般，拖出街心，朝门跪着，仰天拍地的痛哭。德喜儿也抱定兴官儿，斩衰小杖，哭着候嫡母孔慧娘出灵。

果然个个都带慌意，人人具动悲情。

猛然间，只听得——

杠夫一声喊，黑黝黝棺木离地。孝眷两队分，乱攘攘哀号动天。打路鬼眉目狰狞，机发处手舞足蹈。显道神头脑颀硕，车行时衣动带飘。跑竹马的，四挂鸾铃响，扮就了王昭君出塞和亲。耍狮子的，一个绣球滚，装成那回回国朝天进宝。走旱船的，走的是陈妙常赶船、于叔夜追舟，不紧不慢，恍如飘江湖水上。绑高抬的，绑的是戟尖站貂蝉、扇头立莺莺，不惊不闪，一似行碧落云边。昆腔戏，演的是《满床笏》，一个个绣衣象简。陇州腔，唱的是《瓦岗寨》，一对对板斧铁鞭。一百个僧，披袈裟，拍动那金铙铜钹，声震天地。五十双道，穿羽衣，吹起来苇管竹笙，响遏云霄。纸糊的八洞仙，这个背宝剑，那个敲渔鼓，竟有些仙风道骨。帛捏的小美人，这个执茶注，那个捧酒盏，的确是桃面柳眉。马上衙役，执宝刀、挎雕弓、乍见时，并不知镶嵌是纸。杠上头夫，抬金箱、抬银柜，细审后，方晓得髭髯非真。五十对彩伞，满缀着闺阁奇巧。十二副挽联，尽写着缙绅哀言。两张书案，琴棋书画摆就了长卷短轴。一攒阴宅，楼阁厅房画定的四户八窗。鹿马羊鹤，色色都像。车马肩舆，件件俱新。香案食桌，陈设俱遵《家礼》，方弼方相，戈盾皆准《周官》。三檐银顶伞，罩定了神主宗祧。十丈大布帟，遮尽那送葬内人。沿街上路祭彩棚，阻道供桌，拥拥挤挤，好不热闹。

灵輶过去，有几个老头儿叹道：“谭乡绅好一个正经读书人，

心地平和，行事端方。如今他的公子，就万万不胜了。”也有门楼中、墙头上妇女，看见孔慧娘灵车，说道：“谭家小娘子，极其贤慧。可惜好人不长寿，也是那谭相公福薄。”

不说那街谈巷议，各施品评。单说灵輶出了西门，到了坟上。胡其所分金调向，满面流汗，四肢俱忙。各礼相赞成了程嵩淑祀土、萎朴点主的大礼。焚冥器，下志石，封土圆墓，直到城门夕封之时，刚刚草率办完，众人方才一拥儿回城。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593—594，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到次日发引，先绝早抬出铭旌，各项幡亭纸札，僧道鼓手，细乐人役，都来伺候。西门庆预先问帅府周守备讨了五十名巡捕军士，都带弓马，全装结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在材边摆马道，分两翼而行。衙门里又是二十名排军打路，照管冥器。坟头又是二十名把门，管收祭祀。那日官员士大夫亲邻朋友来送殡者，车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亲眷轿子，也有百十余顶。三院鸽子粉头小轿也有数十。徐阴阳择定辰时起棺。西门庆留下孙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儿同两名排军把前门，女婿陈敬济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杠。有仵作一员官立于增架上敲响板，指拨抬材人上肩。先是请了报恩寺僧官来起棺。转过大门口往南走，两边观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朗天气，果然好殡。但见：

和风开绮陌，细雨润芳尘。东方晓日初升，北陆残烟乍敛。冬冬哢哢花丧鼓，不住声喧；叮叮咣咣地吊锣，连宵振作。铭旌招飏，大书九尺红罗；起火轩天，冲散半天黄雾。铮铮矜矜开路鬼，斜担金斧；忽忽洋洋险道神，端秉银戈。逍逍遥遥八洞仙，龟鹤绕定；窈窕窈窕四毛女，虎鹿相随。热热闹闹采莲船，撒科打诨；长长大大高跷汉，贯甲顶盔。清清秀秀小道童一十六众，都是霞衣道髻，动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个，个个都是六锦袈裟，转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绢亭，亭亭皆绿舞红飞；二十四座小绢亭，

座座尽珠围翠绕。左势下，天仓与地库相连；右势下，金山与银山作队。掌醢厨，列八珍之罐；香烛亭，供三献之仪。六座百花亭，现千团锦绣；一乘引魂轿，扎百结黄丝。这边把花与雪柳争辉，那边宝盖与银幢作队。金字幡、银字幡、紧护棺輿；白绢徽，绿绢徽，同围增架。功布招旄，孝眷声哀。打路排军，执榄杆，前后呼拥；迎丧神会，耍武艺，左右盘旋。卖解犹如鹰鹞，走马好似猿猴。竖肩桩，打斤斗。隔肚穿钱，金鸡独立。人人喝彩，个个争夸。扶肩挤背，不辨贤愚；挨睹并观，那分贵贱！张五蠢胖，只把气吁；李四矮矮，频将脚跼。白头老叟，尽将拐棒拄髭鬚；绿髻佳人，也带儿童来看殡。

吴月娘与李娇儿等本家轿子十余顶，一字儿紧跟材后。西门庆麻冠孝服，同众亲友在材后。陈敬济紧扶棺輿，走出东街口。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 981—983, 齐鲁书社1988年版。

至天明，吉时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前面铭旌上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一应执事陈设，皆系现赶着新做出来的，一色光艳夺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外，摔丧驾灵，十分哀苦。

走不多时，路旁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宁郡王，第四座是北静郡王的。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现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谦和。近闻宁国公冢孙妇告殁，因想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手下各官两旁拥侍，军民人众不得往还。

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早有宁府开路传事人看见，连忙回去报与贾珍。贾珍急命前面驻扎，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水溶在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妄自尊大。贾珍道：“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水溶笑道：“世交之谊，何出此言。”遂回头命长府官主祭代奠。贾赦等一旁还礼毕，复身又来谢恩。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款款来至宁府。大门上门灯朗挂，两边一色戳灯，照如白昼，白汪汪穿孝仆从两边侍立。请车至正门上，小厮等退去，众媳妇上来揭起车帘，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罩，簇拥着凤姐进来。宁府诸媳妇迎上来请安接待。凤姐缓缓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了棺材，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许多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贾珍命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天朝诰授贾门秦氏恭人之灵位。”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旋在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齐。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字牌对竖在门外，上面大书：“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对面高起着宣坛，僧道对坛榜文，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家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恭人之丧。四大部州至中之地、

奉天承运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总理元始三一教门道录司正堂叶生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神威远镇，四十九日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等语，亦不消烦记。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80—1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墓地小径生气勃勃。棺材一具接着一具，送殡的人挤成一堆。有时候，棺材排成队相继拥来。家家传出哭声，时时有人报丧。死神所向披靡，不分贫富、强弱，男女、老少地用棍子把人们赶向旷野。附近其它街道的情况也雷同。这些街道都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人们祈祷、求真主圣徒帮助和读经的各种声音哀婉凄楚。

阿舒尔忐忑不安，深夜里朝广场走去。寒冬正卷起它最后一个皱折，晚风柔和清新，星星藏身云后，到处漆黑一片；修道院里传出悠扬的歌声，没有一点哀婉的音调。先生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吗？

阿舒尔眷恋地凝视着修道院的高大的拱门。他感到头昏眼花，觉得拱门变得高大，渐渐耸入云霄。真主啊，这是什么呢？那个东西缓慢地蠕动着，但没有离开原地。它波动着，也许顷刻倒塌。他嗅到一股不无土味的奇香。它从星星那里接受指令。

阿舒尔在大街上疾行。一直来到靠近广场的街尽头。这里是一片空旷，一片沉寂，没有一扇开着的门窗。他满腹狐疑地慢慢走着，酒馆关着门，商店、咖啡馆全不开张，没有昔日的嘈杂，见不到猫、狗，生气全无，土房子静悄悄地立在空场上。

阳光普照，可有什么用场，秋风习习。但有气无力，漫无目标。

他声音嘶哑地哭着喊道：“喂！……真主的人们……”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一扇窗户打开，没有人从洞里探出头来，只有凄楚的沉默，惨人的恐怖，坚硬的压抑感。

“街上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

〔埃及〕纳吉布·迈哈富兹《平民史诗》P.49，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1月版。

柩车载着赶车老人在石板路上颠簸而行；清脆的马蹄声和吱扭吱扭的车轴声划破了墓地上的沉寂。那匹马只是低头拉车，全然不问今天拉的是哪个 昨天载的是何人；至于墓地上那些死神缭绕的许多纪念物，它就更无心顾及了。每座坟墓的四周都长着一些花草……柩车的后面走着黑人组成的送葬行列，但是这个队伍既无仪仗，又无花饰，非常俭朴。

这群人走过中间大路后，来到高地的顶部。这里坟墓的大小与风格，与别处的是迥然有别了。夏末的北风吹拂着杨树，沙沙作响，阳光射在青石板上，闪闪发光。

年久失修的道路，不时把老车夫颠得前仰后合的。还可以察觉到，经匣与车帮互相碰撞着。老车夫嘴里骂骂咧咧的。送葬的人群默默地走在后面，都沉浸在共同的悲痛里。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离墓地更近了，每走一步都使他们痛心，甚至比闻知噩耗时更加难过。有些人数着念珠，没带念珠的人就以手指计数，一遍又一遍低声默诵着小段经文。

山坡的另一侧是穆斯林的墓地，枯黄的野草没精打采地倒在雏菊花上……黑人们抽出经匣后，放在支架上，大家都站在经匣后边。阿訇站在人群与经匣中间，面向东方，主持葬仪。他不时把双手举到两鬓处，然后再放下，口里反复念诵着：“真主是大能的。”别人应合着，做着同样的动作，重复着同样的话。葬仪时间很短，然后大家用绳子系住死者的遗骸，也没用杠房里的人帮助，平平稳稳地送进坟坑内，接着就动手埋葬了。开始，人们一锹锹地往下扔土，随着土越积越厚，他们也越扔越快，最后把坟坑填满了。大家互相牵着小指，蹲在坟墓四周，象刚来时那样，很镇静地默诵着可兰经……在他们一个一个地离开时，迪亚沃·法拉分送着可拉果。整个葬仪跟在非洲本土上一样，是一丝

不苟的。

〔塞内加尔〕桑贝纳·乌斯曼《黑色码头工人》P.71—7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版。

火 葬

红砖砌成的火葬场的大烟筒从树林中现出了。小路的两旁突然现出了几丛曼陀罗花来，淡紫色的漏斗形的花如象牵牛花，有刺的球实如象檳麻子，卵形叶上有锯齿的突出。这是一种毒草呢。人的生命真是很脆弱的，遇着这样的无情的花草也可以毁灭。……

火葬场已经到了。哈君在门前等着。门次罩着两株白杨。入门有小小一个庭院，白杨的叶影在淡黄的太阳光上浮动。开残了的蔷薇还留着些粉白的残花。一株矮矮的石榴树结着两颗拳大的果实在微风中动荡。秋菊还未绽蕊。夹竹桃只留下翠叶了。践着石径走到火葬场的大门，门内校役二人守着小小的柴匣，一位五十以上的驼背老妈在准备着焚烧香烛。灶头是红砖砌成，在一人高处有大中小三个铁门，门是由外面闭着。老妈把小门打开，里面是一片黑暗。她指挥校役把柴匣放了进去，铁门闭上了。老妈又把香烛台放在门前，叫哈君夫妇行礼，我也把帽子脱了，对着灶门深深鞠了一躬。

〔中国〕郭沫若《人力以上》，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天 葬

所谓天葬场，就是北山最高处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到了这里，背尸人就把尸体并排放在巨石上。这块花岗岩和其它的大石头不

同，由于经常在这里切割尸体，捣碎骨头，已变得乌黑光亮。

巨石下面，有一个平台，妇女们已经在这里架起三堆柏树枝。这柏树枝还是路口那株老柏树上的，每年秋天，乡亲们就折一些树枝，存放在账房里，专门用来烧香敬神。按照当地的习俗，一般要由年纪较大、较有声望的男人来点火烧香。今天，乡亲们请阿爸洛丹点火，洛丹并不推辞。只见他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虔诚地祈祷，然后打着火石，点起了三堆火。

雪花变得更加稀薄，整个天空却是灰蒙蒙、湿漉漉的。按照藏族的说法，在送葬的时候下雨或者下雪，是一种吉祥的征兆，预示着死者能够升入天堂。受了潮的柏树枝燃烧得并不旺盛。三炷青烟，和着水雾，随着微风，慢慢地飘向天空。一群老雕从远处飞来，鸣叫着，扑打着翅膀，在人们头顶上盘旋。……

曲妮桑姆含着泪，双手捧着一个红木碗，恭恭敬敬地递到阿爸手里。一位中年妇端着一把旧陶壶，满满地斟了一碗青稞酒。洛丹双手捧起酒碗，面向东方，把酒碗举过头顶，默默祈祷，然后转向遗体，连泼了三碗酒。这是对死难乡亲的祭奠。

……

乡亲们一起跪在地上，诵经祈祷。

随后，曲妮桑姆和那位中年妇女又请几位司天葬者喝酒，一来表示对他们的酬谢，二来也是为他们壮胆。每当切割尸体以前，总要喝几碗酒，浓烈的酒味可以减少尸体上的味道，还能防止病菌感染。

快切割尸体时，乡亲们都习惯地走到平台下面的一块空地上。一位老阿妈回转身子，在火堆上加了一些柏树枝，又从怀里掏出了糌粑口袋，每堆火上都撒了几把糌粑，然后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随着司天葬者的一声带有节奏的呼喊，早已在上空盘旋的一群老雕，伸长脖子鸣叫着，纷纷飞下来，落在巨石上，把司天葬者团团围住。后来的，好象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更怕吃不到东西，拼命往里挤，互相拥挤着，扑打着翅膀争斗。在这种情况下

下，司天葬者总是它们最有权威的调解者，他几声吆喝，就使那群老雕逐渐安静下来。

〔中国〕降边嘉措、吴伟《十三世达赖喇嘛》P.95—97，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烟 花

小小的中庭中顿时热闹了起来。沉默无声的花筒用星星一火的引导顿时焕发出璀璨的群花。小儿的拍掌欢笑声，也象这火花一样顿时焕发了起来。放天旋子的时候，儿童的心机也如象天旋子一般，才在地上迅烈地旋回，又迅烈地旋到了天上。放蛇箭的时候，儿童的心机更加象一颗彗星，不知一直飞到那处的星球去了。鞭炮也放了，有些只燃了导线还不曾爆开的，又拣来横腰劈开，一一用火柴来点放。火药喷射到火柴头上，把火光灭了，只见火柴的红烬又迸发出金刚钻石一样的光芒，孩子们小小的寸心和小小的星眼，也好象金刚钻石一样在微光四射了。硫黄的烟雾弥满了一庭，儿童的欢声也弥满了一庭，假使有能说这儿并不是天国的人，纵有天国，恐怕孩儿们也不愿意进去的呢。

〔中国〕郭沫若《圣者》，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57—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里。须臾，点着。那两边围着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数。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但见：

一丈五高花桩，四周下山棚热闹。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着一对丹书，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当中一个西瓜炮迸开，四下里人物皆着，霹雳剥万个轰雷皆透彻。彩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满天星，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

霸王鞭，到处响亮；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的旋转得好看；银蛾金弹，施逞巧妙难移。八仙捧寿，名显中通；七圣降妖，通身是火。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霞；紧吐莲，慢吐莲，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春。楼台殿阁，顷刻不见巍峨之势；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闹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烟齐明；鲍老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金瓶梅》P. 630—631，齐鲁书社1988年版。

赛 马

盛大的庆祝活动由赛马揭开了序幕。

天刚破晓，五百名骑手及成千的观众已经聚集在宗山西面的起点线上。终点在宗山脚下，全程约20里。骑手们大都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少年，他们尽可能地把自己和自己的马用各种彩绸装饰得耀眼醒目，使人们能在成百匹马中认出自己来。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每个人都花花绿绿，每匹马都五颜六色，不要说别人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就连他们自己寻找伙伴都感到困难。

在这花花绿绿的人群中，在这打扮得五颜六色的马匹中，唯为一人一马最为醒目。马身洁白如雪，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银鞍银蹬，在晨曦中泛着白光。旁边站着一位英俊少年，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身穿一件白氍毹袍子，系着黄腰带，神情庄重。人们连声称赞，马好，人也好，装扮得更好。

赛马开始了，一匹匹马象一朵朵彩云纷纷向前飘去，飘得最快的，还是那朵白云。这匹白马载着白袍少年忽起忽落，象是从

天上飘下来，又像是要飞回天上去。突然，白袍少年滚鞍落马，白马继续朝前飞驰，人们大吃一惊，都为小骑手担心。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又飘出一朵白云，另一个少年骑手，稳稳地落在飞驰如前的白马上。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当第二个白袍少年滚鞍落马时，离终点只有一小半的距离了。第三个白袍少年飞身上马，将一个白牛毛编织的抛石器，在头上抡了三圈，然后使劲打了个响鞭，白马四蹄腾空，闪电一样飞奔向前，把众多的竞争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白袍少年趁机在马上做着各种惊险动作，忽而倒立马上，忽而躲到马肚子下面，来个蹬里藏身；忽而又腾空跃起，在人们的惊叫声中，又稳稳地落在马背上。任凭少年在自己身上怎样翻腾跳跃，大白马一点也不减低速度，白云终于第一个飘到了终点。

〔中国〕降边嘉措、吴伟《十三世达赖喇嘛》P.32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比赛的起点就在他们跟前，他们后边，在裁判席上面，挂在旗杆上的那面奖旗迎着从广场上吹来的凉风在微微飘扬。一套古代用木头和绳索设计的玩艺儿拦着起点。把拦在绳子里一群蹦蹦跳跳、过度亢奋的马排成队证明是办不到的事。这些晕头转向的马东蹦西跳，转身，后退，跌倒，两次起错了步，挣脱出去。最后，十匹马轰地一下挤成一堆跑开了，骑师们一边疯狂地打着马身，一边彼此打着。在这片经久不息的喧哗中，听到一声更大的喊叫：两匹马摔在头一堆草垫上了。那以后，拜伦就没再去注意比赛了。正当他望着一个摔得人事不省的骑师被人从尘土中拖走时，人群中又发出一声惊呼，说明另一起事故发生了一这回他望不到了。这群马随着棒子的挥舞，尘土飞扬，拉成五个距离乱哄哄地跑过来了。一匹没有骑师的马也奔驰着赶了上来，嘴里吐着泡沫，缰绳耷拉着。

〔美国〕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P.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中 秋 节

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皆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禀气柔弱，不禁毕驳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中。薛姨妈搂着湘云。湘云笑道：“我不怕。”宝钗等笑道：“他专爱自己放大炮仗，还怕这个呢。”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凤姐儿笑道：“我们是没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你。也不怕臊，你这孩子又撒娇了，听见放炮仗，吃了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轻狂起来。”凤姐儿笑道：“等散了，咱们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还放的好呢。”说话之间，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的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碎小爆竹。放罢，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撒了满台钱，命那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园之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大灯。嘉荫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烛，陈献着瓜饼及各色果品。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里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形状。地下铺着拜毯锦褥。贾母盥手、上香拜毕，于是大家皆拜过。贾母便说：“赏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厅上去。众人听说，就忙着在那里去铺设。贾母且在嘉荫堂中吃茶少歇，说些闲话。一时，人回：“都齐备了。”贾母方扶着人上山来。王夫人等因说：“恐石上苔滑，还是坐竹椅上去。”贾母道：“天天有人打扫，况且极平稳的宽路，何必不疏散疏散筋骨。”于是贾赦、贾政等在前导引，又是两个老婆子乘着两把羊角手罩，鸳鸯、琥珀、尤氏等贴身搀扶，邢夫人等在后围随，从下逶迤而上，不过百余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这座敞厅。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

凸碧山庄。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75-10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正说着闲话，猛不防只听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吹出笛声来。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相赏。听约两盏茶时，方才止住，大家称赞不已。于是遂又斟上暖酒来。贾母笑道：“果然可听么？”众人笑道：“实在可听。我们也想不到这样，须得老太太带领着，我们也得开些心胸。”贾母道：“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曲谱越慢的吹来越好。”说着，便将自己吃的一个内造瓜仁油松穠月饼，又命斟一大杯热酒，送给谱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细细的吹一套来。媳妇们答应了，方送去，只见方才瞧贾赦的两个婆子回来了，说：“右脚面上白肿了些，如今调服了药，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关系。”贾母点头叹道：“我也太操心。打紧说我偏心，我反这样。”因就将方才贾赦的笑话说与王夫人尤氏等听。王夫人等因笑劝道：“这原是酒后大家说笑，不留心也是有的，岂有敢说老太太之理。老太太自当解释才是。”只见鸳鸯拿了软巾兜与大斗篷来，说：“夜深了，恐露水下来，风吹了头，须要添了这个。坐坐也该歇了。”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来。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篷，大家陪着又饮，说些笑话。只听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真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又命暖酒，且住了笛。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82—10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元 宵 节

瓊瑤习俗，年年上元节都要举行灯会，今年是新皇登极的第二个新春，所以彩灯比往年还要多；满城一片千红万紫，花团锦簇。

沿街的房屋上、台阶上、窗纸上的白雪，如玉似银；檐下一盏盏彩灯如霞似锦；在皎洁的月照中，红灯同白雪交辉，显得格外光彩夺目。

街上各家各户都挂出各色彩灯来，样式奇巧，名目繁多：有二龙戏珠灯、天女散花灯、麻姑上寿灯、八仙过海灯、青狮玩绣球灯、白象驮宝瓶灯、鲤鱼跳龙门灯、仙猴献果灯、麒麟灯、鹿鹤灯、虾蟹灯，玲珑、华美，神态逼真，赛如潼关斗宝，一盏胜似一盏。城中最大的一家酒楼——聚英楼的门前，悬挂着偌大的走马灯，人物是隋唐十八条好汉，骑着各色走马，飞快地旋转。灯上的彩穗随风飘舞。更新奇的是冰灯。这是用冰块雕出来的灯，有寿星老儿、鳌鱼、金蟾、玉兔，有绽开的雪莲等样式灯，里面中空，点上灯盏，照得冰光闪闪，赛如水晶一般，故又名水晶灯。

这时华灯初上，满街灯光灿烂，如同白昼。街上看灯的人熙熙攘攘，在彩灯的光彩中川流不息。有的看灯，有的看热闹，有的仰头看人家楼上窗口的女眷。那些商贾人家的女眷们，影影绰绰地站在楼窗口，一面嘴里噙着葵花子，一面唧唧啾啾地说笑，拿手指点着街上提篮小贩，娇声叫唤：“买火燎榛子哟！”

〔中国〕王盛农《儒士》P.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丁字街口，火把灯笼一片通明，人围得城墙一般。……里边正要“活龙”。两条龙，一是红龙，一是白龙，各是七人组成。红龙的人一身红绒衣，或是女人的红毛衣，头扎红绸。白龙的人一身漂白布衣，或是将白里子棉袄翻过来，头包白布。在紧锣密鼓

声中，两厢互上互下，互绞互缠，翻，旋，腾，套。最是那摇龙尾的后生，技艺高超，无论龙头如何摆动，终是不能将他甩掉。“活龙”要过，便是“走魔女”。七个妙龄女子，头上脚上穿绸着缎，还镶着金丝银线，在灯光下如繁星缀身。那粉红的裤子一层一层拖下来，下沿是以竹圈儿垂着，然后忸怩百态，一手执纱，一手提莲花小灯，作碎步状，酷似腾云驾雾，更如水面漂浮。观看者一声儿叫好，评价谁个走势好，“魔女”们越发得意，愈走愈欢。接着，一声长号，清悦惊人，便有十三个男扮女装的踩高跷的人跑出来，再一细看，那领头的却是戴有胡须的男子。刹时间锵锵咚咚，喊杀声连天。……

〔中国〕贾平凹《腊月·正月》，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 1976—1977，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今几个是正月十五上元节，京师风俗，这天家家户户喜气洋洋闹元宵。太阳还挂在西山顶上的时候，那些吃罢元宵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便换上新衣欢欢喜喜朝灯市口、前门外、地安门一带奔去。这几处灯彩最盛，尤其灯市口，年年灯节人山人海。看灯的人们，有乘宝马香车的豪门子弟、富室士女，也有迤迤跚跚的书香门第公子、小姐，相扶相携的黎庶人家老翁弱姬……。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颗颗眨着眼睛的星星出现在高高的天上，圆圆的玉盘似的月亮缓缓地爬向中天。从东华门王府街东至崇文街西长达二里余的灯市口，忽然亮起了一盏又一盏新颖奇巧的灯，那笑语无禁的红男绿女遂离开了叫卖干鲜果品和茶汤、灌肠、咬春萝卜的小摊，齐把睁大了的眼睛瞅向悬挂在铺面门前的走马盘香、莲花荷叶、龙凤鳌鱼、花篮盆景……各色彩灯。玻璃灯通体透亮，使人心胸豁达，纱绢灯朦朦胧胧，引人无限遐想。……这里，明角做成的走马灯下，一群人正围着看灯上彩绘的过海八仙。只见那汉钟离、铁拐李、韩湘子、何仙姑……一圈圈转来转去，宛若安上自动机关，真个奇巧无比。引得街上摩肩接踵兴奋前行的人们纷纷在这儿停下，抬起脚跟翘起头，指指点

点，啧啧称绝。……

〔中国〕郭秋良《康熙皇帝》P.6—7，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此夜正是十五元宵。众僧道：“老师父，我们前晚只在荒山与关厢看灯，今晚正节，进城看看金灯如何？”唐僧欣然从之，同行者三人及本寺多僧进城看灯。正是：

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唱太平歌。
又见那六街三市灯亮，半空一鉴初升。那月如冯夷推上烂银盘，这灯似仙女织成铺地锦。灯映月，增一倍光辉；月照灯，添十分灿烂。观不尽铁锁星桥，看不了灯花火树。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攒成。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狮灯、白象灯，灯架高擎。虾儿灯、鳖儿灯、棚前高弄；羊儿灯、兔儿灯、檐下精神。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骑坐；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乘。鳌山灯，神仙聚会；走马灯，武将交锋。万千家灯火楼台，十数里云烟世界。那壁厢索琅琅玉辔飞来；这壁厢，轂辘辘香车擎过。看那红妆楼上，倚着栏，隔着帘，并着肩，携着手，双双美女贪欢；绿水桥边，闹吵吵，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对对游人戏彩。满城中箫鼓喧哗，彻夜里笙歌不断。

有诗为证。诗曰：

锦绣场中唱彩莲，太平境内簇人烟。

灯明月皎元宵夜，雨顺风调大有年。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1135—1136，齐鲁书社1980年版。

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但见：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
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

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退，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判官灯，钟馗与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蝉戏吞玉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鲑鱼灯平吞绿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队喧阗；百戏货郎，桩桩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眉（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妖娆銜色。卦肆云集，相幕星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荣枯有准。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塌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蛾，鬓边斜插闹春风；裱凉钗，头上飞金光耀目。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荷。虽然览不尽鳌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

吴月娘看了一回，见楼下人乱，就和李娇儿各归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袄袖儿，露出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来看，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这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虾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个老儿灯。”正看着，忽然一阵风来，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刮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个不了，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都压趔趄儿。

〔中国 王汝梅 李昭恂 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230—232，
齐鲁书社1988年版。〕

至十五日之夕，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上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佳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贾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请他，于后十七日祖祀已完，他便仍出城去修养。便这几日在家内，亦是净室默处，一概无听无闻，不在话下。贾赦略领了贾母之赐，也便告辞而去。贾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随他去了。贾赦自到家中与众门客赏灯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锦绣盈眸，其取便快乐另与这边不同的。

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每一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焚着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寸三寸高的点着山石布满青苔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内放着旧窑茶杯并十锦小茶吊，里面泡着上等名茶。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璁珞。原来绣这璁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他不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当今便称为“慧绣”。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针迹，愚人获利。偏这慧娘命夭，十八岁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纵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们，因深惜“慧绣”之佳，便说这“绣”字不能尽其妙，这样笔迹说一“绣”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议了，将“绣”字便隐去，换了一个“纹”字，所以如今都称为“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纹”之物，价则无限。贾府之荣，也只有两三件，上年将那两件已进了上，目下只剩这一副璁珞，一共十六扇，贾母爱如珍宝，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只留在自己这边，高兴摆酒时赏玩。又有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

“玉堂富贵”等鲜花草。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48—7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间小宴中，数来也算是热闹的了。当又有林之孝之妻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毡上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用大红彩绳串着，每二人搭一张，共三张。林之孝家的指示将那两张摆至薛姨妈李婶的席下，将一张送至贾母榻下来。贾母便说：“放在当地罢。”这媳妇们都素知规矩的，放下桌子，一并将钱都打开，将彩绳抽去，散堆在桌上。正唱《西楼·楼会》这出将终，于叔夜因赌气去了，那文豹便发科诨道：“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说毕，引的贾母等都笑了。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贾母笑说：“难为他说的巧。”便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簸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向桌上的散钱堆内，每人便撮了一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着，向台上便一撒，只听豁唧唧满台的钱响。贾珍贾琏已命小厮们抬了大簸箩的钱来，暗暗的预备在那里。……听见贾母说“赏”，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春 节

除夕的夜晚，比平常热闹多了。大街上增加了路灯，到处播送着肉麻的黄色歌曲。商场里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男女摩肩擦背，奇装异服，到处泛滥着一种淫声妖气。唯利是图的老板们，不肯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他们临时张贴海报，甩卖各种应时商品，

贪赌的商店早已提前关门，麻将响的象摔惊堂木一样。市场外面街道上，不少缙绅大户，借着敬神的名义，实际上是逞威夸富，拿出很多鞭炮烟火，请了专门放花炮的，摆好桌凳唱对台戏，观众围的水泄不通。从市场再朝东行半里地，就看到悬灯结彩的宴乐园饭庄。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 1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年初一那天，鸡叫头遍时候，每户人家都抢先放起迎接财神的“礼炮”。老乡们迷信：谁家的爆竹先响，财神就先光临谁家。得到财神光临的，今年就会添丁发财。人们熬夜守岁，就是为了抢先放第一声爆竹。放完爆竹，接着就给天地君亲师的神位上香、供品、点神灯，点起龙凤的大蜡烛。供品里头，有年三十晚准备好的三牲；有粽子、糕点；有金黄色的橘子和柚子，满满地摆了一桌。孩子们被领到堂屋来，跟大人一起，向祖宗、神明叩头膜拜，祈求保佑：年少的希望长命富贵；大人的祈求五谷丰登……一会，天刚蒙蒙亮，做家长的人穿着一身新衣裳，照着今年历书讲的吉利的方向走出村外去，迎接新的财神。在神树或寺庙拜了拜，折下竹子或桃子树的小枝子带回家来，插在门口那个作装香用的小竹筒上；妇女们挑着一对贴上表示吉利的小红纸的水桶，到河边挑回第一担水，水桶上覆盖一束树叶，表示把一年的吉利都挑到家来了。

〔中国〕陆地《美丽的南方》P. 147—148，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母有诰封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着众人

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两旁有一副长联，写道是：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

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亦衍圣公所书。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青绿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上面悬一九龙金匾，写道是：“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

亦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旁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已后子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

俱是御笔。里边香烛辉煌，锦幃绣幕，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只见贾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蓉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拜兴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影。贾苻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苻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上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内。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妻子，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于王夫人。王夫人传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下阶，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革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

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隙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玲玉珮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一时礼毕，贾敬贾赦等便忙退出，至荣府专候与贾母行礼。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里轿出大门，这一条街上，东一边合面设列着宁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西一边合面设列着荣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厅直开到底。如今便不在暖阁下轿了，过了大厅，便转弯向西，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亦是锦裯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归了坐，老嬷嬷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让了一回。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便回来，归正坐。贾敬贾赦等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价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一面说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两旁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妇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间更衣，众人方各散出。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两溜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团锦簇，一夜人声嘈杂，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

至次日五鼓，贾母等又按品大妆，摆金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至二十八日，两府中俱悬灯结彩，屏开鸾凤，褥设芙蓉，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宁府中本日只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并几个世交公侯应袭，荣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静王妃并几位世交公侯诰命。贾母等皆是按品大妆迎接。大家厮见，先请入大观园内嘉荫堂，茶毕更衣，方出至荣庆堂上拜寿入席。大家谦逊半日，方才入席。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叙，便是众公侯诰命。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锦乡侯诰命与临昌伯诰命；右边下手一席，方是贾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妇，两溜雁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林之孝赖大家的带领众媳妇都在竹帘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带领几个丫鬟在围屏后伺候呼唤。凡跟来的人，早又有入别处管待去了。一时台上参了场，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发的小厮伺候。须臾，一小厮捧了戏单至阶下，先递与回事的媳妇。这媳妇接了，才递与林之孝家的，用一小茶盘托上，挨身入帘来递与尤氏的侍妾佩凤。佩凤接了才奉与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谦让了一回，点了一出吉庆戏文，然后又谦让了一回，北静王妃也点了一出。众人又让了一回，命随便拣好的唱罢了。少时，菜已四献，汤始一道，跟来各家的放了赏。大家便更衣复入园来，另献好茶。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02—10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今天天气真好哇！昨晚淅淅沥沥的雨点，不知什么时候停得干干净净，冲洗过的马路上只留着湿痕和浅浅的水洼。明丽的阳光从房屋树木的空隙照在路面上，水洼里映照着彩色的倒影，树叶上的雨珠也照得颗颗晶莹……

啊，一夜之间，这条“中国大街”尽铺上一堆堆鞭炮的红纸屑，象绽着朵朵红花，给人们心坎里带来了跃跃想动的喜悦！

今天这街面几乎认不出来了。往日天未亮就敞开的店门板，今日关得密密地，只开着让人进出的大门。往日直摆到马路边、

杂乱的货物全不见了，往日打赤膊忙个不停的商人和伙计，今日全穿得整整齐齐，悠闲地在打转转……家家大门里全摆设得花红叶绿，人影晃动，一片喜腾腾气象！

街面上也越来越热闹了。象报春的燕子似的，穿着各种颜色新衣的男童女童三五成群地穿织来去，叫唤着，笑嚷着，新皮鞋跑得囊囊响，当地小贩也应节来了，一担担花花绿绿的玩具点缀着这新正的街景，接着果子担、冰水担也出现了。玩具叫子的嘟嘟声，远远近近的锣鼓声，一串半串的鞭炮声，使空间回绕着欢乐的气浪……

〔印度尼西亚〕黄东平《七洲洋外》P.31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清 明 节

且说一日，三月清明佳节，吴月娘备办香烛、金钱冥纸、三牲祭物，抬了两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与西门庆上新坟祭扫。留下孙雪娥和大姐、众丫头看家。带了孟玉楼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都坐轿子往坟上去。又请了吴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门，只见那郊原野旷，景物芳菲，花红柳绿，仕女游人不断。一年四季，无过春天最好景致。日谓之丽日，风谓之和风。吹柳眼，绽花心，拂香尘。天色暖，谓之暄。天色寒，谓之料峭。骑的马谓之宝马。坐的车谓之香车。行的路谓之芳径。地下飞的尘谓之香尘。千花发蕊，万草生芽，谓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小桃深妆脸妖娆，嫩柳袅宫腰细腻。百转黄鹂惊回午梦，数声紫燕说破春愁。日舒长暖澡鹅黄，水渺茫浮香鸭绿。隔水不知谁院落，秋千高挂绿杨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 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1413,齐鲁书社1988年版。

年 市

那一天，布利基特奥郊原在开教堂纪念年市，与毗连着的奥加登公园、利奥波德琪以及普拉特一起，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本来，在一次纪念年市和下一次纪念年市之间，劳动人民的好日子就为数不多。因此，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才盼来了这个狂欢的节日。一时间，宁静的城市沸腾起来。大街小巷人潮汹涌，步履杂沓，笑语声喧，时不时地还传来高声的吆喝和呼喊。此时此地，等级的差别没有了；平民跟军人也混在一起。到了城门口，更是拥挤不堪。人们挤上去又被挤开，再挤上去，好不容易才夺得一条出路。但到了城外，多瑙河大桥马上又成了另一道难关。终于，两股洪流都浩浩荡荡地得到了通过，它们一上一下，纵横交错，一股是滚滚的多瑙河，一股是更加气势汹汹的人流。多瑙河顺着古老的河床流去；人流脱离了桥栏的阻遏，便漫山遍野地散了开来，变成一片人的海洋。

〔奥地利〕格里尔帕策《穷乐师》，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
P.1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庙 会

……F市的庆祝会场便在近旁的H神社前面。几日以前便准备着结棚搭厂，卖食物的、卖饮料的、演戏法的、曲马场、电影馆、戏台、讲演厅、中学生的角力场、击剑场、柔道场、弓箭场、青年团的运动会……平常本是荒凉的古庙，立地变为喧嚷的市场。开会的日期中海上有军舰实演海战的光景，鱼雷爆发声、大炮声，轰轰不绝；飞机也从空中飞来，在低空中作种种的游戏；陆军军乐队的奏乐声、人噪声、拍掌声、喝彩声，人头在尘烟中乱涌，一直要涌到夜半。夜来有花炮，有电影，有探照灯，有不断

地招客的大鼓，灰尘更轻减得多，游人却更杂沓得多了。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
P. 282—28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四月二十八，是黄家镇赶庙会的日子。

这个庙会，可不同于一般的庙会，它的名声格外远，规模特别大。正式会期，出进五天，而且，在正式赶会的前两天，街上就人如穿梭，车马鳞鳞了；还搭满了一个挨一个的库棚子，大勺碰小勺叮当直响。那些馓子铺，烧饼铺，窝头铺，煎饼铺，包子铺，馒头铺，也全开市了。不仅大栈小店家家客满，就连村里的碾棚、磨棚、车棚、草棚，以及村外的场屋、地屋、井屋、瓜屋、也都住满了人。这些提前来到的人，近的来自百里之外，远的是千里迢迢赶来的。他们当中，有滨州、蒲台的，有南宫、冀州的，有定州、望都的，有文安、霸州的，还有西安、兰州的，云南、贵州的，吉林、肇州的……总之，他们来自山南海北，关东口西，四面八方，全国各地。

黄家镇的庙会所以这么兴盛，是因为这是个进行杂技交易的场所，也是杂技用具的产地。在这个庙会上，有卖猴的，卖马的，卖熊的，卖狗的，卖蛇的，卖虎的，也有卖杂技、魔术、洋片、马戏、木偶戏用的道具的，还有卖技术的——你要花上钱，认个“过门师”，他就当场教给你几手儿。就连杂技行当请师傅，招徒弟，雇脚色，找事由儿，也都可以在这里成交订合同。因为黄家镇庙会具有这么个特点，所以才引得许许多多的人从五湖四海云集而来。他们这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在街里街外挤挤蹭蹭，串来串去。

由于赶会的人多，那些卖吃食跑勤行的人们也全上来了。卖凉粉的，卖切糕的，支着大余沏茶糖的，都在庙台下头撑起了圆鼓鼓的大伞棚，卖大碗茶的，一头挑着碗筐，一头挑着大沙壶，吱吱着竹板子扁担漫街叫卖；卖烧鸡的，身后背着个箱子，油手敲着梆子；卖红薯的，一脚蹬着车子把，一手提着盘子秤，声嘶力

竭地高声叫卖：“红薯热的！红薯热的！”

老君庙前的大广场上，用席、箔、板、棍搭了个戏台。那戏台上，紧锣密鼓，梆子腔唱得正欢。戏台下边，你挤我，我拥你，人声鼓噪，杂音喧天。戏台的两侧，拉洋片的，卖野药的，说大鼓的，讲评词的，变魔术的，跑马戏的，相面的，算命的，东一帮，西一伙，大一圈儿，小一堆儿，都吸引得观众、听众里三层、外三层。

街筒子里比街外规整多了。大小铺眼儿，都漆刷一新。除了固定的门市而外，又摆列上一些高几矮凳，长台短案。街口上，净些不成买卖的“买卖”，什么缝破鞋的啦，卖鞋楦的啦，张篾底的啦，攒水管的啦，绑笤帚的啦，粘破缸的啦，还有剃头的，修脚的，铜碗的，杂七杂八样样有，密密麻麻一大片。街里街外这种“繁华”、热闹景象，叫人猛孤丁地看上去，倒也象个“太平盛世”。

〔中国〕郭澄清《大刀记》P.1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原来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始于师旷，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唐时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游咏其上，所以遂成名区。上边祀的是夏禹，都顺口叫做禹王台。每年三月三有个大会，饭馆酒棚，何止数百。若逢晴朗天气，这些城里乡间，公子王孙，农富野老，贫的，富的，俊的，丑的，都来赶会。就是妇女，也有几百车儿。这卖的东西，整绫碎缎，新桌旧椅，各色庄农器具，房屋材料，都是有的。其余小儿耍货，小锣鼓，小枪刀，鬼脸儿，响棒槌之类，也有几十分子。枣糕，米糕，酥饼，角黍等项，说之不尽。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20，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一夕晚景不说。到了次日，王氏早把端福换了新衣，先吩咐德喜儿，叫宋禄将车收拾妥当。及孝移饭后吩咐时，王氏早已料理明白。王氏又叫端福儿请小妻相公到家中，要把端福的新衣

服，替他换上一件，娄朴不肯穿，说：“我这衣服是新年才拆洗的。”这宋禄小厮儿们，更要上会，早把车捞在胡同口等候。德喜儿换了衣服，喜欢的前后招呼。娄潜斋、谭孝移引着两个小学生一同上车，出南门往东，向繁塔来。早望见黑鸦鸦的，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好不热闹。但见：

演梨园的，彩台高檠，锣鼓响动处，文官擂笏，武将舞剑。扮故事的，整队远至，旗帜飘扬时，仙女挥塵，恶鬼荷戈。酒帘儿飞在半天里，绘画着吕纯阳醉扶柳树精，还写道：“现沽不赊”。药晃儿插在平地上，伏侍的孙真人针刺带病虎，却说是“贫不计利”。饭铺前摆设着山珍海错，跑堂的抹巾不离肩上。茶馆内排列着瑶草琪花，当炉的羽扇常在空中。走软索的走的是二郎赶太阳，卖马解的卖的是童子拜观音，果然了不得身法巧妙。弄百戏的弄的是费长房入壶，说评书的说的是张天师降妖，端的夸不尽武艺高强。绛罗绸缎铺，斜坐着肥胖客官。骡马牛驴厂，跑坏了刁钻经纪。饴糖炊饼，遇儿童先自夸香甜美口。铜簪锡钮，逢妇女早说道减价成交。龙钟田姬，拈瓣香呢呢喃喃，满口中阿弥陀佛。浮华浪子，握新兰，挨挨挤挤，两眼内天仙化人。聋者凭目，瞽者信耳，都来要聆略一二。积气成雾，哈声如雷，亦可称气象万千。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22—24，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大家就从这个西随墙门儿过后殿来，见那里又有许多撬牙虫的，卖耗子药的，卖金刚大力丸的，卖烟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灯下数的，起六壬课的。又见一群女人，蹲在一个卖鸦片烟灯子的摊子上讲价儿。老爷此时，是头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后走，这才把必应瞻礼的个文昌阁，抹门儿过去了。才进了西边那个角门子，便见那空院子里，围着个破蓝布帐子，里面锣鼓喧天，帐子外头一个人站在那里嚷道：“搬官板儿，列位瞧瞧这个凤凰单展翅。”老爷听了，心中暗喜，连忙进去，原来却是起子跑旱船的。只见一个三十来岁漆黑的大汉子，一嘴巴子的胡子渣儿，

也包了头，穿了彩衣，歪在那个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只手单撒手儿，伸了个懒腰，脸上还作出许多百媚千娇的丑态来。闹了一阵，又听那个打锣的嚷道：“看完了凤凰单展翅，这就该着请大爷们瞧飞蝴蝶儿了。”安老爷这才明白，原来这就叫作凤凰单展翅，连忙回身就走，说道：“无耻之至矣！”

华忠嗜了一声，见那边还有许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冤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爷，从文昌阁后身儿，绕到东边儿。老爷一看，就比那西边安静多了。有的墙上挂了个灯虎儿，有猜灯虎儿的；有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踢球的。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2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还 愿

正是托天神之福，还愿之日，长空如洗，阳光灿烂。远处群神聚居的巴都尔山和阿贡山，高高耸立，清晰可见。

在举行还愿仪式之前，人们把住宅和庭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把庙宇里的神像抬出来，高撑着白色的圣伞，为神像遮日。人们举着五彩缤纷的旌旗和银光闪闪的长矛，前拥后簇，把神像护送到海边。

妇女们服装简朴。有的围着筒裙，有的穿着开襟短上衣，长长的彩巾从肩部搭落到腰间乌黑的长髻上，饰有鲜艳多彩的花朵。发髻的一端，垂下一束细软的青丝，飘拂在背上。

.....

在一片浅白色的沙滩附近，人们停了下来，把神像和果品轻轻放下，并纷纷进一步靠近海边，等待着印度教教士主持还愿仪式。

这时一群青年男女跳入浪花四溅的海中，互相打闹嬉戏。.....

另一些人则忙着安排果品。这些果品是用来祭谢祖宗和水神

的。接着，人们把一些小神像置于水中，替神沐浴。当一切准备就绪，沐浴后的神像也抬回轿中，于是，主持还愿仪式的印度教教士驾到。人们立即毕恭毕敬地双手托举果盘，教士依次从每个人的果盘中撮取一点果品，掺上五颜六色的花瓣，有条不紊地撒向大海。

喧闹欢腾的海滨骤然间万籁寂静，人们纷纷默默地祷告，祈求天神和祖宗的灵魂，能使他们来年禳灾祛凶，吉祥如意。

〔印尼〕努尔·苏丹·伊斯坎达《巴厘舞女》P.1，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法 会

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蒙。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贾赦没法，只得请道士到园作法事驱邪逐妖。择吉日先在省亲正殿上铺排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旁设二十八宿并马、赵、

温、周四大将，下排三十六天将图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钟鼓法器排两边，插着五方旗号。道纪司派定四十九位道众的执事，净了一天的坛。三位法官行香取水毕，然后擂起法鼓，法师们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宫八卦的法衣，踏着登云履，手执牙笏，便拜表请圣。^①又念了一天的消灾驱邪接福的《洞元经》，以后便出榜召将。榜上大书“太乙混元上清三境灵宝符录演教大法师行文敕令本境诸神到坛听用。”

那日两府上下爷们仗着法师擒妖，都到园中观看，都说：“好大法令，呼神遣将的闹起来，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大家都挤到坛前。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词，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将剑指画了一回，回来连击令牌，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众人都道拿住妖怪，争着要看，及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形响。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禁，令人带回在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430—14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祈 禱

右边都是农民：老年人穿着土布长衫和树皮鞋，脚上裹着干净的白色包脚布；青年人穿着粗呢的新长衫，腰上系着颜色鲜艳的宽腰带，脚上穿着高腰皮靴。左边都是农妇，头上扎着红绸巾，上身穿着棉绒的坎肩，配着大红的衣袖，下身穿着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或者杂色的裙子，脚上穿着打了铁掌的半高腰靴

子。站在她们后边的，是衣服朴素的老太婆，扎着白头巾，身穿灰色长外衣和旧式的毛织裙子，脚上穿着普通鞋或者新树皮鞋。这两群人中间夹杂着一些衣服考究、头发上抹了油的孩子。农民们在胸前画十字，鞠躬，然后把头发甩到后面去。女人们，特别是那些老太婆，都用黯淡无光的眼睛盯住一个有许多蜡烛照着的圣像，捏紧她们并拢的手指头，有力地点一下额头上的头巾，再点两个肩膀和肚子；她们嘴里不出声地念叨，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学大人的样子，一见有人在瞧他们，就起劲地做祷告。那些缠着金色螺旋纹的大蜡烛，以及从四面八方把它们围住的许多小蜡烛，照得金黄的圣像壁像是起了火。枝形大烛架上插满了蜡烛。从唱诗班那边传来业余歌手的欢畅的歌声，其中夹杂着粗重的男低音和尖细的儿童最高音。

聂赫留朵夫走到前边去。上等人站在教堂的正中，其中有一个地主带着他的妻子和穿着水兵制服的儿子，有警察分局局长，有电报员，有一个穿着高腰皮靴的商人，有一个佩戴着徽章的村长。读经台右边，在地主太太身后，站着玛特辽娜·巴甫洛芙娜，穿着亮闪闪的淡紫色连衣裙，戴着坠流苏的白色披巾。卡秋莎跟她站在一起，穿一件白色连衣裙，胸前缝着皱褶，系一根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一个红花结。

一切都欢乐，庄严，畅快，美丽。司祭们穿着发亮的银丝线法衣，挂着金十字架。另外还有一个助祭，还有些诵经士，穿着节日的银丝线和金丝线祭服。业余歌手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上擦了油。节日赞美歌的欢乐的音调，听起来象是舞曲。司祭们举着插了三支蜡烛、装点着花朵的烛架，不停地为人们祝福，不住反复叫道：“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美丽，然而最美丽的却是穿着白色连衣裙、系着浅蓝色腰带、黑头发上扎着红花结、眼睛快活得发亮的卡秋莎。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7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礼 拜

礼拜开始了。

礼拜是这样做的：一个司祭穿着特别的、奇怪的、极不方便的锦缎衣服，在碟子里把一块面包切成许多小块，然后把它们放在盛着葡萄酒的杯子里，而且嘴里念着各式各样的姓名和祈祷词。同时，诵经士先是一刻也不停地念各式各样的斯拉夫语祈祷词，然后跟一个由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歌唱它们，可是这些祈祷词本身原就难懂，再加上念得快，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祈祷词的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康宁福泰。这种祈福的祈祷词由大家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的祈祷词一块儿念，时而单独念。除此以外，诵经士还念了《使徒行传》里的几行诗，声调那么奇怪，紧张，弄得人一句也听不懂。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里的一段文字，倒念得很清楚，说的是基督复活以后，在飞上天去坐在他父亲的右边以前，怎样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灵，他曾经从她的身上赶走过七个魔鬼；后来他又向十一个使徒显灵，怎样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人传布福音，同时声明说，凡是不相信的人都要灭亡，凡是相信并且受洗的人就会得救，此外还会赶走魔鬼，还会把手往病人的身上一放就治好他们的病，还会说种种新的语言，还会拿蛇，而且即使喝下毒物也不会死，却会健康地活下去。

礼拜的实质是这样：据认为，由司祭切碎后放在葡萄酒里的小面包块，随着某些手法和祈祷，就变成了上帝的肉和血。那些手法是这样：虽然司祭身上那件像口袋般的锦缎衣服碍手碍脚，他还是从容不迫地往上举起两条胳膊，就那样举着不动。然后他跪下去，吻一张桌子和那上面放着的东西。不过最主要的动作是司祭伸出两只手来拿起一块餐巾，在碟子和金杯上从容而平稳地摇来晃去。据认为，这样一来，面包和酒就变成了肉和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礼拜的这一部分才做得特别庄严。

“隆重地祝告最神圣、最纯洁、最美好的圣母啊，”司祭做完这些事以后，在一道隔板的后边大叫一声。于是唱诗班庄严地唱道：把荣耀归于处女马利亚吧，这是很对的，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为此她应该比某些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某些六翼天使得到更多的荣耀。这以后，据认为，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掉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一小块面包切成四份，先蘸一蘸酒，再送进他自己的嘴里。据认为，他吃了一小块上帝身上的肉，喝了一口上帝身上的血。这以后，司祭撩开一道帷幕，推开正中的一扇门，手里拿着金杯，从正中的门口走出来，请那些乐意这样做的人也来吃杯子里放着的上帝的肉和血。

有几个孩子乐意这样做。

司祭先问明孩子的姓名，再用汤匙小心地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来，深深地送进孩子的嘴里，照这样依次给每个孩子吃下去。这时候，诵经士擦干净孩子们的嘴，用高兴的声调唱道：这些孩子吃了上帝的肉啊，喝了上帝的血啊。这以后，司祭端着杯子走到隔板的后边去，在那儿把杯子里放着的上帝的血统统喝光，把上帝身上的一块块肉统统吃尽，仔细地舔干净他的唇髭，擦干净嘴和杯子，带着极为高兴的心情迈开矫健的步子，从隔板后边走出来，他那双小牛皮靴子的薄后跟踩出一片吱吱嘎嘎的响声。

这个基督教礼拜的主要部分做到这里就完结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181—1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三十八、其 它

晨 露

第二天。天放晴了。

原野上散发出清新、潮湿的泥土气息。山上山下绿油油的。草叶和树枝上，挂满颗颗的水珠儿，被阳光一照，宛如串串的银珠，闪闪发光。一朵朵野花被沐浴得更加艳丽，娇嫩得像刚发育成熟的少女的脸蛋。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263，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2版。

彩 虹

他们走到外面。雨还在下着，可是山峰顶上却挂着一道巨大的彩虹。它跨过整个山谷，活象一条彩色斑斓的桥梁。森林后面，那些破破烂烂的云朵中间，射出来一道黄里带白的光茫，把大片的风景都淹没了。他们看不见太阳，只看见那道光芒，仿佛璀灿的迷雾似的往外流着。

〔德国〕雷马克《流亡曲》P.25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冰 雹

次日吃了早饭，果齐赴丰台。时值芍药盛开之候，天气有些

热了。孝移遍看亭台园篱，泉涓木欣，春花争放光景，却也甚饶清兴。买了肆中几碗茶，吃了点心。这仆役三人，也沾了两瓶帘儿酒，热的绵衣都沾了汗。说：“回转罢。”长班引着，偃城边道儿，上彰仪门来。

原来长班有个同伙，在彰仪门，他要寄个信息到良乡去，故迂二三里路儿，从这儿回来。这一路绀宫碧宇，古柏虬松，亦复不少，煞甚好看。及到彰仪门，天气变了。原来天气有一定次序，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是循序渐进的。今当温和之时，忽而大燥起来，此天变之候也。大风突起西北，不知怎的黑云已罩了半壁天，长班也顾不得寻觅同伙，别领个巷口，一拐一弯，望悯忠寺飞奔。将近一里许，偏不能到，这雷声忽忽的不断，雨点儿大如茶杯，内中夹着冰雹下来。须臾，雨也没了，单单冰雹下倾，乒乒乓乓，真正是屋瓦皆震，满街避丸，好不厉害怕人也。孝移在车上，只听得车棚鼓音，播的是撒豆点。辕马股栗，仆从抱头如犬，乱喊道：“不好了，老爷下车避一避！”孝移伸足下车，三仆抱接下来，扯上一个大门楼，避祸躲灾。孝移上的门楼站下，三人自去卸马，不觉暗叹道：“‘吉凶悔吝生乎动’，此理是断乎不错的。”把马也牵上门楼来，人马挤在一处，不成看像。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73—74，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围 猎

原来但凡世上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掙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

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梢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肱膊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接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300—3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旅 行

后来列夫曾经谈到：无论何时他都不会忘记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这次旅行。兄弟俩乘坐着自己那只极其简陋的小船，在伏尔加河上徐徐航行，一路上他们遇到不少在河面上悠闲傲然地顺

水滑行的船只，也看到那些健壮有力，饱经风霜的纤夫，他们哼着歌曲，拖着沉重的货船逆流而上，兄弟俩观赏着大河两岸的风光，一片片小树林，广阔的田野，微微倾斜的流沙岸滩，这一切有时由于晨雾迷漫而隐约可见。在阿斯特拉罕，他们下了船，随后，他们继续乘马车赶路……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87.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版。

他有时候步行，有时候骑马，独自溜达闲逛。他时而观赏着阴天一片浓云中那深浅不同的珍珠般的晶莹色彩，时而观赏着长满了野果的原始森林中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星期天，他穿过森林和田野，抄近路走上三俄里前往教堂，来自各个村庄的农民和地主都聚集在那里；在砖砌围墙的旁边，那些套在四轮大车上的长毛蓬松的小马，懒洋洋地摇摆着脑袋，用稀疏的尾巴驱赶着缠扰不已的苍蝇；教堂里人头攒动，室闷异常，散发着一股神香的的气味，孩童们大声嚷嚷，那些系着绣花围裙、穿着方格裙子和绒布背心的村妇们，把嚼烂了的面包往孩子嘴里填塞着，免得他们乱喊乱叫；那些小伙子，身穿崭新洁净的衬衫，脚登擦了厚厚一层松焦油的高筒靴，在教堂的四周游荡；在教堂的墓地上，在众多的坟墓中间，有一个砖砌的氏族墓穴显得与众不同，那里安葬着托尔斯泰双亲的遗骸。

在酷热的日子里，托尔斯泰则骑马前往自己所喜爱的格鲁蒙特村。他把马拴好，便在被太阳晒暖的小湖里游泳，湖里到处有一股股清凉的泉水，它会出人意料地，不时地围袭到你身上来。他欣赏着小湖的风光，同时那匹驯良的马使他感到快慰，他感觉到坐骑的肌肉在自己身子底下颤动，他又因马身上的汗味而感到惬意，这汗象一圈白色的泡沫从马鞍下面渗出来。他喜欢树林中温暖潮湿的空气和那干草的味道，他还为一路上遇到庄稼汉和村妇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停下来跟他们随便聊聊……种种念头在他脑海里翻滚着，构成了各种形象，他那喜悦的心情有增无减，几乎欣

喜若狂地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与上帝同在……”

〔俄国〕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153—154.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35年版.

风 箏

故乡的风箏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箏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箏。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箏，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

〔中国〕鲁迅《风箏》，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野草》P.18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音 乐

呵，这旋律是多么地优美啊！只有在春天的黄昏，蔷薇的芳馨使夜莺感到了春的来临，因而陶醉于对幸福的渴望中时，它才会唱出这样的歌。呵，那又是一种何等甜蜜而令人销魂的幸福啊！只听得琴声袅袅，宛如一对情侣，时而亲吻戏谑；时而追逐逃奔，临了儿便嘻笑着拥抱在一起，融和为一个整体，消失在和谐之中。是的，琴音宛如两只蝴蝶，在做着快活的游戏，一只在对另一只进行挑逗后逃开，躲在一朵鲜花背后，但终于被同伴找到了，便双双欢快地在金色的阳光中飘飘飞去。可是，只要有一只蜘蛛，仅仅一只蜘蛛，就足以给这一对相爱着的蝴蝶带来悲剧！年轻的帕格尼尼，他心中该是有了不祥的预感了吧？只听一声悲哀的呻吟，像是即将袭来的风暴的先兆，偷偷溜进了从帕格尼尼琴上涌流出来的欢快旋律中……他的睛眶湿润了……他跪倒在他的阿玛塔脚下，哀求着她……天啦！就在他俯下身去吻她的脚时，却发现床下躲着一个小小的情夫！我不知道他能把那个倒霉

的家伙怎么样。

〔德国〕海涅《帕格尼尼》，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15，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搬 家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多么纷扰繁忙的事啊！那些乐于效劳的
家仆跑进跑出，东碰西撞，他们搬出了最后一些东西，随即装上了
马车。大门口马匹打着响鼻，蹄子蹬地发出得得的响声，那些狗
则不停地尖声高叫着，猎犬米尔卡一双褐色的眼睛忧伤地张望着，
因为决定把它留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最后，所有的人，包括那
些仆人，大家都安静下来了，按照通常的规矩，大家在客厅里默不
作声地坐下，做了祷告，画过十字，接着便上路了。在前面六套马
车里坐着祖母、姑妈和女孩子们。这是多么漂亮的轿式马车啊！
这是安装在巨大笨重的车轮上的一幢房子——里面十分宽敞，座
位舒坦，座位下面还有搁置东西的地方。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有
旅途备用的食品小匣子，有镜子，有供祖母用的柔软的枕头，甚
至还有厕所，就是在一个座位上开个洞，这是为孩子们准备的。
尼古拉·伊里奇 乘坐在带 弹簧的四轮 马车上，他轮流地抱着儿
子。那时候，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到莫斯科有二百俄里路程，可
以说是长途旅行了，所以有好几次在驿站上更换了马匹，这些准
备换乘的马匹是在前一天送到驿站去的。

马车启程后沿着“大路”而行，不一会儿就驶过了圆形砖塔，
来到“干道”上。这是一条宽阔的，两旁栽着白柳，直通莫斯科的
大路，这条大路，早在叶卡特琳娜女皇时代就在全俄兴建了，它顺
着亚申卡河延伸，经过一座低矮方形的砖砌塔楼，这塔楼也是叶
卡特琳娜时代建造的，塔顶上有一只铁鹰，这是克拉皮文县和图
拉县的交界线。

莫斯科！倘若不是在农村出生的，不是在田野和森林中，在

家人和早已相识的人们中度过自己一生的人，谁能体会到一个八岁的男孩在初次见到莫斯科时的心情呢？过去他只是听说和从书本上读到过有关莫斯科的情况，那里有一幢幢古老的，石砌的，竖着一根根圆柱的私邸，有无数个蓝色、绿色的带金圆顶和金十字架的教堂，那里有一条条使车马颠簸不堪的鹅卵石马路，有先前从未见到过的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新鲜而有趣的，因此，当他们进城之后，廖沃奇卡总是如饥似渴地听父亲讲述有关莫斯科的故事。

托尔斯泰一家住进了一幢宽敞而舒适的私邸。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然养着自家的马匹，仍是那些农奴仆人服侍他们。

〔俄国〕托尔斯泰《父亲》上册P.39—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习 武

……孙老者立起来，“我练趟给你看看，看够得上学艺不够！”一弯腰已到了院中，把楼鸽都吓飞起来。拉开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中国〕老舍《断魂枪》，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119，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为躲那对眼睛，王三胜耍了个枪花。老头子的黄胡子一动：“请！”王三胜一扣枪，向前躬步，枪尖奔了老头子的喉头去，枪缨打了一个红旋。老人的身子忽然活展了，将身微偏，让

过枪尖，前把一挂，后把撩王三胜的手。拍，拍，两响，王三胜的枪撒了手。场外叫了好。王三胜连脸带胸口全紫了，抄起枪来；一个花子，连枪带人滚了过来，枪尖奔了老人的中部。老头子的眼亮得发着黑光；腿轻轻一屈，下把掩裆，上把打着刚要抽回的枪杆；拍，枪又落在地上。

场外又是一片彩声。王三胜流了汗，不再去拾枪，努着眼，木在那里。老头子扔下家伙，拾起大衫，还是拉拉着腿，可是走得很快了。大衫搭在臂上，他过来拍了王三胜一下：

“还得练哪，伙计！”

〔中国〕老舍《断魂枪》，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117，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赌 摊

……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

“青龙四百！”

“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罢，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

这是未庄塞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

样，大洋又成了迭。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天门两块！”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82—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哄 抢

街上，只有火光人影，没有巡警，被兵们抢过的当铺与首饰店全大敞着门！……这样的街市教人们害怕，同时也教人们胆大起来；一条没有巡警的街正像是没有老师的学房，多么老实的孩子也要闹哄闹哄。一家开门，家家开门，街上人多起来；铺户已有被抢过的了，跟着抢吧！平日，谁能想到那些良善守法的人民会去抢劫呢？哼！机会一到，人们立刻显露了原形。说声抢，壮实的小伙子们首先进了当铺，金店，钟表铺。男人们回去一趟，第二趟出来已搀夹上女人和孩子们。被兵们抢过的铺子自然不必费事，进去随便拿就是了；可是紧跟着那些尚未被抢过的铺户的门也拦不住谁了。粮食店，茶叶铺，百货店，什么东西也是好的，门板一律砸开。

我一辈子只看见了这么一回大热闹：男女老幼喊着叫着，狂跑着，拥挤着，争吵着，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嗑嚏！门板倒下去，一窝蜂似的跑进去，乱挤乱抓，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全红着眼，全拼着命，全奋勇前进，挤成一团，倒成一片，散走全街。背着，抱着，扛着，曳着，像一片战胜的蚂蚁，昂首疾走，去而复归，呼妻唤子，前呼后应。

苦人当然出来了，哼！那中等人家也不甘落后呀！

贵重的东西先搬完了，煤米柴炭是第二拨。有的整坛的搬着香油，有的独自扛着两口袋面，瓶子罐子碎了一街，米面洒满了便道，抢啊！抢啊！抢啊！谁都恨自己只长了一双手，谁都嫌自己的腿脚太慢；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在地上滚，像屎哥螂推着个大粪球。

强中自有强中手，人是到处会用脑子的！有人拿出切菜刀来了，立在巷口等着；“放下！”刀晃了晃。口袋或衣服，放下了；安然的，不费力的，拿回家去。“放下”！不灵验，刀下去了，把面口袋砍破，下了一阵小雪，二人滚在一团。过路的急走，稍带着说了句：“打什么，有的是东西！”两位明白过来，立起来向街头跑去。抢啊，抢啊！有的是东西！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
P.27—28，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斗 殴

几天之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

这谦逊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96—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说：“这毛虫！”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

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也敢出言无状么？

“谁认便骂谁！”他站起来，两手叉在腰间说。

“你的骨头痒了么？”王胡也站起来，披上衣服说。

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踉跄踉跄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王胡似乎不是君子，并不理会，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这才满足的去了。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85—8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那人是个红脸大个子的爱尔兰人，粗眉大眼，酒气扑鼻。他

刚跨过门限就看见约吉斯，脸色马上变白了。他只迟疑了一秒钟，打算跑，第二秒钟，仇人已经扑了过来。他赶忙举起双手来保护自己的脸，可是约吉斯使尽全身的力气扑在他的身上，紧紧扼住他的咽喉。

在约吉斯眼里，这个人全身都冒着 he 犯过的罪恶，一触到他身体，就足够使他发狂，使他每一根神经发抖，激起了他灵魂中所有凶神。这只万恶的野兽曾经凌辱了奥娜——现在他挨了揍，挨了揍。现在该轮到他了！他眼前一切东西都在血中浮动，在狂怒之下，他大声叫喊着，抓起仇人的头，死命向地板上撞。

不待说，当场骚动起来——妇女们有的当即昏倒，有的大声叫喊，男人们跑过来。约吉斯一心一意只顾处罚他的仇人，一点也不知道周围的这些事，也不知道那些人正在企图阻止他；直到有五六个汉子拉住他的腿和肩，死命把他拖开，他才明白快要失去他抓住的这个仇人。猛然一挣，他又扑身下去，张嘴咬住那人的面颊，人们赶忙把他拉开，嘴里已在滴着鲜血，嘴上还吊着几条人皮。

他们把他放倒在地板上，紧紧按住他的胳膊和双腿，但还是按不住他，他就象一只猛虎似地和他们搏斗着，挣来扭去，差点儿就把他们摔开，又向已经昏过去的仇人扑去。但是更多的人奔了进来，屋里一场混战、手脚、身子扭成一团，象小山似的，起伏、翻滚着，到头还是凭人手多，力气大，才压得约吉斯闭了气，昏过去了，大家把他抬到公司里的派出所去。他就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到他们叫了一部警车把他带走。

〔美国〕辛克莱《屠场》P.2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游 街

消息传遍了全城，枪毙李——和小马六，游街示众。

毒花花的太阳，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烫脚，街上可是还挤满了

人。一辆敞车上坐着两个人，手在背后捆着。土黄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后押着，刀光在阳光下发着冷气。车越走越近了，两个白招子随着车轻轻地颤动。前面坐着的那个，闭着眼，额上有点汗，嘴唇微动，象是祷告呢。车离我不远，他在我眼前坐着摆动过去。我的泪迷住了我的心。等车过去半天，我才醒了过来，一直跟着车走到行刑场。他一路上连头也没抬一次。

〔中国〕老舍《黑白李》，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68，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示 威

五月一号的劳动节，武汉三镇的民众举行联合大会，会场在汉口北郊外的华商跑马场。

工人、农人、学生、士兵、小商人……到会的一共有十万以上的群众。

一片汪洋浩荡澎湃轩昂的人头大海！红旗大海！手摇旗大海！

高呼口号的声音，《国际歌》的声音，《少年先锋队歌》的声音，《国民革命歌》的声音，一切音乐队的，大锣的，大鼓的，拍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溶汇成一片的怒涛！十余万群众在同一的举动之下举手，脱帽，摇旗，绝叫。

鲜红的一个宇宙，鲜红的一个大海！

〔中国〕郭沫若《骑士》，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44—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放他走，狗杂种！”他一面叫喊，一面向警察冲去。刹那间，他背上挨了一拳，腰部被踹了一脚。一块石头“咣啷”砸在巡逻车门上。警察转身面对群众，同时抽出手枪。人群你推我撞地向后退却。又一块石头打在警察的脸上，血流了出来。

“散开，不然开枪了！”

一串火星穿过人群。

“把他们两个一起抓起来！”警察叫喊，他的脸由于恐惧而失去了血色。

局面一下子爆炸了。来势之快，使警察猝不及防。人们像一群激怒的野兽冲了上去。拳头、胳膊挥舞，手杖抡动，脚步杂沓。人挤人，人绊人，乱作一团。手指乱抓，拳头雨点似地落下。发狂的人群搅成了一个漩涡。大家都在蹦跳。跟着哗啦一声，巡逻车被推翻了。手枪呼呼地朝空射击。三名警察退进一个商店，向人群上空开枪。几个孩子爬上电线杆，割断了电话线。警车里窜出一股火苗，油箱砰然一声爆炸了。群情愤怒，喊声四起。周围是惊恐的尖叫和抑制不住的怒火。成百双脚踩烂了脚下的一切。石块飕飕地飞向商店橱窗。接着，商店也付之一炬。

【南非】理查德·里夫《紧急状态》P.330—33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轻型武器密集地扫射了这条街，一个男人在我面前倒下，随后又是一个女人，她被自己的长面纱巾绊住了。

街上不再有什么动静。

警报拉得很响，一些军车开到以后猛然刹住，车上涌下许多武装伞兵。……

我停下来，目光直视他们，决心迎着他们走去。我随时都等着他们向我开枪。我十分坦然，非常藐视这几个人。……

我又走了几步，接着感到一阵难受。我想起那以后发生的事情了。有人在我颈后打了一拳，把我带回到了广场。我发现自己和许多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站在一起，有人用枪对准我们。路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已死的和垂死的人。就在我们眼前，有个快死的人在微弱地呻吟：“救命呀，救……”

没有人上前去救他，人们甚至动也没动。在广场上以及和广场相通的街上，还在继续捕人。军人们伏在枪上，向那些奔跑的人瞄准射击。不断有人突然张开两臂向前扑去，随即栽倒在地上就不动了。……

人们突然看到，有一支城里从未出现过的、惊人的队伍来了，完全由孩子和没有戴面纱的阿拉伯妇女组成。这条激动的人流正高唱着解放歌曲沿街前进。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力量——是狂热，是愤怒，是苦难，还是蔑视，支配着这些妇女和赤脚的孩子迎向那些手持机枪的人。在她们头上，有一面由旧衣制成的、绑在棍子上的白绿两色旗在飘荡。伞兵部队围着广场排好，当妇女们经过时，他们取下了头上的贝雷帽。

刹那间，自动枪吼叫起来。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我们这些目击着注视着她们，听着她们尖声惨叫，也如同遭到血腥的屠杀。我要向她们跑过去，和她们一起高唱解放歌曲，让子弹打在我的身上。

〔阿尔及利亚〕穆罕默德·狄普 《尼玛——她在哪儿啊》，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121—12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血 泊

只见油灯下，瓦德·利斯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哈赛娜的内衣都被撕得一条条的，也几乎是赤身裸体了。红草席差不多是悬浮在血泊之中了。我举灯一看，哈赛娜被抓得、咬得遍体鳞伤，周身上下一块好地方也没有了，血顺着她的下嘴唇往外淌着……

我们发现哈赛娜仰面朝天躺着，一把尖刀插在自己的心窝里，她嘴张着，眼睛瞪着，好像还活着一般。瓦德·利斯的舌头伸在嘴外，两条臂膊举在半空……”

宾特·曼吉楚比用手蒙住脸，汗水顺着她的指缝直往下淌。她胸脯急剧地起伏着，费劲地说道：

“祈求至尊的真主宽恕。当时他俩都刚刚断气，热血还汨汨地从哈赛娜的胸口，从瓦德·利斯的腿裆里向席子上、床上、地上流着，流成了一道道血溪。”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151，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